# 伊斯兰教简史

〔巴基斯坦〕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B96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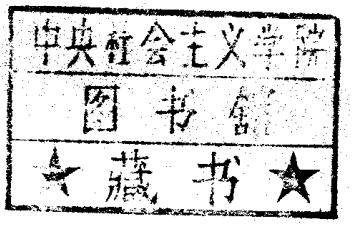
# 伊斯兰教简史

〔巴基斯坦〕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著

吴云贵　金宜久
戴康生　安保枝　译

吴　云　贵　校

0099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A SHORT HISTORY OF ISLAM

by

Sayyid Fayyaz Mahmud

Pakistan Branch
Oxford University Rress
Karachi London Dacca

1960

（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译出）

伊斯兰教简史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房山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2.375印张 500千字
1981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2,001—23,100册

统一书号：2190·023 定价（平），3.25元

D204/102

#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是巴基斯坦著名历史学家。他长期从事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工作，是个虔敬的穆斯林。这部书基本上反映了正统派穆斯林的宗教观和历史观，在东方穆斯林编著的伊斯兰教史著作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书虽为“简史”，但材料还比较丰富。作者采用了编年史写法，全书以伊斯兰教的产生和发展为基本线索逐步展开，重大历史事件多有评述。书中涉及的内容除宗教外，还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统治阶级生活方式、风俗民情等；叙及历史过程的时间上下连贯一千四百年（六世纪至二十世纪）；地域包括西亚、北非、东非、西南欧、中亚、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对于各个时期各个地区以伊斯兰教名义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的始末以及伊斯兰教教义、各时期的宗教典籍、教派、宗教运动等，都作了系统的简要的介绍；作者还以伊斯兰世界为整体，谈及东西方关系史，近代部分尤为详尽。因此，本书对于我们掌握有关史料，了解和研究世界伊斯兰教史、阿拉伯国家史和东西方关系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作者著述这部书意在宏扬和维护伊斯兰教，因此在立论和方法上，在史料的取舍和运用上，在史实的准确性上，都不免存在一些问题，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

这个译本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六〇年英文版译出。书后附有重要译名对照表，以供读者查阅。为便于理解，译

者视情况需要加了一些注释；对原书中一些史实有出入之处，参照有关史料在脚注中作了说明。书中的地图全部是按照原书译制的。

因时间仓促、水平所限，译文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〇年五月

# 目　录


第一章　阿拉伯半岛与伊斯兰教先知(570—632) ……（1）
第二章　早期四代哈里发(632—661)与卡尔巴拉惨案 ……（34）
第三章　倭马亚朝（661—750） ……（72）
第四章　早期阿巴斯朝——从沙法赫到瓦锡克 …（102）
第五章　后期阿巴斯朝 ……（141）
第六章　穆斯林在西班牙和北非 ……（179）
第七章　十字军、努里德王朝、阿尤布王朝和马木路克王朝 ……（226）
第八章　土耳其人和巴坦人在印度——德里苏丹国 ……（262）
第九章　波斯——伊尔汗人——帖木儿人——沙法维人——阿富沙尔人——赞德人 ……（301）
第十章　奥斯曼土耳其人 ……（359）
第十一章　后期奥斯曼帝国、西非和中亚 ……（404）
第十二章　印度诸小王国 ……（456）
第十三章　印度莫卧儿王朝 ……（493）
第十四章　十九世纪的伊斯兰教 ……（551）
第十五章　二十世纪的伊斯兰教 ……（607）
第十六章　穆斯林世界——评论 ……（662）

附录：译名对照表 ……（675）
表1：人名 ……（675）
表2：地名及其他 ……（690）

# 地 图 目 录

1. 伊斯兰教产生前的中东……（3）
2. 正统哈里发时期（632—661）……（43）
3. 倭马亚哈里发国家（661—750）……（71）
4. 后期阿巴斯朝诸小王国……（140）
5. 后期奥斯曼帝国……（403）
6. 十五世纪的穆斯林印度……（457）
7. 十九世纪的伊斯兰世界……（552）

# 第 一 章

# 阿拉伯半岛与伊斯兰教先知

## （570—632）

**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半岛久已被视为一个地理单元。政治上也是这样。虽在历史上曾有过希贾兹①、纳季德②和也门这样的划分，可是世界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已有数世纪之久了。历史上的阿拉伯人被看作是这个广阔地区典型划一的产物。这里三面临海，北部是肥沃的绿色新月。然而，这种概念是伊斯兰教史盛时期才有的，古时并不存在。这个包括沙漠、悬崖和高原的大块土地，养育了不同类型的人民，他们在伊斯兰教问世前，在不同的时期，向着不同的倾向发展，产生了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标准，甚至使用几种不同的语言。伊斯兰教强制他们统一，对此他们虽有保留，但毕竟接受下来了。这种保留至今仍显然可见，即：古老的忠诚与并行不悖的方式以新的形式一直延续到现代。逐渐被人们作为标准语言而接受下来的阿拉伯语，是南部希贾兹地区的语言，这就是《古兰经》的语言。

**阿拉伯人** 诚然，阿拉伯半岛的贝杜因人传统上属于闲不住脚的游牧民，但也有着同他们一样不安定的游牧民，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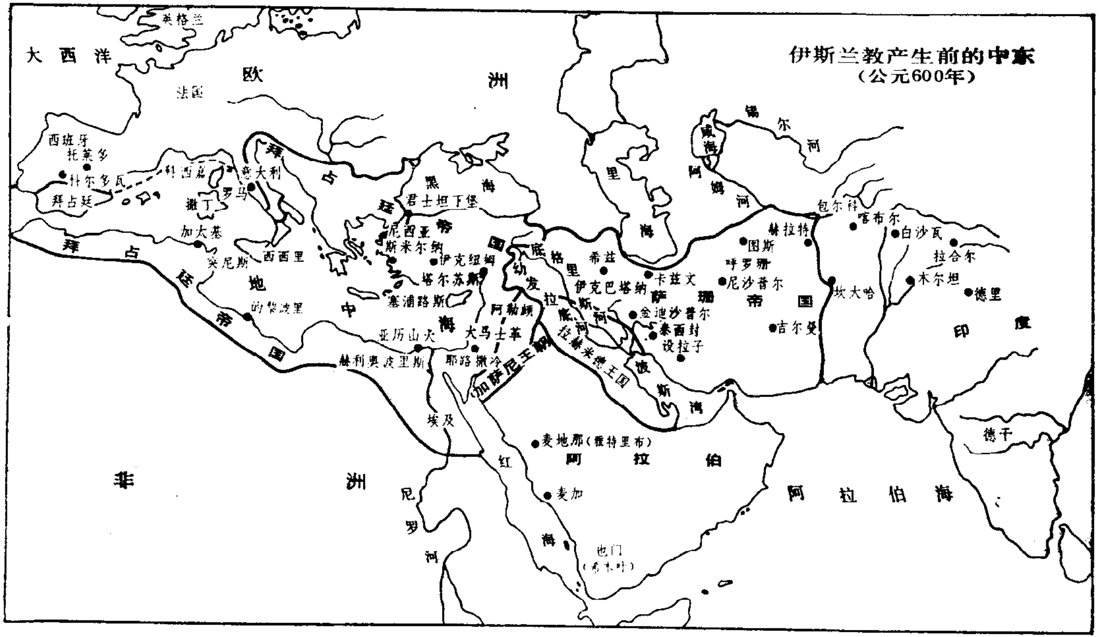
① 一译"汉志"。——译注

② 一译"内志"。——译注

们同样粗犷和感情奔放。不过，贝杜因人生活的地方有着独特的特征。它大部是沙漠，当然也有悬崖，有些地区在冬季有一定的雨量。在这样一些地区，夏季是干热的荒漠，而在冬季，河谷和低地却成为富饶的牧场。所以，贝杜因人赶着他们的骆驼和马匹，或大批或小群地逐草游牧。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异常激烈，忠于部落和善战的品质极受尊敬。在夏季，他们怨恨自己的故乡，而在冬季，他们又酷爱它的河谷。他们在性格上形成了两种相反的特征——离开和返回这块干裂的不毛之地的两种欲望，渴望回到那遥远的归宿地——对这块土地的一种深沉的爱。阿拉伯人热爱那无路可寻的沙漠和寸草不生的秃崖，可是又渴望离开这一切，把它抛在后面。他们的不安心理实在是一种乡土病。

**阿拉伯岛**　由于这里三面环海，北部是幼发拉底河和蔚蓝的地中海，阿拉伯人称他们的故乡为阿拉伯孤岛。他们视孤独为快，并确以孤独为荣。他们向世人挑战，要他们穿越这沙漠城堡。只有极少数征服者不畏艰险，接受了沙漠的挑战，虽然作为一种自古以来的习惯，阿拉伯人自己曾在北部向东西两侧扩张。自遥远的时代起，阿拉伯人还离开这里到各色各样的地方去——到富饶的北部去，到红海对面的非洲大陆去，到非洲东部沿海去。

**肥沃新月**　由绿带构成、朝北部弯曲的弓形，史学家们称之为肥沃新月，阿拉伯人的大部分历史是由它进入和退出沙漠决定的。它总是诱惑着那些沙漠里的儿子们。历史记载表明，有史以来一批又一批的沙漠居民以不同的名义，前进到西北部的叙利亚和东北部的伊拉克。由于阿拉伯人的起源难以准确断定，阿拉伯人和他们的种族集团便以诺亚的


伊斯兰教产生前的中东
（公元600年）
大西洋
英格兰
欧洲
法国
西班牙
托莱多
科尔多瓦
拜占廷
撒丁
罗马
意大利
加太基
突尼斯
西西里
拜占廷帝国
地中海
黑海
君士坦丁堡
尼西亚
斯米尔纳
伊克纽姆
塔尔苏斯
塞浦路斯
亚历山大
耶路撒冷
大马士革
阿勒颇
赫利奥波里斯
埃及
非洲
尼罗河
红海
加萨尼王朝
拉赫米德王国
底格里斯河
幼发拉底河
泰西封
里海
伊克巴塔纳
卡兹文
希兹
萨珊帝国
金迪沙普尔
设拉子
吉尔曼
呼罗珊
尼沙普尔
图斯
赫拉特
波斯湾
咸海
阿姆河
锡尔河
包尔科
喀布尔
白沙瓦
拉合尔
木尔坦
德里
坎大哈
印度
德干
阿拉伯
麦地那（雅特里布）
麦加
也门
阿拉伯海

儿子之一塞姆命名，故称闪米特人①。而闪族人在历史上是以阿卡德人、索米里人、迦勒底人、亚述人以及巴勒斯坦河谷和叙利亚的腓尼基人、亚拉姆人和希伯莱人的形式出现的。甚至早在六世纪，伊斯兰教产生前一百年，这些阿拉伯人中的一支，本尼·哈申部落就已经迁移到北部，在我们现称为外约旦的地方居住下来，成为拜占廷帝国的属民。

**半岛各部分** 虽说真正的阿拉伯人是贝杜因人，但在整个半岛存在着有着明显差别的各个地区，那里的人民具有各不相同的特征。他们互以区别的方式恰如这些地区之间的天然差别一样，如在气候或其他截然相反的方面。北部的希贾兹和纳季德地区不同于半山地的、富饶的也门，更不同于带形的哈达拉毛。希贾兹地区几乎无雨，而在也门高原，虽然最高峰达一万二千英尺，却有相当多的雨量。显然，希贾兹人和也门人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

**纳季德** 这个地区差别最显著的，应当首推纳季德、希贾兹和也门了，不过其他部分也各有其明显特征，这些曾在历史上发生过影响。所以，最好将这些特征描绘出来，指出其对居民性格的突出影响。以纳季德为例。它大部分是高原，一向是个气候宜人的地方。那里气候干燥而爽朗。有许多山谷，很久以前就有人在那里居住。那里的人们强悍、勇敢，饲养着著名的阿拉伯马。纳季德人生气勃勃，颇有点妄自尊大。十九世纪末，这里产生了著名的清净教派复兴主义者

① 旧译闪族，得名于犹太经典《创世记》里的传说。古代闪米特人包括巴比伦人、亚述人、希伯莱人、腓尼基人等；近代主要包括阿拉伯半岛居民、犹太人、叙利亚人和埃塞俄比亚居民的大部分。——译注

瓦哈布①，他领导的瓦哈比运动，为伊斯兰教带来了新生命。

**东部地带和哈达拉毛** 纳季德东部和波斯湾沿岸地区是低矮的山地、波浪起伏的科威特平原和哈萨平原。原初，这里除巴林的采珠业外，几乎没有什么出产，而今在这里发现了不可估量的石油储藏。再往东是阿曼，那是个非常炎热的地方，结果在历史上总是默默无闻。然而，哈达拉毛南部却是个很有兴趣的去处。它由低矮山地和河谷构成，冬季降雨时，有许多小溪流过。在这里的废墟和运河遗址，发现了丰富的古代文明遗迹。这里出产著名的乳香，这使阿拉伯人在神话传说方面颇有名气。哈达拉毛人长于冒险。他们热爱大海，从海上到遥远的异国之滨去旅行。东非、印度和印尼的阿拉伯移民，大都是哈达拉毛人。

**也门** 古代也门位于哈达拉毛西部、阿拉伯半岛西南角，古时它曾是许多民族的家园。这里是半岛的最高部分，许多山峰高达一万英尺。这块高原一向富足，盛产水果和蔬菜。它还生产著名的摩哈咖啡，摩哈是红海沿岸的一个小港口。首府是萨那。据信，也门一度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历史上，它曾与希腊和罗马通商。东方的丝织品和香料经这里的港口入境。这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地方，因为战略上十分重要，凯撒大帝曾经由埃及派遣一支军队前往征服。这支军队从未能到达也门；士兵们成为干热、饥渴和漫无边际的大沙漠的牺牲品，而也门却未曾受到侵扰。

**希贾兹** 与也门毗邻的是阿西尔，这是个半山区，既不十分贫瘠，又不特别炎热。雨季到来时，流速湍急的小溪穿过山谷。这里的人们出生于倔强、保守的家族，种植谷物和

① 阿布杜勒·瓦哈布（1703—1792）是近代著名瓦哈比教派的创始人。——译注

果木，放牧着羊群。但是紧靠阿西尔北部的地区，在中世纪阿拉伯史上发挥了主要作用。这块地方称为希贾兹。除北部大内夫得沙漠和南部鲁卜哈利沙漠外，希贾兹是阿拉伯最不富饶、最缺乏诱惑力的地方。它大部分是干裂的高原，间或有几座高山，犬牙交错的山峰耸入云霄。当然也有些绿洲，在象塔伊夫这样的地方，种植有果木，甚至有小规模的果园，在小溪流经之处，随时可看到椰枣的绿叶。但是，希贾兹从来不是个富庶之地。它从前在这些地区所以享有盛名，是因为圣城麦加的缘故，它是全阿拉伯的传统的宗教、文化中心，也是从也门到叙利亚内陆贸易的主要集结地。正是在麦加这个地方，产生了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前的阿拉伯**　然而，我们在讨论伊斯兰教产生之前，需要认真考察一下某些流行观念。我们不想把精力用在“伊斯兰教的阿拉伯”这个谬误观念上，它源自十字军时代，至今普通西方人仍抱有这种偏见。早期穆斯林对偶象崇拜时期很少发生兴趣，他们称它为“蒙昧时期”。更正统与更无知的人们，胡说这个时期流行着种种邪恶，根本无美德可谈。在他们看来，阿拉伯人不过是些野蛮的、毫无准则的乞丐，他们活埋自己的女婴，并总是寻衅械斗。他们崇拜石头、精灵和魔鬼，只是比兽类稍好些。历史和现代研究并未承认这幅图画。中部阿拉伯人较之信奉异教的其他游牧民，既不是更好，也不是更坏，在做人的道德方面也许优于许多游牧民。因为生活艰难，掠夺成了这个地区的风土病。但阿拉伯人非常好客，且具有骑士风度。他们爱好自由和诗歌，是道道地地的个人主义者。他们赞赏社会道德，如部落间的外交往来、对所属部落的忠诚以及对寻求帮助者的保护。

**伊斯兰意义下的阿拉伯——南部**　然而，认为伊斯兰意

义下的阿拉伯是个国家，那也是错误的，从初时起，从来不是这样。北部与中部之间被沙漠拦腰截断，如同南部为鲁卜哈利沙漠与其他部分隔开一样。所以，北部阿拉伯人同南部阿拉伯人沿着不同的倾向发展，使用不同的语言，发展了不同类型的文明。南部，尤其是现今称为也门的地方，是一种古代文明的发祥地，有关记载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米奈人、萨巴人和希木叶人①交替统治着这个地区的繁荣帝国，他们首先与古埃及，继而与希腊和罗马，后来与拜占廷保持有商业联系。尤德门港（亚丁）是它与亚洲贸易的进口港。丝织品、香料、黄金以及宝石、乳香、稀有动物经这里的沿海或内陆商业中心运往北部。保留至今的堤坝和水库遗址是这个地区昔日繁荣的见证。首都马里卜大堤的决口结束了萨巴人的繁荣，这已成为童谣。在《古兰经》里甚至有大洪水的记述，这次洪水毁掉了萨巴人的一切，他们衰亡了。继他们之后，同一种族中较年轻的一支希木叶人接过了权力，建都于扎法尔（现萨那），成为这个地区的统治者。赛巴女王（《古兰经》里提到的马利卡。赛巴）是属于这个支系的国王。希木叶人掌管海路到亚丁，再由陆路到希贾兹和叙利亚的商道，这闻名于整个文明世界已有数百年之久了。他们的帝国继续了几百年。在这整个时期，也门——当时叫希木叶——与阿比西尼亚有着密切的关系。四世纪以后，当阿比西尼亚的阿克苏姆王国的势力扩充到红海时，阿比西尼亚人在也门的影响也随之增强，直到一个世纪以后即在530年，阿比西尼亚的统治者亚伯拉罕推翻希木叶王朝，吞并这块地方为止。这个亚伯拉罕曾侵入希贾兹，包围了麦加，以图削弱

① 古代也门人。——译注

麦加的商业中心地位，并开辟直通叙利亚的商道。亚伯拉罕的军队被粉碎的故事成为童谣，《古兰经》第105章《大象》，指的就是这件事。入侵流产了，大批军队死于时疫。约在先知诞生前后，萨珊王朝国王诺奥西万派遣一支海军征服并吞并了也门。这说明南部阿拉伯并不是孤立闭塞的。它闻名于古代世界已有三千余年，在商业与贸易上发挥了突出的影响，并有着浓厚的帝王传统。

**北部阿拉伯** 在北部，阿拉伯人在约旦河谷和幼发拉底河谷发展了自己的早期文明。公元前八世纪，当蒂格拉·比尔瑟就任亚述国王时（这个地区以阿卡德、索米里、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拉克等许多名字著称），这里曾出现过一个由女王统治的阿拉伯王国。它成为亚述的臣属国，一直到公元前610年亚述政权结束。历史记载着沙贡二世及其对塔姆德阿拉伯部落的征服。《古兰经》里曾多次提及塔姆德部落。北部阿拉伯人在亚述人后来的整个历史中地位显赫，亚述国王们不得不长期同这些边区部落作战。继亚述人之后的迦勒底人，在同阿拉伯人的关系上遇到了同样的麻烦。实际情形是，北部阿拉伯诸小公国的疆域已从美索不达米亚扩充到西奈半岛。这些移民中，以塔姆亚人在亚述人的历史记载中最为突出。

**纳巴塔人** 约于公元前五世纪初期，北部阿拉伯人在西奈半岛以东地区定居下来。他们后来被称为纳巴塔人，兴盛了六百余年。他们开拓了自己的文明，日渐繁荣，在现彼特拉遗址及其周围兴建庙宇，并在希腊与罗马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他们讲一种古阿拉伯语，但以阿拉姆文字为书面交际语。接近一世纪末，已被允许作为罗马帝国盟友而独立的纳巴塔人，开始同情他们的北部邻邦希伯莱人，后者正在起来反对罗马皇帝提多。结果，图拉真于

106年将其吞并，玫瑰色的彼特拉城渐失其重要性。一个世纪以后，它衰落为一座小村镇，终于成为一座被人遗忘的城市。

**巴尔米拉** 然而，它的地位为它北部的另一阿拉伯王国所取代，这个王国的首都设在巴尔米拉。在这里，阿拉伯人受到希腊文化的强烈影响。公元前二至一世纪，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发生战争，巴尔米拉保持中立。到公元前30年奥古斯都当政时，巴尔米拉与罗马帝国建立了商业联系。两个世纪以后，它变得更为强大，巴尔米拉的奥狄纳国王在与波斯的战争中获胜，吞并了叙利亚。公元260年，拜占廷十分无能的皇帝加利诺甚至承认奥狄纳是他的东方的联合君主。奥狄纳当政时期是这个北部阿拉伯王国的极盛时期。奥狄纳死后，他的妻子赞诺比亚试图保持她的地位，但罗马帝国的另一个皇帝奥里林于公元273年侵入并灭亡了这个王国。赞诺比亚做了罗马人的俘虏，悲惨地死在那里。她以赛巴女王为阿拉伯人所熟知，人们长期缅怀她。

**希拉城和拉赫米德人** 波斯人在东北部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建立了一个阿拉伯缓冲国，以保护自己的边界不受敌国侵扰。三世纪，一个原籍部分属于南阿拉伯的部落迁移到幼发拉底河流域，在古代巴比伦附近安下了营帐。一座座帐篷渐渐连成村落，后来发展为希拉城。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一个望族逐渐居于统治地位。据说，其首领叫拉比亚·拉赫姆，他建立了拉赫米德王朝。约于400年，拉赫米德朝的强有力的国王努曼于希拉附近建立了著名的哈瓦纳格城。拉赫米德人是波斯乔斯罗斯人的盟友。亚兹德吉尔德一世的儿子戈尔非常喜爱努曼的这座宫廷城堡，因为它景色秀丽，气候宜人。努曼死后，蒙德尔一世即位，他极其强大，足以帮助他的家族的好友巴赫拉姆·戈尔亲王在波斯当政。六世纪，拉赫米

德诸王中最著名的蒙德尔三世即位。他与中阿拉伯的本尼·金达国王发生冲突，后者在胡吉尔国王率领下侵入拉赫米德，攻占希拉。几年以后，蒙德尔收复了他的都城，并对金达王国举行了可怕的报复，处死了四十多名被俘的王室成员。519年，金达国王哈里斯·本·阿穆尔战败身亡。这次事件以后，金达国势日衰，这个部落终于回到了贝杜因人的默默无闻的境地。阿拉伯的诗人兼国王伊姆拉·卡伊斯就是末代国王哈里斯之子。蒙德尔三世继而在叙利亚同拜占廷及其盟友本尼·加萨尼人交战。蒙德尔与加萨尼国王哈里斯·本·加巴拉的战争时断时续，最后蒙德尔死于554年“哈里玛之日”战役。蒙德尔是个野蛮的异教徒，崇拜阿拉伯女神乌扎，经常以活人做献祭。他由他的儿子阿穆尔继承王位，后者是个稍为开明的人，以赞助诗歌著称。在他身后，由他的儿子、另一位著名的拉赫米德国王努曼三世继位，他当政于585至607年之间。到他统治时期，拉赫米德人与乔斯罗斯人关系甚好，但他成为王室阴谋的牺牲品，为胡斯娄·巴维兹杀害。他死后，拉赫米德朝衰亡了。

**加萨尼人** 本尼·加萨尼人是在伊斯兰教前在北部定居并以王室身分出现的最后一支阿拉伯人。他们自称是也门末代萨巴国王艾米尔·穆扎奎亚的真正后代。穆扎奎亚于马里卜大堤决口前逃到国外。他带着他的财物和大批随从流落到北部。姑且认为就是这样的吧。本尼·加萨尼人在叙利亚南部居住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民族。他们转信了基督教，其统治者被罗马帝国视为帝国边境的守卫者，并被授予罗马贵族称号，尽管阿拉伯人仍称他们为“马立克”，意思是国王。第一个杰出的加萨尼人是哈里斯·本·加巴拉（529—569年），他得到罗马皇帝贾斯蒂尼安

的支持。他曾与希拉的蒙德尔三世进行过长期战争，终于在哈里玛战役中将其战败。这支人的末代统治者是加巴拉·本·阿耶哈姆，当政于635年。但他当政时间很短，因为他在次年同拜占廷的战争中败于亚姆科河战役。加萨尼人在文明程度上高于拉赫米德人，过着更加舒适的生活，但他们从未在一处定居下来。他们往返于大马士革南部的巴尔米拉与南部边界之间，帐篷也就是他们的都城。

**中部阿拉伯人** 中部地区的阿拉伯人大都是游牧民，只有定居于麦加、雅特里布和塔伊夫城的居民例外。他们的生活方式以骆驼、永远寻找水源和互相争夺绿洲为中心。因为长年生活在饥饿的边缘，从不知财富为何物，或者说，掠夺就是他们的正常的职业。由于存在一条从南部米奈人和萨巴人的富饶土地到西奈和叙利亚的商道——这条商道须经希贾兹，所以在那里出现了两个商业中心，当地的牧民受雇护送商队。不久，他们或他们的首领（谢赫）开始参与过境贸易，并与麦加和麦地那的统治部落结盟。许多部落变成他们的被保护人，并逐渐加入这些强大的部落群，成为这些部落群的正式成员。他们的主要职业是经商、饲养马或骆驼。农业只是在各式各样的绿洲上经营，主要作物是椰枣，当然也种有一些谷物。雅特里布原来就是这样的绿洲，哈耶巴尔也是这样，不过那里的居民大部是犹太人。但是麦加主要依赖商业和到中部阿拉伯的“克尔白”神庙的朝圣者过活。

**阿拉伯的商业** 还应当牢记，北部阿拉伯——叙利亚在其西部，伊拉克在其东部——位于东西方商道上，就象它今天位于东西方航空线上一样。也门，或伊斯兰教前八百年的希木叶，在埃及与远东的海上贸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德门港（今亚丁）是中国货和印度货的卸货口岸，这些货物

通过北部陆路商道，途经希贾兹，转运到麦加和麦地那。在这里，货物由中间人经手，换取黄金或北部产品。一位在埃及的希腊商人在他的著作① 中谈到了尤德门港："它叫尤德门，在尚未开辟印度——埃及航线，在人们还不敢从埃及航海到印度洋彼岸时，它只是一座城市。但是现在一下子全都涌向这里。过去它通常只接受来自两个国家的货物，正象亚历山大现在接受来自埃及和国外的货物一样。"据信，埃及的普图拉米二世与钱德拉·格普塔·莫尔亚和阿斯卡等人交换的使节，以及印度在公元前27年赠给他的女奴、牛、大理石等礼品，都是通过南部萨巴各港口运来的。至于经由麦加、雅特里布的南北陆路商道，它为这些地区的商业巨头接触罗马和波斯文明提供了便利。对此，亚历山大的仆人阿格瑟·西德斯约于公元前110年写道："没有谁会比萨巴人和杰拉人（南部杰拉港口居民）更为富有的了。他们经手从亚洲和欧洲运来的所有货物。他们为普图拉米朝的叙利亚人带来黄金，为腓尼基人提供有利可图的商业贸易和成千件其他东西。"这多少说明了途经希贾兹的这条古代商道在南部阿拉伯人国际贸易上的重要地位，这条商道也为中西部的阿拉伯人所利用。可以说，收不住脚的阿拉伯人把他们家乡流浪的欲望与追求财富和经商所必须的旅行结合到一起了。他们为埃及人提供制木乃伊用的香料，为王公贵族提供丝织品。他们通过红海，运去印度、中国的黄金和其他稀有产品，由阿拉伯的内陆队商转运欧洲，换回金属、毛皮和酒。因此外国，或外国人、外国文化和外国的风俗习惯，他们并不感到陌生。他们是商人和探险家。他们在伊斯兰教最初数十年间，接受了

① 这部著作的名称是 Periplus of Erythraan Sea。——译注

叙利亚、埃及和波斯的生活方式，这说明了他们对于新环境的适应力。后来他们又通过经商，把伊斯兰文化传入中国和印度西海岸，进而传入苏门答腊、马六甲。

**阿拉伯生活** 除了象麦加及其姊妹城雅特里布和遥远南部的萨那而外，在阿拉伯的广阔地区再没有其他城市了。人们居住在稀疏的绿洲上，或隐没难见的山谷里，从不在一地定居，因为水源和牧场都无法满足羊群的需要。他们生活在松散结合的社团里，过着紧缩、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的生存依赖于动作迅速、自卫、坚强和耐力。因此，贝杜因人——这块土地所信赖的代表者，发展了某些鲜明的个性。他们生活在家族里，为家族而生活，完全忠实并献身于他们的家族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氏族，这些就是他们社会生活的核心。氏族首领或家族头人，需要精心选择，因为他的主见，或者在他领导下的议事或战争，关系到他们的存亡。年长、经验和智慧，这是阿拉伯人期望他们的首领应具备的三项品质。所有氏族都分属于这个或那个部落，整个地区划分为若干部落群，当然也包括他们的被保护人。

**阿拉伯理想** 因为生活极无保障，阿拉伯人要生存下来，就必须刻苦。他们需要有斯巴达克式的生活理想。他们并不藐视情欲的快乐；相反，他们有着生动的想象力。他们能够并确实把生活赋予他们的点滴乐趣理想化了。他们热爱他们的一切：女人、骆驼、马、剑和荣誉。他们也热爱自己的语言，并以他们诗人口才的流畅而自豪，这些诗人是教师和新闻源泉，最重要的，是作为他们的传统的宝库。他们的语言中，与他们的志趣有关的语汇极其丰富，它读起来朗朗动听，这就使他们认为，其他民族都是缺乏表现力的。

**社会兴趣** 阿拉伯人喜爱露天生活。每个阿拉伯人都有

一匹骆驼。如果他有一匹马，他就会非常珍爱它。阿拉伯人珍视友谊如同珍视自己的生命，或者说，一个家族往往要靠朋友。他们生活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因为环境艰苦，生活必需品奇缺，因此都很好客。好客也意味着提供保护，如有可能，一个人总是乐于款待客人并与客人交谈。他往往谈起他自己，他的家人，他的祖先。他的理想是成为这样的人：战斗勇敢；是个好骑手、好剑手、好弓手或好投射手；是位真正的朋友；善良的主人；优秀的讲演者；美好诗句的爱好者；质朴生活乐趣的鉴赏者。

**民族节日** 每逢一年一度的朝觐节期，他们便要涌向麦加。这时，市场已经开业，许多人聚拢在一起。部落里的人们安排了赛马、击剑、掷标枪，此外还有诗歌比赛，以资助兴。最佳的诗歌，无论以英雄为题材，还是以爱情为题材，都写下来悬挂在克尔白神庙墙壁上。阿拉伯人不是禁欲主义者，情欲是他们的自然本能。因此，爱情题材象其他英雄事迹一样，富有极大的表现力。阿拉伯人确以他们语言的优美而骄傲，甚至把世人划分为两部分：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即文盲或麻木不仁的人。阿拉伯人在其他方面也很自尊。每个有财产的人都念念不忘自己的家谱。各行各业的人都有自己的歌谣。驼夫歌诵自己的旅行，勇士歌诵自己的勇敢和荣誉。

**械斗与不和** 由于爱好斗勇，也由于他们的生活常常依赖战斗技巧，械斗成为整个民族的一种消遣。阿拉伯人往往因为微不足道的借口就准备械斗，结果酿成世世代代的不和。阿拉伯人不把生命看得过重，许多人死于非命。阿拉伯的部落制度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忠诚。所以，分歧一经出现，就难以排解，结果酿成部落间的长期战争。不过这项制度也刺激个人主义的发展，尤其在麦加和雅特里布。生活在沙漠或草

原上的氏族成员或部落里的各个氏族，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以便自卫。但在城镇，商业的发展使人们在经济上获得独立，他们只为自己盘算，另有一套价值和忠诚的准则。部落意识和个人主义——这两个互相冲突的倾向，不论阿拉伯人走到那里，始终是他们的特征。

**阿拉伯人的性格** 阿拉伯人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养成了一定的个人品格。如尼克尔松教授所说："勇于战斗，善于忍受不幸，顽强报复，扶弱抑强"。① 这些就是他们的基本性格。他们善良、好客，珍视忠诚和信誉。他们珍视荣誉高于一切，这也如同他们珍视他们首领的个人品质一样。氏族首领不一定非由他的长子或别的儿子继任。他可以是他的堂兄弟或侄子，但他必须议事聪明，战时应是杰出的指挥者，因为在平时，他的裁决关系到氏族的威望，而在危急关头，他的裁决则决定着氏族的存亡。因之在阿拉伯人当中不存在长子继承权法律。他们当中的最优秀者被推举为带头人。后来，当阿拉伯人将伊斯兰的信息传到遥远的异邦并建立起大帝国时，这个习惯也带来了恶果，因为它常常在强大的王权继承者中间引起纠纷，从而使人离心离德，孕育着内战，使国家受到削弱。

**阿拉伯的宗教** 同许多古代原始人一样，阿拉伯人原来的宗教是精灵崇拜。早期，他们崇拜树木、石头和存在于其中的精灵。后来，他们的信仰逐渐集中到一些主要的神祇上，其中有三位女神经常被提到。三者之中以拉特为主，她是人们普遍崇拜的月亮女神。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和古代地中海沿岸的人们把她崇拜为白色女神。在阿拉伯，荣誉是在

① R·A·尼克尔松《阿拉伯文学史》，第79页。——原注

这三者中分享的：拉特、乌扎（命运神）和玛纳特（三位一体神）。与这种泛神论一起，产生了一种宿命论和对于高尚品质，如勇敢、荣誉和忠厚的尊敬。这些品质与阿拉伯人的模糊的宗教观念奇异地混合在一起。不过当时的宿命论还不象穆斯林腐败时期那样明确和具有决定意义，但它至少使阿拉伯人无忧无虑。生活是不定的，因为他们不得不生活在一块不毛之地，那里雨量稀薄，牧场缺少，对绿洲的争夺异常激烈，但阿拉伯人至少是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种生活。一个人若能正视自己的命运并尽力争取高尚的事迹，他就能够最出色地管理自己。

**神的概念** 阿拉伯人是一个讲求实际的民族，他们不想抽象的事物。但是从《古兰经》麦加章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经文是对这样的民族讲话的：他们有着全面力量的概念，虽然这种概念是模糊的。“安拉”这个词，已在麦加人当中使用，意思是“神”，在更开明的麦加人当中，它的含义是“至高无上的神”。可是这种信仰究竟是犹太教的渗入，还是基督教的概念，或宗教经验普遍进化的结果，是不得而知的。由于没有一个一致公认的定义，所以仅为极少数探求真理，想要满足自己精神渴望的人所领悟。

**迁移的浪潮** 不可否认，阿拉伯人虽热爱自己的故乡，但毕竟是闲不住脚的游牧民。他们属于阿拉伯，但从未在这块土地上扎下根，好象家乡的沙土，随风飘荡。每当好运气向他们挥手时，他们就卷起心爱的帐蓬，向北方迁移。北方，从一开始一定是他们的北极星。自早年阿卡德人从辽阔的沙漠出发时起，有许多支善战的阿拉伯人已经冒险进入两河流域，或约旦河谷和阿拉姆人的家园（大马士革）。这些游牧民征服了这些土地，并在这里建立起大帝国。罗马帝国时

期，当在东叙利亚出现一支哈姆拉比人时，在古伊拉克也有一支赞诺比亚人。二者原籍都属于阿拉伯。阿拉伯人从来不乏潜力；他们只需要一位伟大的领导者，以有效地利用他们的潜力。这样的领导者一经出现，他们便勇往直前，仅在八十年内就建立起一个比亚历山大、凯撒和成吉思汗三大帝国合起来还要大的帝国。这位伟大的领导者就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他出生于麦加的统治部落古莱氏家族。

**古莱氏人** 有必要对古莱氏部落的构成作些了解，因为这个部落内部的派系对立直到伊斯兰教产生之时并未有多大变化，它对伊斯兰教的历史有着久远的影响。克尔白神庙非常古老，它并不总是由古莱氏人照管的。古莱氏人在麦加的至上地位是由吉拉布·本·穆拉·本·卡尔布的儿子古沙建立起来的。他扩充了克尔白外围居住区，划分了哪些部落有权居住在克尔白邻近区，哪些部落只能在远离克尔白地区居住。所有卡尔布的后裔，自然也包括所有古沙的后裔，都住在邻近克尔白区域，但即使在古莱氏家族内部也有区别。在古沙的四个儿子（艾卜·古沙、艾卜·达尔、艾卜·马纳夫和艾卜·乌扎）当中，继承老古沙地位的，是他的次子达尔，但后来他和他的家族的地位受到马纳夫的儿子艾卜·塞姆的挑战。于是，以这两人为中心形成了两个部落派别：一个是以艾卜·达尔为首的“香料派”；一个是以艾卜·马纳夫为首的“同盟派”。双方之间的分歧几乎导致一场冲突，后来理智占了上风，达成了一项妥协，据此达尔及其家族保留了名义上的特权（掌管克尔白神庙的钥匙即是其中之一），但实权却落到马纳夫及其家族的手里。后来马纳夫家族又发生分裂，于是麦加的派系政治中出现了三个集团：一个以哈申·本·艾卜·马纳夫为首，一个以艾卜·塞姆

本·艾卜·马纳夫为首；另一个以艾卜·达尔为首。后两派因商业利益而结盟；互相合作。

到穆罕默德即将诞生那一代，后两个集团的领导权落入塞姆的孙子艾卜·苏福扬·本·倭马亚手里，而阿布杜勒·穆塔里布则是第一个集团公认的领导者。这时分歧更加尖锐，但是穆塔里布继他的父亲之后，负责照管朝觐、守护圣泉和为朝圣者提供食宿方便等责任，因老成干练、富有尊严和智谋，受到了众人的尊敬。这时艾卜·塞姆是另一集团的领导者，他不再争夺圣职，而着手巩固他在商业界的地位。他的孙子艾卜·苏福扬在世俗事务和部落政治方面也是朝这方面发展的，并成为一个杰出的人物。他早年就表现出领导才干。为了竞争，他以极大的精力谋取商业利益，致力于社会职责和麦加的政治事务，不久就在麦加的长老会里取得了显赫的地位，完全压倒了穆塔里布领导的集团。从此塞姆的后裔被称为本尼·倭马亚；哈申的后裔被称为本尼·哈申。倭马亚族人在商业、政治事务上居于领导地位，哈申族人在社会、道德事务上居于领导地位。大体上说，这些素质在伊斯兰教时代一直是这两大集团的突出特征。

**苏福扬和穆塔里布诸子**　穆塔里布共有十个儿子，其中有五个名气较大。他们是：哈姆扎、艾卜·塔里布、阿巴斯、艾卜·拉哈布和阿布杜拉。苏福扬没有这么多儿子。穆阿维叶是他的长子，也是弟兄当中最聪明的一个。他还有一个偏房生的儿子，关于他的合法地位一直存有怀疑，但他一向支持穆阿维叶，并且是他最忠实的朋友之一。阿布杜勒·穆塔里布的儿子当中，哈姆扎是个猎手和一位有名的武士；艾卜·塔里布是个文静的、受人尊敬的人，从事商业；阿巴斯已经自立，在商业上也很出色；艾卜·拉哈布是个灾难制造

者，自己一事无成，也忌妒他人的成功；最年轻的阿布杜拉是个英俊的青年，敏锐、聪明，有点幻想家的味道。苏福扬家族在商业和外交界地位显赫，自认为是古莱氏人的中坚。他们过着更高水准的生活，能够自如地活动于更大的天地。本尼·哈申家族是一些性格直爽的人们，坦白，实在，怀有骑士理想。

**穆罕默德（570－632年）** 阿拉伯人期待和需要的伟大领导者终于出现了，他就是穆罕默德·本·阿布杜拉·本·阿布杜勒·穆塔里布。他约于570年出生于麦加。父亲是穆塔里布的儿子阿布杜拉，母亲是阿米娜·本·瓦布。婚后不久，阿布杜拉就去世了，穆罕默德出生时，父亲刚刚死去两个月。最初，象那个时代贵族人家的风尚那样，为他找了一个乳母，后来由他的母亲抚养。不幸，他的母亲也病故了，当时他年仅六岁。接着，由他的祖父穆塔里布关照，但他已上了年纪，不久这位善良的老人也相继离世。那时穆罕默德只有八、九岁的光景。他的伯父艾卜·塔里布担负起抚养他的义务。穆罕默德自幼就是个孤儿，失去了父母的抚爱。虽有过这样不幸的童年，他却成长为一个有思想的、彬彬有礼的青年。他心地善良，乐善好施。他讲究真理，助人为乐，博得了众人的喜爱。年仅十八岁时，他就赢得了同辈人的尊敬，他们开始称他为“阿明”（诚实的人）。

**青年和成年时代** 青年时代，他先给别人牧羊，后随伯父艾卜·塔里布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旅行，最后为古莱氏人富孀海底彻①经商。他是个善于洞察的人，每到一地，总是睁大眼睛观察。他说得少，听得多。他对事物的根由提出聪

① 一译赫底彻。——译注

明的疑问，以他那静默的方式，思索答案。但他从不玩忽职守，事实上，他证明自己是个精明、诚实的经理人，以致海底彻提出同他结婚。这样，他们便结合了。穆罕默德当时二十五岁，海底彻比他年长许多岁，但她慈善、可爱，所以他们很幸福。婚后，穆罕默德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有更多的精力去做他最喜爱的事，即思索事理。有许多事情使他不安：麦加人的轻率方式、愚蠢的偶象崇拜、对邪恶精灵的信仰、不良的恶习、酗酒成风、过分的性关系、卑下的妇女地位、一些部落出于傲慢活埋女婴、各地的分裂和残酷的械斗等。穆罕默德思虑了这一切，忧虑万分。他想：生活肯定不该是这个样子。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恶性循环，一种徒然的虚度。一定存在着创世的理由——一种意义和一种目的。在世界之外一定存在着智慧和更大的宇宙。这个不解之谜一定有个答案，应当找到这把钥匙。他愈加专心思索这些问题。虽然他仍不失为麦加的有用的公民，但他已开始他的内省生活了。他开始走出麦加，坐在一个僻静之处，埋头于沉思。他最喜爱的地方是一个名叫希拉的山洞，它位于老城外的一座小山丘上。他一次又一次地独自出城，来到这僻静之地，考虑真主及其奥秘之道。

**启示**　穆罕默德这时约四十岁。他曾观察过其他宗教的活动，也一定听过不少人表示他们的见解，但他仍不满意。他无法理解，阿拉伯人或任何人如何会崇拜那样多的神。甚至在童年时期，他就对崇拜石头和精灵感到迷惑不解。一天，当他在山洞里沉思时，他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叫他的名字。他惊呆了，慌忙回到家里。几天以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这一次，这个声音开始讲话了，实际上，这就是创造万物的主的信息。这信息是由加波列大天使传达的。最

初，穆罕默德感到惊愕，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觉。他不安地回到家里，惊恐不已。他的妻子见此情景，向他探询原由，他把这一切告诉了她，他们便一起商议。渐渐地，他的惊惧减小了，不过仍未拿准主意。只是在这个信息重复出现多次以后，他才确信，真主已选定他为“纳比”（先知）。这以后，他多次聆听真主的教导，专心致志于思索神圣之道。三年以后，真主才最后向他启示，他将成为“拉苏尔”（使者）。

**使者** 只是在这之后，才要求他公开传道。他从上天得到的启示，成为我们今天的《古兰经》——伊斯兰教的圣书。穆罕默德受命向他的追随者们传讲主的独一、主的怜悯以及个人对主的义务。起初，人们不愿听他讲道，他很沮丧，但他的妻子鼓励他，真主传给他鼓舞人心的启示。他继续传道。他遭到许多人的反对，甚至迫害，但他下定了决心，任何事都不再使他沮丧。他多方奔走，逢人就耐心地传布真主的道，并认真听取对方的反应。他讲得非常出色，是个诲人不倦的老师。他待人和善，人们开始听他讲道。真主的话响彻在人们的耳际，钻进人们的心坎里，许多人听得入了神，点头称是。当然，也有冷嘲热讽，但信仰者的数目在慢慢增长着。

**早期伊斯兰教** 初时，相信他的，只有他的妻子、他的堂弟阿里和他的老友艾卜·伯克尔，其他人则不再理睬他的话和他的信息。他向他们传述了真主的恩典、安拉的力量和威严，安拉创造了大地、日月和星辰。他告诉他们，“安拉”是唯一的神；安拉赋予生命，降临死亡；它是末日审判的主宰。安拉是最仁慈的，虽然它可以惩罚那些固执、卑俗的人，不信它而盲信伪神的人。他要求人们仁慈、善良，坚守质朴

的美德。他说，你们要向孤儿、乞丐和过路人施舍；要学会了解真主的恩典，它是你们的创造者和保护者。但他总是告诉他们，把真主赐予他们的，给予他人。真主是最仁慈的，它厌恶卑俗和吝啬。

**反对派** 许多麦加人，尤其是那些在社会或商业界颇有地位的人，认为穆罕默德的言词不过是癫狂者的胡言乱语。他们公开嘲笑他，甚至谩骂他。但是，当他们发现先知在以沉默来回答嘲笑的同时，更加努力讲道并有许多人热诚听取时，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人格上的冒犯。他们渐渐认识到，这是一件更加严肃的事情。他们开始担心自己的地位，尤其当他们听说，先知传讲一切穆斯林皆平等，都是亲兄弟，而且真主认为，最虔敬的人离它最近。作为久经世故的政客，他们意识到，这些话将要产生一部具有道德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新法典。这必将对他们自己的优越感构成威胁，因为这种优越感是建筑在出身、社会地位、财产和世俗权力基础之上的。这样，他们便发起对先知具有决定性的反击，公开称他为叛逆者和对社会的一种威胁。他们不仅反对他本人，也反对所有穆斯林。伊斯兰教的这些仇敌当中，许多人是富裕的和强大的，他们残酷虐待这些穆斯林，因为后者或是他们的奴隶，或是他们的侍从。他们能打就打，不断地责骂和威胁这些早期的穆斯林。后来他们和先知绝交。但穆罕默德不相信以恶报恶。他要求他的信徒们忍耐。当欧麦尔·伊本·哈塔布，一位杰出的、强有力的麦加人皈依伊斯兰教后，这个弱小的穆斯林团体力量倍增，但即便在这时，穆斯林团体仍然很小。大多数麦加人是那样敌视他们，致使先知开始认真考虑，让那些有条件离开麦加的人到外地去。有些逃到了哈巴斯——今埃塞俄比亚。但那里路途遥远。到那里的穆斯林与

自己的亲友割断了联系，为不友好的人们所包围。

**一些麦地那人聆听穆罕默德** 对他们特别幸运的是，每年都有一些人从阿拉伯的另一重镇雅特里布（麦地那）来麦加参加一年一度的聚会，他们听到了穆罕默德的讲道。麦地那人是些公正无私的人，他们超然不偏地听他讲道。由于没有忌妒和部落竞争，他们能够公道地听他宣教 他们被感化了，一回到麦地那，便把他们听到的新信息转告镇民们。麦地那的人们也觉得出奇，亲自来麦加听取穆罕默德讲道。他们确信，穆罕默德所传是真主的话，听说他在麦加的困境，他们便请他到麦地那去。他们告诉他，愿为他在城里传道提供一切方便，也欢迎所有移居者；他们将同他一起工作，为他效力；他们将把移居者看作亲兄弟，同他们一起与敌人战斗。他们的保证是那样真诚，穆罕默德被说服了。

**邀请** 先知征求他的伙伴们的意见。他们愿意离开这里到一座遥远的城市去吗？许多人不愿离开可爱的麦加。但他们知道，敌人太强大，继续生活在麦加，对先知和众穆斯林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知道，他们在雅特里布会受到欢迎，并能够和睦地生活。阿拉伯人，如我们所知，历来是流浪者，旅行到另一个地方，对他们并不困难。所以，迁居雅特里布的主意是不难接受的。有了这样的信心，穆罕默德便说服了其他仍有疑虑的人，并确定了出发的日期。

**希吉勒①（622年）** 他要求他的追随者们三三两两地进入麦地那。他们照他的吩咐做了。当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离开之后，一天夜晚，他和他的挚友艾卜·伯克尔也一道离去。麦加的密探在后面跟踪他们，但他们机警地躲藏在一座

① 一译希吉来。——译注

山洞里。几天以后，当处境安全时，他们才安然地出发到麦地那。先知的麦地那之行是个值得纪念的事件，它的日期——622年7月，成为伊斯兰教历的起点。这个事件被称为“希吉勒”，意思是“迁徙”。穆斯林从希吉勒元年开始推算时间，在乌尔都语和波斯语里，也称作“希吉拉特”。

**为伊斯兰教而战——巴德尔（624年）** 迁移以后，在麦地那安家落户的穆斯林不过百人。不久全城居民便接受了伊斯兰新宗教。他们以“辅助者”①著称，实际上成为坚定的信仰者。他们同最勇敢的信徒一起，为伊斯兰教而战，为他们的先知而战。穆罕默德一生不得不多次进行战斗，其中以早期两次战斗最为有名。第一次是巴德尔战斗，发生在624年斋月。穆斯林在先知的指挥下袭击了麦加人的一支商队，这支商队是由苏福扬率领的，当时正由叙利亚返回麦加。这个战略很出色，因为麦加是反对派的首领，也是阿拉伯半岛的商业中心；切断通往叙利亚和北部的商道就可以削弱麦加人。但狡猾的苏福扬得知了穆斯林的计划，派人到麦加求援。援军虽已到达，却无能为力，因为穆斯林是由先知亲率的，他们纪律严明，视死如归，终于获得全胜。

**伍德②战斗（625年）和卡伊伯尔战斗（627年）** 麦加人蒙受了莫大耻辱，因为这次战败对他们的威望和荣誉是一次巨大打击。更何况还流了血，这个仇是非报不可的。他们在疯狂备战，并召来他们的盟友。次年，他们为了报复而进犯麦地那，于伍德战场遭遇穆斯林军。穆斯林军不听从先知的命令，战斗无一定的计划和方向。结果优势的麦加军取得胜

① 旧译辅士。——译注

② 一译伍侯德。——译注

利。先知负伤，众穆斯林羞愧难言，不敢面见先知。但他们并未气馁，先知立即采取了行动。次日，他集合了队伍，同他们一起去追击麦加人。当他们追赶上麦加人时，天色已晚，于是他下令扎营，并燃起漫天大火。麦加人明知追赶者是谁，却不敢攻击麦地那人。于是穆斯林军士气高涨，他们欢呼先知战略的英明。两年以后，麦加人会同他们的犹太人盟友，以一支大军再次进犯麦地那。先知派人在麦地那周围挖了一道防卫战壕，因此麦加人攻城不能奏效，几经交锋，溃败而归。这次战斗称为壕沟战役。由于犹太人在战斗中曾站在麦加方面，因此先知便向犹太人开战。犹太人曾在各处顽强抵抗，但无法抗击先知，因为这时他已成为一名优秀的将领，犹太人被打败。对犹太人的最后一仗是卡伊巴尔战斗。这次战斗以后，犹太人接受了投降条件，这些条件为后来给予被征服者的待遇提供了范例。他们被容许保留自己的土地和财产，但须向麦地那的公共金库交纳一定比率的实物税。就是在这次战斗中，阿里赢得了荣誉的桂冠；也正是在这次战斗以后，一个名叫宰纳布的犹太女人将有毒的食物送给先知，虽然他只吃了一口就吐出来了，但却长期受到毒性的危害。

**征服麦加**　公元628年，先知在一年一度的朝觐时节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到麦加，但麦加人拒绝让穆斯林朝觐团入城。穆斯林方面执意坚持，于是开始协商，结果拟订了一项协定，称为侯达比亚协定，其中还包括一项为期十年的休战。据此协定，麦加的古莱氏人承认先知有权讲道和发展信徒，穆斯林有权到麦加举行一年一度的朝觐。这是先知外交上的一次胜利。自此以后，贝杜因人大批地加入穆斯林的行列。两年以后，麦加人违约，先知领导了对麦加的再次远

征，并以征服者的身分进入麦加，但他对他的宿敌极为宽大。当然，他打碎了克尔白神庙里的偶像，永久地清除了这座圣地里的人为崇拜的象征。接着他以《古兰经》的箴言宣布："真理来到了，虚妄不见了，虚妄是注定要消灭的！"①但他宽恕了所有仇敌，同他们建立了永久的和平。先知的高尚品质受到了阿拉伯人的仰慕，在他的感召下，大多数麦加人接受了伊斯兰教。他在世的最后两年里，他还同北部的犹太部落和基督教部落签订了和平条约。他甚至在阿拉伯北部加萨尼人居住区建立了一座要塞，并接待过各阿拉伯部落的代表团。公元630年，穆罕默德被大多数阿拉伯人拥戴为阿拉伯的先知国王。他向所有部落派出了传教师。正是在麦地那时期，他得到了关于基本生活准则的训示，伊斯兰教的道德、社会法典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启示** 这时穆罕默德的生命即将完结。真主已把使命托付给他，并在各方面对他作了指导。真主的启示已责成先知的伙伴和追随者加以记忆，许多已被抄写下来。可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多半没有文化，只能凭心记。不过这并不比学一件手艺更难，因为真主的话语别具一格，它富有音韵，非常流畅，甚至象阿拉伯语这样声音宏亮的语言，听起来也娓娓动听。诚如穆罕默德·皮托尔所说，"神圣的《古兰经》，它那无比的和谐，它那悠扬的声音，使人感动得流泪，使人陶醉于其中。"②杰出的现代学者、剑桥大学的阿伯雷教授，在他的《神圣古兰经》序言中对《古兰经》的音韵——正规音韵或非正规音韵，作了精辟的分析。他对《古兰经》的

① 译者据英文本自行译出。——译注

② M·M·皮托尔《神圣古兰经的意义》译者前言，乔治·阿林和欧文出版社。——原注

研究表明，圣言的魅力，对阅历深厚的博学家也象对那些未受过教育、但却充满热情的听众有着同样的感染力。事实上，那时的听众们一听到诵读《古兰经》的朗朗之声，就被带入了一种崇高的境界，好象我们今天一听到世界的沉闷之声，就厌倦这个世界一样。因为这个缘故，直到今天，《古兰经》仍然保持着它那不变的形式、无比优美的语言和深邃感人的精神。世世代代，它也是法律和秩序的象征。

**私人生活** 依着当时的风俗，先知结了几次婚，但他的婚姻大都是政治结合。他有过一些儿子，但没有一个活下来。留下来的只有三个女儿，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叫法蒂玛。她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妇女中最受尊敬。她是先知的堂弟和亲密伙伴阿里的妻子。先知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在家庭生活方面，他是个充满魅力和感情的人，幽默而真诚，仁慈而体贴。他心平气和，遇事冷静，严肃而又热情。他喜爱适度，赞美俭朴的美德，并身体力行。他称颂美，因为在他看来，美是一种神的属性。他在一切苦楚面前泰然自若，从不抱怨。刚强，坚忍，宽恕，这就是他的基本性格。他虽然深知人的过错，却不计较，很少对人说不恭的话。他谦卑而自尊，从不沽名钓誉。他的家门对任何来访者都是开放的。地位最高的人和地位最低的人，他都一视同仁，平等相待。由于生就的和自我磨炼的无限的忍耐，他终于成为一位崇高的导师。由他的家属和伙伴们保存下来的他关于普通事情的言论，揭示出他那令人惊异的深邃和深刻洞察力。尤为突出的是，他的仁爱为他的伙伴和同代人留下了感人至深的印象，致使他成为全世界最受爱戴的人。即使在今天，无论是什么样的穆斯林，不管他相信何种信条，抱有何种观念，都不会容忍对先知说句不逊的话。如此完美的人格，在人类历史上是

前所未有的。

**伊斯兰教先知** 公元632年，先知在六十二岁时得了病，不久就去世了。他被安葬在他临终时住的那间屋子；那是他的妻子阿伊莎的房间，她是他最信赖的老友艾卜·伯克尔的女儿。这样，这位空前伟大的人物，在度过他那忙碌的一生后，终于离世了！他是个孤儿，但从未为此而难过；他一度孤苦伶丁，但从未做过一件不义的事；他执掌过权柄，但从不滥用；他有过仇敌，但全都宽恕了他们；他逆来顺受，在反对者面前镇定自若；他决策果断，待人宽厚、和善。他尊重人的人格，力图把每一个人当作具有独特个性的个人。他同操各种语言的人们谈话，但他们全都听得懂。他对宇宙讲话，对各种智力水平的人讲话。他的人格在他的信众中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如痴如狂地缅怀他。直到今天，在所有伟人中，他仍是最令人怀念的一个。愿他安息！

**伊斯兰教训——伊斯兰教的流行** 伊斯兰教历来是民众的宗教。它吸引着各式各样的人们。地位高的人，地位低的人，都接受它。即使是那些野蛮人，那些毁灭阿巴斯阿拉伯文明、可怕的蒙古人，在一代人以后也接受了伊斯兰教。不管是谁，一旦他成为穆斯林，就都为它的荣誉和真主的更大的荣耀而战。这就是先知的人格和他的教训的巨大力量所在。

**真主的属性和它的诫命** 伊斯兰教的流行引起了许多观察家的兴趣。答案是一目了然的。伊斯兰教是一种素朴的宗教，又是一种实用的宗教。它的主要信条是："除了安拉，再没有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它不能容忍其他任何神明；这个神是绝好的，伟大的；它是仁慈而善良的；它赋予人们所需的一切：生命、食粮和寓所。忧愁时，它给人希望；需求时，它给予帮助。它要求信众怜悯穷人、需求者、

患病者和受伤者。它允许人们在受到伤害时进行正当的报复，但它也要求他们，如果可能，就要宽恕，因为宽恕是最高的美德。它不需要神甫为人们代祷，因为真主随时都在听取祷告。主永远在你的身边，它在你的心房里跳动。它安坐在天堂，但它无所不在，到处出现。

**信仰的五项基本信条** 伊斯兰教有五项基本功课：

1．认主独一。“除了安拉，再没有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这是信仰的核心，容不得任何的妥协或疏忽。伊斯兰教就是以此为基石的；

2．谨守拜功。安拉要求我们每日五次礼拜。这项活动可以清除邪念和疑虑，清洁身体。祈祷教导我们保持心灵的纯洁，与我们的伙伴息息相通，为共同目标而工作；

3．坚持斋戒。真主期望我们，每年在斋月把斋一个月。这是教导我们要自我克制，保持艰苦和适度，使我们了解什么是饥饿，了解自我克制的价值。

4．完纳天课。真主要求我们，每年拿出百分之二点五的节余，赈济贫民。所以做这项规定，是因为真主不愿看到一些人在忍饥挨饿，而另一些人却富足宽裕。它还要求我们捐献社会基金。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制止囤积财富，保持货币流通，造福于整个社会。

5．朝觐圣地。真主期望那些有财力的人，一生中至少要到麦加朝圣一次。其理由是，每逢朝觐节期，穆斯林应当在克尔白圣地聚会一次，以便更好地了解彼此存在的问题。

**社会价值** 全世界穆斯林皆为兄弟，但每一个人——无论他是穆斯林、基督徒或获教徒，只要他服从真主，遵守主的法律且善良、仁慈，主就会亲近他。在交往方面，真主期望穆斯林能够诚实、正直。对阳奉阴违、不择手段和欺诈残忍

的行为，惩罚极为严厉。妇女有权分到父亲财产中应得的份额。妇女同男人享有同等社会地位，若男人是她的保护人，则不在此例。婚姻是一种社会契约。男人要慈善、友爱地对待妻子们，即便妻子有了过错，也要讲究方式，妥善处理。真主告诉穆斯林，对敌人要慎重，除非敌人屠杀穆斯林，焚毁他们的家园，则当别论。

**对待非穆斯林** 被征服民族有他们自己的权利；所有居住在穆斯林国土上的非穆斯林，也是如此。决不要粗暴地对待他们。应允许他们按自己的意愿礼拜。他们的礼拜地应予保护。伊斯兰教教导我们，要平等友好地与他人和睦生活。穆斯林国王们总是捐助寺庙和教堂。真主的话非常清楚：伊斯兰教决不强加于人。在宗教事务上，可以规劝，但不能强迫。伊斯兰教期望穆斯林将主的事业置于个人义务之上。如有必要，就要捍卫伊斯兰教，要鼓励穆斯林挺身而出，保卫伊斯兰教的荣誉、完美和安全。这样的战争称为圣战（吉哈德）。

**知识价值** 伊斯兰教要求人们在这个世界上与他们的伙伴共同生活，追求知识，了解自然法则的力量并使用这种力量。人类本身也被赋予了巨大力量。他是真主在大地上的代表者；他必须增进自己，永远增进自己。个人的修养是无止境的。力量是真主赐予人的礼物。人必须探索力量，以此来传播主的和平。伊斯兰教主张宽容。伊斯兰教里最杰出的人物——不管他们是国王、圣徒或平民——总是与他人和睦生活。但是伊斯兰教并不希望人成为静止的人。真主一次又一次地告诉穆斯林，他是什么人，他被赋予了什么和他应该如何去做。我们在《古兰经》里经常见到这样的话：“我们引用这些寓言是为了提醒人们，促使他们思考。”就这样，一

次又一次地要求穆斯林思考事理，而不是消极等待真主的恩赐。

**伊斯兰教对世界思想的贡献——神的概念** 伊斯兰教对世界宗教思想的特殊贡献，在于它关于神、人和人类兄弟关系的新概念。在伊斯兰教之后，安拉不再是摩西时代严厉的专制者耶和华。它不必降下圣子来拯救人类。它既不是祆教始祖的善、恶双重化身，也不同于佛教的进化概念，印度教的哲学思想，孔子的社会理想，或古希腊祭谷神、太阳神和波斯摩尼教的神秘信条。它被描绘为“创造者”、“供给者”和“保护者”，它的主要属性是谅解和怜悯。为了供给和保护，安拉一方面运用力量和权能的属性，另一方面运用仁慈和怜悯的属性。

**人的概念** 世界第一次听到了新人的声音，这个新人没有原罪，没有束缚在业报轮回的残酷的法轮上；他的基本目标，不是借助无穷的转世或牧师的救赎来纯洁自己。人是以最好的方式造出来的。他被授予了无限的可能性；他能够升腾到星空，认证真主为他确定的理想：“我确在创造一个大地上的代理人，我在向他传授一切知识。”（《古兰经》——黄牛章）；人若不求长进，可以沉沦到最底层，但在真主看来，“谨守正道的人是最荣耀的人”（《古兰经》——内室章）。人与造物主之间无须有中介物。先知的豪言是，他是“一个和别人一样的人”。如果说他是众人的师表，那是因为他具有人类最高尚的品质。先知甚至告诫他心爱的女儿法蒂玛，她在末日审判时，不能指望他去为她说情。她必须依靠自己的行为和信仰。人就是这样成为自由的代理人的，他被授予了他自己的实体，得到了一种新的尊严。他在精神上已经成为一个成人。他能够自己照料自己，靠自己来寻求得救。有

史以来人类第一次负起责任，站起来面对他的造物主。

**人类兄弟关系** 伊斯兰教的第三个贡献是关于人类兄弟关系的新概念。正如神的概念是神学的进步，人的概念是精神的进步，人类兄弟关系，对于迄今这方面所说的一切，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根据这种概念，一切人皆平等，都是兄弟。身世和地位无关重要。在真主面前，主人和奴隶是平等的；对一个穆斯林统治者，贵族和自由民，只要表现出同样才干、同样忠诚、同样品质，就是平等的。晚期，释奴们曾在许多伊斯兰国家里跃居最高权位，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全都执掌过哈里发的权柄。部落分歧犹在，部落竞争有增无减，部落间的战争时而爆发，但是这些都是平等者之间的争斗。在伊斯兰教里，不曾有过一个种族或集团，只是因为出身而享有超越他人的特权。尽管后来出现了社会等级差别，但在穆斯林世界，共同的信仰仍把人们联结在一起，因之都是同一社会大家庭的成员。这种同一和社会大同，对于后来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阿姆河，从比利牛斯山脉到木尔坦的伊斯兰世界起到了巨大作用，并产生出一种繁荣一千余年的文化。

**对两个世界的祝福** 这些就是穆罕默德给予人类的简单、但又是永恒的真理。当人们问他，为什么对那些竭力损害伊斯兰事业的麦加的非穆斯林如此关怀备至时，他用难忘的语言回答说："我是慈悲的象征，我的存在应当是对人类的一种祝福。"难怪人们如此地热爱他的话语，敬仰这位真主的使者。难怪伊斯兰教如此迅速地传布到旧世界的四分之一地区，而穆斯林即便是在痛苦和悲伤的日子里，仍然对自己的信仰坚信不移。真主说过，"切勿对我的慈悲绝望"，并要求穆斯林以安拉之名，永往直前，因为安拉是至慈、至

尊的。真主又是全能的，伟大的。它的威严最充分地体现在如下经文里：

“安拉呀！国权的主呀！你要把国权赏赐谁就赏赐谁；你要把国权从谁手中夺去，就从谁手中夺去；你要使谁尊贵，就使谁尊贵；你要使谁卑贱，就使谁卑贱；福利只在你的掌握里；你对于万事，确是万能的。你使夜入昼，使昼入夜；你从无生物中取出生物，从生物中取出无生物；你无量地供给你所意欲的人。”（《古兰经》 第3章 第26节）

# 第 二 章

# 早期四代哈里发（632—661）与卡尔巴拉惨案

**伊斯兰教先知国王** 伊斯兰教的先知国王、阿拉伯新国家的精神、世俗领袖与世长辞了。他不愧为真主在大地上的代理人，他建立了穆斯林的神权国家。穆斯林被告知，伊斯兰教是一部广泛的生活法典，它的训示涉及全部行为方式和各个生活领域。治理国家的责任同其他责任一样，是真主对人的一项委托。各方面最优秀的人，是真主最愿意悦纳的人，这种人最有资格享有作为先知继承人和真主在大地上的代理人的荣誉象征。这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新尝试，也许是一项过重的职责。它仅能保持到对先知的记忆和他那磁石般的人格持续的有效时期。事情正是这样。正统哈里发制度，即前四代哈里发的哈里发制度只持续了一代。

**继承人问题** 先知死后，立即产生了他的王位的继承人问题。先知未留下子嗣。他留下来的唯一孩子，是他的女儿法蒂玛，她是阿里的妻子。那时继承人问题尚没有先例可循，先知本人亦未做过任何明确指示。阿拉伯人当中流行的是部落的继承法。部落首领或“谢赫”，根据年长和能力的原则推举产生。麦地那的阿拉伯人与其他阿拉伯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不会违反这种惯例。他们也意识到，选举一位新领导者该有多么重要，结果一获悉先知的逝世，就开始了紧张活动。

**四派** 当时麦地那人或明或暗地分为四个派别：

1．移民派①。他们自称享有优先权，因为他们属于先知的部落，曾是最早的信徒，同先知一起迁徙，并且是他的最亲密的伙伴。

2．辅助派②。他们是麦地那人，曾友善地对待先知，为伊斯兰教提供了新的家园。他们宣称，没有他们，伊斯兰教将遇到可怕的障碍。他们之中有许多拥有资产和威望的人，他们的权力要求，不该受到怠慢。

3．正系派。他们认为先知最合适的继承人是先知的堂弟阿里。他不仅是先知的女婿，而且是最早的信徒之一。他们宣称，真主不会把象继承人这样的大事，留归人们的奢欲冲动来决定。这派虽居于少数，但从一开始就相信君权神授的原则。后来他们甚至认为，继承人业已“指定”。他们还争辩说，继承人不可能公正地选出。

4．最后但决不是最弱的一派，是倭马亚派，即麦加的贵族派。他们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在麦加曾显赫一时，因之是古莱氏人中最晚接受伊斯兰教的家族。该派坚信应由他们来领导，他们之中有一些颇有影响和才干的人。

**选出艾卜·伯克尔** 先知去世不久，经过激烈而迅速的活动，作出了决议。移民派获胜，先知的至交、尊敬的艾卜·伯克尔当选，时年五十九岁。他的继任者中，欧麦尔那时五十岁，奥斯曼六十岁，阿里三十一岁。艾卜·伯克尔被拥戴为哈里发，但派别之间的对立继续存在。虽然在需要迅速决择的时刻，大多数人接受了决定，但此后不只在一派当中发生冲突。可以说，阿拉伯人是独立的、甚至是难以驾驭的

① 旧译迁士。——译注

② 旧译辅士。——译注

民众；他们热爱个性自由，这也是千真万确的。长久以来，他们只忠于他们的氏族，至多忠于他们的部落。现在他们破天荒地统一在一个宗教首领之下，要求他们执行他的命令，即令是在日常生活事务方面，亦无例外。要求他们服从的，不再是部落的习俗，而是真主和先知的话。旧的忌妒和纠纷必须遗弃；新的秩序必须遵守。人们必须把所有穆斯林认作兄弟，因为在真主的眼里，高贵者和卑贱者一律平等。这意味着社会方式上的一场变革，并非所有阿拉伯人都不无反抗地接受了新的生活方式。

**阿拉伯人的氏族意识** 这里，我们需要略述一下阿拉伯人的社会结构。阿拉伯的部落，全都是以著名的和传奇般的祖先的名字命名的，人们总是毫不动摇地忠于他们的部落。伊斯兰教试图以忠于更广泛的兄弟情谊和一部广泛的法典，来打破狭隘的氏族意识。在建立对它的忠诚方面，伊斯兰教确实逐渐获得了成功，但忠于旧有部落的潜流依然存在。它一次又一次地表面化，以致破坏和谐，造成分裂。穆罕默德本人属于古莱氏部落的本尼·哈申家族①。他早年在麦加的敌人属于对立的本尼·倭马亚家族。这两个家族之间曾有过激烈的竞争，而今这种竞争再度出现。本尼·倭马亚家族的首领艾卜·苏福扬几乎终生都在反对先知。他的儿子穆阿维叶与先知的女婿阿里为敌；他的孙子叶基德杀死了先知的外孙伊玛目侯赛因。所以，本尼·哈申家族从一开始就对本尼·倭马亚家族怀有戒心，这是不难理解的。许多事件表明，这种氏族意识比早期伊斯兰教存在的时间更久。

**阿拉伯人的反应** 许多阿拉伯人觉得新思想体系难以接

① 一译本尼·哈希姆家族。——译注

受。先知一死，就有相当一批人背离了伊斯兰教。迅速选定一位新领袖非常必要，以使先知建立的新秩序得以保持活力。如果拖延下去，穆罕默德强制的整个国家的统一，便将不复存在。因为事实是，这种新近颁布的法律与统治制度，几乎近于失败。远近的许多部落并非真正愿意缴纳赋税，或听取先知派去的传道师向他们传授伊斯兰教的准则。在阿拉伯人看来，任何纪律约束都是外来的。有两个部落首先反叛，但艾卜·伯克尔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他组织了一支穆斯林的军队，由哈里德·伊本·瓦里德统率。哈里德是一位战略家和一位伟大的将军，他在布哈扎泉附近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这两个部落。

**穆赛拉玛和沙迦的叛乱** 接着，又有两支部落反叛。首先是巴努·哈尼发部落在亚玛玛叛乱，领导者是一个名叫穆赛拉玛的人，他自称先知。这位领导者在伊斯兰教历史上以“伪先知穆赛拉玛”著称。然而，他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和组织家，他发展很快，不久便聚集了大批追随者。另一次起事是由巴努·塔米姆部落一位女领导者领导的，此人名叫沙迦。穆赛拉玛与沙迦联姻，他们的部队合在一起。哈里德曾平定几起叛乱，但以阿巴卡战斗最为激烈和具有决定意义，在这次战斗中哈里德不得不与两支部落的联军作战。穆斯林方面虽遭受惨重损失，但终于获得全胜。巴努·哈尼发的主力被挫败。这次战斗以后，再没有别的阿拉伯部落敢于叛乱。哈里德在这些征讨中荣获桂冠，艾卜·伯克尔授予他“真主的宝剑”称号。

也门南部和巴林东部也曾发生小股叛乱，但也都被平定下去。这样，在短期内，整个阿拉伯又被置于一人统治之下，人民推举的首脑和先知的代表者——麦地那的哈里发，

成为早期穆斯林国家的元首。

**送往国外的信息** 据信，公元626年，先知曾向波斯国王和拜占廷（旧称君士坦丁堡，现伊斯坦布尔）的皇帝传送信息。他也曾向统治叙利亚的罗马君王传送信息。在这些信息里，先知向邻国人民的统治者们传达了新世界的福音，真主送给他这个最后的先知的福音。他请求这些统治者考虑伊斯兰教的教训。波斯王以嘲笑的口吻拒绝了这些信息，并轻蔑地对待使者。他不敢想象象阿拉伯那样一块未开化之地，能够产生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叙利亚的罗马君王做得更绝。他认为这信息是对他的一种侮辱，并将使者处死。这个行动深深激怒了阿拉伯人。

**征战叙利亚** 先知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思想家，他极其重视人民的道义。他不能容忍阿拉伯人的荣誉受到如此的侮辱。于是，他在公元630年派遣一支三千人的小部队北上，由他的释奴、过继的儿子宰德·本·哈里斯任统帅。但东罗马皇帝海拉科刘斯派遣一支强大的、训练有素的军队，与宰德的未经训练的志愿军作战。这支军队于穆塔附近大败穆斯林军，宰德战死。随军的哈里德率残部返回麦地那。先知那时正忙于征讨犹太人和阿拉伯北部的基督教居民，不能立即准备对叙利亚的再次征战。但在他死后一年，艾卜·伯克尔向叙利亚派了三支分遣部队，分别由阿慕尔·伊本·阿斯、叶基德·伊本·苏福扬和苏拉比·伊本·哈斯纳率领。每支部队三千人，后增至七千五百人，大部为轻骑兵。叶基德部队首先战胜巴勒斯坦总督赛尔珠斯，但东罗马皇帝立即派遣他的弟弟西奥多勒斯，率大军同阿拉伯人作战。阿拉伯军队在叙利亚进行过一些小规模的战斗，但无力击败前来同他们作战的大批罗马军队。哈里发遂决定调遣哈里德到西部前

线，那时他正在伊拉克南部征讨贝杜因部落。他命令哈里德横插过去，并由他统一指挥在叙利亚的全部军队。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正如事件所证明的。

**哈里德在叙利亚** 哈里德以惊人的速度穿越沙漠，作了一次著名的行军。连日来，他的部队人不离鞍，通过干热的沙漠，饥渴交加。十八天后，他们出现在拜占廷军背后，那时后者驻扎在大马士革附近。阿拉伯轻骑兵的突然出现，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哈里德抵达时，身边仅六百余骑，但他竟以这支小队伍，开始向敌人冲锋，而且在马杰—拉希特战斗中，实际上打败了人数众多的加萨尼人①的军队。634年7月30日，哈里德同阿拉伯军队会师，进而展开了一系列战斗。635年3月，他出现在大马士革城下，经六个月的攻击，这座古城终告陷落。哈里德向这座沦陷城市提出的条件，已载入史册。这些条件，为后来给予被征服城市和要塞的条件，提供了范例。他答应保证他们的人身、财产和教堂的安全；城市将不会受到破坏，穆斯林也不会迁入基督徒的民宅居住。在保障被征服民族的尊严和安全的同时，他们须缴纳人头税，其数量只是每人每年交一个第纳尔和少量麦子。

**亚姆科河战役** 此时，海拉科刘斯真正惊恐不安了。他调集了约十五万人的军队，由他的弟弟西奥多勒斯率军出征。拜占廷军经几次小规模战斗后，安扎在约旦河支流亚姆科河畔，但穆斯林并未因此而忧虑。他们士气高昂，哈里德又是一位善于打消耗仗的将军。他先以小股部队骚扰敌军，后于636年8月1日举行决战。那是一个炎热多风的日子。大风卷着沙土，满天飞扬，但这正是沙漠里培育的阿拉伯人

① 加萨尼人是在伊斯兰教前定居于叙利亚南部的一支阿拉伯人，后改奉基督教，成为拜占廷帝国的属民。参见第一章。——译注

大显身手的时候。拜占廷人不习惯这种环境，但他们究竟是训练有素的军队，拚死战斗。据阿拉伯史学家瓦吉迪的记述，拜占廷的骑士们用铁索把自己连在一起，以坚固的方阵对付阿拉伯人的冲击，但终于无济于事。阿拉伯人战斗愈加英勇，结果拜占廷军遭到大败。西奥多勒斯死于战场，逃脱者寥寥无几。这是阿拉伯人的一次巨大的胜利，它结束了拜占廷人在叙利亚的统治。拜占廷人已于623年阿吉纳丁战斗中，为哈里德所败，但由于636年亚姆科河之役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拥有极大优势的敌军遭到歼灭——拜占廷人在叙利亚的势力便一去不返了。因之亚姆科河战役是穆斯林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在罗马世界铸下了深深的印记。这时穆斯林被承认为一支崛起的力量。

**穆斯林在伊拉克**　然而，阿拉伯人在伊拉克的境况并不如意。原因在于他们的部队装备不良。许多士兵甚至没有合适的武器，虽然突击队的进攻通常是由骑兵组成，而他们却大都步战。反之，波斯人是经过训练的士兵，配有重武器、战马和战车。但穆斯林忠于自己的事业，无所畏惧地战斗，这样便抵消了装备上的悬殊差别。他们士气高昂，因为他们相信为真主的事业而死，后世将获得永生的幸福，而且胜利者将会获得荣誉和实惠。这些信念就是他们的武器，虽然如此，穆斯林在伊拉克初期仍然遭受挫折。

**卡迪西亚战斗（637年）**　公元637年，穆斯林军曾败于布里奇战斗，但在卡迪西亚战斗中，他们在赛德·伊本·阿比·瓦卡斯的指挥下，击败了波斯国王亚兹德吉尔德，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接着，攻占波斯首都马丹①。波斯人再度集结

① 阿拉伯语意为马丹，即泰西封。——译注

并于贾鲁拉交战，但又被击败。这以后，不再有认真的抵抗。

**艾卜·伯克尔之死** 这时，已进入老年的艾卜·伯克尔卧病不起，于公元634年亡故。他仅执政二年，但在这短暂的时间内，他却颇有作为。他把阿拉伯重新置于伊斯兰教的牢固统治之下，并在北部开始了穆斯林的征服。他是个强有力的人物，决策果断，坚定地实现既定的目标。他的成就在于：他生前巩固了先知所赢得的一切，确定了未来政策的轮廓。他以其完美无缺的人格和对先知的热爱，受到世人的尊敬。他曾试图将零散的《古兰经》经文汇集成册。在古老的阿拉伯传统方面，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领导者。他的终生目标就是献身于伊斯兰教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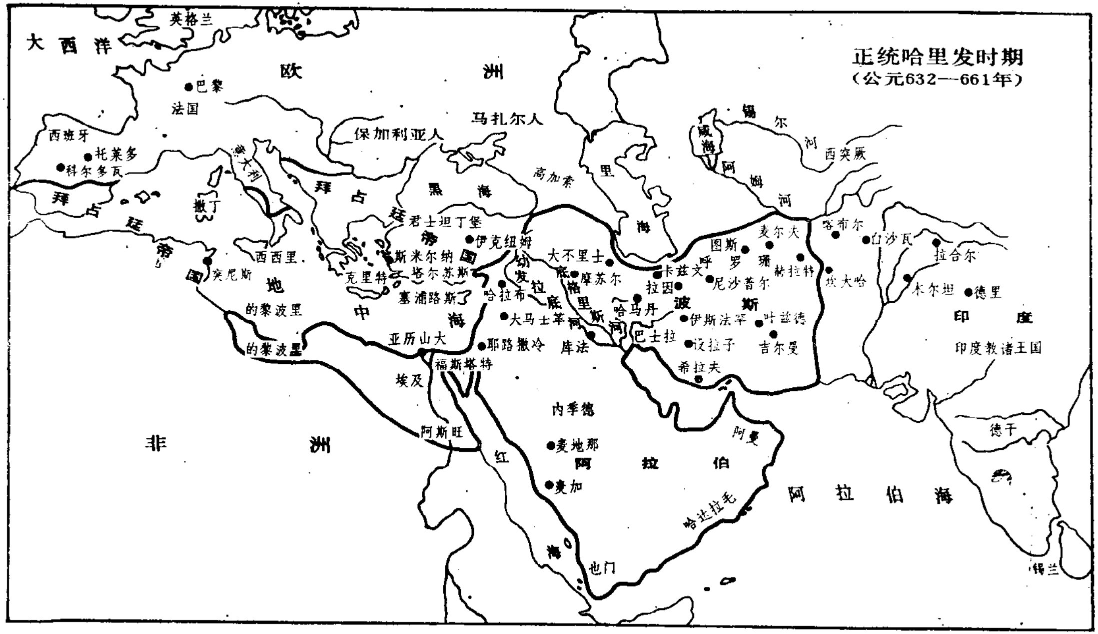
**欧麦尔（634—644年）** 艾卜·伯克尔之后由欧麦尔继任，他的继承权未遇到任何反对。他曾是艾卜·伯克尔的强有力的支柱，而现在他将成为伊斯兰教在十年间的一大支柱。他是一位精明的领导者和一位富有远见的人。他不主张全力推进。他深知伊斯兰教的力量在于阿拉伯本土。因此，他首先致力于国家的统一。每当他发现阿拉伯的军队进展过快，便加以制止。他甚至下令阿拉伯人不得在被征服地区占有土地。土地或属于穆斯林国家，或发还给原来的主人，如果他们同意缴纳贡赋的话。这样做，既可以获得军饷，又能制止阿拉伯人人力上的浪费。

关于哈里德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胜利，前文业已叙述，当然这些胜利实际是在欧麦尔时代取得的。征服伊拉克后，欧麦尔在那里建立了库法和巴士拉两座城市，并把阿拉伯人安置在那里。这两座城市在穆斯林历史上享有盛名，一个是学术的所在地，一个是革命的摇篮。

**征服波斯的战斗** 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之间的战争并未结束。战争又持续了四年之久，直到641年的尼哈范德大战。波斯人在这次战斗中，一度很顽强，但终被消灭。他们的末世国王亚兹德吉尔德三世只身逃脱，经十年的漂泊流离和流产的起义后，在这个国家的一个偏远的角落悲惨死去。骄傲、古老的波斯，现在成了阿拉伯人的一个行省；这件事在穆斯林历史上有着重大的影响，某些历史学家认为，因为这个耻辱，波斯人对阿拉伯人从未完全宽恕过。

**组划叙利亚** 叙利亚被划分为四个军区：大马士革、希姆斯、乌尔顿（现约旦）和非拉斯坦（现巴勒斯坦）。叙利亚的轻易征服，不仅提高了穆斯林在外国统治者心目中的威望，也使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信心。叙利亚成了一个战略基地，从这里把穆斯林的军队派遣到西部的埃及、北部的伊拉克、乔治亚以及北部和东北部其他地区。重心已从阿拉伯内地转移到肥沃新月。

**阿慕尔·伊本·阿斯** 攻克耶路撒冷后，欧麦尔仅由他的一个奴隶陪伴，作了一次历史性的骆驼旅行。在这长途旅行中，他同他的奴隶交替骑着骆驼。他此行是去同耶路撒冷族长阿慕尔·伊本·阿斯商谈，要他答应率军进入埃及。阿慕尔熟悉埃及，他在伊斯兰教以前时期，曾随同阿拉伯人商队到过那里。欧麦尔认为他是一个能干的人和一位出色的指挥官，所以他把远征埃及的军队指挥大权交与他。阿慕尔那时四十五岁，是个精明强干的人，精力充沛，善于战斗。人们知道，他是苏福扬的儿子——穆阿维叶的心腹之交，是个诡计多端的人。但欧麦尔向来不喜欢以个人的偏见来代替公正的判断。因此，他不顾阿慕尔的路人皆知的脾性，还是选他作为这支重要远征军的统帅。后世的史学家们，把阿慕尔列为



正统哈里发时期
(公元632—661年)
大西洋
英格兰
欧
洲
巴黎
法国
西班牙
托莱多
科尔多瓦
拜占廷帝国
意大利
撒丁
突尼斯
西西里
保加利亚人
马扎尔人
黑海
高加索
君士坦丁堡
伊克纽姆
斯米尔纳
塔尔苏斯
克里特
塞浦路斯
地中海
的黎波里
亚历山大
福斯塔特
埃及
阿斯旺
非洲
哈拉布
大马士革
耶路撒冷
幼发拉底河
底格里斯河
大不里士
摩苏尔
库法
巴士拉
哈马丹
拉因
卡兹文
伊斯法罕
设拉子
希拉夫
叶兹德
吉尔曼
尼沙普尔
图斯
呼罗珊
麦尔夫
赫拉特
波斯
里海
咸海
锡尔河
阿姆河
西突厥
喀布尔
白沙瓦
坎大哈
拉合尔
木尔坦
德里
印度
印度教诸王国
德干
锡兰
阿拉伯海
内季德
麦地那
麦加
阿拉伯
阿曼
哈达拉毛
也门
红海

伊斯兰教的伟大政治家的行列，而且，他也许确实同许多政治家一样，只要出于需要，便不顾正确与错误的区别。然而，这种看法并不妨碍我们对阿慕尔成就所作的评价。

**征服埃及** 他率领四千名骑兵进入埃及，到公元640年1月，他已攻占埃及东部的重镇法拉玛。接下轮到比尔贝斯城，它位于现代开罗的东北部，这座城市也被攻克。最后，他碰到尼罗河畔的坚固要塞巴比伦城。这里已严密设防，所以他停驻在城外，等待援军。由先知的杰出伙伴珠伯尔·伊本·阿瓦姆率领的六千援军终于抵达。现在穆斯林军共有一万余人。对巴比伦城的攻击已经开始，但阿慕尔于640年7月又分出部分兵力进攻艾恩——赛鲁斯城。他在那里与拜占廷军遭遇，并将其击败。这一间接的打击极有效力。巴比伦城的司令官丧失了信心，知道他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便决定请求商谈投降条件。阿慕尔向他提出三项条件，这些条件后来成为著名的条件。他说："如果你愿意归依伊斯兰教"，"那好，你和你的人民将和我们的兄弟一样；如果你不愿意那样做，我们决不强迫，你可以投降并纳贡。你决不会受到伤害。我们会友好地对待你们。如果这点你们仍不能接受，那就让我们战斗，由真主来决定。"

**以剑征服** 这些条件被非穆斯林贬低为一个偏见的公式：伊斯兰教——纳贡——宝剑。但是穆斯林自然是避免武力征服的，就象他们的前人和后人一样，而且读者可以从他们给人留下的印象来判断，这印象是后世阿拉伯史学家以赛鲁斯使者们①的口吻描绘的，他们曾企图贿赂穆斯林将军而一无所得。P.K.希提在他的《阿拉伯通史》中曾引用伊本·

① 赛鲁斯是阿拉伯军队进攻巴比伦城时，代表拜占廷方面参加投降谈判的代表。——译注

艾卜·哈卡姆的话说："我们亲眼见到一种民族，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宁愿死，不愿生；宁愿谦恭，不愿显赫；今生对他们全都没有吸引力。他们席地而坐，曲身而食。他们的领导者也同他人一样：分不清地位高的人和地位低的人，谁是主人，谁是奴隶。你们不能同这样的民族战斗。"①

**穆斯林一代** 赞美阿拉伯人早年品德的这些话，自然不无夸张成分，但这里提供的关于伊斯兰教下第一代阿拉伯人的总的印象，却是真实的。阿拉伯人有着强烈的信仰，确实不畏惧死亡。无怪乎他们走到哪里，就征服到哪里。有人认为，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经过数世纪的互相冲突已经精疲力竭，易沦为伊斯兰勇士的猎获物。即便如此，仍须记住：一个拥有巨大资源的广阔帝国，无论怎样被战争所削弱，较之志愿军的力量，毕竟是强大有力的。所以，这一切应归功于这些早期穆斯林战士的士气和理想。穆斯林军队数世纪保持不败的记录，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具有新的热情的年轻一代，接过老一辈手中的事业，使之永葆其美妙的青春活力。

**占领亚历山大** 埃及不久即被征服，但亚历山大城没有屈服。这是一座大都市，筑有世界最坚固的城堡。它的港口简直可以说是世界奇观，它的图书馆为所有文明民族所羡慕。教堂和其他建筑把这座城市点缀一新。这里驻有一支一万五千人的、训练有素的强大守军，而在港口则停泊着拜占廷的海军船舰。阿拉伯人没有船只和进攻性武器，又远离自己的后方基地。因此，阿拉伯人每次进攻，都被击退，并被迫撤至巴比伦城，这是不足为怪的。后来拜占廷皇帝海拉科刘斯死去，他的儿子康斯坦图斯二世即位，他不是象他父亲

① P.K.希提：《阿拉伯通史》第6版，163页。——原注

那样强有力的人物。他发觉，一旦阿拉伯人举行另一次更猛烈的进攻，他便不可能长期固守，于是派遣赛鲁斯同阿慕尔谈判议和。双方很快便成立妥协，并于641年11月8日，签订亚历山大条约，这座城市遂落入穆斯林手里。拜占廷人同意每个成年人缴纳两个第纳尔的人头税和一定数量的谷物税。关于在麦地那正式交给哈里发的这座城市，历史上已有记载。当人们仅仅读到，它拥有四千所别墅、四千家浴池和四百个娱乐场所时，其宏伟壮观也便可想而知了。它是迄至那时为止伊斯兰军队攻占的最大一座城市；它也是一座伟大的文化中心和与欧洲进行海上贸易的著名商埠。

**亚历山大图书馆** 所谓阿慕尔奉哈里发之命焚毁了宏伟壮观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这一传说，一直为中世纪欧洲人所津津乐道，甚至仍为今天的许多人所相信。但是，这个传说被现代研究所推翻。在阿慕尔之前，亚历山大图书馆曾两次被焚：一次是公元前48年，为尤里斯·凯撒所焚；另一次是公元389年，为拜占廷皇帝西奥多修下令焚毁。P.K.希提发现，这段轶事最早见于数百年之后巴格达的阿布杜勒·拉提所著《Al Ifadah Wal—Itibar》。这件事既为穆斯林史学家所记，又为后世史学家们所采用，自然也就为欧洲史学家们所接受。但即使在基督教的来源中，亦找不到关于这个大灾难的同时代的记载。穆斯林焚毁一家象亚历山大那样的图书馆，一定会在基督教世界引起一场狂热。可是关于此事的首次记载，却出现在一份关于早年事件的颂扬性的、极不可信的史料当中。作者是个一千二百年以后的人物，他的本意是为着颂扬穆斯林的早期品质，于是编造了一个故事说，穆斯林不需要基督徒撰写的书籍。从另一方面看，它也是不真实的。诚如许多人所记载的，从来没有什么人比早期阿拉伯

人更热望知识；他们决不会焚烧图书馆！

阿慕尔很快便征服了埃及的其他地区，又以十年时间，吞并了埃及与的黎波里之间的地区。他的继任者阿布杜拉当朝时期——他于第三代哈里发当政时，接任埃及总督——远至突尼斯首都所在地迦太基及其周围地区，都向哈里发进贡。他甚至侵入到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南部的努米底亚。

**欧麦尔的成就** 先知死后七年，穆斯林成为从埃及到呼罗珊之间所有土地的主人。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这些征服大都发生在欧麦尔时代，谁都不曾否认过伊斯兰教对欧麦尔的感激。他是一个应运而生的人物。伊斯兰教这时需要一位坚强的人和一位卓有才能的施政者，而欧麦尔二者兼备。他有着强烈的个性和铁的意志。他处事公道，人人都能各得其所。他巩固了军队所赢得的一切，随着财富从各地源源而来，他建立了公共金库，以保持收入与支出的平衡。虽然他仅统治了十年，但他为伊斯兰教的哈里发体制奠定了基础，制定了有关方针。他要求阿拉伯人自我组成一个宗教——军事性共同体。他还要求他们保留自己鲜明的特征，无论走到哪里，都要与别人分开居住。初时，他甚至下令，他们不得在阿拉伯以外地区占有财产。结果，阿拉伯人虽为征服者，但在初期却不得不在帐蓬里居住。这样，各地便出现了帐蓬城，后来发展为一系列城镇。穆斯林在埃及的大本营——福斯塔特甚至有帐蓬城之称。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伊拉克，这种帐蓬城后来发展为大都市中心。正当穆斯林统治制度的未来形态已达到高级程度并开始非常清晰地显现出来之际，伊斯兰教遭受了一大灾难。欧麦尔在麦地那清真寺为一个波斯奴隶所刺杀。

**欧麦尔遇刺** 欧麦尔于公元 644 年死于这次刺杀。临终

前，他召见了麦地那的六位长老，他们是当时在都城的先知最杰出、最受尊敬的伙伴。欧麦尔要他们召集一次会议，从他们当中推举出一位继任者。他们推选了奥斯曼，他是先知的令人尊敬的伙伴和极其尊贵的贵族，他也是先知的女婿之一。阿拉伯人再次作了传统的选择，因为他们的选举是以年龄和经验为依据。也许较之文静、具有天才而又颇为率直的阿里，他们更喜爱一位忠厚老成的人。

**奥斯曼（644—656年）** 奥斯曼属于倭马亚家族，出任哈里发时，已年过七旬。他当政时期，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六年时期。前期（644—650年），他效仿欧麦尔的扩张与巩固的方针，岁入不断涌来，未出现麻烦。但当征服停止时，收入（天课和被征服顺民的捐税）也随之减少。而支出却有所增加，因为国家要支付总督及其手下官员的薪俸。封地不再作为对有功将士的奖赏。受封者往往是奥斯曼的本家。麦地那人和受他们保护的人仍然挥霍无度。结果，军费开支被砍掉，士兵分得的战利品减少。所有这些因素逐渐引起不满。奥斯曼是个虔敬的、心地善良的人，他试图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但人们渐渐怀疑，他对自己的家族相当偏心。这种怀疑可能是出于如下事实：他挑选担任国家高级官职的人，有些恰好属于倭马亚家族。例如，他任命他的同宗兄弟阿布杜拉为埃及总督。这个阿布杜拉曾一度为先知的书记官，他曾企图篡改《古兰经》的某些经文。先知曾对他下过禁令，因此穆斯林都不喜欢他。

**一些不幸的任命** 奥斯曼的异母兄弟瓦里德被任命为库法总督。他在接受伊斯兰教之前，曾当面诅咒先知。后来，奥斯曼又让他的堂弟麦尔旺作了他的总书记官，后者虽是一个能干的人，但他在先知生前曾一度叛教。据信徒和先知的

伙伴们的看法，这些人从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此他们对其所担任的高级官职是不相称的。这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即氏族意识在倭马亚家族中有所强烈发展，这些人念念不忘他们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所享有的显赫地位。还必须牢记，奥斯曼需要有忠诚的总督，这些人必须是不愿脱离遥远中心的人。他之所以选择他的亲属，是指望他们的忠诚。可是，人民并不了解他的这些难处，但有一个时候，一切也还顺利，尤其当伊斯兰军队征服东西两侧、金钱从四面八方涌入麦地那时。在北非，他们吞并了的黎波里。公元649年，他们在塞浦路斯岛附近，首次获得海战胜利，攻占了该岛。但过些时候，出现了低潮，停止了前进。这一停顿给予人们以思索的时间，也给予他们以密谋、策划的时间。

**对奥斯曼政策的反应** 到这时，库法和巴士拉已发展为繁华的都市，但在那里定居的阿拉伯人并未形成一个和睦的共同体。他们不肯忘记自己的氏族。阿拉伯人既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并易于表现的民族，他们便随意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只能尊敬象欧麦尔那样的意志坚强者，而肆意对待象奥斯曼那样的善良老人。他们愈加任性妄为，甚至公开地攻击他，尤其是库法人。另一重要因素是权威本《古兰经》①的颁布。流行于各地的地方版本被下令毁掉。这就使外省的经师们丢了面子，因为此前他们一直使用自己的经文，并以其独有的权威而享有盛名。接着发生了一件事，它使不满达到了沸点。埃及总督阿慕尔的解职，已如前述；奥斯曼的异母

① 穆罕默德在世时，《古兰经》只是零散记录，并未成册。经第一代哈里发艾卜·伯克尔令人整理，辑缮保存，到第三代哈里发奥斯曼时期已经定型，并规定为标准版本，又称"奥斯曼定本"，流传至今。——译注

兄弟阿布杜拉被任命为新任总督。而阿慕尔——无论他后来的政治倾向如何——是一位颇为能干的总督和一位出色的领导者，而且他有着一些坚定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们纷纷来到麦地那，开始筹划反抗哈里发，终于引起一场暴乱。

**对奥斯曼的抗议** 这时，麦地那人当中有三位最杰出、最受尊敬的领袖——阿里、塔拉和珠伯尔。他们都曾是先知最亲密的伙伴。他们劝说奥斯曼，反对他的总书记官麦尔旺采取的政策，但奥斯曼不相信麦尔旺不称职或不正派。与此同时，形势愈加不稳，诸如马利克·乌斯塔这样的战争老手，穆罕默德·本·艾卜·伯克尔这样的火性子的人，都加入了暴动者的行列。哈里发在清真寺里遭到侮辱，他的住宅被封锁，水的供应被切断。阿里、塔拉和珠伯尔同其他人一样，派自己的儿子去守护哈里发的住所，但人们情绪非常激动。麦地那的显贵们求助于先知的遗孀阿伊莎的支持，但她劝告大家要克制。人们请求阿里采取某种行动，他告诉他们，他认为不应当干预哈里发的权威，并劝告大家要冷静下来。他也同哈里发交谈，劝告他解除一些人的忧虑，但许多人仍旧不满，他们徒然地强迫哈里发让位。

**奥斯曼遭暗杀** 这时奥斯曼已年过八旬，他的许多工作是由他的书记官麦尔旺代行的。但麦尔旺总的说来，不是一个胸怀坦荡的人，他的转弯抹角的方式，使人们很恼火。这时，心怀不满的阿拉伯人，开始从革命摇篮库法来到麦地那。这就援助了不满者，他们开始践踏法律。他们秘密集会，策划了一项阴谋，不久就发生了暴力行动。一天，当奥斯曼正在家里阅读《古兰经》时，一伙人突然闯入他的住宅，袭击了他，使他受了致命伤。首先对他下毒手的起事

者，是穆罕默德·本·艾卜·伯克尔，他的寡母是阿里的妻子之一。他参与这件事，是因为哈里发听信麦尔旺的谗言，解除了他的埃及总督的职务。这是伊斯兰教的罪恶之日，因为穆斯林对自己的哈里发下了毒手。这件事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这次事件以后，暴力开始在穆斯林政治中发挥作用。有意义之点是，一位仁慈、可爱的人——他也是穆斯林的哈里发——死于暴力和阴谋之下。这意味着，阿拉伯人的暴力并未减退。

**性格和成就** 奥斯曼是一位有文化修养的人，酷爱学问。他发现许多能背诵《古兰经》的人，或死于战斗，或上了年纪，于是便下令把所有正确的经文搜集一起。这类工作在艾卜·伯克尔时代曾一度进行过，但数年以后，发现几部《古兰经》在内容和章节上很不一致。他下令编纂一个准确无误的版本，待这个版本完成以后，他便下令将其他版本焚毁了。从那时起，标准版本《古兰经》从未改动过一个标点。在他当政时期，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和新任埃及总督阿布杜拉都建立了自己的海军，并开始与拜占廷海军作战。公元655年，这支联合舰队曾给予拜占廷海军以粉碎性的打击，而在公元668年，埃及舰队甚至袭击了西西里岛。早年，穆阿维叶的海军也曾占领过这个岛屿。因此，建设穆斯林海军的功绩应归于奥斯曼。奥斯曼是麦加的一个老贵族，在他身上依然保留着古老的忠诚。他虽未做过一桩离经叛道的事，但他发现，要把“让我们关照自己的亲友”这类经文作字面上的解释，那是不用费力气的。他总是那么慈祥，他的谦卑和他那坚定的信仰世人皆知，他的彬彬有礼，已传为佳话。但他缺乏欧麦尔的铁的意志和阿里的坚毅果断。

**阿里（656—661年）** 奥斯曼死后，哈里发的唯一人选

是先知的另一女婿阿里，这时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中年人。他立即被拥戴为哈里发，当然也有人怀疑这一选择的正确性。这些人自然是属于那些其领导人未能当选的派别。虽然他们深知阿里未参与暗杀奥斯曼，但他们仍以种种论断来反对他。他们说，他满可以积极对付那些阴谋者。阿里解释说，他曾派遣他的两个儿子哈桑和侯赛因到奥斯曼的住宅外守护，而且一个儿子曾为保卫奥斯曼而负了伤，但这一切都徒然无用。人们大都期望阿里为奥斯曼之死复仇，尽管阿里告诉他们，那将要引起一场内战。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不愿接受理性，拒不采取现实的态度。实际上他们所怨恨的，是阿里有着刚毅的性格，拒不接受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这恰是坚持真理的表现。这样，他的对手们便获得了力量。不幸的是，他很快便被迫在希贾兹和叙利亚两条战线上作战。这就削弱了他的地位，分散了他那巨大的精力。让我们看看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迁都**　阿里感到，在这个穆斯林为自己赢得的、幅员广阔的哈里发国家，需要有一个更居于中心位置的首都。因此，他决定迁都库法，它是阿拉伯人在伊拉克的两个居民区之一。这样，他就把他的一些政治对手，尤其是塔拉和珠伯尔这两个有权势的麦加人留到了麦加，为他们提供了秘密策划的时机。至于穆阿维叶，他自有自己的打算，不过他仍在坐等时机。他过于狡诈，不轻易迈出第一步。反阿里的口号是："一定要为奥斯曼之死报仇！"如有必要，甚至对阿里进行报复。

**阿里的态度**　阿里是一位干练的人和一位坚定的统治者，不久他便开始仔细地体察国情。他待人公道，但也能够非常果断地对付政治阴谋；这是一种不大能够取悦于作恶者

的政策。对阿里不幸的是，他不得不解除一些新近任命的总督，这就使他树敌过多。那时，任何稍有追随者的人，都要求在新统治区拥有权力，阿里的对手，力量开始增强。塔拉和珠伯尔，在遥远的麦地那开始了第一步行动。在政治较量中，随便什么原因都是大为有用的。这两人——尽管也许果真是要为奥斯曼复仇，利用了他的死。他们去面见先知的遗孀，普遍被尊为穆斯林之母的阿伊莎，告诉她阿里做错了事，他拒不惩办暗杀奥斯曼的凶手，并请求她一定为奥斯曼报仇雪恨。

**骆驼之役（656年）** 这一游说活动背后的真正动机，或是出于政治上的竞争，或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但阿伊莎并不了解底细，因为珠伯尔是她的近亲，是个极受尊敬的人，而塔拉则是先知的伙伴，他在伍德战斗中，曾赤手空拳地挡住刺向先知的一剑。这两人都是有说服力的，阿伊莎终于被争取过去。塔拉和珠伯尔很快便聚集了一支人马，前往进攻阿里。阿里不愿进行这样的战斗，但他发现，事情已无可挽回。公元656年，12月9日，两军相遇于巴士拉附近，骆驼之役在那里展开了。这次战役之所以称为骆驼之役，是因为陪同塔拉和珠伯尔的阿伊莎，在整个战斗中始终乘坐一头骆驼，而大部分战斗都是围绕着这匹骆驼展开的。阿里获胜，但他对整个事件极为不快。许多人流了血，塔拉和珠伯尔死于战斗。阿伊莎被俘，虽然她受到了极为尊敬的对待。她被劝告返回麦地那，她表示同意。于是人们以她作为穆斯林之母所应有的尊严，把她体面地护送回去。此后，她不再过问政治。

**希芬战斗（657年7月）** 这是穆斯林互相间的第一次战斗，但决不是最后一次。未过多久，阿里不得不进行另一次战斗。这次是同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交战，他也

是以奥斯曼的复仇者的面目出现的。他宣称，他是奥斯曼的亲属，因此也是本尼·倭马亚家族的代表，阿里有责任向他说明暗杀奥斯曼的真相。他当众拿出遇难哈里发的血衣，高呼要向阿里复仇。他宣布，他不能接受一个与暗杀奥斯曼明显有牵连的哈里发的命令。他逼迫阿里交出凶手，交付审判。他说，如果阿里不愿或不能够审讯罪犯，他就应当被视为同谋者。这一切不过是政治烟幕。真正的起因是，倭马亚家族与哈申家族之间的旧有的纷争以及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之间的政治竞争和权力要求。尤因为穆阿维叶这时已拥有一支强大的叙利亚军队，他以为他已经足以能够推翻阿里。因此他毫不犹豫地起而反对阿里，但阿里迅速调集了他的军队，两军在叙利亚东部的希芬遭遇，希芬战斗遂告开始。这是一次非决定性的战斗，因为正当阿里即将获胜时，穆阿维叶施展了一个计谋。他命令士兵把经书捆缚在长矛上，高高举起。这是一个聪明的计谋，因为尽管阿里已经识破并命令将士们继续战斗，但他的士兵们宣布，他们不能砍倒高举《古兰经》的人，于是停止了战斗，开始休战。

**仲裁** 最后决定，这场争端将由双方各派一名法官，仲裁解决。这里，阿里作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他选定的代表穆沙·阿夏里，是一位非常虔诚和极其尊贵的人，他虽然以公正者的面目出现，但对阿里并不十分友好。穆阿维叶选派前埃及总督阿慕尔为自己的代表，他是一个聪明人，是穆阿维叶的一个坚决的同党。阿慕尔和穆沙裁断，阿里和穆阿维叶两人都须辞职。这项裁决是不公正的，因为阿里没有过错。更何况，它把穆阿维叶和阿里置于同等地位，从而使人对阿里产生误解，而实际上他只是阿里的下属。难怪这个仲裁引起众人不满，这就加深了阿里与穆阿维叶的分歧，终于

酿成派别之争。倭马亚家族和支持穆阿维叶家族的人加入了穆阿维叶一方，哈申家族和阿里家族的大部分支持者纷纷聚集到阿里周围。

**阿里派的分裂** 事情正处于这悬而未决阶段，这时阿里派中原属本尼·塔米姆部落的部分追随者开始在仲裁问题上与阿里产生激烈的分歧。他们宣称，阿里做了错事，不该把事情交付仲裁，因为阿里是正确一方，而且仲裁权仅属于真主。于是，他们与阿里派分裂，撤退到库法北部的哈鲁拉村，推举阿布杜拉·拉西比为其哈里发，他是一个典型的库法人。当裁判员的裁决广为传开时，又有许多阿里的支持者离开阿里。他们加入哈鲁拉村人的行列，并自称为“哈瓦立及”，即分离派。这些人不久便组织起来，聚集了一支队伍，举行暴动。阿里前往迎击，并于诺拉温给予他们以严重的打击。当阿里在平定这些叛乱者时，穆阿维叶趁机于公元658年派兵征服埃及。阿里的总督前往迎战，被击败。穆阿维叶遂任命阿慕尔为埃及总督，并将征服其余地区的任务交给了他。这样，甚至早在初期，伊斯兰教内部便出现了公开的分裂。

**哈瓦立及派的阴谋** 这时，哈瓦立及派制定了一项新战略。他们转入地下，开始密谋反对阿里。据信，他们曾决定除掉当时穆斯林世界的三大杰出人物——阿里、穆阿维叶和阿慕尔，因为这些狂热者们认为，这三人是穆斯林当中所有分歧的根源。三者将同时予以打击。要打击的虽是三者，但阿里这位不信邪的、笃信真主的人，却是唯一遭到突然袭击的人。他们选派一个名叫阿布杜尔·拉赫曼的刺客。一天，阿里在去清真寺做礼拜的途中，被凶手用毒剑刺伤，于661年1月24日不幸逝世。至此，在二十九年之后，前四代哈里发

——这些虔敬者们的统治宣告结束。随着这次暗杀，穆斯林政治史上神权政体的实验也宣告终止，因为阿里死后，哈里发国家这个词语已成为帝国的代名词。

**阿里的哈里发国家** 阿里当政时期是一个充满奇迹的时代。他在五年内要打三次内战。这是一个激烈的派别斗争时期。阿里是个胸怀坦荡的人，他的机运确实不佳。他有着成为一位伟人的全部品格——勇气、智谋和学识。他志趣素朴，为人正直，宽厚仁慈。可是他当政时期却充满着战乱和纷争。他唯一的胜利就是他的死，因为民众大都把他誉为英雄。在故事传说中，他成为伊斯兰教的一位圣徒。阿里派在他生前未帮上他的大忙，但在他死后，它的力量日益增强，终于成为穆斯林世界的一支强大的力量，并最后分裂出去。

**正统哈里发** 伊斯兰教的第一阶段——共和时期，至此宣告结束。阿里去世后，哈里发不再推举。立即当政的穆阿维叶，称自己为哈里发，但他在临终前，任命他的儿子叶基德一世为他的继承人。哈里发的职能变成从属于君主权力和特权的附属物。哈里发仍在领拜，但这项职能亦可以由任何虔诚的穆斯林行使，因为伊斯兰教没有专门的祭司。哈里发仍然保卫伊斯兰教，这同历代各个国家的穆斯林君主一样，但后来的哈里发，没有几个可称为是神圣的，也几乎没有哪个哈里发，认为自己要对一切穆斯林负责。

**哈里发体制的理想** 后世的史学家和法学家规定了理想的哈里发的品质。他们说，哈里发应当是古莱氏部族的一员，应是成年男子，在智育和体育上都应适宜，应具有勇气和其他高尚品质。这些理想是象玛瓦迪和伊本·赫尔东这样的著作家提出来的，他们分别在四百年后和七百年后这样写道。十叶派从一开始就沿袭自己的传统，他们不赞成哈里发

理想，而相信伊玛目教义。他们认为，阿里是穆罕默德选定的继位者并被授予了一切权力，他又依次传给他的儿子和孙子，直至第十二代伊玛目。所有伊玛目都是先天神授的，为一种特有的精神力量和内在的启示所鼓舞。这样，从一开始，在早期穆斯林当中便产生了严肃的政治分歧，这些分歧后来被编纂到逊尼派和十叶派教义中去。另有一个事件，加深了那些接受哈里发的选举原则和那些认为领导穆斯林的权利仅属于先知家族的人之间的裂痕。这就是先知的孙子侯赛因之死。

**伊玛目哈桑（661—669年）** 阿里死后的事件，通常不为史学家们所重视，但却很有意义。阿里有两个儿子——哈桑和侯赛因。他们总是被称为伊玛目哈桑和伊玛目侯赛因，因为各宗派的穆斯林，都公认他们是那个时代穆斯林的领袖。伊玛目意为杰出的领导者。长子哈桑是个虔敬、平和和正直的人，但他是个思想家，而不是一个付诸行动的人。他被库法人接受为新任哈里发，麦地那人也予以承认，波斯人也效尤，但倭马亚家族的两个领导者穆阿维叶和阿慕尔不予承认，他们统治着哈里发国家的西半部。

**穆阿维叶的反对** 艾米尔·穆阿维叶这时已在叙利亚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自称哈里发。他拥有一支自己的军队，是一个老练的政客，私下随意赠礼和许诺。他身后有他的强大的氏族、被保护人和盟友的支持。哈桑占有哈里发国家的东半部，如果他接受挑战，就将发生长期的内战。但哈桑不同于穆阿维叶，属于另一类型的人；他思想单纯，厌恶流血，尤其是穆斯林之间的流血。他不愿把成千上万的穆斯林推向死亡，因为那将是一桩弥天大罪。他争辩说，如果必须以流血来维持他的权力，他就不要那种权力，因为在他看

来，那是污秽的。更何况，穆阿维叶是个强大而狡诈的对手，他正拚命逼迫他让位，穆阿维叶甚至给他送来一份由他本人签署的表格，要他陈述自己的条件。如果哈桑加以拒绝，阿里派就要求他以战斗作出回答，那将要导致一场内战，整个哈里发国家将被毁灭。哈桑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也许他不能肯定，他是否可以信赖他的一些同僚。所以当紧张加剧时，他便决定退让。他接受了穆阿维叶的条件，宣布退位，与他的家室和至友隐居于麦地那，以图在祈祷和沉思中度过他的余生。

**伊玛目哈桑的隐退**　穆阿维叶并非是个不近人情的人。他也看到，对哈桑以礼相待于他有利。他承认了哈桑的地位，给予他和圣族一大笔养老金。哈桑在麦地那又度过了八年，卒于公元669年，死时年仅四十五岁。他在研究、沉思和质朴的家庭生活乐趣中度过了他的残年。许多人认为，他死于食物中毒，据说毒物来自穆阿维叶赐予他的一个女奴，但这种说法可能是后世虚构的。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前百年史写于阿巴斯朝，当时充斥着反倭马亚朝气氛。不管事实真相如何，数世纪来，伊玛目哈桑一直被尊为殉道者。

**伊玛目侯赛因（669—681年）**　哈桑死时，其弟侯赛因正居住在麦地那。他在那里又度过十一年，继续领取穆阿维叶拨给圣族的慷慨的养老金。穆阿维叶卒于公元680年。他在临终前任命他的儿子叶基德为他的继承人，要求他的贵族、总督及族长们拥戴其子为哈里发。这是对正常惯例的背离，不能称之为民众的选择，因此激起各地穆斯林的愤恨。麦加、麦地那和库法的人们，无论如何不准备拥戴叶基德为哈里发，他们说叶基德不配担任如此高尚的职位。叶基德无疑是个文化人，但他也是个有名的享乐者。据说，他喜爱喝酒，结交一

些放荡的朋友，是个不虔敬的人，曾以诗歌讥笑圣物。

**侯赛因离麦地那赴麦加** 这时，侯赛因同他的家室一起来到麦加。这里住有伊斯兰教的另一位忠诚者——珠伯尔之子阿布杜拉，珠伯尔和塔拉在奥斯曼时代曾是麦加派的首领，死于骆驼之役。当时，珠伯尔或许是错误的一方，但现在对他的儿子阿布杜拉，却不能这样说，他决定反对叶基德。穆阿维叶曾任命他的异母兄弟吉亚德为叙利亚总督，此人狂热地忠于穆阿维叶，手段十分残忍。吉亚德由他的儿子欧伯杜拉接任，他甚至更加残酷无情。欧伯杜拉任命欧麦尔·伊本·赛德为最高统帅，欧麦尔是一个不错的统帅。他是波斯的征服者赛德·卡瓦斯的儿子。当欧伯杜拉正在伊拉克巩固自己的地位时，伊玛目侯赛因和阿布杜拉·伊本·珠伯尔正决定对哈里发问题采取坚定的立场。

**对侯赛因的召唤** 当库法人开始给侯赛因写信，请求他来伊拉克就任哈里发，并继承他父亲的遗产时，形势就是如此。他们告诉他，无论叶基德作为倭马亚朝君主的品质如何，他们认为他不配为哈里发，并准备不惜以生命来支持一个称心的哈里发的人选。他们问道，在整个伊斯兰世界，谁会比侯赛因更称职呢？侯赛因接到这些信件后，便同他在麦加的朋友们商议，但他们并未为这些呼吁所动。他们把库法人看作是闹事者，知道他们是不可信的，因此他们劝告他不要接受这项请求。他们之中的更明智者，深知倭马亚朝的统治已经巩固，靠少数人是不可能推翻的。但侯赛因另有所见。他认为，身为阿里的儿子、先知的外孙，他不能拒绝民众的召唤，这是他应尽的义务。在权衡利弊之后，他作了妥协，决定派他的堂弟穆斯林·伊本·阿奎尔到库法查看实情并向他报告。于是，穆斯林便被派往库法。在库法，他受到

不满者公开的武装列队欢迎，库法人的热情为他留下了印象。他们表现出如此忠于真理的事业，他们为侯赛因和先知家室荣誉而战的决心又是那样真诚，以至穆斯林竟忘记库法人是反复无常、不足为信的人们。他回禀他的堂兄，告诉他库法人决心忠于阿里家室，他应当到库法来。

**侯赛因同阿布杜拉·伊本·珠伯尔磋商** 在与阿布杜拉磋商时，他并未极力劝阻侯赛因此行。当然，他并非替叶基德着想，他也是反叶基德的，不过他认为有侯赛因在，他难以出头露面。他或许会辩解说，如果侯赛因离去并卷入同叶基德的纠纷中去，他自己的地位就会变得更加明朗。这位竞争者将不再挡他的路，那样他就可以随意做自己的决定了。他自己想留在麦加，那里有他的强大的后盾。所以当伊玛目侯赛因决定离去时，阿布杜拉未予认真劝阻。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侯赛因确实不是为他自己打算。他把这件事看作一项神圣职责。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身为先知的外孙，他不能拒绝人民的召唤，不论这将要冒多大的风险。一旦穆斯林请求他去领导他们，他便只能听从召唤。在这件事上，他的所有近亲和好友都站在他一边。他们知道，侯赛因在从事一项危险的使命，但他们不愿苟且偷生，早已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所以他们向他表示，愿意同他一起前往。公正的史学家们认为，侯赛因从事这项无望的事业是不明智的，因为在满脑子充塞着帝王思想的倭马亚人看来，他的行动无异于一场叛乱。但是侯赛因也许是为一种拯救真理的深刻的精神危机感所迫，完全不考虑这项事业的危险性。现世的理想主义者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方面心灵是那样单纯无邪，他们看见光明就奋力追求，全然不顾及后果。

**侯赛因出发到库法（680年）** 伊马目侯赛因率百余人

的驼队离麦加时，夏令已经过去。到达幼发拉底河畔时，正值公元680年10月的第一周。可是伊拉克总督欧伯杜拉并未怠闲，他在麦加布有密探，他们不断把侯赛因的动向向他报告。他已做好准备，在入城的各路口放出了流动哨。一个名叫胡尔·伊本·叶基德·塔米米率领的一支巡逻队与侯赛因一行发生遭遇。胡尔急驰而至，但他很快就为这支小队伍的领导者的威武庄重所打动，从而转向侯赛因方面，与他们留在一起。他曾劝告侯赛因不要继续前进。侯赛因获悉他的堂弟穆斯林的悲惨结局，但这使他更难以返回。次日，欧伯杜拉手下的将军欧麦尔·伊本·赛德率四千轻骑赶到。

**欧伯杜拉在库法** 这时，伊玛目侯赛因从胡尔那里得知了库法的事变。诡计多端的伊拉克总督欧伯杜拉，已听说穆斯林抵达的消息，并得到了库法人热情接待他的传报。于是，他同他的卫士悄悄地向库法出发，秘密地到达那里。库法人完全蒙在鼓里。他的突然袭击使他们丧魂落魄。欧伯杜拉的残忍，他们是有所领教的，他以迅速的行动，证实了他们的恐惧。他在集市大街上绞死了一些闹事的带头人，宣布穆斯林为不法分子。他派人四处搜捕他，最后把他和他的两个儿子一起逮捕，当时他们躲避在他的忠实的朋友家里。他处死了所有这些人，这一暴行尤使库法人惊恐不已，这时他们更不敢承认他们对阿里家室的忠诚。

**侯赛因被围** 欧伯杜拉的将军欧麦尔，已经得到命令，勿使侯赛因走脱。于是，欧麦尔便把侯赛因一行包围起来，当侯赛因企图退回时，退路已被截断。他留给侯赛因的唯一条件是，无条件投降并承认叶基德为合法的哈里发。这对侯赛因来说，实在是没有回旋的余地，因为倘若他把叶基德看作是穆阿维叶的合适的继承人，他在很早以前也就把他奉为

哈里发了。但是欧麦尔是个军人，他已接到明确的命令，这是不容违抗的。这是一条死胡同。对欧伯杜拉，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对欧麦尔，这是一项军事任务；而对侯赛因，这是一项举足轻重的道德问题。

**侯赛因的态度** 穆斯林世界经常出现的、那种善与恶、是与非的冲突，在侯赛因身上并不存在。他对自己的信仰和深思熟虑的见解坚信不移，即叶基德完全不配为哈里发。一个有着如此卑俗情趣的人，不可能被接受为先知的代表者、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和精神的领袖。屈服，就是对他的荣誉、信仰和信誉的背叛。作为先知的外孙、阿里的儿子，他一定要树立一个榜样。他对于这件事就是这样看的。他拒绝了欧麦尔的条件。

**侯赛因的回答** 他以令人难忘的语句回答说："我来这里，并非怀有恶意；库法人要我来履行一项神圣的义务。这里有他们写来的许多信件。你以为，我来这里是要推翻叶基德的统治；你以为，我来这里是想煽动忠实的臣民们造反；但是你错了。我来这里，并非没有犹豫，但我认为，我有义务听从穆斯林的召唤。我看到，那些要求我做一桩困难事情的人们，并未到这里来迎接我。现在我们没有理由要互相战斗，所以让我回麦地那吧。如果你认为，我留在那里会危及什么人，那就把我送往呼罗珊，送到穆斯林世界的天涯海角。我不想流血，或者因为我而流血。如果你连这个选择也不能接受，那就把我带到叶基德那里。我要当面同他谈，但我决不屈服于压力。我不能拥戴一个我认为不配担任那崇高职位的人为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

**侯赛因的殉难** 这一义正辞严的回答，使得欧伯杜拉的士兵们不知所措，这些士兵奉命追捕先知的外孙，无论如何

总是不大愉快的。欧麦尔显出将信将疑。但他手下的一个首领希木尔·伊本·希尔·贾沃祥，一个恶意煽动者，这时站了出来，指责欧麦尔软弱怯懦。他对自己的部下喊话，用威胁、诱惑和辱骂等手段，激励他们，使之达到疯狂的程度。欧麦尔的全军渐渐受到感染。公元680年10月10日晨，欧麦尔的士兵向侯赛因的小队伍发起攻击。在侯赛因的随从中，有一些勇士，其中以阿巴斯和侯赛因的幼子阿卡巴最值得称道。尽管侯赛因的所有朋友和追随者都毫不动摇并全力反击，可是力量对比毕竟是太悬殊了。经两小时的激战，全部倒下。侯赛因死在最后，据说他一直战斗到不能坐骑，最后被一枪搠倒。疯狂的士兵们立即割下他的头，挑在枪尖上，跃马而去。但他的家眷，包括他的妹妹宰纳布，他的病弱的儿子阿里·奥沙均未受到侮辱，他们被体面地送到大马士革的叶基德那里。叶基德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不快，甚至向宰纳布声明，他既未想杀害侯赛因，也未下令这样做，是欧伯杜拉违抗他的命令。至于宰纳布是否相信他的话，那是有怀疑的，因为自那以后，再也无人相信他。不过，叶基德对圣族① 倒是很精心，以应有的礼节将他们护送到麦地那。穆阿维叶拨给圣族的养老金，继续供给他们的后代。

**侯赛因殉难的后果** 伊斯兰教或倭马亚朝发生的最坏的事，莫过于侯赛因的悲惨之死。起初，尤其当倭马亚朝处于上升时期，它只是一系列事件的表面的微波。但是对阿里家室的伤害，终于使许多人沉浸在深深悲痛之中。“殉教者侯赛因”后来成为阿里派重整旗鼓的口号，它为早期伊斯兰世界的一种新的因素——新穆斯林（新改宗的顺民）所接受，

① 指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译注

这些人开始焦急地反抗他们在阿拉伯世界所处的低下的社会地位。尤有甚者，被强夺的意识成了阿里派的信条，这时他们已成为十叶派信徒，并发展了分离主义的、秘密的忠诚，不久即产生了他们自己的教义。早期的分歧采取了新的表现形式，各个部落站在不同方面。十叶派首先在与波斯有着悠久联系的伊拉克安家落户，后迁居到波斯，那里的政治气候更加适宜。不久便产生出一部法典，认为除先知家族外，任何人不配为伊斯兰教的哈里发。由于古莱氏人当中最有名望的家族即是圣族，其结果是，唯独阿里家族，即阿里的后裔才有资格担任哈里发的职位。其必然结果就是，被承认为圣族后代即所谓“赛义德”，也就成了许多人的社会理想。没有许久，早期伊斯兰教的民主基础即告消失，基于部落平等和社会统一的阿拉伯社会结构，遂成为等级森严的结构。其结果是，以神权政体为开端的一切，变成了帝国，并获得了关于帝国体制的一整套意识形态。

**伊斯兰教的急剧扩张**　公元632年先知去世时，阿拉伯半岛很大一部分已归属伊斯兰国家。取得麦加后，大部分部落向先知派遣了致敬团，以示效忠。如果说先知去世后曾一度出现过叛离，那末，仅艾卜·伯克尔当政的短暂时期，就足以使全国秩序平复。随着日见增长的热情，昔日从未统一在一人之下或集合在同一事业之下的阿拉伯人，如今却在崇拜同一真宰，诵读同一“清真言”①，念诵同一部《古兰经》。因此，为这种新信仰尽忠的愿望，是这种热情的自然而然的结果，这也刺激了对外掠夺的欲望。拜占廷的叙利亚总督处死先知使节的行为引起一连串的事件。如果说这是一

① “清真言”，专指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除了安拉，再没有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念“清真言”是伊斯兰教“五功”之一。——译注

件需要报复的事，阿拉伯人是不会把它仅仅留归真主去惩罚的。何况，首批派往叙利亚的少数部队在同拜占廷的训练有素的强大军队的作战中并未取得进展，阿拉伯人没有忘记这些挫折。关于大部为贝杜因人的阿拉伯人热烈响应出征，一个往往被忽视的原因是，这种出征的号召，同他们世世代代对北部绿洲的向往刚好吻合。无疑，他们是为主的事业而战，但并不反对从中获取战利品。因此，一批接一批的穆斯林到北部远征，既是出于主的事业的需要，也是出于猎取世间一切美好之物的欲望。不论什么人，只要有一匹马或借一匹马，再有些其他行具，就可以出征了。而且，北上者中，有许多就定居在那里，并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小块移民地。这些移民地多半是在他们原有的部落或氏族集团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商人阶层** 还应当记住，麦加和麦地那的贵族多半是城市富商，尽管他们曾因为古莱氏人传统上掌管克尔白神庙而享有其他威望，而且奥斯、哈兹拉及两个部落曾是麦地那的统治部落，然而他们以往之所以地位显赫，其真正原因还在于他们控制了由南到北的商道，麦加和麦地那又是过境贸易的主要的商品集散地。南也门的商队到此终止，由麦加的商队接运，北上途中由麦地那的商队接运，这就为这些部落的首领接触更广阔的天地提供了机会。因此，商人在麦加和麦地那社会中，享有高尚的地位。甚至穆罕默德家族也从事商业活动，先知自己就曾跟随他的保护人和伯父艾卜·塔里布到过叙利亚。后来，年轻的穆罕默德曾作为海底彻的经纪人，独自去过那里。先知曾谈过商业在穆斯林心目中受到的尊敬。一次，他说："诚实的商人在报应日将坐在主的影子之下"。据说他还谈到过商人，"他们犹如世界上的信使是真主在大地上的可信赖的奴仆"。安萨里曾经记载过欧麦尔

的如下言论："我最乐意死的场所，莫过于为我的家族做买卖的集市。"一次他甚至说，在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和美德方面，买卖诚实高于按时履行宗教义务。这将能够说明，诚实交易在穆斯林心目中的信誉，因此伊斯兰教的征服刚一开始，麦加、塔伊夫和麦地那的商人便开始扩大其商业活动，并开始在哈里发国家的更广阔的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资助小股部队，提取相应分额的战利品作为报酬。反之，麦地那和后来的麦加的生活，又都受到金钱和财富的影响，这些金钱和财富先是作为战利品，后来作为商业利润，开始源源不断地涌来。人们远征归来时，带回他们的战利品，后来还为自己建造漂亮的房屋。结果，总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

**伊斯兰国家的行政管理**　妨碍人们正确评价正统哈里发们所取得的全部成就——新国家的行政管理、他们所采取的适应和调整措施——的因素，是对先知的尊敬，因为这种敬意，结果凡是与先知有关的事，或凡见过或陪伴过先知的知名人士，无不带上了神圣性质。这历来是一大障碍。人们在探讨伊斯兰教管理问题时，时常流露出这样一种看法：早年国家的基本管理结构，既非拜占廷的，也非波斯的，而是为顺应阿拉伯人是统治种族这种被践踏的原则的一种肆意篡改。许多人往往贬低正统哈里发们的成就，尤其是这时期的施政大师欧麦尔的成就。事实上，如果我们认识到如下事实，欧麦尔的形象就会在我们的心目中高大起来。这事实即是：他颇有远见地认识到，阿拉伯人对政府管理毫无所知，除商业账目外，他们并不了解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复杂性，不懂得轻重缓急；在这种情况下，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波斯的现行管理体制如能容许继续下去，那就是最好不过的了。

**阿拉伯——穆斯林神权政体的故乡**　欧麦尔的政策是，

宣布阿拉伯仅仅是穆斯林的家园，鼓励其他好战者，如犹太人和某些基督教社团迁移到叙利亚，后来他们在那里定居下来。最初，阿拉伯人不准在阿拉伯本土以外获取财产。作为一个保守者，欧麦尔甚至阻止穆阿维叶或赛德·伊本·阿比·瓦卡斯的海上远征，因为他不愿看到大海把他同哈里发的中央政府隔绝。结果，阿拉伯人在其他地方只能建立临时的营房住所，只是到了晚期，这些营房才发展为城镇。正统哈里发们企图使政府变成简单的神权政体，但是要治理一个广阔的帝国——虽然他们尽可以把它称为哈里发国家——却是一件非常精细的事，而麦地那又远离新征服地区。因此，中心不得不迁移——朝着两个方向迁移：朝叙利亚方向迁移——因为穆阿维叶的缘故——为他，也是为倭马亚朝；朝伊拉克方向迁移——为阿里，后来则是为本尼·哈申家族的阿巴斯朝①。

**财政** 税收问题一直是早期穆斯林的一大难题。穆斯林被免除了大部分税务，土地税除外，它依占有土地的数量而定，当然作为宗教基金赠给穆斯林社团的土地不必纳税。顺民须缴纳人头税，因为他们免服兵役，军队只从穆斯林当中征召。但未经战斗即向穆斯林投降者，可以保留他们的土地。这种土地称为“和平土地”。穆斯林要完纳天课，但麦地那人大都领取津贴或分享战利品，其中有五分之一的战利品要上缴到“公共金库”。“哈拉及”（Kharaj）这个词，无疑是指“收益”，这种收益要根据被征服民族投降或被征服时为他们规定的条件而定，自然依这些地区的出产和资源不同而有别。战利品是唯一可变动财产，在扣除管理费用后，流入公共金库，通过公共金库进入成千名收入者的腰

① 阿巴斯朝创始人自称是穆罕默德叔父的后裔，故有哈申家族的阿巴斯朝之说。——译注

包。居于受益者名单之首的是穆斯林之母阿伊莎，然后是圣族，再次是先知的伙伴和辅助者，在他们之后是结盟部落，因为他们帮助打仗。甚至连妇女、儿童和被保护人也各有其相应的分额。这对国库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可以想象，用于投资或社会事业的经费所剩无几。结果，前四代哈里发甚至连一间可供处理国务的办公室也没有。他们坐在清真寺里或树荫下，接待外邦使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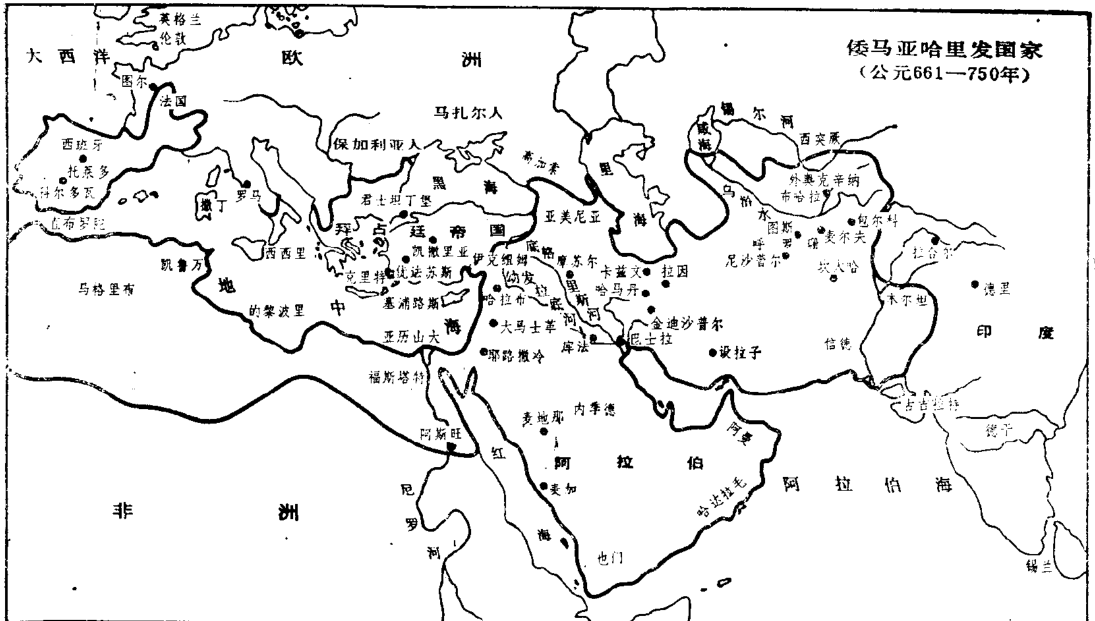
**社会结构** 如果说那时的社会新秩序将会呈现出如下的情形，那也是极其自然的。这种社会新秩序就是：阿拉伯人穆斯林居于首位，非阿拉伯人穆斯林次之，再次是被征服的顺民，最后是接受各种不同条件的臣属民族。在阿拉伯人当中，没有哪个部落或氏族被认定为应当享有优先权。这持续了一个时期，显然它不可能经久。不可避免的是，那些最亲近先知的人，开始享有社会威望，后来则是政治威望，而且尽管出现过对侯赛因及其党派的大屠杀，这种威望依然存在；事实上，这种威望在与日俱增，它在初期是稳步的，后来则达到疯狂的程度。这样，它便从根本上破坏了伊斯兰教开创的社会平等准则。古莱氏人落居第二位，血族关系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就象当今世界一样。把它仅仅归结为叙利亚和波斯的影响，是站不住脚的。事实是：早年哈里发们不曾想到，艾卜·伯克尔时代简单的哈里发国家会发展为强大的帝国，也未曾预见到，管理如此庞大领地所固有的帝国问题会完全不同于早期穆斯林所遇到的问题。随着急剧的征服和对新领地的管理，注定会出现贵族阶层，不论由圣者或先知的门徒子担任总督，治理国家的职责横竖需要有新型的统治者。如果这些美差事全都归阿拉伯人或古莱氏人，哈申家族或倭马亚家族，那就必将或者产生门阀而毫无效率，或者

在新改宗者中间发生腐化，出现不安、不满和公开流露的忧伤感。其实，这一切早已发生。结果，新改宗者很早就成了一大难题，他们终于推翻或瓦解阿拉伯人在各地的统治。

**早期穆斯林的征服** 人们通常认为，早期穆斯林出走时，几乎是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手中的剑，心中对《古兰经》的热情；他们诵读乃至唱着那部圣书中的诗句。最初他们确实没有常备军或正规军——没有时间组织这样一支军队。所有能够携带武器的阿拉伯人，都是伊斯兰的士兵，哈里发一声召唤，立时便组成一支军队。在阿拉伯人看来，给养和军工厂根本没有必要。领导者由哈里发任命，他们指挥军队，主持祈祷，担任法官，在各方面都是精神与世俗源泉的一种基本模拟。但是，欧麦尔不久就在叙利亚任命了法官，这样，至少是把司法与军事统治分离开了。这种军事统治最先建立于新征服省分。阿拉伯军队沿袭了自古以来的组织方式，分为左军、右军、中军、后军；骑兵队分列于部队两翼，作为更强大的机动力量。骑兵使用长枪和弓箭，步兵使用重型的枪和剑。所有战斗也同样按照古老的习惯，首先由两军的勇士进行个人搏斗。这种战法，甚至在侯赛因一行与伊拉克军队在卡尔巴拉的短暂战斗中也采用了。因为这种习惯广为流行，也同样流行于波斯。人们普遍公认，就武器和装备而言，阿拉伯人极少、或根本不可能同叙利亚的拜占廷人比试高下。但是他们士气高昂，诚如世上许多军事领导人所说，一支军队靠士气作战。他们的耐久力——所有穆斯林的军队，无论他们是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塔塔尔人或土耳其人，都具有这种素质。这使他们能够通过规模更大的军队无法通过的地方，因为后者习惯于正规的人数和适当的配备。最后一点，如我们所了解的，阿拉伯军队大都由骑兵组

成，具有更大的机动力；后来的穆斯林军队，也大都是这样，这是他们能够在短期内获得惊人胜利的一大因素。偶然的是，正是通过这些征服，阿拉伯马才传遍了全世界。可以说，阿拉伯人运用了他们自己的军事谋略，使用最适于他们及其时代背景的武器。

**这个时期的经济特征** 最初，哈里发们曾坚持，有时是严格地坚持一种质朴的、乃至刻板的生活方式。欧麦尔当政期间，禁止阿拉伯将领及其部下穿用丝织品，吃丰盛的食物，同外国女人通婚或接受外国生活方式。但是没有多久，这些规定便放松了。麦地那的哈里发得到报告说，为了以外交的方式接待叙利亚人、埃及人和波斯人，为了使人感到阿拉伯人的威严，为了保持他们富有尊严和威望的地位，阿拉伯人必须采用与统治者相称的一定标准的服式和生活方式。伴随着新的征服，财富、奴隶和其他人间的享乐物接踵而来，阿拉伯人开始采用统治阶级普遍采用的生活方式，未能长期保持质朴的生活标准，自不必说刻板的生活标准了。阿拉伯人精于作买卖，他们出色地利用了他们遇到的一切机会，不久就成为从远东、印度到西方的内陆商道和经亚丁、库尔扎姆（现苏伊士运河）的古代海上商道的主人。罗马皇帝图拉真时代曾一度疏通的古代法老运河早已淤塞，而今再次疏通了；印度商人和中国商人乘船经亚丁抵达，再乘船到亚力山大港。相反方向，埃及的粮食和其他产品被运到库尔扎姆运河，在那里包装上船，船运到希贾兹的港口卸货。阿慕尔·伊本·阿斯甚至提议开凿一条从吉斯玛湖到北部的运河，就象今天的苏伊士运河一样。但第二代哈里发欧麦尔未予批准，他担心拜占廷人会利用这条运河来破坏从埃及到麦地那的迦尔港的和平商道，并使朝觐中断。


倭马亚哈里发国家
（公元661—750年）
大西洋
欧洲
英格兰
伦敦
图尔
法国
马扎尔人
保加利亚人
西班牙
托莱多
科尔多瓦
加泰罗尼
撒丁
罗马
西西里
凯鲁万
马格里布
的黎波里
地中海
拜占廷帝国
君士坦丁堡
凯撒里亚
克里特
优达苏斯
塞浦路斯
亚历山大
黑海
哈加索
里海
亚美尼亚
伊克纽姆
底格里斯河
摩苏尔
幼发拉底河
哈拉布
大马士革
耶路撒冷
库法
巴士拉
卡兹文
拉因
哈马丹
金迪沙普尔
设拉子
福斯塔特
阿斯旺
尼罗河
非洲
红海
麦地那
内季德
麦加
阿拉伯
阿曼
哈达拉毛
也门
阿拉伯海
咸海
锡尔河
西突厥
外奥克辛纳
布哈拉
乌浒水
图斯
呼罗珊
尼沙普尔
麦尔夫
包尔科
坎大哈
拉合尔
木尔坦
信德
德里
印度
古吉拉特
德干
锡兰

# 第 三 章

# 倭 马 亚 朝

## （661——750）

**穆阿维叶（661—680年）** 侯赛因的废黜使穆阿维叶得以当政，正是穆阿维叶建立了倭马亚王朝①，虽然他自己的世系未能持久。他于公元661年称哈里发，并作为穆斯林国家的首脑，继续统治了十九年。只要他还在世，穆斯林世界各个地方都未出现麻烦。他是一个讲求效率的统治者，奥斯曼时代最后几年一度加以制止的征服，现在又开始了。艾米尔·穆阿维叶建立了一支海军，并与埃及的阿布杜拉·伊本·阿比·沙拉的舰队协同作战在海战中首次战胜了拜占廷海军。

**他的征服** 他还向西非派了一支远征军，由他的著名将军乌卡巴·伊本·纳菲指挥。乌卡巴率军一直深入到突尼斯，并于公元670年在那里建立了凯尔万城。在东部，穆阿维叶的军队完成了对呼罗珊的征服（663—671年），渡过乌浒水，袭击了遥远的布哈拉。他们还穿越大东部的山区，直抵喀布尔。在北部，他的海军从海上进攻拜占廷。他还向小亚细亚派遣了许多支远征军，虽未吞并任何地方，却也在那里传扬了穆斯林的军威。对小亚细亚的这些袭击，逐渐成为在他领导下的例行活动，以此作为军事演习，使士兵们惯于

① 倭马亚王朝旗色尚白，我国历史上称为白衣大食。——译注

征战。况且，这些袭击还可以带来战利品。穆阿维叶建立了一条漫长的防线，它横跨位于西亚的穆斯林国家的整个边界。

**远征罗马人** 倭马亚的军队甚至离君士坦丁堡也不太远。他们曾三次进攻这座著名的城市。一次是在公元669年，由穆阿维叶的儿子叶基德领导，对这座城市发起进攻。《乐府诗》歌颂了叶基德在这次进攻中的英勇冲锋，尽管在传说中，把这次战斗的荣誉归于先知的朋友和老战友艾卜·阿尤布，他曾是先知的旗手。阿尤布死于这次战斗，葬于君士坦丁堡城下。他的陵墓后来成为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圣地，他们来这里朝圣。对君士坦丁堡的第二次进攻，导致一场为时七年的海战（674—680年）。在这次战争中，拜占廷人使用了由黄磷合成的"希腊火药"，这才使他们的城市免于沦陷。但穆斯林的舰队攻占了罗得岛。

**军队的组织** 穆阿维叶执政时期，穆斯林军已不再是先知时代那种松散组成的民兵，也不再是正统哈里发时代那种分散的部落队伍的集合体，那时他们是以对伊斯兰教的热情、信仰和热爱以及对真主的代理人先知的服从结合起来的。穆阿维叶以更系统的方式组织他的军队。他的士兵来自阿拉伯半岛及其北部各地。他们之中有也门人和叙利亚人，不再是纯阿拉伯人的军队。穆阿维叶无论是作为一名士兵或一名将军，都不是属于阿里类型的人。但他是一位出色的军事组织者，他的军队纪律严明，忠实地为他效力。

**穆阿维叶的性格** 穆阿维叶是一位精明的统治者。他有一批忠实、能干的助手，在埃及有阿慕尔，在巴士拉有宰德·伊本·阿比，在库法有穆希拉。他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家和谋略大师，他能够从容不迫地同各类人交谈。尽管他有着毋庸置疑的能力，穆斯林史学家们对他却一向不够友好。他

们之所以非难他，或许是因为他把哈里发国家改变成帝国。前四任哈里发不愧为宗教与国家的首脑，穆阿维叶虽然也称为哈里发，却不能被认为是名副其实的伊斯兰教首领。他开创了在每次“主麻”聚礼后的讲道中公开遣责阿里的恶习。他还背弃了早期哈里发们奉行的继承人的选举原则，在他以后，不再考虑人民的意愿。穆阿维叶任命他的儿子叶基德为哈里发，这就为强权政治打开了方便之门，穆斯林的民主遭受了大倒退。然而，很少有人否认，穆阿维叶具有君主的美德，是一位能干的统治者和一位好的管理者。

**叶基德（680—683年）** 叶基德执政初期的灾难事件，我们在第二章里已作了概述。侯赛因死后，叶基德只剩下一个对手。这就是阿布杜拉·伊本·珠伯尔，他借侯赛因之死，宣称自己是麦加的独立的哈里发，并任命他的弟弟穆沙为伊拉克总督。他还任命一位巴勒斯坦省的临时代办，此人名叫达哈克·伊本·卡伊斯。南部阿拉伯支持他，希贾兹地区也支持他。叶基德立即派一支军队前往讨伐，这支军队由穆斯林·伊本·乌卡巴率领，带着平叛这些省的命令出发了。穆斯林是穆阿维叶的著名将领乌卡巴之子。阿布杜拉于683年8月26日，在麦地那附近的哈拉迎战乌卡巴，但被击败。麦地那城受到乌卡巴军队的洗劫，死伤惨重。这对先知城的威望是一大打击，它结束了麦地那的政治中心地位。阿布杜拉撤退麦加，乌卡巴跟踪追击，病死于途中。他由侯赛因·伊本·努玛耶接任，后者袭击了麦加。他对麦加发起极为猛烈的进攻，毫无顾忌地向圣房克尔白发射雨点般的弩炮。克尔白在袭击中着火，倒塌于地。后人把这次事件归咎于叶基德的不敬。叶基德不久死去，侯赛因·努玛耶不知道新任哈里发对他如何任用，于是解除围攻，率军离去。

**麦尔旺·伊本·哈康（683—685年）** 叶基德死后，他的儿子穆阿维叶二世即位，仅当政三个月。接着由老麦尔旺担任哈里发，他是奥斯曼的表兄弟；曾任奥斯曼的总书记官。这时他已年逾七十，执政不过两年，但他以这样的事实引人注目：他建立了自己世系的倭马亚朝——麦尔旺朝。他的孙子执政到743年。由于倭马亚朝崩于750年，因之倭马亚朝的历史，实际就是麦尔旺朝的历史。关于麦尔旺，除征讨达哈克外，无须多述。达哈克曾站在阿布杜拉·珠伯尔一方，是他任命的官员。麦尔旺在大马士革附近的玛尔及——拉希特战斗中击败达哈克。达哈克战死，麦尔旺遂为全叙利亚的主人。伊拉克人的一支，或许是出于对背叛侯赛因事业的悔恨，在苏赖曼的领导下举行起义。起义虽一度成功，但终被镇压下去。于是麦尔旺又成为伊拉克的统治者。

**阿布杜勒·马立克（685—705年）** 麦尔旺之后，他的儿子马立克即位，他在穆斯林史上以列王之父著称，因为在他身后，他的四个儿子都担任过哈里发。伊斯兰教的所有重大征服和扩张，都发生在他们当政的期间。确实，在他的儿子瓦里德和哈西木当政时期，哈里发国家达到了全盛，它从比利牛斯山脉延伸到中国边界。实际上，在他们统治时期，穆斯林的扩张和力量达到了顶峰。然而，马立克在初期并不那么轻松，但他是一位同穆阿维叶一样能干的统治者，他逐渐使那些难以驾驭者就范。他不仅把他的统治地区管理得井然有序，而且通过他的新征服，扩大了帝国版图。他有两个能干的将军——哈加及·伊本·优素福和穆沙·伊本·努赛尔。这个已经很大的哈里发国家的显著扩张，应归功于这两位将军。

**哈加及与阿布杜拉的失败** 哈加及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

征服希贾兹和伊拉克，当时阿布杜拉·伊本·珠伯尔仍在那里行使统治，由他的弟弟担任伊拉克总督。这时，阿布杜拉担任麦加的独立的哈里发已有九年，但是他的对手哈加及是个古怪的人。他原来是个学校校长，但他一旦成为军人，即在军事战斗方面表现出惊人的精力、决心，乃至残忍，他的名字竟然成了倭马亚朝所有反对派的一种恐惧。他首先攻打麦加。既然对圣地不抱任何敬意，他便把它当作一座普通的要塞，用大火和飞石攻打。难怪人们长久以来一直认为，倭马亚人从未真正了解和尊重伊斯兰教的精髓。哈加及向圣房庭院发射雨点般的飞石，千方百计地攻占这块地方。阿布杜拉的母亲阿斯玛是哈兹拉特·阿伊莎的姐姐、艾卜·伯克尔的女儿。她是一位受人敬重的老妇人，身体虽然脆弱，内心却充满着早年伊斯兰英雄的火焰和气质。她鼓励她的儿子英勇奋战，而他则顽强抵抗，同优势的敌人长期周旋。他的果敢和英勇保卫都无济于事，因为哈加及是个铁石心肠的人。阿布杜拉在一次突围中战死，敌军砍下他的头，送往大马士革。哈加及把他的无头尸体悬挂在麦加城头，其他人也遭到同样可怖的下场。麦地那已被征服，而今麦加又被攻占。随着麦加的陷落，希贾兹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已一去不返。大部分幸存者离开麦加，到遥远的非洲或西班牙前线去，在那里仍可获得荣誉。

**哈加及征服阿拉伯**　战败阿布杜拉之后，哈加及将注意力转移到希贾兹，后又转向阿拉伯最南部的省份也门。在这些地方，他遇到了顽强抵抗。他用了两年的时间，将阿拉伯半岛重新置于倭马亚朝的统治之下。他的成功是全面的，因为他不仅击败了他的敌人，而且摧毁了他们的意志。这时他转向伊拉克，征服这个风暴中心，现在更易于完成了。他是

如何征服的，阿拉伯历史已有记载。

**征服伊拉克** 哈加及是个精明的战略家，如果正面攻击不能奏效，他很快就改为迂回方式。征服伊拉克时，他只挑选了十二名随行人员，佯装为驼夫，悄悄地进入库法。那一天正值礼拜日，虔信者们聚集在库法大清真寺。他同其他人混在一起，当时机成熟时，他便脱去伪装，突然跳上讲坛。这时他解开蒙在面上的头巾，发出铿锵有力的声音。他说："库法的人们，我看你们的脑袋已经长熟了，该割下来了。你们总是制造灾难，但是这一次你们干得太过分了。灾难总有尽头。请相信我的话，结束的时候到了。我的剑将使它结束。"库法人全都惊呆了，因为他的话不是凭空吹牛。他们听说过他，知道他不把生命当回事。这样，他便把恐怖刺进了顽固者们的心脏，而且不久就把威胁变成了行动。他血洗了库法城及其邻近地区，对所有反对者进行了长时期的屠杀。某些史学家甚至断定，他屠杀了十万人。这可能是一种夸张。可是如果说，他虽是一位优秀的将军，一位出色的管理者和一位具有胆略和远见的人，却是继叶基德之后，穆斯林历史上最令人憎恶的人，这决不是夸张。

**穆罕默德·伊本·卡西木(712年) 征服下信德** 说来也巧，刚巧是哈加及的年轻的侄儿穆罕默德·伊本·卡西木奉命前往惩罚下信德王，因为他保护抢劫阿拉伯人商船的海盗。横跨马克兰和现称为拉斯比拉、卡拉特的陆路远征历时达二十余年。发生过多次战斗，穆斯林军占领了提兹港以及芬那兹普尔、库兹达尔、坎达比尔等重镇。但在哈加及时代以前，对信德系统的、大规模的战争尚未开始。正是他的侄儿和女婿、年轻的穆罕默德征服了这个地区，并成功地在印度确立了伊斯兰教。穆罕默德于712年征服下信德，713年征

服尼伦（现海德拉巴）。之后，他又挥军北上，直抵木尔坦。至此，信德和下旁遮普便被永久归于伊斯兰哈里发国家的版图。

**征服喀布尔和中亚** 哈加及派他的另一名将军阿布杜勒·拉赫曼·伊本·穆罕默德前往征服喀布尔的突厥国王，因为他拒绝纳贡，阿布杜勒很快便使他拜倒在自己的脚下。哈加及的第三位、也是更有名的将军是库塔巴·伊本·穆斯林，他被任命为呼罗珊总督。库塔巴于705年渡过乌浒水，征服包尔科和布哈拉。接着，他征服了整个撒马尔罕地区，穿越花剌子模，直抵里海。公元713年到715年，他率军进入法哈纳，在现在称为远中亚的地区确立了伊斯兰的统治。

**拜占廷人和柏柏尔人** 阿布杜勒·马立克还必须同北部的拜占廷人抗争。他们趁穆斯林本土发生内战，侵犯穆斯林的小亚细亚边界。阿布杜勒于是向小亚细亚派遣一支军队，于塞巴斯托波里战败拜占廷人。穆斯林军继续前进，于707年占领特亚纳、沙迪斯和普加茅斯等重要城镇，并于716年进攻君士坦丁堡。在非洲，穆斯林军队甚至获得了更大的胜利。阿布杜勒起用著名的乌卡巴的副官珠伯尔，担任那个地区的穆斯林军队的统帅，派遣他前往讨伐闹事的柏柏尔人。珠伯尔肃清了那里的柏柏尔人和罗马人，但他犯了一个错误，把军队派进了山区，而在凯尔万的大本营仅留有一、两个守备队。结果在一天夜里，他为柏柏尔人所惊醒，受到包围并被杀死。于是阿布杜勒又把哈申·伊本·纳曼（693—700年）派到那里，他打败了柏柏尔人和罗马人的联军，再克凯尔万城，并在埃及舰队的帮助下，攻占迦太基。柏柏尔人在一个名叫卡希娜的女首领领导下再次起义，但又被击败。在这之后，他们虽未皈依伊斯兰教，但也未制造麻烦。

**帝国的阿拉伯化** 阿布杜勒·马立克不仅以他的征服著称，而且以其国家的阿拉伯化而引人注目。直至那时，希腊语和巴利语一直作为国语，使用的金币是希腊的或波斯的金币。而今阿拉伯语成为国语，阿拉伯金币代替了希腊金币。内务管理也逐渐由阿拉伯人或新改宗者接管过来。阿布杜勒还以其在耶路撒冷建立一座大清真寺而著称，这座寺叫做圆顶寺。他还在哈里发国家推行了正规的邮政事业。穆斯林被免除了天课以外的一切税务。但这项措施的优越性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一方面它使新改宗者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并加入军队，成为新信徒；另一方面，它又使国家收入受到损失，因为新改宗者缴纳的税额，少于穆斯林；而且，一旦他们加入军队，就不仅被免除一切税务，甚至可以得到一笔薪俸，这就使国库倍受损失。但是它为伊斯兰教提供大量兵源，也许阿布杜勒之所以采取这项措施，正是因为他需要有大批军队去进行武力征服。

**十叶派和哈瓦立及①派** 阿布杜勒当政时期，十叶派已较好地组织起来。伊玛目的观念已开始形成，虽然只是到了后来，它才发展为正式的教条。哈瓦立及派的信仰也有所加强。该派为社会主义激进派，认为任何穆斯林，只要立场好，都可以被选为哈里发。这是直接违反十叶派信条的，十叶派规定哈里发是神授的，只能由高贵的侯赛因烈士的后裔担任。哈瓦立及派注重善行，并天真无邪地宣布，任何犯有大罪的人，便是背离了伊斯兰教。这两个宗派不仅激烈地互相攻击，而且又都反对倭马亚朝。这时每一派都还无所作为，但当倭马亚朝开始衰落时，他们便以其坚决的反对、叛离的

① 一译赫瓦利吉派。——译注

倾向和颠复性的手段，加速了它的灭亡。

**阿布杜勒·马立克的成就** 我们一定不要低估阿布杜勒的成就。他巩固了哈里发国家，虽然在其统治初期，他的将军们不得不付出流血的代价。他是一位出色的施政者，一位有思想的人。他知人善任。虽处事有些生硬，但必要时，他也能运用策略。他实现了国家的世俗化，扩大了伊斯兰国家的版图。作为一国的君主，只有极少数的穆斯林可以同他媲美。

**瓦里德（705—715年）** 阿布杜勒由他的儿子瓦里德继任，他的统治时期以征服西班牙著称。哈申·伊本·纳曼已征服柏柏尔人，但在他死后，又委任一名更有名气的将军，作为他的继任者。此人即是穆沙·伊本·努赛尔，他把伊斯兰教的领土一直扩充到大西洋沿岸，并任命他的副官、释奴塔里克为唐吉尔总督，唐吉尔是大西洋沿岸的一座城镇。也正是这个塔里克，征服了西班牙。

**征服西班牙（712年）** 哥特人统治西班牙已有相当一个时期，可是到709年，西班牙的年轻国王被篡政者罗德里克所推翻。被废黜的国王向塔里克求救，请他来帮助他恢复父亲的王位。于是在710年，塔里克派了五百名柏柏尔人前往侦察并向他报告。得到事态的报告后，塔里克亲自率领七千名军队，横渡大西洋，在半岛的南端登陆，这块地方以他的名字被命名为贾比尔—塔里克或塔里克山，现称为直布罗陀。塔里克是一位杰出的将军，他经过一阵旋风似的战斗，征服了马拉加、科尔多瓦、格拉纳达和托莱多，实际上征服了安达鲁西亚的所有重镇。非洲总督穆沙·伊本·努赛尔听到这个消息后——这或许可以理解为出于对塔里克的忌妒——亲自率军来到西班牙。但塔里克这时已同罗德里克交

战，并于711年7月19日，给他以粉碎性的打击。不久，这个国家的其余地方也相继落入穆斯林征服者的手里。

**穆沙在西班牙** 穆沙于712年6月率一万之众到达西班牙，全部士兵一色为阿拉伯人。他征服了麦底那、西多尼亚、塞维尔和梅利达。他对塔里克未等他到达就征服了西班牙的四分之三地区极为忿怒。据说，他甚至为塔里克违抗命令而抽打了他。这或许确有其事，或者只是关于这位神话制造者的一种异想天开的虚构，但他决不能夺走这个年轻将领的不朽的荣誉。对西班牙的征服继续进行，到713年末，整个西班牙被置于穆斯林的控制之下。不久，穆沙便停止前进，以巩固他的地位，尤其因为他现在已经是非洲和西班牙的联合总督。但事态不容许他长期执掌权力。

**穆沙被召回** 冷酷的命运实在是难以捉摸的。据说，现在轮到瓦里德来指责穆沙犯了同塔里克一样的错误。他的过错是违抗军令。听说穆沙的权力愈来愈大，瓦里德开始对他产生戒心。邪恶、忌妒的谋士们又在背后煽风点火，于是瓦里德把他召回大马士革。穆沙留下他的儿子阿布杜勒·阿齐兹担任指挥官，他自己带着无数金、银、宝石等战利品，返回大马士革。据记载说，由俘虏的王子、公主和携带礼品的奴隶们组成的仪仗队长达数里之遥。京都极少见到象这样凯旋而归的仪仗队。只是在那遥远的罗马帝国的辉煌时代，凯旋而归的将军们才有机会观赏如此壮观的场面。穆沙回到大马士革时，瓦里德已重病不起，但他肯定了这位伊斯兰奴仆所建立的功勋，并盛情接见了这位总督。可是瓦里德的继任者、他的弟弟苏赖曼却容不得人。瓦里德死后，他污辱了这位征服者，解除了他的官职，没收了他的全部财富；这以后，穆沙从未回到西班牙。对一位伟大将军的这种处置，是

一件耻辱行为，但暴君往往是憎恶他人成就的。穆沙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穷困地死去。塔里克的境遇也并不比他好。甚至穆沙的儿子、当时的西班牙总督阿布杜勒·阿齐兹，也被解除了职务。或许大马士革的哈里发担心这些征服者会成为遥远西班牙的独立君主。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给予穆沙、塔里克和阿齐兹的待遇都是不可原谅的。因此，穆斯林将军们出于对专制者的暴虐和反复无常的猜疑，一旦可能，便要为自己留条后路，这是不足为怪的。

**穆罕默德·伊本·卡西木（714年）** 同样的事又发生在年轻的信德总督穆罕默德·伊本·卡西木的身上。当时，他与印度教徒关系良好，受到众人的喜爱。但是，当哈加及·伊本·优素福于714年死后，当这个怪物经过二十年能干的、甚至是杰出的统治之后——在这期间他恢复了伊拉克的经济和管理，相当规模地扩充了哈里发国家的疆域——哈里发召回了穆罕默德·伊本·卡西木，把他杀掉了。后来证明，对他的指控纯属捏造。他的死可能是由于反哈加及派朝臣的阴谋所致。阿布杜勒·马立克和瓦里德的第三位大将军是库塔巴，他死于呼罗珊的内乱。至此，这个时期的所有伟大的将军便不复存在了。人们为这些伊斯兰勇士的悲惨命运而忧伤，人们也觉察到，对这些将领们的冷遇，注定会挫伤各地士兵们的士气。此后，穆斯林征服者们从未进行如前规模的征服，这是不足惊异的。

**小亚细亚** 北部前线亦无例外。早在瓦里德执政时期，就有过相当多的军事活动；700至701年，占领西里西亚，714年占领加勒底亚。当时还做了大量准备，计划从海、陆两路进攻拜占廷，但未能实现。然而，穆斯林军队在小亚细亚本土取得了许多战绩。因此，瓦里德时代是一个如同阿布杜勒·马立

克时代一样的征服时期。

**瓦里德的性格** 瓦里德比他父亲阿布杜勒·马立克更为慈善、宽厚。他建造了许多漂亮的建筑，建立了学校和医院，确定了对病弱者和穷人的施舍制度。他还建造了孤儿院、盲人院和精神病院，规定了市场的标准价格。他鼓励文学、艺术。尽管叙利亚人把他看作是理想的君主，但他骨子里却是个专制主义者，有时他也会象他父亲那样暴虐。在他当政时期，伊斯兰的力量达到了顶峰，他是那时世界最强有力的统治者。

**苏赖曼（715—717年）** 瓦里德的继任者苏赖曼，除受骗再次进攻君士坦丁堡而外，毫无名气。据信，拜占廷将军里欧曾前来向他献策，诱其进攻君士坦丁堡。苏赖曼被说服，派他的弟弟麦斯拉玛率大军北上。攻城队已经组织好，并以极大的努力发起攻击，麦斯拉玛甚至还分兵征服了外围地区。但就在这时，拜占廷皇帝突然死去，人们秘密向里欧许诺，如果他前来援助他们，他们便拥戴他为皇帝。这个先前出卖他的人民的怪物，而今又背叛了麦斯拉玛，站到了拜占廷人方面，当上了皇帝。由于他了解麦斯拉玛军队的底细和作战部署，他又是一个出色的将军，因此他不费力气就可以重创麦斯拉玛的军队。麦斯拉玛只得解除围攻，返回国内。这次远征确实是一次劳民伤财的败举。

**麦斯拉玛失败的后果** 据某些史学家的推断，这次失败对欧洲的命运也至关重大，因为它阻止了阿拉伯人横扫欧洲。这种看法不能说是公道的，因为自瓦里德时期以后，穆斯林从未在其他地方作过大规模的征服。显然，穆斯林在第一次扩张的浪潮之后，已经精疲力竭。阿拉伯人的征服已达到极限，他们未再进攻君士坦丁堡。可是，他们的名字所引起的

恐惧犹在，后世的史学家们也就把从穆斯林军队下拯救欧洲的桂冠，按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件的头上。在苏赖曼统治时期，穆斯林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并在穆沙·伊本·努舍尔的继任者胡尔·伊本·阿布杜勒·拉赫曼的统率下，侵入法国南部，屯驻于加龙河谷。

**欧麦尔二世（717—720年）** 苏赖曼之后，他的堂弟、虔敬的欧麦尔·伊本·阿布杜勒·阿齐兹就任哈里发。他是倭马亚朝唯一受到阿巴斯史学家们称颂的哈里发，这些史学家们大都敌视倭马亚家族。他虔敬、仁慈，好施乐善。穆阿维叶曾把一种邪恶的仪式引入“呼图白”讲道中，这种讲道通常在聚礼后举行，他和他的后继者们经常在讲道中公开诅咒阿里。欧麦尔二世废除了这种令人厌恶的仪式。他确是一位极为善良的人，以至被尊为倭马亚朝的圣徒。他生活非常俭朴，穿着打满补钉的衣服。他在财政方面做了某些改革，如免除了非穆斯林的课税，这虽然值得称颂，实际上却有损于哈里发国家的利益，因为它使国库空虚。他停止了在北部的征服，但却无法制止穆斯林军队在西班牙的挺进，在那里，阿布杜勒·拉赫曼于717年越境进入法国后，在纳尔本建立大本营，并从那里继续进军。欧麦尔二世决心恢复伊斯兰民主的真谛，因此他给予新改宗者以同等的地位。我们难以对他的改革作出估价，因为他死时年仅三十九岁，执政不到三年。当然，他在对待异教徒方面不够开明；虽然说不上粗暴，但他毕竟奉行过歧视基督徒的政策，后世曾把这些错怪于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

**叶基德二世（720—724年）** 欧麦尔二世由叶基德二世继任，后者是阿布杜勒·马立克的另一个儿子。他当政时期，除发生一大事件外，没有任何值得注意之处。呼罗珊总

督叶基德·伊本·摩哈拉因债务问题曾被欧麦尔二世监禁。他越狱逃跑到伊拉克，策动他的部族人反叛哈里发。叶基德二世派遣苏赖曼时代的老将麦斯拉玛前往平叛。麦斯拉玛击败了摩哈拉。叶基德二世还试图在埃及实行某些行政改革，他恢复了欧麦尔二世废除的一些课税，但他过于贪图享乐，他的行政管理热情短瞬即逝。

公元721年，穆斯林初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当时驻守在法国南部军团的一位将领沙姆，遭到尤德欧公爵的进攻，于图鲁兹附近战败。在其他方面也出现了麻烦。令人诅咒的、伊斯兰教前阿拉伯的部落纠纷而今在加龙河谷再次复燃，南、北两部的阿拉伯人各据一方，并开始互相厮杀。但总的说来，哈里发国家依然是稳固的，整个这一时期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

**希塞姆（724—743年）** 叶基德二世由大倭马亚家族的末代哈里发——阿布杜勒·马立克的儿子继任。在他当政期间，穆斯林军队虽有过胡尔的继任者——沙姆的惨败身亡，但是自720年起已在法国立住了脚，并在他的后继者阿布杜勒·拉赫曼·伊本·阿布杜拉的率领下，又开始了冒险。他一路挺进到法国中部，所向无敌，直至同法国都督查尔斯·马蒂尔率领的法国联军遭遇于图尔。

**图尔战役（732年）** 公元732年，于图尔附近展开了一场大战。两军激战了整整一天，穆斯林的轻骑兵向法兰克人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配备有重武器的法兰克人坚如磐石。在一次进攻中，穆斯林军的统帅被敌军杀死。穆斯林一直战斗到傍晚，而在当夜，他们便拔营撤退了。当黎明来临、晨雾消散时，已不见阿拉伯人的踪影。这次著名的图尔战役，很难说是法兰克人的全胜。可是许多史学家却把它称

之为世界性的大决战之一。他们说，这次战役阻止了穆斯林的前进，拯救了基督教的欧洲，尽管著名的现代史学家们否认这一点。他们认为，阿拉伯——柏柏尔人已经推进到远离其二十年前的出发点几乎达一千英里之遥。交通线过长，距离过远；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之间又产生了内部纠纷。因此，穆斯林的受阻并不是因为他们被击败，而是因为精疲力竭和内部的不团结。他们无力继续深入，因为他们离大马士革、甚至离非洲也太远。但是，他们在法国又继续了二十余年的征服，或穆斯林所说的“加兹瓦”。他们于734年占领阿维尼翁，而阿维尼翁位于法国东部；743年，他们攻占了里昂，而里昂位于法国的中心。

**阿里派的起义** 希塞姆当政时期，阿里派首次提出哈里发王位的权力要求。伊玛目侯赛因在卡尔巴拉战役中唯一幸存的儿子载德，于库法举行起义，十叶派信徒纷纷聚集在他的周围。他答应采取多项改革，获得大批新支持者。但希塞姆的总督优素福·伊本·欧麦尔轻而易举地镇压了这次起义。载德被杀，他的同党们失散了。一百年后，他的一个后裔在也门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迄今也门的伊玛目派都是他的后裔。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阿里派的一个国家经历了暴风雨的时代。

**反倭马亚朝起义** 希塞姆在位时期，哈扎尔人在南高加索起义，但被镇压下去，乔治亚在一系列的征服中被吞并（727—733年）。呼罗珊、伊拉克和马格里布地区，也都发生过起义，但全都被镇压下去。哈瓦立及派于伊拉克起义，索格德人和阿拉伯人于呼罗珊起义。外乌浒水地区的土库曼人也起义响应，但所有这些起义都被哈里德·伊本·阿布杜拉·卡斯里所镇压。之后，哈瓦立及派又在马格里布举行起义，并联合那里的柏柏尔人，但遭到非洲总督汉扎

拉的镇压。所有这些起义表明，倭马亚人建造的大厦，因哈里发国家内部的破坏活动而发生动摇，不久就要倒塌。

**阿巴斯人穆罕默德的起义** 希塞姆当政时期，还以哈里发王位的另一要求者的起义而值得注意。这一王权要求者即是先知的叔父、阿巴斯的曾孙。起初，他利用十叶派的情绪服务于自己的利益，他的代理人开始在哈里发国家的边远地区呼罗珊发起一个运动。他的鼓动者们策划了一系列反倭马亚朝的宣传运动。他们向人民许诺说，先知的家族将要出一位救世主。阿巴斯家族的权力要求者穆罕默德，手下有一位才智出众的奴隶，名叫艾卜·穆斯林，他是穆罕默德的心腹。艾卜·穆斯林在历史上以“呼罗珊人艾卜·穆斯林”著称；关于此人，我们在后文里会有更多的了解。波斯人开始站在新的权力要求者方面，因为这意味着阿拉伯人政权的覆灭。从根本上说，这是波斯人在慢慢崛起，要求分享穆斯林帝国的统治。

**希塞姆统治时期的特征** 希塞姆喜爱金钱，他因为增加捐税而受到人们普遍的批评。繁重的赋税增加了不满，即使由伊拉克总督阿布杜拉·卡斯里亲手主持兴建的排涝工程和其他灌溉工程，亦丝毫不能平息人们的不满。腐败与日俱增，行政管理愈加无能。纯阿拉伯血统人即阿拉伯贵族，与新改宗者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部落纷争有增无已。内部不团结、互相残杀和秘密增长的仇恨——数世纪以来穆斯林国王和穆斯林王国的一种毒瘤——开始动摇倭马亚朝哈里发国家的根基。

**希塞姆的继任者（743—750年）** 希塞姆的继承人是无能的，他们未能做任何事以改变强大君主的软弱继承人所面临的恶运。他们把大好时光消磨在狩猎和欢宴上，并蓄有

大批妻妾。“美酒、女人、歌舞”——所有帝国可诅咒的三位一体，为末期倭马亚朝带来了卑贱的结局。末代国王麦尔旺二世是位能干的君主，但他来得太晚了。希塞姆已由他的侄子瓦里德二世继承王位。人们曾指望瓦里德二世能挽回早年倭马亚朝的荣耀，但他很快就沉迷于酒色而错过了机会。他的后继人叶基德三世为麦尔旺所推翻。麦尔旺的父亲曾任美索不达米亚总督。

**麦尔旺二世(744—750年)** 麦尔旺二世是一个颇为能干的斗士。他行动敏捷，是一个出色的组织家，但他是个偏执者，不能容人。在他就任期间，南、北部阿拉伯人之间的部落冲突已达到顶点，尤其在呼罗珊。这种竞争由来已久，名目繁多。

**毛德尔派与希木叶派** 双方分别以卡伊斯派和卡尔布派著称，又以毛德尔派和希木亚派著称。毛德尔派或卡伊斯派，大部为希贾兹和北部阿拉伯人；希木叶派或卡尔布派，大部为也门人或南阿拉伯人。由于双方各自代表那时业已明确显现的两个教派——逊尼派和十叶派，因之又产生了另一复杂性。毛德尔派大都是逊尼派，而希木叶派则倾向十叶派。这两大集团到处争执：在印度河谷和尼罗河谷；在寒冷的呼罗珊地区和非洲山区。他们还在安达鲁西亚和西西里岛互相战斗。双方之间的残酷斗争一直延续到现代，为伊斯兰教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倭马亚朝的末代哈里发麦尔旺二世为毛德尔派所拥戴，因之希木叶派就成了他的反对派，他们这时在遥远的呼罗珊加入了反倭马亚朝宣传活动。那时，阿巴斯族人穆罕默德的得力助手艾卜·穆斯林正在四处煽风点火，反对倭马亚朝。麦尔旺二世并非属于无能之辈，但对他的王室不幸的是，他还有其他一些棘手的事需要处理。他低估了艾卜·穆斯林宣传活动的重要性。

**阿巴斯族人伊卜拉欣和倭马亚朝的灭亡** 穆罕默德·阿巴斯之子、伊卜拉欣·阿巴斯，终于在公元740年于呼罗珊扯起他的黑旗。他有意选用黑旗，同倭马亚朝的白旗适成对照。他的能干的代理人艾卜·穆斯林①已为他准备好了良好的条件。他佯装真心实意地为阿里家室而战的姿态。十叶派人加入了他的行列，哈瓦立及极端派也与他共操大业，因为他们对倭马亚人的不当统治早已深恶痛绝，要求来一个改变。呼罗珊总督纳赛尔·伊本·赛亚尔请求哈里发派兵增援，但援军迟迟未到。于绝望之下，纳赛尔弃职逃走，带领他的忠实部队撤出呼罗珊首府麦尔夫。艾卜·穆斯林的著名将军卡塔巴紧追于后。麦尔旺二世突然意识到局势的危险性，派大军前往镇压，但已为时过晚。阿巴斯军队长驱直入，节节胜利。他们一直挺进到伊拉克，攻占库法。阿巴斯人首领伊卜拉欣·伊本·穆罕默德战死在伊拉克。于是他的弟弟公开站出来，宣称自己就是众人期望的救世主。人们感到受骗了，因为他们指望阿里家族的一个后裔出来领导他们，但已无能为力。阿巴斯人干得很有起色。倭马亚军队兵败于扎布河，麦尔旺二世逃到埃及，在那里他于公元750年被抓获并被处死。穆阿维叶建立的、历时九十余年的王朝就此宣告结束。

**阿巴斯人的报复** 阿巴斯人现在决心要根除倭马亚王室，他们的一位将领阿布杜拉决心不留任何情面。750年6月25日，他邀请八十名倭马亚朝的王公、贵族，前往艾卜—福特鲁斯城赴宴，该城位于巴勒斯坦加法附近的奥加河畔。

---

① 艾卜·穆斯林（一译阿布·穆苏里姆），是747年呼罗珊起义的领导者。阿巴斯利用了这次起义推翻倭马亚朝，自立为哈里发，建立阿巴斯朝。——译注

席间，他把他们全部杀掉了。只有阿布杜勒·拉赫曼·伊本·穆阿维叶及时意识到危险，从就近的窗口跳入下面的河水中。他游到对岸，设法逃跑了。阿巴斯的军队虽然四处搜索，这位勇敢、机警的亲王却逃到了西班牙，并在那里建立了他自己的王朝。阿巴斯人甚至对倭马亚朝的死者进行了可怕的报复。他们掘开了倭马亚朝哈里发们的坟墓，污辱他们的尸体。乾坤已经扭转，哈申族人执掌了政权，他们要报复实际的怨仇，也要报复想象中的怨仇。这样，他们便为在倭马亚朝下遭受过痛苦的侯赛因烈士和其他哈申族人，报了仇，雪了恨。可是，这并不是一个令人开心的故事，它只能使人回忆起令人恐怖的伊斯兰教前的阿拉伯。

**倭马亚朝的成就** 我们现在需要把话题转向倭马亚朝治下的哈里发国家的组织机构。穆阿维叶是进行改革的第一个统治者。最初，他沿用了拜占廷和波斯的行政区划，渐渐地，他把哈里发国家的广阔地区划分为五个辖区。

（1）伊拉克辖区：包括巴士拉、库法、波斯大部和阿拉伯半岛东部。后来驻库法总督被许可配备两个副总督，一个辖东北部呼罗珊和外奥克萨斯行省；一个辖信德和旁遮普行省。

（2）希贾兹辖区：包括也门和阿拉伯半岛中部。

（3）加吉拉辖区：包括介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北部地区—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中部小亚细亚的毗邻地区。

（4）上、下埃及辖区。

（5）非洲辖区：包括从北非到埃及西部以及西西里岛和西班牙。首府设在突尼斯的凯尔万城。

**辖区的组织机构** 总督下设三位官员，分别执掌政务、

税收和宗教组织。宗教部门的长官同时也是司法部门的长官，但其辖制权仅限于穆斯林。非穆斯林的法律问题和法律争端须交由他们自己的宗教领袖处理。早年时，先知和哈里发们以及后来的将军和省督们，都自己执掌过法律，尽管一些史学家，如金迪和伊本·库塔巴都断言，哈兹拉特·欧麦尔早在公元643年，就在埃及和叙利亚任命了首批伊斯兰教法官。但自穆阿维叶时代起，才有了从教法学家中任命的法官。这些教法学家都是《古兰经》和"圣训"专家，根据"沙里亚"执法，行使法律。

**军事组织机构** 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甚至在伊斯兰教初期，都未曾有过大量的军队。征服拜占廷和波斯帝国之后，他们从敌人那里学会了组织军队，并加以效法。武器多少总是相同的：枪、剑和弓。阿拉伯人同拜占廷人一样，身披轻甲，步兵和骑兵也大同小异。军队的组成总是包括前军、右军、左军、中军和后军，这些编制也都保留下来了。当时进攻训练包括三件重武器的操练，即弩炮、射石机和破城锤。倭马亚朝开始时拥有六万常备军，主要由叙利亚人，或叙利亚——阿拉伯人组成，但军队数量必定是逐渐减少。麦尔旺二世未经几战就丧失了他的帝国，显然，他那时不可能有大量常备军。无疑，自穆阿维叶，或阿布杜勒·马立克时代起，军队的士气和纪律都已大不如前了。

**穆斯林的社会结构** 阿拉伯人开始时把世人简单地区分为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非阿拉伯人被他们称为"蒙昧的人"。然而，逐渐形成了四种分别。

（1）阿拉伯人：他们构成各地的贵族，因此享有特权、津贴或赐金。这个阶级当然从哈里发的家族算起。主要官职如掌管封地和指挥军队，通常归于这些阿拉伯人。如同一切

贵族一样，他们原本具有某些非常高尚的品质，但是正如常常发生的那样，他们堕落了。

（2）新穆斯林或新改宗者：改宗对于非穆斯林一向有着诱惑力，因为穆斯林不必缴纳人头税，初时连土地税也不必缴纳。随着愈来愈多的人逐渐成为新改宗者，各地的税入也随之下降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到了后来，被称为新穆斯林的改宗者在人数上已超过了阿拉伯人。由于他们享受不到征服种族的特权，他们的志趣便转向了学识和科学。倘若这些追求不能使他们得到满足，他们就从事政治，这也许就是这些无才者可付诸的最后手段了。他们赞助各式各样的事业，到处加入不满者的行列。伊拉克的十叶派，哈瓦立及派和后来的卡尔马特派，大都是新改宗者。

（3）第三等级是顺民，包括基督徒、犹太教徒、后来的祆教徒乃至柏柏尔人。这些被征服的顺民须缴纳人头税和土地税，与此同时他们也得到相当程度的宽容。他们拥有自己的法庭和宗教组织。除了象欧麦尔·伊本·阿布杜勒·阿齐兹这样罕有的例外，穆斯林的哈里发和统治者们大都非常宽容。欧麦尔曾颁布过一项命令，对基督徒的服式和其他个人自由，强行作了一定的限制，但在他死后不久，这些限制即予取消了。

（4）最后一个等级是奴隶。他们来自各地，包括蒙古人、高加索人、欧洲人、印度人和非洲人。奴隶得自于战争，或作为赠礼，或通过买卖。有一个时期，只有极少数的穆斯林没有奴隶；许多富人拥有上千名的奴隶。奴隶主可以娶女奴为妻妾，女奴生的孩子可以继承产业。生有孩子的奴妾被称为“孩子的妈妈”，其地位仅略低于奴隶主的妻子；所生的孩子自然是自由人。奴隶在伊斯兰教下得到的待遇，

要比在其他任何地方优厚得多，释放奴隶一向被视为一种善行。释奴作为被保护人服侍主人，如果主人未留有子嗣，甚至还可以继承主人的财产。释奴如有特殊的品质或才干，亦可同主人的家室通婚。

**社会生活** 人民的生活是君主和统治阶级生活、情趣与态度的总的反映。倭马亚人已经习惯于富足生活，他们很快便感觉到，他们在王公贵族的更广阔的天地里是些行家里手。他们获得了王公、贵族们的情趣和习惯。穆阿维叶平生从不沾酒，而他的儿子叶基德却杯不离口，有人甚至称他为“酒徒叶基德”。瓦里德二世更是一个道地的酒鬼，《乐府诗》里甚至有一段关于他建造的浴池的绝妙的描绘，据说这座浴池涌流的是酒，而不是水，因为叶基德在坐浴时要饮酒。这类故事只有象《乐府诗》这类著作才能记述。瓦里德是倭马亚王朝的著名浪子。关于他沉溺于酒色和低级趣味，《乐府诗》的作者阿布尔·法拉吉提供了许多亲身的见闻。

**倭马亚人的兴趣** 倭马亚人还有其他兴趣爱好，其中尤以骑马和狩猎更能体现大丈夫气概。叶基德一世养有许多猎犬，出猎时还带着一只驯豹。瓦里德一世组织过赛马活动。阿拉伯人一向喜爱骏马，甚至早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他们就经常举行赛马。王公、贵族们都饲养有大量马匹，喜爱组织规模盛大的赛马活动。

**妇女的地位** 妇女，尤其是贵族家庭的女子，享有许多自由。她们赞助艺术，喜爱吟诗舞文。甚至出现了赞颂哈里发王室妇女美貌的诗歌。穆阿维叶的女儿阿迪卡是一个著名的美人，而他的孙女，另一个阿迪卡——哈里发马立克的妻子，是一个才貌双全的贵妇人。然而，在早年时代最有名气、最有文化的两位妇女，则是希贾兹人，其美貌和智慧远

近皆知。这两位标准美人，一个是伊玛目侯赛因的女儿苏卡伊娜；一个是塔拉的女儿阿伊莎。她们是那时妇女情趣的真正楷模。《乐府诗》——这部图画般的历史故事的珍品，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这两位妇女在麦地那和塔伊夫享有的声誉。

**知识生活** 倭马亚朝在知识方面没有任何可引为骄傲的东西，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阿拉伯人初时几乎毫无知识传统；他们所仅有的，只是他们的诗歌、民谣和一种启蒙性的宗教意识。他们毫无学识，因为学识是大城市定居生活和文明生活的产物。那时的阿拉伯，只有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城市，而它们又仅有商业或宗教的背景。由于阿拉伯人同具有丰富知识遗产的希腊人、罗马人、叙利亚人、波斯人以及帝国远东边界附近的印度人发生了联系，他们不久就发现了知识的乐趣。由于智慧敏锐，他们学得很快。确实，人们曾经认为，在世界史上学得最快的莫过阿拉伯人，他们一旦有了学问，就以其献身于宗教和世俗生活的那种热情，追求文学志趣。

**阿拉伯人生活的变化** 头一个重大变化是阿拉伯人的国际化。他们同他们所遇到的各民族的人互相通婚，渐渐打破了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之间的隔阂。终于在纯阿拉伯血统的阿拉伯人与被同化的波斯人之间已找不出任何区别。经过数代人以后，每一个穆斯林都逐渐被当作阿拉伯人，这具有强烈的刺激性。无论在某一学科上取得什么样的进步，或者在某一科学领域作出任何成就，都被看作是阿拉伯人的一种胜利。波斯人、叙利亚人、科普特人和柏柏尔人，这时全都同阿拉伯人共同探索以往的知识财富。这样，便产生了一种同种族感和一种世界大同的观念。

**两大中心** 倭马亚时期涌现出两大中心。麦加和麦地那

逐渐成为理想的退休地，一些结束了供职生活或发了大财的人，纷纷来这里定居。一排排的别墅矗立于麦加和麦地那的郊外。退休者们带着贴身奴隶，来这里寻求安适。这样便刺激了两种生活：一是娱乐生活，它源自于财富和消闲；一是知识生活，它通常是悠闲自得的产物。这里还建有许多娱乐场所，诗人、学者和乐师们来这里聚会，展示他们的才智。但是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学者和圣训学家们的安居生活，诸如阿布杜拉·伊本·欧麦尔、艾卜·阿布杜拉·伊本·阿巴斯、阿纳斯·伊本·马立克等学者名流都居住于此，他们以熟知先知及其时代的故事而闻名。他们是伊斯兰传统学——圣训学的奠基人。阿伊莎——她在中年时代成为一位博学的贵妇——在这里过着幽静安适的退休生活，许多人都通过她来了解先知的生平和言论。

**库法——巴士拉**　然而，这个时期真正的知识火花，是从伊拉克的姊妹城——库法和巴士拉迸发出来的。这两座城市最初只是军营，不久便成为巨大的政治与商业中心，且非常富足。它们吸引了许多来自阿拉伯、波斯、甚至远自呼罗珊的移民，以致在穆阿维叶死时，巴士拉已成为一座号称三十万人口的城市。居民并非全能讲阿拉伯语，因此不得不开办学校，规定教学方法，从事语言学研究。在此之前，阿拉伯语基本上是口头语言，而今则迫切感到需要确定语法规则。因此，阿拉伯语法的奠基人为穆阿维叶时代的巴士拉人、艾卜·阿斯瓦德·杜阿里，这是毫不令人惊奇的。第一部阿语辞典也是巴士拉人编纂的，此人叫卡里尔·伊本·阿赫默德，生活于阿巴斯朝初期。穆斯林教律学的创建者也是巴士拉人。最早的创建者有哈桑·巴士里和希哈布·祖里。哈桑的影响尤大，威望甚高。就思想方面而言，大多数宗教运动都

可以追溯到他那里。伊本·哈里肯编纂的名著《穆斯林名人录》，在记述哈桑之死时写道，当哈桑于728年10月的一个礼拜日去世时，全巴士拉的人都参加了他的送葬仪式，以致那天的主麻聚礼也被中断了。据伊本·哈里肯所记，这是"穆斯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

**库法**　库法在伊斯兰圣训学上出了两大名人，一是阿布杜拉·伊本·麦斯欧德；一是艾米尔·伊本·夏拉希尔·夏比。夏比是一位大学者，后来的大教长艾卜·哈尼法即是他的弟子。由于穆阿维叶和倭马亚朝早期哈里发们对于昔日国王和君主们生平的兴趣，刺激了关于先知及其伙伴们事迹的搜集工作。在这个领域，以两个人最为突出：一是阿比德·伊本·夏尔亚，著有《国王生平实录》和《古人史记》；一是犹太新改宗者卡布·阿巴尔，曾任穆阿维叶的宫廷教师和谋士。

**穆尔太齐赖学派**　倭马亚朝晚期，在巴士拉还产生了另一个运动。这就是瓦希尔·伊本·阿塔创立的学派。他把理性主义的方法运用于宗教研究。他阐述了一种学说，认为犯有大罪的人，既不是信仰者，也不是非信仰者。据瓦希尔的看法，这种犯罪者介于二者之间。这是一种怪异的立场，正统观点把它视为是对真理的背离。这样，瓦希尔和他的追随者们便被认作背离了正统学派，故称"分离派"或"穆尔太齐赖学派"。瓦希尔是哈桑·巴士里的学生，相信意志自由。穆尔太齐赖学派还传讲另一种教义，他们称之为"独一性教义"。他们认为，真主是独一的；真主的独一性，只有将神的属性当作力量和智慧才能成立，而生命则被看作是独立于真主和在它之外的。穆尔太齐赖学派以其理性主义观点探索全部宗教问题，在部分阿巴斯人中间声望颇高。

**诗歌**　伊斯兰教早期诗人不多，但是当一切就绪、阿拉

伯人成为统治种族时，朗朗的吟诗声便绕绕不绝于耳。这里仅能提几位诗人——两位抒情诗人和三位叙事诗人。前两者以情诗见长，当然风格上不尽相同。第一位诗人是欧麦尔·伊本·阿比·拉比亚，素有阿拉伯的奥维德之称①。他属于古莱氏家族，但对圣事不大用心。他的情诗以感情热烈、手法巧妙见称。他是倭马亚时代妇女美貌的最伟大的讴歌者。他的诗歌题材新颖、多样，尽管始终洋溢着对美女的爱慕。另一位诗人是贾米尔·欧德里，他推崇纯洁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但由于他手法委婉、语言朴实而诚挚，因此他的诗读起来并不枯燥。被认为是莱拉的著名情人、卡伊斯·伊本·穆拉瓦的抒情诗，也属于这时期的作品。但是埃及大学者塔哈·侯赛因博士推翻了一般公认的看法，即所谓卡伊斯是上述诗歌的作者，因为从诗中可以看出，《加兹尔斯》(Ghazals)同《鲁伯亚特》(Rubaiyat)一样，属于不同时期的作品，虽然主题一致，却非出自一人手笔。除希贾兹的这些诗人外，还有伊拉克的法拉兹达克、贾里尔和阿克达尔的"三重奏"。他们写叙事诗，也写抒情诗。他们的讽刺诗写得极为尖刻，尤其是法拉兹达克和贾里尔合写的讽刺诗。阿克达尔是个基督徒，但他的诗歌充满着同他的兄弟诗人同样的气质。这三人是阿拉伯人的诗祖。

**科学和教育**　这时还没有象巴格达、科尔多瓦、撒马尔罕和德里晚期出现的，作为装饰门面用的那种类型的学校和研究院，因为在阿拉伯贵族看来，年青人在引用合适的诗句时，能读，能写，能懂，又有大丈夫气概，了解高超的剑术和狩猎，就算受过良好的教育了。然而，他们有清真寺作为

① 奥维德是古罗马的早期诗人。——译注

最原始的学校，男童们在那里学习《古兰经》的阅读与书写。关于科学和其他知识，阿拉伯人了解甚少。但他们对医学已经有了兴趣，我们在这门学科里可以举出一些著名的人物。属于这个时期的有哈里斯·伊本·卡拉达，他在药物学上获得了声望，还有一些人，大都是犹太人、希腊人或波斯人。阿拉伯人还热心于炼金术和天文学，早在倭马亚时期就曾下令翻译有关这方面的文献。

**建筑** 阿拉伯人精心于建筑，而不大注意美术雕刻。从简单的结构开始，他们逐渐发展了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汲取了波斯、拜占廷和罗马的建筑特色。由于禁止他们表现动物形象，他们就把自己的想象成果凝聚在镶嵌花样、美化窗格以及逐渐形成的所谓阿拉伯风格方面。早年在库法、福斯塔特、甚至在麦地那建造的清真寺，都未能经受住时间的耗损，但乌卡巴在凯尔万建筑的清真大寺，经过一代代的加固、维修，至今依然屹立着，犹如哈里发阿布杜勒·马立克在摩里亚山建造的圆顶寺一样。摩里亚山是世界最神圣的地区之一，巍峨的所罗门庙曾长期屹立在这里，而在巨大拱顶下面的光滑巨石，则被犹太人奉为圣物中的至圣。那座著名的圣庙，公元70年曾被罗马皇帝提多夷为平地。穆斯林相信，先知在升霄之夜，就是从这里开始他的天堂夜行的。

**其他建筑** 倭马亚朝的大马士革清真寺是瓦里德统治时期的著名纪念碑，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追述。历史记述了倭马亚朝的君王们在叙利亚边境兴建的许多建筑物和要塞，他们在这里退休或玩赏，但现在仅能在废墟里找到它们的遗迹。唯一有趣的文物是后倭马亚朝的一所娱乐场所的遗址。内墙上留有表现人物形象的壁画遗迹。这里可以举出两幅画面。一幅画的是西班牙末代国王罗德里克的形象，他于712年为

塔里克所推翻。这表明，对于表现人物形象的限制正在逐步消逝。另一幅有趣的壁画描绘了妇女在洗浴。画家的笔迹，虽经过一千二百余年的风沙侵蚀，依然清晰可见，线条十分优美，色彩极为柔和。

**哈里发国家的经济效果** 在阿拉伯人到来以前，罗马人曾经是地中海的主人，尽管哥特人、凡达尔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曾经打破帝国的统一，但罗马帝国通过对他们的同化，又恢复了这种统一。地中海经济的统一得以保持下来，其东南角的亚历山大港一向是东西方贸易的大商业中心。罗马人与波斯人之间的战争以及后来拜占廷人与波斯人之间的战争，都是为了打通从叙利亚到美索不达米亚的道路。这点如能实现，波斯湾的海上贸易就将同阿拉伯和红海的贸易连结起来，欧洲就会得到更多的好处。在北部的这项目的落空后，波斯人遂在六世纪征服了也门，企图独霸远东贸易。阿拉伯人一方面征服叙利亚和北非，另一方面又征服了伊拉克、波斯和印度的信德，这样他们便拥有了自己的广阔的海岸线，结果完全控制了同东欧和远东的海上贸易。这是极为有利的，尤其因为红海和波斯湾的海上航道已不再处于互相争夺之下。阿拉伯人开始在东部海域享有新的自由。它的一个间接结果是，他们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更为高昂的热情。这种情况，正如雅典人在公元前五世纪时所经历的，当时他们在驱逐波斯人之后，开始向地中海沿岸殖民，也正如西欧人在复兴时期所经历的。诚如阿诺德·汤因比① 所注意到的，“它是人们精力的一种新的兴奋剂，它刺激了各个领域里的活动——战争、旅行、商业、游记文学、地理学和后

① 阿诺德·汤因比是英国著名的史学家，已故。——译注

来的历史学等方面。”①

**阿拉伯人要求控制地中海** 除海上活动外，阿拉伯人还以其早期的热情，开始沿波斯湾、甚至印度西海岸，进行海上袭击。他们把这看作是民族消遣的一部分。所不同的是，他们现在是驾船于海上或驼行于沙漠里。公元636年，巴林总督奥斯曼曾集中一批船只，勇敢地袭击了孟买附近的印度西海岸；他还派遣他的弟弟袭击印度河口的信德港。他同他弟弟的这些袭击获得了成功，可是他的后继者阿拉却遭到挫折，当时他们把船只停泊在波斯湾沿岸，登上波斯大陆，并一直深入到伊斯塔尔。波斯人毁坏了他们的船只，阿拉不得不强行通过敌国领土，穿越波斯西南部，于公元638年回到巴士拉。这使哈里发欧麦尔不快，但三年之后，欧麦尔同意横渡红海，对阿比西尼亚进行一次惩罚性的远征，因为此前阿比西尼亚人袭击了阿拉伯西海岸。这一次阿拉伯人又被逐回，尽管他们曾劫掠了阿比西尼亚的阿杜里斯港。此后，欧麦尔变得非常审慎，阻止了穆阿维叶的海上冒险，当时穆阿维叶是叙利亚总督。但他的继任者奥斯曼终于同意了穆阿维叶和阿布杜拉·伊本·阿比·沙拉（埃及总督）的请求，允许他们建立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虽在战时由阿拉伯人担任指挥并由阿拉伯船只提供给养，但人员大部为科普特人和叙利亚土著人，因为他们生来就在海上。渐渐地，阿拉伯人开始重视起海洋，并开始加入到国家的海军事业中来。他们在杜汝瓦里战役中象征性地战胜拜占廷海军后，便在东地中海获得了有利地位，甚至开始袭击君士坦丁堡。然而，他们在东地中海水域并未取得他们不久以后在西地中海所获得的那种

①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一卷，72—84页。——原注

优越地位。但在大倭马亚朝时代，无论在东地中海，还是在西地中海，阿拉伯人都可以自由地航行。亚历山大港和费洛斯岛上的巨大灯塔，可能已失去它们在伊斯兰教前的重要地位，但依然被倭马亚人用作海军基地。波斯湾现在已成为穆斯林的内湖，远至库齐的沿岸也都成为穆斯林的领地，结果穆斯林的商船队，伴随着阿曼和哈达拉毛的海上冒险，很快就使阿拉伯海成了他们自己的领海。这就确保了他们到远东商道的安全。由于控制了著名的东方商道，哈里发国家的商业呈现出极度的繁荣。可以千真万确地说，阿巴斯时代巨大财富的秘密，就在于他们控制了东西方商道。

# 第 四 章

# 早期阿巴斯朝[1]

## ——从沙法赫到瓦锡克

**穆斯林世界(750年)** 先知去世后一百一十八年，阿巴斯族人掌握了政权。哈里发国家的疆域仍是东起印度河，西临大西洋，北自中亚的绿色山谷，南至撒哈拉沙漠。在法国南部，穆斯林还在进行战斗，而在小亚细亚又不断发生边界冲突，但是穆斯林作为一支伟大的力量，已为世界所确认。阿拉伯文明具有独自的特色。穆斯林的法律已经系统地提出，艺术和文学开始繁荣，阿拉伯人发展了他们自己的文化。

**穆斯林文明(750年)** 麦地那和麦加已成为文化和情趣的中心；库法和巴士拉则是学术中心。大马士革、福斯塔特、凯尔万[2]和科尔多瓦诸城相继建立。希腊的、波斯的和印度的知识宝库的大门正在打开。阿拉伯各门学科已经建立，并有了自己的原著。行政管理方面已不再完全照搬拜占廷或波斯制度的模式，正形成自己的特点。新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即所谓阿拉伯人问题，正在改变着中东的面貌。“阿拉伯”这个词，已不限于专指沙漠培育的阿拉伯半岛的子孙们，而成为一个普通的概念，这时已适用于整个穆斯林世界

① 阿巴斯朝旗色尚黑，我国史称黑衣大食。——译注

② 一译凯鲁万。——译注

的居民了。

**阿巴斯家族继承的遗产** 阿巴斯家族承袭了倭马亚朝的帝国。这个帝国同早期四代哈里发所力图创建的质朴、刻板，然而却是高尚、富于尊严的社会结构，有着巨大的差别。高尚和尊严保存下来了，而质朴和刻板却已消失。穆斯林历史上从未有过象神圣的倭马亚朝欧麦尔·伊本·阿布杜勒·阿齐兹那样的哈里发。穆阿维叶只是与阿里为敌，并胁迫伊玛目侯赛因，尽管他在谋杀伊玛目侯赛因问题上或许有些可疑之处，但他是无谋杀之罪的；而阿巴斯朝首任哈里发艾布·阿巴斯却是以屠杀手段僭取王位的。

**沙法赫（750—754年）** 阿巴斯朝首任哈里发艾布·阿巴斯竟如此地漠视人类的生命，他竟然在库法大清真寺所做的首次“虎图白”讲道里，狂妄地宣称自己是“沙法赫”，意为“使人流血的人”。他只统治了四年，在他执政期间，除在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等地爆发起义而外，没有其他可书之事。这些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阿巴斯家族所推翻的，是个一度确立的政权，被推翻的倭马亚家族或亲倭马亚分子，一直在反抗阿巴斯人的镇压。其次，阿巴斯领导人的所作所为，使许多追随者大失所望，这些人曾真心实意地相信阿巴斯家族关于阿里后裔将是未来哈里发的宣传。这对于一个象波斯这样具有保王党传统的国家尤为如此。况且，正是阿巴斯将军们对倭马亚家族犯下的累累暴行，使得他们自己树敌过多。结果，叙利亚人和埃及人从未真正地效忠于他们。

**库法的反响** 沙法赫在库法的处境是不妙的。库法的老百姓饱经忧患，对许多灾难记忆犹新。他们亲眼看到了阿里家室的衰亡和倭马亚家族的复灭；他们也深知象载德和哈加及这样的暴君。他们私下嘲笑沙法赫的虚伪，他们还记起了

沙法赫的曾祖父阿布杜拉·伊本·阿巴斯的为人，他曾是哈兹拉特·阿里的书记官；人们怀疑他在阿里家室急需大量钱财时，从国库里盗走了六百多万第尔汗。人们还怀疑他同穆阿维叶或许有过某种默契。作为对他的报偿，穆阿维叶对这笔巨额公款的失窃故意不予追究。阿拉伯人有着良好的记忆，他们是不会轻易忘却和宽恕他的。所以，沙法赫在库法深感不安全，以致不得不在幼发拉底河对岸的安巴尔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宫殿。

**新秩序** 沙法赫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圣洁者。他身披先知在周五聚礼时穿的斗篷，并把学者和教法家们招罗到他的宫廷中来。那些过去从事反倭马亚人宣传的喉舌们，而今又开始把阿巴斯人树为先知的真正继承者。但事实上，阿巴斯家族甚至未能长久地保持纯阿拉伯特征。他们几乎很快便国际化了，逐渐接受了大量波斯影响，以致到了哈伦时代，朝廷内部明显地分成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两个不同的阵营。其后，哈伦的儿子阿明和马蒙为此而相互争斗。阿明亲阿拉伯人；马蒙亲波斯人，结果后者获胜。倭马亚朝和阿巴斯朝之间还有着另一个很早就已显露出来的区别，即在倭马亚朝统治下，阿拉伯的哈里发们是统一的，而在阿巴斯朝，则并非如此。实际上，一个通常不为人们所知的事实是，阿巴斯哈里发国家管辖下的边远省份总是处于半独立的状态。例如，在沙法赫当政时，呼罗珊在著名的“黑旗”领袖艾卜·穆斯林·呼罗珊尼领导下，实际获得了独立。这些处于半独立状态的边远省份的总督们，只是在表面上还保留着阿巴斯朝的体制。久而久之，到一个世纪以后，中央政府竟成了一个影子，哈里发几乎成为他的突厥人卫士手中的一个傀儡，边远省份的总督们纷纷背弃哈里发，建立起自己的王国。

**曼苏尔（754—775年）；起义的平定** 阿巴斯朝真正的奠基者是艾卜·贾法尔，他是沙法赫的弟弟，也是他的继承人。艾卜·贾法尔以“曼苏尔”为尊号，意为“胜利者”。然而，他的首批胜利成果，却是以牺牲他的亲朋们的利益为代价的。前文已提及阿巴斯将军阿布杜拉，他在扎布河战役击败了马尔旺二世，并彻底歼灭了倭马亚人。他是沙法赫的一个伯父。作为对他战功的奖赏，他当上了叙利亚总督。但是，当曼苏尔继任哈里发时，阿布杜拉向他的哈里发继承权提出了挑战，并举兵反叛。754年，在尼夕宾一役，阿布杜拉为另一位著名的阿巴斯将军艾卜·穆斯林所败，并被投入监狱，七年后遭处决。这时，艾卜·穆斯林是仅存的唯一有权势的将军，他曾帮助阿巴斯家族获得政权。在其统治的边远行省，几乎是半独立于中央政府。但曼苏尔根本不需要有一个有权势的下属，决心要铲除这个危险的祸根。于是，他便把颇为傲慢的艾卜·穆斯林宣召回京，而当后者抵达时，他便以有图谋反叛之嫌的罪名将其杀掉。伊玛目侯赛因的两个曾孙，伊卜拉欣和穆罕默德曾进行过一个时期的煽动宣传，仓促地组织了阿里派和十叶派人举事。起义发生在伊拉克和麦地那，但都被镇压下去，伊卜拉欣和穆罕默德两人皆被杀。由于阿巴斯家族曾以阿里派的名义获得公众的支持，这就使得阿里派对阿巴斯家族尤为不满，因此，阿里派从未真正成为阿巴斯家族的支持者。而且，确曾有过这样一个传说，即在十三世纪邀请旭烈兀汗军队到巴格达并献出该城的那个人，就是末代哈里发的大臣伊本·阿尔卡米，此人是个十叶派信徒。但是，这个传说为许多史学家所否定。艾卜·穆斯林被杀后，他的追随者决心为这位著名将军复仇，于呼罗珊举行起义，但又遭到严厉镇压。

**加兹瓦** 就这样在若干年后，曼苏尔即令不是以其残酷手段，也是以其旺盛的精力，在哈里发国家建立了统治秩序。他既对国内问题感到轻松，便将其注意力转移到那个时代穆斯林的永恒的“消遣”——“加兹瓦”上去，它的意思是向外征服，光荣归于伊斯兰。当然，参加远征的穆斯林也就获得了虔诚者的称号。自穆阿维叶执政时起，一场穆斯林与拜占廷之间互相残杀的战争一直在小亚细亚激烈地进行着：战线时而推进，时而后撤，有好几次倭马亚军推进到远至君士坦丁堡城下。

**东部和西部的战争** 奇怪的是，穆斯林正在无意识地仿效一种旧时的模式。自古以来，小亚细亚就是东欧国家和西亚国家的战场。在古代，希腊人和波斯人，而后罗马人和波斯人，都曾在这里交战。就在伊斯兰教产生前不久，拜占廷和波斯在这个地区进行了长期的、使双方都精疲力竭的战争。倭马亚朝与拜占廷帝国之间进行着时断时续的边界战争，到阿巴斯朝，这已成了一件习以为常的事。耐人寻味的是，几世纪之后，同是穆斯林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和波斯人，也在为争夺这块有争议的东部边界，进行着类似的残酷战争。拜占廷看到穆斯林忙于内战，便乘机侵犯穆斯林的领土。基督徒争辩说，既然穆斯林可以定期地举行“圣战”，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如法炮制呢？但是，曼苏尔是不可愚弄的。他派遣一支军队，夺回亚美尼亚的马拉特耶和西里西亚的马西萨要塞，击退了拜占廷军。穆斯林军这时已逼进高加索，深入到里海沿岸的大不里士。在东部，穆斯林军攻占了阿富汗的坎达尔，甚至越过凯伯尔山口，进入印度。他们穿过这个地区的西北山谷，侵入克什米尔盆地。

**巴格达城的建立（762年）** 762年，曼苏尔在古代萨珊

王朝一个小小村落的遗址上建立了巴格达城。为此，他用了四年时间，耗资四百八十八万三千第尔汗。曼苏尔从穆斯林世界各地召雇来许多建筑师、艺术家、技工、镶嵌工、制瓦工和其他各种工匠，用宫殿、花园和其他建筑物把这座城市装饰一新。巴格达城呈圆形，有三道城墙环抱，市中心耸立着哈里发的金色宫殿，拱顶式的接见厅高达一百三十英尺。这是一座雄伟的城市，不久便成了穆斯林的文化中心和中世纪人们的景仰地。稍后，巴格达又发展为东西方贸易的集散地。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城市之一，也许在一个时期里可堪称为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

**巴尔马克家族的形成**　曼苏尔执政时期，还有一件大事是值得人们注意的，即他任命哈里德·伊本·巴尔马克为宰相。此人出生在中亚细亚，其父曾是包尔克的一个佛教寺庙里的高僧。哈里德本人很有才干，起初做了大不里士总督，后来在财政部门供职，曾晋升到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的职务。他是阿巴斯朝宰相世家，所谓“巴尔马克”或“巴尔迈西德”家族的创始者，他的家族中有许多成员做过阿巴斯朝显赫的大臣。

**许多新运动**　曼苏尔的统治曾为某些奇异的运动所困扰。一次是在758年，在哈西米亚出现了一些来自呼罗珊的盲信者，他们把曼苏尔崇拜为真主的化身，曼苏尔很快就把他们收拾掉。另一次是在778年，一个曾担任过艾卜·穆斯林的书记官的麦尔夫波斯人①，自称是真主的化身。他用一块金色面纱罩住自己的面庞，诡称他的人民不敢正视他那光

① 指776—783年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爆发的农民起义的领袖哈希姆·伊本·哈金。——译注

辉的面容。人们把他叫作“盖面纱的人”。前来追随他的人很多，他们征服了外约旦全省。更为严重的是，哈瓦立及派又在呼罗珊东山再起。加之，波斯拜火教的共产主义教义开始赢得群众的拥护，人心浮动；新的拜火教徒又在珠尔坚省抬头。曼苏尔和他的儿子玛赫迪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镇压了所有这些起事者。镇压是富有成效的，以致在后三任哈里发执政期间，在广阔的阿巴斯国家里一度呈现出比较安定的局面。

**曼苏尔之死** 775年，曼苏尔去世，死后被秘密下葬。因为阿巴斯家族曾极其残酷地对待倭马亚家族，他们担心有朝一日，自己的坟墓或许会受到玷污。曼苏尔死在麦加附近，当时他正前往麦加朝圣。据说，在他下葬之前，曾在麦加同时挖了一百多孔墓穴，谁都不知道他将安葬在哪一座墓里。但是，不管他曾用过什么手段来巩固阿巴斯政权，毋庸置疑，他是一位才华洋溢的君主，也是帝国真正的缔造者。他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而是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崇高的理想；他待人严谨，极少有个人嗜好，个性倔强。曼苏尔开始恢复起古代波斯君主们庄严的生活方式，一种由他的后继者们效法的古老传统。因此，哈里发国家恢复了渐已失却的虔诚。

**玛赫迪(775—785年)和巴尔马克家族** 曼苏尔之后，由其子玛赫迪继位，他是哈伦·拉希德的父亲。玛赫迪以叶海亚·巴尔马克为宰相，此人是哈里德·伊本·巴尔马克的儿子，也是哈伦童年时代的家庭教师。巴尔马克家族给自身带来了鸿运，为自己建造了优雅舒适的宫殿。他们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成了人们的一种笑料。巴尔马克家族的成员是博学的，聪明且豁达，他们赞助艺术并鼓励各种学术的发展。

他们还力主开渠挖沟，修筑道路，创办社会福利事业。这些成员中最著名的，应首推叶海亚·巴尔马克的儿子贾法尔，他在《天方夜谭》里占有突出地位。贾法尔也是哈伦的著名宰相。巴尔马克家族是十叶派人，由于这个缘故，十叶派在阿巴斯帝国境内，尤其是在波斯，逐步取得了显赫的地位。然而，巴尔马克家族的结局却是个悲剧。人们是非常嫉妒的，朝廷里总是充满着阴谋与政争。起初，当哈伦听到有关巴尔马克家族的流言蜚语时，他只是付之一笑，但后来便逐渐抛弃了贾法尔，尽管他曾把他最宠爱的妹妹阿巴萨赫许配给他。最后在803年，哈伦终于杀了贾法尔，并将其父——那位曾当过他的家庭教师的叶海亚囚禁起来。哈伦还以同样手段搞掉了与贾法尔同负盛名的兄弟法德尔。君主们的恩宠确实是件靠不住的东西。哈伦还查抄了巴尔马克家族的财产，从此他们被一劳永逸地逐出了名利场。

**小亚细亚的战争**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玛赫迪的本题上来。拜占廷和哈里发国家间的斗争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如今在玛赫迪执政时期又开始了，他宣布了反对基督徒的“圣战”。玛赫迪派遣他年青的儿子哈伦统率一支军队，开进小亚细亚，击退了敌军，几乎直抵马尔马拉海。拜占廷的摄政王爱伦尼被迫向哈里发求和，答应每年缴纳八万第纳尔的贡品。哈伦确实为自己赢得了声誉，他的父亲玛赫迪为此欣喜若狂，甚至授予他“拉希德”的称号，意为“正直的人”。

**对艺术的赞助**　曼苏尔是位质朴的君主。除用于建造巴格达城的财物外，他自己花销甚少，因此国库很充实。这使得追求一种更为闲逸生活方式的玛赫迪，不得不自我克制。他改善了哈里发国家的交通，加固了许多重要城镇，还新建了一些城镇。他对艺术和科学事业的赞助促进了世界文明的

发展。他慷慨解囊，捐赠财物礼品，资助诗人和歌手。巴格达城早已成为大商业中心，并开始吸引各类艺术家的到来。由于哈里发国家在一个时期里不再进行耗资巨大的战争，这就为和平的艺术，即文学、医学和科学，穆斯林的教律学派，甚至象琐罗亚斯德教和摩尼教这样的波斯宗教，注入了新的活力。对波斯的诗歌和散文也产生了广泛的兴趣。一些波斯人走向了另一极端，开始传播波斯人先知琐罗亚斯德的圣典波斯古经（《阿维斯陀》）的教义，并拙劣地将它伪装为伊斯兰神学。玛赫迪对此是不能容忍的。783年，他以叛教者的罪名，把一个名叫沙立克·伊本·阿布杜·古都斯的传教士处以磔刑，从而制止了异端邪说的传播。

**哈迪（785—786年）** 玛赫迪执政十年后死去，其子穆萨·哈迪继任哈里发。哈迪在位时间不长，一开始就同他的弟弟哈伦发生政争，最后哈迪死于朝臣的阴谋。事实上，这是一场哈迪的母亲与哈伦的母亲之间的冲突。哈迪的母亲原是一个柏柏尔人奴隶。786年，哈伦母亲获胜，哈伦遂为哈里发。命运已注定哈伦必将成为阿巴斯朝最著名的哈里发。

**哈伦·拉希德（786—809年）** 哈伦在位的二十三年是阿巴斯朝哈里发统治的鼎盛时期。远自中国到欧洲，人们都熟知他的名字。他甚至同强大的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互赠礼品和交换使节。哈伦送给查理曼大帝的礼品中，有一件是构造复杂的时辰钟。哈伦还收到过印度王送来的礼物，在其生命垂危时刻，他从德干王那里请来了一位当地医生（瓦德）为他治疗。哈伦是位大旅行家，曾数次到过呼罗珊和埃及，生前曾九次去麦加朝觐。

**对拜占廷的战争** 哈伦执政期间，只进行过一场战争，

即对拜占廷的战争。前已述及，哈伦的父亲玛赫迪在位时，哈伦曾亲率大军与拜占廷人作战，将后者赶至海边并迫其进贡。拜占廷的摄政女王爱伦尼执政到802年，一直信守条约的各项规定。但她的继任者尼斯普鲁斯一世却是个妄自尊大的人，他不仅毁约，而且还给哈伦送去了一封无礼的信，要求哈伦把爱伦尼进纳的贡赋退还拜占廷国库。哈伦阅后，怒不可遏，当即作了回复；这封信已作为历史珍品保存下来。它绝不是作为一种崇高礼仪的范例，而是用以说明阿巴斯朝当时的统治权威；也向人们表明了一旦触犯了他们的威严，他们有时会采用什么样的腔调予以报复，下面是这封信的译文：

“奉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信仰者们的统帅哈伦致罗马的狗——尼斯普鲁斯。

说句实话，我已阅过你的信，哦！你这个无赖之徒，至于我的回答，我是一定会叫你看到它的，但是你现在还无须听到它！平安。”

**击败尼斯普鲁斯** 哈伦立即着手组织一系列的远征。远征军穿越小亚细亚。第一阶段的战斗，以806年攻占拜占廷的两座重镇——赫拉克利亚和泰那而告终。那个自认为不可一世的尼斯普鲁斯遭到重大挫折，元气大伤。塞浦路斯岛与罗得岛，分别于805年和807年遭到穆斯林舰队的侵袭和劫掠。小亚细亚的两座重镇伊科纽姆和以弗所，也为穆斯林所攻占。尼斯普鲁斯终于从这一系列惨败中得到了教训，请求议和，同意敬献一笔更大的贡赋，同时由他及其家室成员交纳一笔个人贡赋。

**阿里派在麦地那的起义** 约于786年，麦地那爆发了另一次起义，领导者是哈兹拉特·阿里的一个后裔。这次起义

同往常的许多类似起义一样毫无成效，照例是权力要求者①被击败并遭杀害，起义被镇压下去。这次起义首领的堂弟伊德里斯于788年逃至非洲，在摩洛哥建立了伊德里斯王朝，它兴盛了二百年。这是阿里家族建立的另一个王朝。

**巴格达的奢侈生活** 这里，应当提到阿拉伯文化与文明的伟大和光荣。它在哈伦及其子马蒙时代达到了顶峰。巴格达在玛赫迪统治时已相当富庶，到了哈伦时代，它的繁华已闻名于世。据说，在《天方夜谭》里占有显赫地位的，哈伦的那位著名妻子朱拜达，她的桌上是不容许放置非金、非银或非镶嵌宝石的器皿；她甚至把宝石缝在鞋子上。她的衣服价值昂贵。服侍她的那些多才多艺的女奴们，其身价是以与她们的体重相当的黄金来计算的。

**奢侈的生活方式** 从历史上关于马蒙825年婚礼的记载中，人们可以对那时在金钱上的挥霍无度有个大致的了解。据说，当新娘坐在镶有无数珍珠和宝石的坐毡上时，人们看到在她头上上千颗硕大珍珠闪铄着夺目光辉。这是东方的习俗，直到现在，婚礼仍是人们炫耀自己财富的好机会。马蒙的那次婚礼当然也不例外。先前提到的《乐府诗》，现已有多种文字的译本。书中提供了数百件轶事，即使因其传统的夸张不十分可信，但它毕竟或多或少地对巴格达城的富丽堂皇，以及皇族们奢侈无度的生活作了清晰的描述。在一次聚会上，即席馈赠价值三万第尔汗的礼品是很寻常的事。哈伦的另一个儿子阿明，就曾把这样的礼品送给一个以吟诗博取他欢心的朝臣。他还有许多取形于动物的游舟，这些小舟有的象一只鹰，有的呈狮形，每只竟价值三百万第尔汗！可以毫

① 指起义领袖。——译注

不夸张地说，阿巴斯王室的生活在中世纪，或许在整个历史上都是最奢侈不过的，没有哪一个国王可与他们相比，而这也就招致了罪有应得的惩罚。

**对学问的爱好** 此外，巴格达当时还以世界学问的摇篮而负有盛名。各种文字的古典文学作品都被译成阿拉伯文。沙漠里出生的阿拉伯人闪现出对知识的强烈渴望。黄金和宝石的财富，比起他们在学问上的成就，那是微不足道的。这无论是在哲学、自然科学或医学方面，都是如此。数十年来，阿拉伯学者们通过对数世纪作品的翻译，成了文化巨匠。在知识领域里，他们不愧为希腊与波斯文明的真正继承人。

**哈里发国家里的骚乱** 在巴格达或其他地方，确实获得了所有这些成就。但是，倘若据此认为，阿巴斯哈里发统治的整个时期一直呈现着长期的或普遍的太平景象，那就大错特错了。从哈伦当政，直至他统治的结束，国内经常发生暴乱和起义。在他执政初期，北阿拉伯人和南阿拉伯人，这两个由来已久的集团之间发生了长期的、残酷的斗争。骚乱的风暴中心在大马士革。只是当宰相贾法尔·巴尔马克亲临现场，下令解除所有人的武装之后，秩序才得以恢复。

**马格里布的暴动** 在非洲，哈里发派去的行政长官举行反叛，哈伦不得不任命一位新总督，此人是伊卜拉欣·伊本·阿格拉布，其父曾在先前的一次起义中被杀。伊卜拉欣很快在这个地区恢复了哈里发的统治。哈伦是如此器重他，竟封他为马格里布的世袭总督。伊卜拉欣是个颇为能干的人，不久便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他在离凯尔万不远的地方，建立了阿巴西雅的新首府，他在那里充分地行使着他的统治权，甚至获得了地方势力的支持。一个时期以后，他的子孙们就在

他们管辖的这块地方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王国。这些，我们将在后章讨论。

**撒马尔罕起义与哈伦之死** 在哈伦执政的最后几年里，撒马尔罕总督拉菲·伊本·雷斯反叛了。这或许是因为他在805年征服偏远的外约旦后，自认为已强大得足以自立为王了。这件事使哈里发极为恼怒，遂亲驾出征前往平叛。但他尚未抵达呼罗珊的图斯时，便身染重病，于809年3月24日死去。对于这样一位显赫一时的统治者之死，人们传说纷纭；关于他的佳话，甚至超过其生前的实际作为。

**哈伦的性格** 浪漫史和轶闻中关于哈伦的描述自然是言过其实的，但在这些记载中，有一点倒是非常真实的，即：他具有一个善良君主的所有素质。哈伦是位出色的将军，一位干练的施政者，一位坚定的统治者和一位艺术和学问的伟大赞助家。他也是一位喜爱结交的人。由于他享有的声誉和伊斯兰的光荣，他作为一位伟大的君主，作为伊斯兰教力量和威严的象征，闻名于东西方。阿拉伯文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对艺术和各种学问毫无歧视的赞助与支持。他的儿子马蒙继承了这位著名父亲的传统，并得益于他的父亲哈伦和祖父玛赫迪为他创造的良好条件，故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阿明（809—813）；内战的开始** 哈伦逝世时，哈里发帝国已分裂成两部分。哈伦生前曾任命其子阿明为叙利亚总督；马蒙为东方行省总督；三子卡西姆为美索不达米亚总督。然而，哈伦指定他的宠妻朱拜达的生子阿明为其继承人，马蒙奠后。弟兄们立刻为继承权问题纷争不已，风波是先由阿明挑起的。他解除了卡西姆的职务，马蒙闻讯后十分恼怒。兄弟两人各自任命了一个名叫费德尔的大臣：阿明任命的臣下叫费德尔·伊本·拉比；马蒙任命的臣下叫费德

尔·伊本·沙赫尔。这两个幕僚都怂恿各自的主子以武力来解决争端。起初，马蒙踌躇不决，因为那时他的东部边境受到了咄咄逼人的西藏人的威胁。尔后，发生了一个事件，使得这场争端大有一触即发之势。810年，阿明指定他的儿子穆萨与马蒙同为他的继承人。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意味着，除马蒙之外，穆萨也可以作为哈里发继承人。马蒙在波斯人集团的支持下，同他哥哥断绝了一切关系，宣布独立。作为对他的报复，阿明正式免去了马蒙的职务，并指派他手下的一个将军阿里·伊本·伊沙前往征服马蒙的辖地。内战从此开始。阿拉伯人集团站在阿明一边；波斯人集团则站在马蒙一边。

**内战** 从一开始，命运就于阿明不利。马蒙的将军塔希尔·伊本·侯赛因攻击并杀死了阿里·伊本·伊沙。阿明派来的另一支军队也被击败。奉命去东部的第三支军队拒不越过伊拉克边境。内战持续了三年之久，最后阿明失势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以致他手下的将军阿里·伊本·伊沙之子侯赛因，曾一度把他监禁在巴格达，虽则侯赛因最终还是释放了他。其间，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发生了暴乱。随后半岛方面声明支持马蒙。马蒙麾下的两位将军塔希尔和哈达玛于是出现在巴格达城下，突破了守军的防线，在城里展开了激烈的逐街逐巷的争夺。最后抵抗势力崩溃，尽管不时仍有零星战斗，但该城还是落到马蒙军队手里，阿明宣布投降。哈达玛曾保证阿明的生命安全，但在一个深夜，塔希尔将军手下的人突然对阿明发起攻击，把他杀掉了。就这样，马蒙在近四年的残酷内战之后，终于登上了哈里发的王位。

**马蒙（813—833）** 如今马蒙成了穆斯林世界的君主，但是由于接连不断的动乱，他的生涯远不是一帆风顺

的。他不得不用好几年时间去镇压相继而起的叛乱，用外交结盟及其他非和平的手段，恢复对幅员广大的帝国的统治。这里，须提及某些重大的暴乱，因为它显露出穆斯林统治者们的一个永久性问题所包藏的危险性，这就是继承权问题。当阿里派于伊拉克起兵时，马蒙仍在麦尔夫，而他的首府在呼罗珊。这次起义于815年发生在革命摇篮库法，领导人是穆罕默德·伊本·伊卜拉欣。起义被哈达玛镇压下去，但当他凯旋回师麦尔夫时，马蒙却疑心他是个危险人物。于是，便将哈达玛调离，而不得不委派另一位将军塔希尔前往伊拉克镇压另一次起义。其时，巴格达人把哈里发的权力奉献给了马蒙的一个叔父曼苏尔，但这位聪明的曼苏尔未予接受，由于伊拉克人是亲阿里派的，马蒙认识到：与阿里派结盟是有利可图的。因此，在817年3月，马蒙便将女儿许配给伊玛目阿里·里达，并宣布后者是他的哈里发继承人。他还把阿巴斯朝的黑旗改为绿旗，因为绿色是阿里家族的标志。阿里·里达是十叶派的第八代伊玛目，素以虔诚而著称，广为人们所尊敬。至此，十叶派就被争取过来了。

**伊拉克的骚乱** 好事生非的伊拉克人，这时又拥戴玛赫迪的另一个儿子伊卜拉欣为哈里发。对此，马蒙亲率大军开赴巴格达，但行至中途，另一个危险又突如其来。在巴贝克领导下的一个新教派积蓄了力量，并策动暴乱①。巴贝克是“戴面纱的先知”穆昆那的追随者。这个新教派的信徒们相信灵魂转宿和其他非伊斯兰的教义。马蒙虽了解这个异端派的危险性，但却无力应付。于进军途中，马蒙停驻在呼罗珊

① 816－837年在阿塞拜疆掀起著名的巴贝克起义，这里指的就是这次起义。——译注

的重镇图斯。随同他一道出征的女婿阿里·里达，病死在那里。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件，因为有许多人一直怀疑阿里·里达是被人毒杀致死的，尽管没有一个人能够确切地说出谁是凶手。阿里死后，安葬在图斯，从此该地改名为马什哈德，并成为十叶派的一个圣地。该派通常把伊玛目阿里·里达视为殉教者。于是，马什哈德便成为十叶派的三大圣地之一。这三大圣地是：伊玛目侯赛因的葬地卡尔巴拉；哈兹拉特·阿里的陵地纳杰夫；阿里·里达的陵地马什哈德。

**马蒙进入巴格达（819）** 马蒙于819年进入巴格达，发现该城几乎是一片废墟。外城墙已残缺不全，许多宏伟的建筑遭到破坏和焚烧。马蒙下榻在贾法尔宫，贾法尔曾一度为哈伦·拉希德的有权势的大臣。可是，马蒙在那里并未得到安宁，因为在呼罗珊又爆发了哈瓦立及派的起义，他不得不委派塔希尔将军前往弹压。塔希尔是位出色的将军，他很快就在这个行省恢复了秩序。作为对他军功的奖赏，或许也因为他过于强大而无法调离，他被任命为呼罗珊的终身总督。事实上，在塔希尔死后，他的家族便宣布独立并在呼罗珊建立一个王朝，它持续了一百余年。这些我们将在下章里叙述。

**埃及** 在西部，由来已久的毛德尔集团和希木叶集团之间的竞争，再次在埃及爆发。前者曾支持阿明；后者则一直站在马蒙一边。当然，这两个集团从未采取过同一立场。马蒙的大将军塔希尔之子阿布杜拉受命去埃及镇压这次起事，但是，正当他集中精力对付这些闹事者时，拜占廷人又复苏了。他们开始援助以波斯大西北阿塞拜疆省为基地的巴贝克异端分子，这就使马蒙不得不亲自与这支新的联合势力作战。经过为时四年的战争（829—833），马蒙不仅消灭了巴贝克的有生力量，而且击败了拜占廷人，攻占了塔苏斯的

珠伯拉要塞。可是，正当马蒙忙于在小亚细亚作战时，却于833年去世。

**征服地中海** 马蒙执政时期，地中海真正成了穆斯林的一个内湖。他们从埃及出发，对克里特岛发起了一次远征。那里的居民大都是被西班牙的倭马亚朝艾米尔逐出的亲阿巴斯朝的阿拉伯人。该岛于825年被征服。由伊卜拉欣·伊本·阿格拉布在马格里布建立的阿格拉布王朝，当时在名义上仍臣服于巴格达的哈里发，他们于827年征服了西西里岛，并于831年夺取了它的首府巴勒莫。马蒙执政时期是伊斯兰教繁荣昌盛，非常幸运的时期。

**马蒙的成就** 马蒙是一位比他父亲更为伟大的艺术赞助者。在他执政时期，阿拉伯文学达到了顶峰。由于他在许多领域里的成就，他以一位伟大的哈里发为人们所铭记。在被称为“智慧之家”的皇家图书馆里，人们从事着当时所有学科的著述活动。哲学得到了马蒙的特殊关心。他本人就受到了希腊哲学的影响，思想极为开明。他鼓励辩论，容许对自然界的起因作合乎理性的解释。在马蒙时代，一个特殊的思想学派获得了突出的成就，这就是穆尔太齐赖学派，对此我们已在前一章里作了叙述。穆尔太齐赖学派的主要之点在于：要求确认、允许对伊斯兰教的经典作理性主义的解释，甚至主张可以对它们进行更深入的批评。

**知识之家** 马蒙时代兴建了两座天文台：一座在大马士革附近；一座在巴格达近郊。在巴格达天文台附近还建立了一所“知识之家”。这确实是个繁忙的场所，数百名学者在那里从事着希腊文、叙利亚文、波斯文和梵文典籍的翻译工作。在马蒙时代，对知识的探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更值得一提的是，构成这个幅员辽阔的哈里发国家的各种优良

素质得到了全面的发扬光大。

**马蒙的性格** 马蒙是开明君主中最优秀的典范，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他胸怀坦白，非常宽容，爱好学问似乎是他的天性。他本人就是一位学者，能够参加辩论，并对各式各样的论题提出自己的成熟见解。他不是一个幻想家，必要时他能够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有时还亲自出马。他虽然思想开明，但并不赞同无政府主义倾向。反击巴贝克及其异端派的果断行为表明，他是一个开明的，但同时又是一个坚定的穆斯林。在评价象马蒙这样一个人物时，人们须谨防狭隘的神学主义偏向。

**穆泰欣（833—842年）** 马蒙之后，由其弟穆罕默德继承王位，取名穆泰欣。在他执政期间，有三件事值得一提。第一件事是有趣的，而在历史上却很少为人所知。在波斯萨珊王朝统治时期，一支来自印度的贾特族人往西部迁移，萨珊国王把他们安置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三角洲南部地区。在阿拉伯半岛，贾特人被称为佐特人。他们在马蒙执政时期，成为一股动乱势力；他们变成了土匪，并开始打劫队商。穆泰欣不得不对他们进行艰苦的战斗，终于在825年将其击败，并把他们放逐到小亚细亚的西里西亚边远省份。这些贾特人后来成为流浪者，流落到欧洲，渐渐地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吉卜赛人。

**宫廷卫队** 还须提到另一个重要事件，因为它带来了深远的后果。马蒙为了自身的安全，曾组织了一支由突厥奴隶组成的宫廷卫队。马蒙只挑选阿拉伯人或波斯人担任这支卫队的军官。穆泰欣却背弃了这一惯例，他把那些有才干的土耳其人晋升为军官，这就铸成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此事在当时看来似乎无关紧要，但是这些突厥人逐渐成为一股强

大的势力，甚至能够左右哈里发的废立。这是另一件奇妙的史实。自罗马凯撒大帝以来，许多帝王都尝试过建立这种宫廷卫队或特别部队，结果这些人往往逐渐成为幕后真正握有权柄的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能够拥立国王，他们自己也由于朝廷的政争而日益腐败，从而导致君王们的没落，不得不把他们废掉。

**新首都** 穆泰欣在离巴格达一百英里左右的萨马拉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新皇宫。那里有许多宫殿，他的后继者们又增添了不少新的建筑。尽管它不同于作为国际文化、工业或商业中心的巴格达，但在豪华程度上堪同巴格达相媲美。穆泰欣大部分时间住在萨马拉，只留下他的儿子瓦锡克在巴格达主持政务。那些在马蒙时代未能全部镇压下去的巴贝克的追随者们，到穆泰欣统治时期已被完全消灭。至此，伊斯兰教便一劳永逸地铲除了这个异端。

**同拜占廷的战争** 穆泰欣在位期间，拜占廷军队再度侵犯穆斯林国土。穆泰欣的突厥人将军阿夫欣当时正忙于对付巴贝克，所以当拜占廷军队袭击穆泰欣的出生地季巴塔并大肆进行破坏时，穆泰欣只好亲自率军作战。在安塞拉，穆泰欣的军队与拜占廷皇帝提奥费鲁斯遭遇，后者遭到惨重失败。接着，穆泰欣又向提奥费鲁斯的故乡阿摩雷姆进军，包围了该城。五十天后，攻克阿摩雷姆，再次大败敌军，夷平了这座城池，以此作为对提奥费鲁斯劫掠季巴塔的报复。城陷后，许多人被杀，大批居民被贩卖到巴格达。此后许多年间，这里的边境一直是平静的。

**阿夫欣的反叛** 正在这时，穆泰欣的突厥人将军阿夫欣举兵反叛。穆泰欣得悉一个暗杀他的阴谋，遂停止对提奥费鲁斯的追击，率军返回。阿夫欣被捕入狱，死在牢中。处理

完这些偶发事件后，哈里发组织了一次从海上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可是海面骤起一阵可怕的风暴，摧毁了阿拉伯舰队，许多舰只受损，海军的远征计划只得放弃。君士坦丁堡未遭侵犯，它作为希腊文化与传统的中心又繁荣了六百余年。

**瓦锡克（842—847）** 穆泰欣之后，由瓦锡克继位。他是阿巴斯朝的末代哈里发。瓦锡克虽蒙受人们的许多误解，但他毕竟是一位有才干的君主。他宽厚仁慈，乐于施舍。况且，丑闻是同他不沾边的。他也赞助文学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在他当政时，工商业再度繁荣。瓦锡克本人还是个出色的音乐家，谱写过许多曲子。但是，同其父一样，他犯下了同样致命的错误。他授予他的突厥人卫队中一个名叫阿斯纳斯的军官以哈里发副官的高级职务，这是相当于副总督的官职，以致在瓦锡克死后，阿斯纳斯便开始俨然象一位独裁者那样行事。起初，他把瓦锡克的年轻儿子穆罕默德扶上王位，后来又改变主意，选择了年轻的穆罕默德的叔父贾法尔·穆塔瓦基尔。此后，宫廷卫队里的这些突厥人军官们的权势从未减弱。

**瓦锡克的性格** 瓦锡克具有开明思想，他试图鼓励人们将理性运用于思维。他懂得以偏见和盲信行事的危害，力图教诲人们用理性主义来解释宗教，可是他却遭到许多正统派乌里玛①的反对。瓦锡克早亡，伴随着他的死，阿巴斯王朝的光荣亦不复存在了。瓦锡克是位豁达的君王，倘若他能活得更长些，他是能够继承哈伦和马蒙的传统的。随着他的死，伊斯兰教思想中的自由主义时期亦宣告结束。一个时期

① 乌里玛是由伊斯兰教教法学家、教法官等组成的贤哲团。——译注

里已聚结起力量的正统派势力，在瓦锡克的继承人穆塔瓦基尔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因为新任哈里发本人倾向于正统派。当然，这种自由主义思想于伊斯兰教是否有益，许多人是有所怀疑的，但不容否认的是，穆斯林在知识领域里的最高成就，多半是在这个时代或与此相类似的自由时期里建树的。

**阿巴斯朝政府** 为了正确地了解早期阿巴斯朝的历史地位，有必要明瞭这个幅员广大的哈里发国家的政府和行政管理。国家元首是哈里发，他是权力的源泉和最后的仲裁人。初时，他仅代表先知，后来他也被称为“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从高级官员的任命，可以清楚地看出哈里发的地位，即：“服从这个人，就是服从我们；而服从我们，也就是服从真主；服从真主的人，死后就能进天堂”。这个公式反过来也适用。由此，我们不难看到，哈里发逐渐背离了阿拉伯的实践，这种实践可概括为这样一句格言：“人民的领袖是民众的公仆”。

**国家的主要官职** 职位仅次于哈里发的是宰相，他被委以大部分权力。宰相在哈里发赞同下，可以提出对所有其他人的任命。在许多场合，宰相的权力几乎与哈里发并驾齐驱。例如，巴尔马克家族曾控制了三个朝代的权力。如果说宰相在内政管理方面是哈里发的代理人，而在司法方面，法官则是至高无上的，如同艾米尔在军事方面拥有最大权限一样。人民的意志是极少考虑的，尽管穆斯林神学家在社会和伦理问题上施有很大影响。在倭马亚朝时期，朴素刻板的生活，已从阿拉伯社会里消失；在阿巴斯家族统治下，整个社会结构已明显地世俗化了。随着权力中心转移到巴格达，波斯的影响逐渐占据着支配地位。宫廷的富丽堂皇与遥远的欧

麦尔时代的朴素威严已毫无相象之处；也不同于阿里时代的刻板威严。至于人民的权利，这时已无人问津，甚至人们自己也很少想到它了。

**宰相（维齐尔）** 宰相有时拥有无限的权力，可以指定他自己的继任人并独立做出决定，如任命各省总督和其他高级官员。有时，特别是在强大的哈里发执政时，宰相的权力受到削弱，而只能执行哈里发的命令。在某些朝代，宰相必须得到哈里发的书面批准才能实施某些重大决策。自然，宰相行使着相当于现今内阁总理的职能，由他主持大臣会议或各部门的首脑会议。

**税收** 所有这些部长或大臣中，最重要的是财政部长，或称税务长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政府有赖于税收，征集赋税成了一项极重要的职能。岁入的主要来源是土地税、外国的贡赋、天课（札卡特）、非穆斯林的人头税（吉兹叶）、商业税、手工业税、运输税和关税。在阿巴斯朝统治的头一个世纪，来自这些方面的收益是大量的，哈里发国家十分昌盛。后来，这些进项逐渐减少了。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大多数边远省份相继独立，仅上缴少量象征性的税收。而且，在广袤无际的哈里发国家里，出现了一些大的王国，它们自己需要留下全部税收。然而，在阿巴斯朝全盛时期，国家金库的储备仍数以亿计。为了准确地统计岁入，国家建立了预算和统计部门。这表明行政管理工作组织得相当完好。公平交易可以视为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一个统一管理度量衡的部门也建立起来了，其官员对于不诚实和贪污舞弊行为十分严厉。

**军队** 那时的政府也还有其他一些部门，但是并没有一个强大的军事部门，因为除了哈里发的卫队外，国家设有许

多正规的雇佣军团。当然也有现役军人，他们被视为常备军。征募兵员时，无论何时，只要一声召唤，就能征足数额，而且军人只是在执行任务时，才发给军饷。军队绝大多数是由来自平民的志愿者组成。每次组织远征或圣战，贝杜因人、农民和城镇居民便应召入伍。战时，军队的待遇是优厚的，因此，军人职业对当时的穆斯林并非是没有吸引力的。出征士兵可以分享战利品，而且稍后还可以在征服的土地上获取封地和加吉尔①。

**军队的编制** 当时的三支主要部队是步兵、骑兵和弓箭手。步兵以刀、剑、矛和盾为武器，骑兵佩戴头盔和胸甲；弓箭手辅之以石脑油制成的投掷器。伊本·赫尔东曾提到如此有趣的事实：投掷手把燃烧物掷向敌群，而他们自己则身穿防火衣。此外，还有工兵团，负责攻城训练，其装备包括弩炮、射石机、破城槌等。虽然这时的穆斯林军已是精选组成的，但仍以骑兵为主。

**军队的军阶** 军队的最高首领是将军，称为艾米尔。他通常统率一万名士兵，分成十个营。下级军官有：卡叶德，指挥一百名士兵；海里发，统领五十名士兵；阿里夫，仅统领十人。最初，军人是由阿拉伯人组成的，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即北阿拉伯人和南阿拉伯人。前者是毛德尔人；后者是也门人或希木叶人。后来渐渐地建立了呼罗珊连队，后来又建立了一支突厥人军团。初时，军队的风纪非常严明，致使拜占廷人望而生畏，这在保存下来的拜占廷文献中有过赞颂性的记载，而这些文献恰恰是拜占廷皇帝们自己著述的。后来，军纪日渐松弛。自瓦锡克时代起，由于非阿拉伯人在

① 加吉尔：中世纪时伊斯兰国家占有土地的租佃权。——译注

军队中开始占主导地位，嫉妒有所增长，军队的士气也低落下来。

**邮政部门** 还应提到的另一个部门，是邮政部（巴利德）。它组织得十分完善，得到了同时代的和后世的史学家们的高度赞赏。虽然前倭马亚朝的哈里发穆阿维叶和阿卜杜拉·马立克都曾建立过驿站系统，但这个部门组织得如此完臻和卓有成效，应当归功于哈伦·拉希德。邮政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哈里发国家地域辽阔，而通讯交通是维持有效统治的基本条件。所以，每个省的首府都设有一所邮政局。沿着交通要道遍设驿站，由骆驼、骡马接力传递国家的邮件。邮政局还为商业事务和臣民们的私事服务。这个部门负责为政府官员提供交通工具，也负责运送部队及其辎重。普通百姓只要付费，邮政部也向他们提供方便。良好的道路是交通便利的首要条件，因此，国家组织了一个健全的公路网。以巴格达为中枢，许多条公路伸向四面八方。这些公路都保养得很好。还使用信鸽来传递消息，这些信鸽都受过正规训练。邮政部门还为情报部门服务，为哈里发和宰相担负着搜集大部分情报的任务。

**行省** 哈里发国家以划分行省的体制来取代分封领地的传统管理方式。尽管边界时有变动，但哈里发们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基本上仍按地理分布划分行省。例如，阿拉伯半岛被分为北部希贾兹省和南部也门省；巴林和阿曼东部狭长地带划归下伊拉克的巴士拉省；波斯诸省仍与萨珊王朝豪斯洛斯统治时相同；小亚细亚地区的划分也维持原状。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旧有的传统，如能运用得当是大有益处的。当然，各省的总督皆由中央任命，在一个象阿巴斯王朝那样幅员广大的哈里发国家里，这也是极其自然的。因为国家的交

通工具，无论在速度方面，还是在完善程度上，都远不能同今天相比，而且在这个国家里法制向来是极为严厉的，总督们通常是在半独立状态下行使统治的。总督的职务多半是世袭的。各省的物力资源仅用于本省，结余是不多的；只是在危急时刻，才送交中央国库。自然，各行省须有自己的司法官和警察，乃至自己的军队，通常还自行征税。难怪当中央政权衰竭时，哈里发的权力总是落到有权势的贵族们手里，而那个可怕的“真主的影子”——哈里发，则被禁锢在巴格达的金笼里。

**新社会** 阿巴斯家族仰仗呼罗珊人和波斯人的支持取得了政权，他们在一块具有多种文明的沃土上建立了自己的政府。随着国家的日益强盛和新成份的渗入，“阿伯拉”这个字眼——它在倭马亚朝时已失去其语言和地理上的含义——逐渐近乎于“穆斯林”的意思了。“阿拉伯”这个词语，在各地都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不再表示其原有的含义。同样，以巴格达为中心的新社会也是由某些特定的成份构成的，这些成份不同于以马格里布的凯尔万或西班牙的科尔多瓦为中心的阿拉伯社会。在印度穆斯林诸王统治下的社会，其发展又表现出它自身的特点。一个社会注定会发展为一种混合体，因为穆斯林已不再相信血缘的纯洁，而且由于蓄妾制的存在，确实使得血统纯洁成为不可能。有许多才貌双全的女奴，被当作礼品选送给哈里发、国王、贵族和富人们，或者被公开拍卖。由于在伊斯兰社会里，奴隶们生的孩子是合法的子嗣，没有多久，西班牙基督徒奴隶的孩子，非洲柏柏尔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叙利亚人，巴格达的波斯和土耳其妻妾们的孩子，都成了穆斯林国王的继承人。稍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保加利亚人、斯拉夫人和希腊人奴隶或贵

妇人，以及印度的皇族妇人所生的孩子，也都成了穆斯林国王的继承人。

**妇女的地位** 这个时代的妇女，在政治事务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即令是在强大的哈里发当政时亦不例外，而在软弱的哈里发执政时，她们则成为幕后决策人。但总的说来，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明显地下降了。在倭马亚王朝和阿巴斯朝初期，妇女曾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那时她们以自己的才艺、威望和地位，为人们所仰慕。而今，她们却被迫过着深居闺阁的生活，并开始受到几乎是毫不掩饰的轻蔑。任何人只要对《天方夜谭》作一番研究，他就决不会怀疑如下事实：穆斯林社会发生了某些偏向，因为《天方夜谭》里的大多数妇女，显得既不懂忠诚，又不懂尊严，很少有什么贞节，更缺乏自尊心。这幅图景的出现，决不能只归结为男子的傲慢。这或许是因为当一个男子可以娶几个妻子或纳偏房时，妇女的地位便注定要下降吧。

**交际方式** 诚然，若从一部小说、幻想，或一部轶事集出发来引出结论，那是不科学的，但只要稍稍浏览一下珍贵的《乐府诗》，就会证实这样一种印象，即人们的举止和道德标准都不再符合严格的法典。无论在公共场合和私下，酒都是人们最喜爱的一种饮料。当然，国家对饮酒有过禁令，法律禁止饮酒，但是这些法律条令是很少兑现的。某些历史学家，如最著名的伊本·赫尔东曾说过，在哈伦、马蒙和其他哈里发时代，最流行的饮料是一种以葡萄汁为原料，称为“纳比德”的果酒，这种酒仅仅经过稍许发酵，因此不属于白酒和其他烈性饮料之列。这可能是一段符合事实的记述。

**社交聚会** 那时也有精心修建的各有冷热水的浴池、按摩室、乾燥室和休息室，供人们享用。公园里聚欢和打猎已

很流行。人们还经常约聚一起下棋，谈论文学、哲学或宗教，举办各种诗歌或文学讨论会。人们也喜爱室外游戏，诸如玩马球，击剑，养鹰，赛马，当然还包括狩猎。不同阶层的人各有许多消遣活动。社交聚会十分频繁，可以说是一种惯例。这些活动促进了社会交往和知识的交流，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和表现力。

**文化** 显然，阿巴斯朝在文化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如前所述，就连那时献纳给哈里发或贵族们的年青女奴，也都有较高的学识修养。闺房中的女子会下棋，吟诗弄文，参加学术讲演，讨论哲学问题并能提出正确的见解。如果说奴隶们的才艺已达到这样的水平，那么由学者、艺术家、商人和技艺熟练的工匠所构成的中等阶级的成员，自然达到了高于这个阶级通常所具有的水平。在他们之上的是上流社会的达官贵族，他们当然有更多机会使其子女受到教育，培养他们的风韵和情趣，并把他们造就成具有高尚情操和风雅的人。所有这些使得穆斯林和这个广阔的哈里发国家的其他居民，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文明的人。

**科学和艺术** 在经历一个时期外国著作的翻译工作之后，阿拉伯人进入了创作和著述时代。这个时期的穆斯林，在炼金术、天文学、数学、地理学、法学、哲学和语言学各个领域，都写出了许多高水平的作品。在医学和哲学方面，虽然他们的知识完全是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但亦展现出巨大的进步。总之，长期为世界所公认的一个事实是：若没有穆斯林发现、整理和吸取希腊哲学的成果，并做出他们自己有价值的注释和宝贵贡献的话，人类很可能要失掉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

**医学（865—925年——拉齐）** 仅就医学领域而言，

阿里·伊本·拉宾·塔巴里、拉齐、穆朱希和伊本·西那的名字，犹如高矗的山峰，名垂史册。阿里·塔巴里（不是历史学家塔巴里）约于九世纪中叶写就他的名著《智慧的乐园》。继之而起的是著名的拉齐，他被公认为所有时代的最伟大的医生之一。他是巴格达一家医院的主治医师，他关于炼金术的著作，开创了后来的化学研究。他关于天花和麻疹的论著，在许多世纪里一直是这个学科的一部经典。然而，他最著名的著作却是《医学大全》，这是一部医学知识的百科全书。它被译成拉丁文，直到十六世纪仍在威尼斯出版。

**哲学（870—950年——法拉比）** 在哲学领域，有三位伟大穆斯林的名字是值得人们注意的，他们是：鉴迪、法拉比和伊本·西那。其中，法拉比出生在马蒙时代边远的外约旦省。他的哲学体系是折衷主义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与具有强烈穆斯林神秘主义要素的溶合物。他以其注释活动受到世人的尊敬，被誉为仅次于亚里士多德的“第二大师”。他甚至模仿柏拉图的《理想国》，描绘了一幅理想国家的图式，这部著作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他认为，人类社会的目标，应该是人民的幸福。这个理想虽不是他的独创，但在他之前，谁都未曾提出过比这更加美好的理想。他写了许多有关哲学和心理学的论文，还写过不少论述医学、数学和音乐的著作。据传，他还是一个出色的琵琶手，他的弹奏既能使听众声泪俱下，也能激起阵阵笑声。

**数学（花剌子密780—850年）** 在数学领域，穆斯林中间最伟大的名字是花剌子密（穆罕默德·伊本·穆沙·花剌子密），他生于玛赫迪时代。他以编写世界第一部代数学而闻名于世。直到十六世纪，他的代数学仍为欧洲各大学所采用。只是通过他的著作，西方才开始使用阿拉伯数字，这是

对人类的一大贡献。所有科学史家都把花剌子密的名字列入中世纪科学家的前列，他的著作整整统治了一个世纪。

**天文学** 巴格达在马蒙时代曾建立了两座天文台，在此推动下，天文学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两座天文台，一座在达尔——西克玛附近，称为“夏玛希雅赫”；另一座位于大马士革附近的卡西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穆罕默德·伊本·伊卜拉欣·法札里和巴塔尼。法札里是第一个建造星盘的穆斯林。马蒙时代的天文学家们十分准确地预测了子午线一度的长度，这有助于他们计算出地球的圆周长。稍后，另一位天文学家阿布杜勒·阿巴斯·阿赫迈德·法加尼建造了一座天文台，并写了一部《天文学入门》的著作，该书被译成拉丁文，甚至还译成了希伯莱文。861年，法加尼在福斯塔特制造了一台水位计。

**炼金术（贾比尔·伊本·哈扬776年）** 炼金术是现代化学之母，这门学科的研究应首推阿拉伯人。他们取得的实际成就，是把客观的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引入所有科学领域。但是，应当承认，他们在方法上是有缺陷的，即他们未能象十七世纪欧洲人那样，通过归纳，使他们的发现系统化，上升为科学理论。尽管如此，他们确实搜集了大量资料，并作出了某些很有价值的发展。在炼金术领域，首先应该提到的是贾比尔·伊本·哈扬。诚然，他把多年的时间花在炼金术的研究上，但在化学理论和实践上也大有进展。他对化学里的锻烧和还原过程作了科学的解释，改进了金属纯化、熔化和晶化的方法，修正了亚里士多德关于金属构成的学说。

**地理学** 穆斯林爱好旅游，一年一度的麦加朝觐本身就是他们旅行的一种动力。他们每到一处，就在那里修建清真寺，而要精确地建寺，就必须确定“克尔白”圣殿的方位，

这就使他们对地理学发生了兴趣。经商也是一种古老的传统，甚至是他们的一种本能。而今他们又为自己的新征服地所驱使，兴趣转到了土地方面。旅行家们把东方和西方的许多故事带回到巴格达。这些故事必定是那部杰作《天方夜谭》里的航海家辛伯德虚构的冒险故事，以及类似冒险故事的素材。花剌子密的《地球的形体》，是一篇有广泛参考价值的论文，文中附有一幅在许多学者帮助下绘制的世界地图。此后在891年，伊本·瓦迪·亚库比写了一部名为《列国志》的著作，书中对各国作了详尽的介绍，包括它们的自然面貌和经济背景。较晚出现的另一些地理学家，我们将在下一章里论述

**历史——伊本·希塞姆（卒于834年）、瓦奎迪（卒于823年）、伊本·沙特（卒于845年）** 著述历史产生于对先知的生平及其时代的兴趣。早在倭马亚时代，就已经搜集有关伊斯兰教前的传说和轶事。这方面最有名望的是希塞姆·卡尔比，但他的大部分著作已散失。先知的第一部传记是穆罕默德·伊本·伊斯哈格编写的，但这本书已失传。幸好开罗的伊本·希塞姆留有该书的改写本，最近已由鲁姆教授把它译出。然而，关于伊斯兰教征服活动的生动记述，却是出自穆萨·伊本·乌克巴、麦地那的瓦奎迪及其后巴格达的伊本·沙特的手笔。另两位著名的史学家是伊本·阿伯德·哈卡姆（870年）和阿赫默德·伊本·叶海亚·巴拉杜里。后者在其著作《城市的征服》中，完整地记述了穆斯林征服各地的情况，他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第一位史学家。在这个领域里的另一个伟大的名字是地理学家亚库比，他的著作《世界史摘要》是一部关于世界史的书。

**塔巴里——马苏迪** 所有这些学者中，最杰出的应推阿布·贾法尔·穆罕默德·伊本·贾里尔·塔巴里（838—

923年），他不仅是《古兰经》的注释家，而且还写过一部世界史——《编年史》，它被公认为编史著作的楷模 这部著作为后世的史学家提供了史料，因为它非常精确，而且是大量调查研究的结果。塔巴里不仅对伊本·希塞姆、瓦奎迪这样一些史学家作过研究，并走出去搜集口头传说，亲自向掌管过事务的老年人核实以往的书面报告。为了搜集资料，他走访了许多学校和研究机关，漫游各地。与塔巴里齐名的另一位学者是阿布尔·哈桑·阿里·马苏迪。他被人们称为“阿拉伯的希罗多德”。① 他是第一个突破用编年史方法著述历史的老框子，采用写帝王史、朝代史和人物史方法的史学家。他曾到过遥远的地方去旅行，南至桑给巴尔，并在埃及、叙利亚生活过数年，从事研究、探索和搜集资料工作。他最终写成了名为《金色的牧场和宝贵的矿山》这部共三十卷的不朽名著。可惜，现仅留下部分残篇。马苏迪具有自由主义世界观，眼界开阔，他的著述不限于穆斯林的历史，还写过不少有关波斯人、犹太人以及罗马人的历史和宗教的著作。他的确不愧为世界性的和现代的历史学家！

**圣训学** 穆斯林很早就开始对先知的“圣训”发生了兴趣，他们象热切地遵从真主的箴言一样，遵循先知穆罕默德的教诲。自然，在虔诚的和正统的穆斯林看来，学习“哈迪斯”②是最高的学问。学生和学者们不言而喻地相信先知的这句名言：“知识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并把探索知识当作一种虔诚的行为。毫不奇怪，他们很快便成为世界文化的真正继

① 希罗多德（Herodotus 元前484？—425），古希腊历史学家。——译注

② 阿拉伯语Hadith的音译，意即“圣训”，原意为“言语”。——译注

承者，并训练了他们的头脑以从事“圣训”这一巨大宝库的精选工作。“哈迪斯”的三位主要搜集者哈兹拉特·阿伊莎、阿纳斯·伊本·马立克和阿布杜拉·伊本·欧麦尔，他们在麦地那做了大量工作。大部分可靠的“圣训”都可追溯到这三人。由于“哈迪斯”是人们口头引述的，并通过人们辗转相传而逐渐形成，因此在采用一段“圣训”之前，必须对所传“圣训”的真伪和传授者的意图进行大量的核实和仔细的验证。这样，“圣训”的鉴别也就构成了一门正式的学问。

**布哈里（810—870年）——穆斯林（817—875年）** 在搜集“圣训”方面，最著名的人物是穆罕默德·伊本·伊斯玛仪·布哈里。他用了十六年时间搜集了多达六十万条“圣训”，然后又对这些“圣训”反复进行核实、比较和校勘。为此，他旅行了许多地方。最后他从这些“圣训”中精选出七千条，按照不同的主题作了分类。他的著作《布哈里圣训实录》被公认为是这个领域的经典，在正统派穆斯林中享有仅次于《古兰经》的神圣地位。唯一可与布哈里相提并论的人是穆斯林·伊本·哈贾杰，他的著作同样是不朽的，其权威性也同样是可信的。这两部《圣训集》同为人们所尊重。这些圣训家们确实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们以其高超华美的语言，概括、提炼和保存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智慧，并以其卓识远见和灵感激发起沙漠中的人们为获取崇高的成就而奋斗的热情。甚至到今天，它仍引导着那些以坦荡和炽烈的心聆听先知教诲的人们。

**穆斯林法律学** 穆斯林神学家们做了一件杰出的、影响深远的工作。他们通过《古兰经》里记载的真主的天启，以及记载于“圣训”中的先知的训示和行为，发展了教律学。它是通向教律（沙里亚）的桥梁。通过教律学使教律得以系

统化，并广泛地传播到穆斯林中去。实施法律的方法已作过讨论和推敲。伊斯兰教律已作过解释，并运用于某些案件和场合，其法律手段和措施已经选定并形成了基本条款。宗教法律不同于世俗法律：前者表达了真主的诫命和旨意；后者则是人们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二者的区别正如《古兰经》所指出的，是“永恒的”与“暂时的”区别。“奎雅”（推理）、“意直玛”（公议）和意杰哈德（通过类比和修订的方法得出新见解）等原则已经产生。“拉伊”（个人的判断）原则也予以考虑。在众说纷纭中，出现了以四大教律学家为代表的四大教法学派。他们都自成体系，有的偏于保守，有的较为开明，但在根本方面是一致的，因为他们都以《古兰经》和“逊奈”①为基础，所不同的仅在于各有不同的解释和应用。

**四大教法学派——阿布·哈尼法教长（卒于767年）、马立克教长（卒于795年）、沙菲仪教长（卒于820年）、艾哈默德教长（卒于855年）** 较之沙菲仪、马立克和艾哈默德·伊本·罕百里三位教长，阿布·哈尼法教长更早崭露头角，当然，后三位教长也都有许多门徒。虽则各有千秋，但阿布·哈尼法教长（700—767年）仍不失为伊斯兰教的第一个教法学家，这主要是因为他那具有宽容和开明观点的学说，广为穆斯林所拥护。比之于同时代的哈尼法教长所具有的理性主义观点的学说，马立克教长的学说则是属于保守方面的。但在北非、下埃及和阿拉伯半岛东部，居民大都遵从马立克教法学派。哈尼法提倡类推演绎法，主张如果出于正义，人们甚至可以违反类推法则。马立克学派不喜欢哈尼法

① 阿拉伯语Sunnah的音译，意为“行为”、“道路”等。伊斯兰教对穆罕默德的言行及其所默认的门弟子的言行的专称，与圣训同义。——译注

那种近于唯理主义的方法，因此又出现了第三个教法学派。该派的领导人是马立克教长的学生沙菲仪教长（762--820年），他也是在伊拉克学就的。他的学说折衷于哈尼法的自由主义与马立克的保守主义之间。沙菲仪推崇今天普遍采用的公议原则①。沙菲仪学派的信奉者大都在东非、印度尼西亚和巴勒斯坦。第四个教法学派的创始人是艾哈默德·伊本·罕百里教长，他是沙菲仪教长的学生。罕百里是个传统主义者，对“哈迪斯”深信不疑，态度相当固执，有着清教徒式的世界观。但他却是一位极有道德勇气和强烈个性的人。虽遭到具有极端自由主义倾向的哈里发们，如马蒙和穆泰欣等人的迫害，但他仍坚持自己的立场。他的一生是为捍卫正统学说而战斗的一生，并被人们尊为圣徒。他的信徒大都生活在沙特阿拉伯。

**文化水平** 这个时期的阿拉伯人有着广泛的和多种多样的兴趣：爱好冒险，喜欢旅行，渴求知识，追求美貌以及嗜好娱乐等等。但所有这些并不妨碍人们追求更高的学问。在许多地方兴办了学校和教育机构，这些都得到了大力支持。所有一般规模的清真寺，几乎都附设小学。在所有较大的城镇，都开办中学。当时已经出现了造纸工业，学术著作的抄写和刻印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为此，雇用了数百名书法家（有许多人书写了极为珍贵的抄本）。在具备了这些条件之后，人们对总的文化水平的提高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天方夜谭》里尽管有着魔术、浪漫史和幻想，如果说它是那个时代生活的写照的话，那么从书中是不难看出它的社会关系的基本轮廓的。我们还须承认，这个时代的阿拉伯人在

① 审理案件时，如在《古兰经》和“圣训”中无据可依，则根据最有权威的穆斯林学者的一致主张。——译注

骑士风度、荣誉、完美、美学价值和物质享受等方面，确实体现了人类最高尚的价值。

**阿巴斯朝的海上贸易** 近代研究表明，甚至早在伊斯兰教前，波斯同中国就有着定期的海上贸易。中国人第一次提到波斯人是在671年，称他们为“波斯”。五十年后，约在727年，一段中国人关于波斯，即阿拉伯波斯人的记载说：“他们还驾驭大帆船来汉朝（中国），直驶广州，贩运丝织品及其他商品”。这表明，至748年，这些波斯人似乎在海南岛有了一小块侨居地，因为他们是作为船主，同印度人和马来亚人一起被提及的。《唐史》上，一个差不多是同时代的记载说，公元758年，“大食人和波斯人一起抢劫和焚烧广州城，并由海上返回”①。这个事件正值阿巴斯时代，证明了阿巴斯商船队的强大力量。有证据说明，阿拉伯人已开始经常出没于这一水域。但抢劫广州一事招致了该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禁止外国船只驶入。然而到792年，广州又开放为对外商埠，此后再未出现麻烦。过去之所以会发生麻烦，是由于广州海关采取了十分严厉的检查和退货措施。商船从波斯湾海口的乌布拉和赛拉夫港出发。这些海港通过运河网与内陆城市巴士拉和巴格达相连，商人们乘坐这些商船下行。据塔巴里所记，阿巴斯朝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通常这样谈论巴格达：“这是底格里斯河。我们与中国之间没有障碍物，任何东西都可以经海路运到我们这里”。巴格达成为中东的商业中心，水路网是保证城市进货方便不可缺少的环节。在另一端，广州的阿拉伯居民在急剧增加，致使中国皇帝给予他们由自己的法官以解决内部诉讼的权利。阿拉伯人

① 见《旧唐书》卷一九八《西域传》。——译注

从中国运回丝织品、樟脑、麝香和香料。但是海上航行要冒巨大的风险，船很小，航海事故和船只失事经常不断，虽然赛拉夫城的阿布·赛义德·哈桑·伊本·叶基德曾有过这样的描述："那时（851年）的海上运输是正规的，因为商人们同伊拉克和另一些国家（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是大宗的"。①

**同欧洲的贸易** 与欧洲和非洲也有相当规模的贸易，甚至同中国也有了陆路贸易。从这些地方输入贵重的金属，珍贵的木材、纸张以及铁、铜、铅、锡等有用金属，还有各式各样的食品。关于十世纪时阿巴斯国家与北欧国家间贸易的规模，由于在北欧许多地区，甚至远自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发掘出那时穆斯林使用的古钱，这一重大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到本世纪前二十五年，发现的古钱多达一千万枚。仅在一处，就发掘出一万二千枚。考虑到人类普遍的习惯，即谁发现了这样的财宝都不会报告，并马上将金币银币熔化，所以从这些出土物中，人们不难想象出在阿巴斯时代，阿拉伯人巨大国际贸易网的发展盛况。

**工业** 只有哈里发国家能够自己生产供出口用的大量商品，才能维持这样大宗的贸易。而这一点阿拉伯人是有能力做到的，因为阿巴斯朝拥有许多生产各式各样产品的手工业作坊。地毯、挂毡、绸缎、棉织品、毛织品、锦缎、沙发、垫套子、家庭用具、炊具、各种器皿、毛毡、官服及绣花衣料等商品，都能生产并供出口。库兹斯坦（伊拉克的东南部）以出产绣有金边的绣花缎子和适于作帘子的丝绸料、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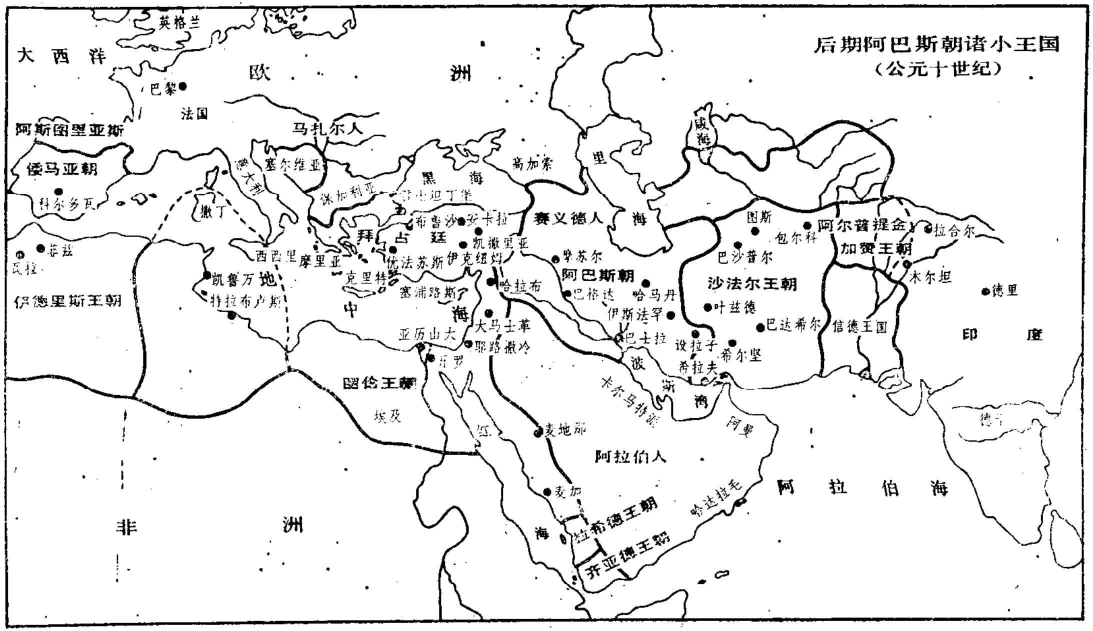
① 见Ibn-Khurdadhbih; «Akhbar al-Sin W-al-Hind»。——原注

绒或羊毛织品等特产著称，这些产品都很畅销。线缎料子是仿造波斯人的丝织品“塔夫塔”（taftah）而制成的。布哈拉地区最著名的出口商品是该地生产的用于祈祷的地毯。西顿、泰尔和叙利亚其他城镇生产的玻璃器皿，自古以来就很闻名，这种工业产品价格昂贵。产自大马士革，用细工镶嵌装饰起来的，并具有花式图案的砖瓦，称为“卡塞尼”（Qashani）。这种工业历史悠久，自亚述时代起，它制作的青色、绿色、红色和黄色的砖瓦就很闻名。这个时期，巴格达建造了自己的造纸厂，并开始生产一种纸，它可与极其驰名的撒马尔罕纸相媲美。巴格达还生产另一些工业产品，如肥皂、玻璃器皿等。所有这些，使我们对哈里发国家的产品及其对西部的欧洲和东方的印度、中国的出口有所了解。通过这种商业活动，财富源源不断地涌入，使得巴格达和哈里发国家的其他大城镇极其富足。

**教育** 由于工、农业的发展（阿巴斯朝对于农业也极为重视，这点将在以后叙述），贵族和平民得以有充分的财力和余暇时间，关心为儿童提供教育措施。如前章所述，较早的学校是那些附设于清真寺的“马克塔伯”（maktabs），孩子们在那里学习诵读《古兰经》和其他宗教课程。第二步才是学习书写，有如迄今东方的习惯，男孩和女孩们把平整、光亮的木板冲洗干净，覆盖上白泥，作为日常练习书法时使用。课程内容包括：阿拉伯文法；圣人们的故事；伊斯兰教先知的生平及早期英雄、先知伙伴们的生活；算术；乃至世俗的诗篇等。对于男孩，则是鼓励他们背诵《古兰经》，象今天一样，当一群男孩取得令人钦佩的成绩时，就要举行贺礼。女孩们可以入“马克塔伯”学校的初级班学习，但从事高级研究的为数甚少。当然，富人家的孩子雇有家庭教

师，他们在家里接受宗教和世俗科目的教育。通常一个家庭教师要教授几个小康之家的子弟，但一人一师也颇为流行。纪律是相当严格的，最初家庭教师极有尊严。然而，随着阿拉伯人的发迹，他们对于这些贫穷教师的尊重已大不如前，那些在“马克塔伯”学校任教的教师——“穆奥林”(Mu'allims)，在阿巴斯社会中的地位更为低下。

**高等教育** 有如我们已在本章中所讨论的，在早期阿巴斯朝没有或很少有高等教育，只是到阿巴斯朝末期，才出现例外，那就是在马蒙时代创办的“智慧宫”。这是一个较大的翻译局，也是一所研究院。它设有一座图书馆，还附设一座天文台，是从事高级研究的场所。只是到了后来，尤其在哈里发国家的东半部的塞尔柱人时代和埃及的萨拉丁·阿尤布王朝时期，由于得到开明统治者或他们的大臣们的大力赞助，许多大学才开始创办起来。甚至伊斯兰文明的破坏者旭烈兀汗，也在阿塞拜疆的马拉加建起一座供研究用的天文台和一座图书馆。但这些都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


后期阿巴斯朝诸小王国
（公元十世纪）
大西洋
英格兰
巴黎
法国
欧
洲
阿斯图里亚斯
倭马亚朝
科尔多瓦
马扎尔人
塞尔维亚
意大利
保加利亚
君士坦丁堡
黑
海
高加索
里
海
赛义德人
撒丁
西西里
摩里亚
拜
占
廷
布鲁沙
安卡拉
凯撒里亚
优法苏斯
伊克纽姆
克里特
塞浦路斯
中
海
地
凯鲁万
特拉布卢斯
菲兹
瓦拉
伊德里斯王朝
亚历山大
开罗
埃及
图伦王朝
耶路撒冷
大马士革
哈拉布
摩苏尔
阿巴斯朝
巴格达
哈马丹
伊斯法罕
巴士拉
波
斯
湾
卡尔马特派
阿曼
麦地那
麦加
阿拉伯人
红
海
拉布德王朝
齐亚德王朝
哈达拉毛
阿拉伯海
非
洲
图斯
包尔科
巴沙普尔
沙法尔王朝
叶兹德
巴达希尔
设拉子
希拉夫
希尔坚
阿尔普提金
加兹王朝
拉合尔
木尔坦
信德王国
德里
印
度

# 第 五 章

# 后期阿巴斯朝

**权力的丧失** 随着瓦锡克的去世，阿巴斯朝昔日的光辉渐趋暗淡，哈里发们已不再具有多少权威，至多是孱弱地统治着那些半独立的行省。更加糟糕的是，他们成了那些握有实权的、强大的突厥人将领手中的工具。不久，边远省份的总督们即告独立，并建立了他们各自支系的王国和王朝，如呼罗珊的塔希尔王朝（820—872年）；波斯中部希斯坦的沙法尔王朝（867—908年）；奥克萨斯（阿姆河）流域的沙曼王朝（874—999年）和据有波斯大部领土的加色尼王朝（962—1186年）。在非洲，图伦王朝和法蒂玛王朝也都曾长期统治埃及。除这些遥远的王国外，由阿赫默德·伊本·布维领导的波斯十叶派人也在哈里发国家领土内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这个十叶派布瓦希德王朝（944—1055年）从中央行使统治。到这时，哈里发仅仅是个傀儡，只是徒有虚名的国家元首罢了。继十叶派的布瓦希德王朝之后，是逊尼派的塞尔柱突厥人，他们在阿巴斯哈里发国土内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存在了一百五十余年（1055—1194年）。其间，在叙利亚曾出现过许多小王国，其中有一个是由萨拉丁·阿尤布领导的阿尤布王国，成了埃及、希贾兹和叙利亚的统治者，并在动乱的十字军年代起过重大作用。

**缓慢的衰败** 我们尚未提及马格里布的一些小王国，其

版图包括现今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在那里也曾出现过一系列王朝。对此，我们将在下章里概述。伊斯兰世界的另一个威胁来自暗杀派。他们的后继者卡尔马特派人及其追随者新伊斯玛仪派人，建立了可怖的秘密组织，他们以其特有的准则、盲目的狂热和破坏性的冲动，进一步动摇了哈里发国家的结构。人们好象看到了一座有着许多可爱的房间、华丽的装璜和精致的庭院的漂亮建筑物，其根基正在不断被无数只老鼠、白蚁和各色各样的害虫蛀蚀着，它的院墙正在一块一块地坍落，色彩和装饰也在渐渐消褪，直到整个建筑物全部倒塌。瓦锡克时代以后，阿巴斯哈里发国家为国内的动乱所困扰，正在缓慢地走向崩溃。

然而，在我们谈及这些自称为“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的巴格达影子哈里发保护下兴盛起来的诸王国之前，让我们先来评述一下后期阿巴斯朝的实际成就。

**穆塔瓦吉尔（847—861年）** 穆塔瓦吉尔继承了瓦锡克的王位，很快又由别人接替了他的王位。在他们当政期间，唯一值得注意的是突厥人将军们的权势，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废立帝王。穆塔瓦吉尔时期，各不同宗教思想学派之间纷争不已，致使许多人丧生。穆塔瓦吉尔本人是个具有正统派思想倾向的人，他厌恶穆尔太齐赖派的理性主义学说，认为该派是对伊斯兰教的一个威胁。况且，阿里派人已显露出不安的迹象。因此，穆塔瓦吉尔起用了厌恶穆尔太齐赖派并对十叶派深恶痛绝的叶海亚·伊本·阿克泰姆担任最高法官（卡迪）。结果，在他任职的短短三年内，他对穆尔太齐赖派和十叶派一样严厉。他释放了在瓦锡克时代所有受到监禁的神学家，其中包括阿赫迈德·伊本·罕百里教长，此人在穆泰欣和瓦锡克时代关于《古兰经》是否是人为创造的激烈论战

中，曾扮演过重要角色。罕百里教长及其追随者们认为，《古兰经》是非创造的和永恒的，因而遭受巨大痛苦。据传，叶海亚·伊本·阿克泰姆甚至夷平了卡尔巴拉侯赛因墓上的陵殿。穆尔太齐赖派受到了残酷镇压，从未真正得到恢复。至此，用理性主义探索宗教问题的方法和自由主义观点也随之销声匿迹，而这些曾有助于阿巴斯朝前三代的文化繁荣。

**穆塔瓦吉尔之死** 难怪边界另一侧伺机而动的宿敌——拜占廷人要利用这种形势了。他们劫掠了小亚细亚南部狭小的西里西亚省，并从海上进攻埃及两个海港之一的达美塔港，夺取了这座城镇。与此同时，哈里发宫廷卫队里的突厥人首领策动了哗变，穆塔瓦吉尔派遣呼罗珊的“塔希尔”世袭总督穆罕默德前往平定。当时，这些卫士们对哈里发不满，要求他履行诺言，发放拖欠已久的津贴。哈里发惊恐不已，当即逃离京都，企图偏安于大马士革。但是，在那里也并不安全，所以不得不返回撒马拉。861年12月10日夜晚，他被手下的突厥人卫士杀害于撒马拉。

**蒙塔希尔到穆克塔迪（861—870年）** 于是，突厥人卫队首领们拥立穆塔瓦吉尔的幼子蒙塔希尔为哈里发，但他未能长久取悦于他们，仅六个月后即遭废黜，而另立其兄弟穆斯坦为哈里发。穆斯坦统治了四年，暂时逃脱了突厥人卫士们的毒手。但他终于被迫让位，穆塔兹被推上王座。这时的哈里发真可谓如坐针毡，穆塔兹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只获准有很小的统治权力。难怪哈里发国家已开始显露出瓦解的迹象。埃及总督阿赫默德·伊本·图伦宣告独立，并在那里建立了图伦王朝。穆塔兹当政三年后，于869年被卫士们杀害，由瓦锡克的一个儿子穆克塔迪继任哈里发。但是，突厥人军官们对他也并非满意，第二年就废黜了他，并把

穆塔瓦吉尔哈里发幸存的长子推上王座，尊号穆塔米德。

**穆塔米德（870—892年）——“赞吉”运动** 穆塔米德着手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把首都从撒马拉迁回巴格达。这在一个时期内有助于削弱突厥人卫队的权力。尽管如此，在他执政期间仍然出现了叛乱。他的最大忧患是巴士拉南部盐场的奴隶们组织的暴乱①。暴动者们以一个名叫阿里·伊本·穆罕默德的波斯人为领袖，此人自称是伊玛目侯赛因的后裔。这个派别被称为“赞吉”运动，其成员们主张人人平等，具有半共产主义式的思想。他们的信条类似哈瓦立及派。他们纪律严明，很快就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实际上，他们取得了显赫的战果，曾打败过奉命前往围剿的所有帝国军队。

**哈里发国家的崩溃** “赞吉”运动在建立一座称为穆克塔里城之后，已构成对哈里发国家的一大威胁。871年，他们夺取并劫掠了巴士拉城。经过一段长期的征讨后，他们终于在883年为当政哈里发穆塔米德的兄弟所灭。这时期，哈里发国家的东方省份已落于叶库布·伊本·雷斯之手，他在希斯坦宣告独立，赶走了自马蒙以来一直统治着呼罗珊的马蒙麾下著名将军塔希尔的后裔塔希尔人。叶库布不久就成了整个波斯、木克兰和信德的主人。有关他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在后文里叙述。

比较而言，穆塔米德执政时期，避免了进一步的动乱，尽管哈里发国家虎视眈眈的宿敌拜占廷人仍然是个隐患。当时，拜占廷人已从西里西亚南进到叙利亚，但在塔尔苏斯，与图伦王朝叙利亚总督的军队遭遇，受挫后退回西里西亚。

① 这里指的是869—883年爆发于巴士拉的黑奴大起义。——译注

**穆塔迪德（892—902年）；穆克塔菲（902—908年）** 穆塔米德由其侄子穆塔迪德继任。他享有盛名，主要是因为他把埃及重新置于哈里发国家的统治之下。埃及曾一度独立，领导者是具有杰出才干的总督和后来埃及的统治者阿赫默德·伊本·图伦的后裔。但在阿赫默德死后，图伦王朝的国势已告衰竭，因此，穆塔迪德得以顺利地收复埃及。

穆塔迪德的继任者是穆克塔菲，他是统率阿巴斯军队击退拜占廷人的最后一位哈里发。他甚至率军强攻令人生畏的亚得里亚要塞。但是，就在这时，另一个更大的威胁又达到了顶点。一个时期以来力量一直在增长的卡尔马特派，这时已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影响所及包括阿拉伯、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他们将要在伊斯兰教史上扮演某种重要角色，即使是邪恶的角色也罢。

**卡尔马特派** 逐渐以卡尔马特派为世人所熟知的这些人们，实际上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起初，这个派别既不是秘密的，也不是激进的；它温顺而虔敬，仅仅是个半政治性的组织。卡尔马特派源出于十叶派，后者于八世纪中叶因伊玛目传系问题发生分裂。十叶派中的一部人相信，先亡于其父的第六代伊玛目加法尔·沙迪克之子伊斯玛仪是真正的第七代伊玛目。另一部分十叶派人持有异议，宣称伊玛目的继承权应归于加法尔·沙迪克在世的儿子穆沙·卡吉姆。这样便导致七伊玛目派和十二伊玛目派的分裂。七伊玛目派又名伊斯玛仪派，相信已故伊斯玛仪之子穆罕默德是真正的第八代伊玛目，认为伊玛目的传系只能由穆罕默德的后裔承袭。他们还相信，伊玛目制度是永恒的，无论什么时候都将有一个伊玛目。现今的伊斯玛仪派仍遵循这一信仰。

**伊斯玛仪派的教义** 然而，伊斯玛仪派的教义还包含着

古老的波斯神权观念，以及其它更加玄妙和神秘的信仰与实践。一个世纪以后，这些教义在“诚友会”的著作中得到了体现。他们出版了一部近似哲学性的百科全书，内容包括诸如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等许多思想体系的因素。到九世纪末，在穆塔迪德统治时期，卡尔马特派以哈姆丹·卡尔马特为领袖，故名卡尔马特派。该派的许多习俗，实际上是伊斯兰教前旧有崇拜仪式的复活，这尤其表现在他们的秘密入会仪式和对于隐遁的伊玛目盲目与绝对的忠诚上。而这位伊玛目，人们极难看见，成员们须经七个阶梯，后来是九个阶梯，才能达到伊玛目的境界。信众都经过精心的思想训导，他们相信，若无人引导，他们便不可能了解先前的启示和宗教原理，而一旦把自己托付于懂得这些奥秘的人，他们就能逐步了解所有这些玄妙隐喻的真理。作为对社团和上司无条件服从的酬报，入会者可以免去一切禁忌、限制或戒律的束缚。难怪卡尔马特派很快就成为一股破坏性的力量①。

**吉克拉维·阿尔—丁丹尼** 哈姆丹手下有一些助手，称为圣洁首领，他们握有很大的权力。有一位首领派遣吉克拉维·阿尔—丁丹尼去叙利亚，组织班努—乌拉斯的贝杜因人，这些贝杜因人已经改宗伊斯玛仪派。丁丹尼很快就把这些信徒变成一架破坏性的机器，他们破坏了整个叙利亚，甚至围攻了大马士革要塞，但遭到了顽强抵抗。在此期间，哈姆丹死去，由一位圣洁首领就任哈里发，尊号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这位哈里发死于901年，他的兄弟阿赫默德即位，在位仅两年。事实上，阿赫默德早在903年即为阿

① 继黑奴大起义之后不到十年，于891年又爆发了卡尔马特教派起义，起义迅速扩大到阿拉伯、伊朗、叙利亚等地，给阿巴斯统治者以有力的打击，这里所说的破坏性力量指的是起义者的队伍。——译注

巴斯军队所击败。阿赫默德本人被俘，解往巴格达，并被处死在那里。丁丹尼也在906年死于一场小冲突。他死后，卡尔马特派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势力大为衰退。

**阿拉伯半岛的卡尔马特派** 卡尔马特派在阿拉伯半岛上却进展得较为顺利。894年，他们的最高统帅派遣阿布·赛义德·伊本·巴赫拉姆·塔纳比到阿拉伯半岛东部的巴林。在那里，塔纳比整编了阿布尔·凯斯部族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国家，定都穆曼尼亚。隐遁的伊玛目是整个组织当然的秘密首领，但塔纳比非常策略地把部族酋长们纳入自己的决策机构，从而把他们拉到自己方面来。他和他的后裔们变得十分强大，竟开始进犯伊拉克、希贾兹和纳季德，没有多久就破坏了去麦加的朝觐。从914到943年，在这近三十年期间，由于卡尔马特派在阿拉伯半岛东部的策动，使得这整个地区处于动乱和灾难之中。930年，阿布·赛义德之子攻占麦加，把“黑石”劫到他的首都巴林。卡尔马特派控制阿拉伯半岛内地达百年之久。

**穆克塔迪尔（908—932年）** 其间，穆克塔迪尔继穆克塔菲之后，担任了哈里发。他是尚能控制伊拉克、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埃及、波斯和库吉斯坦的最后一代阿巴斯朝哈里发。这时国家岁入日减，穆克塔迪尔往往不得不采用相当可疑的策略，以获取足够的财政收入，使之得以维持下去。他常常对富人突然抽税或罚款，或根据捕风捉影的报告，没收珠宝商或金匠的财产。因而，法律的尊严受到极大的削弱，生命和财产皆无保障。卡尔马特派早已使商业衰竭，那些习惯于奢华生活的上等阶层，现在降低到仅能维持其小康生活。下等阶层日益贫困，而当权者却愈加贪欲，也愈加专横残暴。逊尼派和十叶派间的宗教战争有增无减。老百姓或

者失去信仰，加入秘密组织和非正统组织，如卡尔马特派和其后的新伊斯玛仪派，或暗杀派；或者鄙视现实生活而堕入神秘主义迷宫。

**神秘主义者** 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神秘主义派别或苏非教团，人们开始脱离世俗事务。他们日益厌倦眼前的一切事物，感到颓唐和茫然。既然确信眼前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好世道，因此他们认为（虽则是谬误地认为）世界是虚幻的。这些新导师们说，真实的世界是天国，而世俗世界是一种转瞬即逝的东西。他们对《古兰经》的某些章节作了字面的解释，试图据此说明世俗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不同价值。结果，探求真理，对真主的某种直觉的认识以及与真主的某种亲近感（如果不是与真主圣灵完全交融的话）成了许多人的一种激情。然而，苏非主义或神秘主义却是通过一个称为曼苏尔的圣者的教旨和生活达到顶峰和臻于完美的，此人又以哈拉杰（859—922年）的名字著称，大约活跃在这个时代。同时期另一位著名的神秘主义者是巴格达的珠奈德，他曾对哈拉杰本人发生过影响。哈拉杰曾亲自去过巴格达，并加入了珠奈德的团体。关于哈拉杰的故事是十分有趣的，值得研究。

**哈拉杰（825—922年）** 曼苏尔在珠奈德处留居了一个时期，后来成为一个游方士，从一地跑到另一地，传布苏非派的神交，甚至是同真主融合的教义。据说，他曾远游至印度。在旅行中，他遇见了著名哲学家拉齐，后者向他介绍了希腊哲学家们的学说。哈拉杰还遇到卡尔马特派的一些领导人，并试图了解他们的思想。虽然他并不同意他们的见解，但由于他十分真诚，他们并未加害于他。他在旅游麦加后，于908年返回巴格达，并开始传布关于失身于神体，最后达

到人神合一的教义。他的讲道使人心醉神迷。他还蔑视社会上的陈规陋习。人们喜欢听他讲道，而卡迪和毛拉们却认为他是在传播异端邪说，因为他从不引用律法，也不宣讲人的行为准则，相反却大谈直觉经验、对真主的内省经验以及圣爱的欢乐和恩惠。这一切是那些维护律法的人所不能理解的，也是他们所不容许的。他们宣称，他是一个异端分子，他的说教有害于社会安全和宗教传统。因此，他被监禁起来，最后被绞死。一些“乌里玛”极为残酷，甚至在他死后还被人枭首，焚尸扬灰。律法虽得到了伸张，但人们却长期缅怀他，他死后一直被尊为殉教者。印度-巴基斯坦的大诗人阿拉玛·伊克巴尔对哈拉杰赞美备至，认为他是为他的内省知识和追求真理而献身的一个代表人物。

**穆克塔迪尔的结局** 现在再回头谈谈穆克塔迪尔。正是在他执政时，布瓦希德人掌握了政权，有关这些，我们将分开叙述。在布瓦希德人之后，穆克塔迪尔的继任者们只是些傀儡，我们无须加以讨论；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在混乱中也有过短暂的间歇。现在必须提及在那个幅员广阔的、名义上仍称为阿巴斯哈里发国家里的许多大大小小的王国。

**塔希尔王朝（820—872年）** 首先是塔希尔王国。塔希尔·伊本·侯赛因原是马蒙的一个波斯籍奴隶，后来成了哈里发信赖的将军。他曾为他的主人英勇作战，于820年当上了统辖所有东方行省的总督。省府设在麦尔夫，它曾是呼罗珊的首府。塔希尔寿命不长，于823年去世后，由他的儿子塔拉继任总督。塔拉统治着所有东方省份，从马赞达兰到大北部的外奥克辛纳。塔希尔的另一个儿子阿布杜拉，成了马蒙麾下的著名将军。塔希尔的后代们对他们的太上皇可谓竭尽了全部封建的忠诚，但也仅限于在名义上承认哈里发的权

威而已。

塔希尔王朝赐予一个古老波斯家族的成员以高级官职，该家族系包尔克的一个祆教徒贵族萨曼的后裔。塔希尔朝下的这些小总督官职由父子辗转相袭，直到872年前后，塔希尔的末代国王变得十分软弱，沙曼的曾孙纳赛尔·伊本·阿赫默德宣告独立，并建立起自己的王朝。可是，在这之前，中波斯出现了新的事态发展，另一个冒险家已经夺取了政权。

**沙法尔朝（867—908年）** 在波斯中部的希斯坦，一个出身卑贱的家族获得了显赫地位。他们的创业者名叫叶库布·伊本·雷斯，他是以铜匠（沙法尔）发迹的。因此，由他建立的王朝取名为沙法尔朝。他年轻时是个强盗，后来成为绿林首领，但如同英国的罗宾汉一样，颇有骑士风尚。由于他是个卓有成效的组织者，哈里发竟封他为将军，并赐予他大量土地，条件是由他来维持当地的秩序。叶库布充分利用他的领地，把那些效忠于他的佃户、追随者和平民组织在一起，并象其他的将军那样，成为半独立的王侯。接着，他开始扩充统治区，把塔希尔人逐出了希斯坦和呼罗珊。沙法尔甚至攻占了喀布尔。正是在他手下，现称为阿富汗的地区归顺了伊斯兰教，而在此之前，那里的人民大都信奉佛教。他还成了东波斯的主人，并确立了在木克兰、俾路支和信德的霸主地位。

他的兄弟阿姆尔继承了他的事业，同哈里发达成了妥协，获准担任几乎整个波斯和呼罗珊的总督。阿姆尔统治了十二年，后来被沙曼王朝推翻。在这以后，沙法尔朝版图锐减，阿姆尔的孙子仅统治着希斯坦。

**沙曼王朝（874—999年）** 这个家族曾依附于塔希尔朝

下。首先要求享有独立权的是纳赛尔·伊本·阿赫默德，但真正把沙法尔人逐出呼罗珊的，却是他的兄弟伊斯迈尔(892—907年)。在第四代沙曼人纳赛尔二世(913—943年)统治时期，王国仍与哈里发保持着若明若暗的宗主关系，但其势力已扩张到哈里发国家整个东半部。王国的疆界已扩展到离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拉克的东部边境仅数英里远的地方。沙曼人是最早推翻阿拉伯人至上权的波斯人，但不是最后一批波斯人。

**沙曼朝的文化** 沙曼人以布哈拉为首都，在他们的统治下，中亚细亚人全部成了穆斯林。撒马尔罕发展成一座重要的城镇，作为一个文化中心，它开始与巴格达相匹敌。这个地区的两座姊妹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以培育了两位穆斯林天才——著名的哲学家拉齐和更有名气的伊本·西那而负有盛名。这两人以穆斯林西班牙的两个伟大的别名为欧洲人所熟知，并在许多世纪内一直被欧洲人誉为学问大师，有关这些我们将在后文中叙述。西方世界把他们两人分别称作拉齐和阿维森那，并尊之为卓越的导师和大师。波斯伟大的史诗作家费尔杜西也生活在这个时代。在这之前，阿拉伯语已成为哈里发国家的国语，而波斯语则被贬为下等语言，尽管这里的老百姓仍然讲波斯语。而今，波斯语又盛行开来，这个王朝的一位大臣甚至把《塔巴里通史》译成了波斯文。由于这些作家的功绩，波斯文学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沙曼人确实是个非常开明的统治家族。但就在这时，一支突厥势力开始出现于舞台，他们注定要给沙曼人罩上阴影，并最终吞并这个王国。

**加色尼王朝(961—1186年)** 这个新王国称为加色尼，是以其首都命名的。如我们所知，所有这些新王国都千

篇一律地仿效着同一模式：有权势的国王总是指任他的能干的将军们担任边远省份的总督，一旦中央的权力虚弱，他们就宣告独立并建起自己的王国。加色尼王朝就是这样获得独立的。而且，我们以后还将看到，在非洲，从埃及到摩洛哥出现的事件都在重复着这个模式。在沙曼朝能干的突厥人奴隶中，有一个名叫阿尔提金的人，他的生涯是从做皇家卫士开始的。他在参议室和战场上崭露头角，沙曼国王非常器重他，封他为呼罗珊总督。一个时期后，他失宠于沙曼朝廷，同他的追随者们来到现阿富汗大东部行省，以图东山再起，一旦可能，就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阿尔提金在加色尼立住了脚，慢慢把它变成一个独立的公国。他的奴隶和后来的女婿苏布提金（976—997年）是一个更为干练的人。实际上，正是他建立了这个新王朝。苏布提金进行了一系列征服，一直伸入到印度的白沙瓦①，还征服了沙曼朝辖下的呼罗珊。

**加色尼的马茂德（999—1030年）** 然而，这个家族真正伟大的人物是苏布提金的儿子马茂德，他以“强大的马茂德”著称。在印度和波斯，人们都感觉到了他那铁拳的分量。那时，哈里发国家的实权操在波斯裔十叶派布瓦希德人手中。马茂德是突厥人，属于逊尼派，因此他承认了哈里发的宗主权（当时的哈里发是卡迪尔），哈里发赐予他“国家的右臂”的尊号。马茂德不愧为那个时代的穆斯林，他把圣战（加兹瓦）看作是每个穆斯林的义务。然而，他在印度的一系列征战，却是作为他父亲时代存在已久的家族纷争的继续而开始的，此前，苏布提金曾与旁遮普统治者加帕尔作战，因为后者出于傲慢曾侵入他的王国。苏布提金在古扎克

① 今属巴基斯坦。——译注

附近与加帕尔的军队遭遇。这时，一场暴风雪冲垮了加帕尔的阵地，他遭到失败，被迫接受屈辱的媾和条件，但他一回到首都即撕毁了条约。苏布提金在加帕尔王国西部，名叫拉姆罕的地方遭到了骚扰和劫掠。997年，苏布提金去世后，马茂德即位。1001年，他在白沙瓦附近给予继续与崛起的加色尼人为敌的加帕尔以粉碎性的一击。此后，马茂德每年都攻入加帕尔的领土，他在印度的圣战成了他统治时期固有的特征，如同早期穆斯林在小亚细亚，或塔里克的继任者们在法国南部的圣战一样。马茂德共进行了十七年的远征，每次都征服一座城池，或围攻一个要塞。从东旁遮普的康格拉到中部印度的格瓦里尔和卡林加尔；从联合省的卡诺杰到古吉拉特卡西阿瓦尔的索那斯，他一路夺城拔寨，锐不可当。由于所有大城镇都有着作为各自金库的大寺庙，他和他的将士们抢到了价值昂贵的财宝，连做梦也未想到，竟一下子成了富翁。鉴于一系列著名的征服战争，他被人们誉为伊斯兰的先锋和一位伟大的偶象粉碎者。马茂德成为伊斯兰教史上第一个获得“圣战者”称号的人，哈里发给他戴上所有应得的桂冠。

**马茂德的帝国** 马茂德不仅把旁遮普永久地并入了他那方兴未艾的王国，还把他的边界扩展到西部。在他当政的极盛时期，马茂德的帝国囊括了东自朱木拿河，北起遥远的外奥克辛纳，西至波斯人的伊拉克之间全部领土。马茂德被认为是那时亚洲最强大的君主。

他也是艺术和科学的一位伟大的保护者。他把各门学科的学者名流邀集到他建立的首都加色尼，费尔杜西就是其中之一。正是在马茂德的鼓励下，费尔杜西才写出了伟大的史诗《帝王记》。马茂德死于1030年，由其子马苏德继位。马

苏德维护了帝国的统一，但他的继任者们却是些怯弱的人，马茂德的帝国渐趋解体。东旁遮普成了一个独立的穆斯林王国。波斯的塞尔柱人侵吞了西部诸省。阿富汗斯坦为戈尔人并吞，加色尼帝国最后缩小为中旁遮普的一个小王国，终于在1186年为戈尔人所逐。

**艾米尔—乌尔—乌玛拉** 在本章先前讨论的穆克塔迪尔哈里发当政时期，朝廷里出现了一个新的显贵，一个称为艾米尔—乌尔—乌玛拉的官职，意为指挥官中的指挥官或大元帅。这个官员通常由卫队首领担任，但也可以是哈里发国家军队最有权势的将军。最早获得这个职位的，是突厥人卫队首领穆尼斯·穆扎法尔，他成为幕后的摄政王。他废黜了穆克塔迪尔，立他的弟弟卡迪尔为哈里发。卡迪尔仅当政两年（932—934年）即被废黜。他被挖除双眼，撵出王宫，后来沦为乞丐。在他之后的两任哈里发穆塔基和穆斯塔菲，境遇也同样不佳。其时哈里发国家大势已去，阿布杜勒·拉赫曼三世在西班牙（这方面情况将在下一章里叙述），法蒂玛哈里发在北非都各自宣称为独立的哈里发。这就是说，当时世界上有三位穆斯林哈里发：一个是西班牙的逊尼派哈里发；另一个是开罗的十叶派哈里发；第三位是巴格达的逊尼派哈里发。

**布瓦希德王朝（945—1055年）** 这种局面是难以持久的。在穆斯塔菲朝下（944—946年）担任艾米尔—乌尔—乌玛拉的，是一个名叫阿赫默德·伊本·布瓦希德的人，他自称是古代波斯萨珊王朝国王的后裔。他就任艾米尔—乌尔—乌玛拉时，号称“穆伊兹—乌德—道拉”（国家的支持者），成为实际上的统治者。事实上，阿赫默德的父亲曾是波斯最北部的一个倔强的山区部族人的酋长，他的儿子们全都在

沙曼王朝国王手下统领过一支小小的军队。他们逐渐集结了自己的人马，开始向南部进军。他们首先攻占了伊斯法罕，接着攻占了库吉斯坦和吉尔曼。934年，他们在南部设拉子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而在945年，三兄弟中最有才干的阿赫默德开始向巴格达进军。哈里发的宫廷卫队已经逃走，哈里发只好承认阿赫默德为其保护人。他让阿赫默德做了艾米尔一乌尔一乌玛拉，但阿赫默德并不以此为满足。没有多久，他就把自己的名字铸造在金币上，并下令在主麻聚礼的呼图白讲道中，把他的名与字哈里发的名字并提。就在次年，阿赫默德背着哈里发，把他废黜了，扶植穆提（意为驯服的人）当上了傀儡哈里发（946—974年）。

**布瓦希德朝下的变化** 布瓦希德人属于十叶派，因此阿赫默德在国内确立了十叶派的节日庆典活动，定圣纪节[①]为正式节日。这种状况极其古怪，因为名义上的哈里发是个逊尼派穆斯林，而实际的统治者却是个十叶派教徒，因此这两人之间经常发生明争暗斗。阿赫默德公开宣称，先知曾在麦加和麦地那之间的库姆——加迪尔，宣布哈兹拉特·阿里为他的继承人。按照十叶派圣训的说法，这恰好发生在十二月朝觐的第十八日，因此布瓦希德王朝每年把这一天作为欢乐的节日庆祝。自那时起，十叶派人一直坚信这个传说，届时举行庆祝，宣称先知在这一天曾做过这项重大宣布。布瓦希德人推崇十叶派教义，在他们主持下，编纂了十叶派经典。但是布瓦希德人并非极端派，他们未同埃及的法蒂玛王朝结成思想体系上的联姻。

① 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在伊斯兰教太阴历年三月十二日举行。相传这天也是他的逝世日，故中国通用汉语的穆斯林也称此日为"圣忌"。——译注

**阿杜德·乌尔—达拉(949—983年)** 布瓦希德人统治了一百一十年。他们是有教养的民族，在他们的首都设拉子建造了许多漂亮的建筑物。这个朝代最伟大的统治者取号为阿杜德·乌尔—达拉，统治了三十四年。他向东西两侧扩充了王国的版图，到977年，他已经统治着当年阿巴斯人辖治下的全部区域。他同哈里发塔伊的女儿成婚，并把他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哈里发，从而与阿巴斯王室结下了牢固的联系。在他统治的极盛时期，他僭取了“王中王”的称号。他的首都设在设拉子，但他并未忽视巴格达和其他重要城镇。他建造了许多公共设施，如清真寺、学校和医院。他尤以创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巴格达大医院著称。据说，这家医院有二十四名正式医生，设有许多部门和为病人住院治疗用的宽敞病房。许多诗人，包括著名阿拉伯诗人穆塔纳比都写了颂扬他的赞美诗。

**沙里夫·乌尔—达拉(983—989年)** 阿杜德·乌尔—达拉由其子沙里夫·乌尔—达拉继任，他是一位更伟大的艺术和科学的赞助者。这父子两人曾仿效哈伦和马蒙。同马蒙一样，沙里夫也建造了一座天文台，并赞助科学。沙里夫的儿子巴哈·乌尔—达拉手下有一位文化大臣，此人名叫沙布尔·伊本·阿达希尔，是波斯人。他于993年，在巴格达创办了一座学院，院内拥有一所藏书一万册的图书馆。著名阿拉伯诗人马奥尼曾在这所学院就学。曾经为卡尔马特派提供过知识背景的伊克旺·乌斯—沙法就活跃在布瓦希德时代，并得到了他们的鼓励。然而，布瓦希德朝的光荣未能持久。沙里夫之子巴哈同他的兄弟互相争斗，这个家族日渐失势，直到1055年，塞尔柱突厥人在其酋长图格利尔·伯格率领下，从中亚来到这里，灭了布瓦希德王朝。

**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伯王朝、哈马丹王朝（929—1055年）** 其间，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建立了四个小王朝。第一个是摩苏尔和阿勒颇的哈马丹王朝，它存在了约七十年。该朝统治者属于塔格里布部落，他们当中出现过一些有作为的统治者，其中以塞夫·乌尔一达拉国王最为著名，他在944年从埃及统治者手中夺取了阿勒颇。他还多次成功地在小亚细亚举行反拜占廷人的圣战。他把他的宫廷变成一座灿烂的伊斯兰文化中心，他的盛名远近皆知。阿拉伯大诗人穆塔纳比曾是他的受宠者，他和其他一些作家给这位君王增添了极大的荣耀。最后，哈马丹王国的一翼被埃及的法蒂玛哈里发们所吞并，而另一翼则为布瓦希德王朝所瓜分。

**阿勒颇的米尔达斯王朝（1023—1097年）** 本尼·卡尔布部落的阿拉伯人在阿勒颇建立了一个阿拉伯小王国。他们崇尚武功，由于他们地处西部的法蒂玛王朝和东部的布瓦希德王朝之间，因此不得不频繁地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他们虽自立了约半个世纪，但终于为强大的邻国所并吞。

**摩苏尔的乌卡尔王朝（996—1096年）；迪阿伯克尔的马尔旺王朝（990—1096年）；希拉的马兹亚德王朝（1012—1050年）** 在摩苏尔，本尼·卡尔布人的乌卡尔王朝继哈马丹王朝之后，统治了一百年。乌卡尔王朝产生了一位名叫穆斯林·伊本·古莱西的强有力的君主，他把他的王国从巴格达附近扩展到西部的阿勒颇。该王朝最终被塞尔柱人所推翻。这个地区还兴起过两个较小的王国，首先是马尔旺王朝。它立国于摩苏尔西部的迪阿伯克尔。这个小王朝的创建人是库尔德的阿卜杜拉·阿里·伊本·马尔旺。马尔旺王朝存在的时间同乌卡尔王朝一样长，终于被塞尔柱人所推翻。最后一个阿拉伯小王国是由本努·阿萨德创建的马兹亚德王朝。他

们当中产生了一位阿拉伯史上的伟大英雄，名叫萨卡达，他的事迹成了一部传奇。不久，这个国家被“赞吉”人所占，关于赞吉人我们将在后面详述。这些就是阿拉伯人在这个地区的最后几个王国，直到二十世纪之前，阿拉伯人在阿拉伯半岛北部未能建立起任何政权。

**塞尔柱人(1037—1300年)** 当塞尔柱人出现时，哈里发国家已经有名无实，成为一个影子。西班牙作为一个穆斯林国家早已不复存在，这方面情况我们将在下一章里叙述。法蒂玛王朝占据着北非；一些阿拉伯酋长占据着叙利亚；哈里发国家的其余地方全部归于布瓦希德王朝所有。逊尼派教徒和十叶派教徒曾交替执政：逊尼派在西班牙；十叶派在非洲；逊尼派又在叙利亚；而后十叶派又在伊拉克和波斯。无须说，他们曾到处战斗，混乱日增。久而久之，伊斯兰世界渐渐划分为西部的阿拉伯和东部的波斯。当一支古兹突厥部落从土耳其斯坦草原来到这里时，情况就是如此。他们定居在布哈拉，接受了伊斯兰教，成为逊尼派信徒。他们的首领名叫塞尔柱，故后人以其名字称呼这支部族人为塞尔柱突厥人。他的孙子图格里尔·伯格是个勇敢的首领，他征服了呼罗珊，后来在他的两位兄弟的帮助下，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省份。当年塞尔柱人很可能遭到过加色尼人的反对，但加色尼的马茂德的后继者们无力遏阻塞尔柱人的势头。加色尼朝不久便丧失了西部诸省，布瓦希德王朝的中部各省也落入突厥人手里，因此到1055年，图格里尔就成了波斯和呼罗珊的统治者。同年年末，他向巴格达进军。驻守巴格达城的军事长官突厥人将军巴沙希里（关于此人情况后面再叙述）弃城逃跑。但哈里发却很高兴，因为一个逊尼派的救星终于来到，因此当图格里尔抵达时，哈里发兴高采烈地表示欢迎。哈里

发还举行盛典，封图格里尔为“东西方之主”，并于1056年授予他苏丹称号。

**图格里尔（1055—1063年）** 图格里尔在中部的统治虽已确立，但他还需要征服北部。因此，他集中了他的军队，向北部进军以获取全胜。趁他不在时，原布瓦希德王朝的突厥人将军、后来供职于埃及法蒂玛朝的巴沙希里，带领一支数目庞大的法蒂玛军队返回巴格达，收复了这座城市。在他占据巴格达的四十周内，各清真寺里一直以法蒂玛朝哈里发的名义，举行“呼图白”讲道。得知这些情况后，图格里尔当即集合部队，回师巴格达。他战败了巴沙希里的军队，在战场上砍死了巴沙希里。图格里尔·伯格遂成为除叙利亚、埃及以外整个阿巴斯王朝无可争议的苏丹。

**大塞尔柱人国家** 塞尔柱人曾有过四位伟大的君主：图格里尔、他的儿子阿尔普·阿萨兰、他的孙子马立克·沙和他的曾孙、大塞尔柱人的末代苏丹桑贾尔。图格里尔及其子阿尔普·阿萨兰向西部扩充势力，不久就征服了伊拉克与地中海之间的大片土地。更重要的是，穆斯林的武力又开始压倒了拜占廷。西方史学家们以惊奇的眼光注意到：伊斯兰教似乎屡次为蛮族所推倒，而每一次又都以新的活力而兴起。在图格里尔统治下，野蛮的土库曼人破坏了由开明的布瓦希德人创造的灿烂文明，一切似乎都成了废墟。然而，正是塞尔柱人的帝王们为伊斯兰教争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誉。这一插曲由蒙古人、帖木尔鞑靼人和其后的奥斯曼土耳其人以及莫卧儿人一次又一次地重演。

**阿尔普·阿萨兰（1063—1073年）** 阿尔普·阿萨兰（狮心）很快就同小亚细亚的基督徒打得不可开交。双方都做了充分准备，但在曼吉克特一役，阿尔普·阿萨兰大败拜

占廷军，并俘虏了拜占廷皇帝。这次胜利引起巨大反响。正是在阿尔普·阿萨兰当政时期，穆斯林首次在小亚细亚定居。1077年，阿尔普·阿萨兰的一个堂弟苏赖曼·伊本·古鲁米斯做了这块新领地的世袭总督。他和他的后代以“鲁姆的塞尔柱人”统治这块土地达二百余年。他们首先以尼卡为首都。但在1084年，他们又征服了拜占廷人在小亚细亚的最富庶、最美丽的城市伊科纽姆，并把它定为政府所在地。这座城市后来改称肯亚，成为一座伟大的学术中心。

阿尔普·阿萨兰选择伊斯法罕为其首都。只是到了他的后继者马立克·沙当政后期，巴格达才成为塞尔柱人的首都。到这时，哈里发仅仅是苏丹们手里的一个傀儡，在举行“呼图白”讲道时，在哈里发名字之后，公开念颂塞尔柱苏丹之名，尽管塞尔柱人对待哈里发，比其他人稍仁慈些。阿尔普·阿萨兰的儿子图图斯做了叙利亚总督，在那里他建立了独立的塞尔柱王朝。正是这位图图斯苏丹的后裔们挡住了十字军的首次东侵。1077年，阿尔普·阿萨兰攻占阿勒颇，光复了圣城麦加和麦地那，这两座城市一度落入法蒂玛人手里。

**尼扎姆·乌尔—穆尔克（1018—1092年）** 阿布·阿里·哈桑·尼扎姆·乌尔—穆尔克被授予广泛的权力，但他仍忠于国王。穆尔克本人是一位有教养的人，他创办了大学，推广太阴历法，热心于学术研究。他著有一部论治国之道的著作，可与旃陀罗·笈多·莫尔雅的谋士阁耶伽的论文和尼科罗·马基雅弗里的名著《君王》相媲美。他在巴格达兴办的著名的尼扎姆大学吸引了穆斯林世界各地的学者们，负有盛名的安萨里教长就是该校的一位导师。穆尔克手下还有两个著名的文人：一是天文学家、诗人欧麦尔·卡亚姆；一是

旅游家、作家纳赛尔·胡斯娄。

穆尔克不仅在学术领域取得了许多成就，而且是一位卓越的将军，经常率军作战。可是，这位杰出的宰相（维齐尔）却命定要死于暗杀派的手下。当马茂德在加色尼当政时，他曾任命他的释奴为花剌子模总督。而在塞尔柱人马立克·沙统治时期，另一个名叫安奴希提金的加色尼人奴隶，建立了花剌子模·沙王朝，前后统治了一百余年，其间推翻了塞尔柱国家。

**暗杀派** 马立克沙在位时，有过许多重大事件。其中使伊斯兰教深受其害的，是暗杀派①秘密组织的建立，这个暗杀派实际上是伊斯玛仪派的支派。早在一百多年前，伊斯玛仪派即以卡尔马特派的面目兴起。该派如今有了另一位领导人，名叫哈桑·伊本·沙巴，他曾以法蒂玛朝的鼓动者而显赫一时。哈桑很有才干，他在马赞达兰巩固了自身的地位后，夺取了阿尔卑斯山脉的阿尔姆特要塞。他把这座要塞建成为坚固的堡垒，置重兵驻守，以此作为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基地。他的副官们在波斯北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战略要地，夺取或修建了类似的要塞。这个组织的成员们以“虔诚者”（“菲达”）为人们所知，这是因为他们完全效忠于哈桑的缘故。该组织成员被派往远近各处，专门从事暗杀和破坏活动。有许多著名人物和强大的君主死于他们手下。最早遇害的是马立克·沙的著名宰相尼扎姆·乌尔—穆尔克。他和著名星学家、数学家欧麦尔·卡亚姆都是哈桑·伊本·沙巴的同窗学友，这三人是当时的三大才子。当哈桑的活动构成威胁时，马立克·沙曾亲自率军两次讨伐暗杀派，但未能

① 一译阿萨辛派。——译注

奏效，反而遭到暗杀派的报复。

**塞尔柱国家的衰落** 正值下一任塞尔柱苏丹桑贾尔统治的末期，另一支以其部落酋长名字而得名的戈尔突厥人突然闯进了穆斯林大地。他们是些异教徒，不喜爱伊斯兰教或伊斯兰文化。戈尔汗击败了苏丹桑贾尔，他的后代推翻了阿富汗的加色尼朝，并在那里建立了戈尔家族的统治。一个时期以后，戈尔人皈信了伊斯兰教。后来戈尔人的一个王储沙哈布丁·穆罕默德·戈里侵入了印度，打败了德里和阿吉米尔强大的拉吉普特王普利斯里·拉杰，为在那里建立持久的穆斯林统治奠定了基础。

**塞尔柱帝国的解体** 苏丹桑贾尔之后，末代塞尔柱亲王之间爆发了内战，不久，整个社会结构便破坏殆尽。从塞尔柱家族中分裂出来的各支，在帝国各地纷纷独立，尽管主要的一支仍对帝国拥有主权，直到1157年东部塞尔柱帝国在花剌子模·沙的打击下遭到灭亡为止。吉尔曼的塞尔柱人（1041—1187年）被古兹土库曼人所征服；叙利亚的塞尔柱人（1094—1117年）已失去对布尔人和奥图格人的宗主权，后者在毗邻地区已各自建立了新国家。伊拉克和库尔德斯坦的塞尔柱君王们(1117—1197年)也被日益强大的花剌子模·沙所吞并。存在时间最长的一支塞尔柱人，是鲁姆的塞尔柱人，他们以肯亚（伊科纽姆）为首都，统治着安纳托利亚。他们一直坚持到蒙古人西侵之后，终为奥斯曼人所灭。

**阿尔塔伯格** 曾使每一个穆斯林国家受到折磨的病害，如今又在侵袭着这个帝国的残存者。军事将领们成为国家的主宰，致使塞尔柱各王国的实力逐步削弱。这些将领被人们称为“阿尔塔伯格”。其中一个名叫图格土金的人，曾在大马士革建立布尔王朝，存在于1103到1154年间。另一个名为

伊玛目丁·赞吉的阿尔塔伯格，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建立了赞吉王朝。这些赞吉人在十字军时代曾起到过某种不容忽视的作用，并于1154年吞并了布尔王朝。还有一个名叫奥图格·伊本·阿克拉布的阿尔塔伯格，他曾建立迪阿伯克尔小王国，并于1101年在那里建立了奥图格王朝。奥图格的两个儿子苏克曼和伊尔一加维英勇地抗击了法兰克诸小王国和巴勒斯坦公国，这些国家是由第一次十字军的领导人，拉丁君主们建立的。苏克曼做了北亚美尼亚国王，建立了他自己支系的王朝（1100—1207年）。还有一个名为伊尔迪吉兹的阿尔塔伯格，他建立了阿塞拜疆王国（1136—1225年）。他的儿子穆罕默德极为强大，成为伊拉克的塞尔柱王国的实际统治者。另一些小王国有法里斯的沙尔加王国（1148—1287年）和鲁里斯坦的哈兹拉斯一彼德王国（1148—1339年）。

**花剌子模·沙王朝** 塞尔柱人为戈尔突厥人所败，这使得花剌子模·沙得以独立。他东征西伐，占据了大片土地，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君主。这个支系最强大的统治者是阿劳丁·穆罕默德（1199—1220年），他从戈尔苏丹手中夺取了呼罗珊，占领了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完成了对波斯的征服。1214年，他甚至入侵阿富汗斯坦，夺取了加色尼。

我们已经看到了布瓦希德王朝和塞尔柱国家如何试图谋取哈里发们对他们在名义上的确认。当时的哈里发是纳赛尔（1180—1225年），他力图确立自己的地位，但已为时过晚。他并非一个无所作为的人，但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由于对花剌子模采取了过于严厉的态度，从而铸成了他的一个大错。花剌子模·沙对于这种待遇感到愤懑不平，所以哈里发开始讨好戈尔王朝。这尤使花剌子模·沙感到恼火，于盛怒之下，他转向了十叶派，并在中亚自立为哈里

发，接着亲率大军前去与纳赛尔较量。

**成吉思汗（1162—1227年）** 使哈里发感到幸运而使伊斯兰教不幸的是，那位素有“世界灾难”之称的成吉思汗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个令人生畏的人为一次边界冲突所触怒（在这场冲突中，成吉思汗部族的一位酋长丧生），亲率大军进攻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相继攻陷并毁坏了这两座古城。其后，他席卷了整个中亚大地，击败了所有对手，毁掉了一切。唯一敢于同他作战并战斗到最后的，是花剌子模·沙的儿子，英勇的贾拉鲁丁王子，尽管他未能取胜。成吉思汗大败花剌子模·沙以后，穿过阿富汗斯坦的崎岖峡谷，追击贾拉鲁丁王子。

**贾拉鲁丁亲王** 贾拉鲁丁不止一次地回兵与成吉思汗作战，但最后被穷追到印度河附近。他和他的忠诚部下苦战到底，当他的最后一批勇士们倒下、全军覆没时，贾拉鲁丁身披重甲跳进狂暴的印度河。虽身负重甲，但他并未沉没，经过与河水的英勇搏斗，终于奋力游到对岸。成吉思汗注视着他的行迹，当弓箭手们准备张弓射箭时，却被成吉思汗阻止了。贾拉鲁丁安全地泅到对岸，站在岩边向可怖的蒙古人挥动拳头，然后走开了。成吉思汗深深地叹息道：“一位勇士走了。我希望能有一个象他那样的儿子”。尽管成吉思汗怀有这种心情，但他并未改变杀害贾拉鲁丁年轻的儿子的念头。此后，贾拉鲁丁沦为一个流浪者。他向德里的穆斯林统治者伊尔图玛斯求援，但遭拒绝。于是，他决定去伊朗，在经历了一段流浪的骑士生涯之后，终于在阿塞拜疆定居下来，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小王国。然而，即便在那里，蒙古人也未让他安身，他只得逃离。虽然他不屈不挠地生活到最后而未被征服，可是关于他的死，人们是不大了解的。然

而，他以英勇和坚毅的精神而名垂伊斯兰教史册，成为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作为一个伟大的英雄，他永远为人们所景仰。

**旭烈兀汗** 成吉思汗返回了蒙古，不久就死去。然而，他的子孙们仍继续着他那征服和毁灭世界的残暴事业。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汗从其父蒙哥汗手中承袭了阿姆河以南的大片土地。他同他的父辈一样，以征服为己任，毁灭了南部穆斯林的伟大文明。旭烈兀汗曾受到许多君王和统治者的友好接待，其中有格鲁吉亚的基督教国王。这些基督教国家热衷于同任何反对穆斯林的人结盟，而旭烈兀汗的妻子正巧是个基督徒。旭烈兀汗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消灭暗杀派。这些凶残的暗杀者在他们可怕的首领“山中老人”的指挥下，对穆斯林世界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危害。他们有令必行，随处烧杀，一度在各地的国王和平民中间造成恐怖。旭烈兀汗不愿使他的统治遭到暗杀派的威胁，因此决心予以铲除。暗杀派在阿尔姆特设有一个据点，他们曾在此做过上百次的抵抗。旭烈兀汗亲自率军攻打并夺取了这座要塞，随后将其夷平，城内居民惨遭杀戮，连怀抱的婴儿亦未能幸免。这次行动使这个罪恶的组织受到了致命打击，至少在波斯是如此。

**旭烈兀汗与哈里发** 据说旭烈兀汗曾送一个口信给巴格达的哈里发，请他协助对付暗杀派，但哈里发考虑再三，未予回答。如果哈里发与旭烈兀汗结成反对共同敌人的同盟，天晓得旭烈兀汗会如何行动，或许巴格达会免遭劫难吧。但这种种推测是毫无意义的，这恰恰是历史上许多“如果”中的一个。攻陷阿尔姆特后，旭烈兀汗向哈里发发出一份最后通牒，要求他拆除巴格达外城墙，无条件投降。哈里发不愿接受这项命令，所以旭烈兀汗无须任何口实，包围了巴格达城。

**巴格达的陷落（1258年）** 旭烈兀汗的进攻一度遭到顽强抵抗，但在1258年1月10日，这个不祥日子的清晨，蒙古军终于破城而入。哈里发及其属下全体官员只得前来投降，但已为时过晚。他们全被监禁起来，于数日后被处死。巴格达城遭到劫掠和焚毁。蒙古军把城里许多著名书院的藏书扔进河里，破坏了贵族们豪华的宫殿和花园。和平城（巴格达）内无和平，它也确实不再是座城市了。巴格达已是一片废墟，死尸数周无人掩埋，尸腐引起瘟疫蔓延，到最后连旭烈兀汗也呆不下去了。除了死亡的威胁外，任何东西都不能把伊斯兰教的敌人逐出这座不幸的城市。过了五百年，在这期间，尽管命运变幻不定，但阿巴斯这个名字至少是保持下来了，而哈里发的这座城市却依然荒无人烟。世界上统治最长的王朝竟落得个如此可悲的结局！

**阿拉伯文明及其特征** 一个久已为世人所公认的事实是，正象古希腊时代人类的知识成就一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那样，在阿巴斯王朝，人类的知识成就达到了另一个高峰。如前章所述，阿拉伯人（这个概念当然包括那个时代的所有穆斯林）在阿巴斯哈里发国家的五百年间，在所有知识领域里都获得了高水平的硕果。阿拉伯文明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的深邃的人性。比之于它以前和以后的任何一种文明，它是一种更加宽容的文明。当时，不存在对少数民族的迫害，在宗教事务上也不存在强制。当然，曾有过逊尼派人和十叶派人，毛德尔人和希木叶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以及后来土耳其人与波斯人之间的分歧，他们彼此间的战争也时有发生。的确，为伊斯兰世界所诅咒的内战对于哈里发国家的损害，要比蛮族，无能的或放荡不羁的当政者造成的危害大得多。但是下述这一点也是断然无疑的，即：没有一个国

王或哈里发对思想世界的光荣漠然视之；人们普遍认为，追求知识是每个人的神圣义务。哈伦和马蒙并不是这时期绝无仅有的开明君主。塞尔柱人，布瓦希德人，以及较小的一些王国，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杰出的统治者。他们全都通过鼓励文学、艺术和科学的著述；通过振兴工业，促进国际贸易和扩大多种知识领域等途径，促进人道事业。

**伊斯兰教的唯理主义思想**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穆塔瓦吉尔及其宰相由于镇压和迫害穆尔太齐赖派，压制唯理主义思想，大大损害了穆斯林的思想。实际上，唯理主义同直觉主义围绕着穆斯林的指导思想的斗争，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穆斯林之所以拒绝理性主义思想方法，是因为这种思想方法往往导致人们背离《古兰经》所规定的伊斯兰教的基本教旨，并在一定程度上背离先知的圣训。正统派认为，思辨包含着诸如“自然法则”这样的抽象原则和类似的概念，使人们背离信仰，并最终导致唯物主义的解释。他们还认为，如果说新的情况或新的观念需要特别加以考察的话，那么早期法学家们制定的公议原则（“意直”）和判例原则足以能够避免伊斯兰教思想的僵化或刻板。许多神学家对判例原则曾提出反对，因此这项原则曾一度遭到禁止，而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家（伊克巴尔就是其中之一）认为，这种做法对于穆斯林非常有害，因为它把他们的思想禁锢在保守主义的思想方法之中。然而，如能把这两项原则作为法律上的相互补充而加以运用，便可以防止任何思想体系陷于凝固和陈腐。

**安萨里（1058—1111年）** 穆斯林神学家当中最伟大的名字是阿布·哈米德·安萨里。他于1058年诞生于呼罗珊的

图斯。正是他从“凯拉姆”①所具有的辩证和哲学的论辩出发，汲取了经院哲学的前提并改进了它的辩证方法；这种哲学论辩方法，最早是由九世纪的艾什耳里从穆尔太齐赖学派那里汲取过来的，后来又转过来反对穆尔太齐赖学派。安萨里教长接过了艾什耳里的神学体系，予以具体化和定型，使之成为逊尼派的最权威的思想。他以自己思想的独创和高尚，受到世人的高度尊敬。他曾被塞尔柱苏丹马立克·沙的宰相尼扎姆·乌尔—穆尔克任命为巴格达尼扎姆大学的教授。但是，就在他以法典大师而飞黄腾达之时，在他的生活中却发生了一件奇异的经历，他离开了巴格达，成为一个游方僧。作为他的新精神升华的一个结果，他成为一个神秘主义者。他开始怀疑作为获取真知可靠手段的纯粹智力，并宣布思辨方法不可能了解或证明终极的实体。他认为，真主赋予信仰者心灵里的直觉知识才是认识终极实体的唯一可靠手段。令人费解的是，大多数真理探索者往往由于逻辑和智力上的限制，转而把直觉或直接经验作为真正的方法。当代的穆罕默德·伊克巴尔爵士就是这种思想方法的最伟大代表者。

总而言之，安萨里确是一位非常令人信服的思想家。他为僵化的准则和定义而焦虑不安，甚至抨击姆台凯里蒙派在其论辩中表现出的偏狭性。他断言，凡同意伊斯兰教普遍准则的人都是信仰者。安萨里把哲学从昏暗的经院里解救出来，清除了它的神秘主义的迷雾。他认为，哲学是为了某种目的而思考，为实践目的而服务。他在宗教上的改革大部为

① 凯拉姆（al-kalam），本意为“语言”，专指伊斯兰教经院哲学家“姆台凯里蒙”（亦称“辩证学家”）的学说。——译注

民意（即公议原则）所接受，他被所有穆斯林公认为信仰的复兴者。

**兄弟会** 象安萨里这样杰出的神学家，坚持把入神的体验作为了解宗教玄义和人生意义的直接途径，这种穆斯林思潮在当时是颇有代表性的。游方圣徒们，如哈拉杰及其他一些人，都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些弟子。他们渐渐结成永久性的关系，并互称兄弟。在伊斯兰教中，他们被称为教团。第一个教团是卡迪里教团，它是由著名的穆斯林圣徒，巴格达的赛义德·阿布杜勒·卡迪尔·吉拉尼（1077—1166年）所建。这是一个非常宽容的组织，今天仍有大批信徒。另一个教团是纳斯班迪教团，为穆罕默德·伊本·巴豪丁·布哈里所创，它的活动时期稍晚于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1317—1387年）。另一个教团是由阿赫默德·里发伊（1175年）建立的，它的一些成员具有奇法异术。他们在神迷的一瞬间，能够吞食炽烈的火炭、活蛇，或者用针穿刺身体的一些部位。另一个苦行僧教团得名于著名的神秘主义诗人、大毛拉加纳鲁丁·鲁米，他活跃在下一个世纪。

**晚期作家：伊本·西那（979—1037年）** 现在应当提一下活跃在阿巴斯朝后期的科学界和文学界的人士。其中最伟大者当推阿布·阿里·伊本·侯赛因，又名伊本·西那。他出生于布哈拉附近，他的一生是在哈里发国家东部度过的。伊本·西那是位早熟的学者，很早就赢得了沙曼朝苏丹努赫·伊本·曼苏尔的尊敬。他掌握那时世界上已知的几门学科的速度是惊人的，他的著述几乎涉及到所有学科：哲学、医学、地理学、天文学、神学、艺术和语言学。就研究领域而言，伊本·西那几乎是个百科全书派学者。在数百年间，他成为欧洲和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医学和哲学的权威。他

的医著《医学原理》①直至十六世纪仍作为教科书。

**比鲁尼（973—1048年）** 在加色尼的马茂德及其子马苏德的宫廷中，最显赫的人物就是比鲁尼，即阿布尔·雷汉·穆罕默德·伊本·阿赫迈德·比鲁尼。他被公认为伊斯兰世界最有才华的学者和数学家。他探讨过地球的自转，曾精确地测出地球的经纬度，研究过自然科学，对自然原动力的许多原理作过说明。在游历印度后，他宣布印度河流域最初是一片海盆地，由泥沙淤积和海床升高而逐渐形成。他还研究过梵文和印度人的习俗。他的求知欲望是永无止境的。

**欧麦尔·卡亚姆（1040—1124年）** 人们一般认为，欧麦尔·卡亚姆是马立克·沙的杰出宰相尼扎姆·穆尔克的同班同学，并受到他的善意保护。今天，欧麦尔·卡亚姆被人们判定为一位不可知论者和享乐主义者，这种看法的唯一根据是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的不大忠实于原文的卡亚姆的四言诗译本。但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却被人们尊为杰出的天文学家和大数学家。他与他的同事们曾推算出太阴历法（al-Tarikh al-Falali）它被公认为比我们今天使用的历法还要准确。他的诗歌，即便是译本，也获得了公众的推崇，因为它表达了一个有思想的人对于神秘生活的勇敢的绝念。他追求美感，正视人生并使人生更富有意义。

**纳希鲁丁·图西（1201—1274年）** 在毁坏巴格达、它的研究院和天文台之后，旭烈兀汗于1259年在伊朗北部大不里士附近的乌尔米亚湖畔建立了一座名为马拉加的天文台。1274年，阿巴斯朝的最后一位天文学家，著名的纳希鲁丁·图西担任了这座天文台的首任台长。正是在这里，他编纂了

① 一译《医典》。——译注

著名的星象表。据说，除天文台外，旭烈兀汗还在这里建立了一所大图书馆，收藏有蒙古人从伊拉克、叙利亚和波斯掠劫来的图书四十万册。这所图书馆是著名的十叶派神学家和科学家纳希鲁丁·图西说服旭烈兀汗建立的，因此，他理应受到伊斯兰世界的感激。

**地理学家**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三位穆斯林大地理学家，他们是伊斯塔克里（950年）、伊本·霍卡勒和马克迪西。伊斯塔克里的一本地理著作中，附有他研究过的所有国家的彩色地图。这本书的内容多半涉及伊斯兰国家，是世界上关于人类地理学的第一部著作。此书曾反复进行修订。当伊本·霍卡勒（943—977年）后来漫游非洲的伊斯兰国家和西班牙时，伊斯塔克里曾请求他帮助搜集资料并核对书中的图表。更晚些时候，伊本·霍卡勒还重写了全书，并以他自己的名义出版。马克迪西（又名穆卡达西，生活在十世纪）为搜集资料，曾走访了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历时二十年。只是在这以后，他才着手写他的地理著作。此书较之于伊本·霍卡勒的著作又有所前进，并提供了大量新鲜见闻。由于该书的描写更具有人情味，因此更为人们喜闻乐见。

**亚库特（1179—1229年）** 然而，所有学者中最出类拔萃者还是亚库特·伊本·阿布杜拉·哈毛里，他活跃在阿巴斯朝末期。他曾编写过两部著名的辞典：一部是地理学辞典；另一部是文学辞典。他的地理学辞典是一项巨大成就，它的规模是百科全书式的，涉及历史、人种志和自然科学有关知识。不幸的是，这些著作从未译成拉丁文，而未能为西方世界所利用。结果，我们主要从西方史料获取知识，而对这项著作、这项研究和这些早期科学家们的研究方法反倒一无所知。

**阿拉伯诗歌** 在阿巴斯时代，阿拉伯诗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诗歌的形式和风格，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起点。新出现的诗歌称为新诗。它是在伊斯兰教前阿拉伯半岛的异教徒诗歌的基础上，逐步完善而成的。虽然知识阶层仍墨守旧诗格律，并怀疑象穆坦纳比和马尔阿里这类新诗人的品格，但新诗人却纷纷转向了新的诗歌理想。实际情形是这样的：如果说旧诗歌具有未受教育者的自然雄辩力、朴实的激情和感人肺腑的自然美，那么新诗歌则是久经世故的宫廷乐府的产物，它的产生全仰仗于贵族或富裕阶级的支持。因此，新诗歌的主要形式是颂词体，即情诗。由于这种诗歌远离真实的感情，诗人们往往在华丽无聊的修辞上十分讲究。昔日阿拉伯人所歌颂的，是发自内心的感情或赞美他们真诚仰慕的东西；而新诗人所赞颂的，则是那些高官显贵或他们所感恩戴德的人。因之夸张语言被诗人们推崇备至，有如人们经常在穆坦纳比诗歌中所见到的那样。若说新诗的新素质是由波斯人或阿拉伯化的波斯人带来的，那是不正确的。但如下的事实也是不容否认的，即在高度波斯化的阿巴斯文明中，这种新素质很快便成为一种时兴，并使这个时期的全部或几乎全部的诗歌都染上了这种特色。至于说到波斯的素质，或许从相反的角度去看，倒是符合事实的，换言之，波斯人对阿拉伯新诗的贡献在于提供“一种优美的想象力，深邃与柔弱的感情，以及丰富的思想源泉”。

**五大诗人** 史学家们把五大诗人列为新诗歌的代表人物。他们是：穆提尔布·伊亚斯、阿布·努瓦斯、阿布尔·阿塔希亚、穆坦纳比和阿布尔·阿拉·马尔阿里。其中第一人属于巴格达学校；最后两人是摩苏尔和阿勒颇的哈玛丹

人。穆提尔布·伊亚斯以生活放荡，结交不信者[1]和自由思想家著称，但他的爱情诗和饮酒诗以其轻松和风雅而见长。哈桑·鲁瓦斯（约卒于810年）在《天方夜谭》和《乐府诗》里的许多故事中，被描绘成一名小丑，其实，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诗人。他在青年时代也相当放荡，喜欢酗酒，并时常亵渎神明，但他以巨大的精力和真挚的感情从事创作。甚至在他晚年创作的伦理和宗教诗歌中，这种真挚感也清晰可见。阿布尔·阿塔希亚（748—828年）属于另一类型的人，在脾性和题材上都较少俗气。由于失恋，他成为内向的人，开始写反省诗和伦理诗，然而他的许多思辨与正统派教义不相一致。他相信，"独一真主凭空创造出两个对立的元素，又从这两个对立元素中创造出天地万物"，并进而认为，"当万物毁灭时，它们全部还原为这两个元素"。他在神学家中之所以名声不佳，是因为他抱有如下信念，即认为人们可以借助于反省、演绎和探讨而获得知识，并非一定要通过神的启示。他的诗歌是相当忧郁和悲观厌世的。

**穆坦纳比（915—965年）、马尔阿里（973—1057年）** 阿布尔—塔伊布·阿赫默德·侯赛因·穆坦纳比受益于他早年同贝杜因人的交往，因之他的诗文显得格外纯朴。但是他的天赋导致他提出一个自命不凡的要求，从而获得了"伪先知"的绰号。事实上，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狂妄要求，他被希姆斯总督关进了牢狱，后又被释放。一个时期以后，他进入了阿勒颇和摩苏尔的赛夫·乌尔—达拉亲王的宫廷（如前所述）作为这位宽厚君主的宠臣，度过了光辉的九年（948—957年）。穆坦纳比喜爱他那位仁慈的保护人，他写

① 这里指的是非伊斯兰信徒。——译注

给他许多词赋都以感情真挚为其特色。穆坦纳比被人们尊为阿拉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许多批评家，包括诗人阿拉·马尔阿里和伟大的传记作家伊本·哈里肯这样眼光犀利的人，都把他列为阿拉伯诗人之冠。阿拉·马尔阿里学识更为渊博，他既是一位诗人，又是一位哲学家。因患天花，他早年就丧失了视力，但由于天生记忆力过人，从而补偿了他的生理缺陷。在结束他的巡回研究之后，他定居于他在叙利亚的故乡马尔阿拉，教授阿拉伯诗歌、古代学和语言学，并在那里居住了十五年。其间，他的名声广泛流传，最后他为访问阿拉伯世界伟大的文学中心巴格达城所诱惑。在那里，他找到了诗人夏里夫·拉吉作为他的保护人，后者曾创建了一所研究院，这所研究院逐渐以他的名字而闻名于世。马尔阿里会见过有着各种不同情趣的人和从各地来到巴格达的学者们。他会见过穆斯林、基督徒、犹太教徒、祆教徒、佛教徒、苏非派信徒、圣徒和不信者，这使他扩大了知识面，提高了观察力。但是他终于对都市生活感到厌倦，返回他的故乡，过着一种朴实寡欢的禁欲主义生活。马尔阿里信仰真主，但这种信仰被他的信念弄得黯然失色，因为他相信万物皆服从和受制于命运。既然死亡是万物的唯一结局，于是这位智者便加紧走向这最后的归宿。作为一位大诗人，他的观点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是非常进步的，他在西方比在东方威望更高。诚然他决非无神论者，但他不相信启示。他认为，伊斯兰教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其它宗教也同样如此。作为一位大诗人，马尔阿里基本上是个怀疑论者和悲观论者。

**散文作家——哈马丹尼**　这里，可以略谈一下这个时期的散文作家。在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史上，散文都出现得较晚，最初它受到了诗歌的影响。阿拉伯文学史上也是这样，

最早的散文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韵体文。早在阿巴斯朝，散文就被哈里发或他的代理人以及职业讲道师们用于公众讲道上。这类文学的第一部代表作出自于巴迪一札曼·哈马丹尼（约于1007年）之手，因为他天资出众，被人们称为“时代的奇观”。哈马丹尼是个流浪者，四海为家，以其聪明才智谋生。他的代表作《对话录》类似于浪漫故事，主人公是个有才干的流浪汉，他从一个城镇流浪到另一个城镇，积累经验，即席赋诗，经历过种种奇遇；书中还描写了另一个人物“说书人”，他观察一切，评论一切。这类文体逐渐流行开来，模仿者甚多。这种故事体散文杂有诗句，适用于各种场合。

**哈里里（1054—1122年）** 在阿拉伯世俗散文方面，一个更有名气的作家是巴士拉的阿布·穆罕默德·卡希姆·哈里里。他的《对话录》极受人们推崇，被誉为阿拉伯智慧在散文中的最杰出的体现。哈里里在引退的波斯政治家阿努斯里旺·哈里德的说服下著述《对话录》，他宣称，他的著作不仅仅是一部小说，而且具有巨大的道德价值。尽管如此，世人却把它作为一种近似于小说而加以欣赏。这部作品也是以押韵体散文写的。从中可以看出，它未能超出中世纪时代的特征。一些批评家认为，道德的格调并不存在；主人公阿布·宰德是一位“可爱的”老恶棍：多才而狡诈，聪明而自私，诚实得不以虚伪为耻。哈里里既然对老阿布·宰德流露出明显的爱慕，因此这部书不能说没有不道德的格调。现代的读者通常不这样苛刻，他们以阿布·宰德的智慧、风雅的谈吐、发人深省的观察和忧郁的歌声，甚至下流的戏谑而原谅他，几乎原谅他的一切。流畅，感人，以及书中随处可见的高超的表现技巧，这一切使得《对话录》远远高于阿

拉伯散文中的任何同类作品。也许我们更习惯于清新明快的散文，喜欢简练率直的文体，而对哈里里用词的夸张及文学上的造诣印象不深，但阿拉伯人在他们的文学史上始终给予他的《对话录》以很高的地位，至今它依然是一件杰作。

**《一千零一夜》**① 如果不提及世界文学的名著《一千零一夜》，我们便不可能结束对后阿巴斯朝文学成就的简短评述。据信，这部作品中的大部分故事并不是原本就有的。究其源起，人们不难发现，它或多或少是在更早的一本名为《一千个故事》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原本是由加希亚尼用波斯文编纂的（942年）。《一千零一夜》中包含有许多源起于印度、波斯、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的故事。在成书期间，增补了希腊人、埃及人和希伯莱人的故事和民间传说。当然，神话故事，幻想故事，魔术与浪漫故事都被随意收容进去。该书最后定型于伊斯兰教的灿烂时期——哈伦·拉希德时代，但最后成稿却是在较晚的时候。这部作品象现在这个样子，是明快而引人入胜的，当然它把整个阿巴斯时代的生活加以美化了，甚至赋予了浪漫主义色彩。这部书有许多好的译本。它对整个欧洲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直接的模仿，还是在形式和主题上的仿造，甚至在搜集真实故事方面都从中受到启示和鼓舞。不管人们作何评价，《一千零一夜》终究是部迷人的作品，它具有永恒的价值。在讲故事的技巧上，它已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个高峰其他作品也许可以达到，但极少能够超过。在判断一件艺术作品时，要问作家的取材，那是不大妥当的，因为它是作家想象力和创作才能的结晶，在这个过程中，作家把零散的资料加以改造

① 一译《天方夜谭》，——译注。

和提炼，使之成为某种生动的、具有永久性的东西。《一千零一夜》就是作家通过这种实践的成果。无论天真烂漫的读者，还是阅历高深的读者，如果他读了这部作品完整的译本，他就会品尝到葡萄酒般的香甜，得到罕有的享受。

**商业和贸易** 上章已经叙及阿巴斯朝巨大的国际贸易活动，其范围从瑞典，甚至从西北欧的芬兰到远东的中国。这种贸易活动到九世纪末，在一些地区已大为减少。在中国，878年，起义领袖黄巢的队伍劫掠了广州，屠杀了大批外国商人——他们在这个大商港占有小块殖民地。希拉夫的阿布·宰德在他的《信德的阿卡巴》一书中曾谈到这些袭击者，“他们举义压迫来到他们国家的外商。与此同时，又发生了迫害和非法对待阿拉伯船主和船长的事件”。其间，在国内，于七十年代爆发了赞吉起义，起义者袭击了乌布拉和巴士拉港，一度截断了从波斯湾到巴格达的水路。871年，信德脱离中央，宣告独立。而从899年起，卡尔马特派占领了东阿拉伯半岛。最后，因977年的地震，希拉夫遭到严重破坏。所有这些灾难几乎毁掉了阿巴斯朝经由波斯湾同中国的海上贸易。这时，波斯阿拉伯人开始聚会于马来半岛西海岸的卡拉，它是东南亚岛国希里维加帝国的一部分。同时，南部和西部的阿拉伯人继续驾着红海的商船队驶往远东。亚丁是他们的主要港口，素有“通往中国的门户”之称。因哈里发国家东半部的政治变化，埃及开始取代伊拉克作为海外贸易，乃至财富的中心。马克迪西约在986年写道：“人们进一步知道，巴格达曾是一座宏伟的城市，而今正在迅速没落和衰退，失去它的全部光辉……今天米斯尔的福斯塔特就如昔日的巴格达；据我们所知，在伊斯兰世界，没有哪一座城市能够胜过它”。正是在这个时期，吉达港才成为一座新

兴的港口，因为用驮子队穿过苏伊士地峡运来的埃及货物，需要装上由古尔扎姆驶往吉达港的船队，再运往印度、东南亚岛国和中国。同东非的贸易定期举行，虽然有时海浪很大，阿曼人却能沿着海岸线一路航行到亚丁，并绕经索马里海岸，到黑奴之国（赞吉），以获取奴隶、象牙、龙涎香和其它土特产。他们的足迹远至莫桑比克，甚至到达过阿拉伯人称为坎巴鲁的马达加斯加。

**工业** 多次的入侵使现存制度遭到瓦解，这种说法只不过是历史上的陈辞滥调。哈里发国家政治地图上的许多变迁，新政权的建立，旧王朝的覆灭和随之而来的不稳定局面，卡尔马特派的叛乱，小王国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这一切导致了阿巴斯国土上驰名的小手工业的衰退。但仍有许多工业得以保存下来，有相当一些工业在布瓦希德朝和大塞尔柱国土内得到复兴。纸张、玻璃器皿、毛毡、丝绸、挂毡、甲胄和器具仍在继续生产和出口，尽管一度源源不断地流入巴格达和其他城镇的财富，是大幅度地减少了。

# 第 六 章

# 穆斯林在西班牙和北非

**西班牙的征服** 我们现在需要稍稍作一番回顾，拾起西班牙故事的线索。我们在第三章里曾经谈到，在瓦里德担任哈里发时期，先是塔里克，后是伊本·努舍尔，如何在公元712年征服了西班牙。我们也看到了阿拉伯人及其盟友柏柏尔人如何冲入法国，征服了南部地区，接着又继续前进，直到他们于732年举行图尔战役。阿拉伯人败于这次战役，但他们在法国南部和东南部又坚持了二十余年的战斗，直到眼见大势已去时为止。他们后以比利牛斯山脉为其屏障。

**征服后的情形** 西班牙虽为阿拉伯勇士及其盟友柏柏尔人所征服，可是万事并不如意。穆沙及其儿子阿布杜勒·阿齐兹被解职后，各色各样的总督们来来去去，没有一个人能够长期当政，以便对国家进行适当的管理。尤为严重的是，穆斯林内部的大敌——部落战争，又助长了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之间与日俱增的敌意和竞争；他们又远离大马士革，加之后期倭马亚统治者的无能，这一切都在削弱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统治。结果，穆斯林于图尔战役约四十年后，发现他们自己有时在比利牛斯山脉这一侧，有时在比利牛斯山脉另一侧，苦于应付那些经常使他们受窘的、顽强的法兰克人。

**部落的对立** 阿拉伯南、北部之间老的部落纷争，即毛德尔派与希木叶派的对立，在西班牙本土再度显现。更为严

重的是，柏柏尔人沾染上了哈瓦立及派的激进思想，开始反对逊尼、十叶两派。局势一度出现混乱，其后果对伊斯兰教事业极为有害。当柏柏尔人在非洲——马格里布起义时，麻烦达到了顶点。当时倭马亚朝的哈里发是希塞姆，他派遣一支由叙利亚人和阿拉伯人组成的军队，前往征服柏柏尔人。在征服柏柏尔人之后，许多叙利亚人来到西班牙，这又为事件增添了一个新的因素。他们的领导者包尔及·伊本·比舍尔夺得政权，定都科尔多瓦，虽然他统治不久。新总督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在大约二十三年当中，哈里发们任命了不下于二十三个总督。因路途遥远，需数月方可到达西班牙，常常是未等一个总督到任，另一个总督又被派来接替他的职务。这主要是因为首都的政争所致。倭马亚朝崩溃之际，西班牙的情形就是如此。

**倭马亚朝（756—1031年）** 如前所述，当倭马亚家族灭亡时，阿布杜勒·拉赫曼是幸免于艾卜—福特鲁斯大屠杀的唯一亲王。他是一个勇敢而机敏的青年。他做了伪装，一路逃到西班牙。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因为四处都布有阿巴斯的密探。从巴勒斯坦到西班牙，一路上都不能被人发现，这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谋略。他身边有一个忠实、干练的随从，名叫巴德尔，曾是他的奴隶。拉赫曼终于到达了摩洛哥西海岸的休达港，他向他的母族——柏柏尔人寻求帮助。当时，这些柏柏尔人正在为叙利亚人效力，后者此前不久曾到过西班牙，并在一些地区握有权力。叙利亚人曾长期作为倭马亚朝的属民，而今他们又决定委身于这位勇敢的倭马亚王子。他们开始为拉赫曼工作，并争取了也门集团。当一切就绪后，他们便请求亲王渡海到西班牙。富于冒险的拉赫曼到了那里，他以其勇敢、谋略和技巧，不久便控制了局

势。在他的军队面前，一座又一座的城市相继陷落。虽然他仍须同阿巴斯朝总督优素福·菲里的军队顽强战斗，但他终于将其击败，并攻占了首都科尔多瓦。至756年，阿布杜勒·拉赫曼已成为西班牙的统治者。

**曼苏尔的远征** 六年以后，761年，阿巴斯朝哈里发曼苏尔任命阿拉·穆伊斯为西班牙总督，并派遣一支军队，由他率领前往征服拉赫曼，以期将后者逐出西班牙。这是一件愚不可及的冒险，因为对穆伊斯来说，拉赫曼在这时实在是太强大了，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战败了穆伊斯，并把他和他的所有著名的同僚全部杀死。拉赫曼砍下死者的头，撒上樟脑粉，用阿巴斯朝的黑旗裹好，准备送给曼苏尔。他还把曼苏尔交给穆伊斯的委任书钉在这件包裹上，作为给阿巴斯哈里发的回礼。据说，当这件包裹在朝廷解开时，曼苏尔及其左右朝臣全都惊呆了。哈里发惊呼道："谢谢真主！它用大海把我和这样的敌人隔开了。"这以后，阿巴斯人未再打扰拉赫曼。

**查理曼入侵西班牙** 可是，在西班牙，阴谋活动并未就此止息。优素福·菲里的女婿竟如此献媚于法王查理曼，甚至请求他来西班牙。查理曼后来结识了哈伦·拉希德，双方之间有过一些外交往来。但是，甚至早在这以前，就有充分理由相信，查理曼将乐意接受这项请求，以便与阿巴斯人结为盟友，共同对付他们的敌人。事实上，查理曼愉快地接受了这项请求，并率领一支大军越过比利牛斯山脉。他向北部城市沙拉戈沙发起攻击，但在阿拉伯人的顽强反击下，被迫撤退。其间，他接到报告说，他新近征服的德国撒克逊省发生了叛乱。于是，他留下他的侄儿、著名的罗兰指挥军队，率军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发现罗兰身边的军队人数突然减少，当地的山里人便从四面八方向他围攻，追击法兰克人的

阿拉伯人也加入围攻。罗兰率军全力奋勇抵抗，但终于在战斗中倒下，他的全军也在伦西瓦尔战场遭到覆灭。这段事迹在法国著名诗歌《罗兰颂》中受到赞颂。然而，阿巴斯人与法兰克人阴谋勾结的结果，却使拉赫曼在这次战争中战胜了可怕的法兰克皇帝查理曼。在此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穆斯林一直未受到国内、外敌人的威胁。

**艾米尔帝国的巩固** 阿布杜勒·拉赫曼一旦赢得时间来巩固他的政权，即证明自己是一位颇为能干的统治者。他采用了“艾米尔”的尊号，并开始着手解决国内事务。他整顿城市，开凿运河，种植稀有果木，改进农业并美化首都市容。786年，他为科尔多瓦大清真寺举行奠基礼。这座大寺现在虽在西班牙人手里，但它仍不失为穆斯林艺术的丰碑之一，巍然屹立在那里。这座清真寺是由他的后继者们最后完成的，并达到了罕有的华美。东方的伟大诗人伊克巴尔①，对于这件艺术珍品——这个曾作为鼓舞着那个时代穆斯林的信仰象征的艺术品的优美，给予了热情的赞颂。这首赞美诗收入在他的诗集《加波列的翅膀》里。

**摩尔人②文化的开端** 拉赫曼又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他竭力想要消除阿拉伯人、叙利亚人、柏柏尔人、非洲人以及哥特人等多民族之间的差别。他在这项值得称颂的目的上虽未取得完全的成功，但他给予人们以统一的意识和实现目标的力量，致使西班牙的穆斯林在两个半世纪里，在所有和平艺术方面可以同阿巴斯帝国相媲美。他们作为基督教世界

① 伊克巴尔（1873—1938年），巴基斯坦著名诗人、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译注

② 又译摩洛人，泛指公元八到十三世纪从北非西部进入并统治伊比利亚半岛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译注

的先师，时间更长些。自此以后，以致有一个时期，基督教国家的君王、主教、贵族和富人们都把他们的儿子们送往西班牙的穆斯林大学深造。在那些年间，阿拉伯语已成为欧洲文化界公认的语言。

**被征服民族的待遇** 被征服民族在西班牙得到了同其他地区的穆斯林同样的待遇。顺民即非穆斯林，须缴纳人头税，可以免服兵役。许多人觉得，这是一种完全可以接受的安排，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是带有歧视性的。妇女、老年人、未成年者、穷人和僧侣，免缴这些课税。如果这些人属于土地耕种者或地主，则须缴纳土地税。在战争中征服的土地，除五分之一归国家所有外，其余在军队中分配。国有土地的一部分，拿出来作为一种奖赏，赐予那些卓有功勋的阿拉伯人或叙利亚人，这些人或曾帮助艾米尔镇压过叛乱，或在战场上立过显赫战功。这也是中世纪时期普遍流行的一种惯例。

**基督徒** 如果一个奴隶皈依了伊斯兰教，他就获得了自由。但也容许基督徒和犹太教徒自由举行宗教活动。只要他们未触犯伊斯兰教，穆斯林君主们便不会污辱他们。因之，那时的非穆斯林居民在穆斯林君主的统治下，要比在基督徒君主的统治下为好，因为他们在穆斯林的西班牙，可以随意礼拜、占有财产或从事某一行当，而无须变为基督徒贵族或高级僧侣们的农奴，以致成为他们世世代代的财产，如同那个时代封建的欧洲所实行的不堪忍受的惯例。所以说，在穆斯林君主统治下，基督徒更加幸福，犹太人更是如此。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民族运动时代，它使西班牙人不安、不满并充满了敌意。

**新穆斯林** 个人利益或正直信念，促使许多非穆斯林改

宗伊斯兰教。如果这些新穆斯林生活在乡村，他们便依然因袭旧有的生活方式，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有了新的信仰。可是在城镇，他们逐渐构成一个社会问题；他们被称为“新穆斯林”，或“新改宗者”，而这些新穆斯林在人数上日渐增长。基督徒奴隶或农奴，把伊斯兰教看作一种救赎手段和一种社会自由。因此，伊斯兰教对他们总是富有诱惑力的。当然，其中有许多人皈依伊斯兰教，只是出于权宜之计，而在私下依然是“秘密的基督徒”。这是产生动乱的一大根源，这些新改宗者曾多次举行起义。这使人联想起倭马亚朝统治下的新穆斯林和阿巴斯朝统治下的波斯人，他们都曾呈现出类似的情形，而引起这一政治问题的共同性的因素之一，即是这些新穆斯林的自卑感。他们愤恨阿拉伯贵族享有的名望，这就播下了不满的种子。所以，他们一有机会，便揭竿而起；一旦能够独立，便建立自己的王国。关于这种图谋，尤其是西北非称为柏柏尔人的新穆斯林的这种图谋，我们将在后面予以叙述，这些柏柏尔人终于从内部颠覆了阿拉伯人的政权。

**哈康**（796—822年）然而，我们必须回到拉赫曼一世的继承人的故事中来。他的儿子希塞姆一世当政时期，未发生任何麻烦。他是一个虔诚而博学的人，但拉赫曼的孙子哈康，却是属于另一类型的人；他天生喜爱玩乐，尤以好猎著称，有人甚至相信，他不是一个好的穆斯林。他为自己挑选了一批卫士，一色由黑人或其他外籍人组成，他四处出走时，这些卫士便簇拥着他。这些人甚至不会讲阿拉伯语，人们自然不愿意让他们占有特殊的地位。一天，当艾米尔路过城里时，一个暴民，或许是受到毛拉们的怂恿，用石块袭击了卫队。后来又出现企图废黜这个不虔敬的艾米尔的密谋。

哈康极为愤怒，决意要铲除这个阴谋。于是他围捕了带头的闹事者，其中有七十二人被杀头。稍后，在一个柏柏尔人宗教首领领导下，又发生了另一次起义。哈康被围困在宫廷里，后来艾米尔的骑兵闻讯赶到，这才驱散了人群。这一次又进行了可怕的惩罚。数百人被杀，数千人被逐出西班牙。一些人离开西班牙，在摩洛哥居住下来；许多人来到亚历山大里亚；另有许多人渡海来到爱琴海的克里特岛并重新征服该岛。西班牙难民统治这个岛屿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这些安达鲁西亚的特殊难民，当政于825至961年间。

**阿布杜勒·拉赫曼二世**　拉赫曼二世同他的父亲哈康完全相反，是个开明的君主和一个具有启蒙情趣的人。他手下有一个富有才干的奴隶，名叫纳舍尔，忠实、有效地为他效力，后来做了苏丹手下的一位大臣。拉赫曼是一位杰出的艺术保护者，由于他的声誉，许多艺术大师被吸引到朝廷中来。阿拉伯世界的大音乐家和歌手吉尔叶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哈伦·拉希德时代，就已经颇有名气。吉尔叶是个文化人，精通那个时代的文学和其他学问，他也是一位诗人。他后来离开了巴格达，因为他的名气引起哈里发的其他受宠者们的妒忌，他担心会招致杀身之祸。他流落到西方，想在拉赫曼二世的朝廷中试一下运气。拉赫曼二世听说他到达科尔多瓦的消息后，便亲骑出来迎接，并让他当上了宫廷诗人兼乐师。他受到礼遇的消息传至国外，不久他的身边便云集大批有才赋的人，他们在伊斯兰世界的这一翼，播下了文学与科学著作的种子。

**对穆斯林文化的反动**　到九世纪中叶，阿拉伯文明的声誉已传至四面八方。这时，科尔多瓦穆斯林的类似成就，已经能够与巴格达的阿巴斯文明相媲美。实际上，整个穆斯林

世界已经阿拉伯化了，传播于伊斯兰的广阔土地上的，只是同一种文化。访问过西班牙的欧洲人很快便意识到，穆斯林比其同时代人——法国或意大利的基督徒，要高超得多。在西班牙，当地的基督徒们也同样感到眼花缭乱，他们接受了阿拉伯人的生活方式，开始讲阿拉伯语，在日常生活方面也模仿阿拉伯人。这种倾向甚至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不得不把《圣经》翻译为阿拉伯语，以便为那些只懂阿拉伯语的基督徒所用。伊斯兰文化的魅力竟如此之强烈，致使基督教神学家和牧师们惶恐不安，并开始发出谴责。有些牧师仇恨情绪极深，其中有一个名叫柏费克特的，竟固执成疾，公开辱骂先知，诅咒伊斯兰教。自然，这个牧师是会名垂史册的。他的死将被誉为殉教，基督徒们也将把他尊为圣人。这又鼓励其他人效尤他的榜样，这种癫狂的献身很快便发展为一种狂热。一些男女愚顽者，往往假装到教法官面前宣誓入教，趁机辱骂先知。他们遭受极刑完全是罪有应得，因为这种大罪在伊斯兰教里是不可宽恕的。癫狂竟达到了如此地步，有四十四个殉教者甚至以死来抗议伊斯兰教的日益流行。首次狂热消沉下去以后，情况虽恢复了正常，但由此播下的叛逆的火种，却从未真正止熄。如果说殉教者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这或许是真实的。锡克教的古鲁们①，在印度的莫卧儿时代，也曾以类似的方式殉教，收到了同样的效果。

**穆罕默德一世到阿布杜拉（852—912年）** 阿布杜勒·拉赫曼二世由穆罕默德一世继任，他既不象拉赫曼那样宽容，又不象他那样奋发有为，卓有成效。而且，对他和他以后的几位继任者不幸的是，在他们当政期间发生了多起骚

① 古鲁（gurus），意为锡克教传教师。——译注

乱和起义。新穆斯林和阿拉伯化的基督徒们举行了起义，起义的许多领导者都以民族主义者的身份出现。他们甚至短期地脱离了中央，在其统治区内宣布独立。在东北部，已变成穆斯林的阿拉贡省的西班牙人，在一个取名为本尼·卡吉的西班牙古老家族的领导下获得独立。他们同北部的邻邦——莱昂王国的基督徒结为盟友，建立起牢固的同盟，并到处得到响应。以中部另一重镇托莱多为中心，一批不法者在一个名叫本尼·珠拉尔一努恩的柏柏尔人领导下，夺取了政权；本尼·哈加及在南部城市塞维利亚立住了脚。类似的叛乱者还在其他地方宣布独立。

**伊本·哈佛森** 所有这些叛乱者中，最甚者是伊本·哈佛森，他是一个西班牙贵族的后裔，一个秘密的基督徒。他曾在苏丹手下供职并在科尔多瓦的皇家军队中受过军事训练。离职回乡后，他纠集了一批不法之徒和大批不满的基督徒。他们的活动具有民族起义的色彩。他处事机敏，是一个出色的组织家。他攻占了苏丹的国土，逐渐成为南部的统治者。这时，阿格拉布人正统治着非洲，于是伊本·哈佛森便开始与当政的阿格拉布国王协商，企图谋求国王任命他为西班牙总督。这项目的既已落空，于是他便恢复了自己的信仰，取名为塞缪尔，开始以一系列游击活动来反对中央统治。他严重威胁并打击了艾米尔国家，致使中央政府近于瓦解。他是基督徒西班牙人当中最早起来为宗教、为国家而战的人。

**阿布杜勒·拉赫曼三世（912—961年）** 伊斯兰教这时需要另一位捍卫者。由塔里克和拉赫曼一世建造的大厦，不仅有叛徒在门内威胁着它，而且有象塞缪尔这样的叛乱者在门外敲击着它的围墙。这样的先锋战士终于从阿布杜勒·拉

赫曼一世的家族里涌现出来了。此人就是这个家族的第八代统治者，在他即位时，西班牙阿拉伯的广阔帝国已衰落为仅有一城之大的地方，即科尔多瓦王国。但是这位年轻的君主，虽然年仅二十三岁，却具有不寻常的品质。他坚毅、勇敢，刚强而宽厚，坚定而仁慈。他有着无限的精力，以收复他的遗产为己任。他从一城一池开始，逐渐收复了失地，恢复了王国的版图。这场决死战斗虽耗费了五年时间，但他毫不动摇。至917年，他已经重新征服西班牙全境。他以一位坚韧不拔的斗士和一位精明的统治者，为自己赢得了声誉。

**与突尼斯法蒂玛朝较量** 但是，还有其他一些敌人需要对付。这些敌人在西班牙之外，可是危害并不算小；其中以突尼斯的统治者法蒂玛朝为患最大。这些人之所以称为法蒂玛人，是因为他们自称是法蒂玛的后裔，她是先知的女儿，阿里的妻子。法蒂玛人属于十叶极端派，他们认为，除他们自己而外，任何人无权在伊斯兰教里行使统治。他们已经开始派遣他们的代理人进入西班牙，从事反倭马亚朝活动。阿布杜勒·拉赫曼断定，除非他使法蒂玛人认识到他是不可欺的，否则他便不可能获得安全。首先，他使摩洛哥人接受他的霸主地位。接着，他把他的舰队派往阿尔及利亚海岸——这段海岸曾长期称为柏柏尔海岸——将其置于他的控制之下。这以后，他与法蒂玛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海战。这些海战持续到他的整个当政时期。甚至晚至956年，他还派遣一支由七十只船舰组成的大舰队劫掠法蒂玛国土。这一次，他们获得了成功。阿布杜勒·拉赫曼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先前法蒂玛人曾经从已被他们侵吞的西西里岛派舰队袭击西班牙沿岸。

**与基督徒的战争** 拉赫曼三世还与北部兴起的基督教

诸王国作战。北部有四省：阿拉贡、纳瓦尔、卡斯提尔和莱昂。这些省的居民大部为基督徒，而这里又大都是山区，人们素来秉性刚烈，独立不羁。拉赫曼三世在位不到三年，莱昂国王奥德诺即侵扰穆斯林的南部领土，造成极大的危害。拉赫曼三世派遣一位能干的将军前往出击。但是穆斯林军队刚要向圣·埃斯特班城发起攻击，奥德诺的军队便突然向他们冲击过来。他的猛烈进攻获得成功。穆斯林军被击退，他们的将军被俘获。奥德诺的部下已深深染上了反穆斯林的情绪，以致他不得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于是，他便砍下穆斯林将军的头，把它同野猪头并排钉挂在圣·埃斯特班城的城墙上。拉赫曼三世听说这件暴行后，极为愤慨，发誓要狠狠教训奥德诺一顿。他率领一支大军北上，荡平了圣·埃斯特班城和其他要塞。920年，莱昂国王奥德诺与著名的纳瓦尔国王桑科率联军前来会战拉赫曼三世，但拉赫曼彻底粉碎了这支基督徒军队。接着，拉赫曼率军侵入纳瓦尔及其基督教邻国的领土。924年，他再度侵入纳瓦尔王国，毁掉了它的都城巴普鲁纳。就在这期间，奥德诺已死去，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战争一度停息。

**征服者拉赫曼三世**　拉赫曼三世这时采用了“纳赛尔”（征服者）这个尊号，宣布自己是穆斯林的哈里发和信仰的保卫者。这并非象事情表面上所显现的那样坏，因为这时阿巴斯的哈里发国家已经进入艰难时期，它的职能纯粹是名义上的，如同我们在前章所讨论的。作为一个伊斯兰教的保卫者，哈里发纳赛尔经常同北部的基督教敌人开战，并常常获胜，直到939年他遇到一大灾难。这年，莱昂国王罗米洛和纳瓦尔女王托达的一支联军向他发动进攻，拉赫曼对战争毫无准备，首次遭到失败。然而，由于他十分强大，他的威望

未受到损失。唯一后果是，他同北部的基督教王国之间互相宣布停战，彼此之间的敌意一度消失。

**穆斯林的骑士精神** 那个时代的生活的一个离奇方面就是礼节，即使对敌人也以礼相待。有一件事可以用来说明。曾与拉赫曼三世为敌的托达女王有一个孙子，绰号“胖子桑科”，被一个篡政者逐出国外。这时的桑科已是一个极度肥胖的人，他曾向许多大夫求医，但无人能治好他的病。后来，他听说科尔多瓦有许多名医。于是，托达女王便来到科尔多瓦拉赫曼三世的朝廷，请求他帮助桑科恢复王位并为他治疗。她与他的儿子、孙子及随行人员，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和隆重的接待。桑科由御医哈斯迪·伊本·沙普鲁护理，在他病愈后，哈里发便派遣一支军队，帮他恢复王位。这样，在960年，桑科便在拉赫曼三世的帮助下恢复了王位。

**扎赫拉宫** 拉赫曼在科尔多瓦建筑了大扎赫拉宫，据说它是那个时代最优美的建筑物。据记载，参加这项巨大工程的工匠达一万余人，耗时二十年才得以完成。建造墙壁、圆柱和地面用的大理石、花岗石及其他珍贵石头，是从遥远的外地运来的。不幸的是，这座宫殿未能经受住时间的摧残，现已深深地埋藏在数世纪的瓦砾之下。科尔多瓦从未出现过象拉赫曼时期那样的繁荣和辉煌，当然他的两位继任者也赢得了巨大光荣，为艾米尔国增添了繁荣和声誉。

**拉赫曼的政府** 拉赫曼执政时期又以善于组织政府著称。他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因为在那个时代，权力分散注定会给国家带来危害，例如阿巴斯朝就是如此。他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他在农业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鼓励发展工业。古老的阿拉伯贵族这时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欣欣向荣的中产阶级。军队首领们获得封地或采

邑，赐予封地的条件与各地的封地条件一样。基督徒与犹太人受到了宽容。穆斯林的才智开放出绚丽多彩的花朵。可以无愧地说，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已在西方出现。拉赫曼三世确实是一位伟大的国王。在他统治时期，科尔多瓦的人口已经超过五十万，它以自己的大学、书籍、造纸工业及其知识生活，开始超出欧、亚的其他中心。

**哈康二世（961—976年）** 拉赫曼三世的儿子和继承人哈康二世，被穆斯林史学家们看作是一位聪明、博学的正直君主，在他当政时期，国家收到了拉赫曼的征服所带来的硕果。这个时期的和平环境和富庶生活，鼓励了学问的传播。拉赫曼三世创建的科尔多瓦大学，由哈康二世通过个人赞助和扩大赐金等方式，又有所扩充，终于成为世界最有名的学问所在地。这时，伊斯兰教的另外两所著名大学——开罗爱资哈尔大学和尼扎米亚大学尚未建立。各民族的学生，无论是穆斯林、基督徒或犹太人，都来科尔多瓦求学，因为整个穆斯林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公认，在这所大学不仅可以学到更多的学识，而且可以培育胸怀广阔、宽大为怀和富有骑士风度的启蒙理想，而这种理想极少为那时的研究中心所注意。

**图书馆** 科尔多瓦还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图书馆，这应当归功于哈康二世的慷慨资助。他曾派人到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购买手抄本和书籍。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座图书馆积蓄了四十万册藏书。哈康二世是个大学问家，他自己曾阅读过大量书籍，他在边页上写的批注极为后世学者们所珍视。据认为，他是穆斯林哈里发中最博学的一个。但哈康不只是一位学者，他几乎是一个同他父亲一样出色的统帅。他继续与北部的卡斯提尔、莱昂和纳瓦尔等王国作战，迫使他们求

和。同他父亲一样，他也继续与法蒂玛人征战。与法蒂玛人的战争终于在973年取得成功。由于伊德里斯政权在摩洛哥已被推翻，不妨说，在哈康当政时期，倭马亚朝已经开始在马格里布的这一地区行使统治了。

**希塞姆二世（976—1000年）与哈吉布** 哈康二世由希塞姆二世继位，但希塞姆年幼，他的母亲苏布遂为摄政王。她是一位漂亮、能干并有着北部西班牙血统的贵妇人。她的朝臣中，有一个富有才干的青年，名叫穆罕默德·伊本·阿比·阿慕尔，他凭借自己的勇气、才干和毅力，已经晋升到高级官职。摄政王注意到这个奋发有为的青年，此时后者以其聪明伶俐正在步步高升。她开始宠爱他，终于把他提升为谋士。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她的心腹谋士，于是他便把自己的官职称为“哈吉布”。一旦权力在握，他便逐步独揽了一切权力，并开始以君王的名义发号施令。他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新的官邸，取名为麦地那宫，并开始在那里理朝。他虽然是个聪明人，却极少留心文化事务。他希望与学者交朋友，而有些学者反对研究哲学，于是他便下令焚毁了关于哲学及其有关学科的全部图书，这些图书原来保存在科尔多瓦图书馆，为哈康所精心搜集。他通过智谋、手腕和重金收买，把都城里的诗人和其他有影响的人物都拉到自己一边。他甚至成功地使人们在聚礼的宣讲词中提及他的名字，并把他的名字铸刻在金币上，与正式哈里发希塞姆的名字并列在一起。他以这种不容置疑的方式统治了近三十年。

**哈吉布——“曼苏尔”** 如果说政治或治国之术需要有所证明的话，那末所有这一切是不难找到印证的。在军事事务方面，伊本·阿比·阿慕尔是个正规军人。他改组了军队，并领导这支军队取得了许多胜利。要提高一支军队的士

气，最重要之点莫过于获取胜利，而哈吉布是能够引导他的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同拉赫曼三世一样，他首先把注意力放在马格里布，把这整个地区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尔后，他开始注意西班牙穆斯林本土内的敌人——莱昂、卡斯提尔、纳瓦尔等北部基督教诸王国。我们在叙述阿巴斯朝时，曾谈及拜占廷的基督徒如何经常在小亚细亚与阿巴斯人为敌。西班牙的情况也是如此。北部诸王国总是在敲击大门，入侵穆斯林的领土，骚扰穆斯林的边境城镇，这都是习以为常的事。哈吉布时期发起了主动出击，于981年攻占扎摩拉，985年劫掠东北部的巴斯鲁纳城，并于988年攻陷坚固设防的莱昂城，将其夷为平地。莱昂这时成为穆斯林的一个行省。他甚至冒险深入到西班牙最偏远的加里西亚省，使当地居民感觉到他的铁腕的威力。哈吉布——他现在称为“曼苏尔”（胜利者）——总共举行了五十多次出征。

**“曼苏尔”的诸儿子** “曼苏尔”哈吉布是伊斯兰教的一位伟大先锋，但他也是一位能干的施政者和一位进步的君主。西班牙的基督徒把他的死作为解放日而举行庆祝。他的一国之君的地位，由他的儿子阿布杜勒·马立克继承，他也是一个能干的君主，虽然他当政不到六年。他成功地同基督徒作战，因为他获得的胜利，他被称为“穆扎法尔”，意思也是“胜利者”。他死得很离奇，他的弟弟阿布杜勒·拉赫曼继承了他的王位。那时人们怀疑拉赫曼参与了对他哥哥马立克的谋杀。许多人对此是那样的深信不疑，甚至起而反对他，并把他杀掉了。这以后，出现了长期的混乱和内讧。许许多多的王位要求者纷纷登场。最早由拉赫曼三世所建立、后来又由哈吉布所改组的哈里发卫队，这时开始起到后阿巴斯朝突厥人卫队那样的作用；它根据自己利益的需要，

或拥立或废黜哈里发，致使哈里发国家的政权急剧走向没落。

**哈马德人** 西班牙的倭马亚哈里发国家的衰亡史并不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故事。在国家事务方面，阴谋、权术和罪恶活动随处可见，以至人们在阅读这时期三位有代表性的史学家伊本·赫尔东、伊本·阿西尔和伊本·伊德里的著作时，不禁感到寒慄。在王朝濒临可悲崩溃的最后数年里，政权一度落入一个名叫哈马德的家族手里。创建者是阿里·伊本·哈马德，此人虽有不少柏柏尔人血统，却佯称为哈兹拉特·阿里的后裔。哈马德曾任修塔与唐吉尔总督，当时西班牙的最后一个软弱的傀儡哈里发正濒临崩溃，这时他征服了马拉加，并以安达鲁西亚的贤德的统治者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不久便在科尔多瓦宣布就任哈里发。在他身后有两个哈马德家族的继任者，他们当政到1027年。那一年，五十四岁的倭马亚朝哈里发希塞姆三世回来掌朝，此前他一直过着隐居生活。但事实表明，这对他实在是一种过重的负担。他无法对付当时的腐败政治。四年以后，他为一个贵族集团所推翻，这个集团决心彻底废除哈里发体制，而以枢密院取而代之。他们将希塞姆三世及其王室囚禁在科尔多瓦大清真寺，而由他们自己行使统治。此后这个家族便销声匿迹了。这样，由那位英勇的拉赫曼一世所创建、并在拉赫曼三世时期成为世界最强大、最文明的国家，便象一座大厦一样倒塌了。在其存在的二百七十五年间，这个伊斯兰国家体现了一种为欧洲和伊斯兰教引为自豪的文明。

**诸小国** 1031年取代哈里发体制的枢密院，这时由阿布杜勒·哈兹·伊本·贾瓦尔领导。它作为一种共和政府存在了一个时期，但终于在1068年为塞维利亚王国所侵吞，这个王

国是由本尼·阿巴德建立的。在格兰纳达也有一个王国，它是由柏柏尔人伊本·吉里(1012—1019年)所建。在马拉加，阿里·伊本·哈马德的后裔一直当政到1051年，为格兰纳达的吉里王国所吞并。在托莱多，另一柏柏尔家族执掌了权力，这个家族是由本尼·杜·努恩于1032年建立的。杜·努恩当政到1085年。

**塞维利亚王国（1023—1091年）** 在这些小王国中，最有文化、最为强大的，是由本尼·阿巴德王室建立的小王国。创建者是塞维利亚大法官的儿子。这个大法官通过阴谋手段，在科尔多瓦朝廷中安插了一个“代理人”，此人的地位与1009年被迫让位的哈里发希塞姆二世极为相象。希塞姆自己在纷乱的权力相争中销声匿迹了。没有多久，这个大法官的儿子就把这个傀儡废掉了，由他自己接管了权力。他取名为穆塔迪德，并以自己的名义称王。穆塔迪德是个诗人，喜好结交朋友。美酒、女人和歌舞是他眷恋的伴侣。实际上，他是极其好色的，正如可以预见的，他未作出一番事业，虽然他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王朝。

**穆塔米德（1068—1091年）** 他死后，他的杰出的儿子穆塔米德即位，此人曾被伊本·哈里肯以最华丽的词藻赞誉为“最宽厚、最负盛名的最强大的国王之一”。不久他就开始以他自己的方式重理朝政。首先，他结束了由加瓦尔所建立并为他的继任者所沿袭的共和制政府。在充分扩大了他的统治权之后，他就以其决心和策略行使统治，过着安适美好的生活。他任命诗人伊本·阿麦尔为他的宰相，并从平民中挑选了一个名叫伊蒂麦德的姑娘为妻，她以才貌双全著称。伊本·哈提布和穆斯林西班牙的著名的基督徒史学家多吉，在他们的著作中都记述了关于这位姑娘的魅力和才能的许多轶

事。穆塔米德认为，他的国家的安全在于同他的强大的邻邦结盟；但在这点上，他犯了两个错误，为他的国家带来了灾难。第一个错误是，他接受了莱昂和卡斯提尔联合王国国王阿尔芬斯欧六世提出的宗主权要求。尽管如此，李·西德——他是基督教的强有力的先锋，他在瓦兰西亚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未停止骚扰穆塔米德国家的活动。由于阿尔芬斯欧六世不能帮助穆塔米德去反对另一个基督徒，他便向摩洛哥的穆拉比人当权者寻求援助。这是他的第二个错误。然而，我们在叙述摩洛哥的穆拉比人之前，有必要先回顾一下马格里布的情况。

**北非（马格里布）** 阿巴斯朝的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于公元754年即位后，曾向穆斯林非洲的所有总督派了一个巡回使团，请求他们接受他为哈里发。那时，北非总督府设在突尼斯附近的凯尔万城，由于这个总督的官职受封于倭马亚朝，因此他拒不接受新任哈里发为其最高统治者。况且，这也是脱离中央政府的一个很好的藉口，于是他拒绝了哈里发的君主地位并宣布独立。

**伊德里斯王国（788—974年）** 数年以后，一位新人物出现在舞台上。这就是伊德里斯·伊本·阿布杜拉，他是伊玛目哈桑的曾孙，于一次流产的起义后逃出麦地那。他意识到麦地那，实际是整个希贾兹地区对他都太危险，遂逃往摩洛哥。在那里，他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十叶派王国，该王国存在了近二百年（788—974年）。伊德里斯王朝建都于菲兹，虽然从不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却能够自立，直到最后为科尔多瓦的哈里发哈康二世所灭。后来柏柏尔人在那里取代了他们的统治。

**阿格拉布朝（800—909年）** 由于凯尔万总督拒不向

阿巴斯朝称臣，哈伦·拉希德遂于800年任命他的将军伊卜拉欣·伊本·阿格拉布为其总督。阿格拉布控制了一切权力，开始俨然以半独立的统治者发号施令——事实上，他在数年以后开始称自己为“艾米尔”。他的后代成为名副其实的统治者，仅在名义上承认哈里发的宗主权。他们控制了西自摩洛哥，东至埃及西部的大片领土。他们属于一个富于进取心的家族，作为独立的统治者，牢牢地统治了一百余年。

阿格拉布人颇有创造力。他们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并派舰队袭击了法国、意大利、科西嘉、撒丁、西西里等地的沿海港口。他们在902年征服了西西里岛，以此作为进攻意大利的基地。他们还攻占了马耳他岛和撒丁岛。在进攻南欧沿岸时，他们联合了克里特岛的穆斯林，后者当时正在进攻希腊半岛。在雅典发现的一些用库菲克体阿拉伯文刻写的碑志证明，阿拉伯人曾经征服雅典，并定居在那里。一个名叫吉亚德·乌拉的阿格拉布人，曾在凯尔万建造了一座巨大的清真寺，这座大寺存在至今。正是在阿格拉布人统治时期，北非皈依了伊斯兰教，基督教的拉丁文明的影响从这里永远消失了。阿格拉布朝为法蒂玛人所灭，后者于909年突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伊斯玛仪派在北非**　这里须再次提及伊斯玛仪运动，尤因它影响到马格里布，并做了三百余年的教化工作。当阿赫默德·伊本·图伦在埃及当政时，一个在波斯出生，名叫阿布杜拉的人，正在组织一个秘密团体。他的追随者们被称为伊斯玛仪派，因为他们相信十叶派第六代伊玛目、加法尔·沙迪克的儿子伊斯玛仪为真正的第七代伊玛目。实际上，他们是不同政见者和宗派分立者。他们建立了一种秘密崇拜，从事半无政府状态的地下运动。阿布杜拉从他的追随者那里

得到了效忠于他的秘密而庄严的誓言，反过来他许诺他们以完全的解脱和永生的救赎。伊斯玛仪派还建有其他组织。盛行于阿拉伯半岛和波斯的那些组织，我们在前章里已经作过介绍。

**法蒂玛人欧伯杜拉** 九世纪末，伊斯玛仪派中出现了另一位领导者，名叫欧伯杜拉，他也宣称是法蒂玛的后裔。欧伯杜拉把他的传教师派往非洲各地。他的追随者们在马格里布组织地下活动，终于推翻了突尼斯的阿格拉布王朝。在这些伊斯玛仪派信徒们的帮助下，他宣布自己是"玛赫迪"①，采用哈里发尊号。他在突尼斯沿海建立了玛赫迪城，并把它定为法蒂玛朝首都。五十年后，他的曾孙征服了埃及，将法蒂玛朝的疆域扩展到整个北非。他们统治了二百余年。

**摩洛哥的穆拉比朝** 关于穆斯林命运的故事，这里需要追溯到西班牙及其近邻摩洛哥。法蒂玛朝迁都埃及以后，马格里布的总督们便趁机宣布自己是独立的君主，他们逐渐以吉里人著称。既然每个人都在按照只顾自己的原则行事，因之柏柏尔人首领也开始确立自己的地位。他们先前曾建立过一些小王国，在西班牙的诸小王国，前文已经提及。但是，他们崭露头角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无论如何，他们认为自己受制于阿拉伯人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因此，在十一世纪中叶出现了一位柏柏尔人宗教领袖，他建立了穆拉比王朝（Murabits）。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的宗教领袖曾居住在塞内加尔河的一座森严的修道院（ribat）里。穆拉比人又名阿尔穆拉维德人，领导者是阿布杜拉·伊本·

① 穆斯林期望的救世主。——译注

亚辛。他逐步向北部扩充版图，终于征服摩洛哥全境（1056—1084年）。当然，穆拉比王朝的真正奠基人是优素福·伊本·塔夫辛，他是阿布杜拉发动的这场圣战的指挥官艾卜·伯克尔·伊本·欧麦尔的表兄弟。

**穆塔米德对优素福·伊本·塔夫辛的邀请（1061—1106年）** 关于塞维利亚的艾米尔穆塔米德如何请求摩洛哥君主前来帮助他驱逐那些染指穆斯林国土的基督徒，已如前述。优素福是当时的穆拉比朝的艾米尔，他接受了这项请求，带领一支军队，击退了基督徒。他还在1086年的扎拉卡战役中打败了阿尔芬斯欧六世的军队，后者这时已经称帝。这次胜利以后，优素福成为捍卫伊斯兰教的先锋。他首次在西班牙露面时，未在那里长期停驻。他返回了摩洛哥，在他的都城里又度过四年。可是随着基督徒的兴趣和压力日渐增长，优素福的离去，深为塞维利亚和格兰纳达两个穆斯林小王国所怀念。他们急需一位强手，请求援助的呼吁书纷纷向他飞来，致使他终于答应重返西班牙。他的撒哈拉沙漠培育的士兵们热切盼望到西班牙去，而且无疑地，他们知道，在那里他们将能找到文明的城市和舒适的环境，这证明是一种附加的诱惑力。优素福于1090年重返西班牙，但这次他把西班牙的穆斯林王国归并为自己的版图，逐步吞并了除托莱多和沙拉戈沙以外的穆斯林西班牙的全部领土。穆塔米德和他心爱的伊蒂玛德及其女儿都做了俘虏。穆塔米德的暮年极为悲惨，虽然他仍在写诗，有些诗写得非常出色。伊克巴尔曾译过他的一首诗，这首诗是他在狱中写的，题为《穆塔米德狱中吟》。他在诗中回忆起印度莫卧儿王朝的末代国王，他精通诗文，情趣高尚，懂得应当如何文雅地生活，但不知王权为何物。（原文如此。——译注）

**摩洛哥城的建立** 穆拉比人原属于由尚武的修道僧组成的虔敬的兄弟会。他们在成为当权者以后，并未改变他们的旧习。穆拉比帝国的创建者优素福于1062年建立了摩洛哥城，并将它定为国都，而在西班牙，他以塞维利亚取代科尔多瓦，作为新政府的所在地。他取号为“穆斯林的艾米尔”，但仅保留了国家世俗首脑的地位。在宗教事务方面，他在名义上承认巴格达哈里发的权威。优素福的统治强而有力，卓有成效，他终生是伊斯兰教的真正堡垒。这项出色的工作，后来由他的儿子阿里继续下去，他甚至比优素福更加虔诚。

**摩扎拉人与穆斯林文化** 穆拉比人当政时期，在同西班牙人的关系上遇到了麻烦。这些西班牙人已经接受了阿拉伯人的生活方式，他们讲阿拉伯语，衣着象阿拉伯人，象阿拉伯人那样举行割礼，实行多妻，热爱诗歌和艺术，并象文明的穆斯林那样过着文雅的生活，但他们保留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些人被称为摩扎拉人。他们每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个穆斯林名字，一个基督徒名字。他们会讲古形式的拉丁语——罗曼斯语，这种语言后来成为他们本民族的语言。这种基督徒素质和穆斯林素质的奇妙结合决非罕有。穆斯林文化取得成功的最好见证莫过于如下的事实：基督教的伟大战士阿尔芬斯欧，在他的金币背面铸有阿拉伯文，并在他的官方文件中使用阿拉伯文。摩扎拉人几乎已经完全阿拉伯化了，他们甚至用阿拉伯字体书写拉丁文。然而，在政治上却全然不同。虽然在文化上是阿拉伯人，可是他们毕竟是坚定的基督徒，他们不愿接受阿里·伊本·优素福的相当正统和拘谨的处事方式。阿里的困难在于，他极难找出西班牙人穆斯林、西班牙阿拉伯人、柏柏尔阿拉伯人和摩扎拉人之间究竟有何差

别。他们都是混血人种，外表都非常相象。更为棘手的是，这些摩扎拉人这时站到了他们的基督徒伙伴一边，并开始与穆斯林为敌。他们又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领导者。

**李·西德（1040—1099年）** 这位摩扎拉人的英雄就是李·西德，这个名字是“赛义德”（圣族后裔）的讹误形式。他是一个西班牙贵族，早年曾在卡斯提尔国王手下供职。可是，他过于独立不羁而未能长期取悦于任何国王。他的举止过于放肆，结果被逐出了卡斯提尔王国。他喜欢自己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因此确立了骑士生涯，同时为基督徒和穆斯林效劳，只求留个美名。他曾为穆斯林小王国沙拉戈拉英勇奋战，被穆斯林士兵赞誉为虎将西德。此后他自己独立为王，占据了瓦兰西亚，并据此来反击穆拉比人的多次猛烈进攻，直到1099年死去。西班牙人深深为他感到骄傲，甚至为他的事迹谱写了一曲赞歌（《我的领袖》），其中既有真实的事迹，也有夸张的成份。这首英雄诗歌在后世西班牙人当中极有影响。

**穆瓦希德派（1130—1269年）** 阿里·伊本·优素福死后，穆拉比帝国开始衰亡。由于内部纷争和强大的基督徒联盟的沉重打击，政权已经动摇。就在这危急关头，另一位解放者登场了。此人是柏柏尔人的另一位领导者，名叫穆罕默德·伊本·图玛特，他也是一位传教师。他建立了一个宗派，称为穆瓦希德派，这个名字后来讹化为“穆哈迪”（Mohades）。之所以称为穆瓦希德派，是因为该派顽固坚持伊斯兰教的一神观念。他们征服了摩洛哥，结束了穆拉比帝国的统治，成为穆斯林西班牙的主人，到这时帝国疆域已削减到不足西班牙的一半。北半部已经永久地丧失于北部的基督教王国。在其全盛时期，穆瓦希德帝国曾扩展到埃及边

界。然而，他们的大部分精力都耗费在同西班牙的基督徒作战上，直到1212年，他们在拉斯—纳瓦斯惨败于西班牙基督徒联军手里，并被赶出了安达鲁西亚。

**穆瓦希德朝** 穆瓦希德朝的奠基人伊本·图玛特是个狂信者，自幼就是个传教师。他仪表堂堂，颇有魅力。他把毕生精力用于追求、传播和服事伊斯兰教上。他传讲真主的独一性，以极大的热情坚持这一教义。他发现，西方穆斯林由于接触了新宗教和新的生活方式，追求安逸，举止极为轻飘，信仰十分淡薄。他们开始相信圣人和精灵，真主独一的基本信仰已经为他们的种种同伊斯兰教一神教义不相容的习俗所破坏。他和他的助手们重新强调信仰的基本要旨，试图发动一次清教徒起义。图玛特活得时间不长，1130年他的朋友和副手阿布杜勒·穆敏·伊本·阿里继承了他的事业，他是穆瓦希德朝的实际奠基人。

**阿布杜勒·穆敏（1130—1163年）** 作为狂信者，穆瓦希德人不大宽容。他们首先向穆拉比人下手，企图推翻他们的统治。穆敏于1145年在蒂里森重创穆拉比军队，占领了摩洛哥的大部城镇，并开始进攻摩洛哥城。经一年左右的战斗，这座城市亦告陷落，穆拉比朝宣告解体。之后，穆敏又向西班牙派遣一支军队，不久便攻占穆斯林西班牙的全部领土。唯有西班牙东部的巴利阿里群岛仍可作为穆拉比人最后一个庇护所。占领安达鲁西亚之后，穆敏发起征服北非的战争。于1152年征服阿尔及利亚；1158年征服突尼斯；1160年征服的黎波里。穆拉比势力从未超过阿尔及利亚，穆拉比朝曾接受阿巴斯朝的宗主权。而穆瓦希德朝号称大帝国，疆域从安达鲁西亚西北部一直延伸到埃及西部，不承认任何人为其宗主。这个广阔的帝国声誉极高，它使已告解体的西班牙

穆斯林政权又实现了一个世纪的统一，做了甚为有益的工作。穆敏为自己的名字增添了新的光辉。他在同基督徒的战斗中取得了辉煌战果，他的名字竟成为西南欧人的一种恐惧。

**曼苏尔（1184—1199年）** 穆敏死于1163年，他身后出了几个能干的继任者。其中以艾卜·优素福·叶库布最为杰出。他是一位极其强大的君主，甚至著名的沙拉丁·阿尤布苏丹在与十字军作战时也曾寻求他的帮助。象许多穆斯林的哈里发和艾米尔那样，叶库布也因为他的一系列胜利而享有“曼苏尔”的称号。那时，他曾派遣一百八十艘战船前往援助埃及和叙利亚。穆瓦希德朝于1170年迁都塞维利亚。叶库布较之他的两个前任苏丹更为悠闲，他开始大兴土木，美化首都。他首先兴建了现称为吉拉尔达的高塔。这座高塔原本是作为一座清真寺的尖塔，于1172至1195年建造的。在摩洛哥，他建了一所医院，据同时代的史学家所记，这所医院在组织机构、人员配备和医疗技术方面，堪称为世界第一流的。但在叶库布的儿子和继任者穆罕默德·纳赛尔当政时期（1199—1214年），穆瓦希德的王朝末日来到了。当时，他被迫与西班牙所有基督教国家组成的一支强大的联军决战。这次战役于1212年发生在拉斯—纳瓦斯，结果穆斯林军遭到覆灭。穆瓦希德帝国被推翻，纳赛尔被迫返回摩洛哥，两年以后绝望地死去。穆斯林的西班牙为基督徒所占，一些穆斯林君主沦为基督教王国的臣属；仅纳斯里德人仍据有格兰纳达。穆瓦希德人在摩洛哥又统治了五十年，但在整个马格里布，逐渐被一系列柏柏尔人国家所取代。最早脱离出来的是哈夫希德人，他们在突尼斯建立了一个王朝，存在于1228至1534年间。吉亚尼德人于1235年取代了穆瓦希德人在

阿尔及利亚的统治，执政到1339年；在穆瓦希德人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堡垒摩洛哥，他们为马里尼德人所更迭，后者早自1195年即告独立，但他们逐步蚕食穆瓦希德国土，直至1269年才从穆瓦希德当权者手中最后夺取了首都。到1275年，他们已在阿塔拉山区肃清了穆瓦希德人的残余势力。

**纳斯里德王国（1250—1492年）** 这时，西班牙出现了一系列穆斯林小王国，他们之间的互相残杀，完成了基督徒忙碌数世纪之久的任务——使穆斯林的西班牙归于毁灭。西班牙最后一个值得注意的王国，是纳斯里德王国。它的坚固堡垒设在格兰纳达。这个小王朝存在的时期，约从1250年到穆斯林在西班牙的末日，即1492年。格兰纳达的国王们政治上并不强大，但他们坚守他们的小角落，并在那里建设他们自己的小天地。许多著名的建筑物——阿拉布拉即是其中之一——犹存至今，成为他们的文化和情趣的见证。

**艾卜·阿布杜拉** 这个王国的末代国王是艾卜·阿布杜拉，他在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王国联军的进攻下，无力保住自己的城市，当时这支联军已经占领穆斯林西班牙的其余各地。于格兰纳达沦陷后，阿布杜拉同他的随从人员一起逃往摩洛哥。据说，当他最后告别自己美丽的都城时，不禁泪水滚滚。与他同行的他的母亲看到他流泪时，讥讽地说："别象个女人似的，为你不能象个男子汉那样守住你的一切而抹泪！"。就这样，在悲伤和羞耻的泪水下，穆斯林丢失了西班牙——一个在一片光荣声中为他们征服达七百年之久的国家。

**西班牙的穆斯林文化** 欧洲史学家们今天在著述穆斯林西班牙国家史时说，穆斯林不仅以他们留在西班牙的许多优美建筑而闻名，尤因点燃一支火炬而令人怀念，这支火炬以

其火焰和光亮，照耀着整个西欧达数世纪之久。西班牙的穆斯林大学培育欧洲基督徒达二百余年。当欧洲正经历着所谓黑暗时代时，穆斯林大学的知识火炬却一直在炽热地燃烧着。哲学家们的名字已经成为人们的家常话，如伊本·拉希德，称为阿维洛伊，阿布杜勒·马蒙，称为买蒙尼德。神秘主义者伊本·阿拉比和大旅行家伊本·珠伯尔、伊本·巴图塔数百年来一直闻名于世。所有这些著名人物都产生于西班牙。科尔多瓦、塞维利亚等城市当时是欧洲的文化中心。

**穆斯林哲学家** 中世纪世界思想方面的最伟大贡献应当归于西班牙的穆斯林哲学家。因早期基督教教父们的固执而被欧洲抛弃的希腊哲学家们，却在阿巴斯朝下为穆斯林哲学家们所推崇。他们的学说被融汇于伊斯兰教义之中，希腊哲学思想和希腊辩证法成为表达思想的渠道。这种倾向为后期阿巴斯人所结束。其结果，如我们在上章所述，是艾什耳里学派的产生。然而，这个学派的集大成者却是安萨里，他把伊斯兰教带回到正统的启蒙思想。当基督教的经院哲学思想家们为神秘主义和教条所阻而停滞不前时，东西方的穆斯林哲学家们却成功地将信仰与理性统一起来。诚如P.K.希提所指出的，考虑到它对于后来的科学、哲学和神学的影响，可以说，穆斯林哲学家们的贡献是第一流的①。

**伊本·巴加②、伊本·图菲尔、伊本·拉希德、伊本·马蒙③** 在这方面，有四位最突出的人物。第一位是伊本·巴加，他是一位哲学家、科学家兼医生。他的最著名的贡献包含在他的论文《静心养身法》里。他论述的主题是，人可

① 见P.K.希提：《阿拉伯通史》第6版，第580页。——原注

② 一译伊本·巴哲。——译注

③ 一译伊本·买蒙。——译注

以达到与真主——积极的智能者合一，因此哲学的目标是，说明人的精神如何通过与神灵交而逐步达到完美。多么高尚的境界！在他之后是伊本·图菲尔（又名艾卜·伯克尔，医生兼哲学家1105—1185年），再后是伊本·拉希德，他们都是穆瓦希德统治者的掌上明珠。穆瓦希德人自己都很正统，但他们对于哲学和知识的追求抱有好感。伊本·图菲尔最杰出的著作是一部哲学故事，名叫《活着的人》。在这部书中，伊本·图菲尔表现出了进化论的第一次闪光。这是一部哲学小说，描写了一个在孤岛上独自生活五十年并自己教育了自己的人。在这部著作里，作者发展了一个人如何能够在毫无他人帮助下逐步为自己取得至高无上的知识并领悟人与至高无上的实体的关系的思想。这本书流行甚广，曾被译成多种语言；最后一个西班牙文译本出版于1934年。然而，西班牙最伟大的穆斯林哲学家当推伊本·拉希德（1126—1198年），他编纂了一部医学百科全书。他对亚里士多德的注释，他所做的提示和摘要，数百年间一直作为教科书。他对哲学的主要贡献是一篇哲学论著，题为《论语无伦次者的语无伦次》，是为回答伊玛目安萨里的批评文章《哲学家的语无伦次》而写的。拉希德的著作在正统派中不大流行，因为它在格调上颇为自由，对空谈家和权威者的抨击或许过于尖刻。但是，这无损于拉希德的威望。那时，知识界只知道两位大师：导师伊本·西那和注释家伊本·拉希德。二者当中，伊本·拉希德在研究方法上更接近于理性主义，主张以理性主义观点判断一切信仰，真主的启示除外。他对创造物的看法是进化论的，包含着极端的现代观念。四大伟人中的最后一位是伊本·马蒙（1135—1204年）。他出生于犹太家庭，尽管有人断言，他已改宗伊斯兰教。他离开了他的出

生地科尔多瓦，居住在埃及。在那里，他受到沙拉丁苏丹的欢迎，作了苏丹的宫廷医生。马蒙同其他伊斯兰教的伟人一样，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是天文学家、医生和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是《迷途指津》，在这部著作里，他也试图论证信仰与理性的一致性。他极为开明，甚至把先知的梦幻解释为心理经验。这是一种新的理论解释，其中已经提出心理分析。

**神秘主义者——伊本·阿拉比（1165—1240年）** 穆斯林西班牙的主要神秘主义者是伊本·阿拉比，他于1165年生于摩尔西亚。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塞维利亚，但在1202年朝觐麦加后，他曾到伊拉克、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旅行，后来居住在大马士革，1240年死在那里。阿拉比在中世纪神秘主义方面对欧洲和中东影响很大，尤其因为他以其神秘主义的经验、演讲和著作，加强了哲学的影响。他属于启蒙学派，认为真主即是光明，精神世界即是真主光明的表现形式；真正的智慧是思想上的启蒙，也就是说，“所谓聪明就是受到了启蒙”；真主和外部世界是一个东西，正如真主和它的属性是统一体一样；他相信存在的同一性，正如他也相信完人的概念，在他看来，这个完人即是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但由于他还受到基督教和新柏拉图思想的影响，他又进了一步，宣布穆罕默德即是“卡里玛”，真主之道是同他在一起的。他的名著《幸福的炼金术》，是一篇寓言，描绘了人升入天堂的故事。他还写了《到真主圣所的升霄夜行》，其中讨论了先知遨游七重天的故事。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认为，但丁的《神曲》中的概念是从阿拉比的上述著作里借用的。他对于基督徒学者，如邓·斯科特、罗杰·培根等，都有着明显的影响。他的主要著作是百科全书式的《麦

加的启发》，它包容了范围极其广阔的一元论形而上学哲学。

**伊本·哈兹（994—1064年）** 在文学界，伊斯兰教在西班牙出了一些大作家，这里只能提出几位。首先应当提到的，是《古老的项链》的作者，科尔多瓦的伊本·艾卜·拉比希（860—940年），他的不朽的文集《项链》，作为阿拉伯的第一部文学史，享有极高的声誉。但伊斯兰文学最伟大的名字还是伊本·哈兹（994—1064年）。他在青年时代，曾任拉赫曼三世和希塞姆三世的大臣，而当倭马亚哈里发国家灭亡后，他便隐退，过着幽静的作家生活。伊斯兰教的伟大传记学者伊本·哈里肯记述了如此令人惊异的事实：哈兹写了四百余种论述多种学科的著作，其中涉及历史、诗歌、圣训学和逻辑学。他还以其论述比较宗教学的《关于信条和异端的最后评论》等著作而令人怀念。在这方面，他先于现代圣经学者，进行了颇有深度的评论，尤其是他对圣经所作的评论。

**诗歌** 诗歌在阿拉伯国王、哈里发及其家族和朋友当中，一向是一个流行的科目。在这方面，我们发现，西班牙倭马亚朝的奠基人阿布杜勒·拉赫曼一世本人就是一位诗人。先前已经提及的穆塔米德及其可爱的伊蒂玛德也都是诗人。格兰纳达的穆斯林末代统治者艾卜·阿布杜拉也是个诗人。哈里发穆斯塔菲的女儿、漂亮而富有才华的瓦拉达，素有“西班牙的塞普欧”①之称。由于西班牙的穆斯林都酷爱诗歌，因此产生了许多阿拉伯诗集，有些一直流传到今天。剑桥大学A·J·阿伯里教授近来译了一本诗集，题为《伊

① 塞普欧（Sappho），古希腊的著名诗人。——译注。

本·沙德的旗帜》，编纂于1243年，他把这部诗集定命为《摩尔人诗歌集》。其中包括一些水平极高的诗歌，表现了阿拉伯人高雅的美学、情操、想象力和智慧。

**史学家——伊本·赫尔东（1332—1406年）** 著述历史也和著述故事一样，阿拉伯人是行家里手。因此，史学之花不久即在西班牙吐艳。甚至早在十世纪（即拉赫曼三世统治时期），阿卜·伯克尔·伊本·欧麦尔·库提亚就在写《西班牙征服史》。稍后，伊本·哈扬（988—1078年）写了大量有关历史题材的著作，尽管在他名下的六十余部书籍大部已经遗失。我们在前文引用的玛拉吉斯，是穆瓦希德朝的史学家，他的许多著作已保存下来。其他一批史学家，包括科尔多瓦的伊本·法拉迪（死于962年），他写了大量著作，现在能够找到的，只有《西班牙的阿拉伯学者传记》。但所有这些学者中最伟大者，当推阿布杜勒·拉赫曼·伊本·赫尔东，他出现在本世纪之末。他生于凯尔万城附近，1361年供职于格兰纳达的苏丹手下。他一度受雇于外交部门，但一个时期以后，他又重返马格里布，在那里，他开始著述历史。1382年，他来到开罗，在爱资哈尔大学讲学，在那里他做了大法官。1401年，他奉命去完成一项危险的使命①——会见那位令人生畏的帖木儿。伊本·赫尔东在其传记②中回顾了大马士革城下的那次历史性会见。他的名著《世界史》和更

① 指1401年蒙古人进攻大马士革时，伊本·赫尔东奉马木路克苏丹之命，出城与帖木儿谈判一项投降条件。参见第七章。——译注

② 英译本见：Ibn Khaldun and Tamerlane, translated by W.J. Fische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2.——原注

有名气的《历史绪论》①至今仍被交口赞誉，尤其是《历史绪论》，堪称为一件历史杰作。他在这部巨著里，不仅探讨了影响历史进程的物理因素，如气候、地理条件等，而且探讨了影响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的道德与精神因素。的确，书中讨论的那些原理，在他以前从未有人探讨过，在他以后的四百年间也不曾有人问津。他不仅被公认为伊斯兰教最伟大的历史哲学家，而且是前所未有的伟人之一。而他竟出自一个被人贬为不配著述历史的民族！

**旅行家——伊本·巴图塔、伊本·珠伯尔** 如读者在布哈里教长和其他学者的著作中所读到的，穆斯林都是些大旅行家。所以毫不奇怪，中世纪东、西方最伟大的旅行家也是个穆斯林，此人即是穆罕默德·伊本·阿布杜拉·伊本·巴图塔。他曾遍游整个穆斯林世界，甚至不限于此。他在穆罕默德·图格鲁格当政时期②来到印度，在那里居留七年，后来到中国，在访问马尔代夫群岛之后，取道孟加拉和锡兰③返回。1353年，他深入西非内地，穿越大沙漠，进入马里帝国，到达廷布图。他的游记《异邦巡礼和旅行奇观》，表现了穆斯林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和他们的探索心理，读起来令人快慰。另一位与他齐名的大旅行家，是哈申·伊本·阿赫默德·伊本·珠伯尔（1145—1217年），他在他的《Rihlah》一书中，叙述了他在阿拉伯半岛、伊拉克和叙利亚旅行中的见闻。他记述的资料价值极高，涉及威廉二世治下的西西里

① 原名为al—Muqaddim，后有单行本流传于世，全书名是 Kitāb al—'Ibar Wa diwān al—Mub tada' Wal—khabar.——译注

② 穆罕默德·图格鲁格苏丹当政于1325—1351年，参见第八章。——译注

③ 今斯里兰卡。——译注

岛和十字军时代叙利亚的气候、地理、船舶、医院及一般概况等。《Rihlah》被认为是阿拉伯游记文学中最重要的著作。珠伯尔描述了朝觐者们围绕着克而白礼拜时的情景，当时沙拉丁正在与十字军作战，他绘声绘色地写出了当高呼为这位伊斯兰教先锋祷告时，广大聚礼者的强烈感情。如他所说，“当他们说到沙拉丁的名字，高呼‘阿们’时，人们的声音全都颤抖了。”他对于这位英雄怀有深深的感情，当占领耶路撒冷的消息传到西班牙后，他再次到叙利亚旅行，尽管那时基督徒与穆斯林正在打仗，旅途并不安全。

**托莱多的翻译局** 这里应当提一下穆斯林文化的另一个奇异方面。当托莱多——它是伊斯兰文化的伟大中心——于1085年落入基督徒手里时，雷蒙大主教在那里成立了一个翻译局。翻译工作从1135年继续到1284年，在这一个半世纪里，全欧洲的学者都被邀集到这里。许多人是自愿来的，以数年功夫鬼集阿拉伯人的思想财富。英国学者，如迈克尔·斯科特和彻斯特尔的罗伯特，曾在这座知识宝库里工作多年。罗伯特于1145年翻译了花剌子密的代数学，这点我们已经谈过。另一著名英国学者巴斯的阿德莱德，约于1126年来到托莱多，将西班牙穆斯林大天文学家麦吉里提的《天文表》译为拉丁文。迈克尔·斯科特还翻译过伊本·西那和伊本·拉希德的著作。阿拉伯人才赋的大部分产物，就这样被吸收到欧洲人的知识遗产中去。到十三世纪末，欧洲已经得到了它能够从阿拉伯人手里获取的一切。此后，这个由埃及、东方、希腊、阿拉伯世界和西欧组成的知识链条上的长期的历史联系，渐渐为世人所忘却。在引证阿拉伯作者的著作时，已不必引用阿拉伯文，也无须进阿拉伯大学，或到学问所在地去学习，于是阿拉伯人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便失去了

价值。数世纪的疏忽模糊了他们对于这些知识巨匠的记忆，后来竟然出现这样一个时代：恰是这些知识巨匠的后代们，对他们的过去感到羞愧；关于过去，他们知道得甚少，世界又是如此轻易地把它们遗忘而故意不予理睬。

**科学——麦吉里提（1007年）和扎尔卡里（1029--1087年）** 西班牙穆斯林的成就丝毫不低于阿巴斯朝的穆斯林科学家。在天文学、数学、植物学和医学方面，他们当中都出现了几个伟大的名字。天文学兴趣产生于当时流行的一种奇异的信仰，即认为星体，尤其是行星影响人的命运、事业和生活。逐渐地，对天文学的冷静研究代替了凭空臆测。在这些天文—数学家中，最著名的是阿布尔·卡西木·麦斯拉玛·麦吉里提，他活跃于科尔多瓦。他钻研花剌子密的天文表，使它能够适用于穆斯林历法。这个天文表原来是以亚兹德吉尔德的伊朗历法为基础的。麦吉里提的数学知识，包括测量学，为人们所公认。这个领域里的另一位名人是艾卜·伊斯哈格·伊卜拉欣·伊本·叶海亚·扎卡里（1029—1087年），他生活在托莱多。他纠正了花剌子密对于地中海长度所作的估计数字，花剌子密的推算数字比托勒密更准确些。事实上，扎卡里被认为是那个时代的第一流的天文学家，他曾推算出太阳与星体之间的最远距离，如同哥白尼后来在他的著作中所确认的。穆斯林在数学上的最伟大的贡献，包括最有革命意义的概念——“零”的引进及其在平面三角和立体三角中的应用。贾布尔·伊本·阿夫拉在他的《天文学》一书中，以整整一章的篇幅介绍数学的这一分科。诚如乔治·斯塔尔顿所说，“阿拉伯人在数学和天文学上的两大发明是新算术和新三角。”①

① 乔治·斯塔尔顿：《科学史》，第一卷，第543页。——原注

**教育** 在小学教育和中等教育方面，穆斯林在西班牙比在阿巴斯朝享有更多受教育的机会。教师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据最可靠的资料，穆斯林西班牙的识字率比当时世界任何国家都高。据穆斯林文学史家马卡里记载，连妇女也有较多的受教育的机会。课程内容比较广泛，开始是《古兰经》阅读与经注，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以神学为主课。在人文学科方面，有哲学、阿拉伯文法、诗歌、修辞学、历史、地理、乃至辞典编纂学。所有大城市，如科尔多瓦、塞维利亚、马拉加和格兰纳达，都设有文学院。有的大学，如科尔多瓦大学，除设有语言、神学和哲学系外，还有科学系。最后一所大学是十四世纪格兰纳达的纳斯里德王朝所建，其中有一个管理人，即著名诗人和史学家里森·伊本·哈提布（1313—1374年），他写了约六十部著作，最重要的有《格兰纳达史》。格兰纳达大学设有法律、医学、化学、哲学和天文学等系。连最坚决反对西班牙穆斯林的卡斯提尔和阿拉贡基督教王国的基督徒，也到这所大学求学。P.K.希提曾引用校门两侧门柱上的一段杰出的铭文，说明那时穆斯林的教育理想。铭文是这样的："世界有四根巨柱：哲人的学问、伟人的公道、善人的祈祷、勇士的功劳"。① 如缺少图书资料，大学和知识生活便不可能活跃，因此穆斯林西班牙成为欧洲最大的图书市场，这是不足为奇的。没有纸张，便不可能出版书籍。正因为造纸工业是先决条件，因之它很早就从摩洛哥引进到西班牙，夏提巴已成为这样的造纸工业中心。造纸工艺从西班牙传入意大利、法国，进而传到整个欧洲。这些都先于十字军东侵，因此，书和纸也是穆斯林西班牙留给欧洲

① P.K.希提：《阿拉伯通史》，第六版，563页。——原注

的遗产。

**一些小王国——西西里** 我们在结束本章之前，须提及另一些人，他们在北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尤须谈一下西西里和埃及，为此，我们需要稍加追述。西西里岛早在公元九世纪即为阿格拉布人所征服，但他们并不是最早来到西西里岛的穆斯林。潘提拉里亚约于公元 700 年即被征服，凯尔万总督哈比卜·伊本·阿比·欧伯达曾于 740 年袭击塞拉库斯，并从那里获得一笔贡赋。倭马亚朝崩溃后，凯尔万总督获得独立，曾数度袭击西西里岛，但结果往往是以拜占廷的西西里总督与突尼斯的阿拉伯人之间的休战而告终。

**西西里岛的征服** 可是，公元 825 年发生一起事件，导致西西里岛的征服。失意于拜占廷皇帝的宠臣尤法米斯，因恐丢掉脑袋，起而反对皇帝的宗主权。他攻占了西西里，后被击败，逃到非洲的阿格拉布朝向统治者吉亚德·乌拉寻求避难。他带去一些战船，并开始敦促吉亚德·乌拉进攻西西里岛。吉亚德本人对这次冒险不大热心，但他终于在 827 年同意派一支约百余艘船只的舰队到西西里岛。穆斯林于北部马扎拉港登陆，占领该港，接着向首都巴勒莫进军。这支军队不很强大，若没有来自西班牙的大批穆斯林冒险者的到达并增强了他们的阵容的话，也许他们的处境并不美妙。这样，他们便在 831 年征服巴勒莫，吞并了毗邻地区，并发起一系列战役，以征服这个广阔岛屿的其余地区。然而，从西西里岛开始的与拜占廷的战争并未就此结束。战火又蔓延到大陆。穆斯林军队于834年占领米西纳，859年占领卡斯特罗杰瓦尼，并于878年占领塞拉库斯。最后于895年，拜占廷人放弃对西西里岛的一切权利要求，与阿拉比德人签订一项和约。这时，穆斯林已在意大利的靴尖和靴根部位——巴里和

塔兰托建立起殖民地。他们曾多次袭击那不勒斯和罗马，甚至罗马教皇(教皇约翰八世 872—882年)也被迫纳了两年的贡赋。三十余年中(882—915年)，果里古里纳的意大利穆斯林移民，不断举行征战袭击，直逼罗马城下，任何力量都无法抵御他们。

**西西里岛独立的穆斯林王国——卡尔比** 西西里岛一直接受凯尔万的统治，直至909年阿格拉布朝为法蒂玛朝所推翻，而且有一个时期，法蒂玛朝仍向西西里岛派遣总督。但当法蒂玛朝于972年迁往埃及之后，中央控制有所削弱，执掌政府的权力变为法蒂玛朝末代总督哈森·伊本·阿里·卡尔比手中的世袭物。卡尔比家族在西西里岛的统治延续到1040年，这时岛上出现两大派别：西西里岛穆斯林和非洲穆斯林，双方为争夺统治权而争吵不休。于是，这个岛国政府一分为二。巴勒莫渐渐由一个贵族参议会统治，其余地区由一些小酋长统治。这种状况往往招致灾难，而灾难是以诺尔曼人的形式落到了阿拉伯人的头上，这些诺尔曼人已经征服意大利南部；现在他们侵入岛上。1061年，罗杰尔一世攻占米西纳，约在三十年间，他征服了几乎整个岛屿。除零星抵抗外，穆斯林在西西里的统治已告中止。穆斯林的统治达二百年之久。意味深长的是，尽管有教养的穆斯林市民阶层大都离开这里去非洲，可是阿拉伯文化以及后来的诺尔曼——阿拉伯文化，在岛上又继续了二百余年。它刺激了意大利的文化复兴，并在意大利和南欧的艺术和科学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

**西西里的阿拉伯文化** 阿拉伯——西西里人作者的著作极难幸免于时间的摧残。资料易受埋没，有文化阶层从西西里向非洲或其他穆斯林国土的迁移，早期诺尔曼人造成的破

坏以及将较好的作品译为拉丁语后便忽视原著等等，所有这些是造成这种可悲损失的主要原因。但是旅游家们的记载，地理学家们的观察以及开明的诺尔曼人和象罗杰尔二世、弗里德里克三世这样的日耳曼统治者们后来的活动，都显示出阿拉伯影响的深度和强烈性。十世纪中期访问过巴勒莫的著名地理学家和旅行家伊本·豪卡尔，谈到了那里的阿拉伯首府的规模和壮观。他说他数了一下，仅巴勒莫一城就有三百座清真寺。城里有三百多名高级教师，他们以其学识、虔诚和社会地位受到人们的尊敬。阿拉伯统治者鼓励发展农业、手工业、艺术和科学。设有几所大学，它们足以能够同科尔多瓦和巴格达的大学相媲美。西西里岛已经发展为东西方之间真正的汇合地。正是在这里，希腊人的才智和阿拉伯人的才智完全融汇在一起了。

**诺尔曼人治下的阿拉伯文化** 诺尔曼人的第一代国王罗杰尔一世保留了阿拉伯人的行政机构，阿拉伯学者、哲学家、天文学家和医生在朝中都有自己的地位。事实上，凡到朝廷访问过的欧洲人，都称他为东方君主。就这样，阿拉伯人继续把持着大部分行业，又有一个世纪之久。在农业方面，他们引进了许多新技术，如种植甘蔗、亚麻、橄榄和各种果木。纸草① 也已经种植，甚至还引进了养蚕业。西班牙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珠伯尔于1185年访问西西里岛时，曾注意到当时的诺尔曼国王威廉二世能够阅读和书写阿拉伯文，而且有一大批高级官员是穆斯林。他甚至注意到，皇家厨师长也是个穆斯林。首都的基督徒穿着象穆斯林，讲阿拉伯语；许多案卷是用阿拉伯文写的，阿拉伯文还用在金币

① 古埃及人等用来制纸的一种水草。——译注

上，甚至在金币上还刻有伊斯兰教历的日期。

**弗里德里克二世治下的文化** “世界奇观”、神圣罗马皇帝弗里德里克二世（1194—1250年）曾把西西里作为政府所在地。他因仰慕阿拉伯人和他们的知识，被人称为“异教徒”。他的朝廷留用阿拉伯哲学家和学者，他是埃及阿尤布朝统治者、卡米尔苏丹的挚友，两人曾交换过许多礼品，多次交谈过文学和学术问题。弗里德里克二世甚至保留了一个闺房，他喜爱东方舞女。他对放鹰术颇感兴趣，翻译过许多本有关放鹰术的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著作。后来他自己写了一本关于放鹰术的书，它被认为是欧洲第一部有关这类“国王运动”的科学著作。曾在西班牙长期致力于阿拉伯巨著翻译的著名学者米卡尔·斯科特，也为弗里德里克二世工作。他用拉丁文概述了亚里士多德论生物学的著作和伊本·西那关于这些著作的著名评论。

**西西里的作用** 四世纪之久的文化活动，在新的语言、新的建筑风格和新的雕刻方面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它取代了西西里和南欧的阿拉伯风格与阿拉伯图案。最早作为欧洲文化语言代替阿拉伯语的，是意大利语。拉丁语由于两个世纪的翻译工作极大地丰富了，但它是一种过时的语言；它在使用上愈来愈受到限制，逐渐为意大利语所取代，而意大利文学才是阿拉伯一地中海文化的真正继承者。意大利作家们不仅接受和汲取了阿拉伯诗体的要素，而且接受和汲取了阿拉伯的诗节和阿拉伯人的富有想象力的概念。许多学者评论说，但丁之所以能写出《神曲》，应当感谢伊本·阿拉比和其他穆斯林神秘主义者。如同但丁的比特里斯，苏菲主义的精神寄托则是天使的保护，她为苏菲派说和。实际上，见于普洛范沙尔诗歌以及彼特拉克和其他早期意大利诗人作

品里的理想化妇女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阿拉伯诗歌，在这些诗歌里，经常表现对于理想中的妇女的倾心，但她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令人惊奇的是，音乐概念也来自阿拉伯人。早在九世纪，他们对此就有所了解。法拉比在他的《论乐理》一书中讨论了这点。大乐理学家沙菲·丁建立了正规音乐学校，这所学校以其规模的完善著称。阿拉伯音乐用于为圣玛利亚的赞美歌伴唱。那个时代编写的许多歌曲集都收编阿拉伯曲调，尤其是西班牙歌曲集和西西里歌曲集。意大利音乐和南欧的音乐中也可以找到阿拉伯的要素。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事实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物的许多建筑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从阿拉伯人那里借用过来的，是名副其实的西库罗—阿拉伯式建筑，如钟楼、柱廊、多角弧弓形建筑、镶嵌细工和金银细工等等。因此，西西里岛的西库罗—阿拉伯文化成为联结阿拉伯文明和意大利的新欧洲文化的桥梁。继西班牙之后，欧洲文化的复兴和加速发展——即众所周知的文艺复兴——同样应当深深地感激西西里的文化。

**图伦朝（868—905年）** 这里附带提一下北非的另一些小王国。九世纪中叶，在埃及建立了一个著名的穆斯林王朝。创建者是阿赫默德·伊本·图伦，他是当时的阿巴斯哈里发派驻埃及的总督。一个时期以后，图伦夺得政权，宣告独立。埃及曾有过十几个总督，他们虽未长期驻在那里，但却横征暴敛，致使埃及的财富日见枯竭。现在图伦重新调整了国家的财政，提高了偿付能力。他以卓有成效的方式，统治了十六年，在人数众多的军队和内务管理方面，保持了严格的纪律。877年，他占领叙利亚，建立了一支舰队，以确保巴勒斯坦的阿卡（阿克里）海军基地。图伦首先改善了国

实的农业收入，使国库富足起来。他在恢复和平并积累了大量资金之后，便开始兴建优美的建筑物。他还耗资修建了一座大医院。图伦在穆斯林历史上以伊斯兰世界最能干的小国统治者著称。

**胡玛拉瓦（884—895年）** 图伦由他的儿子胡玛拉瓦继位，后者既无能力，也无精力；他一味奢侈腐化，把他父亲留给他的财富挥霍于宫廷建筑和追求奢华生活上。久而久之，他的名字竟成了追求“美酒、女人和歌舞”的同义语。据记载，他曾建造一座宫殿，它的设备齐全而奢华，它的花园和稀有树木，雕像和精美的窗饰，蓄水池、禽兽馆和动物园等等，简直是《天方夜谭》中虚幻王宫的预展。图伦精心积蓄的金钱，他的儿子胡玛拉瓦不仅自己享用，而且还用于排场。他为嫁给巴格达哈里发穆塔迪德的女儿办置的嫁妆，其豪华令人难以置信。伊本·哈里肯在他的《名人传记》中记载道，嫁妆的实际数目价值一百万第尔汗，此外还有一千钵黄金和许多其他礼品。难怪图伦王朝当政时期不长。到第四代，这个松散统治的国家即为阿巴斯朝所接管。

**伊克希德朝（935—969年）** 图伦朝崩溃后，阿巴斯朝再度统治埃及，但其统治至多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控制。约三十年以后，另一突厥源籍的阿巴斯总督成为埃及的主人。此人就是穆罕默德·伊本·图吉，他取古波斯尊号“伊克希德”。半独立的伊克希德，不久便吞并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924年，他又把版图扩充到希贾兹，连同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城市。此后，他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当他于四年之后死去时，他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君主。他生活富足，广宴宾友，慷慨施舍。

**阿比西尼亚人艾卜·米斯·卡费尔** 穆罕默德的两个继

任者既不强而有力，又没有管理才能，但他的总管、出身卑微的黑人宦官艾卜·米斯·卡费尔以其卓绝的能力执掌着朝政。他在埃及和叙利亚成功地抗击着摩苏尔的哈马丹人，关于后者我们在第五章里已作过叙述。卡费尔是个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也是一个富有虚荣心的人，他不能辨别赞扬与讽刺。因此，他成为许多人歌功颂德的题材，而这些人的本意却是讥讽。卡费尔的敌国——哈玛丹的宫廷诗人，阿拉伯大诗人穆塔纳比甚至把他歌颂为不朽的伟人。卡费尔死后，王朝仍毫无转机，既未在政治或美学上，也未在伊斯兰的知识生活上作出任何贡献。当法蒂玛人来到埃及时，很少或根本未遭到反抗，而在969年，埃及终于被法蒂玛朝的著名统帅加瓦尔从伊克希德朝怯懦的末代统治者手里夺走了。

**埃及的法蒂玛朝** 我们在论述马格里布时，曾谈及有关突尼斯的法蒂玛朝的一些情况，在那里，由赛义德·伊本·侯赛因领导的伊斯玛仪派，于909年推翻北非的阿格拉布朝。赛义德已经以自己的名义当政，取号伊玛目欧伯杜拉·马赫迪。他还宣布自己是先知的女儿法蒂玛的后裔，因之他建立的王朝称为法蒂玛朝。关于他通过与法蒂玛的亲缘关系作为阿里的后裔是否合法问题，穆斯林史学家们一直存有分歧。大权威家如伊本·阿希尔、伊本·赫尔东和伊本·马克里奇接受他的权利要求，但同样著名的史学家，如伊本·哈里肯、伊本·伊德里和加拉鲁丁·素优提持否定态度。这历来是个争论点。

**欧伯杜拉(909—934年)** 欧伯杜拉是一位精力充沛、颇为能干的统治者，执政仅两年，他就成了从摩洛哥到埃及的全北非的主人。他于914年攻占亚历山大里亚。这时他的军队席卷整个三角洲地区，所到之处，劫掠一空。这是因为他

们对于逊尼派毫无借助之处，而这里是逊尼派的国土。他和他以后的几位继任者确实以一系列杰出的征服而荣膺桂冠，尽管大多数征服是以损害其他穆斯林君主们的利益为代价的。他占领了马尔他、西西里、撒丁、科西嘉和巴利阿里群岛。他加强了他从阿格拉布人手里接管过来的舰队，并在马赫迪城建立一座海军基地，这座城市是他在沿海建立的。他还把马赫迪城作为他的新都。他的儿子卡西姆·穆罕默德·卡伊姆（934—946年）袭击了法国南部沿海地区，攻占意大利北部的热那亚，并在意大利南部沿海的许多口岸登陆，随处掠夺和征服。

**加瓦尔（909年）** 法蒂玛人赶走了伊克希德人，吞并了埃及。法蒂玛人这时有幸得力于一位西西里人，此人叫加瓦尔·西吉里。正是这个加瓦尔，胜利地进入埃及穆斯林的古都福斯塔特，在那里他为一座新城举行了奠基礼，将它命名为“卡西拉”（今开罗），意思是“可怕的”。法蒂玛人于973年迁入卡西拉，并把它定为国都。加瓦尔还把爱资哈尔大清真寺改作研究院；至今它仍是一座学问所在地，因此也是世界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后来加瓦尔又派遣他的副官前往征服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希贾兹，不久法蒂玛帝国的疆域便从东部的希贾兹、叙利亚扩展到西大西洋。

**艾卜·曼苏尔·尼扎尔·阿齐兹（975—996年）** 法蒂玛朝在第五代哈里发时期达到顶峰，其幅员比巴格达的阿巴斯帝国还要广阔。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有竞争，但也不乏互相间的眷恋，因为它们在穆斯林世界平分秋色，即东部的逊尼派和西部法蒂玛朝的十叶派。法蒂玛人甚至以贪婪的目光注视着西班牙的倭马亚朝，但科尔多瓦的哈里发亦非无识之辈，他谨慎地同法蒂玛朝保持一定的距离。哈里发阿齐兹

在新开罗兴建了许多建筑物、清真寺、宫殿、桥梁和花园。他也是文化的赞助者和法蒂玛朝最宽容的一个人；在他当政时期，非穆斯林从未受到污辱，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法蒂玛朝的衰亡** 对伊斯兰教不幸的是，法蒂玛人也象阿巴斯朝、西班牙的倭马亚朝以及那时的其他许多王朝一样，在后期采取了同一致命的政策。他们建立了一支由突厥人和黑人组成的雇佣军。如同所有这类军队所经常发生的，士兵们不久便失去控制，并开始在废立国王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他们终于把法蒂玛朝瓜分为自己的小王国。

**哈里发哈吉姆（996—1021年）** 对法蒂玛朝、伊斯兰教乃至整个世界更加不幸的是，阿齐兹的儿子和继承人哈吉姆是个行为古怪的人，以迫害为乐趣；他犯下了一系列暴行，杀害了几个宰相，并下令迫害非穆斯林。他有一个基督徒书记官，此人曾签署一道敕令，要求毁掉基督教世界的圣地。这是一桩愚不可及的事。法蒂玛朝对异教顺民一向宽容，此前穆斯林国王从未有过如此恶行。这道敕令被断定为十字军东侵的导因，这当然是不能成立的。哈吉姆还干了另一件离奇的事；他竟走向伊斯玛仪极端派，自称是神明的化身。这个观念甚至为新建的伊斯玛仪社团——德鲁兹教派所接受，该派得名于它的创始人德里吉。最后，一次王室阴谋导致哈吉姆的身死，世界终于摆脱了这个令人诅咒的反常人物。

**衰落与崩溃** 哈吉姆死后，他的儿子塔希尔继位，当政时，年仅十六岁。关于此人，历史只记载一件重要事实。拜占廷皇帝康斯坦丁八世同他协商重建圣墓教堂事宜，条件是：允许拜占廷帝国内所有清真寺在举行“呼图白”讲道时

提及塔希尔的名字，并归还被基督徒占据的君士坦丁堡清真寺。协商获得成功，哈吉姆的暴行得到一些修补，尽管任何东西都无法防止行将发生的冲突。不久，突厥人军队首领和贵族们便开始阴谋活动，这种阴谋活动曾使许多穆斯林帝国走向衰落。这时由东而至的塞尔柱人，已经征服叙利亚，渐渐地，法蒂玛朝的势力仅限于埃及境内。这里也出现内乱，在上埃及定居的某些骚乱部落，被安置到西部。他们虽迁居的黎波里，但一路烧杀抢掠。数年以后，他们的部落首领本尼·希拉尔已把那里变成一片废墟。

**巴沙西里** 法蒂玛朝唯一的光彩是巴沙西里将军的征服，他于1060年占领巴格达，并使得法蒂玛哈里发穆斯坦舍尔的名字在逊尼派堡垒、巴格达大清真寺里举行的周五聚礼中连续四十天被提及。据伊本·哈里肯记载，巴沙西里甚至得到了阿巴斯哈里发的头巾和先知的斗篷——阿巴斯朝神圣的继承物，并把这两件礼物送交开罗的法蒂玛哈里发。这两件文物在百年以后由苏丹沙拉丁·阿尤布归还给巴格达。巴沙西里时代以后，更是每况愈下，内讧与派别纷争使得法蒂玛政权只是人们嘴边的一种笑料。这种状况持续一段时期，直到沙拉丁登上历史舞台，他熄灭了法蒂玛朝那垂昏暗欲灭的灯火。

**法蒂玛朝的艺术和科学** 哈里发阿齐兹建立了爱资哈尔研究院，他本人是诗人和学者的好友。其他一些法蒂玛人也热心于研究事业并保护科学。还设有一座科学会堂，但法蒂玛朝未能开放出如同阿巴斯时代，或西班牙的倭马亚时代那样绚丽多彩的人类智慧之花。

**科学会堂（1005年—伊本·哈伊泽姆）** 哈里发哈吉姆建立这所科学会堂的真实动机，是为了传播十叶派教义，

但它附设有一座大图书馆，哈吉姆为它拨了一笔款项，用于翻译和抄写手稿。这一切也许并非真的出于追求知识的热情，因为研究院尽管办了一百余年，但堪称学者之士，寥寥无几。不过，这时期也出了两位科学家，他们在天文学和物理学方面留下了印记。第一位是阿里·伊本·优纳斯，他是埃及空前伟大的天文学家。第二位科学家阿里·哈森·伊本·哈伊泽姆，是一位真正伟大的穆斯林物理学家。他的光学著作、水位计和其他研究成果，使他闻名于世界。他的著名的光学著作《光学》曾在数世纪中作为课本，尽管使用的是它的拉丁文译本。在他以后的五百年间，几乎所有著述光学的科学家，从罗杰·培根到凯勒尔，无不受到他的影响。他作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发现，即人的肉眼并不发光，而只是反射光，犹如尤克里德和托勒密所宣布的。他甚至研究了火镜，它比意大利人的发现早三百年。

**建筑和工艺** 诚然，法蒂玛朝未产生高级的创造性的成果，但在工艺与建筑上，在兴建艺术性的建筑和小工艺方面，法蒂玛人产生出具有伟大风格的作品。除开罗清真寺和爱资哈尔清真寺外，他们还建造了另一些清真寺，其中最著名的，是1125年建造的阿卡玛尔清真寺，它首次表现出法蒂玛人的新的建筑风格。清真寺的正面表现出钟乳石壁龛的精妙的装饰效果。有许多高大的拱门，至今依然存在着，它是法蒂玛人力量和建筑技巧的见证。例如，开罗的福图门，它可能是为纪念一次胜利而修建的凯旋门。法蒂玛人在制陶、木刻、金属制品或青铜器具方面的工艺品，在各地的博物馆里随处可见。法蒂玛人的彩陶制品极为精美，可与中国彩陶相媲美。许多建筑特色和花边装饰，尤其是库非克式的雕刻，为欧洲的教堂建筑所效仿和应用。金匠和宝石鉴赏家的作品被

十字军掠走，作为教堂的圣物匣，所有这些都展现在T·库勒尔编辑的《近东的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法蒂玛朝的艺术工艺品出口到欧洲，这些产品与从海上运来的远东货物一起运到苏伊士湾，通过地中海，船运到南欧各地。这种国际贸易带来财富，用以支付法蒂玛朝宏伟建筑的费用。

# 第 七 章

# 十字军、努里德王朝、阿尤布王朝和马木路克王朝

**十字军的起源** 关于基督徒和穆斯林为争夺圣地耶路撒冷占有权的战争，曾经有过许多论述。然而，要说明基督徒何以会突然想到要光复已被穆斯林征服四百余年的巴勒斯坦圣地，却非一件容易的事。答案并不是简单的，这里面有许多原因。人们要想了解这些异常的战争，就必须考察所有这些原因。

如我们所知，长期以来，穆斯林一直主要在两条战线上同基督徒交战。东线——小亚细亚，它通常是拜占廷的一个行省，但这里自艾米尔·穆阿维叶时代起，一向是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无数次战役的战场。十一世纪下半叶，塞尔柱突厥人于1071年在曼吉科尔特战败拜占廷人之后，开始定居于小亚细亚。塞尔柱人的一支，曾在这些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王国，并开始以鲁姆的塞尔柱人行使统治。数年以后，这些塞尔柱人征服了整个这片地区，已对拜占廷帝国本身构成威胁。他们的存在还影响到基督徒向巴勒斯坦的自由迁移。因此，拜占廷皇帝亚历克修·康尼诺斯意识到这些突厥人已开始定居下来，遂请求教皇格利戈里七世帮助他为基督徒打开一条到圣地的通道。罗马教皇很久以前就在注视着伊斯兰教

的兴起，他并未懒散；何况格利戈里七世是个强大的、雄心勃勃的人，于是他便趁机积极与拜占廷结盟。

**基督徒早期的图谋** 然而，在讨论教皇这方面的努力之前，回头追溯一下对于穆斯林征服南欧所做的积极反应，或许是有益的。甚至在法兰克皇帝查理曼大帝时代，基督徒就把这位强大的国王看作是巴勒斯坦圣地的保护者。在他与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的外交往来中，这件事即被缄默地接受下来。这实在没有必要，因为阿拉伯人是一个宽容的民族，但它使基督徒高兴地知道，有一位强大的国王在维护他们在耶稣圣地的利益。当时，任何人都无能为力，因为穆斯林在九、十世纪实在是太强大了。但是，甚至早在八世纪末查理曼对西班牙穆斯林发动边界战争时，欧洲的基督徒就开始想到，他们毕竟有了一位保卫他们事业的先锋。还必须记住，朝圣从未停止。据记载，在十一世纪，计有一百一十七名基督徒到耶路撒冷朝圣。只是当欧洲人发现，他们可以在地中海获得某些占有物时，联合进攻巴勒斯坦的念头，才在欧洲人的脑海里开始成形，而在这时，地中海成为穆斯林的内湖，已有三个世纪之久了。

**在地中海的重新征服** 早在十一世纪，这些重新征服即以比萨国从穆斯林手中夺取撒丁岛而开始了。教皇对于这项事业，不仅给予正式的祝福，而且给予积极的支持。更有甚者，到这个世纪中期，卡斯提尔王国和阿拉贡王国结成了反安达鲁西亚穆斯林的同盟。这给予基督徒以巨大的道义上的支持，而当诺尔曼人从穆斯林手中征服西西里岛时（1060—1090年），近一半的地中海就成为基督徒船只的安全航行区。那里仍留有非洲的一个顶尖，它控制着从西西里到非洲沿岸的海域，法蒂玛人在那里建立了玛赫迪港，它具有极

大的战略价值。但在1081年，热那亚和比萨对玛赫迪港发动了联合进攻，将其占领。随着这个港口的丢失，穆斯林失去了西地中海的控制权。

**教皇接过手来（1095年）** 其间，教皇格利戈里七世死去，乌尔班二世执掌领导权。他把格利戈里七世应许康尼诺斯皇帝的军事援助，变为一场新的战争。这时正值教皇时代，教皇们正在与神圣罗马皇帝争夺在欧洲的至上权。教皇们认为，这件事如能成功，他们就会获得权力和威望，教皇制也将得以重生，甚至可以重温教会帝国的美梦。就在这时，拜占廷皇帝的呼吁书呈送到皮厄山扎宗教会议面前（1095年）；会上，就此进行了讨论，但未产生出实际结果。同年稍晚，在克莱芒会议①上再次就此事举行了讨论。教皇乌尔班二世就是在这里发表他的历史性讲话的。他是法国人，克莱芒会议的听众也大都是法国人。他的演说口若悬河，热情洋溢。他回顾了昔日法国人的伟大功绩，追述了他们如何在三百六十年前的图尔战役中挡住了穆斯林推进的浪头。他向听众们讲述了穆斯林的征服，他们对地中海沿岸的袭击及其对地中海的三百余年的控制。他还告诉听众们，他们如何能够从新的冒险中得到好处；他告诉农奴们，他们将摆脱奴役，变为自由民；他告诉贵族们，他们将获得荣誉。难怪他把听众们弄得神魂颠倒，而他的讲话也受到了热烈欢迎。

**教皇的宣传** 乌尔班二世并未以此为满足。他作了旅行，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宣讲他的圣战。他的努力得到隐修士彼得的大力支持，他成为这项新事业的热情的信奉者，在

① 1095年秋，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南部克莱芒召开的宗教大会，参加者有教士、封建主、骑士、商人等。——译注

全国各地多方游说。另有一些人也加入他一伙，他们煽动了整个法国和洛林。德国人这时与教皇不和，未予响应，欧洲的其余地区也大抵未受到影响。因此，初期的十字军大部为法国人。说来也怪，领导者也大都是法国人。可是，那个以教皇热情呼吁解放圣地为开端的呼吁书，从一个讲坛传到另一个讲坛，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终于激起欧洲每一个冒险家的幻想。为这项号召鼓动起来的，不仅有教士们，而且有城堡里的骑士、从父亲那里得不到遗产的儿子们以及为非作歹的流氓恶棍；每一种人都出于各自的本性，被吸引到这项事业中来。这项战争号召，它所煽起的宗教狂热，将持续整整一个世纪，方可消耗殆尽。

**经济原因** 但是，除宗教狂热外，也还有其他原因。在这方面，经济刺激起到了它的作用。大商业国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同东方的贸易已有一个时期，他们把这项号召看作扩大贸易的良好机会。阿拉伯文明的声誉，东方的富庶和辉煌，这些曾使欧洲人在三百多年里感到眼花缭乱。在欧洲人看来，东方是块浪漫之地，充满着神秘和财富，它为同远东的贸易提供一条捷径。刚巧，圣墓教堂也座落于此。这时，经由小亚细亚的陆路通道已无安全可言，因为好战的塞尔柱人已征服那里，并定居下来。这项事业是美好的，且有利可图：军队需要有人运送，给养需要供应；武器、衣服和其他必需品都需要得到满足。要加入这一崇高事业，可以找到充分的道德与世俗方面的理由。热那亚、比萨、威尼斯诸国很快便答应下来。

**反伊斯兰教宣传** 这项运动的另一特点，是教皇的反伊斯兰教宣传。在战争时期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尽力给敌人抹黑，以便鼓舞自己方面的士气。要这样做，就要寻找或捏

造憎恨敌人的理由，以使自己的士兵相信他们事业的正义和敌人一切行为的虚妄。宗教也被用来服务于此种目的，因为它离人的心灵最近；煽动宗教仇恨，易于谴责敌人的理想和信仰。在这次圣战中曾广泛利用这件武器，因为这次战争被想象为宗教战争，而且穆斯林确实不相信教皇制和三位一体说。穆斯林认为，他们的先知在地位上高于以前的一切圣人。穆斯林的简明的教义，先知的生平，他的事业的性质，早期穆斯林的业绩及其为之捍卫三百余年的政权，这一切都成为歪曲伊斯兰教，虚构种种不真实情报的根据。这种宣传是那样强而有力，它不仅使那个时代的基督徒受到煽动，而且影响到他们的后代，甚至成了欧洲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里可以引用卡尔弗利的一段话："为了给这种政治与军事目的寻找支持，把宗教作为宣传的动力。当集合了军队、筹足了军费、十字军抵达西亚之时，要煽动反穆斯林的仇恨，没有什么可称之为粗野和虚伪。数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是基督教历史上最耻辱、最富于灾难性的篇章。时间已经过了五百年，但十字军为东方留下的不光彩与不信任至今仍难以消除。所有为十字军提供人力、物力支持的人们，耳边充塞着源源不断的虚假情报。从战争中归来的人们带回的虚假报告，使西方人的头脑里充斥着关于伊斯兰教的流行的偏见，这一切，西方的公众教育至今仍无法消除。"卡尔弗利继续写道："只须浏览一下从意大利到英国的早期土著文学，人们就不难发现关于伊斯兰信仰，特别是关于穆斯林风俗的大量不准确的描述。穆斯林仍有充分的理由反驳我们的一系列论述，这些论述在我们的日常新闻和月刊中，在我们的周刊乃至传教演说中，在我们的故事、小说、甚至课本中，比比皆是，随处可见。这就是十字军宣传为西方人留下的遗

产”①。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第三次冲突** 还应当记住，这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第三次冲突。第一次是征服叙利亚及其后在小亚细亚的长期边界战争；第二次是征服西班牙和部分地征服法国以及征服西西里和部分地征服南意大利。后来，由于法蒂玛人和塞尔柱人之间的“十叶”与“逊尼”之争，穆斯林在这些地区的力量日衰，尤其在叙利亚。于是欧洲转入反攻。因此，这一次欧洲是侵略一方。如前章所述，在西班牙已经做出了反应。为抗议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的推行，一些教士曾在穆斯林的土地上寻求殉教。然而，十字军却是以宗教为理由，为打退东方人而做的首次积极的努力。这项努力继续了两个世纪，到后来，所谓圣战既非神圣，亦非战争。它已经成为纯粹的冒险，甚至连浪漫价值也已失去。

有许多次十字军，其中重要者仅有几次。有的具有历史的兴趣，有的富于浪漫色彩，也有的具有政治的兴趣。当然，也还有别的划分方法。十字军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征服时期属于第一种类型，前两次十字军属于这个范畴，时间上，从1092年到1144年。第二种类型是穆斯林的顽强抵抗时期，以沙拉丁的胜利为标志（1173—1193年）。第三阶段到1291年强大的马木路克人将基督徒驱出叙利亚。

**第一次十字军（1096—1099年）** 然而，第一次十字军的首领们尚未来得及组织起军队并计划一次联合进攻，为隐修士彼得和乞丐瓦尔特鼓动起来的一些基督徒团体，已经流浪于东欧各地。他们随处露宿，沿途煽动反闪族人的暴乱，甚至被基督徒利用来破坏小亚细亚的穆斯林海港。但是

① 卡尔弗利：《论伊斯兰教——近东文化与社会》，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版，1951年。——原注

在1097年，一支由十五万基督徒组成的军队终于会集在拜占廷，并在一批坚决的将领指挥下，对穆斯林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将领们包括波伊伦的戈弗雷，他的弟弟洛林的包德温，图鲁斯的康德·雷蒙以及教皇使节贝伊的阿西摩尔。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开辟一条经过鲁姆的塞尔柱人国土的通路，到这时塞尔柱人已在小亚细亚定居了一个时期。而今发动攻击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鲁姆的塞尔柱人业已解体，突厥贵族与塞尔柱苏丹奎里吉·阿沙兰不和。十字军这时蹂躏了小亚细亚，征服西部大部分城镇；他们于多里拉姆遭遇奎里吉的军队，将其战败；首都尼卡于1097年沦陷，此后小亚细亚西部被重新归并于拜占廷帝国。

**包德温与波西蒙德**　十字军的首领之一、洛林的包德温，这时南进攻占了亚美尼亚。当时的亚美尼亚位于西里西亚东部，现代叙利亚西北。亚美尼亚人大都是基督徒，因此表示欢迎。包德温在那里建立起一个自己的小公国。十字军的主力沿海岸继续南进，到达安条克，这里为塞尔柱人的另一君主亚西·西园所统治。十字军对安条克城的围攻，达八个月之久。穆斯林于拚死抵抗之余，向阿巴斯的哈里发求救，但援军未到。前来援助的，只有阿勒颇的统治者艾米尔·里旺，但已为时过晚。由于一个亚美尼西基督徒的叛变，这座城市终于失守，叛变者是一个堡垒的指挥官。该城为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波西蒙德所占。在危急关头，穆斯林终于醒悟过来，摩苏尔的艾米尔卡布克开始出现于舞台。可是，到这时基督徒对他们的首领已经满怀热情和信心，他们转而进攻卡布克，几乎歼灭他的小部队。此后，再没有其他援助者敢于冒险援助被围攻的叙利亚的穆斯林。有理由相信，叙利亚人在种族、政治、神学与宗派等问题上已经相当混乱。这里由于

辗转于突厥人和法蒂玛人，逊尼派和十叶派之间，人民饱经忧患，士气已极为低落。因此，在老百姓当中已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带形的叙利亚沿海领土只能听天由命了。波西蒙德作为安条克的统治者留驻于此。他和他的后继者们统治安条克达一百八十年之久。

**图鲁斯的雷蒙** 其余的十字军冲向南部。他们的一个首领、图鲁斯的雷蒙极为不满，因为他的两个同事都为自己赢得了小王国。包德温在亚美尼亚，波西蒙德在安条克。他觉得，他也必须为自己干一番事业，于是当他的军队征服马拉特—努曼时，仅仅出于报复，他把这座城市化为灰烬，并屠杀平民十万余众。这是一件骇人听闻的行为，它在叙利亚人的脑海里久久不能忘却。后来马木路克人对此进行了长时期的报复，他们也相信，对敌人决不讲仁慈。

**波伊伦的戈弗雷** 十字军的另一首领，包德温的弟弟、波伊伦的戈弗雷，这时敦促雷蒙与主力会合。于是，雷蒙离开已经征服并派兵驻守的城市，与主力会合。1099年6月7日，十字军兵临耶路撒冷城下。这里仅有一千名守军，经一个月的进攻，该城即告投降。7月15日，十字军发动猛攻，突入城内。他们犹如贪婪的狐狸，扑向手无寸铁的居民，屠杀了城内的每一个人。男人、女人、老人、儿童，纷纷倒在血泊之中。埃及军队于阿斯卡兰附近实行抵抗，但无力抵御十字军的猛烈进攻。此后未再出现抵抗。教皇使节贝伊的阿西摩尔于1098年死去，戈弗雷遂为这个地区的统治者，并被授予了“男爵和圣墓捍卫者”称号。政府以封建方式组成。接着，他着手征服其余地区。沿海诸城是在意大利商船队的帮助下征服的。由于威尼斯和热那亚坚持从中渔利，并乐意提供方便，作为酬报，他们获得了贸易垄断权。其他首领据有的小

王国被视为耶路撒冷的侯国，并进而划分为伯国。

**包德温一世和包德温二世** 1100年戈弗雷死后，人们请他的弟弟就任国王，当时他统治着爱迪沙。包德温接受了这项请求。他是个精力充沛的国王，他进一步把国家的疆域从红海扩展到贝鲁特。他由他的弟弟包德温二世（1118—1131年）继任，后者又征服了一些城镇。这个地区的一些重要的穆斯林居住区曾坚守一个时期，但终被各个击破。西顿于1110年陷落，阿苏夫和凯撒里亚于1101年陷落，泰尔于1124年陷落，阿斯卡兰于1153年陷落。

**的黎波里君王康德·雷蒙** 这时图鲁斯的雷蒙仍未建立起一个王国，而他远非一个谦恭的人。于是，他着手建立自己的王国。1101年，他进攻叙利亚的重镇的黎波里，这座城市在长期抵抗后落入他的手里。他还在热那亚舰队的帮助下，攻占珠贝尔港，并在的黎波里公国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样，在叙利亚及其外围地区便出现了四个法兰克人的小王国。小亚细亚南部为亚美尼亚王国；接下是安条克公国；安条克南部是的黎波里王国；接下是耶路撒冷王国。所有四国都临近沿海，因为他们通过海上与欧洲联系。十字军的主力已返回欧洲，在得不到增援的情况下，他们无法长期抵制东方的影响。

**伊斯兰教对十字军的影响** 这些基督教小王国时常互相争执，他们也独自或共同反对他们的穆斯林近邻。但是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穆斯林与基督徒互相和睦生活。他们互相贸易，互相拜访，甚至一起狩猎。彼此之间建立起奇妙的友谊，他们逐渐懂得了互相谅解。仇恨暂时地减少了，互相间的误解开始消失，传统偏见正在发生变化。穆斯林曾谴责基督徒为蛮族；基督徒曾经称穆斯林为不信者和异教徒，因为他们

听说穆斯林把穆罕默德称为真宰。而今他们结为近邻，每一方都看到了对方的长处。穆斯林的礼节和文化，高超的技艺和文雅的情趣，给欧洲人留下了印象。他们开始雇用穆斯林工艺师和雕刻家。他们建造阿拉伯式的房屋；他们开始穿戴阿拉伯人的装束，食用阿拉伯人的食品，还常常礼拜阿拉伯人的圣墓。基督徒之间互相争斗时，他们甚至召来他们的穆斯林邻居予以援助。贸易出现繁荣，东方的货物在欧洲找到了现成的市场。在战争思想、进攻与防守武器的使用等方面，他们都有过极为有益的交流。火药以及其他一些更令人喜爱的东西如蔗糖，都通过各种渠道传入欧洲。欧洲人的另一福音，是指南针的传入。

**赞吉人与努里德人(1127—1262年)**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百余年。阿勒颇和摩苏尔的穆斯林首领们逐步开始谋求叙利亚的统一。他们决心对叙利亚的基督徒采取某种行动。何况，合适的人选这时已登上舞台。这个人就是摩苏尔的统治者伊曼乌丁·赞吉。此人原是波斯著名的塞尔柱国王马立克·沙的奴隶，但他转到了西部，后来成为阿勒颇、哈兰和摩苏尔的统治者。他是一位意志坚强的人和一位无畏的战士。没有多久，他就给予这些基督教公国以强有力的打击。他对座落于叙利亚到巴格达商道之间的鲁哈城发起攻击，经四周的进攻，便夺取了这座城市。

**第二次十字军(1147—1149年)** 鲁哈陷落的消息传到欧洲后，引起了一片惊恐和愤怒的骇浪。圣战的狂热有增无减，于是，教皇尤金涅斯三世劝说克莱沃斯的伯纳德发起另一次十字军。有两个国王起来响应，一个是德国的肯拉德三世，一个是路易七世。为避免内部纠纷，这次计划采取分路进军。参加这次十字军的有法国人、日耳曼人和许多骑士团

的骑士。他们于1147年到达，并开始进攻大马士革，该城此前一直掌握在穆斯林手里。进攻未取得进展，这次十字军结果以失败告终。唯一受益者是西西里岛的罗伯特，他趁机进攻希腊诸海岛和雅典，攻占了这些地方，而在此之前这里一直为穆斯林所控制。

**努鲁丁(1146—1176年)** 这时，赞吉已由他的儿子努鲁丁继承王位，他把首都由摩苏尔迁到阿勒颇，这里离沿岸的基督教王国更近。他首先从软弱的穆斯林当政者手里接管了大马士革，接着征服鲁哈地区，这里的统治者康德。乔斯林二世成为他的阶下囚。后来他又攻入安条克公国，占领首都爱迪沙，生俘波西蒙德二世。他把这两个统治者关押了一个时期，获得一笔可观的赎金后，将他们释放。

**西尔库（1164年）** 努鲁丁手下有一位能干的将领，名叫西尔库。努鲁丁认识到，要想有效地对付基督徒，就必须同某个穆斯林国家结成联盟，于是他便派遣这位将军执行一项军事使命，到埃及朝见法蒂玛末代哈里发。西尔库是一个干练的人，他十分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使命，并于1169年被任命为宰相。可是，因为早折，他未能长期当政。他死后，他的侄子沙拉丁·伊本·阿尤布即位，成为十二世纪伊斯兰教的伟大先锋。

**沙拉丁·阿尤布（1169—1193年）** 沙拉丁①生于1138年，其父阿尤布曾任赞吉朝下包尔伯克司令官。1164年，沙拉丁随同他的叔父西尔库到埃及。西尔库死后，他接任宰相。他年轻时受过神学教育，是个坚定的逊尼派。握有权柄后，他作出两大决策。他决心以逊尼派教义取代法蒂玛人的

① 一译撒拉丁。——译注

奇异的十叶派信仰，到这时法蒂玛人控制北非已有二百年之久，对逊尼派的神学和信仰造成极大的损害。他的另一个目标，是把基督徒逐出埃及。

**沙拉丁——埃及国王** 为实现他的计划，他必须首先成为埃及和叙利亚的主人。因此，当努鲁丁·赞吉于1174年死后，沙拉丁——这时他已成为埃及的实际统治者——宣布脱离从属于赞吉的模糊的宗主关系。接着，他向叙利亚人开战，并在古伦—哈玛战役中战败叙利亚人，兼并了他们的领土。其间，他的弟弟图兰·沙征服希贾兹和也门。1175年5月1日，沙拉丁请求阿巴斯朝哈里发授予他埃及、叙利亚、西阿拉伯和马格里布的苏丹称号。事实上，哈里发已无权将这些土地赐予沙拉丁，因为沙拉丁已经占有这些国土，但沙拉丁愿意以适当的方式行事，而且这已成为新的穆斯林统治者向哈里发讨封的惯例。这以后，沙拉丁开始号称苏丹。数年以后，他夺取了摩苏尔。到这时，他已成为基督教诸公国周围全部领土的统治者。

**暗杀派** 基督徒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后，开始向伊斯玛仪暗杀派寻求帮助。暗杀派①在其首领“深山老人”领导下专门从事秘密活动。当地的暗杀派以马斯叶德为基地，这片地区介于安条克公国和的黎波里公国之间。作为这种秘密结盟的一个结果，对沙拉丁进行了一次未遂的暗杀。暗杀派的倒行逆施使沙拉丁极其愤慨，他率军攻打强大的暗杀派首领拉希德·乌丁·希南的大本营。此次攻击极其猛烈，他的名字竟成为作恶者们的一种恐惧。希南认识到，与沙拉丁妥协才是上策。他许诺如果沙拉丁解除围攻，他将不再侵扰他，

① 一译艾萨辛派，为十叶极端派。——译注

他还提出，他将帮助他对付基督徒。但沙拉丁从痛苦的经验中懂得，暗杀派只为自己打算，决不能相信他们的保证。尽管如此，他还是解除了对他们的围剿，此后他未再遭到暗杀派的袭扰。

**沙拉丁与基督徒** 现在，沙拉丁可以安稳无忧地实现他的另一个目标了。他对基督徒城市提波里亚发起攻击，数日以后，于1187年7月1日攻克该城。但法兰克人不甘心于这次挫折，未过几天，即以重兵向他发动反攻。7月4日，两军相遇于希丁。基督徒军队有两万人。为进攻沙拉丁，他们冒着酷暑炎热，连续行军数日，虽充满狂热，但已疲惫不堪。而沙拉丁却是以逸待劳，他象一头发怒的狮子，向他们猛扑过去，将其毁灭。耶路撒冷国王、鲁希南的古伊作了俘虏，可是具有骑士风度的沙拉丁，给他以极高的礼遇。然而，他对另一基督徒首领，背信弃义的里吉纳尔德却极为严厉，因为他多次失信于穆斯林，抢劫和平商队，骚扰到希贾兹朝觐的旅客。沙拉丁曾发誓说，如果有一天里吉纳尔德落到他的手里，他将亲手处死他。现在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耶路撒冷的陷落** 希丁大捷后，沙拉丁进军耶路撒冷，攻克了这座城市。至此，经过一百年后，从阿格萨清真寺和著名的欧麦尔清真寺里又响起了宣礼员的朗朗呼拜声。得胜的沙拉丁这时长驱直入，征服了其他地区，耶路撒冷王国已不复存在。只有安条克、的黎波里和泰尔仍在基督徒手里。

**第三次十字军(1189—1192年)** 耶路撒冷的沦陷在欧洲再次引起激动，组织另一次十字军的呼声甚嚣尘上。为资助这次十字军，向人民征收了沙拉丁人头税。欧洲最强大的三个君主——德皇腓特烈、英王狮心理查和法王腓力二世组成联军，向巴勒斯坦进发，第一支陆路，后两支海路。腓特

烈首先出发，陆路经过拜占廷，横跨小亚细亚。可是，他在路上交了恶运。他的军队一直深入到小亚细亚南部，但在西里西亚渡河时，他葬身于洪水之中。随军将士军心大乱，纷纷逃回。英王理查在攻占塞浦路斯后不再前进，后来他把该岛卖与鲁希南的古伊。但是，法国人在腓力二世率领下继续前进，到达了巴勒斯坦，与耶路撒冷国王古伊的部队会合。

**进攻阿卡（1190年）** 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古伊国王如何为沙拉丁所俘以及这位苏丹如何宽大为怀，以他不再与阿尤布人为敌为条件将其释放。可是，看到法国人抵达后，古伊背弃了他的诺言。他集合了他的部下，收编了腓特烈的残部，率军攻打穆斯林据守的著名港口阿卡。沙拉丁动作迅速，及时赶来增援被围困的穆斯林军队。然而，敌军已包围阿卡，并从水陆两路发起猛攻。沙拉丁从城外进攻敌军，穆斯林守军从城内反击。一场长时期的决死战斗揭开了序幕，这场战役成为历史上的著名战役之一。

**阿卡的失守** 就在这时，英王理查一世率军到达，敌军力量倍增。双方都出现了英雄事迹，战争继续了两年。这次战役包括许多小战斗，战局几经变化，因此它成为历史上的著名战役，这是不奇怪的。战局僵持了一个时期，因为十字军占有舰队上的优势，而穆斯林军拥有鼓舞人心的沙拉丁统帅。沙拉丁曾数次写信向哈里发求援，但援军迟迟未到。沙拉丁的奋战只能用以拖延时间，这座孤城终于被迫投降。

**向阿卡人规定的投降条件** 十字军向阿卡守军提出两项投降条件。首先，穆斯林方面须缴纳二十万枚金币的赔款，归还他们缴获的圣十字架。据信，这个十字架就是耶稣遇难的那

个十字架；穆斯林相信耶稣升天，未被钉在十字架上，但基督徒持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认为，这个真正的十字架极为神圣。其次，十字军答应释放被俘守军。筹集款项的期限是一个月，阿卡人和沙拉丁竭尽全力积蓄这笔款子。但因数目太大，时间紧迫，因此他们不得不承认失败。于是，理查一世采取了一项行动，这对于这位崇高国王的高贵名字是一个终生的污点。他下令处死了二千七百名穆斯林俘虏，他们被屠杀于血泊之中。

**沙拉丁的骑士风度** 东、西方的史学家们都指出理查这个行为与沙拉丁前次仁慈行为有天壤之别。耶路撒冷沦陷时，沙拉丁也曾俘虏数千名基督徒，也曾为获取赎金而拘留他们；甚至也限定了交付日期，但基督徒俘虏多半是穷人，他们无力筹足赎金。沙拉丁的弟弟请求释放一千名贫苦的基督徒，他同意了这项请求。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但仍凑不足金钱。基督徒大主教听说沙拉丁的仁慈后，前来乞求再释放一千人，沙拉丁又同意了。沙拉丁看到他的弟弟和大主教比他更热心于行善，于是释放了其余的大部分俘虏，其中多为妇女和儿童。难怪沙拉丁在历史上被公认为是位具有骑士风度的君王。

**和平解决** 阿卡仍在基督徒手中，但他们意识到沙拉丁过于强大，而不易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于是，他们试图谈判解决。英王理查甚至把他的妹妹乔安娜许配给沙拉丁的弟弟马立克·阿迪尔。他对沙拉丁极为友好。1192年5月29日，他以隆重的仪式把马立克之子凯米尔封为王子。双方终于签订和约，根据和约，穆斯林同意为基督徒到耶路撒冷朝圣提供方便。这样，荣誉既已得到满足，十字军便撤离而去。三个月以后，沙拉丁突然病故。

**沙拉丁的性格** 沙拉丁不仅是伊斯兰教的一位名副其实的斗士和先锋，而且是一位能干的当政者。他鼓励学术，修筑道路，开凿运河，开办学校和研究学院。他还修建了开罗城堡，这座城堡存在至今。他是一个深受爱戴的国王和一位能干的施政者。他在叙利亚兴办的大学和学校繁荣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这些学问圣地培育出许多杰出的人物。

**阿尤布王朝** 他的儿子们继承了他的帝国，但并未继承他的优秀品质。长子马立克·阿夫扎尔获得叙利亚，但他不是一个能干的统治者。因此，毫不奇怪，沙拉丁的弟弟和副官、马立克·阿迪尔逐渐将其领土扩充到叙利亚，此前他占有埃及。阿迪尔是个进步的统治者。他与基督徒和意大利内陆的商业巨头们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关系和商业关系。他死于1218年。此后，英勇的沙拉丁为伊斯兰教开拓的帝国日见破碎。沙拉丁死后仅四十年，他以武力夺回的全部城镇又重新落入基督徒的手里。

**第四次十字军(1202—1204年)** 这时，欧洲君主之间的国际阴谋给予十字军概念以新的曲解。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克·巴巴鲁沙死于第三次十字军，由他的儿子亨利六世继位，他与西西里岛诺尔曼国王的女儿康斯坦斯联姻。亨利六世打算侵吞他的岳父西西里国王罗伯特获得的希腊国土。他的弟弟腓力与失政的希腊皇帝伊沙克·安格鲁斯的女儿伊丽思联姻。这两兄弟急于瓜分希腊帝国，这使得强大的、野心勃勃的教皇英诺森三世开始担忧，倘若他不能阻止这两兄弟的计划，他将失去对十字军的领导地位。于是，他号召再次拿起武器，这次的目标是埃及。实际上，教皇是想把拉丁教会和希腊教会统一在他的至高无上的控制之下，不过十字军的其他各方也各有自己的打算。威尼斯提出，埃及

战败后，它将得到八万五千马克和一半战利品。各国聚会一起，但谁都拿不出八万五千马克。于是，威尼斯提出，如果攻占位于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扎拉城后，把它交与威尼斯，他们就同意参战。这时，亨利六世已经死去，他的弟弟遂与其他领导者们磋商，将十字军的方向转向君士坦丁堡。教皇表示反对，但无人理睬他。看来十字军的刺激物早已转为掠夺世俗物了！

**占领君士坦丁堡（1204年）** 这次十字军首先进攻扎拉，于1202年将其占领，根据协议，该城为威尼斯人掠夺一空。教皇英诺森三世于盛怒之下将十字军革除教籍，但十字军首领们不予理会，尤其是在神圣罗马皇帝与教皇经常发生冲突的情况之下。十字军于1203年进入君士坦丁堡，腓力的岳父伊沙克·安格鲁斯皇帝重新当政。这时，十字军成为这座城市的太上皇，他们向希腊居民征收繁重的课税。这使居民极为愤怒。他们起而推翻安格鲁斯皇帝，拥立阿历克修五世为王。拜占廷人此举惹怒了十字军，他们进攻并洗劫了这座城市。这次浩劫造成的恐怖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新任希腊皇帝又被废黜，法国皇帝、弗兰德尔的鲍德温被扶上宝座。这个帝国为参战各方所瓜分，主要盟国威尼斯占有该城的八分之三。威尼斯还获得亚得里诺浦尔、加利波里以及纳克苏斯、安德路斯、克里特、埃欧尼安诺岛和大陆的一小部分——尤波伊。拉丁皇帝统治拜占廷五十年（1204—1261年）。希腊皇帝逃到小亚细亚，开始在尼卡当政，它是昔日鲁姆的塞尔柱人的国都，现在基督徒手里。他们控制着第一次十字军从塞尔柱人手中获取的领土。十字军的上述行为玷污了基督教的事业。十字军竟被用来对付他们的基督徒兄弟，这对于信实的欧洲人不能不是一个打击。事实

上，在此以后，整个运动已变成世俗事务。欧洲人民已开始失望，基督徒方面也已失去热情，这对穆斯林来说是一种恩典。

**第五次十字军（1218—1221年）** 可是，英诺森三世是个果断的人，他看到教皇在第四次十字军中已经威信扫地，便试图以发动第五次十字军来恢复他的地位。这次他选定埃及为目标，保证不再变换。那时，沙拉丁苏丹的继承人虽已失去其在叙利亚的遗产，但在他的侄儿、卡米尔苏丹领导下的埃及，依然是一个难以对付的目标。卡米尔与其东部的基督徒邻邦曾有过友好关系，但是当他发现一次新的十字军即将向他袭来——而且这支十字军已在攻击开罗的提摩亚港时，他便开始产生另一种打算了。事实上，十字军的注意力已经转向埃及，因为他们的财源依靠者威尼斯和热那亚，已对这个国家发生了兴趣，尤因为这里提供了一条经红海到印度洋的商道，这样便可以改善他们与印度和远东的贸易。卡米尔抗击十字军达二年之久，于1221年将其逐出提摩亚。

**卡米尔** 卡米尔是一位英明的统治者，而不是一个偏执者。他信守他与欧洲人的商约，这时他又与战败的十字军签订和约，依据这项和约，欧洲人可以自由出入红海，以此来换取欧洲的一部分香料贸易。事实上，他在当时的两个世界里都干得十分出色。卡米尔是个开明国王，他保护科学，非常宽容。据说，基督教王国的著名圣徒阿西斯的圣·弗兰西斯曾访问过卡米尔，他们朝夕相处，一起讨论宗教问题。他还慷慨地捐助埃及科普特教会。卡米尔非常好学，他以同样的信心和虔诚，与苏菲派和伊斯兰教圣贤们交朋友。

**第六次十字军（1228—1229年）** 第六次十字军基本上是一次非宗教性的远征。首领弗里德里克二世皇帝，是亨利

六世之子，是一个非常开明的君主。他与耶路撒冷国王的女儿尤兰德联姻，由于国王已死，他便通过他的妻子的关系，做了耶路撒冷的国王。当教皇敦促他发起一次十字军时，他便决定率军到巴勒斯坦收复他的遗产。不幸，他在途中染病，于是返回西西里。教皇极为恼怒，由于弗里德里克二世拒绝立即执行他的旨意，英诺森三世便以革除教籍相威胁。这并未使这位皇帝过分忧虑，但他不愿为自己、为他的家族和亲友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他终于决定继续十字军的事业。他在做了准备之后，发起第六次十字军，径直扑向埃及。

**一次和平的十字军**　这位皇帝的童年时期大部分是在西西里岛度过的，他深深地接受了阿拉伯影响，甚至被许多基督徒视为异端派。无论如何，他毕竟是一位开明的君主。而今他为罗马教皇将他永远革除教籍所迫，开始了一次十字军远征，因此他从容地来到埃及，与卡米尔协商一项条约。此时，卡米尔正在为他的堂兄弟们，叙利亚的阿尤布朝当政者们的骚扰而焦虑不安。因此，他同意割让耶路撒冷，并让出一条从阿卡到圣城的走廊，条件是弗里德里克二世帮助他对付他的其他的穆斯林对手们。这是一项不光彩的交易，但个人利益蒙住了人们的眼睛。这样，耶路撒冷再次脱离穆斯林之手，著名的沙拉丁所获得的一切，为他的世故的侄儿拍卖脱手。只是在十七年以后，当卡米尔的侄儿沙里于1240年当政时，在一个被成吉思汗逐出自己家园，随处流浪的花剌子模突厥人的帮助下，一位阿尤布朝苏丹才重新光复耶路撒冷。

**第七次十字军　沙里（1240—1249年）**　沙里是一位强大的国王，但他执政时间不长。1249年他卧病时获悉，

在法王圣·路易率领下的一支十字军，已经攻占提摩亚港，直逼开罗。进一步的传报表明，这支军队在途中为纵横交错的运河网所阻，又因尼罗河正处于汛期，处境极为困难。他们的行动已非常艰难，部队中又发生了瘟疫。这支基督教的军队已陷入绝境。沙里将他的军队派往尼罗河三角洲，包围了国王及其贵族。他们大都做了俘虏，余者死于沼泽之中。

**沙里之死　图兰·沙（1250年）**　圣·路易在交付一笔赎金后一个月获释，提摩亚港归还给穆斯林。这以后，圣·路易转到叙利亚，用了四年时间来巩固那里的基督教堡垒，后来返回法国。此后我们听说，他死于对突尼斯发动的另一次十字军远征。沙里不久也死去。当时，他的儿子图兰·沙正在美索不达米亚，但已故国王遗孀沙加尔·杜尔是个智勇双全的妇人，她对于国王之死长时间秘而不宣，一直等到图兰·沙的归来。可是，对这位年轻的王子不幸的是，即使是在这样短暂的时刻，旧有的邪恶依然向他袭来。如同巴格达的阿巴斯朝、西班牙的倭马亚朝一样，阿尤布朝也建立了自己的卫队，这支卫队由马木路克人（突厥人奴隶）组成。这些马木路克人同所有这样的卫队一样，逐渐变得极有权势，而当阿尤布朝日渐衰弱时，他们便愈加独揽权力。图兰·沙试图限制他们，但成效甚微。后来他们看到，图兰·沙已不能作为他们手中的傀儡，便起而把他杀掉。一件丑恶的谣言流传开来，即王子的继母、聪明的沙加尔关于这项阴谋所了解的，远非实际所披露的那些。使这个谣传增强说服力的，也许是这样的事实：沙加尔在图兰·沙死后被拥立为摄政王。当然，真正握有权柄的，还是退居幕后的马木路克首领阿尤伯克，他后来在埃及建立了第一个马木路克王朝。

**第八次十字军（1270年）** 各色各样的基督教君主们继续发动了时断时续的十字军东征，其中载入史册的有两次。一次为1267年法王路易九世的弟弟、安吉欧的查尔斯所发动，他鲸吞了君士坦丁堡，因为根据一项条约，他宣称自己是拜占廷希腊皇帝的继承人。他还企图吞并西西里岛和耶路撒冷。但西西里人起而反对，他的阴谋未能实现。后来，阿拉贡的詹姆士在教皇的说服下，率领一支十字军进入小亚细亚，未能成功。教皇未因这次无果的努力所挫，再次组织一次十字军，这就是由法王路易九世和英王爱德华一世率领的第八次十字军。路易随同他的儿子和一批强大的贵族们一道出发，于迦太基登陆。后来，他的弟弟、安吉欧的查尔斯也在这里加入他们一起。但在他们的军营里发生了疫病，死者甚众，国王路易及其许多家眷亦无幸免。突尼斯王买通了安吉欧的查尔斯，英格兰的爱德华也被说服自行离去。十字军继续向巴勒斯坦进发，于1271年抵达那里，但一无所获。

**第九次十字军** 最后一次主要的十字军，是由教皇格利戈里十世1274年在法国里昂鼓动起来的。教皇的呼吁是那样感人至深，以至聆听他的每个君主都要接取十字架，其含义是，当要求他们逐个宣誓时，他们便一个个地走上前去，跪倒在教皇面前，亲吻递给他的十字架，以此宣誓参加十字军。但是未等这次十字军组织起来，教皇即已死去，所以这次十字军未能成行。在这以后，曾发起许多次小规模的十字军或十字军的远征；而且，当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之手时，真正的十字军的热情甚至一度复活。但是，真正的十字军时代毕竟已经过去。要想从穆斯林手中夺取巴勒斯坦，任何人都无法激起足够的热情，或找到充足的理由。自那遥远的时代起，进入巴勒斯坦的第一支欧洲军

队，是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爱伦比将军率领的军队。

**巴里马木路克王朝（1250—1382年）** 沙加尔·杜尔之后，马木路克人推翻阿尤布王朝，成为埃及的统治者。他们在埃及和叙利亚统治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建立了两个王朝。一是巴里马木路克王朝；一是布尔及马木路克王朝。二者之中以巴里马木路克王朝更为著名，它有两个著名的国王和一些不大知名的国王。这个王朝做了两件引人注目的事：把基督徒逐出叙利亚和多次战败蒙古人——最后一次是在1302年。王朝的首任苏丹是马木路克司令官阿尤伯克，他在末代阿尤布朝时就已经掌握了军权。

**扎希尔·巴贝尔（1260—1277年）** 这个王朝出了一些著名的伊斯兰教先锋，他们忠实地献身于自己的事业。正是马木路克王朝的第四代苏丹扎希尔·巴贝尔·鲁努丁，于1260年给予蒙古人以第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旭烈兀汗于1258年毁灭巴格达之后，派遣他手下的吉布阿将军前往征服埃及。假使蒙古人征服了埃及，伊斯兰文明的余辉势必成为这些凶残的敌人的掠夺物。1260年9月3日，苏丹巴贝尔在阿云——加鲁特战役中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蒙古人，拯救了伊斯兰教的荣誉。他确实做了一件值得称颂的事。驱逐蒙古人之后，他把精力放在法兰克人在叙利亚的残余抵抗上。

**同基督教王国作战（1263—1271年）** 这些基督教公国正与旭烈兀汗及其在波斯的继任者磋商，指望借助他们来对付巴贝尔。这种策略只能激起巴贝尔采取更果断的行动。1263至1271年间，他每年都率兵讨伐基督教君王。他特别集中精力于两个著名的兄弟会或基督教僧团，即圣殿骑士团和善堂骑士团。这两个骑士团一色由精心挑选的骑士组

成，具有良好的组织。骑士们象在各地作战时那样，勇敢地与巴贝尔的军队战斗，但对他们说来，巴贝尔实在是过于强大了。他于1263年和1265年，先后从善堂骑士团手中夺回了卡拉城和阿苏夫城，并于1266年从圣堂骑士团手中夺回了沙法城。据说他对骑士团的暴行极为愤慨，因此他在攻占沙法后处决了两千人。1268年，他攻占了著名海港加法，数月后占领安条克。该城曾被基督徒占据一百八十年之久。作为一位君主，巴贝尔不象沙拉丁那样宽厚、豪爽，但作为一个征战者，他是无比坚决的。也许他不大仁慈，他的胸中燃烧着如同第一次十字军那种炽热火焰。他杀死了被征服城市里的数千名守军，卖作奴隶的不计其数。他焚烧城市，捣毁教堂，甚至攻打基督徒重兵布防的希顺—阿卡德要塞，并在两周内突破该城。巴贝尔不只同基督徒作战。在他率领的一次对暗杀派的讨伐中，他占领了暗杀派的堡垒，彻底摧毁了暗杀派的力量，这些暗杀派一度在叙利亚北部立住了脚。接着，他派兵到埃及西部地区，平定了柏柏尔人的反抗。巴贝尔的军队甚至征服了埃及南部的努比亚。他的最后一次征战仍然是对蒙古人作战，并于1277年的桃鲁山战役中将其挫败，这以后他占领了安纳托利亚的凯撒里亚。

**哈里发制的恢复**　苏丹巴贝尔做了另一件令人惊异的事。他发现了巴格达的末代哈里发的叔父，便以极高的礼节把他接送到开罗，并于1261年将他立为哈里发，号称穆斯坦舍尔。这位哈里发遂把巴贝尔征服的全部土地赐予了他，这片领地自阿拉伯南部的也门直至埃及西部。可是，对哈里发本人不幸的是，他着手一件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即光复在蒙古人占领下的巴格达。巴贝尔派一支军队协助他，但远征遭到了失败，哈里发丧生于这次尝试。然而，一年以

后，阿巴斯王室的另一成员又出现在开罗，苏丹巴贝尔将他立为哈里发，号称哈康。阿巴斯朝的这些新的哈里发们尽管毫无权力，但他们作为影子哈里发，在开罗继续存在了二百五十年，他们的名字在各地举行的呼图白聚礼中被人们诵念。他们是宗教事务的名义上的首领，其主要职责是为每一个新任苏丹主持就职宣誓。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国王有时也请求他举行授职仪式，当然这种仪式只具有传统上的价值。据贾拉鲁丁·苏优提所记，甚至奥斯曼苏丹巴亚吉德一世，也从当时的开罗哈里发那里领取了一张授职证书。埃及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吞并后，这个支系的末代哈里发穆塔瓦吉尔，于公元1517年被奥斯曼苏丹色里姆一世劫持到君士坦丁堡。

**巴贝尔的性格** 巴贝尔在历史上不只是以一位军事统帅为人们所铭记，还以一位出色的组织家和进步的君主著称。他重建海军，修筑新公路，开凿新运河，并在开罗与大马士革之间兴办了邮政事业。为在人民中间恢复伊斯兰教的真谛，他鼓励人们热爱和追求知识，热心于树立美好的目标。他建立了许多优美的清真寺和其他宗教设施。他思想极为开明，在开罗任命了四名伊斯兰教法官，四大教法学派各出一名。他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组织了一年一度的麦加朝觐活动。因为他的许多美德，他的名字在伊斯兰国家里广为人们所熟知，并与哈伦·拉希德的名字相提并论。

**与外国结盟** 巴贝尔不仅是一位军事统帅和一位开明的苏丹，而且是一位干练的政治家。自从他在阿云—贾鲁特击败旭烈兀汗的军队以后，波斯的蒙古人对他一直耿耿于怀。因此，他与金帐王朝的大汗结为联盟，后者即是那些从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手里继承了南部俄国和中西部亚洲的蒙古人。这些蒙古人的中心位于伏尔加河谷。巴贝尔还与君士

坦丁堡的皇帝（拜占廷）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后者允许他修缮城里的清真寺，这些寺院一度为第一次十字军所破坏。巴贝尔还与安吉欧的查尔斯，阿拉贡的詹姆斯以及塞维利亚的阿利芬斯欧国王订立了贸易协定，其中查尔斯当时已当上了西西里国王。欧洲人熟悉巴贝尔，他的名字到处受人尊敬。确实，他是一位具有伊斯兰教伟大国王传统的苏丹。

**卡拉温（1279—1290年）** 巴贝尔的后继者是卡拉温·赛福丁，他是一位同卡拉温一样伟大的反十字军的斗士。他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以反对基督徒残留者，将他们一一地重新征服。1285年，他攻克了马尔卡城，该城一度为基督徒的另一骑士团——圣·约翰骑士团所占。他还向的黎波里发动了进攻，这座城市早在1101年即被基督徒所征服，而于1289年重新收复。接着，他又进攻基督徒的另一堡垒巴特兰，将其攻占。他在同基督徒的战斗中，获得了辉煌的胜利，甚至被誉为“胜利之王”。打败旭烈兀汗的儿子阿巴加，是这位苏丹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之一。阿巴加倾向于基督教，他试图说服教皇和欧洲的其他国家发动反穆斯林的另一次十字军。但是，十字军的精神已告衰竭，他的计划未能实现。最后，他率领自己的部下向卡拉温苏丹发动进攻，于1280年兵败于希姆。十分偶然的是，正是在卡拉温时期，蒙古人接受了伊斯兰教。同巴贝尔一样，这位苏丹也同欧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他重新修订了巴贝尔苏丹与金帐可汗、拜占廷皇帝、西西里国王和法国国王签订的条约。他还同意大利的热那亚共和国签订了其他条约。

**卡拉温的成就** 卡拉温极为珍视伊斯兰教的荣誉。例如，由第一次十字军领导者建立的小亚美尼亚王国曾帮助基督徒攻打穆斯林；这是卡拉温不会忘记或宽恕的。他派遣一

支远征军，进入小亚美尼亚，占领了十字军在那里建立的所有堡垒。但他不只是一个破坏者，也是一位建设者。他修复了十字军时期遭到破坏的阿勒颇、巴尔伯克和大马士革诸城。他在开罗兴建的清真大寺，是他的情趣和慈善精神的明证。大理石的窗格，罕有的马赛克式的建筑结构，使这座清真寺别具一格，它至今仍完美地保存着。他还建立了一所医院，它是那时这类建筑中最大的一个。医院附设一所医校和一座清真寺。首次在一所医院里设有为传染病患者使用的专用病房，对病人实行隔离。他大力资助这家医院，指定了大批专职人员。这所医院设有隔离病房，可以接纳、看护男女患者。这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它雄辩地说明了开明的伊斯兰君主所能取得的一切，无论他们是阿拉伯人、波斯人、柏柏尔人，或土耳其人。

**阿斯拉夫（1290—1293年）** 卡拉温死于1290年，由其子阿斯拉夫继任，他的荣誉是征服十字军在叙利亚的最后一个堡垒阿卡。他对这座城市举行了一个月的进攻，于1291年5月将其攻占。在整整一百年前，该城一度为英格兰的理查一世和法国的腓力二世领导的第三次十字军所占。曾为保卫阿卡奋勇作战的骑士团做了俘虏，并被杀掉。马木路克人不相信拘留俘虏以获取赎金的信条。他们说，杀掉的十字军是最安分守己的，如果你放走他，他还会回来同你作战。他们的法典不象沙拉丁那样宽容，但也许这才是最有效的，因为我们总该承认，将十字军永远赶出了叙利亚海岸，应当归功于这些马木路克人。

**纳赛尔（1293—1340年）** 阿斯拉夫身后，由他的弟弟纳赛尔继位。他当政时期很长，尽管其间有几次间断。在他当政期间，旭烈兀汗的后裔伊尔汗人已成为波斯及其毗邻地

区的统治者，他们多次侵入叙利亚。伊尔汗·加赞举行的首次入侵取得了成功。加赞后来成为穆斯林，取名加赞·穆罕默德。1299年，他于大马士革附近的希姆击败埃及军队。蒙古人蹂躏了整个这个地区，以蒙古人所特有的方式进行破坏，唯有大马士革得以幸免。一个时期以后，他们撤退了，埃及人重新占领了这里。三年以后，加赞再度返回，但这次马木路克人在大马士革附近的马尔杰—苏法尔给予他的军队以毁灭性的打击。此后，加赞再不敢想到进攻穆斯林。

**巴里马木路克人的衰亡（1340—1382年）** 由阿尤伯克开创的这支马木路克王朝，现已进入末期。纳赛尔以后的执政者们仅仅是些傀儡：他们起到了短暂的作用后，便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实权已经落到高加索人和土耳其人奴隶的手里，他们曾是卡拉温挑选的卫队。由于这些奴隶已被置于塔尖的地位，而尖塔在阿拉伯语里称为“布尔及”（Burji），因此他们逐渐被人们称为“布尔及马木路克人”。他们存在的时间比巴里人为长，当然他们在伊斯兰教历史上未起到象他们的前辈那样显赫的作用。

**布尔及马木路克人（1382—1517年）** 巴里马木路克人的末代国王是纳赛尔的曾孙沙里·伊本·塞班，他为新卫队长巴尔库所推翻。这些布尔及马木路克人建立了一种奇异的独裁政权。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并不是世袭原则，因此，王位总是掌握在那些得到大多数军事首领支持的人的手里。所以，能够继承父亲王位的儿子们为数甚少，许多人死于暴力之下。难怪这个王朝不是以长期当政为其特征；也难怪，他们的历史年表里充满着阴谋和暗杀。他们大都是出生在高加索山地的高加索人，过着粗放的生活。由于他们多半是奴隶出身，背景浅薄，因此缺乏高雅的志趣。只是偶尔才出现一个

关心生活美事的人。腐败是那个时代的常态，许多苏丹都沉迷于酒色。无怪乎国家渐渐陷入半解体状态，这是数世纪都无法医治的弊病。布尔及马木路克人的不幸在于，饥荒、疾病、蝗灾和贝杜因人的掠夺，破坏了他们的正常税收和国家的繁荣。苏丹们自己仍然过着奢侈无度的生活，致使课税增加，国家日益贫困。据信，在布尔及人统治时期，埃及和叙利亚的人口大为减少。对国家财政的最后一个打击，是瓦斯哥·达·加马对印度洋航线的发现。它扼杀了布尔及马木路克人对于欧洲与印度之间丝和香料贸易的垄断地位，而长期以来这一向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

**巴尔库和帖木儿** 布尔及马木路克人开始时就大为不妙。首任苏丹扎希尔·赛福丁·巴尔库（1382年）当政期间，遭到了强大的帖木儿的不断进攻。帖木儿在蹂躏了阿富汗、波斯和土耳其斯坦以后，于1393年占领巴格达。1395年，他北进俄国，侵占了为另一支蒙古人据有的领土，并于同年占领莫斯科，长达一年之久。1398年，他席卷印度，所到之处，大肆劫掠。叙利亚的不幸还在于，苏丹巴尔库处决了帖木儿派来的几名使者。这使帖木儿极为愤怒。1401年，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闯入叙利亚，占领阿勒颇。他在那里杀人不计其数，同时代的马木路克史学家塔格里·比尔迪曾以“尸骨如山”来描绘这场大屠杀。阿尤布朝建立的优美学校和其他建筑物皆被夷为平地。布尔及苏丹法拉杰派遣一支军队与塔塔尔人作战，但被击溃。大马士革遭到进攻，于一个月后陷落。这座城市被掠夺一空，许多建筑物包括大倭马亚清真寺，遭到焚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伊本·赫尔东被人从大马士革城楼上降下来，与帖木儿协商一项条约。他在自传中对此事作了描述。帖木儿在签订条约后离去，但他下令

让大马士革最优秀的艺术家和学者到遥远的撒马尔罕，为他点缀首都市容。这样，叙利亚就被夺走了她最优秀的儿子们，许多其他科学和文化所在地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蒙古人的邪恶事业由塔塔尔人继续下去。

**征服塞浦路斯(1424—1426年)** 然而，布尔及马木路克人在必要时也能进行一次打击。十字军被驱逐出叙利亚以后，他们把塞浦路斯变成了要塞，经营这座要塞的，首先是圣殿骑士团，后来是鲁希南的古伊的后代。这些法兰克人在布尔及马木路克人决心干预之前，早已成为海盗，并侵入叙利亚沿海。巴贝尔曾率领舰队前往进攻，但这支舰队毁于一次风暴。后来，苏丹巴斯雷组织了一次远征。这次征服极其成功，彻底击败了塞浦路斯国王加努的军队，并俘获了国王。他和上千名骑士被解往开罗，在城内游街示众。国王加努被囚禁一段时期后，以二十万第纳尔的赎金获释；他还答应每年缴纳二万第纳尔的贡赋。国王的盟友、占据罗得岛的圣·约翰骑士团，也被迫与苏丹巴斯雷签订了单独的条约。

**巴里马木路克人的建筑** 令人惊奇的是，虽则这整个时期并未有惊人的成就可言，但巴里人却在开罗和其他地方建立了许多优美的清真寺。甚至在最后一个有名的巴里苏丹纳赛尔当政时期，也建有美丽的公园和其他公共设施。他开凿了一条运河，把尼罗河与亚历山大连结起来。他还修建了一条导水渠，将尼罗河水引入开罗城内。他还在埃及各地兴建了许多清真寺、学校、德尔维希道院、浴池和水井。他于1304年建立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纳赛尔研究院，是埃及风格的穆斯林宏伟建筑的典范。

**布尔及人纪念碑** 这种建筑活动在布尔及人当政时期从未停止。苏丹巴尔库、奎特·贝伊和戈里建筑的许多优美的

清真寺、学校和研究院，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它们是当时杰出的工艺技术的明证。经埃及人发展的拱顶，新颖而别具一格。它既不象倭马亚朝的圆球形的拱顶，也不象波斯拱顶那样宽阔，也不同于莫卧儿拱顶那样圆而巨大；它是一种轻型建筑，轮廓十分清秀，无与伦比。在泥水工程方面，使用了各种不同色彩的石头。这时的工匠大量采用阿拉伯的建筑风格，多采用三角形的钟乳石制作弓形结构，这些我们在前一章里已经提及。

**伊斯兰学者伊本·泰米亚(1263—1326年)** 这个时期对于伊斯兰教的研究和百科全书的编纂已有了相当的兴趣。作为百科全书编纂者被提及的，有阿赫默德·努维里（1332年）和阿赫默德·卡尔卡桑迪两位作家，他们的百科全书包括文学、历史、地理和有关书记和行政管理知识。在伊斯兰教学方面，当时出现了一位第一流的思想家——塔吉·阿尔一丁·阿赫默德·伊本·泰米亚，他生活在大马士革。他在年刚二十岁时，就成为大马士革大学罕百里法律学派的教授。他是一位大学者，一位雄辩的论辩家和一位无畏的战士。他是一位清教徒，虽则他以“回到《古兰经》里去”为口号，但他并不是罕百里的盲信者。在许多点上，他拒绝接受“塔格里德”（盲目服从宗教首领）和伊杰玛（公议原则）。虽然他一贯遵从《古兰经》及其教诲，但他并不以运用“类比原则”为非，如我们所知，这种方法正是哈尼法教长所极力推崇的。在许多点上，伊本·泰米亚同当时的大教法学家存有尖锐的分歧，许多大神学家和大学者曾对他在伊斯兰教律中的地位提出质疑。有些甚至对他的正统性提出怀疑，这是因为他对《古兰经》的某些章节作了字义上的解释，尤其因为他对真主的德性作了人类学上的估价。但迄今为止的另一些

学者，包括十九世纪末叶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布杜，一直给予他以高度的评价。他以有力的布道和著述来反对伊斯兰教里滋生起来的近于偶象崇拜式的仪式，尤其是对圣徒的直接崇拜、宗教宣誓和陵墓崇拜。他在同时代的穆斯林中间很有影响，而到了十八世纪，他的思想又为阿布杜勒·瓦哈布所复活，后者在阿拉伯和其他伊斯兰国家，发起了宗教思想和伊斯兰教复兴运动。

**史学——伊本·哈里肯(1211—1282年)** 在伊斯兰教历史著述方面，最著名的人物是这个时期兴起的阿赫默德·伊本。穆罕默德·伊本·哈里肯，据说他是阿巴斯朝巴尔马克家族的后裔。他的名著《死者名人略传和当代名人传记》在历史传记和历史文学上简直是个奇迹。这部著作收录了八百六十五位著名的穆斯林人物。作者在引用资料方面极为严谨，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用以核对事实、日期，甚至拚写。附于书后的他关于主要事件的概述，甚至包括诗歌和轶事，是他的非凡的学术，精确的事实和观点的成熟的最好见证。尼克尔松教授在他的《阿拉伯文学史》中，称这部著作是一般传记中迄今写得最好的一部①。其他唯一值得一提的作家是伊本·阿舍尔，他活跃于后阿巴斯朝(1160—1234年)，著有一部略传，当然他在学术水平和洞察力上不及哈里肯。他著有《林中的雄狮》，这是一部传记，收录了七千五百个名人，大部是先知的伙伴。阿舍尔虽是一位出色的史学家和传记家，但他不属于哈里肯一流的作家。

**阿布。菲达和马格里吉** 这个时期的其他史学家有：阿布·菲达、伊本·塔格里·比尔迪和伊本·马格里吉，他们

① R.A.尼克尔松：《阿拉伯文学史》，剑桥大学版，第452页。—— 原注

同属马木路克时代的人。菲达（1273—1332年）又是一个地理学家，是阿尤布苏丹的后裔。他身居高级官职，掌管过一个城镇。在巴里马木路克国王 苏丹纳赛尔的大力支助下，他和另一些作家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菲达著有《人类简史》，它是伊本·阿舍尔的大部头著作的简写本。他续写了伊本·阿舍尔的《编年史》，它也是一部缩写本，一直续写到他的时代。第二位史学家伊本·塔格里·比尔迪出身名门望族，他是许多布尔及苏丹的近亲。他著有一部《埃及史》，从早期伊斯兰教一直写到1453年，对开罗的苏丹们做了详尽的描述。第三位作家是加拉鲁丁·苏优提(1445—1505年)，他是最多产的伊斯兰作家之一。他未涉及的题材极少；他的著作内容涉及《古兰经》、"圣训"、法律、哲学、历史和语音学等方面。历史记载了出自他的手笔的就有五百六十余部长短篇作品。显然，一个人写有那样多的著作，他的著作不可能总是那么精确，也不可能精心核对事实，但他仍享有相当的声誉。作为史学家，最优秀者当推塔吉·阿尔—丁·阿赫穆德·伊本·马格里吉（1364—1442年），他是马木路克朝下另一位高级官员，甚至当过法官和教师。他的著作《埃及志》，研究了埃及的古迹和历史。所有这些作者都互相借用资料，或借用过去大师们的史料。这是这个时期的作家们的通病。显然，作为史学家，他们不能与阿巴斯朝，或西班牙穆斯林时代的史学家相比拟。

**科学——医学** 科学也有其自身的史学家。在著述历史方面，穆斯林在各个时代都表现出如此高度的才华，因此在他们当中产生出一位医学史学家，那是不足为奇的。此人即是阿布·阿巴斯·阿赫默德·欧赛比亚（1203—1270年），他出生在大马士革，活跃于早期马木路克王朝。他本人是位

大夫，曾在开罗著名的贝塔尔手下学过植物学。他著有《医师列传》，书中搜集了四百名阿拉伯医生和希腊医生的传记。阿拉伯人是多才多艺的民族，因此阿拉伯哲学方面的著名人物大都是著名的医生；其中，有许多人同时也是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因此，欧赛比亚的著作也是一部阿拉伯科学辞典。它是那时同类著作中写得最好的一部，这以后很少有人超过他。这部著作不仅提供了科学家们的详细传记，而且讨论了他们作品的质量及其在各自专门学科中的地位。这是一部珍贵的参考书。也是穆斯林科学史学家的一部优秀的史书。

**科学家** 马木路克王朝确实富有医学科学家。例如，世界最早发现和著述血液肺循环的，是卡拉温大医院的阿里·伊本·纳菲兹，这项发现比欧洲这类首次著述早三百年。中世纪兽医学方面最好的一部著作，是阿布·伯克尔·伊本·蒙德希尔所著述，他是巴里马木路克苏丹纳赛尔朝下的厩房总管。甚至在心理疗法学科——据认为它是二十世纪的发现——那时也已有人从事研究。苏丹沙拉丁手下的一个医生希巴图拉·伊本·珠麦叶，在这方面著有一部有趣的书，名为《身心利益的指南》。书中描写了精神疗法，预示了今天的心理疗法。这个时期达到空前水准的另一门科学是眼科医学。看来，开罗医院和大马士革医院在眼科方面已经作了大量的研究。写过这方面著作的第一位眼科医生，是阿布尔·法德尔·伊本·纳吉（1188年），著有《经验疗法》，这是一本名副其实的探索性的著作。在他之后，还有其他一些探索者。阿勒颇的伊本·阿比·玛哈辛以他的《眼药大全》，沙拉乌丁·伊本·优素福以他的《瞳光和眼科概要》，为学生们提供了两本有关这个学科的标准著作，这两部著作作为

教科书，长达数百年之久。因此，可以说在伊斯兰教历史上，几乎没有那一个时期，未产生出相应数量的科学家和艺术家。

**十字军时期的工业** 这个时期包括很长一个时代，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两个世纪的十字军和三个世纪的马木路克王朝。两个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尤其在国际关系、贸易和工业方面。在第一阶段，十字军多方受益，因为他们找到了经营农业和水利灌溉的新方法。例如，1180年欧洲首次使用的风车，就起源于叙利亚。十字军还带回了改进型的水车，用来灌溉他们的农田。伊本·哈里肯的著作里曾谈到一名埃及工程师，他的功绩是改进了叙利亚的旧式水车。在叙利亚的纺织工业的鼓舞下，十字军学会了穆斯林的纱绽、印染和织布方法。不久，就在法国的阿拉斯出现了欧洲的第一家纺织厂，生产印有东方花式的毛毯及其他丝织品、毛织品。玻璃工业、制陶工业、银器工业和搪瓷工业不仅提供了出口商品，而且促进了法国和意大利的类似产品的生产。在这以前，欧洲人一直以蜂蜜为甜食，而今他们发现，就连乡村的小孩也在吮吸甘蔗。这个发现，即要想制糖，只须种植甘蔗就行了，这用来弥补他们的痛苦，是绰绰有余的。没有许久，他们就把这种奢侈品引进到他们的国家里。

**贸易** 这时，亚洲与欧洲的贸易活动并未减少。若说有什么变化的话，贸易倒是大大地增加了。法国南部的马赛港已成为一个大港口和商业中心，曾一度超过意大利的商业城市热那亚、威尼斯和比萨。结果，在欧洲的许多商业城市里都出现了商行，叙利亚商人和欧洲商人互通商业信贷券，这曾作为阿巴斯时期大商行的一种商业活动。正是在穆斯林的影响下，这些商业发明才被引入欧洲，这从如下的事实中可

以得到印证，即：意大利人和西方人首次使用的金币，称为“拜占廷撒拉逊币”①。这种金币，是由在法兰克的叙利亚公国里的威尼斯人铸造的，币面上铸有阿拉伯文。贸易往来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致使热那亚和威尼斯两个大商业国都向叙利亚派驻了类似于今天的商务参赞的官员。第一个官员是热那亚人，他的办事处设在阿卡，时间上甚至早于第三次十字军。

**马木路克时期的贸易** 阿尤布朝和马木路克朝保持了十字军时期开始的商业联系。事实上，阿迪尔、卡米尔、巴贝尔和卡拉温都有着广泛的外交关系和商业关系，以增进友善，并为国际贸易，尤其是为经埃及港口与印度、中国和欧洲间的海上贸易提供便利。如我们所知，征服埃及的多次尝试，大都是意大利和马赛的大商业家鼓动起来的，他们为十字军提供财政上的支持，因为如果埃及落入十字军的手里，欧洲的商业家们就能有一条直通印度、东印度和中国的商道。这条商道现在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十字军已经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把大量的来自远东的奢侈品，诸如香料、丝织品和纺织品引进了欧洲市场。上述目的一度因为阿尤布人和马木路克人而受到挫折，但是葡萄牙人终于以发现了经好望角到印度洋的新航线，向在阿拉伯海上拥有至上权的马木路克人发起了挑战。而且，尽管印度的古吉拉特苏丹和埃及的马木路克苏丹曾联合起来与葡萄牙人作战，可是后者更熟练的航海技术和配有重炮的大型战舰证明，即使是埃及和古吉拉特的联合海军也难以招架。葡萄牙人于十六世纪初期控制了印度洋，通过他们，欧洲人垄断了同中国的海上贸易。甚

① 中世纪欧洲人称阿拉伯穆斯林为撒拉逊。——译注

至早在凯撒大帝时期，欧洲就已失去对这条海道的控制权，凯撒大帝首先想到征服也门并占领亚丁——它是东西方海上贸易的进口港。由于失去对这条商道的控制，埃及丧失了它作为与欧洲和远东贸易的主要联系的地位。此后，埃及和叙利亚从未象先前那样繁荣过。只是在1870年苏伊士运河开凿后，埃及才恢复了它的重要地位。

**社会政治结构** 统治阶级亦即马木路克家族，象那时通常流行的方式一样，靠赐予他们的封地（加吉尔）过活。这种封地不能世袭，因为根据特别法，受封者死后，土地转归国有。即令交税人未到新的交税期限即已死去，而且受封的军事首领业已取走他的薪俸，土地仍须归还国库。可想而知，农民（土地据有者）终生该怎样尽力从田里获取最大的收获量。马木路克朝时流行的另一个制度，加剧了对穷人的压迫，这就是统治者临时摊派给他们的课税。宗教法官强烈反对这种惯例，他们争辩说，这是伊斯兰教法所不容许的。这种课税虽有时减免，但这种邪恶行为还是继续下来了。有时，政府收买下大部分农产品，再以固定价格转卖给零售商贩。这种打击又落到消费者的身上。但是总的说来，因为海上贸易——在马木路克王朝的大部分时期，商业是极为繁荣的——初期人们在生活上是优于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毫不奇怪，在这个繁荣时期又出现了大规模的建筑活动。建筑家们发展了别致的建筑风格，兴建了各式各样的纪念碑，这一切都表现了马木路克的时代、智慧和技艺。

# 第 八 章

# 土耳其人和巴坦人在印度

# ——德里苏丹国

**穆罕默德·伊本·卡西木** 现在场景须转到北印度，到十三世纪，这里几乎全都属于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从第三章里了解到，年轻的穆罕默德·伊本·卡西木如何率领一支远征军到信德，对破坏一些穆斯林船只一事进行报复。此事系迪巴尔及其附近沿海的海盗们，或许是在信德王的赞同下干的。这并不是一次孤立的冒险。穆斯林冒险家们早在哈里发欧麦尔当政时期，就对印度沿海发动过进攻，虽然这类掠夺行为曾遭到欧麦尔①的制止。然而，当他们在征服波斯东部吉尔曼、西吉斯坦和木克兰诸行省时，他们就不得不在现称为俾路支斯坦的地方，同敌对、好战的部族人开战了。所以，在奥斯曼、阿里和穆阿维叶就任哈里发时期，都曾向这里派遣过远征军。此地多山，人们抵抗强烈，胜利是不会轻易取得的。因此，只是到了阿布杜勒·马立克当政时期，在多次遭到挫折之后，木克兰以及现称为拉斯伯拉、卡拉特及其所属城镇，如提兹、吉兹、芬那兹普尔、库兹达尔和坎达比尔等地才得以征服。这时，穆斯林国家已经与婆罗

① 欧麦尔是第二任哈里发，当政于634—644年。——译注

门帝国接壤，婆罗门的末代统治者达希尔于信德行使统治。吞并印度河谷的使命落到了穆罕默德·伊本·卡西木的身上。有证据说明，在他当政的短短三年中，他曾出征到克什米尔山脚下，据说他的征服远至卡诺杰。他征服的地区后来成为穆斯林世界的永久组成部分。

**阿拉伯人在西印度的远征** 阿拉伯人未以占领下印度河流域为满足。他们喜欢冒险，士气高昂，而且在那个时代——或许一向如此，土地总是属于勇敢的人们。因此，一个时期以后，他们又开始探索东部的土地。在后来的信德与木尔坦总督珠奈德及其继任者们当政时期，远征军被派往到西拉吉普特的马尔瓦尔、达纳杰、乌杰安和马尔瓦并进入古吉拉特地区。倭马亚朝晚期统治者、哈里发哈西木之子苏赖曼，是获得这些成功的总督之一。早在公元八世纪，穆斯林就侵占了上恒河河谷，只是在征服德干时，才为南部强大的乔鲁亚帝国所阻遏。但是，他们于766年推翻了德干西北部的马特拉卡王朝。卡诺杰的印度诸国王也是一支强大的势力，他们也阻挡了这些远征军深入东部。阿拉伯人征服信德和其他地区对于伊斯兰教产生的影响是，穆斯林开始接触印度文明，自早期开始的这两种全然不同的文明之间的联系，对阿拉伯人甚为有益。

**早期的社会关系** 阿拉伯人善于同他人交朋友，他们彼此之间很快就成为友好的邻邦。阿拉伯人开始同印度人共同生活，并学会了印度民间故事、印度哲学、印度的医学、数学和天文学。如我们所知，阿拉伯人热心于学习。他们向许多民族学习，学到什么，就为己所用。同样，他们也汲取了印度才智的成果。他们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据著名诗人、外交家艾米尔·胡斯娄所记，阿拉伯天文学家阿布·马沙尔为学习印度的天文知识，曾来到比纳尔斯，在那里居住

了十年。

**阿拉伯人在信德和下旁遮普（712—1051年）** 信德省和旁遮普省先后为倭马亚和阿巴斯哈里发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约于870年，这个地区被当时的阿巴斯朝哈里发穆塔米德赐予了沙法尔朝的叶库布·伊本·雷斯。叶库布于879年死后，这两个行省取得独立，尽管一个时期以后，这里曾为卡尔马特人所控制；卡尔马特人被逐出阿拉伯、巴勒斯坦和下伊拉克之后，在信德和下旁遮普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当大史学家麦斯欧德为了替他的《金色的牧场》搜集资料于915至916年访问印度时，他发现木尔坦的艾米尔是个古莱氏部落的阿拉伯人，名叫阿布尔·达拉特·穆纳巴。他听说，木尔坦的艾米尔酋长国最初实行世袭制，穆纳巴家族的统治已历经数代。位于下信德的曼苏拉王国也是由一个古莱氏人统治的，此人叫阿布尔·曼达尔·欧麦尔·伊本·阿布杜拉。曼苏拉王国的疆域从阿拉伯海一直延伸到木尔坦边界。据951至952年来这里旅行的伊本·哈沃卡尔所记，这里的人们讲阿拉伯语和信德语。他在这里还遇见了伊斯塔克里，他们互相交流了观感。他叙述说，卡希瓦尔沿海、坎贝湾与塞姆尔之间的地区也有穆斯林居民区。这个国家非常繁荣，年收入为一千一百五十万第尔汗和一百五十磅沉香。在阿巴斯各行省中，超过其收入的唯一一个行省，是法里斯省，它每年上缴给哈里发国家的岁入是二千七百万第尔汗，外加三万瓶玫瑰香水和二万瓶黑醋栗。

**加色尼朝（998—1030年）** 但是，从印度的观点来看，伊斯兰教在这里产生实际影响，只是从强大的加色尼朝才开始的。关于沙曼王朝的喀布尔总督阿尔提金是怎样成为加色尼的独立的统治者的，我们已经有所了解。他的继任者和女

婿苏布提金向东部扩展版图，这种扩张活动是以旁遮普王加颇尔为其代价的，后者看到也门人（加色尼人又称也门人）的力量在日益增长，遂侵入苏布提金的国土。加颇尔在遭到失败后，组织了一支强大的联军。这支联军包括卡诺杰的古吉拉特和拉提哈拉的国王，以及汗加的钱德尔国王。但苏布提金粉碎了这支联军，并迫使加颇尔国王缴纳了几年贡赋。苏布提金死后，他的儿子、伟大的马茂德即位，他是一位杰出的国王。马茂德是一位伟大的军事统帅和一位不倦的伊斯兰战士。他打败了呼罗珊的伊拉·汗，从沙法尔人手里夺取了整个波斯，从而把他父亲的王国扩充到西部。加颇尔的儿子和继任者阿南颇尔是他身旁的一根刺，他拒不纳贡，于是马茂德决定给他一顿教训。显然，这不仅是为了打击偶象崇拜者，也为了获取富饶的印度平原。当他还是一个王子的时候，就曾打败过印度人，他对胜利充满了信心。所以，当阿南颇尔处境困难时，他便决定要一劳永逸地吞并旁遮普。何况，事实证明，以喀布尔作为进攻印度诸王的基地，实在太远。如能征服旁遮普，这里就可以作为他的最理想的作战基地。高山和沙漠都阻挡不住马茂德的进击。他从康格拉一路进入卡诺杰和索那斯，到处留下辉煌的战绩。许多支联军组织起来与他作战，许多王侯联合起来反对他这个人类打击者，但都无济于事。他一次又一次地来这里粉碎这些反抗活动。有一个时期，他和他的将士们甚至把征服印度看作一年一度的远足。

**进攻索那斯**　他首先于1011年战败了顽强的加颇尔，接着于1009年攻占康格拉，1018至1019年攻占马苏拉和卡诺杰，并于1022年占领格瓦里尔。但最著名的入侵还是1024至1026年对索那斯的进攻。索那斯是阿西阿瓦尔的一座著名

的神庙，以朝觐圣地著称。据传，庙里保存有大量财富。要到达这里，马茂德首先必须从敌对的拉吉普特人的国土打开一条通道。这占用了他一年半的时间，但他在留下守军驻守退路之后，终于到达了索那斯，这时十几个国家的国王已在那里严阵以待。当然，一年多来他们就了解马茂德的所作所为，他们相信，这一次马茂德深入得太远了。显然，他已远离基地达一千英里以上，来到了一个广阔的敌国的土地上。一支强大的军队便可以截断他的退路，并把他的军队粉碎。

**索那斯之役（1026年）** 战斗开始了。顽强的穆斯林与勇猛的印度人整整激战三日。马茂德深知，他和他的将士们已无路可退。他对士兵们说："如果你们打败了，你们就永远见不到你们的家园了。你们必须打胜，或者象英雄一样战死。"他们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以视死如归的决心进行战斗。而在印度人方面，他们是为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国家而战。渐渐地穆斯林占了上风，接着，他们在一次决死的攻击中，战败了印度人，索那斯落入穆斯林之手。有一个故事叙述说，索那斯神庙里的僧侣们如何向马茂德敬献财宝，请他把偶象保留下来。马茂德拒绝了，说道："我要打碎偶象，我不想卖钱"。另一位作者敏拉杰—乌尔—希拉吉也谈到了这件事，"他率军来到纳尔瓦拉和古吉拉特，搬掉了索那斯神庙的月亮神偶像，把它分成四段。一段存放在加色尼的加米清真寺，一段置于王宫的入口处，一段送到麦加，一段送到麦地那"。著名诗人温苏里曾为这次胜利写过一首长诗。马茂德取道信德返回，顺路推翻了卡尔马特人在那里和下旁遮普的统治。

**对印度的影响** 马茂德以他征服各国得来的财富来改善他的首都，他统治着一个幅员广阔的帝国，其版图从德里一

直延深到巴格达。曾有人认为，他的扩张在印度政治生活中未留下任何影响，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加色尼朝统治旁遮普达一百五十年，统治信德有四十年。在信德，加色尼人的统治为苏木拉王朝所承袭，他们宣称是阿拉伯人的后裔。自马茂德征服旁遮普以后，它一直未丢失。尤为重要的是，在马茂德的重锤般的打击下，印度人的士气日益低落。而在下一个世纪，他们所能做的，几乎是束手就范。在德里和阿吉米尔的乔汗国王被推翻之后，沙哈布丁·穆罕默德·戈里及其将军们轻易地蹂躏了整个印度。

**马茂德的后继者们** 马茂德卒于1030年，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即位。但他的另一个儿子马苏德是一个更强有力的人物，而且有许多贵族也准备夺取穆罕默德的继任权。在随后发生的冲突中，马苏德获得胜利，成为独一无二的君主。但他仅当政十一年。在他死后，自相残杀的内战连绵不断，加色尼王朝日渐衰落。这时，另一支突厥人戈尔人①已从中亚迁移到南部。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如何侵占了加色尼帝国，并终于把后期加色尼的统治者们逐出了后来所说的阿富汗斯坦。于是，戈尔人开始从喀布尔采取军事行动。

**戈尔王朝（1173年）** 这些戈尔人当然懂得如何培植仇恨。当他们在同加色尼人作战时，他们的两个首领——库布丁和赛福丁曾为加色尼人所俘并被杀害。此后不久，这两人的一个弟弟阿劳丁组织起一支大军进攻加色尼，占领并焚毁了这座城市。这座伟大的城市，连同它的王宫、图书馆、花园、学校和尖塔式的建筑，整整燃烧了七天七夜。阿劳丁的丑恶行为，使整整一个世纪的成果毁于一旦。1173年，阿劳

① 一译廓尔人。——译注

丁的一个侄子希阿苏丁当上了戈尔人的国王。他把他的弟弟沙哈布丁·穆罕默德立为副王，担任加色尼和东部边界的总督。沙哈布丁在印度历史上以穆罕默德·戈里著称。

**穆罕默德·戈里(1175—1206年)** 穆罕默德·戈里首先在1175年侵入印度，但这次征服实际是针对木尔坦的伊斯玛仪派统治者的。他战败了他们，并把他们赶出这个地区。接着，他向南部进军，攻占乌齐要塞，今西巴的巴哈瓦尔普尔地区。三年以后，他入侵旁遮普省的古吉拉特，但他对敌军的力量估计不足，败于古吉拉特王的手下。次年，他重返这里，在白沙瓦建立了一座基地。1181年，他继续深入，在旁遮普的锡亚尔科特建立了一座要塞。马茂德家族的末代统治者胡斯娄·沙这时正统治着拉合尔地区。他的统治区仅剩下很小的一块地方，但他有一个朝廷，一支军队和一个小公国。穆罕默德·戈里联合查谟的印度教国王，打败了不堪一击的胡斯娄·沙。1186年，他俘虏了胡斯娄·沙，将他押送回加色尼。至此，马茂德家族在征服旁遮普一百八十余年以后便不复存在了。

**穆罕默德·戈里败于塔莱恩(1191年)** 现在戈里向南部进军。这时印度已分裂为许多个王国，其中最著名、最强大的两个国王是阿吉米尔和德里的国王普里斯维以及卡诺杰的加钱德国王。普里斯维国王是一个善于冒险的君主和一位出色的将军，他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他同加钱德之间的不和，不仅是出于政治上的竞争。加钱德对他极为仇视，因为普里斯维国王曾在大庭广众之下劫走他的女儿——美丽的桑珠塔公主。因此，加钱德不愿同普里斯维国王结盟，而当戈里终于来到时，普里斯维只能单方面迎战。普里斯维是一位强大的国王，勇于征战，长于谋略。他在查尼沙尔附近的塔

来恩迎击戈里的军队。他的攻击极为猛烈，终于冲破了疲惫的戈里军队的阵容。戈里的士兵经过长途跋涉，未获得休整。穆斯林军战败，戈里本人负伤，被部下抬出战场。

**塔拉夫里战役（1192年）** 穆罕默德·戈里是个铁石心肠的人。他对在塔来恩战斗中逃跑的士兵极为愤怒，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惩罚。但他自己也汲取了教训，不再低估他的对手。1192年，他带领一支更强大的军队，再次返回。这一次，他更加周密地布署了他的作战计划。在随后发生的塔拉夫里战役中，他的战略战胜了普里斯维国王，并战胜了前来援助的拉吉普特联军。从喀布尔山脚疾驰而下的射手们，对于身披重甲的印度象群和步兵们实在是过于神速了。更加不利的是，印军中指挥官过多，而穆斯林军则统一指挥。结果，印军大败，普里斯维被俘，后被处死。所谓普里斯维闭着眼睛射箭，百发百中的故事，完全是虚构的。戈里的胜利是决定性的，后来他虽然返回了加色尼，仅留下可信赖的库布丁·阿尤伯克作为他的代表，但穆斯林再未后退。

**库布丁的征服** 库布丁是个颇为能干的人，他决定首先巩固自己的地位，然后再进行征服战争。戈里还有三位能干的将领：塔珠丁·伊尔迪兹、伊尔图玛斯和纳希鲁丁·库布丁。库布丁娶塔珠丁的女儿为妻，把他的妹妹许配给纳希鲁丁，并把伊尔图玛斯招为女婿。以这些联姻关系为依托，他开始向前推进，并于1192年占领汉西、米鲁特、德里和兰桑堡大要塞。两年以后，当沙哈布丁·穆罕默德从加色尼南下时，他和他的将军们击败了卡诺杰和比纳尔斯国王加钱德。1197年，穆罕默德·戈里亲率大军进攻卡西阿瓦尔的拉吉普特国王比姆·迪夫，将他推翻；1202年，攻占班德尔罕的卡林加尔要塞，获得大量战利品和数千名俘虏。接着，他北上夺取

丁玛霍拉和巴当二城，其中巴当城极为富庶。其间，戈里的另一位将军，巴赫伊亚尔的儿子伊克蒂亚鲁丁征服了比哈尔和孟加拉。

**沙哈布丁·穆罕默德之死（1206年）** 1203年，希阿苏丁去世，沙哈布丁·穆罕默德做了戈里王国国王。实际上，甚至在他的哥哥、当政国王在世时，他就已经成为统治所有这片地区的实际统治者。但是后来在1203年，他遇到了平生第一次真正的不幸。他在呼罗珊败于阿劳丁·花剌子模·沙的手下。这次惨败促使他在印度的一些总督举兵反叛。他手下的一位加色尼人将军夺取了木尔坦。他的宿敌克卡尔人在旁遮普举行叛乱。沙哈布丁于1205年南下，给予克卡尔人以沉重打击。但数月后在返回加色尼途中，一天夜晚，他被一个身分不明者暗杀了。有人认为，这次暗杀系克卡尔人所为，也有人指责伊斯玛仪派人——他们在木尔坦的政权为沙哈布丁所推翻。但是，不管真相如何，一位伟大的统帅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库布丁·阿尤伯克（1206—1210年）** 因穆罕默德未留下子嗣，他手下的将领们便把他的帝国瓜分了。他们之中最能干和最著名的库布丁将军被拥立为德里的苏丹。这使其他将领极为嫉妒，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他，虽则他们都是他的亲属。塔珠丁在喀布尔与他分庭抗礼，纳希鲁丁则据有木尔坦和信德。库布丁北上击败了塔珠丁，但他无力控制这个山区。加之，他需要返回德里，所以最后他不得不把这里留归塔珠丁。后来，他专注于德里王国，以巩固他在这个苏丹国的地位。库布丁是一位伟大的将军，很少吃败仗。作为一个国王，他善良而又公正。他仅当政四年，但就在这短暂期间，他却获得了“十万卢比舍施者”的美名。他是一位坚定的穆斯林。

他已经着手兴建德里附近的米劳里大清真寺，这座大寺现仅留下库特伯尖塔和一些拱顶。他在拉合尔玩马球时死去，并葬在那里。

**伊尔图马斯(1211—1236年)** 他死后，他的儿子阿拉姆·巴希被扶上王位，尽管一些人认为，巴希根本不是他的儿子。总之，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他无力统治，德里的贵族们遂请巴当总督伊尔图马斯过来当政。伊尔图马斯是个能干的施政者。他出身卑贱，原是库布丁的奴隶，但他却凭借他的干练和忠诚，晋升到高级官位。甚至早在穆罕默德·戈里时代，他的才能就已为人们所公认，他被转为释奴，并被授与了“聪明的艾米尔”的称号。

**伊尔图马斯的征服** 伊尔图马斯当政后，面临种种困难。塔珠丁·伊尔迪兹这时已在加色尼自立为王，正准备入侵印度；纳希鲁丁已做了信德王，孟加拉总督阿里·马丹也在这个地区宣布独立；拉吉普特人已经起义，并重新夺回了兰桑堡和格瓦里尔。所以，伊尔图马斯掌权时，前景并不美妙。但是，他应运而生，坚定不移地迎击他的对手们。这时，塔珠丁已开始向拉合尔进军，并夺取了这座城市，而在1214年，他曾被花剌子模·沙赶出阿富汗斯坦。接着，他率领这支胜利之师向德里进发，1216年1月于塔来恩同伊尔图马斯遭遇。伊尔图马斯打败了他，并将他俘获。纳希鲁丁趁机北进拉合尔，并攻占了这座城市，于是伊尔图马斯又前往征讨，于1217年将他逐出拉合尔，并于1228年将他彻底战败。1226年，他再克兰桑堡，到1230年，他已经征服孟加拉的吉尔吉斯人。1234年，伊尔图马斯侵入马尔瓦，征服了这座城市。接着，他开始进攻著名的乌杰安城，这座名城亦告陷落。

**伊尔图马斯受封于哈里发** 这时伊尔图马斯已极为强

大，他作为独立的穆斯林统治者的地位，得到了当时的阿巴斯朝哈里发穆斯坦舍尔的承认，他被封为阿萨姆苏丹。对于这种确认他感到非常荣耀，因为巴格达的哈里发尽管几乎已经丧失其全部世俗权力，但威望依然很高。

**加拉鲁丁** 如前所述，那位曾终生反抗蒙古暴君成吉思汗的花剌子模亲王加拉鲁丁，正是在伊尔图马斯当政时期，前来寻求帮助的。加拉鲁丁是一位伟大的英雄，一位受人爱戴的人和一位勇于冒险的亲王，但伊尔图马斯却是一个头脑冷静的人。他争辩说，如果他援助加拉鲁丁，成吉思汗的铁骑就会象蝗虫一样，向印度扑来。于是他推托说，他自己无力援助。但是，加拉鲁丁并不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人。他与好战的克卡尔人结为盟友，并向纳希鲁丁的首府木尔坦发动进攻。他在阵战中打败了纳希鲁丁，攻占了信德和北拉吉普特的卡西阿瓦尔，在那里统治了一个短暂时期以后，返回波斯。诚然，伊尔图马斯在这些斗争中未能表现出传奇般的作用，但他至少拯救了印度，而作为印度国王，这对他是更为重要的事。

**作为国王的伊尔图马斯** 历史的见证表明，伊尔图马斯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一位精明的国王和行政管理者。在他的手下，处于摇篮中的印度穆斯林国家幸免于粉碎。他维护了领土的完整，收复了库布丁死后丧失的全部领土，并扩充了苏丹国的版图。他终生忙于战斗，但也鼓励艺术的发展；他完成了库特伯尖塔工程，并在那里兴建了一座大清真寺，这座大寺的坚固的拱顶至今犹存。

**苏丹拉吉亚（1236—1240年）** 伊尔图马斯临终时任命他的能干的、精力充沛的女儿拉吉亚为他的继任者。这一选择使许多突厥人首领感到不快，他们这时组成了一个

包括四十名贵族的强大集团。他们根本反对女人当政，遂把她的弟弟鲁库努丁推上王位。但鲁库努丁是个庸庸碌碌的人，在他当政的短暂时期，许多省分脱离了中央政权。于是，拉吉亚又被重新扶上王位，不久即证明，她具有国王的的许多美德。她在同男人打交道上非常老练，在外交事务上超出了她的对手。她很快便控制了局面，虽然有许多贵族仍阴谋反对她。她手下有一个信赖的黑奴，此人名叫加拉鲁丁·亚库特，他又能干，又忠诚，被提拔为厩房总管。这是一种得到恩宠的标志，可是却使她的强大的贵族们不悦。他们加紧了反对她的阴谋活动，不久就发生了骚乱。东旁遮普的希尔信德总督阿尔图尼亚首先起来反叛。女王前往作战，但被战败，亚库特死于战场。拉吉亚被俘，阿尔图尼亚提出与她结婚，她接受了这项请求。之后，他们合兵向德里进发，此时这座城市已落入贵族手里。她的弟弟穆珠丁·阿拉姆和站在他一起的贵族们的兵力已远远超过了她。在随后的战斗中，阿尔图尼亚和拉吉亚双双战死。拉吉亚原可以成为一位聪明、正直和宽厚的当政女王，若不是时代与她作对的话。她不属于那种退缩的女性。她的装束同男子一样，作战时身先士卒，并堂堂正正地理朝和实施法律。但是，女子当政的时代尚未到来，所以环境总是同她格格不入的。

**纳赛鲁丁·马茂德（1246—1266年）** 历史表明，她的继任者是个无能之辈，不久就出现了一段混乱时期。蒙古人侵入旁遮普，拉合尔遭到浩劫。六年的不当统治促使贵族们思考。他们环顾四周，最后选择了纳赛鲁丁·马茂德，他是伊尔图马斯的最小的儿子。他仁慈、友善，平素虔敬，赞助文学事业，不过仅凭这些品质还不能成为一位国王。若不是靠他的能干的大臣希阿苏丁·包尔本的支持，他便不能长久统

治，但在包尔本的辅佐下，他竟统治了二十余年。他具有非常质朴的习惯，余暇之时就抄写《古兰经》。他鼓励学问，他当政时期，在德里附近建立了纳赛尔研究院，著名的《纳赛尔编年史》就是这时期写成的。纳赛鲁丁卒于1266年，由包尔本继任。

**包尔本（1266—1290年）** 包尔本刚到德里时仅仅是个奴隶，但他同伊尔图马斯和库布丁一样，完全是凭才智和能力当政的。他从纳赛鲁丁手里接受过来的，决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任务，因为自从伊尔图马斯死后，国家一直管理不当。国库空虚，土耳其贵族强大而傲慢，蒙古人又经常掠夺这个国家。但包尔本是一个有着铁的意志的人，他富有统治经验，无所畏惧。他考虑的首要任务是重整军队。他选择了得心应手的军队首领，加强了骑兵，它是那个时代的主力军。他加强了军纪，经常举行军事演习。这样，他的军队就成为一支强大的机动力量。

**粉碎匪徒** 之后，他把他的注意力转到镇压米瓦特的拉吉普特人的任务上，他们是一伙强盗。这些强盗隐蔽在德里周围的茂密森林里，专事大规模的拦路抢劫。如果一个人独自走得很远，生命是没有保障的。包尔本粉碎了米瓦特人势力，把他们逐出森林。然后，他开始对付杜伯的不法分子，这个地方位于朱木拿河和甘杰斯河之间。他占领了他们在坎比尔和布吉普尔设置的堡垒，并向那里派了守军。这样，他便以充沛的精力和果断的行动，在全国恢复了秩序。他在更加平均的基础上，把土地重新分配给贵族们，并镇压了他们的骚乱。与此同时，他并未放松对边界地区的警戒。

**包尔本和蒙古人** 包尔本当政前八年，蒙古人已经占领巴格达。他们征服了阿富汗斯坦，正在进攻旁遮普。到这时，

他们已进入下旁遮普和信德。包尔本充分了解这种危险，决心加强防御。首先，他重新修建了拉合尔要塞。当时，包尔本的一个堂弟、希尔汗·桑卡尔一直担任下旁遮普总督，他把蒙古人拒于门外。但后来包尔本与希尔汗发生争执，包尔本怀疑他的堂弟的忠诚，解除了他的职务，任命他的勇敢的儿子穆罕默德亲王接任木尔坦总督。穆罕默德亲王是个有才干的人。他冷静，勇敢而和善。作为一个坚定的穆斯林，他与蒙古人作战是大得人心的。包尔本的另一个儿子布格拉·汗被任命为木尔坦东部的沙马纳和苏纳姆总督。这两兄弟拥有强大的军队，蒙古人每次来犯，都被他们合击而退。

**孟加拉的麻烦** 包尔本对中部和西部刚刚放下心来，东部的麻烦又达到顶点。孟加拉总督图格里尔·汗开始蔑视苏丹，他是一个能干的、勇敢的、有作为的总督。这时，包尔本已经年迈，于是他向孟加拉派遣了一支军队，由阿米尔·汗指挥。但对阿米尔·汗来说，图格里尔实在过于强大，他轻而易举地战败了阿米尔的军队。于盛怒之下，包尔本严厉地惩罚了阿米尔·汗。接着，他召回他的儿子布格拉·汗，并亲率大军前往孟加拉首府拉克南迪。图格里尔于苏丹到达前逃走，但包尔本一直追赶到森林，将他抓获并处死。之后，他任命布格拉·汗为孟加拉总督，严辞告诫他要忠于朝廷。

**穆罕默德亲王之死** 这时，一大劫难落到包尔本的头上。在塔马尔的指挥下，另一支蒙古人再次袭来，穆罕默德亲王率军到拉合尔迎击。据说他打败了蒙古人，而当他得胜返回时，却遭到一队蒙古军的突然袭击，被杀时，他正在做礼拜，身边仅有少数卫士。穆罕默德亲王就这样死去了。人们对他十分爱戴，称他为“殉教亲王”。他的死对包尔本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加速了这位八十高龄的老人的死亡。

**包尔本的成就** 包尔本增强了德里苏丹国的国力，提高了它的威望，使它闻名于整个亚洲。他的朝廷极其宏伟壮观，躲避蒙古人的中亚的君王们纷纷到这里避难。包尔本一度向十五个流亡亲王提供保护。他的威严和权力是无可比拟的。他尊重伊斯兰教的神圣法律，一向主持正义，必要时，他也能够非常严厉。他是科学的一位伟大保护者。大诗人艾米尔·胡斯娄是他的参事、朋友和书记官。

**奴隶国王们的成就** 这个王朝最能干的国王们全都是奴隶出身，他们仅仅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勇气，晋升到显赫的地位。他们的成就在于，在从孟加拉到喀布尔的整个北印度确立了穆斯林的统治。他们还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是以平等的机会和地位为基础的。人们在这个国家里第一次看到，出身卑微并不妨碍他担任高级官职。一个人只要具备优点，努力实现自己的目的并忠诚服务，就一定能够获得晋升的机会。从一开始，穆斯林就在军中选拔印度籍士兵，雇用印度代理人，给予他们公民权。但是叛乱者将受到严厉镇压，无论他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穆斯林开办了学校，鼓励外籍教师来这里任教。他们还试图建立一个中央政府。他们的建筑物通风良好，宽敞而秀丽。弓形和圆顶式建筑结构首次在印度使用，这在建筑风格上引起一场新的革命。在装璜方面，印度建筑风格的优点得到了肯定，但并不鼓励过分的装饰。诚然，一些早期的清真寺是用庙宇的材料兴建起来的，这些庙宇在早期入侵时遭到了破坏，但是并未有意扒毁庙宇，改建清真寺。总而言之，他们为印度带来了一个更加广阔、更加光明的时代。这些开拓者们露天祈祷，平等待人，不相信精神方面的等级制度，羡慕人的个性。

**哈尔吉王朝（1290—1320年）** 包尔本的后继者们十分无能，奴隶国王们不久便无声无息，另一家族接管了处于婴儿期的印度穆斯林国家。包尔本死后，发生派系斗争，哈尔吉土耳其人首领加拉鲁丁·哈尔吉战胜其他各方，夺得了苏丹的权力和称号。哈尔吉当政时，年已七旬，但他并非一位软弱的国王。他即位后二年，蒙古人在旭烈兀汗的一个孙子的率领下，侵入印度。苏丹前往迎击拥有十五万人的蒙古大军，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迫使他们离开印度边界。有一个时期，蒙古人不再敢欺侮这个苏丹国。

**阿劳丁亲王** 加拉鲁丁·哈尔吉有一位能干的侄儿和女婿阿劳丁亲王，他在阿拉巴德地区被赐予了大量封地（加吉尔）。阿劳丁是个有抱负的人，但在他统治的地区有许多不法者，他们总是引诱阿劳丁叛乱。他的岳母马利卡·加罕也在谋取权力，而他的妻子则站在母亲一边。他们都在等待阿劳丁称王。就在这时，阿劳丁攻入马尔瓦，占领比尔沙城。他的叔父对这次胜利十分感激，又赐给他一块封地。阿劳丁财富愈多，野心愈大。他听说德干西部的迪瓦吉里王国拥有巨额财富，于是又发动了一次入侵。他带领数千名骑兵向范德耶斯进发，迅速穿过山区，突然出现在迪瓦吉里城下。这里的人们对穆斯林并非一无所知，如我们在本章前头所看到的，但一支决死的穆斯林军队究竟是另一回事。国王拉马钱德拉毫无戒备。阿劳丁轻易地把他打败，并告诉他，如能交纳一大笔赎金，他就把他放回。国王同意了这项条件，但在交纳赎金以前，国王的儿子桑卡拉迪瓦率军赶到，国王遂拒不践约。在随后的战斗中，阿劳丁又战败了桑卡拉迪瓦，结果索取了一笔数目更大的赎金。阿劳丁满载而归，带走了大量金、银、宝石等战利品。他的叔父加拉鲁丁听说他的新胜

利以后，前来会见他。阿劳丁的谋臣们对加拉鲁丁不忠，他们每天都在怂恿阿劳丁杀害他的叔父。对他终生耻羞的是，他听从了他们的劝告。齐亚乌丁·巴尔尼在写这段历史时虔敬地说道，真主后来给他以同样的恶报。这是千真万确的。后来，他手下的将领马立克·卡夫尔杀了他的满门，就象他背弃他叔父一样。

**阿劳丁（1296—1316年）** 这时，阿劳丁宣布做了国王。他的统治是以不屑一顾的方式开始的，可是后来他却成了印度最强大的穆斯林君王之一。他的首要使命是消除一切抵抗。在这方面，蒙古人和拉吉普特人证明是最难对付的。然而，他并非平庸之辈。他有着铁的意志，从不承认失败，是个不倦的斗士。在北部，他的弟弟扎法尔曾多次击退蒙古人。但在1299年，强大的蒙古人首领库鲁格·汗率领一支大军逼近德里，引起一片恐惧。苏丹不屈不挠的弟弟扎法尔·汗前往拒敌，多次向敌军发起冲锋。可是在一次猛攻中，他身负重伤，虽顽强坚持战斗，终于战死疆场。慑于他的勇猛顽强，蒙古人撤退了。五年以后他们再次来犯，再次被击退。1308年，前来进犯的另一支军队被彻底粉碎，此后蒙古人未敢再侵犯阿劳丁的国土。

**早期的征服** 阿劳丁这时加强了他的军队，建立新的要塞，挑选能干的将领指挥他的军队。他选择加吉·马立克担任旁遮普总督，后者遏阻蒙古人达二十五年之久。到这时阿劳丁已极为强大，屡建战功，他开始梦想更大规模的征服，甚至想建立一种新的教义。他的老友卡吉·阿塔·木尔克，劝说他在宗教事务上不要采纳非正统思想，而把精力用于征服战争。阿劳丁派遣他的弟弟乌鲁格·汗，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前往征服古吉拉特和北德干。乌鲁格·汗蹂躏了整个古吉

拉特王国，俘获了它的漂亮的女王卡玛尔·迪维，带回无数战利品。他们还带回了一个黑人宦官卡夫尔，此人极有才智，不久就被委以要职。卡玛尔·迪维后来成为阿劳丁最宠爱的妻子。

**阿劳丁的征服** 现在，阿劳丁亲自率军进攻著名的兰桑堡要塞。这次进攻历时整整一年。后来，拉吉普特人看到他们已无路可逃，于是杀死他们的妻女，身披黄袍，持剑冲出城外，决一死战。这种果敢的英雄主义行为未能使阿劳丁后退，拉吉普特人纷纷倒在战场上。接着，阿劳丁又率军征服米瓦尔王国，占领了吉大要塞。据说阿劳丁听说著名的巴德米尼长得非常美丽，想攻占这座城市以占有她。这种浪漫故事缺乏历史根据，不足为信。拉吉普特人在其首领拉纳·拉坦·辛格率领下英勇战斗，但象兰桑堡守军一样，终告失败。之后，阿劳丁又相继征服了乌杰安、曼都、达尔、钱德里等地。至此，北印度便被置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

**马立克·卡夫尔** 但是，阿劳丁从不满足。1307年，他派出一支军队，由黑人将领马立克统领，前往征服德干。卡夫尔席卷了整个德干，占领了迪瓦吉里，缴获大批财物。之后，他奉命去征服瓦兰加尔王国。瓦兰加尔国王奋力抵抗，但不久亦被征服。马立克·卡夫尔满载战利品归来，据艾米尔·胡斯娄所记，这些战利品由一千头骆驼驮运。

**征服德干(1310—1311年)** 1310年，卡夫尔又带领一支队伍奉命南征，征服了霍耶沙拉王国，国王被解送德里。随同国王一起的，还有大批战利品。这时，在印度最南部地区仍在进行着战斗，那里是潘德耶斯王国。一位要求执掌王位的人，此前曾向苏丹寻求帮助。所以早在1310年，卡夫尔就被派到那里增援。当卡夫尔到达马都拉时，摄政王已经逃

走，丢下了兰尼城。卡夫尔进驻这座城市，获得巨额财富。随后，他继续南进，于1311年抵达南部最后一座城市拉米斯瓦拉姆。他沿途搜缴了大量财富，以致到达德里时已说不清有多少。史学家们都以“不计其数”来形容这笔财富。德干被征服并长期处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直至图格鲁格王朝的末日，后来它在巴曼人的统治下达数百年之久。

**阿劳丁——印度君主** 阿劳丁这时已成为全印度的国王，他确是强大无比的。他以独裁的方式行使统治。他虽是一位出色的穆斯林，却不容许宗教法官干预政治事务。必要时，他能够非常严厉而不相信姑息手段。他改革行政，限制饮酒，禁止贵族秘密集会；他还建立了秘密警察部队，推行正式口粮定量制度，固定食品价格，建立正式军饷津贴制度并确定了土地税。法律禁止私人囤积，黑市活动或非法手段受到严厉惩罚。他的行政管理才能是非常高超的，史学家们认为，象这样的国王是前所未闻的。但他的结局是不愉快的。马立克·卡夫尔变得极有权势，开始参与王室阴谋。当国王年迈时，卡夫尔便开始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阿劳丁于1316年病死。据说，卡夫尔与国王的死不无关系。如果我们忆及卡夫尔后来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出，这种怀疑是颇有根据的。阿劳丁的死，使国家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统治者，一位伟大的军事首领和一位杰出的施政者。

**阿劳丁的后继者们** 阿劳丁的继任者们是一些可怜的君主，他们只是马立克·卡夫尔手下的傀儡。卡夫尔囚禁了王后，把阿劳丁的儿子们个个弄得双目失明。接着，他便以铁腕进行统治。可是，由于他的行为过于残暴、野蛮，激起了朝臣们的不满，宫廷卫队在贵族们的支持下，起而反对他，并在一天夜里把他杀掉了。他们到处寻找继承人，发现阿劳

丁的一个儿子仍然活着，处在囚禁之中。此人名叫库布丁·穆巴拉克，是个十七岁的青年，一个性格不很坚强的人。既然不得不选择一个继承人，于是就把他立为苏丹。可是，他实在是个不合适的人选。这个年轻的苏丹当政不久，就开始过另一种生活，与他父亲适成鲜明对照。

**穆巴拉克（1316—1320年）** 他当政后不久，就沉迷于寻欢作乐。结果，他父亲建立起来的有效的行政管理开始垮下来。他结交卑贱者，其中有个出身于低级种姓的古吉拉特印度人，他伪装接受伊斯兰教，取名胡斯娄·汗。在胡斯娄的影响下，苏丹的行为越发不端，久而久之，他的言语愈来愈下流。他公开与娼妓厮混，还把她们带到朝廷中来。他狂妄地割断他对巴格达哈里发仅有的一点忠顺，而在他以前，印度的苏丹们都一直保持着对哈里发的忠顺。他唯一的优点，是他在战斗中勇敢、甚至莽撞。在平定迪瓦吉里的哈瓦拉迪瓦的战斗中，在他身上看到了他那伟大的父亲的军事技巧的一现。但在这次征讨以后，他把战争留给了胡斯娄，后者轻易地征服了拒不忠顺的瓦兰加尔王。他在这里勒索一笔贡赋后，返回德里。其间，苏丹发现了一个谋杀他的阴谋，并进行了无情的报复，他的堂兄弟、甚至那些在格瓦里尔亚已双目失明的众兄弟亦不能幸免。这以后，他更不把谨慎行事放在心上，醉心于放荡无羁的生活。不久，首都就出现了无视法律和秩序的现象，叛乱活动猖獗于全国各地。显然，这种状况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最后，胡斯娄·汗在古吉拉特发起一支四万人的军队逼进德里，于1320年4月处死苏丹。

**胡斯娄（1320年）** 胡斯娄登位时，号称纳赛鲁丁，他犯下了比穆巴拉克更为严重的暴行。他娶吉兹尔·汗的遗孀、美丽的迪瓦尔·迪维为妻，并把王室女眷许配给他的低

级种姓的追随者们。他以作印度教徒的国王为目标，公开诅咒伊斯兰教仪式。在他当政时期，他下令亵渎《古兰经》，公开在清真寺里供奉偶象。他的过激行为，连印度教徒亦感到惊愕，而穆斯林则为之愤恨。他们请求旁遮普的迪巴尔普尔总督加吉·马立克（齐亚苏丁·马立克）拯救这个苏丹国。他率军南下，打败了纳赛鲁丁·胡斯娄，并把贵族们召集在一起，询问他们还想把哪个王子立为国王。竟未留下一个王子！于是，他们便请他接管政府。他表示同意，遂为第一个图格鲁格苏丹。

**图格鲁格王朝（1320—1413年）　齐亚苏丁（1320—1325年）**　图格鲁格王朝的奠基人齐亚苏丁是一位年迈者，但他保持有良好的记录。他经常说——这当然也是对的——他在同蒙古人作战方面，比他能记起的任何人所获得的胜利都要多。他仍然精力旺盛，在他执政的短暂时期，他征服了德干北部的瓦兰加尔，并于1324年征服了东孟加拉。他鼓励发展农业，纠正了滥收赋税的恶习，改善了邮政制度，驿马每日可行二百余里。在他长期担任过总督的木尔坦，他为圣贤鲁坎·阿拉姆建造了一座具有波斯建筑风格的八面陵墓。他过着质朴的生活，极受世人尊敬。他死于一次阴谋，人们怀疑苏丹的长子珠纳参与了这项阴谋。

**穆罕默德·图格鲁格（1325—1351年）**　珠纳亲王继任他父亲的王位，号称穆罕默德·图格鲁格。这位国王是个不寻常的人物。他在中世纪史里被描绘为最杰出的人物。有人称他为伟大的将军和杰出的天才。当然，他是非常博学的，因为他可以同国内最有学问的人谈论哲学或逻辑，形而上学或宗教，数学或天文学。他的思想真可以抵得上二十个国王的才智，但他却过着非常朴俭的生活，十分谦逊、和善。他

从事许多事业，而且大都有充分的理由作依据，但一项也未获得成功。其原因可能在于，尽管他对事物有着广博的理论知识，但却缺乏实际常识。受过专门训练的同时代的观察家们的记载，如曾在他的朝廷里度过数年的伟大的伊本·巴图塔和印度出生的齐亚乌丁·巴尔尼的记述，都对这位国王表现出一种奇异莫解的看法。他甚至把他自己的朝臣和朋友们弄得迷惑不解。毫无疑问，他性情急躁，固执己见。他要求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容不得反对意见，尽管有时他也能谦逊行事。这也许是因为，在他的许多项光辉的计划失败以后，他变得有些反复无常。他的脾性愈来愈捉摸不定，惩罚也愈加严厉。晚年，他确信，大家都反对他。

**图格鲁格的改革** 他的第一项改革是重新确定都伯地区的税收。那里的人们怨恨征收额外税，即令他们在开始时能够完纳。后来由于发生饥荒，人们的不满就更加强烈。他们拒不纳税，收税官又毫无怜悯表示，因此，老百姓极其痛苦。苏丹听说这种情况后，便向农民提供贷款，为他们打井，并把贫瘠的土地收归国家经营。但是破坏早已造成，农民们已经失去信心，纷纷迁居到其他地方。这使苏丹甚为不快，于盛怒之下，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惩罚。

**迁都** 由于蒙古人总是在敲击着他那广阔帝国的大门，苏丹决定把首都迁往中心地区。他选择迪瓦吉里老城德拉塔巴德作为新的都址，在那里兴建了优美的建筑物，大批的新住宅，还有一条直通德里的宽敞的公路，请求臣民们搬到新都去。一些人拒绝，一些人迟疑，一些人快快不快地搬去，于是他便强制他们迁移。他们央告说，因为故土难离，他们不愿迁居。苏丹争辩说，德拉塔巴德更适合作为首都，它位于帝国的中心。但是老百姓不能象苏丹那样不动感情地来看

待这件事。苏丹发给迁居者大量迁居费，尽量做得通情达理，但这项计划终告失败。一些时候以后，首都不得不再次迁移。这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给人们带来了痛苦和不满。正是因为这样一些措施，造成了国库空虚。

**象征货币** 由于金钱短缺，苏丹开始推行象征货币。具有金、银货币面值的铜钱被投入流通。今天我们有纸币，无人抱怨。由政府签署并盖有印戳的一张纸币，可以表示许多卢比。但是，图格鲁格的措施为时过早，人民无法理解。政府的信誉也值得怀疑，所以这项措施遭到了失败。

**蒙古人的入侵** 蒙古人再次侵入印度。他们象往常一样，劫掠了旁遮普，几乎打到德里。一些史学家认为，苏丹战败了蒙古人；另一些史学家认为，苏丹是以金钱把他们贿赂走的。无论事实真相如何，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蒙古人虽然离去，但苏丹很少或根本未赢得威信。

**征服世界** 苏丹同阿劳丁一样，梦想征服世界。他聚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企图征服阿富汗斯坦、呼罗珊乃至中亚。但是，把一支印度军队派往遥远的北部，通过寒冷的山区，这是不明智的，特别是在敌对的蒙古人坐等时机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苏丹可能想为人们留下他是一个强大的君主的印象，但最后连他自己也被说服放弃这一不切实际的想法。可是备战耗费了大量金钱。不久，加尔瓦尔地区的喜马拉雅部族人起而反叛；也许他们就是现代尼泊尔人的始祖。1337年，苏丹派遣一支远征军，进入那个寒冷的、无人居住的地区。这支军队初期取得一些成功，后来全军覆没，士兵们死于严寒、冰雪和饥饿。人们曾认为，癫狂的苏丹打算征服西藏和整个中国，这是不确实的。这只是一次例行的惩罚性的远征，但进行得很不顺利。人们对此深为不满，整个帝国开始

骚乱。

**国内动乱** 这些骚乱不久就发展为有组织的叛乱。木尔坦和信德总督吉斯鲁·汗首先发难。穆罕默德·图格鲁格自德拉塔巴德北上，平定了这起叛乱，但其他起叛乱取得成功。1335年，马拉巴尔总督加拉鲁丁宣布独立。苏丹这时正在旁遮普作战，立即前往镇压，但在途中他的军队为时疫所阻。加拉鲁丁长期保持独立，他的王室在马都拉当政到1378年。在克什米尔，沙·米尔扎建立了一个穆斯林王朝，当政于1346—1589年。1338年，孟加拉脱离中央，成为法克鲁丁治下的一个独立行省。苏丹被迫放弃德拉塔巴德之后，德干北部的酋长和贵族们起兵叛乱，于1347年建立巴曼尼王朝，定都德拉塔巴德，首任国王是阿劳丁·巴曼沙。这位著名的国王在德干历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曾多次与维加亚纳加尔的强大的印度教王国作战，维加亚纳加尔王国于1335年建立于米索尔。巴曼尼王国后来分裂为格尔康达、比加普尔、比达尔等五个小王国，但它一直存在到奥朗则布时代。

**菲鲁兹·图格鲁格(1351—1388年)** 穆罕默德·图格鲁格死于1351年，贵族们吁请他的堂弟菲鲁兹即位。菲鲁兹对于这项请求并不愉快，因为穆罕默德·图格鲁格的副官以已故苏丹幼子的名义竞争王位。菲鲁兹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所以他把这件事提交由酋长和穆斯林教法官组成的议会讨论。议会宣布赞同菲鲁兹当政，因为他们认为，国家这时需要有一位象菲鲁兹这样稳健而富有经验的领导人。当然，穆斯林的印度确实需要一位能干的国王。穆默罕德·图格鲁格朝的虚幻的辉煌已使国家走向衰败，到处呈现一片混乱。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穆斯林王国的永久性的恶劣倾向和反反复复出现的悲惨故事。各省的总督全都获得了独立，中央

又长期处于混乱之中。

**秩序的恢复** 菲鲁兹·图格鲁格是一位能干的施政者，他使国家政府恢复了稳健。世人需要象菲鲁兹这样的具有健全能力的普通型的君主，而不需要象穆罕默德·图格鲁格那样的具有天才的反复无常的君主。他不去触动德干的巴曼尼王国及其瓦兰加尔侯国。对西印度的坎德什诸王，也完全听其自便。然而，孟加拉的统治者哈吉·伊尔叶斯却因苏丹国内的骚乱而更加有恃无恐，开始侵占中部国土。因此，菲鲁兹·图格鲁格亲自率军出战，于潘都阿附近击败敌军，但未能乘胜追击。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返回德里，人们是不得而知的。事实上，这次战斗并不是一次决战。数年以后，菲鲁兹又作了第二次尝试，但也未获得最后结果。实际情形很可能是这样的：菲鲁兹虽是一位能干的君主，一位好的组织者和一位稳健的人，却不是一位军事统帅。第二次战斗，有一件事值得注意。1359年他在去孟加拉途中，曾在扎法拉巴德停驻，并在那里建立了一座城市，取名为珠纳普尔，以此作为对他的堂兄弟珠纳的深情怀念。这座城市后来成为一个小王国的所在地，并成为学问中心。

**在奥里沙和信德的征战** 在第二次远征孟加拉的归途中，他向奥里沙国王发动了进攻。奥里沙国王闻讯逃跑，并向菲鲁兹送去了礼品和贡赋，以表归顺之意。菲鲁兹接着攻打并占领纳加克特要塞。在这里，他发现了三百部梵文典籍，并下令将它们译为波斯文。他的另一次征战是重新征服信德，这用了两年时间。在这里，他不得不首次撤退，但是由于从德里来的援军的赶到——在那里他留下了一位能干的大臣汗·加汗·马克布尔——因此，他在取得信德人承认他的权威上获得了成功。

**菲鲁兹·图格鲁格的性格** 菲鲁兹兴建了许多城镇、清真寺、浴池、渠塘、运河和桥梁。他还开办了许多所医院和学校。据记载，他在德里住宅区周围修建了多达一千二百座花园。他保护科学的发展，是个非常虔敬的人。他鼓励人们接受伊斯兰教，但不使用强制手段。他减轻了赋税，鼓励发展农业，国家的财政状况逐渐得到好转，增强了支付能力。当他在1388年死去时，苏丹国家已处于相当强大的地位，虽则他的继任者们过于软弱，以致未能长久保持中央的尊严和权力。

**后图格鲁格王朝** 后图格鲁格王朝没有多少值得评述的东西，但穆斯林的印度的另一些事件却值得注意。巴曼尼的国王们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并首次在战争中使用大炮。1367年，他们首次打败维加亚纳加尔国王。为祝贺这次大捷，兴建了古尔巴加大清真寺。

1401年，马尔瓦正式独立。戈里和卡里吉的一个家族在那里一直当政到1531年。这个家族的著名国王胡桑·沙（1405—1531年）加固了曼都城，在那里修建了著名的印度教神庙和大清真寺。曼都城的建筑保存至今。

珠纳普尔在一个东方王朝的保护下取得独立，这个王朝为宦官马立克·沙瓦尔及其过继的儿子们所建。这个世系的第二代统治者伊卜拉欣·沙（1402—1436年）是个文化人，他保护文艺。珠纳普尔大清真寺，是这个时期地区性繁荣的证据。古吉拉特也有一个小的、但却是独立的王国，它存在于1396至1572年间，关于这个王国留待以后详述。

**帖木儿的入侵（1398年）** 图格鲁格末代王朝苏丹马茂德当政时期，帖木儿突然闯入印度。他象一股飓风似地席卷了旁遮普，穿过德里和米鲁特，沿着一条环绕北部山区的路

线返回。帖木儿以征服为荣，毁灭接踵而至，所到之处，尸骨遍野，目不忍睹。他不大相信宽恕和赦免，虽然他不曾凌辱职业学者。凡反对他的，必被消灭和践踏，无论他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人们相信，仅在德里周围，他就下令处死了十万名俘虏，其中大部分是印度教徒，因为他发现，他们妨碍他推进，在战斗时需要留下大批军队监护他们。在返回途中，他在哈德瓦尔打败了两支印军，攻占康格拉，劫掠查谟。他在他的自传中解释了掠夺德里的正义性，虽然他表示某种遗憾，说这个乱子是印度贵族及其追随者们闯下的。据说印度人袭击并杀死了一些土耳其士兵，这些人当时正在德里大街游逛，或买东西，或观光。他未触动木尔坦和拉合尔总督吉德尔·汗·赛义德。

**赛义德王朝(1414—1451年)** 吉德尔·汗自称是先知的后裔，所以他的王朝称为赛义德①王朝。吉德尔·汗于德里即位时，他的苏丹国已缩小为一个小公国。为了维持他的统治，吉德尔·汗和他的好战的宰相不得不经常与优势的敌人作战。吉德尔·汗死于1421年，由他的儿子穆巴拉克·沙继承王位，他执政到1434年。他当政期间未发生重大事件，值得一提的是《穆巴拉克·沙王朝史》，这部历史写于他当政时期，作者是叶海亚·伊本·阿赫默德·希尔辛迪。穆巴拉克由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继位，但阴谋活动使他的统治缺乏效力，实权落入拉合尔和信德总督巴赫鲁尔·洛迪手里。最后于1451年，形势迫使巴赫鲁尔摄政。

**洛迪王朝** 巴赫鲁尔·洛迪是圣族中最强有力的人物。

① 赛义德，阿拉伯语的音译，原为阿拉伯部落首领的尊称，这里泛指圣族的后裔。——译注

他很快就使都伯的人们感觉到他的权力，并逐渐夺回了所有中部行省。他再度吞并加纳普尔，与拉吉普特人开战，并战败格瓦里尔的统治者。巴赫鲁尔·洛迪是一位有勇气的将军。他也是一位精力充沛、富于谋略和慈善的君主。他本人未受过教育，但他鼓励发展文艺。他在经过一段长达三十八年的统治之后死去，他是在德里当政的第一个阿富汗人，以前的所有苏丹都是土耳其人。

**希康德尔·洛迪** 他的继任者是他的儿子尼扎姆·汗，尊号希康德尔·沙。他是这个王朝的三位君主中最能干的一个，他的统治区一直扩展到孟加拉。他任命达尔亚·汗为比哈尔总督，迫使提尔胡特、杜尔普尔和钱迪里三国王向他屈服。艾特瓦、布亚纳、考尔和格瓦里尔全都被置于德里苏丹国的控制之下。他不得不终生战斗，但他勇敢地面对敌人，随时准备迎接任何危机。他是一个坚定、正直的君主，具有许多优秀品质。他赞助文艺，他本人就是一位诗人。他以主持正义著称，甚至国内最贫困的人，也可以到他那里去倾诉不满。他的行政管理是有效力的，因此他当政时期以和平和昌盛为其特色。他是个正统派穆斯林，坚持相当严格的观点。

**伊卜拉欣·洛迪（1517—1526年）** 他由他的儿子伊卜拉欣·洛迪继任。伊卜拉欣是一个出色的军事统帅，但缺乏政治知识。他又是一个非常专制的人。他试图限制他手下的阿富汗贵族日益增长的权力，这些人曾经是国家的中坚。他这样做，首先失去了他们的同情，接着失去了他们的忠诚。他们开始藐视他的权威，这使苏丹愈加愤怒；而且或许不够明智的是，他强化了镇压手段。这个行动在全国各地引起叛乱。达尔亚·汗在比哈尔脱离中央，而苏丹自己的亲属

道拉特·洛迪和阿拉姆·汗·洛迪则请求巴贝尔从喀布尔到这里来。巴贝尔于1526年来到，于潘尼巴特首战击败伊卜拉欣·洛迪，并在印度建立莫卧儿王朝，关于这个王朝，我们将在后章里论述。

**德里苏丹国——东部哈里发国家的一部分** 一件必须清楚了解，甚至今天的史学家也予以承认的事实是，德里苏丹国实际是东部哈里发国家的一部分。在我们讨论的整个这段时期，德里苏丹国欣然承认，首先是归顺巴格达的阿巴斯朝哈里发，而后是归顺开罗的第二支系的阿巴斯朝哈里发。自马茂德·加色尼时代起，苏丹们一向寻求哈里发的承认，并愉快地接受这种承认。甚至穆罕默德·图格鲁格也寻求这种承认，而在菲鲁兹·图格鲁格时代，不仅菲鲁兹苏丹，而且巴曼尼国王也接受开罗的阿巴斯朝哈里发的宗主权。这仅仅是一种名义上的顺服，只是时而送去些礼品，以示敬意；但是，穆斯林国王们寻求这种关系的事实，说明了当时流行于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宗教和文化上的亲缘关系。穆斯林认为，印度是个穆斯林国家。旅行家、神学家、诗人、哲学家和冒险家们，自然而然地来印度避难，或试试运气，如同五百年前他们在西班牙或中东那样。这里流行的法律是教法（沙里亚），即穆斯林的法规；流行的语言是波斯语，至今它仍是伊斯兰世界大多数非阿拉伯国家使用的语言。

**政府** 政府是中央政府，一切权力归苏丹。所以朝廷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中枢。苏丹下设一名副职，称为“维齐尔”，其权力的大小，取决于苏丹是否有能力处理国务。如果苏丹精力旺盛，亲自理朝，自己做决定，自己制定法律并亲领军队，维齐尔便只是执行命令。如果苏丹软弱，实权，有时是危险的权力就落到了维齐尔的手里。国王通常有一支

由奴隶组成的卫队，大都是突厥奴隶——他们与本地人没有联系。这些奴隶保护苏丹，对付贵族们的阴谋。

**内政管理** 内政管理以一位大臣为首，他的真正的职权范围是管理金库和税收。这个官职薪俸高，拥有大量产业，这也许是必要的，因为他的职位重要。他通常设有两个副职，一是总统计官，一是总监察官，当然二者的职责可以互换。首席法官称为“卡吉—马马里克”，兼管宗教事务，如宗教基金或捐赠制度等。军事首领称为“阿里德—马马里克”，其职责是负责征兵、军事训练、军饷和军队的编制。

**收入** 收入有两个来源。既是穆斯林国家，穆斯林当然要完纳天课和土地税。免服兵役的印度教徒须缴纳人头税。同过去一样，五分之一的战利品收归国库。矿场及其产品归国家所有。国库还留有一项储备，这是历代苏丹们的惯例。穆罕默德·图格鲁格发现他的象征货币计划失败后，他便收回了他下令发行的所有铜币，兑换为国库里储备的金、银币。

**军队** 军队通常分为步兵和骑兵。在印度，穆斯林还使用战象。他们使用火药较晚，是从巴贝尔那里学来的。巴贝尔于1526年来到印度，他在潘尼伯特首次战斗中，消灭了伊卜拉欣·洛迪的优势军队，因为他拥有一支炮兵。军队里有各种人组成的士兵，包括突厥人、波斯人、巴坦人、印度人，甚至还有印度教徒。编制采用十进制。最低一级军官统领十名骑兵。最精良的军队是阿劳丁的军队；最缺乏组织的军队是洛迪的军队，他的军队任何人都难于控制，因为士兵们归贵族所有，是以封建的系统组织起来的。

**穆斯林统治下的印度教徒** 不幸的是，同时代的史学

家，如敏哈杰·沙拉杰、哈桑·尼扎米或乌比等，对穆斯林国王的征服作了夸张的完全不可信的描写。在他们的笔下，每次战斗的伤亡人数竟达到了荒诞无稽的程度。这些作者们的研究表明，穆斯林似乎成了一群掠夺成性的豺狼，其唯一的乐趣就是屠杀印度教徒。这是一种为现代研究所摈弃的陈腐观念。仅举一例。与库布丁·阿尤伯克同时代的哈桑·尼扎米在描写征服阿吉米尔时写道："当阿吉米尔王——他的勇敢是远近皆知的——听说胜利之师和吉祥如意的军旗（指穆斯林军旗）到达时，便披挂好战袍、盔甲，前往迎战。他率领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冲过山谷，越过荒漠，这支军队的人数，从美术馆的图画里是想象不出来的。当长着乌鸦脸，乘坐在象背上的印度教徒开始敲击白色贝壳时，你会说，一场以河为界的大战正在青山下展开"。作者接着提供了这次战斗的伤亡人数，"十万印度教徒就这样转瞬间离开人世，下了火狱"。这根本不是在叙述事件，好在哈桑·尼扎米是最坏的典型；另一些史学家的记述较为谨慎，狂言妄语也少些。事实是，他们企图给读者留下这样一种印象：穆斯林为一种崇高的理想所鼓舞，对于异教徒，即令不能在战场上射杀，也要穷追至天涯海角，直到把他们俘获处死，以示虔诚之心。幸运的是，这种报道极少为事实所印证。

**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关系** 马茂德的加色尼朝的骄傲——大学者比鲁尼，曾在旁遮普度过数年，研究人民的宗教、科学和哲学。他的观察极其重要，因为这是一位有文化的、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的观察，一位极其诚实的人的观察。他观察到，初期由于印度教徒自然而然的忿怒，他们是非常敌对的。但是当着入侵的火药味逐渐烟消云散，穆斯林的统治牢固地建立起来以后，他们看到，穆斯林公正地对待臣民，不

污辱他们的人格或强夺他们的财产，不干预他们的宗教活动，甚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在金币的背面还使用当地的文字和印度教的象征符号，于是他们开始接受外来的统治，两个民族之间开始有了相当的了解。穆斯林自然处于少数，但由于他们的奴隶和仆从是从各民族中召来的，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与当地人来往，而且一种新的方言土语开始形成。穆斯林神学家们开始以其人道主义思想，向群众呼吁。苏菲派信徒与印度教圣人之间开始产生爱慕、同情和一定程度的互相尊敬。伊斯兰教对于印度教和印度人的思想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将在后一章里讨论。

**文艺** 很早以前，波斯文学就在穆斯林世界的这个部分受到了鼓励。这是不奇怪的，如果人们想到，在旁遮普建立穆斯林统治的马茂德·加色尼是一位前所未有的文艺的伟大保护者。著名史学家和数学家比鲁尼原是从中亚来到这里的一个俘虏，实际居住和生活在拉合尔。赛义德·阿里·胡杰瓦里——又以达塔·根杰·布克斯为人们所熟知——是这时期拉合尔宗教研究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攻占德里以后，研究中心又转移到那里。库布丁·阿尤伯克同他之前的马茂德一样，对待诗人和学者非常开明，曾以捐赠十万卢比著称。哈姆杜拉·穆斯塔维记载说，马茂德每年拨给当时的诗人和学者们四十万第纳尔。著名诗人、学者、科学家和哲学家温苏里，是加色尼大学的一位教授。穆斯林国王们都深深地热爱文艺，据莫卧儿朝史学家菲里斯塔所记，即使是在那个只字不识的严厉的阿劳丁·哈尔吉国王当政时期，宫殿、清真寺、大学、浴池、陵墓、要塞以及各式各样的公共建筑和私人建筑也都奇迹般地建立起来。从各地来的有识之士全都汇集在德里，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大学里集中

了四十五位精通科学的学者。由于蒙古人入侵中亚，许多有学问的名士失散各地，其中有许多人来到了德里。以“印度的歌鸟”著称的诗圣艾米尔·胡斯娄就活跃于包尔本和阿劳丁·哈尔吉当政时期，逝世于齐亚苏丁·图格鲁格时期。另一位大学者是德里的谢赫·尼扎穆丁·哈桑，他是德里的尼扎穆丁·奥里亚的弟子，是一位著名的诗歌和散文作家。

**史学家比鲁尼（970—1038年）** 许多著名史学家为我们留下了关于这时期的同代人的记述。他们大都著述“世界史”，从人的起源谈起。较晚期的史学家菲里斯塔甚至写了史前印度史，他的著述以轻信和富于想象著称，缺乏历史的准确性。但是也有一些著名的史学家，其中包括前文已提及的杰出的阿布尔·雷汗·比鲁尼，他是一位科学家和学者，著述过多种学科的著作。他还精通梵文，研究过印度科学和哲学，译过梵文的标准本著作，并以印度特有的思想和语言丰富了波斯语。天文学家、几何学家、物理学家、史学家和逻辑学家比鲁尼在他的《信德史》一书中，研究了印度文学和科学，这本书写于十一世纪初叶加色尼时代。

**伯哈吉** 另一位史学家是穆罕默德·加巴鲁尔·乌比，他在《Tarikh-ul-ramini》一书中写了苏布提金和马茂德时期。他的著作被后世史学家们，特别是著名的菲里斯塔广泛地引为马茂德征服史的史料来源，因为他是苏丹马茂德的书记官，曾随他一起漫游各地。这个时期的第三位史学家是阿布杜勒·菲兹尔·伯哈吉，他的《伯哈吉史》，写到这一早期阶段。不幸，这部书的大部分书稿已经散失。伯哈吉以他对自己和其他史学家的品格的期望，赢得了现代人的热爱。他说：“只有经过困难，才能获得历史知识，或历经艰辛，周游世界，或研究有价值的典籍，从中弄清楚真实情

况。史料出处必须真实可信，确有价值；分析应当合情合理，这样才能证实你的论点。写出的书应当是这样一部著作：读者和听者不会提出异议，而是欣然接受它的论断。这些是最起码的条件。人们大都天生喜欢荒诞故事，胜似真理。我写这部历史，力图做到：无论写什么，必须通过我自己的观察，或通过我获得的可靠的史料来源”。

**乌菲** 这个时期的另一位史学家是大毛拉努鲁丁·穆罕默德·乌菲，他生活在伊尔图马斯当政时期。他写了一部引人入胜的书，名为《故事集和历史的说明》。这是一部有趣的集子，内容涉及相当大的一个地理区域。不过，这部著作在性质上更象一部浪漫史。它似乎是从一系列著作中推导出来的，这些著作作者已经列出。它提供了关于以往历史人物的一些非常有趣的杂闻。例如，书中有一段关于马茂德及其对他的朋友、阿亚兹的妹妹的爱慕的浪漫轶事。马茂德情绪低落，因为他又想与她结婚，又害怕招致邻近国王们的非难而失去尊严，原因是她是一个奴隶的妹妹。他与他的谋士阿布·纳赛尔·米斯卡尼商议，米斯卡尼聪明地告诉他，过去的许多国王都曾和出身卑贱的姑娘结婚；他还举出纳希尔旺和巴拉姆·戈尔的父亲库巴德的例子。马茂德的疑虑终于消除，同这位姑娘结了婚。这部书中还有一些关于马茂德入侵印度、他的儿子们之间的争吵以及关于其他穆斯林国王的非常有趣的故事。

**敏哈吉·希拉吉** 我们提到的最后一位史学家是敏哈吉·希拉吉，或称阿布·欧麦尔·敏哈珠丁·欧斯曼·伊本·希拉珠丁·珠尔坚尼。他于1227年来到印度，被任命为乌齐学院的院长，乌齐一度是大学术中心，现在是巴基斯坦巴哈瓦尔普尔地区的一个村庄。他曾在伊尔图马斯、拉吉亚和

巴拉姆手下供职，后来在纳希鲁丁·马茂德苏丹朝下找到了差事，当上了纳赛尔学院院长。该院是在苏丹的赞助下，于德里建立的。包尔本当政时期，作者再次得到荣誉，被赐予一个村庄。他终于获得了沙德尔一贾汗的尊号，并被任命为教法官（卡迪）和德里行政长官。他把《纳赛尔史》奉献给苏丹纳希鲁丁，这部著作是以苏丹的名字命名的。这是一部世界史，从早期一直写到纳希鲁丁当政时期。自然，它谈到了所有圣人，包括先知的祖先，所有穆斯林统治者或王朝。这部著作受到印度和欧洲的作家们的高度尊敬。它被菲里斯塔、埃尔芬斯顿、斯图亚特、培伦和其他权威大师们誉为一部“具有高度权威的优秀著作”。这种赞誉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作品的风格朴实、明快，论述亲切、中肯，事实确凿有据。作者避免了冗长松散，著述非常认真。这部著作分为二十三章，涉及广泛领域。直到今天，它仍然不失为一部珍贵的历史著作。

**经济状况** 自古以来，印度就以富庶著称。就连公元前五世纪波斯大帝达里优斯留下的碑志，也证实了他的大帝国的最东部行省信德的富有。甚至到十五世纪，信德仍然是个富饶的地区。十四世纪来这里访问的伊本·巴图塔，说它是一个布满着花园和绿洲的国家。后来土地逐渐干涸，但在本章讨论的土耳其—阿富汗时期，除拉吉普特外，整个上印度是一座大粮仓。经营农业是主要的经济活动，粮食是国家的重要出口物之一。当然，那时还没有象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工业，除德里及其附近地区的生产丝织品和漂亮的棉织品的皇家工厂外，全国各地都设有作坊工业。西部的古吉拉特和东部的孟加拉尤以出口棉织品著称，商人们从这里出发到穆斯林的中东、马来亚和中国。也生产毛线、白糖、金

属、木器、陶器等。纸张以及剑、弓、箭等产品也出口到遥远的国家。甚至还生产酒、香水等奢侈品，供国内销售和出口。十世纪和十一世纪的两位作者伊本·库尔达巴和布珠尔格·伊本·沙里亚尔，在他们的著作里都谈到了这个国家的奇观和富有，提及药材、橡胶和粮食的出口以及孔雀、猴子和奴隶。国家显然是富足的，但财富在居民中的分配甚至比今天印巴次大陆更加不平等。包尔本的谋士和大臣艾米尔·胡斯娄说过这样一段值得称颂的话："王冠上的每一颗珍珠都凝聚着贫苦农民的血和泪"。另一方面，我们不要忘记，大部分村庄是自给自足的，村民们过着俭朴的生活，总的说来，当时人民的生活还不象后来那样苦。

**社会状况** 由于印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着劳动分工的国家，社会自然会出现等级，统治者（拉加）和被统治者（帕拉加）之间界限分明。但是国家的社会等级愈明确，有着民主社会传统的穆斯林愈难以接受。甚至还在加色尼朝时期，印度教徒就已经担任高级官职，而现在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特别是与那些已经接受伊斯兰教的人们之间的区别，已开始消失。贵族们拥有自己的封地（加吉尔），他们大都雇用印度教徒，尽管他们的奴隶随从来自各个民族。释放奴隶是一件善行和对先知的顺从，所以奴隶们常常获得自由，其中能干者被委以重要的官职。妇女，无论是在穆斯林当中，还是在印度教徒当中，都实行隔离，但她们享有受尊敬的地位，并以其忠顺和献身精神而负有盛名。教育，虽在男性居民中，特别是城镇里受到鼓励，但对妇女则认为是不必要的，因为妇女被认为只忙碌于家务事，其社交范围也仅限于她们自己的小天地。蓄奴制度仍然流行，女奴成为上等人家生活的一大特征。在印度教徒中，仍然流行着古老的传统。

**与马来亚的关系** 鉴于伊斯兰教是在这个时期在东南亚诸岛获得立足点的，因此有必要追溯一下印度与东印度之间的关系。出现在这些岛屿的首批印度居民是在公元一世纪，但据有关记载，关系史是从阿苏卡向下缅甸和马来亚派遣佛教僧团开始的；印度文化随着印度商人而至，这些印度商人当时正忙于印度、孟加拉和东印度之间的商业活动。在第一章里，谈到了埃及、印度、东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古代海上贸易。希腊——罗马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托勒密，在他的《地理》一书中提供了一幅马来半岛的地图，称它为“金色的半岛”，这个名称与拉马亚纳所说的“金色的土地”颇为相近。纪元后前三百年间，印度的商业活动日增，印度居民区逐渐成为重要的、富裕的商业中心。二百年后，他们在各地传播了印度文化，全地区的宗教和艺术都是印度教的。不久，在这里就发生了婆罗门教与佛教的冲突，渐渐地，一个以毗瑟奴宗为主要特征的综合性宗教——佛教也卷入其中。七世纪末叶，以南苏门答腊盘盘为首都的希里维加帝国，成为东南亚的政治和商业强国。在其极盛时期（1180年），它控制了整个苏门答腊、马来亚和西爪哇地区，它的统治权威为远至东部的福摩萨（台湾）和锡兰（斯里兰卡）所承认。希里维加的希兰德拉王朝的统治者们是些佛教徒，他们保护宗教艺术，中爪哇的保罗班德尔大凯旋碑就是一个证明。十一世纪，希兰德拉王朝受到南印度的海上强国乔勒斯的挑战，后者侵入希里维加领土。但是，希里维加帝国的真正衰落开始于东爪哇的马特兰王国（它在1050年因王室相争分裂为两个国家，其中卡迪里发展为海上强国），为一个以辛哈沙里为中心的新王朝所灭。正是这个新王朝，出现了一个能征善战的卡塔纳拉国王。卡塔纳拉（1268—1292年）约于1286年

侵入苏门答腊，征服该岛大部，他的军队留驻这里达十七年之久。他在苏门答腊东南部建立马来亚傀儡政权，希里维加帝国丧失了所有海外领地。辛哈沙里王国统治时间不长，因为从中国派来了一支元朝远征军，对卡塔纳拉的傲慢进行惩罚，因为卡塔纳拉逮捕并驱逐了元朝大汗派来的使节。其间，被废黜的卡迪里王室策动了一次地方起义，推翻卡塔纳拉政权，处死了这个武王。但是他的儿子在元朝军队的支持下，赶走了卡迪里亲王。之后，他调集自己的军队，迫使中国人撤退，并在马加巴希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他的后代们使马加巴希成为一个强大的王国，到十四世纪，他们已经控制婆罗洲、苏门答腊、菲律宾的一部分和马来半岛，成为一个大商业帝国。这个王朝的最后一个强大的君主是哈亚姆·乌鲁克，他于1389年死后，马加巴希政权走向衰落。

**伊斯兰教来到东印度**　伯拉克港是马加巴希在苏门答腊自称享有宗主权的北部港口之一。意大利商人马可·孛罗于1292年从中国归国途中，曾到这里访问。他在他的《游记》中谈到，由于奔忙于远东商道的外国穆斯林的传教活动，伯拉克的许多居民已经皈依伊斯兰教。这里的另一港口比塞已在穆斯林的手中，它的第一代穆斯林统治者死于1297年。事实上，伊斯兰教主要是通过在这些港口城镇定居下来的商人与当地居民互相通婚传播开来的。这些商人中的更富有者，已经占有重要地位，有些已成为当地的统治者。比塞的首任苏丹与伯拉克酋长的女儿成亲，是一件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件，因为它在人们的心目中增加伊斯兰教的荣耀和威望。苏门答腊沿海居民信奉伊斯兰教，确实应归功于古吉拉特和孟加拉的商人们，这些商人往返于印度与东印度之间的海上贸易。甚至富裕居民的墓碑也都在古吉拉特的坎贝港雕刻，然后

由海上运往伯拉克。东南亚的门户一经对伊斯兰教开放，这个宗教即迅速传播开来。原因之一是，在这以前的六百年间，整个印度洋的商业活动已经牢牢掌握在穆斯林的手里。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穆斯林把欧洲货物运来远东，运回丝和香料。在马来半岛，伊斯兰教最早出现于十四世纪，最先建立的穆斯林国家是马六甲国。它很快就成为穆斯林商业的活动中心，伊斯兰教就是从这里逐渐传布到整个半岛的。到十五世纪中叶，已有二十多个国家信奉了伊斯兰教。

# 第 九 章

# 波斯—伊尔汗人—帖木儿人—沙法维人—阿富沙尔人—赞德人

**伊尔汗人**① 我们在叙述后马木路克王朝时，曾提及蒙古人，这时他们已成为阿巴斯朝东部国土的统治者。我们还看到了旭烈兀汗如何被赐予阿姆河以南的全部土地。他的后代在波斯及其毗邻地区统治了一个时期，他的曾孙接受了伊斯兰教。因此，称为伊尔汗人的旭烈兀王朝的历史，是伊斯兰教史的一部分。

**伊斯兰世界（1260年）** 但是，首先概述一下这时的伊斯兰世界，或许是有益的。在马格里布②，穆瓦希德帝国已分裂为三个小王国：摩洛哥的马里尼德王国始于1269年；阿尔及利亚的齐亚尼德王国始于1236年；突尼斯的哈夫希德王国始于1230年。这三国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无意义的战争。到1250年，巴里马木路克人已从阿尤布朝的末代统治者手里接管了塞里奈卡、埃及和叙利亚。阿拉伯半岛也成为巴里马

① 伊尔汗人，蒙古人的一支，成吉思汗孙旭烈兀的后裔。1258年攻克巴格达后，建立伊尔汗国，建都大不里士。疆域以波斯和小亚细亚为中心，东自阿姆河，西到地中海，北起高加索，南至印度洋。——译注

② 马格里布，阿拉伯语“西方”之意，包括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译注

木路克人的藩属国。这些马木路克人及其后继者布尔及马木路克人（见第七章）曾长期统治这个地区。由于鲁姆的塞尔柱人的分裂，小亚细亚被分割为许多小王国和艾米尔酋长国。拜占廷人只占据着特里比赞周围的北部狭长地带，阿曼酋长国和希瓦斯酋长国的塞尔柱人已经复兴。到十三世纪末期，逐渐以奥斯曼人或奥特曼人著称的奥斯曼人，在小亚细亚大西北地区的比希尼亚找到了牢固的立足点。在印度，包尔本正在确立穆斯林的统治。而在巴格达——在这里阿巴斯朝的黑旗曾经飘扬了数世纪之久，如今已经换上了旭烈兀的马尾旗。

**伊尔汗国（1258—1349年）** 1260年，元朝皇帝忽必烈汗授予旭烈兀以伊尔汗的称号，划阿姆河以南为他的统辖区。伊尔汗意为波斯统治者。因此，旭烈兀及其后继者们在历史上以伊尔汗的名字而著称。这次任命后不久，旭烈兀就去世了。他决不是个有学问的人，但他能够接受经波斯国王们发展起来的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度。当时，尚未出现起义的任何征候，因为蒙古人是以进行可怕的惩罚而著称的；况且，蒙古人尚未在这些地区建立起可怖的统治。事实上，因蒙古人的入侵而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在伊尔汗的最高命令下，由当地官员加以修复的。伊尔汗本人死于五年后的1265年，他的统治权留给了他的儿子阿巴加。

**伊尔汗国与穆斯林的统治方式** 蒙古人素以异教徒著称，但是"异教徒"这个字眼总是被滥用的。穆斯林初到印度时，称印度教徒为异教徒，尽管印度教徒有着悠久而精致的宗教典制。基督徒称穆斯林为异教徒，只是因为他们当初并未仔细研究伊斯兰教，也许是因为他们不能容忍耶稣基督以后还有一个先知的观念，他们称耶稣为圣子。但是，如果说蒙古人

对宗教漠不关心，那倒是真实的。他们并不特别仇视基督教，仇视伊斯兰教的人也为数不多。他们自己倾向于佛教的一个宗派。他们身上有一件令人羡慕的东西，即他们善于接受别人好的东西。伊尔汗国的著名政治家和大史学家拉希杜丁说，甚至成吉思汗本人也为他的儿孙们雇用穆斯林家庭教师；而且成吉思汗在中亚的大部分代理人是穆斯林。原因很可能是，穆斯林是当时中亚唯一受过教育的民族。伊尔汗人早年就欣赏波斯人的才智，他们身边聚集了许多诗人、史学家和懂科学的人士，这些人一色是穆斯林。伊尔汗人统治的九十年间，波斯富有高级文学作品，当然穆斯林国家未再呈现出前五个世纪那样才智的百花盛开。伊尔汗人也并非邪恶的统治者。在其统治时期，王国享有和平而未受打扰。在伊尔汗王朝供职的两位大史学家珠威尼和拉希杜丁，就是最好的见证人。

**旭烈兀汗的继任者——阿巴加（1265—1281年）** 旭烈兀汗早期的一些继任者们倾向于基督教并寻求与基督徒结盟，而特别反对埃及和叙利亚的马木路克人，因为这些马木路克人曾经成功地与他们作对。旭烈兀的儿子阿巴加与君士坦丁堡迈克尔·帕利罗吉斯皇帝的私生女成婚。结果，他对欧洲的基督教君主们更加友好。他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往来的信件保存至今，这些信件清楚地说明了那个时代的国际阵线。一个例子可用以说明那个时代的强权政治和外交压力。这里我们引用英格兰的爱德华一世1274年1月26日写给阿巴加的回信，这封信本身就是最好的例证。

> 达伍德卫兄弟已到达我们朝廷，并向圣父和其他基督教国王递交了通过你们使节转来的信件。我们注意到，你们在信中所表示的对基督教信仰的热

爱，以及你们为从基督教的敌人手中拯救基督徒和圣地的决心。我们为你们实现这项神圣计划的宏图大志而祈祷。我们现在无法告诉你们我们何时到达圣地的确切消息，因为眼下罗马教皇什么事也决定不了。……

**外奥克辛纳遭到破坏** 毁坏中亚仅存的阿拉伯文明，是阿巴加的又一耻辱。一些城市如布哈拉，虽遭受过成吉思汗旋风式的袭击，仍然得以保存下来。中亚曾被赐予成吉思汗的一个继承人察合台汗。而今，窝阔台汗（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儿子）的孙子凯都拒绝承认忽必烈为他的大汗，这时中国和蒙古的版图已落入忽必烈的手里。于是，忽必烈把外奥克辛纳赐予察合台汗的孙子包拉克。包拉克侵入伊尔汗朝北部行省，到达呼罗珊，逼进到尼沙普尔。阿巴加在赫拉特附近迎战包拉克，将他战败。包拉克几乎被俘，逃到布哈拉，在那里接受了伊斯兰教。但是阿巴加是伊斯兰教不共戴天的敌人，所以包拉克去世后不久（1272年），他就派遣一支军队进入花剌子模和外奥克辛纳，把这里变成废墟。甚至光辉灿烂的布哈拉，也未能幸免于这次新的劫难。

**阿布鲁斯泰云战役（1277）和希姆斯战役（1281）** 征服包拉克之后，阿巴加觉得他已强大得足以进攻贝巴尔苏丹了，贝巴尔曾于1260年的阿云—加鲁特战斗中打败过旭烈兀。于是，他集结了一支由土耳其人、乔治亚人和其他民族组成的大军，于阿布鲁斯泰云迎击马木路克军队。战斗开始后，蒙古人几乎冲破贝巴尔的中军，但贝巴尔意志坚强，他集中他的军队，竭尽全力向蒙古人冲去。在他的凶猛的攻击下，蒙古人终于四散逃去。这次失败给阿巴加带来极大的耻辱，他更加决心要向马木路克人复仇。因此四年之后，于

1281年，他再次率领一支军队到达叙利亚的希姆斯城下。一场大战在城外的开阔地——伟大的穆斯林将军哈里德·伊本·瓦里德的墓旁展开了。战斗极为激烈。蒙古人的左军突破了穆斯林的右军；而穆斯林的中军粉碎了蒙古人的中军，这支中军是由阿巴加的弟弟、曼古一帖木儿率领的。曼古及其随军乱了阵脚，逃离战场。蒙古人再次战败，阿巴加的骄傲被打得粉碎，次年便死去了。

**马可·孛罗的旅行** 阿巴加当政时期以马可·孛罗的旅行而引人注目，这次旅行发生在他统治的末期，经过了伊尔汗的国土。马可·孛罗在大不里士附近进入波斯，经沙拉和卡香，转向东南，在那里，他先后经过叶兹德和吉尔曼。马可·孛罗对这里作了详细的描述，记述了它的丰富的物产，城里出售的商品，赞赏了卡香的丝和天鹅绒，吉尔曼的绿松石和铁器。他还访问了库希斯坦省，那里的漂亮的妇女，受到这位意大利人的高度赞扬。马可·孛罗提供的关于这个国家的地理细节是见闻性的，它在西方人对东方的了解上，远远超过了十字军。这样，马可·孛罗便把东方和西方连接在一起了。事实上，他是在这些地方居住，并把时间和精力用于了解这里的人民的行为举止和风俗习惯的第一个欧洲观察家。当时，波斯的伊尔汗——阿格汗，曾托付马可·孛罗给蒙古大汗带去一封书信，向王室的一位公主求婚。作为回答，忽必烈汗在马可·孛罗1299年返回波斯时，送去了库卡琴公主。马可·孛罗作了海上旅行，于波斯湾的霍姆兹港登陆。因为在海上遇到了许多不幸，他的行程历经两年时间。当他在1294年到达霍姆兹时，得知阿格汗已经死去。于是，他向当时的伊尔汗——盖卡图作了报告，盖卡图请他把公主送交加赞，加赞当时统治北部一个行省。这件事被许多作家作为

创作题材，包括美国著名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尤金·奥尼尔。

**阿赫默德（1281—1284年）** 阿巴加由他的弟弟塔古达继任，僭越了长子阿格汗。塔古达童年时曾受洗为基督徒，后来又成为穆斯林，取名阿赫默德。他就任伊尔汗不久，就向开罗的马木路克王朝派了使节，以表示友谊和他的信仰。他的使节受到热情接待。但就在这时，阿格汗制造了麻烦，起而反叛他的叔父。阿赫默德设法打败了他，阿格汗虽受到殷勤接待，但已被软禁起来。后来那些愤恨阿赫默德皈依伊斯兰教的将领们纠合一起，救出阿格汗。在相继发生的总起义中，阿赫默德被推翻，并被处死。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为捍卫他的信仰而殉身的，这对旭烈兀的一个儿子，不能不是一个讽刺性的结局。

**阿格汗和加耶卡图** 阿赫默德之后，由阿格汗继任。他当政期间未发生重大事件。他也对基督徒友好，曾于1289和1291年两度与基督徒磋商，试图说服他们进攻穆斯林，这时基督徒再度成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主人。在欧洲和波斯都有结成反穆斯林联盟的希望，可是当1291年基督徒在巴勒斯坦的最后一座堡垒阿克里陷落后，希望遂告破灭。同年，阿格汗的儿子加耶卡图继承王位。他是个漫不经心、喜好玩乐的废物，致使国库不久就空虚了。他甚至企图象忽必烈在中国那样，发行银行券，但他的计划遭到失败，他的极端作法引起将军们的不满。就在这时，他的堂弟拔都举兵反叛了。如果将军们站在加耶卡图一边，拔都便不可能取得成功，但将军们背弃了他，所以他只能听天由命了。拔都取代了他的统治，但他也未能维持一年以上。最后，将军们吁请阿格汗的儿子加赞做了国王。加赞在担任呼罗珊总督时，就已表现出他的才干。他于1295年接管了权力。

**加赞（1295—1304年）** 这样，加赞就成了第七代伊尔汗，但他只是皈依伊斯兰教的第二代伊尔汗。他倾向于十叶派教义，这是不奇怪的，因为除塞尔柱人而外，这里接受波斯影响的所有统治者都表现出这种倾向。从历史的角度说来，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不论何时，只要一个新的民族接受了先知的教义，这对伊斯兰世界总是有益的。许多蒙古人愤恨他笃信伊斯兰教，但是象所有蒙古统治者一样，他不能忍受无聊的诽谤。当那些不满的蒙古人举行叛乱时，这位新改宗者在无情的镇压方面，同样不亚于旭烈兀，而在他之前的成吉思汗，则表现出要推翻中亚、波斯和伊拉克的穆斯林政权的倾向。这时已改名为加赞·马茂德的加赞，象他以前的所有伟大的穆斯林君主一样，以同样坚强无比的意志，为伊斯兰教冲锋陷阵。

**加赞战败马木路克人（1299年）** 加赞这时虽已为穆斯林，但他究竟是个蒙古人，他不会忘记伊尔汗王朝与埃及马木路克王朝的宿怨。因内部骚乱，马木路克王朝这时已经衰落，所以，当加赞于1299年率九万之众进入叙利亚时，他选择的时机是极有利的。他进攻的目标是阿勒颇，但当埃军前来迎战时，他便离开阿勒颇，前往希姆斯附近的战场迎战马木路克人。马木路克人粉碎了加赞的中军，但加赞命令他的骑兵射手们下马，以马匹作为掩蔽物。善射的蒙古弓箭手以雨点般的箭矢，不断向马木路克人射去，使他们陷于混乱，被迫撤退。这里落到蒙古人的手里，加赞取得了对马木路克人的首次胜利。

**大马士革的沦陷** 蒙古人的荣誉得到了满足。加赞现在已是一个穆斯林，他对毁坏被征服城市怀有反感。所以，当他向大马士革进军时，城里的贵族们便出城向他表示顺服。

加赞不同于他的蒙古前辈，也不同于后来的征服者鞑靼人帖木儿，而是体面地对待顺服者，并颁布了一项以《古兰经》诗句为开端的布告，保障给予人民和平和安全。他让士兵们驻扎在城外，下令不许进行任何破坏，连花园也在内，大马士革以花园驰名。加赞向那里的居民征收了一笔贡赋，留下少数驻军后，返回国内。他不得不迅速离去，因为他得到传报，大批入侵者已越过北部边界，正在掠夺和染指他自己的国土。威胁如此之大，加赞不得不花费一些时间，以在他的领土内恢复和平和秩序。

**二次侵入叙利亚(1301—1303年)** 这使埃及人获得了时间，以恢复他们对叙利亚领地的控制。于是，加赞于1301年再度侵入叙利亚。但是，他遇到了坏天气，以致不得不撤退，丢下了大量给养和运输工具。他于1303年再次来到，当他停留在底格里斯河畔时，由库鲁格·沙率领的五万之众已经赶到。马木路克人正严阵以待，他们在马尔吉—苏法尔摆开战场。第一天的战斗是非决定性的，但在第二天，马木路克人占了上风，他们冲破了蒙古人的阵容，蒙古人四处逃跑，遭到粉碎。马木路克人带走了一千六百名蒙古俘虏，让他们在开罗市区游街，每个俘虏背着一颗死亡的同伴的人头。因这次灾难，加赞蒙受了极大的耻辱和苦恼，从未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他死于1304年。

**与西方的关系** 加赞同西方保持有外交关系，而且由于他同埃及的穆斯林王国经常处于战争状态，他的欧洲的同代人相信，或许他在内心深处仍是个基督徒。许多欧洲君主试图说服他入伙，共同反对穆斯林，尤其是反对那时正出现于欧洲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和埃及的马木路克人。许多案卷中保存有这些公文信件的记载。拜占廷皇帝、年长的安德鲁尼克斯

甚至提出把一位希腊公主许配给他，倘若他愿意对奥斯曼人施加影响并请求他们不再侵犯东南欧的拜占廷国土的话。对此，加赞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统治者加赞** 事情看来可能有些古怪：加赞的曾祖父旭烈兀曾毁坏阿巴斯朝辉煌的文明，并蹂躏了帝国版图内的各个王国，而加赞却终生致力于伊斯兰的生活方式的建立。也正是加赞，挣脱了居住在遥远的北京大汗的名义上的枷锁，开始以“真主的恩典”作为自己的统治风格。如我们所见，这种破坏—建设式的循环，在别处也可以看到。加赞对于帝国的经济发展给予极大的关注。以土地税为例。过去它是根据各式各样的蒙古总督的兴致，随意摊派的；而今他颁布敕令，土地税必须固定，并把有关规定刻在木板或石头上，置放在清真寺、教堂和犹太人会堂的门前，以为告示。向牧民和村民发布的布告，竖立在广场上，现已发现两幅这样的刻文。他在因蒙古人的入侵而遭到破坏的土地上，建立起各式各样的部落，以免缴土地税的方式鼓励部民发展农业。他的前辈们以中国人为楷模，曾把纸币引入国内，但加赞重新采用了全重金币。这些措施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增加了国库收入。加赞还恢复了伊斯兰法律，加强了法治。在首都大不里士，他兴建了许多精美的建筑物，大力捐建地方清真寺和清真寺附属学校。他还建立了一所教授世俗科学的学校和一座天文台。正是在他的命令下，他的御医和强有力的大臣拉希杜丁写了一部蒙古人在波斯的历史。这部著作以加赞的名字命名为《加赞史》。

**乌尔杰图·库达班达（1305年）** 加赞由他的弟弟乌尔杰图·库达班达继任，他在他的穆斯林妻子的影响下，由信奉基督教改宗了伊斯兰教。乌尔杰图吞并了波斯西北部的吉

兰和赫拉特省，增强了实力。同他的父辈们一样，他也卷入了对埃及马木路克人的战争。据说，他甚至请求过欧洲基督教国王们帮助他遏制马木路克势力。他同爱德华二世、罗马教皇克来芒五世和法王菲力的外交信件保存至今。人们有趣地注意到，欧洲君主们当时仍把伊尔汗人看作是敌视伊斯兰教的，爱德华二世在一封信中，甚至向乌尔杰图保证，他“愿尽一切努力，以铲除强大的穆罕默德教派！”正是在加赞和乌尔杰图当政时期，波斯语和土耳其语成为远至中国的官方语。由于借用了古代闪族语文——叙利亚文的乌格姆字体，土耳其文得到了迅速发展，许多著作被译成土耳其文。虽然土耳其语尚未灵活得足以作为具有丰富表现力的交际工具，但它作为行政管理的工具，那是绰绰有余的，并广为人们所使用。

**阿布·赛义德（1316—1335年）** 乌尔杰图·库达班达由他的儿子阿布·赛义德继位。乌尔杰图在伊拉克北部的苏丹城为自己建立了一座新都，阿布·赛义德进一步加固了这座城市。可是，他不是象他父亲那样成功的统治者，由于强大的贵族们的互相纠纷，国家发生动摇。这些贵族的一位首领艾米尔古罕与乌尔杰图的一个女儿成婚，做了一个时期的摄政王，阿布·赛义德处于孤立地位。这位艾米尔有个漂亮的女儿，已经出嫁，阿布·赛义德爱上了她。阿布·赛义德向她父亲求婚，遭到了拒绝。可是，阿布·赛义德这时已经深深地迷恋她，于是开始向艾米尔古罕施加压力，迫使这位艾米尔走向反叛。艾米尔战败后被杀。但是，这次叛乱为不和和内战敞开了大门，造成一个时期的混乱。自1335年阿布·赛义德之死开始，出现了一个混乱时期，其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在伊尔汗国的版图内出现了许多小王国。末代伊尔

汗是纳希尔旺，他当政于1344至1349年间，统治着一个相当弱小的王国。

**诸小王国** 1336年，阿布·赛义德死后不久，伊尔汗王国的权威在美索不达米亚受到那里新建的一个王朝的挑战，这个新王国为伊拉克人加雷尔所建，他在那个地区统治了六十余年。在波斯，同穆扎法尔人的关系上出现了麻烦，他们在伊拉克的西南部法里斯省建立了独立的统治。在东波斯，吉尔曼的卡拉·海迪汗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呼罗珊在沙布扎法尔人首领的领导下取得独立，称为沙巴达里王国，沙布扎法尔人从1337至1381年在那里当政。对于波斯的这些小王国，须要作一番简单的介绍。

**加雷尔王国（1336—1411年）** 加雷尔王国为艾米尔侯赛因·加雷尔家族所建，他是阿格汗的女婿。王朝奠基人是谢赫·哈桑·布兹乌尔格，他在末代伊尔汗当政时期，曾是幕后最有权势的人物。阿布·赛义德一死，他便宣布独立，据有伊拉克，定巴格达为其首都。他执政到1356年，由他的儿子欧瓦伊斯继位。欧瓦伊斯吞并了阿塞拜疆、摩苏尔和迪阿伯克尔，版图倍增。第二代加雷尔是个能干的统治者，他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地位。在他的统治下，巴格达再次成为一座重要的城市。

欧瓦伊斯的继任者是阿米尔·侯赛因，他不得不同他的两个强大的邻国作战。在他的北部和西北部，是“黑羊土曼库人”；在其南部和西南部，是穆扎法尔王国。阿米尔·侯赛因当政的大部分时期，忙于同这二者作战。他的儿子阿赫默德苏丹当政时期，处境更加艰难，他遇到了帖木儿入侵的锋芒。自然，他被那个征服一切的鞑靼人所赶走，逃到埃及避难。1410年，在帖木儿死去若干年以后，他收复了巴

格达，但当他冒险进入阿塞拜疆以恢复他的世袭领地时，“黑羊土库曼人”打败了他，接管了他的遗产。至此，加雷尔王国宣告解体。加雷尔王国虽然从未有过显赫之时，但究竟维持了六十余年的统治。

**其他诸小王国——法里斯的塞尔柱人——设拉子的沙迪** 早在1148年，塞尔柱人的一个首领即已进入伊朗西南部法里斯行省，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王朝，这个王朝延续了一百三十年。起初，它在伊拉克的塞尔柱人保护之下，稍后在花剌子模·沙的保护之下，最后则在伊尔汗的保护之下。设拉子的著名的穆斯里胡丁，就是生活在这个王朝的一个统治者沙德·伊本·赞吉当政时期（1256—1291年），他的笔名取自他的保护人、设拉子的统治者沙德。沙迪[1]曾渡过一段旅行探险生活，他在流浪于各国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曾在巴格达的尼扎姆学院学习，甚至访问过印度的索纳斯神庙。在巴勒斯坦，他被十字军俘虏，后被他的一个朋友赎回。他曾十五次徒步到麦加朝觐。所以，当他最后在设拉子定居时，他已经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写作素材。他著有《玫瑰园》和《果园》两部著作，此外还有大量诗歌。他的全部著作都表现了他的深刻的见解和广泛的人道主义思想。自那时起，这两部著作一直作为课本，使用于波斯各地。《玫瑰园》是用散文体写的，长期以来它一直被视为波斯古典文学的范本。它包括一系列轶事，中间插有诗句，表现了那个时代穆斯林生活方式最优秀的价值。《果园》全部采用诗歌体。两本书的基调都是启蒙性质的，强调公正、平等、谦逊、质朴、教育和沉思的价值。在这两本书中，沙迪传播了适度和

① 以保护人沙德为笔名，故称沙迪。——译注

自足的思想。《玫瑰园》和《果园》现在已不那么流行了，但它们包含着曾经延续六百年的穆斯林文化的价值，为所有伊斯兰教育提供了背景。他的目的在于为穆斯林文化提供一种伦理基调，他的理想是人道、谅解和避免极端。他不反对肉欲，而把肉欲和魔鬼看作是互相分离的两种实体。经过一段长期的生活之后，他卒于1291年。

**穆扎法尔王朝** 这个王朝的奠基人是沙拉福丁·穆扎法尔，他曾担任西北部叶兹德城总督。他的儿子穆巴里珠丁被伊尔汗阿布·赛义德任命为叶兹德和法里斯总督。穆巴里珠丁通过与吉尔曼可汗、沙·加汗的独生女库鲁格·土耳克汗通婚，加强了他的影响。到1340年，他通过他妻子的关系，继承了吉尔曼的遗产，尔后他经过一系列的征战，吞并了法里斯，并于1343年征服伊斯法罕。接着，他率军攻打北部的大不里士，但他的儿子们趁他不在时，起而反叛。他在他的王国的极盛时期，死于残酷的内战。

**沙·苏加——设拉子的哈菲兹(1300—1389年)** 沙·苏加是他的后继者之一，他是人文科学的伟大赞助者。他在穆扎法尔王朝首都设拉子建立了一所研究院。他之所以著名，是因为他成为波斯大诗人沙姆苏丁·穆罕默德的保护人，沙姆苏丁以设拉子的哈菲兹为世人所知。哈菲兹当上了设拉子研究院《古兰经》研究教授，他担任这项职务一直到1389年去世。哈菲兹于1368年发表他的《诗歌集》，此后他一向被认作一位大诗人。他歌唱大自然及其美丽，爱情及其痛苦，人类及其命运。他讥笑伪善和欺诈，谈到了坦白的思想和开明的态度。许多人对他的诗作神秘主义的解释，也有一些人把他赞誉为伟大的苏菲主义者。他长期被称为“隐遁者的声音”。他的语言朴实、简洁，他的诗句有时极为奇妙而

轻快，具有火一般的热情。人们难以抗拒他的魅力，即令是在一个象我们今天这样成熟的时代也罢。哈菲兹是个与世无争的人，从未阐述过什么命题。他是人性的，也许过于人性了，但是世间一些以人类及其命运为题材的大诗人，多半如此。

**后穆扎法尔王朝——沙·曼苏尔**　这个支系的另一位统治者是苏丹阿赫默德·伊马目丁，他在吉尔曼建立了优美的巴米纳尔清真寺。在他之后，王位传至无能的继任者们手里，他们互相争权夺利，直到帖木儿出现于历史舞台上。最后一位统治者是勇敢的沙·曼苏尔，他为设拉子人蒙受的凌辱所激怒，作出了最后的壮举。当帖木儿以五万之众进攻设拉子时，身边仅有五千名重骑兵的沙·曼苏尔前往迎战。交战情况值得引述帖木儿编年史家沙拉福丁的话：

“沙·曼苏尔行进在队伍的前列，犹如一头愤怒的狮子。同他应保持的理智相反，他对于他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这个人物，未作任何考虑。在一个礼拜五的礼拜时辰，他在一个名叫巴提拉的地方，向我军主力发起攻击，这支主力部队由当时最强悍的突厥士兵组成。他撇下他的骑兵营，冲出阵列，进入他的大队人马当中，在我军背后获得一块最有利的位置。接着，他象一条凶猛的蛟龙一般，返回战斗，好象决心要丢掉他的生命似的。帖木儿稍稍沉思了一下，同他的一些亲信们在思量这位亲王少有的勇敢，说得确切些，是鲁莽。帖木儿看到他径直向他冲来，本想以他的长矛自卫，但却找不到他的长矛，因为替他持枪的包来德·乔拉在如此猛烈的打击下，早已持枪逃走了。帖木儿勒马观望，身边仅有十四、五骑，直到沙·曼苏尔来到他的近前。这个莽夫向皇帝的头盔连砍了两刀，但未造成伤亡，刀顺着头盔滑过去

了。帖木儿稳如磐石，一动未动。”

最后，帖木儿的著名的儿子沙·鲁克把沙·曼苏尔亲王砍倒，此时他只有只身一人，因为他的骑兵在这次英勇冲锋中未援助他。这个支系的末代统治者就这样并非是默默无闻的死去了。随着他的死，穆扎法尔王朝亦告覆灭。至于帖木儿，他当然要把这个“鲁莽”家族的所有成员全部斩尽杀绝。

**马瓦拉一纳赫尔——察合台** 现在，我们须转到穆斯林世界的另一部分——马瓦拉一纳赫尔。成吉思汗已于1227年死去，乌浒水对岸的中亚部分（旧称外奥克辛纳，现马瓦拉一纳赫尔）已经赐予他的儿子察合台汗。他和他的后代统治这个地区达一百三十年。察合台家族虽没有任何引以称雄的伟大业绩，但它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今天土耳其斯坦使用的突厥方言，仍称为察合台语，而且从这个家族里产生出一系列国王，他们扬名于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它产生了震惊世界的跛子帖木儿，从帖木儿王室里产生出印度莫卧儿的皇帝们。

**征服者帖木儿（1336—1405年）** 帖木儿是察合台的后代，生于1336年。青年时代，曾任马瓦拉一纳赫尔的一个地区的总督。他的权力稳步增长，一直做了两代察合台汗的大臣。1369年，帖木儿与其他军事贵族结成联盟，推翻察合台汗的统治，自己当上了撒马尔罕的统治者。然而，他并不以撒马尔罕，或它周围的领土为满足。他野心勃勃，权力对他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他具有不寻常的能力和军事才干，不为区区小事所干扰，因之他能够以专心致志的热情和孤注一掷的勇敢，追求他的目标。这就是他的人格和他的尚武精神的力量所在，他确实在他的牺牲者的心目中留下了恐怖，

这也是他的征服获得成功的一个原因。他攻击迅速，行为可怖，以生命为儿戏。在他看来，征服本身就是目的。由于他的牺牲品大部是穆斯林，致使许多人在他这个虔诚的穆斯林身上和成吉思汗那个异教徒之间，竟看不出有何差别。这种比较并非特别古怪，因为帖木儿确实想超过他的祖先——那个可怕的蒙古人成吉思汗，并以他的祖先为荣。

**征服的开始** 他的二十年的余生，是在对其东、西、南部国土一年一度的掠夺中度过的。他首先吞并了由一度强大的察合台汗统治的整个国家。接着移向南部，相继征服呼罗珊、波斯和阿富汗。1398年他对印度的入侵及其在那个国家的恐怖行为，前文已作过叙述。据有关记载，他每年夏季出征，返回首都过冬。他甚至侵入了俄国，征服莫斯科，在那里整整驻扎了一年。他身边有一件奇异的事情：虽然他在大屠杀中不把人的生命当回事——这也是他的战斗和胜利的一个极为平常的特征，但是他在每次战斗后，从不忘记从各国带回建筑家和设计师，艺术家和工程师，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在撒马尔罕兴建了清真寺、学校、图书馆、展览馆、花园和宫殿，使这座城市一度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城市。

**帖木儿和巴亚吉德** 有一个荣誉应归于帖木儿，即他与奥斯曼突厥人的争吵，并非由他挑起。奥斯曼突厥人约在1340年，在小亚细亚的大西部省分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这时它已成为这个地区和东南欧的一个强国。奥斯曼苏丹巴亚吉德同他以前的所有苏丹们一样，当时正在同拜占廷人作战，在这方面，他得到了整个穆斯林世界道义上的支持。实际上，志愿者们正在从各穆斯林国家，前往参加在奥斯曼旗帜下的远征。然而，这时期的巴亚吉德苏丹自己已经是个雄心勃勃的君主。他预见到，正在崛起的帖木儿不久就会成为

对他的一种威胁。为了保卫他自己的王国，他开始向东部扩张，于1391年攻占了奥斯曼国土东部的卡拉曼小王国的首都肯亚。接着，他吞并了塞尔柱人和土库曼人的小侯国卡耶塞里、图卡特和希瓦斯。1393年，他战败了卡斯塔姆尼的艾米尔。所有这些亲王都是东部小亚细亚的较弱小的君主，他们纷纷逃到帖木儿那里请求帮助。这一切都未能使巴亚吉德停止前进。他继续深入，侵入亚美尼亚酋长厄尔赞坚的领土。帖木儿把这个亚美尼亚酋长视为自己的臣属之一，于是派兵进攻巴亚吉德。1400年，他征服了希瓦斯，当时统治那里的是巴亚吉德的长子。据有关记载，帖木儿从不宽恕冒犯者，所以当厄尔图格鲁尔落到他的手里后，他便把他和他的全部驻军一起屠杀了。

**帖木儿征服小亚细亚** 这次战斗以后，帖木儿安然地返回撒马尔罕度过一年，于1402年初，再次向小亚细亚进军。苏丹巴亚吉德出来迎战，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低估了他的对手。他的军队里有一些基督徒士兵和来自他的欧洲领地的保加利亚人，他忘记了他们是同穆斯林伙伴们作战，他的突厥士兵在同帖木儿的穆斯林鞑靼人作战时不会象他们往常同东欧的基督徒作战时那样顽强。何况，在巴亚吉德新近征服的塞尔柱国土卡拉曼、希瓦斯等地编入的塞尔柱人士兵，看到他们的君王正战斗在对方帖木儿的战旗下。结果，两军相遇时，奥斯曼人在安卡拉附近的齐布卡巴德战场上遭到严重失败。巴亚吉德被俘，死于牢中。帖木儿恢复了塞尔柱诸王的王位，丢下了奥斯曼人，条件是接受他为太上皇。他于1403年返回撒马尔罕，两年后死去。到这时，他的帝国已从东部德里扩展到西部的斯米尔纳，自北部的阿姆河直到叙利亚。然而，同他以前的蒙古人和塞尔柱人一样，他未能征服

埃及。帖木儿甚至想征服中国，当时他虽已年迈，仍率领二十万精兵北上。他甚至越过了阿姆河，不幸在那里染病，不久便死去。

**性格和成就** 关于帖木儿的力量和恐怖，世人多有评述。但是，鉴于他的大部分征战是针对穆斯林的，因此难以对他的性格和成就作出严肃的评价。按一般原则评价，帖木儿仍不失为亚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珀西·赛克斯先生在他的《波斯史》中对他是这样描述的："作为一个小首领的儿子，他不仅是最勇敢的一个，而且是极其聪明、宽厚、富有经验和坚忍不拔的一个；所有这些品格结合在一起，使他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领袖和战神，为各种人所仰慕。马尔科姆念念不忘他对德里战俘的大屠杀，这当然是可怕的，但这是迫于军情紧急而下达的命令。难道拿破仑在十八世纪最后一个年头不是也采取过类似的行动吗?!帖木儿在他的《军事守则》里规定，要尊重和关心每一个投降的士兵，这项规定同当时流行的习惯适成鲜明对照，其人道主义精神可见一斑。"①

尽管帖木儿过分热中于战争，但他依然是个虔诚的穆斯林，并总是为伊斯兰教的光荣而战。他以富丽的清真寺、宫殿和学校，把他的首都撒马尔罕装饰一新，使之成为一座无比辉煌的城市。作为文艺的一个伟大赞助者，他把有学问的人带回到撒马尔罕。他是一位著名的作家，著有回忆录。他作为一个统治者和作为一位将军同样出色，在朝廷上做出决定，就象他在战场上做出决定一样。因为他的精力，他的征服，他的统治和他的精明，人们甚至把他看作超人。东方的

① 珀西·赛克斯：《波斯史》，第二卷，第134页。——原注

史学家们称他为“会合星”，他确是一个巨大的力量。他从未吃过一次败仗，他的名字的恐怖和威严传遍了东半球三大洲。

**卡里尔·苏丹** 帖木儿曾指定他的长子加罕杰尔的一个儿子皮尔·穆罕默德为他的主要继承人，但由于他死于远离首都的一个地方，其他人在继承权问题上插了一手。皮尔·穆罕默德的堂兄弟、帖木儿的另一儿子米兰·沙的儿子卡里尔·苏丹，在一些强大的贵族们的帮助下，占领了撒马尔罕。帖木儿的另一个在世的儿子、曾任呼罗珊和马赞达兰总督的沙·鲁克，仍留在他自己的行省，继续巩固他的地位。卡里尔·苏丹未能长期当政，因为他把都府的财富挥霍在“王国的快乐”——他的美丽的偏妃沙德·穆尔克的身上，过着腐化的生活。他的奢侈无度引起贵族们的反叛，把他推翻了。这就给沙·鲁克提供了机会。他率兵进入外奥克辛纳，征服了那块土地。他把他的儿子乌鲁格·伯格亲王留在撒马尔罕，担任马瓦拉—纳赫尔总督，自己返回首都赫拉特。

**沙·鲁克（1404—1447年）** 沙·鲁克证明自己不愧为帖木儿的继承人。他是一位聪明的统治者和一位出色的将军。在他当政的四十余年里，他做出了决定性的努力，以恢复因他父亲的掠夺和战争给波斯带来的破坏。他特别精心于呼罗珊的姊妹城赫拉特和麦尔夫。经过三次激战，他打败了卡拉·库云鲁王朝（黑羊土库曼人）的卡拉·优素福，而在卡拉死后，他又迫使他的儿子卡拉·伊斯坎达承认他的宗主地位。然而，他在历史上以一位仁慈的君主为人们所铭记。他兴建了优美的清真寺，甚至他的妻子高哈尔·沙德，一位美的伟大爱好者和一位虔诚的十叶派贵妇人，也在马什哈德

兴建了一座清真大寺和其他建筑物。他的朝廷以辉煌著称，许多国家的使节前来拜见他。他曾亲笔给中国的元朝大汗写过信，这些信件保存至今。作为一个强大而能干的君主，沙·鲁克还抽出时间，鼓励文艺和和平艺术的发展。他和他的后代们，尤其是他的儿子乌鲁格·伯格，对波斯文学和土耳其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乌鲁格·伯格** 继任沙·鲁克的乌鲁格·伯格，在他父亲的保护下，曾经做了三十八年半独立的总督。这个时期称为撒马尔罕的黄金时代，这是因为乌鲁格·巴格是个天才的开明君主。他对科学的鼓励非常突出。他在撒马尔罕建立了一座天文台，这座天文台保存至今。他的名字是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天文表密不可分的，这个天文表被认为是东方为西方提供的最精确的一个。可是，作为一个国王，乌鲁格·伯格却非常不幸。他的侄儿阿拉·道拉于赫拉特举行叛乱，当他率军平叛时，乌兹别克人趁机南下撒马尔罕，夺取了该城。此后不久，乌鲁格·伯格死于宫廷阴谋。

**阿布·赛义德（1452—1469年），乌赞·哈桑（1453—1478年）和白羊土库曼人** 乌鲁格·伯格当政时期，帖木儿帝国开始衰落，但他的儿子阿布·赛义德是一位强有力的人物和帖木儿的一个能干的后裔。在他当政的最初十五年，他重建了他的自印度河到幼发拉底河的政权，只是到了他当政的末期，才在另一土库曼势力的手下遇到了灾难，这支土库曼势力是突然兴起的。这个政权即是白羊土库曼王朝，他们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迪阿伯克尔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们在自己的首领、艾米尔乌赞·哈桑的领导下，征服了库尔德斯坦和亚美尼亚，但在1461年，为奥斯曼突厥人所败。因此，乌赞·哈桑把注意力转向帖木儿帝国领土。他

首先推翻了黑羊土库曼王朝，接着蹂躏了波斯。帖木儿国王阿布·赛义德前往迎战，但被战败、俘虏和杀死。这以后，帖木儿帝国已支离破碎。乌赞·哈桑已吞并黑羊土库曼王朝的领土，这时又吞并了波斯。为报复奥斯曼人，他甚至与威尼斯结盟，这时奥斯曼王朝已经是小亚细亚和东欧的一个强国。威尼斯人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答应赠给他大批大炮，但事实上，这些大炮从未到达他的手里。而当他于1473年进攻奥斯曼国土时，伟大的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厄尔赞坚战场给他以毁灭性的打击。乌赞·哈桑从这次失败中汲取了教训，从未再独自越过奥斯曼边界。

**叶库布（1478—1490年）** 乌赞·哈桑死于1478年，由他的儿子叶库布·沙继任，他聪明地放弃了野心勃勃的计划，为他的国家带来了稳定而开明的统治。他身后由鲁斯塔·沙所接任，后者仅当政五年，他是在一次激烈的王朝暴乱之后当权的。他死后，混乱局面更加严重。王权的新要求者是伊斯玛仪·沙法维，他已经在北部当权，并控制了“白羊土库曼人”的全部领土。

**十五世纪末的波斯** 帖木儿蒙古人在东部穆斯林国土——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呼罗珊造成的破坏，整整用了一个世纪，才得以恢复。所以，他们的继任者们没有享受一段轻松的生活。尤使他们感困难的，是土库曼人的入侵。黑羊土库曼人和白羊土库曼人相继对帖木儿帝国在波斯的主权发起了挑战。事实上，这个世纪的后半叶是个动乱时期，未进行任何建设工作。在学术界，没有一个伟大的名字，可归于这时期的帖木儿帝国。唯一值得一提的学者，只能到北非、埃及或叙利亚去寻找，那里未受到帖木儿风暴的袭扰。史学家伊本·赫尔东、游记作家伊本·巴图塔、百科

全书作家努维里，他们都生活在帖木儿帝国之外。

**加拉鲁丁·鲁米(1207—1273年)** 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活跃于其他地方的一些波斯大诗人、大作家。其中最伟大者，是大毛拉加拉鲁丁·鲁米，他以波斯文写作，当然他根本不是波斯生人。他的父亲巴豪丁·巴拉德，是花剌子模国内一个有学问的人，但却失宠于穆罕默德·花剌子模·沙，遭到流放。在长期流浪之后，巴豪丁避难于鲁姆的塞尔柱人朝下。1226年，小亚细亚肯亚的塞尔柱统治者阿劳丁·卡耶克巴德召见了他，让他做了当地学校的教师。他的儿子加拉鲁丁，于1207年出生于包尔克，这时已长到十九岁，同他在一起。巴豪丁死于1230年，他的教师职位由他的二十三岁的儿子接任。不久，这位年轻教师便接受了大神秘主义者沙姆苏丁·塔布里吉的影响，使他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过这次启蒙经验之后，他写了名著《玛斯纳维》(Masnavi)。这是一部大部头的叙事诗集，包括童话、故事和轶事，反映了鲁米的神秘主义和智识所达到的境界。在后来的整整几个世纪里，鲁米以他的《玛斯纳维》受到世人的尊敬，诗人和学者们，诸如我国大诗人伊克巴尔，都高度评价这部著作。由于它富有教育价值和深刻的宗教真理，许多人甚至把它置于仅次于《古兰经》和"圣训"的地位。伊克巴尔在他的一首诗中，把他赞誉为想象中的天堂之行的向导。《玛斯纳维》影响了许多代穆斯林的思想，至今它仍是鼓舞人心的永恒源泉。

**加米(1414—1492年)** 另一伟大的名字是努尔—丁·阿布德·拉赫曼·加米，他生于呼罗珊，于1492年死于赫拉特。他是一位著名学者、大诗人和名副其实的神秘主义者。据说他著有四十六部重要著作，内容涉及抒情、浪漫和

神秘主义诗歌，阿拉伯文法、韵律学、散文、音乐、圣人传记，乃至《古兰经》评注。生前，他受到遥远国家的国王们的尊敬，因为他的学说的声誉已传至四面八方。他的诗歌已经收编在三卷本的《诗歌集》（Diwans）当中。《优素福和珠赖卡》也许是他的大部头著作中最著名者。在他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在如此广泛的领域里，享有那样高的声誉。

**史学家** 阿劳丁·珠瓦尼是这个时期的最优秀的史学家之一。他是旭烈兀汗的书记官。因此，他享有许多特权，接触过各种资料。他的著作名为《加罕·古沙史》，它探讨了蒙古人的起源，成吉思汗的兴起和旭烈兀汗对暗杀派的镇压。关于早期的另一部著作称为《波斯通史》，作者是加赞·穆罕默德的宰相拉希杜丁·法德鲁拉。它也叙述了蒙古人以前的波斯史，以笔调严肃、风格压抑为其特色。它被认为是用波斯文写的最好的一部史书。另一部有趣的书是《加拉鲁丁·花刺子模的故事》，作者是尼沙人希哈布丁·穆罕默德，他是这位勇敢的国王的书记官。它生动地记述了加拉鲁丁的冒险，他的刚毅和果敢，他那钢铁般的、不可征服的决心。希哈布丁的记述给人以真实感，因为他陪伴加拉鲁丁，并实际参与了那些大胆逃亡的冒险计划。后期史学家以米尔洪德最佳，他写作于十五世纪后半叶。苏丹侯赛因当政时期，米尔洪德曾在朝廷供职。他的著作名为《纯洁的花园》，是为波斯歌功颂德的七卷本历史丛书。他通过讲述国王、谋士、有趣的男女情人之间的轶事，使得这部巨著生动、活泼，即使以现代标准衡量，也值得一读。这时期的另外两个作家是地理学家亚库特，著有《万国辞海》，和十叶派学者纳希鲁丁·图希，他是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

学家，极受旭烈兀汗的推崇，旭烈兀汗曾为他兴建了著名的马拉加天文台。关于这两人，我们在第五章里已作过叙述。

**建筑——库达班达陵墓** 关于乌尔杰图·库达班达在苏丹城建造的优美建筑，我们已经作过介绍。这座城市建于1305年，为伊尔汗时代王国最重要的地方。此外，他一度畅想，发掘纳杰夫的哈兹拉特·阿里墓和卡尔巴拉的伊马目侯赛因墓，并把他们重新安葬在苏丹城。为此，他甚至修建了一座优美的陵地。幸亏他放弃了这项计划，而在他死后，他自己的遗体被安葬在那里。偶然的是，这座陵墓竟被看作是蒙古人最优美的建筑。陵墓圆顶的直径为八十四英尺，迄今仍是波斯最大的拱顶。

**伊玛目里达陵墓** 另一重要杰作是马什哈德的伊马目里达陵墓。他被葬于马蒙为拉希德修建的宏伟的陵墓中。据说加色尼的马茂德梦见伊玛目里达墓受到冷落，于是第二天他就下令让尼沙普尔总督维修陵墓，并在四周修建了围墙。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这上面的另一位苏丹是桑加尔，他是大塞尔柱王朝的末代苏丹。这座陵墓未遭到蒙古人的破坏，但是周围建筑物里的珍宝已被抢劫一空。

**高哈尔·沙德清真寺** 关于沙·鲁克的多才多艺的妻子高哈尔·沙，前文已经叙及。她以她的杰作——优美的加米大清真寺而著称。这座大寺与里达墓相连，它被认为是帖木儿时代最优秀的建筑，至今仍昂然屹立，闪闪生辉。事实上，它的砖瓦和灰泥细工是极为精妙的，它那匀称的结构，使它堪称为中亚最漂亮的清真寺。正门的题词是沙·鲁克和高哈尔·沙德的儿子巴松胡尔下令雕刻的。题词记载说，高哈尔·沙德用她自己的私人资金兴建了这座规模宏大的建筑物。

**马洪陵墓** 吉尔曼附近有座小城，名为马洪，在帖木儿

和沙·鲁克当政时期，那里住有一位名叫赛义德·努鲁丁的圣者。在这个圣者陵墓的上面建有一座灵堂。门廊两侧各有一座尖塔支撑，砖瓦和其他制品呈淡绿色。门廊比例十分谐调、庄重，连同它周围的石头一起，使这座建筑物罩上了一种幽暗的宗教色彩。可是非常有趣的是，拱顶下圣者的实际坟墓，却是1437年德干苏丹阿赫默德·沙·巴曼尼所建。墓前有块碑文就此作了说明，从中人们可以想见将那个时代的穆斯林联系在一起的文化纽带。

**1500年的伊斯兰教** 让我们回顾一下伊斯兰教的命运。到1500年，帖木儿帝国已一去不返，世界上已没有较大的穆斯林国家了。摩尔人已被赶出西班牙，布尔及马木路克人也已衰弱不堪。在印度，洛迪王朝勉强维持了王国的统一，而其余地区则已分裂为若干小王国。唯一幸存的穆斯林政权是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于1453年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正迅速发展为东欧强国。在亚洲，没有一位真正能干的国王，看来似乎要出现一段中断时期。

**阿尔一丁长老** 但是，看来伊斯兰教在每次灾难过后都能再度复兴。而今，从波斯沙法维王朝的死灰中又产生出了一只不死鸟。沙法维人在波斯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沙法维人出自于波斯的一个十叶派家族，他们在十四世纪，以其虔敬获得了巨大声誉。其中最著名者是沙菲·阿尔一丁长老(1252—1334年)，他在土耳其人中间建立了一个德尔维希教团，其教义是苏菲派和十叶派教义的混合物。这位长老极受尊敬，他的后裔和他的教团的影响，遍及波斯西北部和小亚细亚东南部。这个组织有一位善于经营的首领珠奈德长老，他在1448—1460年间，领导着他的追随者们。他谋求与“白羊土库曼人”首领乌赞·哈桑结盟，并与他的妹子成婚。

他的儿子海德尔娶乌赞·哈桑的女儿为妻。作为一个雄心勃勃而又讲究实际的人，他开始以军事系统重建他的教团。他规定，教团的所有成员必须戴红帽。因此，他的追随者逐渐被称为“戴红帽的人”或“红头”。不久，海德尔就成为一个强大的独立首领，但他在同“白羊土库曼人”首领叶库布的冲突中，为后者所败并被杀死。他的儿子伊斯玛仪幸免于这次大屠杀。他隐遁起来，他的追随者们仍然忠顺于他。“白羊土库曼人”最后一个强大的首领鲁斯坦·沙死于1497年，经两段短暂的执政时期，于1499年由阿尔温德继任，他是一个软弱无能的统治者，当政于1499—1500年间。伊斯玛仪看到，夺取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遂抓住这个时机。

**苏鲁尔之役（1502年）** 这时，伊斯玛仪结束了隐居生活，召集了他的追随者们。他们与“白羊土库曼人”立即发生冲突。在随后发生的苏鲁尔战役中，他们战败了“白羊土库曼人”的末代统治者穆拉德，后者在阿尔温德之前曾当政二年。伊斯玛仪占领了土库曼人首府大不里士，宣布自己为波斯国王。随着他的即位，伊朗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十叶派教义成为波斯的官方信条。

**伊斯玛仪（1500—1524年）** 伊斯玛仪一世是一个强大的君主，他的统治区包括半个波斯和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即位后不久，他便吞并了巴格达、摩苏尔和迪阿伯克尔。他的进展速度极为惊人，不久便推翻了从巴库到叙利亚的“黑羊土库曼人”政权。接着，他向已被乌兹别克人占领的呼罗珊进军。首先，他向他们的首领赛巴尼·汗送去一封信，要求他不要进攻他的领土。但赛巴尼·汗以轻蔑的口气回答他，并送来一根讨饭棍和一只讨饭碗，意思是说，伊斯

玛仪出生于托钵僧家庭，如果他敢于对抗乌兹别克人的话，这两件礼物就是他的命运。伊斯玛仪一向行动敏捷，于是他立即率领一万七千名波斯骑兵前往，两军于麦尔夫附近遭遇。他发现赛巴尼·汗军队在数量上占优势，这要求他发挥他的全部技巧。他获得了胜利，乌兹别克人遭到失败，赛巴尼·汗被杀。伊斯玛仪吞并了直至包尔克的全部领土，班师回朝。在麦尔夫，伊斯玛仪俘虏了一名孕妇，她是喀布尔苏丹扎希鲁丁·巴贝尔这位未来的印度莫卧儿开国皇帝的妹子。伊斯玛仪彬彬有礼地对待这位贵妇人，后来他同巴贝尔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推翻乌兹别克人的余下的工作，由巴贝尔承担起来，这时他已开始同他们开战，并将其战败。他无情地追击他们，直到把他们逐出马瓦拉—纳赫尔，才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撒马尔罕（见第十三章）。

**色里姆一世的入侵** 看到在咄咄逼人的伊斯玛仪国王的领导下，一个新的强国正在波斯崛起——这个国王在伊斯兰教历史上第一次强制人民放弃一种信仰（逊尼派教义），而接受另一种信仰（十叶派教义）——奥斯曼苏丹色里姆一世无法克制自己与波斯争雄的欲念。也许他预见到，在他的东部有一个好战的十叶派强国，他和他的人民势必要被割断同马瓦拉—纳赫尔地区的联系，而奥斯曼人一向从这里接收流浪的土耳其人，为他们增添新的血液。无疑，他也厌恶伊斯玛仪国王毫不掩饰的不容异己的政策。象所有奥斯曼人一样，他本人是个坚定的逊尼派信徒，但是迄至那时，在奥斯曼帝国并未发生迫害或强迫转变信仰的事件。禀性严厉的色里姆一世开始进行报复，两者之间交换了一些信件。伊斯玛仪一世使用了傲慢的腔调。例如，他暗示，土耳其苏丹的话似乎是鸦片烟鬼的梦呓，并派人送给苏丹色里姆一箱鸦

片。显然，苏丹色里姆有时确实抽鸦片，以此提神。挑衅者返回了国内，而苏丹却已怒不可遏。他率领一支大军出战，这支军队包括拥有步枪的步兵和一些火炮。伊斯玛仪只有骑兵而没有火器，但他是个非常饶勇的人，他把军队分成两部，从两翼同时向土耳其军发起攻击。他自己的一部冲破了土耳其军的阵容，但土耳其人的火炮在另一部波斯军队中发挥了威力。尽管如此，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国王战斗极为勇猛，直到负伤落马。当他重新上马时，他发现战斗已经输掉了，于是率残部脱离战场。这样，1514年乔勒迪兰战斗便以土耳其军的胜利而告终。色里姆随后进入大不里士，但是当他想继续深入时，他的军队却拒绝前进，他不得不把大不里士留归波斯人。然而，他吞并了库尔德斯坦和迪阿伯克尔。

**土耳其人与波斯人的冲突** 这是土耳其人和波斯人之间许多次冲突中的一次，这些冲突是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造成的。逊尼派土耳其人这时发现，在他们与逊尼派教义的另一家园——中亚之间，横着一大片伊斯兰世界；更加意味深长的是，从穆斯林世界的一角到另一角的随意的思想交流受到了阻隔，而且波斯思想和波斯才智仅限于波斯本土，它的地理位置犹如一把楔子，打进了曾经长期作为一个世界的中间部分。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持续了二百余年。人们惊奇地注意到，甚至在印度莫卧儿帝国朝廷，也总是存在着两个派别，即伊朗派和土耳其派。双方长期不得和解，每一方都不愿看到对方的长处。这种缺乏谅解，证明是穆斯林知识发展的一大障碍。

**伊斯玛仪的性格** 波斯人一向极其尊敬伊斯玛仪，因为他在伊朗建立了一个真正的波斯国家，并在那里确立了十叶

派教义。许多人甚至尊他为圣人。一个同代的意大利旅行家，把他描绘为一个英俊的轻型的中等身材的人，他两肩宽阔，使用左手。他是一个非常勇敢和刚烈的人。他经常激励他的部下不带盔甲作战，以示对他的忠心和爱戴。他有着强烈的行政管理意识，政府计划得很周到。他于1524年死于阿达比尔，由他的未成年的儿子塔马斯普继承王位。

**塔马斯普国王（1524—1576年）** 塔马斯普当政时期较长，但他的统治时期，以同东部马瓦拉—纳赫尔的乌兹别克人和西部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长期战争为其特色。乌兹别克人曾多次制造麻烦。第一次，他们于1524年到来，塔马斯普的将军们在图尔巴特附近将其战败，但这未能长期阻止他们。1530年，他们觉得已强大得足以再次侵犯波斯领土。这一次，他们冒险深入到赫拉特，对这座名城发起进攻。守军进行了十八个月的反击战，后来年轻的国王亲自前来解救。在这种情况下，乌兹别克人才解除了围攻，撤出了战斗。

**苏赖曼的入侵** 更为严重的是土耳其苏丹苏赖曼陛下对波斯的入侵。作为一个武士，苏赖曼不象色里姆一世那样勇猛，但土耳其的运星正在升起，而且奥斯曼人这时已经具备了征服传统。政治需要也刺激了征服战争。那个时代有一种惯例，就是在征服区赐予军官和贵族们土地，作为对他们服役的一种酬报。苏赖曼向塔马斯普送去了一些信件，当然他并不指望通过这些信件来培植友谊。塔马斯普以向奥地利皇帝派遣使者的方式进行报复，他建议与奥地利结成反土耳其的攻守同盟。可是奇怪的是，每当东方君主寻求与欧洲国家结成这样的反穆斯林国家同盟时，磋商总是破裂。这一次亦不例外。这些外交冒险未产生出任何结果，而苏赖曼却已率军来到。他席卷了美索不达米亚，接受了希尔旺和吉兰

的投降，攻占了大不里士。在这些胜利的鼓舞下，他又向苏丹城推进。途中，他损失了一些火炮，但他丝毫未感到不安，继续挥军南下，占领了巴格达，留下一支驻军后，返回国内。四年以后，他再次来到，再克大不里士城。为显示他的军威，接着他向遍布要塞的范城发起攻击，占领了这座城市。他再度返回。塔马斯普不敢同他正面交锋，只是在后面尾随入侵者，苏赖曼前进，他便后退。这种"费边战术"未带来可观的战果，而仅仅具有骚扰性的意义。至少，它使苏赖曼无法巩固他的战果。

**遣亡的胡马云** 正是在塔马斯普当政期间，莫卧儿皇帝胡马云来波斯朝廷寻求避难。伊斯玛仪和巴贝尔曾是好友。塔马斯普也同样彬彬有礼，助人为乐。胡马云作为尊贵的客人，在朝廷留居了一个时期，后来塔马斯普借予他一支军队，以恢复他的王位。这个故事将在后一章里叙述。

**与土耳其签订条约** 到这时，苏赖曼和塔马斯普两人都认识到，他们之间的敌视对任何一国都没有什么好处。色里姆和苏赖曼之间的战争所带来的，仅仅是胜利者的空虚的胜利。因此，双方都对紧张局势产生了厌倦。塔马斯普派遣他的禁卫军首领作为特使，到厄尔珠鲁姆谈判停战。于是，双方在1554年宣布了停战协定。次年，于伊斯坦布尔签订和约，苏赖曼在和约中向国王保证，他们将实现和平，除非波斯一方破坏协定。条约还规定，容许两国的朝觐者到任何一国的圣地朝觐。

**塔马斯普的背信弃义** 塔马斯普的名字上有个污点，这是无法洗刷掉的。苏赖曼的儿子巴亚吉德因嫉恨苏赖曼希腊生的宰相伊卜拉欣的权势，起而反叛他的父亲，后来到波斯避难。塔马斯普友好地收容了他，为他提供了避难方便，但

他不容许王子的军队居留。苏赖曼写信给塔马斯普，要求引渡巴亚吉德。塔马斯普表示同意，获得一笔价值四十万枚金币的黄金。他把巴亚吉德和他的四个儿子交与苏赖曼的间谍，他们以背叛的罪名遭到杀害。这是一种不义行为，情同于出卖。

**塔马斯普朝廷里的欧洲人** 这时，在国王的朝廷里出现了两个欧洲人，一个是英国人安东尼·詹金森，他是通过不列颠驻莫斯科公司代办处，经俄国来这里的，带有英格兰女皇伊丽莎白的外交信件。可怕的沙皇伊凡，于1559年曾把他作为自己的大使，派往布哈拉，在那里他同乌兹别克人首领有过往来。1561年，他被派往波斯，与波斯协商开辟商业关系。詹金森受到了国王的召见，但不大亲热，因为塔马斯普不愿同不信者打交道。然而，他还是给他以某些特许，莫斯科公司开始在波斯北部里海一带活动。但是这项贸易未能长久继续下去，而于1581年放弃。另一欧洲人是威尼斯大使文森提欧·德·亚历山德里，他被派到这里，与塔马斯普磋商联合进攻土耳其，因为苏赖曼正准备进攻罗得岛，威尼斯人要求派一支军队袭击土耳其后方。这项使命也遭到失败。德·亚历山德里带回了关于波斯首都的见闻。波斯首都自色里姆威胁大不里士以后，早已迁至卡兹文。这位威尼斯人对国王塔马斯普的描写，不是恭维性的。他谈到，塔马斯普在其统治晚期，沉迷于玩乐，忽视行政管理。据他的记载，旅途已无安全可言，腐败甚至已开始破坏法制。对于这种记述，人们应当有所保留，因为实际上，在塔马斯普时代，重建波斯和重新创造波斯文化的过程已经开始。国家首次迸发出建设热情，相当多的建设事业正在进行之中。波斯正在缓慢但却是稳步地获取它自己的、独特的文化方式。塔马斯普的努力

正在开花结果，尽管最硕美的干果是在塔马斯普以后的第三代国王当政时期收获的。

**国王阿巴斯一世（1578—1629年）** 继承塔马斯普王位的，首先是他的两个不肖之子，继而是称为阿巴斯一世大帝的阿巴斯国王。他被赞誉为那个时代亚洲最著名的国王之一。在残酷这点上，他当然不是洁白无瑕的，但总的说来，他是个视野广阔的人。他有着坚强的意志，表现出巨大的组织能力。当吉兹尔巴斯旧贵族日益动乱不安时，他组织了一个新等级，称他们是“国王的朋友”。迄至那时为止，土耳其人在与波斯的战争中一直占上风，因此他雇用了两个英国人安东尼和罗伯特·雪莱，他们是为了试试运气，于1578年来波斯的，身边仅有二十六名随员。在他们的帮助下，他建立了一支步枪队和一支有效的炮队。可是，未及他能够使用这支新军，土耳其人在法哈德·巴沙的率领下，再度侵入了波斯。1587年，在巴格达附近发生了一次战斗，波斯人在激战三日后，遭到失败。于是，土耳人再克大不里士，占领了北起乔治亚，南至鲁里斯坦的西部地带。

**乌兹别克人** 这对国王阿巴斯的骄傲是一次沉重打击，但国王无力进行报复，因为他在北部受到了凶恶的乌兹别克人的威胁，他们经常侵犯他的北部边界。他首先与土耳其人签订了和约，割让大不里士、希尔旺、乔治亚和鲁里斯坦，然后把注意力转到了北部边界。乌兹别克人在其阿布杜拉二世国王的领导下，已经成为马瓦拉—纳赫尔地区的一支强大力量。这位国王吞并了法加纳、卡斯加尔、库坦以及包尔克、巴达赫尚、图克阿里斯坦，分别向东部和南部扩充了版图。在西部，他占领了阿斯特拉巴德，然后袭击了遥远的吉兰，那里的统治者在他到达之前已逃走。接着，他南取赫

拉特，经九个月的进攻，该城亦告陷落。这时，阿布杜拉又进攻马什哈德，尽管国王阿巴斯匆忙前往解救，但因病未能及时赶到。这座圣城也落入乌兹别克人手里，并遭到浩劫。随着尼沙普尔、沙布兹瓦尔、伊斯法罕和呼罗珊等城市的相继陷落，形势变得非常危急。最后，国王阿巴斯调集了他的军队，于1597年在赫拉特附近对乌兹别克人发起猛烈反攻，终于粉碎了他们的力量。大批乌兹别克人被包围并遭到屠杀。这种令人信服的显示力量，迫使乌兹别克人远离呼罗珊边界，达许多年之久。

**与土耳其人的战斗** 这时，国王已作好准备，要与他的宿敌土耳其人较量。他甚至派遣他的军事顾问返回欧洲，以寻求援助。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奇怪，但应当记住，权力会使国王们忘掉情谊。而且在逊尼派与十叶派的战争中还有一件不幸的事，即：他们常常会把穆斯林之间应有的完全的同情和忠实忘得一干二净。欧洲未对国王阿巴斯的呼吁作出响应。确实，当问题涉及穆斯林双方时，欧洲从未对某一方提供过援助。因此在1603年，国王阿巴斯率领他自己的军队，收复了大不里士，接着收复了埃里范、希尔旺和卡尔斯。之后，又同土耳其人在米尔米亚湖附近展开一场大战。这时，阿巴斯一世已拥有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他打败了土耳其人，重占美索不达米亚、摩苏尔和迪阿伯克尔。1612年，双方实现了和平，但约于四年以后，再度发生战争。1616年，一支强大的土耳其军队再次进攻埃里范，但波斯人战斗十分勇敢，土军被迫撤退。两年以后，土军进攻大不里士，再次狼狈撤退。诚然，数年以后，土耳其军队曾深入到遥远的巴格达，但那次远征亦未获得什么结果。所以，土耳其人认识到，国王阿巴斯是不可小看的。此后，至少有一个时期，双

方消除了敌意，签订了和约。但在道义上，仍对土耳其人有利，因为根据条约的条件，国王阿巴斯每年要向苏丹缴纳一百担丝；他的新近的一些后继者们，甚至向土耳其人缴纳了更大一笔贡赋。

**作为行政管理者的国王阿巴斯** 阿巴斯一世的声誉，不仅在于他对乌兹别克人或土耳其人所取得的军事胜利。他还具有统治才能，这种才能，即使是在一个以拥有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一世、法王亨利四世、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赖曼陛下和印度的阿卡巴而自豪的时代，也是杰出的。他首先改善了帝国交通，在全国各地兴建桥梁和客栈。他修建的一些公路，特别是吉兰到马赞达兰的公路一直保存至今。但他的最突出的成就，还在于重建首都伊斯法罕，使它成为一座拥有双重公路的新城。他以美丽的建筑物把这座城市点缀为那个时代的奇观。在他当政时期，许多欧洲旅行家曾到过波斯和沙法维王朝，生动地记述了他们的见闻。这座城市有六十万居民，一百六十二座清真寺，四十八所宗教学校，一百八十二所客栈和一百七十三家公共浴池。据说街道很窄小，但几乎每家都有一座花园。国王对非穆斯林很开明，容许他们举行宗教活动。他试图把波斯各部族融合为一个民族，赋予它们以同一观点的同一文学，同一文化和同一教义。他使马什哈德和伊玛目里达的陵地成为十叶派的著名中心，他自己还定期到这座圣地朝觐。据说，一次他曾步行八百英里，到圣地朝觐。难怪他的尽的获得了成功，并在波斯人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其他方面，他也是一个进步的君主。他视野广阔，头脑冷静。据法国旅行家查尔丁所记，他是这样一位领袖：人们相信，“这位伟大的国王一旦死去，波斯也就不再繁荣了”。

**国王沙菲** 阿巴斯死后，他的孙子沙菲就任国王。他的统治为内部邪恶所困扰，这种邪恶每当穆斯林王朝最初几个能干的国王去世后，便开始折磨它。阿巴斯朝、西班牙后倭马亚朝和边界另一侧的奥斯曼土耳其君主都曾是它的受害者。如今这个恶魔又在沙法维王朝里出现了。这种邪恶可以称之为“闺房统治”。妻妾们开始同亲王和权力要求者们互相勾结，一系列明争暗斗皆由此而来。国王沙菲诉诸于大规模的流血镇压。看到他们的内部纷争，土耳其人乘机再次侵入他们的国土。结果，土耳其苏丹穆拉德四世于1630年长驱直入，一直深入到内地，占领了位于波斯中部的哈马丹。五年以后，土耳其人再度攻占了埃里范和大不里士。终于在1638年攻占巴格达，强迫波斯人签订和约，根据这项和约，波斯人理所当然地收回了北部的埃里范，但巴格达却永远归属于奥斯曼帝国了。

**沙菲的继任者们** 国王沙菲的后继者们同样令人失望，他们于软弱无力的抵抗之后，向入侵者割让了东部或北部领土。国王阿巴斯二世当政于1642—1667年间，但他即位时，年仅十岁。他没有能力，国家日见衰落。在他之后当政的，是他的儿子苏赖曼国王（1667—1694年）。他贪图享乐，不理朝政。贵族们以他效尤，听任王朝走向毁灭。但正象有时发生的那样，接替这个无所事事的统治者的，倒是一位虔敬的人。新任国王侯赛因（1694—1712年）较之他的前任要好得多。可是他是个坚定的十叶派信徒。他过分强调十叶派教义和习俗，招致他的邻国再度侵入沙法维国土。结果，他把每一个能够起兵的人，都招引到他的国家中来。

**沙法维王朝的结束** 沙法维人不久就和阿富汗人发生冲

突。虽则一个时期以后，沙法维国王曾再度当政并统治一个时期，但波斯历史上这段光辉时期实际上已告结束。不过，我们在讨论下一支系的波斯国王们之前，有必要先讨论两件事，这就是沙法维王朝的行政制度和宗教思想。由于自沙法维王朝起，波斯成为信奉十叶派教义的国家，因此十叶派教义值得研究。本章将讨论它的主要特征。

**沙法维王朝的行政管理——沙（国王）** 沙法维王朝的统治方式早已由国王伊斯玛仪固定下来，经稍许改动，一直沿袭迄今。当然，国王自己是国家的绝对元首。国王是首席法官，一些案件由他正式开庭审判，这同莫卧儿人统治下的印度，或此前穆斯林统治下的其他地方，或边界另一侧的奥斯曼帝国，情形是一样的。国王也是军队的总司令，只要国王们仍然当政，他们在战时就要统领军队。

**大臣** 同所有穆斯林君主一样，国王下设一个大臣会议。仅次于国王的官员称为“维齐尔”，维齐尔在许多场合下是国王的代理人。维齐尔可以是一个亲王，或者是一个贵族。接下是“艾米尔—乌穆拉”，它相当于首席部长；再次是“沙德尔—苏杜尔”，它是国王旨意的维护者，也是穆斯林的法律顾问。此外，还有主管财政的大臣和其他各部大臣。只有那些经过证明，确实忠诚、干练并具有施政经验的人，才能被挑选出来担任上述官职。这前四人组成一个小内阁。此外还设有礼仪官长和皇家掌玺官，但这些只是朝廷官员，没有行政权力。

**省政府** 如各地流行的惯例一样，有才干的军事首领们被任命为总督。虽然要求他们具有行政管理才能，但也允许他们指任代表，以协助他们处理行政事务。总督靠省收入供养自己和维持省政府，但必须将总收入按一定比例上缴国库。

总督必须供养自己的军队。军队的数目、质量和类型，取决于税收情况。军队奉命出征，或应召在国王统领下作战时，总督必须亲自带兵。平时，总督也作为省府首席法官。在大的行省，总督可以任命一名助理，管理一部分地区。每个重镇都设有要塞，拥有一支驻军，由城防官统领。

**税收** 税入的主要来源是：土地税、商业税、受封亲王的贡赋、战利品、关税、过境税和国内消费税。财政部下设两个分支机构：一个负责收税，一个负责清点和决算。这同阿巴斯朝，或后阿巴斯哈里发帝国治下的穆斯林诸王国的情形一样。

**伊玛目教义** 在介绍波斯时，很有必要就它的宗教作一番讨论。鉴于伊玛目观念构成了它的核心，因此必须先就这方面进行讨论。十叶派人从相当早的时候起就相信阿里是先知的合法继承人。这种信念渐渐发展为信条，后来则发展为一种具有它自己的完备的教条和教义的信仰。由此产生出伊玛目教义和宗派。随着时间的推移，伊玛目被认为是神圣的，神授的。它的极端的形式，在观念上具有某些怪异的特征。例如，据认为，所有的伊玛目都是穆罕默德，他们只是以不同形体表现出来的真主的灵性。说明这种信条的最流行的公式是："我们中间的第一个人是穆罕默德，当中的一个人是穆罕默德，最后一个人是穆罕默德，所以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是穆罕默德。"他们还认为，伊玛目产生于光，安拉的一切纯正、神秘的知识，一切精神上的福音，都通过他们降临人间。许多人甚至相信，伊玛目高于其他圣人。它的极端形式包含有这样的观念：阿里是真主的化身，因此伊玛目身上具有大量神性。

**十二伊玛目** 共有十二个伊玛目，自阿里起，顺序如

下：（1）阿里·伊本·阿比·塔里布，（2）哈桑·伊本·阿里，(3)侯赛因·伊本·阿里，（4）阿里·伊本·侯赛因，（5）穆罕默德·巴奎尔，(6)加法尔·沙迪克，（7）穆沙·卡吉姆，(8)阿里·里达，(9)穆罕默德·塔吉，(10)阿里·纳吉，（11）哈桑·阿斯卡里，（12）伊玛目玛赫迪。其中，加法尔·沙迪克（700—765年）生活在倭马亚朝解体时期，享有独特的地位。他巩固了十叶派，并以自己的观点，丰富了十叶派教义。伊玛目阿里·里达是马蒙的女婿，前文已经提及。他在伊玛目中间享有很高威望，他在马什哈德的墓地成为十叶派的朝觐中心。据认为，末代伊玛目还在相当年轻时，就隐遁不见了。据说他仍然活着，人们认为，在穆斯林最需要他时，他终将重返大地。到那时，他将重振信仰，伊斯兰教将得以复兴。这种救世主再现的观念，渊源久远，是许多宗教所共有的。许多人自称是玛赫迪（期望的救世主）的再现，而且由于人们是如此渴望找到精神上的慰藉，以致所有这些人都在自己的身边聚拢了一批追随者。法蒂玛也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她是先知的女儿，阿里的妻子，哈桑和侯赛因的生母。她于先知去世后不久，卒于632年8月26日。她与她的父亲、她的丈夫和她的两个儿子，并称为十叶派的“五圣”。

**四部经典** 十叶派圣训开始形成于萨曼王朝①，但正式成书于十叶派的布瓦希德王朝②。这样，逐渐开始了对圣训的研究和精选的工作。共有三位大圣训学者，著有四部经典：

① 萨曼王朝当政于874—999年，见第五章。——译注

② 布瓦希德王朝当政于945—1055年，见第五章。——译注

（1）穆罕默德·伊本·叶库布·库拉尼(卒于939年)。他著有《宗教科学概述》。这本书包括一万六千余条十叶派圣训。据说，他花费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来写这部书，这部著作被誉为“最有价值的伊斯兰教的权威著作”。

（2）第二个名字是穆罕默德·伊本·阿里·侯赛因·伊本·穆沙·伊本·巴布维希，又名伊本·巴布亚（卒于991年）。有时他的名字与他父亲的名字发生混淆，后者在十叶派历史上也很著名。巴布维希曾得到布瓦希德王朝苏丹鲁克·道拉的赞助，据说他曾在巴格达从事三十年的研究工作。他的著作名为《众人皆为自己的律师》，书中包括四千四百九十六条圣训。

（3）第三位大圣训学者是穆罕默德·伊本·哈桑·图希。他也来到了巴格达。他的学术成就极高，逊尼、十叶两派都承认他是位大师。他卒于1022年，其时布瓦希德王朝已经灭亡。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写过多种题材，但以保存下来的两部十叶派圣训最为有名。这两部著作是：《判断的纠正》和《圣训的鉴别》。

**十叶经典** 在经典的解释方面，十叶派计有三个主要派别，即：最接近逊尼派的人，最远离逊尼派的人和中间派；又可以划分为保守派、温和派和激进派。区别在于对伊玛目概念的不同解释。保守派大部为栽德的追随者，他们认为，伊玛目身上的神性是有限的，仅指他是神授的。他们不相信，“神光”在前一伊玛目死后，就奇迹般地涌流到后一伊玛目的躯体里。他们认为，伊玛目的牺牲仅仅是为追求阿里遗产的“继承权”而作的献身；激进派走向了另一极端，他们相信“神光的绝对移宿”，即前一伊玛目死后，“神光”便自动移宿到后一伊玛目的肉身里。因此，真主住宿在人的

肉身当中，直到人变成真主。伊玛目派为温和派，他们相信“神光的不完全移宿”，即是说，伊玛目终究是人，但在他身上存有神光。这一派中的极端派当推德鲁兹派，他们已经越出了伊斯兰教的境界。其中最极端的形式是卡尔马特派及其支派巴丁派和努赛里派。在他们看来，最有价值的行为就是死亡或殉身。“死”，不是屈服于魔鬼，而是寻求接近主的门径。难怪伊斯玛仪派拥有成千上万的献身者，他们在其宗教领袖的命令下，毫不踌躇地寻求牺牲。

**伊玛目的特使（维齐尔）** 如同在其他教派和信仰中一样，十叶派学者和神学家当中，也有一些极为博学和虔敬的名士大家，这里只能提及几位。首先，我们应当牢记，即使是伊玛目们自己，如加法尔·沙迪克或阿里·里达，也都有他们自己的特使，称为“维齐尔”。如果伊玛目不在，维齐尔的职位就显得格外重要。有些维齐尔甚至以“隐遁的伊玛目”自居。在十叶派历史上，有四位这样的伊玛目。每当他们中间的末代伊玛目死后，神学家当中的一位显贵就会出来接替他，代替“隐遁的伊玛目”与公众之间的“中间人”，直到最后沙法维王朝正式设立这个官职为止。这个官职称为“伊斯兰教长老”，他是朝廷中极有尊严的官员，也是十叶派教法的最权威的说明官。

**十叶派信仰的复兴者** 十叶派信仰还有它的“复兴者”（mujaddids）。十叶派信众相信，伊斯兰教的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位复兴者。第一位复兴者是伊玛目穆罕默德·巴奎尔，第二位复兴者是伊玛目阿里·里达。拉吉人穆罕默德·伊本·叶库布和夏里夫·穆尔塔达则分别是三百年和四百年后的复兴者。十叶派人相信，第五位复兴者正是安萨里教长，他甚至被公认为一位更伟大的复兴者。上述神学家

们，以他们的渊博的知识，深刻的见解和绝妙的宗教洞察力见称。经典作家伊本·巴布亚在布瓦希德时代也颇有名气。伊玛目穆沙·卡吉姆的后裔夏里夫·穆尔塔达是那个时代阿里派公认的代表。作为一个大演说家、论辩家和组织家，他同各地的信徒保持着联系，卓有成效地组织复兴运动。他与他的弟弟夏里夫·拉迪合作，编纂了《哈兹拉特·阿里言论集》。这部著作在十叶派信众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沙法维神学** 十叶派比逊尼派更注重推理原则。逊尼派教法官（穆夫提）通常根据以往的权威对神圣法律问题作出决议，而波斯的宗教学者则根据《古兰经》和“圣训”作出决定，但同时也应用类比原则，并参考伊斯兰教学者们的一致意见。这意味着采用类比（Qiyas）、推理（Ijtihad）、意见（Ray）和公议（Ijma）等方法。当然，这也导致各式各样意见的出现，因此十叶派宗教法典比逊尼派宗教法典流派更多，不一致之处也更加突出。有许多神学家，如穆罕默德·伊本·阿赫默德·伊本·伊德里斯·希里·伊吉里甚至否定“圣训”的权威，而仅以公议原则作为依据。反之，也有一些象穆拉·阿明·阿斯塔拉巴迪（卒于1626年）这样的神学家，认为除《古兰经》外，只能应用“圣训”。他认为，应用类比只能导致随意性，而公议原则是毫无价值的东西。这些神学家当中最有趣的是阿赫默德·伊本·穆罕默德，他被称为“阿达比尔的圣人”。他是阿巴斯大帝时代的人。他心地极为善良，时常把他的衣服分割给穷人穿用。因为这个缘故，他总是头戴一条长头巾。每逢遇到衣不遮体的穷人，就从头巾上扯下一、二尺布，送给别人。这样，往往未等到家，头巾就被撕光了。还有其他一些神学家，如努鲁丁·阿里·阿布达尔·阿里、穆罕默德·巴霍丁·阿米里

等。但还须提及一位有趣的十叶派神学家，他被认为是十叶派的一位大哲学家。他的名字叫穆拉·沙德鲁丁·穆罕默德·伊本·伊卜拉欣，通称为穆拉·沙德拉。他是巴霍丁·阿米里和米尔·达玛德两位长老的门徒。他对自己的见解坚信不移，对两位长老的学派的影响显然可见，然而他却遭到十叶正统派的冷眼。他的代表作是《神性的见证》。他死于1640年，人们怀念他，主要是因为他对后世的影响，而不在于他个人的成就。

**谢赫学派** 谢赫学派得名于巴林的谢赫·阿赫默德长老（1741—1826年）。阿赫默德初时在他的家乡教授神学和哲学，后定居于叶兹德。他结识了卡兹文的哈吉穆拉·拉吉，后者是当时正统派的首领，但他在观点上不属于传统派。例如，他把伊玛目看作是创造的力量，宣称如果不存在这些创造力量，那么真主什么也造不出来！他还认为，“唯有通过伊玛目这个中介，才能了解真主”。他的一段名言是：“当我们念诵〈古兰经〉的开端章，当我们说：‘我们只崇拜你，我们向你寻求帮助’时，我们所想到的，只是阿里”。难怪即使在十叶派里，他也被视为异端。据信，他在巴布和巴哈教派中颇有影响，他们都是他的追随者。

**阿富汗人的兴起** 正当沙法维国王侯赛因加紧控制波斯人民的信仰并试图强制他们接受一种更加僵固的模式时，一个名叫米尔·瓦伊斯的坚定的逊尼派巴坦人首领在阿富汗斯坦的坎达哈举兵起义。侯赛因国王派遣一支军队前往镇压，但这支军队经不起激烈的战斗，又遭到顽强的阿富汗山区土著人的袭击，终于失败。这次胜利以后，米尔·瓦伊斯公开宣布独立。他死后，他的继任者与侯赛因国王签订了和约，承认了波斯国王的宗主权，结果招致他的追随者们的不满，他们

认为，这是对他们的叛卖。他们争辩说，他们已经赢得了完全独立，于是在1717年将他推翻，而另立米尔·马茂德为王。同年，阿布达里斯首领于赫拉特宣布独立，波斯国王茫然不知所措。尤为严重的是，坎达哈的统治者米尔·马茂德乘虚而入，于1722年率领巴坦人侵入波斯。波斯军队的处境极为不利：士气低落，军纪松弛，装备低劣。他们勉强迎战，只能进行无力的抵抗。米尔·马茂德于古尔纳巴德战斗中取得象征性的胜利后，挥兵向伊斯法罕进军。侯赛因国王被迫让位。这样，米尔·马茂德便当上了波斯国王。侯赛因的儿子塔玛斯普逃至马赞达兰，继续组织抵抗。

**彼得大帝与波斯** 这时彼得大帝为俄国沙皇，他利用了波斯的混乱。他以恢复波斯王朝合法继承人的王权为借口，于1772年出兵占领爱琴海的波斯港口达尔班德，次年占领了里斯特和巴库。塔玛斯普进而答应割让希尔旺、达赫斯坦、吉兰、马赞达兰和阿斯特拉巴德，条件是彼得大帝帮助他恢复王位。土耳其人也不比俄国人为逊。他们于1723年占领了提夫里斯。于是俄国人和土耳其人订立盟约，同意共同瓜分波斯。土耳其人说，他们喜欢大不里士、哈马丹和吉尔曼沙，遂于1724和1725年匆忙占领了这些地方。

**米尔·马茂德** 另一方面，米尔·马茂德在征服波斯后，万事都不如意。他为西北部边界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态所困扰，行动变得非常古怪。他感到自己被出卖了，滋长起疑虑和报复心理。在伊斯法罕的受过教养的贵族们眼里，他只不过是个野蛮人。虽然他身为君主，但他们并不掩饰对他的轻蔑。于盛怒之下，米尔·马茂德决定以粗暴手段，对那些嫉恨他的统治权威的沙法维王公贵族们施以报复。他以虚构的阴谋罪名，下令进行一场大屠杀，王公贵族、士兵乃至平

民，都难以幸免。他当政的几年间确实充满了恐怖。

**阿斯拉夫·沙(1725—1730年)** 他死后，人们感到松了口气。他的继任者阿斯拉夫·沙是个通达的人，对人民较为和善。他确是一位通情达理的人，但人民对不久前的大屠杀记忆犹新，仍抱有怀疑和敌意，拒绝同他合作。他也未能从他自己的故乡坎达哈得到多少帮助。然而，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是不会轻易被挫败的。不久，他就以战败土耳其人的行动证明自己是个能干的人。这次战争发生于1727年，当时土耳其人正向伊斯法罕逼进。战后，他与土耳其人签订了条约，这是一笔有利的交易。他把被征服的领土割让给土耳其苏丹，换取对方承认他为波斯国王。这并未帮上他多少忙，因为同年流亡的波斯王储塔玛斯普，联合了强大的呼罗珊的阿夫沙尔部族首领纳迪尔·库里再次返回。联军占领了马什哈德和赫拉特，迅速逼近伊斯法罕。阿富汗篡政者阿斯拉夫·沙出兵迎战，但被击败(1728年)。他率领残部逃走，1730年于南部设拉子附近再次投入战斗。他和他的阿富汗人打得顽强，但终告失败，阿斯拉夫逃出战场。他在返回坎达哈途中遭到杀害，他的追随者散失无踪。这就是阿富汗人统治的结局，它使国家在各方面更加贫困。

**国王塔玛斯普二世(1730—1732年)** 这时塔玛斯普再次成为波斯国王，但只是名义上的国王。真正的统治者是纳迪尔·库里，他同国王的妹子成婚。纳迪尔是一位出色的将军。在打败阿斯拉夫·沙以后，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土耳其人，将其逐出了哈马丹、吉尔曼和大不里士，而在这之前，土耳其人是极少遇到敌手的。接着，他向赫拉特的阿布达里斯部族人发起进攻。但是，当他背向土耳其人时，塔玛斯普想到要巩固纳迪尔对土耳其的战果，遂亲领一支军队进攻土

耳其人。这是一桩愚蠢的打算，因为他根本不懂打仗，结果土耳其人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他，并收复了失地。纳迪尔极为忿怒，火速返回伊斯法罕，以了解事情真相。他废黜了塔玛斯普，立他的年仅八个月的儿子为王，号称阿巴斯三世。阿巴斯三世是这个家族的末代国王，仅仅是个影子统治者。

**摄政王纳迪尔(1732—1736)** 纳迪尔是个杰出的人物，精力极为充沛。对他来说，行动的重要性犹如一个人离不开呼吸一样。他很快就把注意力转向了俄国人，迫使其放弃了以不正当手段弄到手的东西。根据1732年里斯特条约，他收回了马赞达兰、阿斯特拉巴德和吉兰。正当纳迪尔忙于同俄国人谈判时，土耳其人乘其不备，侵入波斯。纳迪尔匆忙回兵，于吉尔库克遭遇土军，但被击败。他不甘心失败，再次调集军队进攻巴格达，包围了这座城市。正在这时，北部地区发生了起义，他不得不解除包围，赶到北部马尔瓦拉进行镇压。但纳迪尔并未忘记吉尔库克之辱。他与俄国人签订了一项条约，放弃了彼得大帝在高加索获得的全部领土，包括巴库和德尔班德。作为回报，俄国人与他结为盟友，共同对土耳其作战。结果在1735年，纳迪尔于巴格哈范德战斗中打败了土耳其人，攻占了迪夫里斯。

**波斯君主纳迪尔·沙(1736—1747年)** 幼主阿巴斯三世于1736年死后，王位正式转到纳迪尔手里。他接受王位的条件是，必须改变国教。他企图在波斯恢复逊尼派信仰，但他在转变波斯人的思想上未能取得成功，这在他当政时期，犹如一块不治的肿瘤。1737年，纳迪尔和他的将军们征服了北部的包尔克和南部的俾路支斯坦；1738年，占领坎达哈，接着侵入印度。仅用一年，即占领了喀布尔、白沙瓦和拉合尔，并向南部进军。国王穆罕默德·沙派遣一支大军

前往迎战，但在卡尔纳尔战斗中为纳迪尔·沙所败。接着，纳迪尔攻占了德里，一场无端的大屠杀随之而来。纳迪尔向穆罕默德·沙索取了一笔巨额赔款，然后返回波斯。他还带走了著名的孔雀王朝宝座。战利品的价值估计在五千万英镑以上，即使以现代货币计算，这也是一笔巨额款项。他永远地吞并了印度西部的全部领土，只留下一个支离破碎的政府。

**征服信德（1739年）** 入侵印度以后，纳迪尔的军队在阿富汗作了一年的休整。次年冬季，他再次南进，这次进攻的目标是信德。该省的统治者库达亚尔·汗所能做的，几乎是不抵抗。事实上，当波斯军队逼近时，他已逃往阿马尔克特，但为波斯军俘获。在清点战利品时，人们发现，其中有许多东西是阿富汗人在阿斯拉夫·沙王朝统治伊斯法罕时弄到手的。纳迪尔吞并了这块领土，在行政管理上作了一些改变，后取道上俾路支斯坦，返回阿富汗斯坦。纳迪尔的军队在赫拉特休整了一个时期，他下令展出从德里和信德带回的所有财富。展出时，孔雀王朝的宝座吸引了每一个人，由德里带回的王朝的御帐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阿夫沙尔朝的编年史家阿布杜勒·卡里姆曾作过下面的描述："御帐的底衬由紫罗兰色的锦缎织成，上绣各种飞禽走兽图案，衬景是花草树木，所有这些都由五光十色的珍珠、宝石和其他稀有石头缀成。"这就是来自德里的珍宝。难怪在纳迪尔入侵后，德里朝廷从未呈现出昔日的光辉！

**征服者纳迪尔** 1740年，纳迪尔征服了布哈拉和吉瓦（花剌子模），为他的业绩增添了光彩。这时，他已经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帝国，它的版图东自印度河，西至底格里斯河，北起布哈拉，南到波斯湾。当他从吉瓦凯旋而归后，他

下令兴建一座巨大的王宫和一座珍宝馆，以展出他从印度带回的珍宝。然而，他并未忽视公众的情绪。他来到圣城马什哈德，以适当的方式庆祝他的胜利。

**施政者纳迪尔** 这时，他已经达到了他的权力顶峰，因为他统治着一个比沙法维王朝还要大得多的帝国。但是，他远非象阿巴斯大帝那样的创建者或建设者。他命定是一个伟大的战士，而不是一位能干的施政者。他的致命的错误在于，他继续致力于在波斯铲除十叶派信仰。他没有认识到，十叶派信仰已深深地扎根于人民之中，他的努力只能带来不满。不满就会产生不安，不安就要引起暴动，而这些暴动是在阿巴斯大帝的严厉镇压下，才得以平复的。正象通常那样，他的这种措施使得人民更加不安和难以驾驭。纳迪尔极少闪现出谋略，往往易于作出严厉的判断，当涉及不义行为时，尤其如此。从印度获得巨额财富，似乎使他成了一个吝啬鬼，他不仅未把他的财富用于建设计划，反而把它们囤积起来。德里战斗以后，当他自坎达哈返回时，他曾下令减免三年税收，但后来他又重新征税，并强迫完纳。结果，人民愈来愈厌恶他。他的最后的数年是不愉快的，非旦未能留下一个满意的、昌盛的国家，反而使得波斯在各方面都很贫困。

**最后的战争** 在他统治的晚年时期，他同土耳其人之间再次恢复了敌对状态，原因是1743年土耳其苏丹拒绝接受与波斯商定的条件。两年以后，纳迪尔亲临战场，于卡尔斯附近大败土耳其军。1747年，双方最后签订了和约，但边界线仍与穆拉德四世时代相同。同年，纳迪尔·沙为他手下的一个部族人所暗杀，波斯最后一位伟大的国王就这样死去了。

**性格** 纳迪尔·沙在性格上没有显著的特征。作为一个

没有特殊志趣，只满足于行动的平庸的人，他理应只作一位将军而不担任行政职务。珀西·赛克斯先生对他有过这样一段评价："体格健壮，仪表堂堂，声音如雷，有着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决心，他是一位天生的军队首领，凭着他的战斧，他劈开了通向声誉之路。他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和英雄气概，他证明自己是一位战略家"。无疑，他具有一个伟大统治者的仪表，但他的贪欲以及通过无缘无故地把他的儿子弄成双目失明和在一个十叶派的国家推行逊尼派而表现出来的他的残酷，所有这些都使他黯然失色。有人认为，如果他在1740年，即在他征服吉瓦以后就已死去，他就会成为伊朗最伟大的英雄了。当时，他是国家的宠儿，亚洲的巨人。

**阿迪尔·沙(1743—1748年)　鲁克国王(1748—1751年)**　纳迪尔死后，在继承权的问题上出现了混乱，但一个时期以后，他的一个侄儿阿迪尔·沙登上了王位。数年以后，阿迪尔遭到暗杀，纳迪尔的一个孙子鲁克王储被贵族们扶上王位。然而，他为一个十叶派对手所败，被迫退位。但鲁克国王性格非常坚强，他逃到呼罗珊省，在那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虽已双目失明，却一直当政到1796年，这确实是一项杰出的成就。

**阿布达里**　在纳迪尔死后的这段无政府时期，纳迪尔的一位将军阿赫默德·汗·阿布达里在坎达哈当上了国王，他的统治区扩展到马什哈德、赫拉特、克什米尔、信德和旁遮普的一部分。这样，他就在阿富汗斯坦建立起一个强大的阿富汗国。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但他的征战属于印度史的一部分，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见第十三章)。

**赞德王朝(1750—1779年)**　鲁克国王失政后，有两大派系在波斯竞争王权：一是卡里姆·汗为首的赞德派；一是

卡加尔派。卡里姆·汗获胜，当上了波斯国王。因其力量集中于南部，他把国都迁至设拉子。他是个正义的君主，坚毅而又仁慈。在他的英明统治下，国家的繁荣得到了大力恢复。在他的允许下，1763年，英国商人在布塞尔开办了一座工厂；1770年又在巴士拉开办了一座工厂。1775年，巴士拉的工厂出现了麻烦，原因是卡里姆·汗的某些命令未能得到执行。但卡里姆·汗是个不可欺侮的人，他派了一支远征军到达巴士拉，攻占了这座城市。可是，他死后不久，巴士拉被放弃了，这家工厂又转归英国人的手里。

他于1779年死后，又出现一段混乱时期，这促使卡加尔派首领阿加·穆罕默德起而反对赞德人。但起义未能成功。赞德人又统治了数年。卡里姆·汗由阿里·穆拉德·沙继位，不久他又由加法尔·沙继位，四年以后由鲁夫·阿里·汗继位，他是赞德王朝的末代国王。

**鲁夫·阿里·汗（1789—1794年）** 鲁夫·阿里·汗是一个比加法尔·沙要好得多的统治者。他在各方面都很杰出，待人接物上充满着大丈夫气概，但贵族们认为他过于傲慢。与此同时，卡加尔派的权势在日渐增长，以致鲁夫·阿里·汗在当政五年以后，不得不同卡加尔派首领阿加·穆罕默德为争夺王权而战。在这场战斗中，鲁夫·阿里·汗战败，死在战场上。卡加尔派首领执掌了王权。他建立的王朝在波斯一直统治到1925年，前后达一百三十年。这些，我们将在后一章里予以讨论。

**波斯文化——波斯昔日的骄傲** 为了正确评价波斯在伊斯兰教史上的地位，我们必须试图了解波斯引为骄傲的过去和它的文化。波斯是个非常古老的国家，早在公元前一千年，它的文明即已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度。甚至早在两千多

年以前，阿拉伯半岛就把自己的儿女一批又一批地派往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派往叙利亚。迦勒底人、阿卡德人、苏米尔人、腓尼基人和希伯莱人等等，全都源出于沙漠种族。但阿拉伯半岛从未有它自己的文明，也许在人们模糊记忆中的也门，是个例外。后来，阿拉伯人当然有了自己的文明，它的最高的品格，即令是汤因比教授，也坚持把它称为叙利亚的文明，而非阿拉伯文明。但波斯人一向认为阿拉伯人是个新种族，一个新兴的暴发户。在阿拉伯人至上的日子里，这种对于伟大过去的自豪感，从未消失过，它深深埋藏在他们的心坎中。在后来的阿巴斯朝时期，它甚至得到了公开的表现。

**波斯的地理位置** 波斯的地理位置非常有利。这里为无数次移民提供了通道，雅利安人、乌兹别克人和阿富汗人移民，都必须经过这里。因此，它渐渐获得了融合能力。它不仅吸收了新鲜血液，而且欣然地，当然不是卑膝地接受了外来影响。在我们讨论过的数世纪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的移民进入了波斯，成为波斯居民的一部分，然而他们全都获得了同样的波斯价值，同样以它的古老的过去和光荣而引为骄傲。波斯民族逐步形成的另一素质，是接受外来影响的能力，他们接受外来的思想或影响，无论它是宗教的，社会的或知识方面的，并赋予它以新的表现形式。这种素质，甚至早在伊斯兰教史前时期即为观察家们所注意。它一直延续到现在。

**沙法维朝的得势** 所以，一旦它自己的一个王朝终于得势时，波斯本国的才智就会融合于波斯民族的全部生活里，并以新的方式开出绚丽的花朵，而这种才智最初是以阿拉伯文，后来则以波斯文的形式，在宗教、哲学和文学方面得以表现的。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只有一种宗教——十叶派伊斯兰

教，一个抵御外来侵略的新的军事组织，一种对其当政者的新的忠诚，一个知识活动的新时期。另一件有助于稳定的东西是波斯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一向以君主统治为基础，君主得到各式各样封建主的支持。封建主的忠诚向来是不定的，而平民们则依附于土地，世世代代过着平静的生活。由于村庄和小镇远离入侵者经过的大路，因之伊朗的生活方式得以在这些分散、孤立的小镇和居民点保存下来。一些有才干的人出生在这些小镇，尔后漂泊到大城市，在决定国家命运方面发挥他们的作用。巴列维王朝的奠基人就出生在这样的小村镇。到这时，所有这些村镇都获得了一种新的动力和意识，故能全力致力于国家的复兴。

**文学界**　然而，仍有一个限制性的因素，这就是十叶派新国教所强加的严格的宗教限制。它束缚了波斯的知识发展，如同它在法蒂玛朝束缚了埃及的知识发展一样。思想统治历来是不好的。在每一个时代，在纯洁的热情或宗教狂热之下，人的心灵总是遭到否定，自由思想受到窒息。沙法维朝的波斯同样如此，思想遭到控制。因此，很少有思辨性的探讨，无论是哲学上的，还是科学上的。思想无法达到更高的境界，波斯的才智只能在精致的艺术建筑或实用的艺术上得以表现。在文学领域，流行的方式就是内容服从形式，服从优美的语言和表现技巧。人们在诗韵和诗节的形式方面作了新的尝试，渐渐以诗的行节的安排来评价一首诗的好坏。在诗歌文学中，华丽的词藻日益起到更大的作用，质朴和诚挚的诗，巴巴·塔希尔的豪放的神秘主义，沙迪的卓绝智慧，哈菲兹的抒情诗体全都听不到了。波斯统治者们虽然极为重视文学，但也和法蒂玛朝一样，只注重十叶派文学和传统。即使是在波斯出生和波斯原籍的人们当中一度十分流行

的神秘主义，也已呈现枯竭。仍有许多人在写神秘主义诗歌或道德说教性的散文，但从未再出现象鲁米或加米那样的神秘主义大诗人，或者象沙迪或加拉鲁丁·达瓦尼那样的大伦理学家。

**波斯的社会和教育** 贯穿这整个时期，波斯思想一直受到十叶派神学观念的影响，人民的文化沿袭传统方式。传播伊斯兰教影响的媒介是清真寺小学和清真寺经学校，前者教授《古兰经》要理和宗教文学，基调是伦理性的；后者提供高级教育，基调也是宗教性的。这类教育仅局限于富裕之家的子弟，或具有非凡才能的孩子。诚然，当时的确没有正规的研究机构，然而也有类似于中世纪欧洲教会学校那种机构。此外，还有大批说书人、绿林文人和伊斯兰教托钵僧，他们漫游各地，四海为家，以古代故事和民间文学教育波斯的下一代。正如阿纳尔德·威尔逊比在他的《波斯》一书中所说，“老百姓不识字，但并非没有学问，他们对波斯古典文学的了解，远远超出普通欧洲人对自己权威大作的了解”①。关于这时期的文学的衰落，克雷尔·扬提出了一种解释，他说：“总的说来，这是一个波斯民族的复兴时期，其特征是，退出说阿拉伯语的社会，立十叶派伊斯兰教为国教和随之而起的沙法维人和奥斯曼人之间的冲突。”②然而，尽管退出了与整个伊斯兰社会的自由交往，波斯却能免于政治和文化上的孤立，其原因是欧洲列强的扩张以及他们对波斯遗产和商业关系的兴趣，这种商业关系是沙法维王朝同欧洲人共同建立起来的。

**波斯与十叶派** 十叶派作为一种贵族的信仰，很久以前

① A.T.威尔逊：《波斯》，第36页。——原注

② 克雷尔·扬：《近东文化与社会》，第131页。——原注

即在这样一些国家里安家落户——在这里，不存在民主或部落传统，人民以古老的文明和王室体制为其背景。确实，早自八世纪中叶，十叶派就在波斯扎下了脚跟，这正如它得到马格里布的柏柏尔人的拥护一样。在波斯，十叶派的栽德派获得了优势地位，为布瓦希德人所接受。伊拉克的十叶布瓦希德派之所以未能同阿拉伯的卡尔马特派和埃及的法蒂玛人合作，原因在于教义争端，布瓦希德派是侯赛因的孙子栽德的追随者，属于六伊玛目派，而卡尔马特派和法蒂玛人则属于伊斯玛仪派，或七伊玛目派。法蒂玛人和卡尔马特派在宗教上是合作者，因为他们都是十叶派的伊斯玛仪派的信奉者，该派为阿布杜拉·伊本·马蒙所创。卡尔马特派的创始人哈姆丹·卡尔马特是阿布杜拉的助手，而法蒂玛朝的奠基人是阿布杜拉的孙子。更重要的是，布瓦希德派想维持巴格达的阿巴斯哈里发的傀儡政权，所以他们从来不承认埃及法蒂玛朝哈里发为合法。可是尤为令人吃惊的是，在整个十一世纪一直在阿拉伯半岛当政的卡尔马特人，也同样不承认法蒂玛朝，他们与法蒂玛人竞相争夺叙利亚领地，有时还与他们交战。结果，在十世纪的非洲和埃及，阿拉伯半岛和波斯，几乎同时兴起三个十叶派国家，而未能形成十叶派的至上地位，而在969至1055年间，当法蒂玛人进入开罗以及塞尔柱人首领图格鲁格·伯格进入巴格达时，他们原本是能够做到这点的。

这三个国家灭亡后，十叶派在所有这些地区也随之急剧衰落，因之当沙法维国王伊斯玛仪当政时，他多少面对着一个逊尼派的波斯。其真实原因是，阿拉伯人在伊朗的至上地位虽然多次被推翻——首先推翻它的是塔希尔朝，接下是沙法尔朝和萨曼朝，最后是沙法维朝，但是这些王朝究竟是

相当久远的事。即使是在西部（马格里布），十叶派的伊德里斯王朝也久已不复存在。稍后，非阿拉伯的鲁斯坦人（也是十叶派人）在的黎波里的内地建立了一个小国，从而在阿拉伯人的突尼斯的阿格拉布朝和阿巴斯朝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但这个王朝也已消逝。与逊尼派阿拉伯帝国对垒的最后一个国家是凶恶的十叶派法蒂玛王朝，它在1300年被推翻。整个穆斯林世界，从摩洛哥到撒马尔罕，都处于蛮族的统治之下。东半部是蒙古人和土耳其人，西半部是柏柏尔人，他们全都属于逊尼派。当然，加赞和乌尔坚图·库达班达曾倾向于某种温和形式的十叶派，但这更多的是出于他们对逊尼派马木路克人的敌视，而非出于信念。况且，尽管法蒂玛人曾经统治埃及二百余年，并利用一切机会来传播他们的信仰，但十叶派从未在埃及立稳脚跟。事实上，当沙拉丁·阿尤布推翻法蒂玛朝并在阿巴斯哈里发的祝福下确立他作为逊尼派统治者的地位时，他是在没有抗议的情况下，为臣民们所接受的。当时的埃及，逊尼派在感情上占压倒的优势。国王伊斯玛仪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当他征服大不里士时，当地的十叶派领导人告诉他，居民的绝大多数属于逊尼派，要求国王不要强迫居民接受十叶派信仰，对于这个规劝，伊斯玛仪当时或后来都未打算接受。布朗在他的《波斯文学史》中谈到，伊斯玛仪国王在征服法里斯省（1503年）和赫拉特省（1510年）时，曾处死许多逊尼派神学家，但他发现国内没有足够的十叶派神学家和十叶派宗教书籍，用以教育大不里士和其他城镇的被迫改宗者。最后，他不得不从十叶派的两个据点加比尔—阿米尔和巴林调来一些十叶派学者。然而，伊斯玛仪国王的强硬的宗教政策招致一个直接的后果：奥斯曼苏丹色里姆大肆进行报复，在国内到处屠杀

十叶派人，他还征服了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这样，数世纪以来就在阿拉伯半岛北部形成了一条边界，这条边界最初界于罗马帝国和亚美尼亚亚帝国之间，后来则是拜占廷帝国和萨珊帝国的分界线。不可否认，波斯人从一开始就倾向于十叶派，但在1500年伊斯玛仪国王当政之前的四百年间，波斯的社会意识并未表现在宗教方面。它体现在文学方面，其证据就是，从费尔道希（930—1020年）到加米（1414—1492年），波斯所有大诗人都是逊尼派人。

**同印度和土耳其的文化关系** 十叶派尽可以在沙法维帝国占统治地位，但波斯文化并不局限于帝国本土。它影响到西部的奥斯曼人和东部的莫卧儿人。确实，那些逃避伊斯玛仪迫害的逊尼派学者或神学家们，曾受到了印度莫卧儿人和奥斯曼人的欢迎。诚如汤因比所说："自遥远的欧洲正教王国划过来的诸行省——鲁姆的奥斯曼加吉人，仍注视着伊朗世界的中心，以寻求知识上的启蒙和引导。"① 据有关记载，色里姆的父亲、苏丹巴亚吉德，与呼罗珊的穆斯林神学家和作家，如赫拉特的伊斯兰教长老（后因拒绝改信十叶派教义被伊斯玛仪国王处死），或大诗人加米仍保持着通信联系。印度历史上有一段老生常谈，即莫卧儿的印度欢迎每一个波斯冒险家、诗人或被流放的贵族。它的大部分达官贵人，都是土耳其原籍，或波斯原籍。而且，莫卧儿统治者们以波斯语为国语，朝廷礼仪是波斯式的，服式、艺术、建筑、食品，全都是波斯化的，就连在印度后发展起来的新语言——乌尔都语，也完全出自波斯语。这种文化活动并不是单方面受益的。鲁姆（奥斯曼帝国）的技术和思想传到了波斯、呼罗珊

① 阿纳尔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2卷。——原注

和印度，广为中亚和印度的统治者们所利用。

**建筑** 在经久不衰的建筑活动方面，早期沙法维王朝几乎是无与伦比的。甚至在小镇和村落里，也出现了清真寺和其他建筑，其彩饰之优美为前所未闻。伊斯法罕的清真寺和其他建筑所采用的多彩镶嵌细工，在装饰上完全是个创新，它从波斯传到印度，对莫卧儿的建筑影响极大。七彩砖的使用成为一种新的特征，在建筑上广泛使用刻有图案或不带图案的多彩砖瓦。在印度的信德、木尔坦和拉合尔，有许多建筑存在至今，证明了使用多彩砖瓦的建筑效果。大多数莫卧儿建筑的正面都包含有多彩砖的镶嵌细工，许多建筑，特别是拉合尔城沙·加汗门外的建筑，都装饰有描绘骑象搏斗或狩猎的情景。从图案之精美细腻可以看出，这些都源出于波斯。这表明，具有高度技巧的工业在莫卧儿时代已传到西北部。它在旁遮普和信德得到繁荣，这是因为这些地区没有石料，不得不以砖来代替建筑物正面所需要的石头。在拉合尔城的小博物馆里，保存有这类优美建筑的许多标本。直到现在，巴基斯坦的木尔坦仍生产这种彩砖，它大部分为深黑色，花式多样。波斯建筑大都坐落在花园里，一些著名的沙法维王宫，如吉希尔·苏图宫、塔拉·阿斯拉夫宫和哈斯特·比斯特宫，至今仍屹立在景色如画的环境之中，成为沙法维情趣和辉煌的见证。

**挂毯和其他纺织品** 就艺术设计和工艺质量而言，挂毯和其他纺织品也达到了罕有的完美。皇家作坊制作用于圣堂和宫廷的挂毯，现在这些挂毯悬挂在博物馆的墙壁上。色彩和设计极为考究。大部分挂毯的图案是根据对大自然的观察设计的，偶尔也能看到一件充满生活气息的古代挂毯。图案中的花草树木生动逼真，栩栩如生。许多挂毯绣有狩猎场面，画

面中的动物形象极为突出，色彩和衬景十分和谐。织造挂毯技巧在十六世纪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国王塔玛斯普下令为他的祖先谢赫·沙菲在阿达比尔的陵墓制作的一条著名的地毯，至今仍保留有鲜艳的色彩和美丽的图案。稍后，卡香开始生产丝织挂毯，图案由金银彩线织成，极为后世收藏家们所赞赏。阿巴斯一世当政时期，在伊斯法罕、叶兹德和其他中心，还生产各种丝织品、棉织品、锦缎和金、银丝织品，质量极好，保存至今。叶兹德的大织作家吉阿苏丁·阿里甚至还把自己的名字织在产品上。图案大都是花草树木，背景的色彩极为柔和。有时还把衬有人物、酒杯、飞禽走兽的花园景色织进产品。这些织品自然十分昂贵，是为皇家和贵族们制作的。它们也用于出口，而且直到今天，挂毯和其他织品仍然是波斯的主要出口物。

**陶器** 沙法维朝时期发展起来的另一项有用的艺术是制陶业，它得到阿巴斯国王的特别赞助。他从中国聘请制陶工，一次就请来三百名，把他们安置在伊朗，以促进国内的工业发展。自然，中国瓷器的柔和的色彩和精湛的设计极受推崇。阿巴斯国王本人就是名贵瓷器的大收藏家，他的收藏品保存在阿达比尔古代宫殿的一座专用建筑物里。

**绘画** 在沙法维时期，绘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当然在十五世纪它已经获得了独特的民族风格，尼扎米的波斯古典文学手稿中的插图就是早期风格的杰出代表作。随后在1480—1507年间，出现了著名的比赫扎德和以他为代表的赫拉特派。他打破了注重外部造形和生硬呆板的莫卧儿时代的传统构图，赋予波斯绘画以艳丽的色彩和细腻精致的表现力，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的小型彩画至今仍是无与伦比的。直到十六世纪末，他的风格仍然在北部的绘画中发生

影响。在沙法维国王中，塔玛斯普是第一个对绘画发生兴趣的君主。有时他自己也在练习绘画。在沙法维王朝的全盛时期，比赫扎德的风格得到进一步发展。场景更加广阔，构图更加生动。这个派别的首领是苏丹·穆罕默德，他手下有一批画家。其后是阿巴斯国王的御用画家里达·阿巴斯，他的画仍以这种浓重的风格为特色，虽然在他的作品中已开始显现出清淡和乏力的素质——导致十七世纪波斯艺术衰落的一种倾向。里达·阿巴斯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还为皇家织造品设计图案花式。在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以及美国的芝加哥和克利夫兰博物馆都发现有天鹅绒织造品。可以肯定，这些织造品都是由他经手设计的，清楚地表现出他的绘画才能的棱角。约在二十年前在伦敦展出的一件珍品，是纽约的莫尔夫人收藏的。它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作品，织品的图案是在橙红色的花园景色下，妇人们手持兰色酒杯在斟酒。

**玻璃器皿**　早期波斯发展起来的另一种稀有工业是玻璃器皿。工匠们的艺术品表现出杰出的技术。甚至早在帖木儿时代，出使帖木儿朝廷的威尼斯商人克莱维修，就曾描绘过撒马尔罕的帖木儿宫廷的堂皇和那位伟大征服者的人格。据说，他在撒马尔罕发现了他从未见过的精美的瓷器，如别致的瓷杯、瓷碗和瓷瓶。其中有一件著名的乌尔兹伯杰尔瓷瓶，现陈列在大英博物馆里。瓷瓶上饰有一组连环画，内有一位琴师坐着抚琴，身边立着一个头披白头巾、身着白袍的王子，远处有一个骑士在投枪射鹿，另一骑士在追刺一头狮子。这件瓷器被描绘为具有一种“不可比拟的美”。但是，工业繁荣好景不长，晚期制品极难找到。究其原因，多半是因为国家经常处在动乱之中。

# 第 十 章

# 奥斯曼土耳其人

现在，读者对奥斯曼土耳其人这个名字已经不那么陌生了。我们在介绍帖木儿王朝，特别是沙法维王朝时，曾提及他们。然而，鉴于土耳其人在世界史上起过突出作用，这段历史仍值得深入研究。它将把我们带回到稍前的一个时代。约在九世纪或十世纪，中亚的突厥人接受了伊斯兰教。到十一世纪，他们开始向俄罗斯南部和波斯推进。突厥人的一支——塞尔柱突厥人在波斯当政，于1055年占领巴格达。不久以后，他们在辽阔的波斯国土上建立起一个显赫的帝国，这些我们在第五章里已作过讨论。我们还谈及大塞尔柱的末代国王与花剌子模诸君王之间的战争以及1243年他们在卡斯达在蒙古人手下遭到的失败。此后，塞尔柱人仅存在于小亚细亚、叙利亚、伊拉克诸小王国。他们到处受到蒙古人的威胁，却终于得以生存下来，虽不象以往那样强盛，但仍与他们的宿敌拜占廷人进行着长期的战争。

**小亚细亚的圣战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战争日益流行开来，逐渐在边界地区产生了一种誓为圣战献身的伊斯兰教兄弟会。这种兄弟会与基督教骑士团十分相近，骑士团是为了在各地同穆斯林作战而成立的。有许多这样的伊斯兰社团或兄弟会，尽管在组织上没有正式的会员，但是成员们有着明确的目的和理想。他们为伊斯兰教的荣耀而战，并以圣

战者著称。希腊人即拜占廷人也组成了类似的教团，以同样崇高的热情，为基督教而战。这些希腊武士们称为“阿克里托”。圣战者和阿克里托有着同样的人生观，遵守着同样高尚的行为准则。他们彼此之间虽然拚死决斗，但又都互相尊重。

**土耳其人在小亚细亚的新战争** 由于十字军的东侵，穆斯林与基督徒冲突的中心转到了叙利亚，因此圣战传统在小亚细亚穆斯林中间有所减弱。蒙古人入侵中亚时，大批宗教领袖和宗教团体的首领已在暴风雨来临之前逃走了。这些难民中，许多是拥有大批追随者的突厥人首领，他们逃到安纳托利亚避难。据说连著名的花剌子模王子加拉鲁丁·曼古巴尼也历经万险，来到阿塞拜疆，并一度同他的追随者自立家园，直到蒙古人把他们逐出那个地区。据说，他最后死于库尔德斯坦的荒野。

**奥斯曼人** 这些突厥人恢复了圣战思想，一种新的狂热很快就在这里的广大山区传布开来。许多突厥人首领建立了自己的小公国，这些臣属国在伊尔汗和帖木儿统治的整个时期，依然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其中有一支突厥人，后来被称为奥斯曼人或奥托曼人。关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起源，有过种种浪漫史般的传说。“奥托曼”这个词，是欧洲人对土耳其王朝奠基人奥斯曼的称呼。所以，奥斯曼部族土耳其人称为奥斯曼人。他们原属奥古兹突厥人的凯伊部落，于蒙古人到达之前逃来这里。这支流浪的凯伊部落的首领，是一个名叫苏赖曼的人，他带领他的部落穿过安纳托利亚东部诸小公国，南下到幼发拉底河下游，不幸死于阿勒颇附近的一次小战斗。他的儿子厄尔图格鲁尔带领部落里的一部分人，约四百户，返回小亚细亚，依附于肯亚的苏丹阿劳丁二世。这位

君王把他们安置在马尔马拉海北部的苏冈德西北边境地区，委任厄尔图格鲁尔为这个地区的统治者，作为他的藩属国。厄尔图格鲁尔的任务是抗击拜占廷人，守卫边界。他死于1289年。他的儿子奥斯曼接管了部落领导权和新家园的管理工作。

**奥斯曼一世（1290—1326年）** 奥斯曼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指挥官，一位具有鼓动力的领袖，一位能干的组织者。不久，他就把他的部族人训练成一支组织严密的武装力量。他对拜占廷人举行圣战的思想，把许多爱好冒险的武士吸引到他的身旁。古老的圣战思想再度复活，圣战者们从安纳托利亚各地，纷纷加入奥斯曼的部队。其他突厥部落这时也迁移到西部，与奥斯曼人携手合作。以半宗教性质组织起来的商人和手工匠们也响应伊斯兰教的号召，宗教职业者们还主动提供道义上的支持。这样，反蒙古人迫害的强烈感情，便在伊斯兰世界这个遥远之角转化为建设性的目的。需要金钱时，犹太商人甚至基督徒商人便向他们提供帮助，因为他们懂得，这种投资总是有利可图的。由于拜占廷人把许多驻军调到了马尔马拉海对岸的巴尔干一侧，他们对小亚细亚西北边境的控制有所放松。奥斯曼征服了美朗诺尔城，它位于苏冈德西南部。他把这座城市改名为卡加希沙尔，定为首都。1317年，他进攻拜占廷边境行省比斯尼亚的重镇布鲁沙，但该城防卫森严，战争持续了九年之久。到这时，奥斯曼虽然仍向肯亚苏丹称臣，但他已改用艾米尔的称号，他的德高望重的岳父谢赫·艾德巴里还向他颁发了“胜利之剑”，并授予他“圣战者”称号。这把宝剑后来成为奥斯曼家族的传家宝，世世代代，每一个新苏丹就职时，都要由伊斯坦布尔的阿尤布大清真寺的长老为他佩带奥斯曼宝剑。

**奥斯曼的艾米尔国** 这个小小的艾米尔酋长国未受到蒙古人的凌辱，吸收了许多新鲜血液，不久便开始对外扩张。他们一点一点地征服了东北部和南部的土地，到奥斯曼一世去世时，已经完全控制了小亚细亚西北角。

**奥斯曼的性格和成就** 必须记住，奥斯曼所征服的，是世世代代在拜占廷控制下的土地，而且大部分当地居民是基督徒。象往常一样，有许多人归顺了伊斯兰教，而其他人则依然是基督徒，臣服于土耳其最高统治者。这些皈依伊斯兰教的希腊人或奴隶，与奥斯曼人同心合作，一起英勇地在亚洲和欧洲作战。奥斯曼人建立了一个新国家，从一开始就以欧洲大陆为目标。他没有机会发动一次大的战役，但正是他锤炼了人民的性格。他刚强、聪明，深受人民的敬仰、信赖和爱戴，以致后来在为新苏丹佩带奥斯曼的“胜利之剑”时，伊玛目总是做这样的祈祷词：“愿他象奥斯曼那样完美”。据说在他临终前他的儿子奥格汗向他致哀时，他提高他那微弱的嗓音说：“不要悲伤，我的孩子。振作起来，因为这是我们大家的命运。但要记住：不要残忍，因为对一个国王最有害的，莫过于残暴；要主持正义，因为正义是王国的根本。用一系列的美好胜利，来告慰我的灵魂吧！要珍爱学者，我的孩子。身边要有懂法律的学者，因为真主的法律是我们唯一的武器。要保护好你的臣民，我的孩子。要公正无私，要仁爱，这样你就能得到主的祐助。”这也许不是奥斯曼生前的原话，但从这些话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他一生中是极其珍视这些理想的。他不愧为这个新穆斯林国家的创始人。

**奥格汗一世（1326—1359年）** 如前所述，对布鲁沙的进攻延续了数年之久。在进攻期间，奥斯曼病倒了，他的

儿子奥格汗接替他担任指挥。当攻克布鲁沙时，奥斯曼已经奄奄一息。拜占廷人在小亚细亚的最后一座堡垒，就这样被奥斯曼人攻占了，它是落入他们手里的第一座重镇。奥格汗把他父亲安葬在该城的一座教堂里，这座教堂后来改为清真寺，成为奥斯曼人的一座圣地。奥格汗定都于布鲁沙，并着手在那里兴建了许多清真寺。1327年，他征服了尼克德米亚。象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和一位真正的建设者那样，他在那里的首要任务就是开办一所完好的清真寺学校。这是土耳其人的第一所学校，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它一直是土耳其教育的一个重要中心。奥格汗选择达伍德·卡伊沙里为首任校长。

**奥格汗的行政管理** 1330年，奥格汗于菲拉克林战败拜占廷人，占领了这座古城。他为菲拉克林城带来了新生，为恢复旧有的工业和学校做了大量的工作。到1336年，土耳其人已经吞并了卡拉西穆斯林小邻国。奥格汗当政时期，奥斯曼人已开始自铸金币，这说明他们已经独立于他们的保护人肯亚苏丹。也正是在奥格汗时期，土耳其人奠定了他们的法典的基础，它由一整套法律程序和法律组成，作为沙里亚教法的补充。法典包括由苏丹或他的顾问们通过的世俗法律，用以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当时流行的穆斯林法典里找不到明确的答案。这是一项进步措施。土耳其人是讲求实际的民族，这一措施就是他们循规蹈矩本能的最好说明。那些固执地认为土耳其人不懂得如何统治、缺乏管理意识的人们，应当以此为训。

**军队** 在卡里尔·钱德里·凯鲁丁巴沙这位非常能干的军事顾问的领导下，对军队进行了改编。在以往的战争中，土耳其人只使用骑兵，现在他们也为建立步兵打下了基础。

象自古以来突厥人当中流行的惯例那样，奥格汗本人分得全部战利品的五分之一，军饷也从这笔经费中支付。他制定了新的训练方法，建立了特种军团，这支部队后来以加尼沙里军团（童子军团）著称。他收编了一千名基督徒少年，着手进行训练。训练数年持续不断，包括精选科目和一般科目。孩子们在阅读、写作、举止、风度、武士精神和军事理想各方面得到全面的基本训练。尤为重要的是，向他们灌输绝对、完全忠于苏丹的思想。孩子们与世隔绝，逐渐受到伊斯兰教精神的陶冶，加尼沙里军团的战斗精神，数世纪无与伦比，经久不衰。

**拜占廷帝国的状况** 到十四世纪中叶，拜占廷帝国已极度衰弱。第四次十字军以后（详见第七章），拜占廷皇帝被迫将首都迁到小亚细亚的尼卡。但到1261年，他又重返君士坦丁堡，而当奥斯曼人占领希腊人在西部小亚细亚的最后一块殖民地时，拜占廷帝国仅据有色雷斯和希腊南部的摩里亚。色雷斯是马其顿的一部分，包括沙洛尼卡港。在北部，塞尔维亚已成为巴尔干的主要强国。保加利亚人也占据着古代拜占廷国土的一部分，但他们的王国较小。威尼斯和热那亚据有大部分商港和爱琴海诸岛。这些较小的国家全都不能自立，假使他们彼此之间不是互相敌视的话，他们原本能够结成一个强大的联盟。正因为如此，所以穆斯林虽然在初期曾与整个拜占廷帝国交战，后来便把他们各个击破了。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

**君士坦丁堡的政争** 希腊皇帝安多尼修三世死于1331年，他的遗孀安娜做了女皇，与坎塔库赞联合摄政。不久，他们便发生争执，双方都吁请奥格汗给予援助，以反对另一方。坎塔库赞提出把他的女儿狄奥多拉许配给奥格汗，条件

是奥格汗借给他六千名士兵，以对付女皇。奥格汗接受了这一令人向往的礼物。坎塔库赞在土耳其军队的帮助下，攻入君士坦丁堡。女皇被迫同意坎塔库赞夫妇和她母子二人同为拜占廷皇帝。这样，王权便由这四者共同行使，这是一个无助于稳定的格局。

**同塞尔维亚人的战争（1349年）** 四年以后，于1349年，塞尔维亚人侵入，威胁到沙洛尼卡，不久便逼近亚得里诺普尔。两位皇帝再次吁请奥格汗，这次要求借用三万名土耳其士兵。奥格汗答应给予援助，坎塔库赞对他的女婿感激备至。但在1353年，奥格汗终于时来运转。坎塔库赞与他的联合皇帝、安娜女皇新加冕的儿子约翰·波里罗杰斯发生争执，于是他决定要一劳永逸地干掉他的对手。他再次向奥格汗呼吁，以割让赫利斯本欧洲一侧的兹姆堡要塞为条件，借用二万名土耳其士兵。奥格汗答应了他的请求，接管了兹姆堡，派了驻军，由他的勇敢的儿子苏赖曼担任守军统帅。

**苏赖曼占领加利波里** 这以后不久，色雷斯发生地震，许多城镇和要塞遭到严重破坏。兹姆堡附近的加利波里要塞也受到破坏，城墙出现断裂，苏赖曼趁机向加利波里进军。希腊守军未予抵抗，该城为苏赖曼占领，修复后派了驻军。坎塔库赞向苏赖曼提出强烈抗议，但苏赖曼答复说，盟军应当以这座城市作为酬报。这个答复使这位皇帝感到不快。于是他求助于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国王，但遭到拒绝。这项拒绝使拜占廷人感到震惊，坎塔库赞发现他自己已威信扫地。人们指责他把土耳其人引进了欧洲。不久，反对他的情绪愈加强烈，人人指控他是帝国的叛逆。在众叛亲离之下，他弃位隐居于修道院，他的妻子爱伦女皇做了修女。

**土耳其——一个欧洲国家** 约翰·波里罗杰斯这时做了

皇帝，但他和坎塔库赞一样，未能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东南角。土耳其人已在这里立住了脚。他们作为东南欧的一个强国，持续了五百多年。1358年，苏赖曼这位赫赫有名的土耳其王室的后起之秀突然死去，他是不慎从马上摔死的。奥格汗十分钟爱他，他的夭折，对这位七十二岁高龄的苏丹是一次严重打击。奥格汗的去世显然与此不无关系，因为这以后仅一年，他即死去。

**奥格汗的性格和成就** 奥格汗不愧为奥斯曼的儿子，他成就了父亲的大业。他把拜占廷人逐出了小亚细亚，在欧洲取得了立足之地。他还兼并了尼西亚，从而向东部扩充了疆界。到奥格汗死时，拜占廷帝国几乎成为他的臣属国。更为重要的是，他为他的儿子穆拉德留下了一件强大的武器——一支经过改编的、得心应手的军队。他的将士们懂得，战场上英勇作战，就能获得封地，还将得到战利品和荣誉。而英勇战斗也即是履行他们的宗教义务和国家义务。奥格汗的确是一位良好的组织家，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一位能干的施政者，一位品行端庄的建设者。

**穆拉德一世（1359—1389年）** 在安纳托利亚，穆拉德已经征服安卡拉，但在奥格汗死后，这片中央地区的居民们便在商人们的帮助下，起而反对他们的新主宰。穆拉德匆忙赶到现场，把起义者镇压下去。接着，他开赴欧洲，在色雷斯的德姆提卡设立大本营。从那里，他发起一系列的战役。在土耳其人的猛烈进攻下，巴尔干诸王国一个接一个地遭到失败。1362年，土耳其人占领亚得里诺普尔，定为首都。这样，早在1362年，土耳其就成了欧洲强国。不过，在穆拉德当政初期，发生了许多事件，我们应予讨论。

**穆拉德对欧洲的征服** 我们应当弄清楚穆拉德在早期奥

斯曼苏丹中的地位。如果说奥斯曼和奥格汗是王朝的奠基人，那末穆拉德则是帝国的建设者。在穆拉德以前，奥斯曼人企图向东西两侧扩张。穆拉德是第一个使奥斯曼王朝成为一个欧洲国家的土耳其苏丹。要做到这点，需要有铁的手腕和坚强的意志，而穆拉德具备这二者。意识到这个新王国的威力以后，欧洲诸小国家开始向他提出和平建议。1365年，拉古沙与穆拉德签订了一项商约，据此商约，拉古沙人获准在土耳其水域进行商业活动，条件是每年向苏丹缴纳一笔贡赋。这本来于土耳其人十分有利，可是由于色雷斯日益不稳，拜占廷皇帝又在施展阴谋，因之穆拉德不得不诉诸武力。他的将军艾弗林诺斯和拉拉·沙林占领了乔尔鲁和吉尔克—吉里斯要塞。接着，穆拉德率军抵达，于埃斯基—巴巴展开激战，拜占廷军战败。之后，他继续进兵，吞并了亚得里诺普尔周围地区。菲力波里斯为拉拉·沙林所占。土耳其军长驱直入，征服了直至巴尔干山脉的全部领土。保加利亚国王（又名沙皇）希斯曼同意变为穆拉德的臣属国。

**反土耳其人的首次十字军**　这使基督教世界感到震惊，象往常一样，教皇乌尔班五世向欧洲的基督教各国发出号召。1336年，由沙瓦国王阿斯莫都发起组织了一支十字军。在他率领下，十字军占领了加利波里，但未能守住。土耳其人很快就把他们赶走了，十字军以失败而告终。这是反土耳其人的第一次十字军，当然不是最后一次。然而，这些和与此相似的事件极为重要，因之有必要作详尽的介绍。

**马里扎河战役**　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的挺进，使得巴尔干各国极为惊恐，因此他们在塞尔维亚国王的领导下，再度联合起来，并向南部进军。1371年，两军于马里扎河畔的塞

尔诺文展开战斗，塞尔维亚人战败。穆拉德吞并了整个马其顿。他甚至派兵侵入阿尔巴尼亚和希腊。他在这个地区的力量已极其强大，拜占廷皇帝只能袖手旁观，一筹莫展。

**新首都（1362年）** 这时，穆拉德在欧洲部分的领土已超过亚洲部分的领土。所以他决定将首都迁到欧洲大陆。最初他选择了德莫迪卡，后来又迁到亚得里诺普尔。土耳其人的临近进一步削弱了希腊皇帝的地位，他被迫交出一支希腊军队，作为穆拉德战时使用。这位皇帝并不是轻易接受这种地位的。他曾到教皇那里诉说他的苦衷，甚至以屈辱的条件，来换取基督教各国的援救，但他的一切努力均未获得结果。他的一个孙子曾伙同穆拉德的不肖之子沙沃吉在小亚细亚举行过一次叛乱，但穆拉德及时赶到，将他们镇压下去。只是在一切努力均告失败之后，拜占廷皇帝约翰·波里洛格斯才接受了屈辱地位，沦为穆拉德的藩属国。这个事件之后，君士坦丁堡已不再是拜占廷帝国的重要中心。它已经处在土耳其帝国的四面包围之下，其陷落尽管向后推迟了九十年，也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进一步的征服** 凯鲁丁·钱德里、哈吉·伊尔伯吉以及穆拉德的其他将军们都在挥师作战，慢慢地扩充着土耳其的版图。1385年，土耳其人占领索非亚，次年占领尼斯。索非亚当时是罗马尼亚首都。此后，塞尔维亚国王拉扎尔成为穆拉德的臣属。这时，土耳其人已成为公认的巴尔干强国。有鉴于此，热那亚国于1387年同穆拉德签订了一项条约。威尼斯也希望保护它在南部俄国、高加索和黑海诸港的商业利益，也同土耳其苏丹签订了一项条约，这为穆拉德带来了大量岁入。

**科索沃战役（1389年）** 保加利亚沙皇希斯曼三世已把

他的妹妹许配给穆拉德苏丹，但事态迫使他与他的基督教邻邦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结盟，以遏阻土耳其人的推进。巴尔干各国深知他们的危险处境，于是联合组织了一支大军。土耳其将军拉拉·沙林前往拒敌，可是大部分土耳其军队在穆拉德的率领下，仍在小亚细亚同他的儿子沙沃吉作战；因此，拉拉·沙林在维丁败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联军的手下。但在1388年，凯鲁丁·钱德里的儿子阿里·帕沙占领了提罗诺沃和苏姆拉城，雪洗了前次的耻辱。基督徒完全有理由再次感到震惊。他们知道，数世纪以来，拜占廷人一直在小亚细亚与穆斯林作战，可是这些土耳其人却是一支新的生力军。所以，巴尔干的基督教各国共同磋商，决心坚定不移地抗击他们共同的敌人。没有多久，他们就组织起一个新的联合阵线。这一次，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波斯尼亚人、瓦拉吉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在塞尔维亚国王拉扎尔的指挥下，发起了联合进攻。然而，穆拉德已做好准备。他决定亲自率领土耳其军队，并分出部分兵力由他的儿子指挥。1389年6月20日，两军于科索沃遭遇。基督教军队一度打得英勇顽强，给土耳其军队造成严重伤亡，但土军终于获胜。穆拉德本人死于这次战斗。有人认为，他是在战斗结束后，被他手下的一个塞尔维亚人暗杀的。塞尔维亚国王拉扎尔也死于这次战斗。巴亚吉德皇太子立即接替穆拉德指挥，击溃了敌军。

**穆拉德的性格和成就**　穆拉德一世是个征服者，他有着热忱、决心、勇气和谋略。他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以联姻、缔约或收买手段，扩充了王国版图。他言语不多，行动起来却非常果断、敏捷。他时而开明，时而严厉，这使得他的臣民对他又敬畏、又爱戴。他是一位卓越的将军，一生中从未

吃过败仗。在他长达三十余年的统治时期，他在小亚细亚和东欧为土耳其帝国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他以他的儿子与克里米亚艾米尔的女儿联姻的方式，获得克里米亚的一部分领土和库塔亚要塞。他还通过赎买手段，获得了哈米德艾米尔酋长国的部分领土，进而扩充了他在小亚细亚和欧洲的统治区。他的军队已经越过多瑙河，所向无敌。土耳其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童子军团是一支生气勃勃的力量，完美无缺，成为这支军队的基干力量。这一切都是穆拉德的功绩。他的儿子所要做的，只是继承他父亲的事业就是了。

**巴亚吉德（1389—1402年）** 他的继任者巴亚吉德，继承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他具有他的先驱者们的全部勇气和进取心，于科索沃大捷后不久，他便迫使新任塞尔维亚国王斯蒂芬求和。接着，他侵入瓦拉吉亚，迫使瓦拉吉亚君王向土耳其苏丹称臣。保加利亚北部已被并入土耳其帝国，他的军队在他的儿子苏赖曼的率领下，这时又重新夺回了提尔诺沃。接着攻克维丁的尼科波里斯城，占领西里斯特里亚。匈牙利的大门已被打开，他立即派遣一支部队随后跟上。在希腊一侧，他的舰队已开始袭击爱琴海诸岛，甚至希腊本土。

**在小亚细亚的征服** 土耳其人不再采取分散出征，而是在善战的将军们的率领下，大兵团作战。1390年征服拜占廷在小亚细亚的最后一座城市费兰德尔菲亚以后，巴亚吉德决定了一项大胆的政策——征服整个小亚细亚。因而，他侵入并占领了位于小亚细亚中央的克里米亚艾米尔酋长国。没有几年，他就征服了克里米亚的其余部分，从而确保了他的南部边界。到1395年，这个新兴的土耳其帝国的疆域已经扩展到遥远的希瓦斯。但是，如上章所述，被他推翻的东安纳托利亚穆斯林诸君王向帖木儿呼救，这个令人恐怖的人遂

于1400年侵入小亚细亚。他对巴亚吉德所采取的行动，前文已作过叙述。不过，我们现在应该介绍一下巴亚吉德在被帖木儿推翻之前所取得的成就。

**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与尼科波里斯的十字军** 在欧洲大陆，巴亚吉德于1391年对拜占廷首都君士坦丁堡发动了围攻，这次围攻历时八年之久。自艾米尔穆阿维叶[1]起，许多穆斯林统治者都曾采取过同样的行动。但在这次围攻期间，巴亚吉德不断地废立这座古城的皇帝，以此来勒索贡品。欧洲的基督教国家对此极为不满，于是他们决定组织另一次十字军，以匈牙利皇帝西吉斯蒙德为统帅。他得到了巴尔干诸君王以及法国、英国和德国的骑士们的支持。站在他们背后的是罗马教皇。象往常一样，威尼斯和热那亚等海上国家为他们提供帮助，但出于商业利益，他们时而支持这一方，时而支持那一方。十字军于1396年9月25日与土耳其军相遇于尼科波里斯，但他们进攻混乱，计划不周。土军阵容严谨，指挥统一，粉碎了十字军的进攻，俘虏许多人。然而，巴亚吉德对土军遭到伤亡极为恼火，于盛怒之下，处决了大批俘虏。土军乘胜侵入希腊，直抵科林斯。

**帖木儿和巴亚吉德** 到十四世纪末，帖木儿犹如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的一颗祸星。以战胜基督徒引为自豪的巴亚吉德，向这位怒不可遏的人发起攻击，结果遭到惨败，他的傲慢受到了打击。更为不幸的是，在他死后，他的儿子们陷入了内战。看来这个新生的土耳其帝国将要象一团烟雾一样转瞬即逝。但事情并非如此。尽管巴亚吉德的儿子苏赖曼·穆罕默德和穆沙打了十年的内战，但奥斯曼帝国仍有许多值得称

① 即倭马亚朝奠基人哈里发穆阿维叶。——译注

道之处。胜利终于归于穆罕默德，他做了下一任苏丹。

**穆罕默德（1402—1421年）** 穆罕默德直到1413年才当上了苏丹，虽然仅统治了八年，但他把这段短暂的统治时期致力于国家秩序的恢复。巴亚吉德几子之间的互相残杀使欧洲基督教臣属国受到鼓舞，他们甚至表现出反叛的迹象。但是，由于穆罕默德是那样信心十足地在恢复这个新兴帝国的和平和秩序(当然，土耳其人在这里的统治是不牢固的)，致使欧洲大陆的基督教君王们未敢轻举妄动。苏丹穆罕默德当政时期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1416年威尼斯舰队成功地对加利波里发动了进攻。土耳其舰队尚未组织健全，因此威尼斯舰队的进攻获得了成功。穆罕默德处于无力进行有效反击的地位，不得不暂时退让，遂与威尼斯人媾和。他是个明智的人，深知这是一个巩固时期。所以，他把他的精力倾注于此。

**希马纳的巴德鲁丁** 另一件大事，是希马纳的巴德鲁丁·马茂德发起的异端运动，他是被推翻的肯亚的塞尔柱艾米尔的一个近亲，一位能干的法学家和大学者。他曾居住在地中海西海岸的尼卡，发展了奇异的思想，这种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颇近于共产主义思想。他宣称，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没有区别，认为这决不是宗教异端。他还鼓励信仰救世主或马赫迪。这种信仰自然是基督徒和穆斯林所共有的，但他滥用这些思想，把大陆上的许多农民聚拢在他的身边，这些人原本是基督徒，而今则是土耳其帝国的臣民。他挑选了许多追随者，给他们以专门训练，这些人成为狂热的鼓动者，并发展了政治野心。他们组成了许多小组织，在乡村开展了一系列袭击活动。他们中间也有一些能干的首领，所以当一小股土耳其军队奉命前往围剿时，他们就把这支部队引入峡

谷，聚而歼之。由阿里·伯格领导的另一次讨伐，也同样遭到失败。后来，穆罕穆德派遣他的儿子穆拉德，率一支大军前往镇压这个危险的异端及其领导人。因穆拉德年幼无知，由土耳其驻欧洲军队总司令(贝伊勒贝)作为副官相随。这一次，土耳其军队获得成功，教团的力量被粉碎。巴德鲁丁逃到瓦拉吉亚，但土耳其军队穷追不放。在穆罕默德亲自参加追击之下，巴德鲁丁手下的人抛弃了他。最后于1416年，这位异端首领终于在泽里斯被俘，并被处以绞刑。

**穆拉德一世（1421—1425年）**① 数年之后，穆罕默德去世，年轻的穆拉德登上王位，重重困难立即向他袭来。首先是拜占廷皇帝曼努尔二世策划的阴谋，他找到了一个冒名为巴亚吉德苏丹的儿子穆斯塔法作为工具，把他推出来作为王位的争夺者。穆斯塔法于亚得里诺普尔附近打败穆拉德的军队，但是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坚定地站在年轻的穆拉德的身后。因此，穆斯塔法获得了一次无果的胜利。穆拉德不久便控制了局势。他率领一支军队捉拿穆斯塔法，将他捕获并处以绞刑。拜占廷人的倒行逆施激起穆拉德的义愤，他立即向拜占廷首都发动进攻。他向这座城市发起了数次进攻，后因威尼斯人威胁他的后方，才被迫撤退。这时，威尼斯人已从希腊人手里拿下了沙罗尼卡，接着希腊人和威尼斯人联合向土耳其进攻。但土耳其舰队已严阵以待。穆拉德下令进攻威尼斯人在爱琴海上的据点，并入侵希腊大陆。1430年，土耳其军队占领沙罗尼卡，进而攻占阿尔巴尼亚的大部和埃皮鲁斯。其间，威尼斯人卷入了同意大利北部邻国米兰的战争，被迫与土耳其签订和平协定。这是许多这类条约中的一

① 原文如此。应为穆拉德二世。——译注

个。实际上，威尼斯人仍然是土耳其的宿敌，经常与他们交战。

**约翰·胡安亚地——1442年的十字军** 这时，土耳其人侵入匈牙利，但匈牙利人已经幸运地有了一位勇敢而身孚众望的领袖约翰·胡安亚地，他以一位反土耳其战士赢得了声誉。匈牙利人在他们的英雄胡安亚地的率领下，主动参加战斗。他们情绪高昂，信心十足，终于打败了土耳其人。在这一胜利的鼓舞下，欧洲世界组织了另一次十字军。教皇向巴尔干各族人民发出紧急呼吁，匈牙利人、波斯尼亚人、瓦拉吉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热烈响应。甚至波兰人也参加了这一神圣事业。在胡安亚地率领下，十字军夺取了尼斯，挺进到索非亚。穆拉德意识到众寡悬殊，乃于1447年与匈牙利国王符拉迪斯拉夫签订了一项为期十年的和约，割让塞尔维亚，并将瓦拉吉亚归还给匈牙利。

**1444年的十字军** 但是，这一急转直下的事态使得穆拉德伤心欲绝。在极度沮丧之下，他把王位让予他的四十四岁的儿子穆罕默德，自己隐居于小亚细亚。教皇把他的引退视为一个难得的良机。他说服匈牙利人撕毁与土耳人签订的条约。匈牙利人表示同意，于是结集了一支大军，南下到保加利亚的瓦尔纳。威尼斯方面同意加入十字军，答应派舰队到瓦尔纳，与十字军会师。可是在最后关头，这些老奸巨滑的威尼斯商人拒绝参加这笔交易。他们在加利波里按兵不动，未给匈牙利人丝毫援助。穆拉德认识到这是民族危亡的时刻，被说服离开了他在安纳托利亚的隐居地，亲自督军与匈牙利人作战。他从小亚细亚返回欧洲，重登王位，接过了军队的指挥权。他的出现激励了土耳其军队的士气，士兵们勇气倍增，终于击退了十字军的进攻，并在瓦尔纳大获全胜。

十字军首领符拉迪斯拉夫死于战场。四年以后，约翰·胡安亚地率领另一支军队抵达，但穆拉德于1448年10月17日的第二次科索沃战斗中将他战败。这次胜利以后，穆拉德收复了大部分失地，基督教世界粉碎土耳其力量的图谋宣告破产。

**穆拉德统治时期的特征** 穆拉德当政时期以土耳其生活的一个新因素著称。旧的秩序正经历着变化，土耳其贵族正被迫与非土耳其出生的新改宗者分享权力。土耳其诗歌和散文正展现出一种新风格，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正被一种新的宫廷语言——土耳其语所取代。大量的民间文学正在以散文的形式涌现出来。其中大部分是《古兰经》经文的解释，但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经典正在被译成土耳其文，以波斯诗歌为楷模的世俗诗歌日益流行。宗教教义仍含有神秘主义的特征，但愈来愈多的人开始对古老的教条产生疑问，要求作出明确的回答。这意味着土耳其人已开始觉醒。

**穆拉德二世的性格** 穆拉德是一个令人喜爱的君王。他正直而宽厚，全力献身于国家。他也是一位有学问的人，大力鼓励研究。他热爱和尊敬那些在某一学科做出突出贡献的人。耐心，仁慈，善良，虔敬，穆拉德二世是土耳其统治者中最优秀者之一。他是一位卓越的将军，多次获得胜利；然而，他却宽宏大量，即便对那些多次与他为敌的基督徒也是如此。他的完美驰名于整个欧洲。他的话被写进上述各条约中，据说他从不食言，即令是对敌人，亦无例外。

**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年）** 穆拉德死于1451年，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在同他的弟弟阿赫默德斗争后夺得王位。这以后，穆斯林王国和帝国的世世代代的恶魔——兄弟之间的自相残杀也在折磨着奥斯曼人。这个恶魔曾出现于后期阿巴斯朝、后期倭马亚朝、北非诸王朝以及叙

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诸王朝的后期。稍后，我们在介绍印度莫卧儿王朝时，还将看到这个恶魔的危害。国王的儿子们常常以使我们现代人感到惊讶和痛苦的方式，踏着他们的兄弟、侄甥或叔伯们的尸首登上王位。

**围攻君士坦丁堡** 穆罕默德当政时，年仅二十一岁。从一开始，他就立志要占领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数十年来一向是反土耳其阴谋活动的中心。首先，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最狭处完成了“欧洲城堡”的建设工程，它与土耳其的老“亚洲城堡”遥遥相对。这样便确保了土军从安纳托利亚进入欧洲的通道，不久穆罕默德就发起了早期近代史上最有名的围攻战。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453年）** 一度在诗歌、故事里闻名数百年之久的君士坦丁堡老城，这时人口稀少，财源枯竭，这是因为拜占廷皇帝已把他的大部分领土丧失给土耳其人的缘故。城里能够作战的士兵不过万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向这座被围困的城市提供援助，但土耳其人控制着通向这座古城的海路和陆路。在拥有十万大军的土耳其苏丹的面前，这座城市要想免于投降，就只能凭借它那坚固的城墙了。土耳其舰队帮不了多大忙，因为它的重舰无法驶进君士坦丁堡港。土耳其军队以重炮向城垣猛烈轰击，炸开了许多缺口，但基督教士兵顽强战斗，迅速堵住了缺口。最后，穆罕默德组织了七十艘轻型船舰，陆路拖到君士坦丁堡港湾。这些战船下水后，从东部进攻该城，致使守军腹背受敌。最后在5月29日，土耳其人攻破了罗马门，强行突入。君士坦丁皇帝被杀，许多士兵搭乘停泊在附近的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船逃走了。土耳其人把这座城市抢劫一空，设下了防卫。在欧洲历史上，这个事件被看作一个划时代的时期，它极大地

影响了基督教世界。愤怒的吼声传遍了整个欧洲，痛苦的记忆持续了数世纪之久。基督教的伟大城堡陷落了，欧洲从未忘记这件耻辱。三十九年以后，穆斯林被赶出了西班牙国土。虽然可以说是大局已定，但基督徒们仍然为君士坦丁堡而哀伤。这座城市曾是古代文明的摇篮，它的存在，与其说是作为一座城市，不如说是作为一种象征；这就使他们产生一种失败感。

**穆罕默德规划新君士坦丁堡** 征服者穆罕默德作为一个开明君主，这时开始规划一座更宏大的君士坦丁堡。他在城里安置了许多基督徒和希腊居民，授予希腊大主教以掌管全土耳其帝国基督徒的最高宗教权威。穆罕默德是个有教养的人，情趣高尚，精于管理。他承认亚美尼亚大主教，让他担任亚美尼亚教会的首领；与此同时，他把著名的圣索非亚大教堂改作清真寺，它一直存在到凯末尔时代，后来改为博物馆。城市名称改为伊斯坦布尔，作为政府所在地。穆罕默德在首都颁布了一项新的管理制度，他还设计了一项培训制度，包括在王宫中设立一所学校和供挑选的奴隶们居住的一座寓所。宰相府也是这时期设立的。

**在欧洲的战争** 穆罕默德于1456年对贝尔格莱德发动了围攻，原因是匈牙利的先锋胡安亚地屡次侵犯边界地区。多次战斗中的英雄胡安亚地再次调集他的军队，解救该城，但他不久后即死去。他死后，穆罕默德于1456—1458年占领塞尔维亚，1458—1461年征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许多贵族接受了伊斯兰教。在这些年间，土耳其舰队夺取了爱琴海的大部分岛屿，尽管阿尔巴尼亚人在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国家的支持下，仍在进行抵抗。这支军队是由一个名叫斯堪德培的阿尔巴尼亚士兵领导的。他曾多次打败，但作为一

个能干的游击战士，他坚持战斗。只是在1467年他死后，阿尔巴尼亚才得以征服，并成为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

**土耳其人与威尼斯人的首次大战（1463—1479年）** 穆罕默德统治的最后十五年是极不平静的，其中最重大的事件，是同威尼斯人在陆上和海上的长期战争。威尼斯认识到，它在爱琴海的垄断地位正在为土耳其人所打破，于是制定了一项战争政策。罗马教皇早就在寻找为基督教而战的带头人，遂利用这种形势，号召发起另一次十字军。匈牙利加入威尼斯一起，但他们未能组织起一支强大的力量，这次十字军是个失败。土耳其人举行报复，于1470年袭击达尔马提亚，侵入克罗地亚。这两地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岸。1470年，土耳其夺取了威尼斯的尼哥罗帕特。这时，威尼斯派密使到波斯，与波斯结成联盟，波斯军队从东部进攻土耳其。1473年，土耳其军队于厄尔赞坚战败波斯人。在暂时解除一个对手之后，土耳其人把注意力转向了另一侧。威尼斯了解到即将发生的一切，做了准备。土耳其人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北部的一些城镇，威尼斯人两次进攻斯库台以进行报复。于是，土耳其人转而进攻威尼斯本土，这样双方算是平分秋色。正如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所发生的，——交战双方都想求和，经过数次协商之后，于1479年实现了和平。威尼斯人放弃了他们在阿尔巴尼亚的几个据点，尽管保留了杜尔辛诺、安提瓦里和都拉斯。然而，他们放弃了尼哥罗帕特和爱琴海的利姆诺斯岛。威尼斯人还同意缴纳一万德克的年金，以取得在黑海进行贸易的许可。

**土耳其时运的上升** 这时，土耳其民族正处在兴旺时期，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一个兴盛、自信的民族。他们在1480年占领了意大利的奥特朗托；同年，对罗得岛发起攻击，

这里数世纪以来一直是圣·约翰骑士团的堡垒。不幸的是，进攻尚未取得实际结果，穆罕默德就去世了。但是生前，他在1475年吞并了南克里米亚。1484年吞并了比萨拉比亚。

**穆罕默德二世的性格** 史学家们认为，穆罕默德二世是古老的奥斯曼家族最杰出的代表。他具有他们的全部美德，当然也包括他们的某些缺陷。他有着用不完的精力，铁一般的决心。他对战俘也极其残酷。但总的说来，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由于他自己是个诗人，他成了文学的一个热心爱好者和赞助者。他喜爱波斯诗歌，热心提倡伊斯兰教研究。他对古希腊和意大利复兴时期的诗歌都很喜爱。据记载，一次他曾向拉古沙城索取一份手稿，作为贡赋。他甚至让一位著名的意大利画家为他画像，其现代之风可见一斑。此外，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也是一位伟大的施政者。他的军队配有最新式的武器，薪饷高，给养好。他为整个帝国制定了法律，在君士坦丁堡和全国其他城镇兴建了许多清真寺、学校和医院。他尊敬穆斯林学者和穆斯林法律博士，把他们纳入专门机构。礼仪法、安全法和刑法都已编入法典，这部法典使用了很久。

**巴亚吉德二世（1481—1512年）** 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巴亚吉德与他的父亲并不相象。他承袭了他父亲的知识情趣，而没有他那无穷的精力，或他的管理才能。他的即位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的弟弟杰姆希德与他争夺王位，整整战斗了一年。失败后，杰姆希德逃到基督教国家，成了基督教国家讨价还价的人质。这样，他便扮演了一个毫无价值的角色。1489年，教皇以他为人质，向巴亚吉德勒索赎金，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拒绝。杰姆希德终生流亡在外，1495年他是怎样死在那不勒斯的，不为世人所知。这些混乱的事态为敌人

所利用。威尼斯人从基督徒统治者手中接管了塞浦路斯，并以此为基地，反击土耳其人。但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土耳其人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他们在能干的海军统帅凯末尔·里斯的率领下，在摩顿海战中打败了威尼斯人。

**与威尼斯的第二次战争（1499—1503年）** 这次胜利导致同威尼斯的第二次战争，这次战争历时四年（1499—1503年）。土耳其舰队占领了利潘托、摩顿和科伦，土耳其陆军攻入威尼斯本土，一直深入到意大利本土维森扎。威尼斯被迫求和。双方再次签订和约，据此条约，威尼斯又丧失了几座城市，土耳其人终于把黑塞哥维那并入帝国版图，威尼斯人被逐出摩利亚。

**巴亚吉德的性格** 巴亚吉德是个爱好和平的苏丹。虽然身为诗人，但他也热爱科学，鼓励钻研和发展科学。他是个伟大的建设者，他在伊斯坦布尔建立了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清真寺。这座清真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极为优美。由他父辈们开创的公路桥梁网，在他统治时期得以完善。他不乏军事技巧，但不经常亲领军队出征。

**色里姆一世（1512—1520年）** 然而，巴亚吉德未能摆脱国内纷争，在他统治的晚年，他的儿子们起来反对他。在随后的内战中，加冕王子色里姆打败了他的两个弟弟，逼迫他的父亲让位。除了这一不义行为而外，色里姆本人倒是一位伟大的武士。由于波斯国王伊斯玛仪曾在争夺继承权的战争中帮助过他的弟弟阿赫默德，因此色里姆向他开战。色里姆是个狂热的逊尼派，他对伊斯玛仪国王的愤怒显然为下述事实所激化，即：国王伊斯玛仪和波斯人正在全国推行十叶派教义。然而，人们不应夸大这些分歧，因为以纯而又纯的动机发动的战争，是极少见的。色里姆于幼发拉底河东部的

乔勒迪兰战败波斯人，随后占领和劫掠了大不里士。他急于向波斯腹地推进，幸运的是，他的士兵们拒绝前进，否则波斯人正在努力建设的一切一定会被他毁得一干二净。之后，他转向安纳托利亚、阿塞拜疆和库尔德斯坦，征服了所有这些地区，并把它们纳入帝国版图。

**与马木路克人的战争（1516年）** 次年，1516年，他再次进攻波斯，但埃及马木路克苏丹坎索·戈里（他是波斯的盟友）率领一支军队出现在阿勒颇附近。由于马木路克苏丹正威胁着他的后方，色里姆决定首先攻打马木路克人。所以，他于1516年8月24日出现在阿勒颇附近的马尔吉—达比格战场，彻底打败了马木路克军队。马木路克苏丹坎索·戈里死于战场，色里姆吞并了阿勒颇、大马士革、叙利亚的全部和巴勒斯坦。色里姆想继续进攻波斯，遂向马木路克新任苏丹图曼·贝伊提出议和，条件是马木路克人接受他的宗主权，但图曼·贝伊拒不接受。色里姆是个性情暴躁的人，易于激怒。他把图曼的拒绝看作是公开挑战，于是放弃了入侵波斯的全盘计划，转而进攻埃及。1517年1月22日，土耳其军占领开罗。图曼·贝伊被处决，在这块土地上统治了四百余年的马木路克人丧失了独立。土耳其人向这里派了总督，但埃及的内政管理仍留归马木路克人。麦加的圣族首领也表示归顺，同时归顺的还有阿西尔和也门，土耳其人还控制了希贾兹的圣地。埃及的征服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因为它曾长期垄断东方的丝绸和香料贸易。这项贸易此时受到了葡萄牙人的威胁，他们在瓦斯哥·达加马的领导下发现了绕好望角到印度的航线，但埃及在这项贸易中仍占有相当的地位，而今它落入土耳其人手里，这将使帝国更加富裕。

**性格和成就** 色里姆活的时间不长，但他以武力开拓，

把恐怖刺进了基督徒的心脏。欧洲再次感到惊惧，教皇里欧十世在策划另一次十字军。可是，色里姆却在从埃及的归途中染病，他虽下令准备进攻罗得岛，但身体已经不支，于1520年9月病故。他除以冷酷的统治者著称外，应当承认，他是个有才干的人。象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穆罕默德和他的父亲巴亚吉德一样，色里姆也写诗，他的作品1904年曾在德国出版。他深深地为土耳其人所怀念，他们把他看作为民族英雄之一。这种英雄崇拜并不为之过分。尽管他的严酷和暴烈使他获得了“残酷的色里姆”的绰号，他却是一位有着英雄素质的人。他的征服地相当可观，全都位于东部。对他的继任者更加有益的是，他征服了开罗的阿巴斯朝哈里发，从他手里夺回了哈里发就职时穿的圣袍。一个世纪以后，色里姆的后继者们僭取了哈里发的职位，号称苏丹—哈里发。稍后，他们还成了圣地的保护人。

**苏赖曼大帝（1520—1566年）** 色里姆由他的儿子苏赖曼继位，他被公认为土耳其最伟大的苏丹。他是个能干的军事统帅，同时也是一位有涵养的人，思想极为敏锐。他在外交和国策上颇有远见，为他的同代的君主们所无法比拟。他得到了几位能干的大臣们的支持，其中为首的是伊卜拉欣·巴沙，但不够明智的是，他赋予他以过多的权力。

**对埃及的最后征服** 苏赖曼当政时期是不平静的，同时也是辉煌的。他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埃及的马木路克人企图恢复独立。这种图谋被有效地制止了，埃及政府做了改组，土耳其人的控制得到加强。接着，苏赖曼到帝国各地作了视察。土耳其军队一直在北部边界挥戈战斗；他们还试图夺取罗得岛。苏赖曼把这两件任务看作是当务之急。1521年，他攻占了贝尔格莱德。此后，他每年都派远征军进入匈牙利和

奥地利。这些袭击在整个中欧引起惊恐。罗得岛也很重要，因为圣·约翰骑士团正在从马耳他岛，甚至从遥远的西班牙向那里运送海盗，这些海盗们经常截击土耳其商船队。因此土耳其人认为，必须攻下这个海盗的堡垒。他们对它发动了围攻，尽管骑士团顽强抵抗，这个岛屿还是被攻占了。苏赖曼允许骑士团体面地撤出，他们带着自己的所有物安全撤离。难怪苏赖曼在历史上赢得了大帝的盛名。

**莫哈奇之战（1526年）** 这以后，苏赖曼把注意力转向遥远的北部，在那里匈牙利人久已等待着一战。苏赖曼于1526年越过匈牙利边界，在莫哈奇战斗中彻底打败匈军。匈牙利国王路易死于战场，土耳其人长驱直入，在攻占和劫掠奥芬城后返回基地。匈牙利的内战时期随之开始，但就基督徒说来，内战并未使事情得以改善。哈普斯堡王室和民众领袖约翰·扎波尔亚为争夺王位而发生争执。经过两年的内战，扎波尔亚战败，向苏赖曼求援，苏赖曼趁机再次侵入匈牙利。

**进攻维也纳** 1528年，土耳其军重占奥芬城，次年进攻维也纳。土军于1529年9月包围了这座名城，但经过几次激战，于两个月后撤离。这是有其原由的。那年冬季早临，雨雪使得道路泥泞，大炮无法运送，土军又远离基地；而且，显然守军曾顽强抵抗。然而，这次进攻并非毫无实际结果。奥地利的哈普斯堡统治者裴迪南大公提出向苏赖曼纳贡，条件是苏丹承认他是匈牙利的国王。这时，土耳其在欧洲的权势和威望已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两年以后，苏赖曼在匈牙利重开战火，占领了岗茨。最后，苏赖曼和裴迪南之间实现了和平。苏赖曼的盟友扎波尔亚成为匈牙利东半部的统治者，裴迪南为西半部的统治者；双方都同意向苏赖曼称臣纳贡。

**凯鲁丁·巴巴罗沙** 这时，伟大的海军统帅凯鲁丁·巴巴罗沙出现在舞台上，他原来在突尼斯的贝伊手下供职。苏赖曼把他请来，委以土耳其舰队司令的要职，凯鲁丁接受了这项任命。作为一位伟大的统帅，他的功绩和名声曾威震整个地中海，如今他成为伊斯兰教的海军先锋。他的胆识确实是无量的。今天，人们看到他在解救西班牙的穆斯林。几天之后，他又在进攻意大利的沿海城镇。他的基督教方面的对手是著名的意大利海军司令安德里·多利亚，但凯鲁丁·巴巴罗沙是个聪明的对手，懂得所有商业上的把戏。1534年，他发现突尼斯的贝伊敌视土耳其的利益，于是将他赶出了突尼斯，并以苏丹的名义吞并了这个国家，接着掠夺了西西里岛和南意大利。土耳其军队实际征服非洲，是在这以后不久的事。

**反土耳其的神圣同盟** 1536年，苏赖曼同法王弗兰西斯正式结成反哈普斯堡同盟，与威尼斯人再次发生战争(1533—1540年)。在这次战争中，凯鲁丁取得了显赫的战绩。教皇于1538年组织了反土耳其神圣同盟，参加者包括哈普斯堡皇帝查理五世、教皇和威尼斯。凯鲁丁以进攻威尼斯人实行报复，于普利维沙战斗中将其打败。威尼斯人求和，丧失了另一座城市，付出了大量赔款。土耳其人又在红海建立起一支舰队，这支舰队长驱南下，直抵印度西海岸，将也门和亚丁永久地并入土耳其帝国版图。

**与匈牙利的战争** 但是，同匈牙利的战争仍在时断时续地进行着。约翰·扎波尔亚死于1540年，裴迪南趁机进入东匈牙利。这一挑衅行为违反了同苏丹达成的全部谅解。苏赖曼是个从不拒绝挑战的人，于是他率军进攻裴迪南大公，占领了布达。由于扎波尔亚的唯一继承人是个幼子，苏丹便决定

接管东半部匈牙利。1547年双方宣布停战，但不久以后战事再起，只是在裴迪南的父亲死去，他继承了东半部神圣罗马帝国之后，两国才达成一项最后协议。结果，土耳其继续占领东半部匈牙利，裴迪南占据西半部匈牙利，向苏丹纳贡。扎波尔亚的儿子这时业已成年，他获得了特兰西瓦尼亚。

**与波斯的战争（1552—1553年）** 看到苏赖曼忙于欧洲战事，波斯人再次入侵土耳其领土，占领了厄尔珠鲁姆。苏赖曼率军赶到，践踏了波斯帝国西半部，迫使波斯国王接受和平。在这次交战中，土耳其人占到了便宜，因为他们占据着美索不达米亚。就在这时，凯鲁丁去世了，他的能干的副官德拉古被任命为舰队司令。他于1554年从西班牙人手里夺取了突尼斯的玛赫迪港。到1556年，他已经征服了整个北非沿海。

**苏赖曼之死** 苏赖曼的晚年是不愉快的，原因是他的妻子罗克西兰娜（她原是俄国战俘）的幕后阴谋；他的宰相一再进言要他反对他的能干的儿子穆斯塔法，也是一个原因。1566年苏赖曼死后，罗克西兰娜的儿子色里姆和他的另一个儿子巴亚吉德互相争夺王位，色里姆取胜。这是在许多人意料之中的，因为在苏赖曼的晚年，罗克西兰娜的影响日增，早年土耳其人所特有的力量开始衰竭。

**苏赖曼的性格和成就** 苏赖曼虽算不上一位伟大的将军，却是一位很好的军事组织者，精明的战略家和机敏的统帅。因此，他在战争中常常能够取胜。他虽未打过许多次大仗，但土耳其帝国却空前之大，这足以说明了他的政治谋略。这主要是因为他眼光敏锐，善于任用将领；也因为他的军事组织卓有成效，使他得以顺利地把人力、物力由亚丁转移到维也纳。然而，这并非苏赖曼的主要过人之处。他是一

位果断的君主，刚毅而仁慈，公正而无私，对他所喜欢和赞赏的人非常体贴、开明，当然当国家政策需要时，他也能够立刻做出严厉的惩罚。他憎恶暴虐，不容许手下高级官员玩忽职守。他开销谨慎，其当政时期虽多次发生战争，但国家很少为不必要的税金弄得不可开交。他的童子军团和其他部队都供养得很好，象昔日穆斯林君主所采用的惯例那样，在战场上卓有战功的人被授予封地。这些军事领主，无论大小，在战时或紧急时刻都必须供养一支数目不等的军队。但非正规军或自愿参战者不发以军饷，他们将得到战利品。

苏赖曼是个有教养的君主。他受过良好教育，每天坚持写战争日记，评述有关人物和事件。这些记载表现了他思想的成熟和敏锐。他也是科学和艺术的一位开明的保护者，大力资助清真寺、学校、医院、河渠和桥梁的建筑。他改革了土耳其律法，因此以“法律制定者”为人民所铭记。有关土地税和封建领地的旧律法得到了改进。其目的是使所有人摆脱奴隶制而获得公义和自由。结果，在他统治时期，土耳其帝国里的农民和小私有者比在任何其他欧洲地方都更加幸福。苏赖曼当政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和平和昌盛。他以他的谋略、高尚、干练、人道和管理才能受到了国内外的爱戴，赢得了同时代欧洲君主们的尊敬。他在世界史上以苏赖曼大帝著称，这是当之无愧的。

**苏赖曼离世时的世界（1566年）** 在我们讨论他的继任者色里姆二世之前，让我们稍停片刻，环顾一下十六世纪时的世界。一个新世界正在诞生，了解一下其余地方所发生的一切，将有助于读者了解苏赖曼和早年苏丹们的成就。十六世纪是一个充满着伟业的世纪，一个精神上正在摆脱愚昧和偏见的时期。新科学正在为欧洲带来新生。英格兰在都铎王

朝的统治下正在变为一个强大的君主国，海洋正成为冒险家的乐园，美洲和印度洋正在被人们探险和开发。到本世纪中叶，强大的君主和统治王室都已确立起来，如英格兰的伊丽莎白，法国的亨利四世，中欧、西班牙、南意大利的哈普斯堡王室以及意大利的威尼斯共和国。

**欧洲的改革** 宗教觉醒和探索精神是从荷兰人伟大的伊拉斯姆开始的，他勇敢地把《圣经》译成荷兰文。德意志修道僧马丁·路德①强烈抗议教皇干预个人信仰问题，发起了基督教会改革运动。后来这个新运动的拥护者称为抗议者（新教教徒）。天主教会举行报复，建立了一个纪律森严的教团——耶稣会②。耶稣会到处作恶，危害极大，但它在一点上给基督教世界带来莫大好处——培养了大师、开拓者和传教士。在文学方面，人们正在以本国语言进行着流畅而有力的创作，因为拉丁语已不再是通用语言。大作家们开始登上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舞台。

**其他国家** 这时的俄国，莫斯科大公、可怕的伊凡做了第一代沙皇，正是他把穆斯林鞑靼人从伏尔加河谷驱赶到俄国东南部。这些穆斯林鞑靼人曾经作为一个强国，统治俄国南部达二百五十余年。伊凡大公把鞑靼公使逐出莫斯科，后者的使命是照看穆斯林在中下俄国的利益，并代收莫斯科大公国上缴的贡赋。伊凡尚不敢进攻克里米亚的鞑靼人。1517年，他们再度攻打并洗劫了莫斯科。尽管如此，到十六世纪中叶，俄国已开始强盛。在伊朗，经过长时期的间歇之后，

---

① 马丁·路德（1483—1546年），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领导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译注

② 天主教修会之一。是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天主教内顽固反对宗教改革的主要集团，为1534年西班牙贵族罗耀拉所创。——译注

沙法维朝波斯国王沙·塔玛斯普正在统治着一个幅员广阔的民族帝国。在印度，阿卡巴的大莫卧儿帝国刚刚诞生。甚至在与世隔绝的西藏，新近改革的西藏佛教首领也被授予了达赖喇嘛的尊号。而在遥远的日本，在一段混乱时期之后，统一运动正在取得进展。

**欧洲文艺复兴** 欧洲文艺复兴即将达到它的光辉的顶峰。这是一个象利奥纳多·达·芬奇、米凯兰吉罗、提提安和廷杜莱托这样的大画家、大雕刻家、大建筑家施展才智的世纪。科学世纪尚未到来，但哥白尼和伽里略已在工作。通常称之为欧洲黑暗时期的中世纪，正在让位于一个崭新的时代。莎士比亚这时还只是个孩子，但拉比雷正在法国创作，亚里斯托正在意大利创作。在所有欧洲国家，探索与探险精神正在复活。人类的心灵正在摆脱它的羁绊，长期的神学教条统治正在瓦解。古代的典籍正在重新得到发现，人类的精神财富日益得到丰富。或迟或早，所有欧洲国家都将从中受到影响，它的推动力经久不衰。

**伊斯兰教在中国** 中国的明朝正经历着一个艰难时期：它正在穷于对付鄂尔多斯人王子阿尔坦·汗的进攻和日本人的袭击。波斯商人和阿拉伯人商人在华北和云南建立起来的穆斯林团体正处于兴旺时期。继1274至1279年云南的穆斯林巡抚在那里建立两座清真寺之后，又兴建了一些寺院。这些清真寺已成为学问中心。至十六世纪中叶，这些穆斯林居民中心已经做出大量有益的工作。以沙巴尼大汗为首的乌兹别克人当政于马瓦拉—纳赫尔，有关情况将在下章里介绍。

**色里姆二世（1566—1574年）** 以上就是1566年苏赖曼大帝逝世时的世界形势。难怪他顺应时势，并被公认为大外交家，一位开明的君主，一位可尊敬的盟友，一位高尚的

敌人和可以信赖的对手。他从不毁约，从不容忍背信弃义。他由他的儿子色里姆二世继任，后者是个聪明、却颇有些贪图享乐的人。这位苏丹当政的整个时期，一直在两条道路中间徘徊。宰相穆罕默德·索克里劝他同威尼斯交好，打击哈普斯堡新皇帝麦克希米兰二世，后者统治着奥匈帝国，得到许多基督教国家的支持。可是，色里姆二世有个名叫敦·约瑟夫·纳西的朋友，是个从意大利来这里避难的犹太富商，他拉他走向另一条道路。在色里姆同他的兄弟巴亚吉德争夺王位的战争中，纳西曾以金钱帮助过他，所以色里姆让他做了纳克索斯和爱琴海其他诸岛的大公，并允许他在叙利亚的太巴列湖附近安置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犹太难民。纳西非常仇视威尼斯和法国，经常劝说苏丹向威尼斯宣战。他的机会终于到来，因为这时威尼斯撕毁了先前达成的协议，拒绝割让塞浦路斯给土耳其。据说纳西想把犹太人安置在塞浦路斯岛。不管事实真相如何，其结果是，新的敌对行动使威尼斯和西班牙走向联合。联军未能及时赶来挽救塞浦路斯，它于1570年为土耳其所占，但是他们的联合成为后来神圣同盟的基础，这个同盟是教皇庇护为同土耳其开战于1571年组织起来的。这个新的神圣同盟给土耳其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利潘托战役（1571年10月7日）** 1571年5月，一支由威尼斯、西班牙及其盟友组成的强大的联合舰队集结于西西里岛的米希纳，联军统帅是查理五世皇帝的私生子、奥地利人敦·约翰。土耳其人没有惊慌失措，因为他们正处在力量的顶峰，他们曾多次见到过这样的舰队。他们沉着地进攻塞浦路斯岛的法马古斯塔，于8月3日将其占领。基督徒舰队由二百零八艘帆船、六艘重型战舰组成，这时正驶往东部，终于同停泊在科林斯湾西口利潘托的土耳其舰队遭遇。土耳其舰

队由二百三十艘帆船组成，由傲慢的阿里·巴沙指挥。他的部下们建议他停泊原地，以逸待劳，但阿里·巴沙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离开了安全港，在公海上迎战基督徒舰队。一场可怕的大战随之而来，因为这事实上是另一次十字军，双方都想决一死战。奥地利的敦·约翰损失了许多船只，但土耳其方面损失更加惨重，整个舰队几乎全部覆没；仅一支分遣舰队逃脱。土耳其人终于在海上被打败了。这是基督教欧洲的一次伟大胜利，全欧洲大陆的钟楼都响起了报捷的钟声。

**利潘托海战的后果** 敦·约翰受到指控，罪名是未能乘胜追击由阿尔及尔的贝勒贝率领的分遣舰队，并占领利潘托和收复它后面的大片希腊领土，从而使土耳其人免于灾难。其真实原因是，威尼斯人和西班人之间存在着激烈竞争。从这次远征一开始关系就很紧张，妨碍他们扩大战果。西班牙人想要重新征服北非，眼下它是土耳其的领地，而威尼斯人想要征服塞浦路斯。这使土耳其人赢得了时间，他们在色里姆二世的命令下，拚命工作，并完全凭着坚韧和决心创造出奇迹，重建了一支海军。使欧洲惊异的是，土耳其人竟在一年之内建立了一支更加强大的舰队。欧洲大肆渲染的利潘托海战的胜利，事实上并未带来多少实际影响。次年（1572年），当土耳其舰队在凯鲁丁·巴巴罗沙的老副官德拉古率领下航行于亚得里亚海时，奥地利的敦·约翰不敢再同它较量。这充分说明了土耳其民族的气质。他们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成就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业绩，甚至当欧洲人仍在为土耳其舰队的毁灭而纵饮狂欢时，土耳其舰队已一如既往地骄傲地航行在地中海海面上。这是一件只是近来才为史学家们所确认的事实。过去人们认为——虽则是极其错误地

认为，利潘托战役永远地毁灭了土耳其舰队。

**土耳其的报复** 1573年，教·约翰从土耳其手中夺取了突尼斯，但这次胜利也是空虚的，因为威尼斯人这时与西班牙人发生了纠纷，并单独与土耳其苏丹媾和。土耳其舰队又在严重地威胁着他们的海上贸易，因此他们放弃了对塞浦路斯的全部权力要求，并同意赔款三十万金币。这笔款项来得非常及时，它被用作新舰队的费用。土耳其人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西班牙人。他们于1574年收复了突尼斯，又开始在西班牙、南部法国、意大利、撒丁和西西里沿海进行劫掠。这是为了发扬土耳其人的海上传统，向人们表明他们的海军并没有死亡，同时也许是纯粹出于炫耀武力；当然，也将获得战利品，这是不能忽视的。此后数百年间，土耳其这个名字一直是欧洲国家孩子们心目中的魔鬼。色里姆二世于同年死去，虽然土耳其在下一个世纪里依然是个强国，但早年奥斯曼人的光辉已在慢慢地消退。

**穆罕默德·索科里的性格和成就** 色里姆是最后一代伟大的苏丹，在他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停滞和衰退的最初迹象。他是第一个几乎完全受制于宰相的苏丹。对伊斯兰教幸运的是，宰相穆罕默德·索科里是个能干的人，他眼界开阔，终生为了伊斯兰教的光荣。他是第一个提出开凿苏伊士运河的人，以便为土耳其舰队找到一个到印度洋水域的出海口。在北部，他想沟通俄国南部的两大河流顿河和伏尔加河，当时整个克里米亚均属土耳其。这样，土耳其便可以通过高加索，从北部进攻波斯。虽然这些设想未能实现，但是人们可以从中看到十六世纪后二十五年间人的能力和土耳其人的雄心壮志，这是土耳其人的极盛时期。

**土耳其帝国** 这时的土耳其帝国疆土非常辽阔，它控制

着黑海、地中海和红海。从远东的里海湖畔到西部摩洛哥，从北部维也纳附近到非洲的苏丹和奥兰，土耳其人统治着许多国家和民族。太上皇色里姆是第一个躺在他的始祖们的桂冠上的人。尽管有时他也能振奋起高昂的热情，但他基本上是个安于享乐的君主，不愿亲理政务或指挥军队。他手下有个能干的宰相，他把帝国管理得井井有条，商业繁荣；他可以指挥一切，在他看来也就足够了。然而，这从来是不够的，因为历史经验表明，权力的代价是永远保持警惕。

**早期奥斯曼人的行政管理**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奥斯曼帝国的政府。土耳其国家以封建制为基础。军队首领和卓越的士兵可以得到封地，但每年须向苏丹提供一定数目的军队。最低数额的封地称为“迪马尔”。自然，较大的领主须向皇家军队提供更多的骑兵。苏赖曼大帝时期，帝国欧洲部分的封建主提供八万军源，亚洲部分提供五万。这些军事领主以旗帜为识别标志。最初仅有两种旗帜，我们可以用今天的术语称之为指挥权。指挥官称为“贝伊”。贝伊之上是“贝伊勒贝”，即总司令。安纳托利亚设一总司令，鲁姆尼亚（欧洲部分）设一总司令。其中以鲁姆尼亚总司令级别更高。区别是鲁姆尼亚总司令的军旗上有三支马尾，而安纳托利亚总司令的军旗上仅有二支马尾；马尾是中亚地区古老的部落习俗，甚至一直保持到莫卧儿时代之前。随着帝国的扩张，需要任命新的总司令，但这些新任命者低于安纳托利亚总司令。这些封建领主并不全是理想的统治者，由于管理不当，时常出现不满。因此，苏赖曼制定了一套新的法律制度，以此为基础重新确立了分封制，铲除了许多弊端，限制了土耳其贵族的权力。

**童子军（加尼沙里）** 关于童子军及其在战时的作用，

前文已作过一些介绍。这一有趣的制度值得深入研究。国家每年在帝国各基督教行省征召一定数额的基督徒儿童编入童子军，经过长期的培训教育，使他们成为优秀的士兵。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成为合格的军事首领。原来每五户中抽一个儿童，但后来有更多的十至十五岁的男童被抽走。这并非仅仅是因为人们不愿同自己的亲骨肉分离而被强行抽走的，尤其是富人，当然穷人是没有选择余地的。显然，许多富人甘愿献出自己的孩子，因为许多特权是和童子军团联系在一起的，许多人甚至不惜改变信仰。但对另一些人则是一种苦难，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隐藏起来，甚至出现了保护基督徒利益的地下运动。这些运动逐渐使帝国受到削弱。实际上，童子军训练得极好，前程极其光明，许多土耳其人甚至偷偷把自己的孩子送进童子军团。然而到十七世纪末，就不再征召童子军了。

**法律和秩序** 起初，实施法律是军事事务，但在后来任命了法官（卡迪和奈比）。法官之首是苏丹或他的代表——宰相；其次是高级毛拉，或京都和省都的法官；再次是低级毛拉，他们是省城的法官；在他们之下是穆夫提。色里姆一世以后，整个裁判制度都划归伊斯坦布尔穆夫提，称为伊斯兰教长老。这样，司法便成为一个半独立的机构，这对于当时许多国家流行的司法制度是一大进步。

**科学和艺术** 奥斯曼人在知识世界或科学世界没有多少创造。在文学方面，他们长期效法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所有较早的史学家都以波斯文著述。只是在地理学方面，也许是因为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土耳其人写出了一些原著。最著名的著作是土耳其海军司令皮里·雷斯的著作，他描述了地中海沿岸，表现了巨大的洞察力。但到苏赖曼当政时期，土耳

其语终于开始以一种具有高度艺术表现力的媒介出现。阿布杜勒·巴吉写作于苏赖曼大帝时代，他是早期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事实上是用土耳其文写作的杰出代表者。许多人把他比作阿拉伯诗人穆塔纳比和波斯诗人哈菲兹。苏赖曼（他自己也会作诗）曾高度赞赏他。苏赖曼甚至为他的成就作赋，称他为“奥斯曼的第一个诗人”。另一位诗人是叶海亚，他在青年时代当过童子军。他曾为苏赖曼战败的对手写过一首挽歌，但苏赖曼对他宽大为怀，非旦未怀恨他，甚至还封赐他一大块封地。叶海亚以写爱情诗为主，但也能写记实散文，他的伦理学著作在他那个时代极其流行。另一著名诗人是叙事诗人卡亚里。他富于想象，能够准确、诚实地记述事件，很有说服力。

**学术团体** 以上并不说明这个时期缺乏天才，或知识活动已停息了数百年。例如，学术著作仍在沿袭着传统的脉络，土耳其学校同穆斯林世界其余地方教授同样的课程：修辞学、散文、诗歌、文法、辩证法、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和教律学。唯一区别是，教学语言是土耳其语，所有经典都使用译本。土耳其人是讲求实际的民族，在选择官员和有专门知识的人才方面有着自己的方法和制度。实际上存在着一个由高级乌里玛组成的专门机构，这些人不属于任何一个教派。它由那些具有一定的知识修养的学者们组成，或从事内务管理、行政事务、医务工作，或从事高等教育，不拘职业。

**宗教宽容** 不管欧洲对他们持何看法，土耳其人在宗教事务上并不是偏狭固执的民族。实际上，在宗教战争期间（第一次是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后来是天主教徒与其他宗教徒之间）被赶出西班牙或葡萄牙的犹太人，大多在土耳其

国土上找到了现成的家园。拉亚人（被征服民族）获准保留自己的法典和习俗，他们在土耳其统治下多少感到满足，尤其在大城镇里，尽管在各省，他们总是抱有独立的希望。正是这种希望及来自强大的欧洲基督教王国的压力，使得土耳其人的权势日益衰败。

**哈里发—苏丹问题** 在讨论奥斯曼人及其制度时，势必涉及到哈里发—苏丹问题。我们先前未予讨论，原因是在野史中哈里发国家一直继续到巴格达陷落、马木路克人在开罗重建影子哈里发和十六世纪初色里姆一世征服埃及时为止。直到这时，奥斯曼统治者仍称为“巴迪斯达”或苏丹，但渐渐地他们也改称为哈里发，或二者兼而有之。所以，追溯一下哈里发的含义并简略地说明各个时代对它的解释，也许是不无裨益的。如果排除先知在位时期，大致可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先知作为国家元首** 如我们所知，先知时代以前，除也门的希木叶人、西北部的纳巴塔人、肥沃新月顶部的巴尔米尔人和它的东侧的拉赫米德人之外，所有阿拉伯人都遵循着部落习俗。部落首领的职能是，通过仲裁排解纠纷，并向阿拉伯人实施部落习惯法。部落首领既没有行政权，也没有立法权，无权宣战，也无权宣布停战。先知凭借他的职位，系立法、行政、司法大权于一身。先知的后继者仅继承了两项权力；立法职能已告完结，因为全部立法都包含在《古兰经》及其应用“圣训”当中了。它的进一步的解释权，后来逐步掌握在乌里玛的手里，这些伊斯兰教的法学家们使伊斯兰教法律带上了几乎是永久性的色彩，逐渐被称为“沙里亚”，即“伊斯兰的方式”。到阿巴斯时代，哈里发们仅保留有行政权和司法权。他们以中央集权来加强前者，并通过任

命全部法官（卡迪）来保证对后者的控制。

**逊尼经典学家——第一阶段** 逊尼派经典学家们试图把明显世俗化的阿巴斯政府同神圣教条调和起来。逊尼派关于哈里发制度的理论是含混不清的，这是因为它一面企图证明现行体制的合理性，同时又想证明哈里发是神圣法律的捍卫者。他们提出的妥协方案规定：哈里发职位是一种神圣制度，但哈里发的授职由人为选举产生；沙里亚法典只有一部并且是不可分割的。它还规定：哈里发制度也同样如此，一切穆斯林均须服从哈里发。它承认，哈里发如果是不义的或犯有异端罪，可以废黜，但并未明确说明谁有权推翻他。事实上，这受到如下敕令的严厉限制，即：一切臣民均须服从哈里发，即令他是不义的或残暴的，臣民们亦不得反叛或取消忠顺。这说明，这种理论强调既定地位，多少是对阿巴斯政权的一种辩护。实际上，根据这些经典学家们的解释，哈里发制度是一种有限的专制主义；只要哈里发遵守或假装遵守作为政府准则的沙里亚法典，他就可以不受任何约束。

**君主制原则** 这种观点后来逐渐得到波斯君主制原则的支持。萨珊人相信国王们的神授权利，当时的政治理论家们把这种观点写进许多著作中去，作为统治者们的指导性书籍。这些著作概括了统治阶级奉行的伦理准则，表达了王权的概念，影响了整整一代。书中认为，一切社会都必须有世俗主权，王权是神授的制度。这使人联想到古代的观念。在埃及、希腊和罗马，法老王、国王和凯撒大帝均属君权神授，或当政后马上神化自己。甚至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也自称是爱神丘比特的儿子。这方面最好的一部著作，是塞尔柱苏丹马立克·沙的宰相（1072—1092年）所著，它加强了哈里发—国王的观念并使之世俗化了。这部书对穆斯林君主

们有着巨大的影响，哈里发—苏丹观念的永久化和日益世俗化，主要是因为它的影响。书中认为，政府以君主为中心全面集权，封建领主构成权力上仅次于苏丹的军事贵族；再次是文职官员，包括宗教事务官员，他们在各方面须服从君主；最后是平民，他们须缴纳赋税，以充实国库。在这个阶段，从法律上批准哈里发—苏丹命令的沙里亚教法，已经同苏丹的世俗职能分离了。

**权力的授出——第二阶段** 到十世纪中叶，阿巴斯哈里发已经失去全部行政权，人们开始说，哈里发制度已经结束。但穆斯林法律学家们仍能顺应这种局面，他们重新修补了自己的理论，以使现存秩序合法化。一度被视为一切权力源泉的哈里发，到这时仅仅是个傀儡，但他有权把他的世俗权力授与任何苏丹或艾米尔。因此，新任统治者得以从苏丹那里弄到一张委任状，而使他的地位合法化。最清楚地说明哈里发制度下哈里发与新国王关系的是安萨里①，他说道："我们认为，哈里发职位只是在名义上掌握在阿巴斯王室负责这件事务的人的手中，各地政府的职能由苏丹们行使，这些苏丹承认效忠于哈里发。在那些年间，政府主要取决于军权。无论谁握有权力，都表示效忠于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哈里发。而且，无论是谁，只要他在呼图白颂词和铸造钱币这两项特权上表示效忠于哈里发，他就可以行使独立的权威；一位苏丹也同样如此，他的命令和裁决在世界某些地区是有效的。"这样，根据安萨里的看法，这时期的哈里发制度只是一种象征，其主要职能是使那些靠武力夺取政权的人的权利合法化。

**世俗专制主义的神圣化——第三阶段** 当蒙古人于1258

①安萨里(1059—1111年)，伊朗著名哲学家、神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对苏菲神秘主义教义有很大影响。——译注

年推翻巴格达哈里发时，这个时期也随之结束，尽管马木路克人曾在巴格达建立了一个影子哈里发，但它仅得到少数法学家们的承认。当合法的哈里发缺位时，哈里发的地位又如何呢？这个问题迫使经典学家们苦于思索，后来埃及的哈乃斐派法官巴德尔丁·加玛提出了第三种解释。他认为："当伊玛目职位空缺或某个不称职者企图占有它并以武力胁迫人民接受而未经宣誓或未得到他的前任委任时，为了维护穆斯林的团结，可以承认他是契约性地掌握了他的职位，属民应当对他表示臣服。最权威的见解是，无论他如何暴虐无道，都不影响他的合法性。当某人以武力和军事优势契约性地获取了伊玛目的职位（哈里发），后来另者又以武力和军队推翻了前者，那末前者就应当视为被废黜了，后者则成为伊玛目（哈里发）。其所以如此，是出于对穆斯林的福利和团结的考虑。"显然，这种看法在维护穆斯林的团结和福利的名义下，使每一个新政权，每一个篡权者，每一个征服者都取得了合法的形式。而人民的自决权却只字未提；似乎那时代的人民不需要这种权利。

**君权神授——第四阶段** 在奥斯曼的早年时代，哈乃斐派法学家们提出了另一种理论。他们认为，真正的哈里发国家已经随着先知的第四代继任者阿里的死而告终。但是，他们使用了另一概念，这种概念自阿巴斯朝以来颇受哲学界的欢迎。最初它并未为逊尼派所接受，只得到十叶派的拥护，但由于它的异端观点经过修剪并接受了正统派的思想，也被后来的哈乃斐派法学家们所采纳。最后由著名作家加劳丁·达瓦尼给予定型，他说道："统治者是借助于神而成名的，他能够使每个人达到完美，并为他提供一种正确的秩序。哲学家们认定他为'绝对的主宰'，伊斯兰哲学家们称他为伊玛

国，其职能即是行使伊玛目的职权。柏拉图称他为‘世界控制者’，亚里士多得称他为‘公民之首’。这说明主权本身是主的恩赐，无论他是个好的君主，还是个坏的君主，都不影响君主的神授权利’；自然，每一个公正、仁慈、履行教法的得道苏丹，是一定会被授与哈里发的称号和权力的。”这确实是从穆罕默德创建的神权国家发出的遥远的回声，但只是在这个理论实际实行了二百余年之后，才由加劳丁·达瓦尼赋予它以永久性的表现形式。事实上，在当时的整个穆斯林世界到处都流行着类似的或更加先进的思想，伊本·赫尔东在他的著作中就曾做过探讨。在探讨国家的起源时，他写道：“有人认为，可以在神圣法律的基础上建立统治，这种法律由真主制定并降示给一个人，这个人真主赋予了他杰出的品质，其他人都甘心情愿地、心悦诚服地服从和屈从于他。但是，这种论点是无从证明的，因为人类社会可以没有这种神授法律而存在，仅凭一个人强加的权威或社会力量，就可以强迫他人服从他，追随他。一种法律的核准，可以在没有神圣法律的情况下，由国王或统治集团的权力来提供，例如在异教徒当中即是如此，他们并没有天启或‘圣书’。”

**哈里发制即苏丹制——第五阶段** 继伊本·赫尔东之后，哈里发—苏丹制度的观念获得了最后的表现形式，这时哈里发制和苏丹制成为同义语。当然，在正式文件中，苏丹极少与哈里发相提并论。实际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奥斯曼的统治者或称为苏丹，或伊斯兰教的巴迪沙。历史记载表明，十九世纪早期，当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从瓦哈比派手里重新夺回希贾兹时，他在麦加和麦地那举行的呼图白里对奥斯曼苏丹的颂词是：“信仰的卫士，两大圣地的奴仆，苏丹伊本·苏丹·伊本·苏丹，马茂德·汗·伊本·苏丹阿

布杜勒·哈米德·汗·伊本·苏丹阿赫默德·汗”。哈里发这个字眼未予使用，伊斯兰国家的法学家们不承认奥斯曼哈里发等同于倭马亚朝或阿巴斯朝哈里发，更谈不上正统哈里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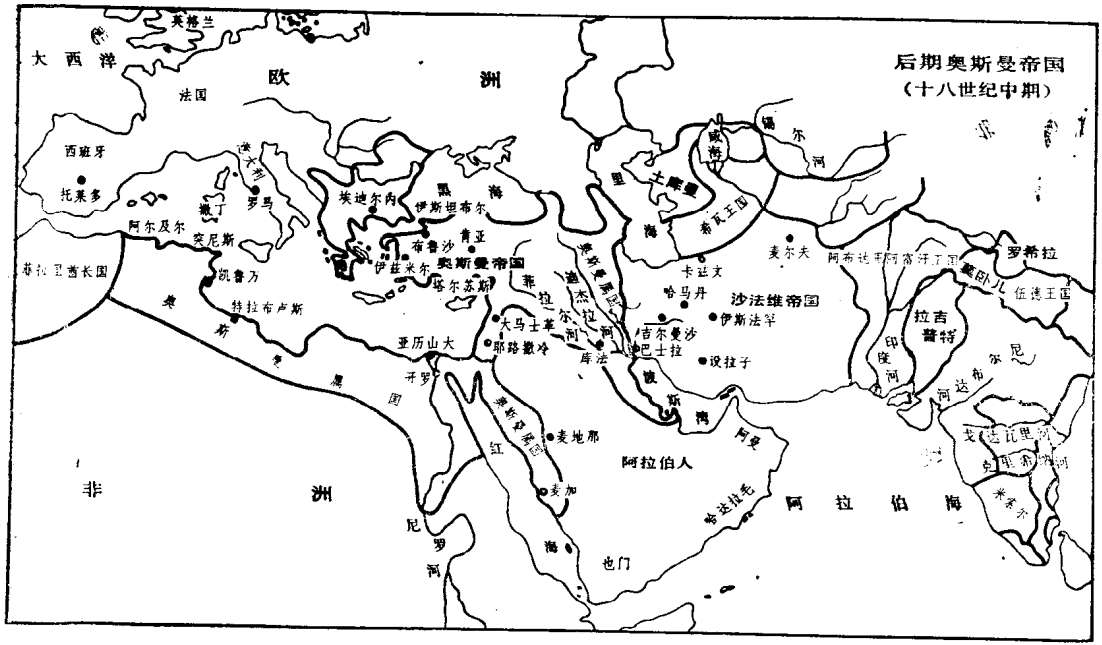
**奥斯曼的统治制度** 还须谈一下奥斯曼人所特有的统治制度。奥斯曼人很早就意识到他们人数不多，又远离中亚的故乡。互相通婚将难以保持血统的纯洁，因此建立纯洁的民族是没有意义的。要想生存下去，所需要的，倒是以良好、忠诚的人才来补充他们的统治阶级的成员。处于非土耳其人、非亚洲人和非穆斯林民族的包围之下，土耳其人需要做出一项决定。他们以杰出的政治远见，制定了一项制度，这项制度延续了四百年。他们招募出身于良家、乃至普通农家的基督徒男童给以专门训练，使之成为具有良好素质的人才，输送到国家各个部门。莱比尔在他的《苏赖曼时代的奥斯曼帝国政府》中写道：“在改变地球面貌方面迄今所做的大规模的实验，也许最大胆者莫过于包含在奥斯曼统治制度里的实验了。最接近它的理想可以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找到，最近于它的实践是埃及的马木路克制度；但是相比之下，它在范围上不限于希腊贵族，而且比马木路克制度更加优越，更加经久。在美国，干粗活的乡巴佬也可能坐上总统的交椅，但这得全凭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通过精心设计的晋升制度推举上来的。罗马天主教会仍可以把一个农民培养成教皇，但它从来不是通过一视同仁地选举候选人开始的，那些出身于信奉异教的人，是绝对排除在外的。奥斯曼制度有意选择奴隶当国家的部长。它录用牧羊人和耕夫家庭的男童们，让他们做朝臣和王爷；它录用祖辈信奉基督教的青年，将其培养为穆斯林大帝国的统治者和所向无敌的军队的将士，这支军队的主要

乐趣就是扫荡十字、宏扬新月。这项制度的独特之处是，不容许穆斯林封建领主、土耳其贵族或农民的子弟进童子军团，而只选择非穆斯林的孩子们进行训练。其原因在于苏丹的政治智谋。培训这些帝国的“保护人”的训练制度是非常严格的，只有那些割断一切家庭、社会和传统联系的人，才能服从或接受这项训练。显然，土耳其贵族士绅、军事将领或自由民的儿子们不会象基督徒子女那样绝对接受一种新的忠诚，一套新思想，一种新的理想。自由自在长大的孩子会提出种种抗议，会为自己考虑，会改变他的忠诚，但是全然不了解自己身世的孩子永远是排外的，能够全心全意地效忠于苏丹。著名的加尼沙里童子军团后来堕落了，一个原因就是引进了土耳其军事将领和地主阶级的子弟。

**工业组织机构** 自早期阿巴斯时代，经过漫长的风暴时期，数世纪以来穆斯林的工业组织机构大体上仍保持着原型。所有手工匠都有自己的行会，所有手艺人都属于自己的团体，当然农村手工匠例外，他们独自经营。各地的合作组织因地而异，但大的组织原则是普遍接受和共同遵守的。遵照普遍的方式——它也流行于欧洲，每个工匠都有自己的师傅、高徒和一般徒弟。居首的是总头领或首领。每个徒弟须找一位师傅，教他手艺，学徒期满后出师。只有师傅才允许自己开设店铺，店铺数目受行会限制。土耳其的行会与奥斯曼之前的穆斯林行会的区别在于，奥斯曼人的行会类似于德尔维希僧团，原初就有自己的教团，甚至每个行会还有自己的圣徒。这项制度一直存在到十八世纪，后来逐渐世俗化了。显然，它没有给手工匠留下多少主动性，但却带来了团结、安全和济经稳定。行会事务由法官负责管理，所以苏丹的命令下达给伊斯坦布尔大法官，这位大法官在首都各个角

落都有代理人。此外，他还有巡回代表，以他的名义查视价格、度量等行会事务。帝国的大部分商业和手工业由穆斯林和顺民经营，当然有些行会，如药剂师和家庭画家行会仅限于穆斯林。总的说来，奥斯曼工业使用当地生产的原料，当然必要时也进口原料。主要工业是棉、毛、丝织品加工工业。除纺织业外，织造业还包括编蓆和制毯。还有食油和油料制品的生产和出口。埃及生产菜籽油，叙利亚生产橄榄油。还有许许多多的肥皂和蜡烛制造工业。上埃及生产砂糖和糖浆，三角洲沼泽地出产食盐。冶铁业为黎巴嫩带来了便利；木材和金属制品，石英石和稀有金属制品的生产主要限于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犹太居民当中。渔业作为一种工业也在三角洲地区发展起来，用于国内消费和出口。

**贸易** 随着帝国各地大小工业的繁荣以及朝圣和其他社会活动经常提供的日益增加的旅行机会，帝国境内有了相当规模的商业活动。色里姆一世征服埃及、苏赖曼征服也门和哈达拉毛以后，奥斯曼人控制了到印度和中国的海路，这些都刺激了海上贸易的发展。从土耳其欧洲各省运来干果、毛皮、沥青、木材、武器、稻米、小麦、枣子、食糖、染料、皮革、织品、棉花、亚麻线和咖啡；印度和苏丹产品（包括奴隶）被运回欧洲。当然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安纳托利亚彼此之间的内陆贸易也相当可观。远东贸易提供梨、咖啡、香料和生丝。高加索提供白奴，伊拉克提供巴士拉椰枣，从苏丹、达福尔和塞纳尔运回象牙、罗望子、兽皮、树胶、鸵绒、金沙和黑奴。印度提供丝绸、细纹棉布、披肩、玻璃器皿和剃刀；欧洲供给锉刀、金属制品、枪炮、火药和各式各样的装饰品、化妆品。贸易和工业在奥斯曼国土内呈现出繁荣景象，为哈里发国家带来源源不断的巨额财富。


后期奥斯曼帝国
（十八世纪中期）
大西洋
欧洲
非洲
阿拉伯海
英格兰
法国
西班牙
托莱多
罗马
威尼斯
阿尔及尔
摩洛哥
突尼斯
凯鲁乃
特拉布卢斯
的黎波里
埃及
开罗
亚历山大
耶路撒冷
大马士革
阿勒颇
布鲁沙
伊斯坦布尔
黑海
奥斯曼帝国
伊兹米尔
亚美尼亚
格鲁吉亚
克里米亚
波斯
幼发拉底河
底格里斯河
巴士拉
巴格达
库法
吉尔曼沙
哈马丹
卡证文
沙法维帝国
伊斯法罕
设拉子
麦尔夫
阿布达比
阿富汗王国
罗希拉
伍德王国
拉吉普特
印度河
阿达布尔尼
麦地那
麦加
红海
也门
阿拉伯人
亚丁湾
亚丁
尼罗河
威尼斯
的亚里海
黑海
希瓦王国
伏尔加河
土耳其斯坦
阿拉伯海

# 第十一章

# 后期奥斯曼帝国、西非和中亚

**穆斯林诸国的兴衰** 上一章里，我们讨论了奥斯曼人从统辖一个小属国的地位发展到一个强大国家的过程，介绍了他们在前四个世纪藉以抗争的力量。他们的兴起并不使人感到惊奇，一个敏锐的历史研究者确实能够相当准确地预见到他们的未来。有许多野蛮的民族从原始状态下崛起，以其经久不衰的精力，推翻了老的帝国，建立起世界性的或近似于世界性的国家。只要尚能保持自己的力量，他们就能够当政，一旦丧失那使他们得以兴旺的活力和原则，他们就将走向衰亡，尤其是当那些已被征服的人未能够同化或彻底制服时，更是如此。西班牙的穆斯林就发生过这样的事；那里的人民大体上依然是基督徒，顽强的北方人从未真正归顺伊斯兰教或伊斯兰国家。他们曾数次被迫跪倒，可是稍不留心，他们又站起来了。另一方面，穆斯林当初几乎都是蛮族，被他们自己的过于文明的生活方式所削弱，为来自南部的柏柏尔人和北部西班牙的基督徒的联合力量推翻了。从文化这点上看，他们的两个征服者都低于他们。

**土耳其帝国** 同样的事，在土耳其帝国的欧洲部分又发生了。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因为土耳其人是个尚武的民族，有着巨大的生命力，他们又发展了一种制度，如我们在前章所述，它为国家各部门增添了新鲜血液和人才。在其居的几

个世纪里，土耳其人常常以相当快的速度恢复创伤而使它的对手们感到吃惊。土耳其人时常能够克服疲惫，精神抖擞地应付挑战，因而赢得了邻国的敬意。渐渐地，纯正的土耳其人的气质减弱了，恢复元气的力量已大不如前，土耳其苏丹成了尽人皆知的“欧洲病夫”。

**衰落的根源** 首先应当谈谈奥斯曼人的锐气是怎样衰竭的。读者在倭马亚朝和阿巴斯朝后期已经看到了这同一政治现象，所以这一要点是不难掌握的。而且，在印度莫卧儿王朝后期还将看到同样的情形。当奥斯曼人的原有素质随着非土耳其人血统的渗入而日益消失时，当着政权只是简单的继承而不是通过奋力夺取时，土耳其苏丹们便开始了消遥自在的生活。在他们看来，追求享乐比履行政府职责还要来得重要。结果政府的重担大都推给了大臣们。苏丹、母后或宫妃（她们多半是外国出生）开始在重大决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苏丹闺房里的政争也有增无已。腐败妨碍着各方面效率的发挥，犹太人和希腊人的外来影响明显增强。道德上的衰败也影响到军队，童子军团愈来愈放荡不羁，难以控制。军官们开始接近政党，参与国事。过去，童子军团仅仅是架军事机器，现在卷到了宫廷阴谋游戏之中，终于导致毁灭。没有多久，他们就丧失了全部纪律和忠诚观念。

**国际压力** 另一重要因素是军队里日益增长的不满。由于土耳其帝国不断扩充疆界，已经与欧洲各强国接壤，要发动对它们的征服战争，显然是不现实的。过去，征服战争经常不断，士兵们通过掠夺和封地大发其财。而今，这样的战争已极其罕见，从而引起士兵们的不满。帝国的劲旅、童子军团受到的影响最深，不得不以礼品和应许加以安抚。有时礼品不足，童子军团便把立法大权夺到自己手中，开始随意

废立苏丹。这种恶性循环在历史上随处可见；古罗马皇帝的卫队的所作所为，与此极其相似。

**穆拉德三世（1574—1595年）　闺房统治**　云团虽小，却依然笼罩着大地。苏丹色里姆二世是一个颇有根底的人，他的长子穆拉德三世顺利地继承了他的王位。他的父亲在世时，穆拉德就是个庄重的青年，人们原以为他会成为另一个苏赖曼，但事实并非如此。他登位后不久，就被劝说把权力交与了他的野心勃勃的母亲努尔·巴努和他的正妻沙菲亚。他的母亲是意大利原籍。一向以土耳其为主要敌手的欧洲各国，不久就得知了这种闺房统治的内情。可是，土耳其人这时的主要对手威尼斯人找不到任何帮手参加他们与土耳其人的不断的战争，于是说服他们的老盟友波斯，从背后进攻土耳其。

**与波斯的战争（1577—1590年）**　然而，下令同土耳其开战的波斯国王塔马斯普已经老得干不了什么事，不久即死去。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库达班达是个柔弱的人。但是战争仍在继续，土耳其人在向前推进。1577年，他们进攻高加索，夺取第比利斯。1579年，土军在卡尔斯建立了一座大要塞。在取得这些胜利的同时，还进行一些例行战争。战事仍在继续。1585年，土耳其人占领大不里士。这次战争打得平平淡淡，双方显得都不大经心。最后于1590年，这两个穆斯林国家实现了和平。土耳其再次从和约中得到了好处。它获得了乔治亚、阿塞拜疆和希尔旺，疆界扩展到高加索和里海。

**奥地利战争**　与此同时，土耳其人趁机在东南欧加强其在南部俄国的地位和威望。1587年以后，下乌克兰首领甚至沦为土耳其苏丹的臣属。在西北战线，与奥地利的时断时续的战争仍在进行之中。经过十年无果的边界冲突后，于1589

年签订了停战协定，但在1590年奥土之间再次开战；1593年，特兰西瓦尼亚君王西吉斯蒙·巴色雷加入哈普斯堡皇帝一方，因此形势变得有利于基督教各国。这次战争拖延了数年之久，战局变幻不定。穆拉德三世经过一段相当长的统治后死去，他当政时期毫无作为。

**穆罕默德三世，阿赫默德一世和奥斯曼二世（1595—1623年）** 穆拉德由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继任。这位君王在大多数场合是受制于他的意大利生的母后，但也时常力图维护自己的权利。他是帝国里享有部分独立权限的最后一个苏丹。在他之后，苏丹们不过是强权政治中的一块筹码而已。早在穆罕默德三世时期，与奥地利的战争就出现了新的转折。奥地利人与特兰西瓦尼亚君王发生争执，原因是一个匈牙利的权利要求者出现于历史舞台，与土耳其人结下了联盟。这个新的权利要求者是匈牙利贵族斯蒂芬·波斯基，他曾在土耳其的帮助下建立了特兰瓦拉尼亚公国。以波斯基为盟友，土耳其人开始强行进攻奥地利，但出乎他们的意料，战争进行得很不顺手。在欧洲方面，奥地利和匈牙利联军越过多瑙河，夺取了土耳其的一些堡垒。但当敌军到达瓦尔纳时，引起了帝国政府的极大关注，各地纷纷要求穆罕默德三世亲自出战。最后，他为公众舆论所迫，率军出发。土耳其人仍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在临近奥地利——匈牙利联军阵地时，敌军撤退了，甚至放弃了先前占领的要塞。土军随后追击，联军退守多瑙河彼岸。一场大战不可避免。1596年10月24日，两军于克里奥兹相遇，战斗持续了三日。在头二天的战斗中，基督教军队占了上风，穆斯林军失利。但在第三天，土军重新集结，发起异常猛烈的进攻，终于打败了奥匈联军。这次胜利使得土耳其人得以收复全部失地。

据信，有三万名奥匈联军在战场上丧生；缴获大炮九十五门，奥地利大公的大本营和金库亦被占领。自很久以前的莫哈奇战役以来，土耳其军队从未取得象这样的胜利。

**希特瓦—托洛克条(约1606年)** 这次战争以后，战斗仍在继续，但敌军已丧失抵抗信心。终于在1606年签订了希特瓦—托洛克条约。奥地利人被逐出了匈牙利领土。尽管土耳其获得了胜利，但和约于它并不十分有利，因为土耳其人首次承认了奥地利的平等地位。奥地利人仍据有半个匈牙利，但并未要求他们向土耳其进贡——他们纳贡已有一百余年了。显然，东欧的力量均衡正在发生变化。

**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反叛** 土耳其人在这次战争中的软弱是因为中央发生了动乱。童子军的一位将领，阿布杜勒·哈里姆·卡拉·亚兹吉发动叛乱并夺取了埃迪沙。为安抚他，授予了他阿摩西亚总督之职。然而，这项措施非但未能赢得他的忠诚，反而使他更加胆大妄为，他开始进攻大马士革和巴格达总督，后被打败。阿布杜勒死于战场，他的弟弟接替他指挥战斗，所以苏丹不得不另打主意。他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将叛军首领邀请到伊斯坦布尔，说服他们到欧洲前线为伊斯兰教而战。1603年，这些叛军首领死于进攻布达的战斗之中，苏丹自然感到宽慰。但在小亚细亚又发生了新的起义和哗变。阿勒颇附近的克里斯世袭总督、库尔德人首领杰恩布拉举兵哗变，德鲁兹部族的法鲁丁亲王同时在黎巴嫩起事。与奥地利议和后，苏丹派遣了一支军队前去镇压杰恩布拉。杰恩布拉战败，逃往法鲁丁亲王那里。然而，苏丹未对法鲁丁亲王采取行动，因为后者在德鲁兹部族当中拥有大批狂热追随者。这些暴乱削弱了土耳其的军事力量。小亚细亚的其他暴动也被镇压下去。

**与阿巴斯国王的战争** 接着，与波斯阿巴斯大帝发生了长期战争。获悉土耳其陷入内乱，阿巴斯迅即向土耳其开战（见第九章），收复了大不里士、埃里温、希尔旺和卡尔斯。他在乌尔米湖附近战败土耳其军队，进而攻占巴格达、摩苏尔和迪阿伯克尔。1612年，土耳其被迫议和。但在1616年，战争再度爆发。经两年非决定性的战争后，于1618年宣布停火。波斯人正在崛起，根据这次和约，土耳其丧失了乔治亚和阿塞拜疆。

**穆斯林反对穆斯林** 这次和平未能持久。一个时期，人们以为只是基督徒与穆斯林交战，企图把新月踏在脚下。这是不真实的。穆斯林也同穆斯林兵戎相见。至于何者更有害于穆斯林的事业，那是存有争议的：是伊斯玛仪派、卡尔马特派、法蒂玛人、帖木尔人、毛德尔人和希木叶人① 的长期纷争，还是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内部竞争；或者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波斯人和土耳其人，或印度的巴坦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长期不和；还是同他们的基督徒对手的战争更有害于穆斯林的事业呢？！我们只能说，这种穆斯林与穆斯林之间的战争，无论其起因如何——种族的或宗派的原因，都只能是一种极大的邪恶，对穆斯林的团结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然而，不应当忘记，在战争中有关国家是不会保持中立的，而且当时的战争并不象今天那样规模巨大和破坏性强。但是这些战争仍然带来了巨大的危害，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假若穆斯林们不是把精力消耗在自相残杀的战争之中，他们原本会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不过，这只是一种政治理想，在任何宗教、文化或文明里都未曾实现过。

① 毛德尔人即北部阿拉伯人，希木叶人是南部阿拉伯人，即也门人。——译注

**穆拉德四世（1623—1640年）** 穆拉德四世于1623年登位，年仅十四岁。在他当政时期，土耳其人再次同波斯人发生战争。在他统治的初期，他曾试图收复巴格达，但就在这关键时刻，童子军团哗变了。这些军队在国内已成为这样一支力量，以致直接威胁到苏丹自身的独立。最后，宰相说服苏丹解散童子军团，并在小亚细亚建立新军。穆拉德接受了这项建议，但他必须采取残酷手段，才能把军权控制在自己手里。他废除了儿童贡赋，此前基督教各国必须献纳儿童，以补充童子军军源。然后他彻底改编了童子军团和其他部队。在惩罚了有罪的童子军连队并实际解散了部分连队之后，他带领新军重返波斯边界，深入波斯本土相当远。他于1630年占领哈马丹。几年以后，重克埃里温和大不里士。当他在1638年最后占领巴格达时，阿巴斯国王的全部家底全都输光了。于是这两个老对手签订了和约，据此和约，波斯获得埃里温，土耳其获得巴格达。这以后不久，穆拉德四世死去。

**穆拉德四世的性格** 穆拉德不同于他的前四任苏丹。他摆脱了妻妾们的影响，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君主。他是这个王朝景仰父辈们尚武传统的末代苏丹，也是最后一个亲自督军作战的苏丹。他曾采取严厉措施以改编他的军队，他对波斯的胜利，证明了他的这些改革的正确性。依早年苏丹们的举止判断，他够不上一位“庄严的君主”，但他不愧为武士的后代。在他之后，苏丹们仅是些躲在宫廷里发号施令的人。

**伊卜拉欣一世（1640—1648年） 卡拉·穆斯塔法** 穆拉德死后，他的弟弟伊卜拉欣一世即位，他完全听命于他的母亲和他的三个妻室。但他的宰相卡拉·穆斯塔法是个能干的人；甚至早在穆拉德统治时期，他就在施政方面起过重大作

用。例如，他重建了陆军和海军，杜绝了腐败，改革了旧的税收制度。这项值得称颂的政策为他招来了许多政敌。当穆拉德这位强有力的人物易位后，反卡拉·穆斯塔法的阴谋者们在力量和人数上都增长了。仅两年，他们就把童子军团拉到自己一边，并胁迫伊卜拉欣处死了宰相。这项阴谋获得成功。一位能干的宰相，国家的忠实奴仆和优秀的施政者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与威尼斯的战争** 伊卜拉欣统治时期唯一值得称颂的事，是把威尼斯人清除出爱琴海。我们已经看到，威尼斯人如何顽强地反对土耳其人在东地中海日益增长的力量。土耳其人也有过逆转，其中以利潘托战役最为著名，这些在欧洲史上多有记载。但土耳其人恢复得极快，只消一年时间，他们就一如既往地大摇大摆地航行在地中海上了。土耳其人确实是海盗老手，这使南欧国家极为头痛。土耳其船队担负着大部分海上贸易，但他们也经常威胁着地中海沿岸的和平。威尼斯仍然是商业强国，它在巴尔干和黑海的贸易，如同它与远东的贸易一样，是它的财政所必不可少的。威尼斯总能找到种种理由同土耳其开战，它曾参加过每一次十字军、神圣同盟或反土耳其联盟。但土耳其人曾多次在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打败过威尼斯人，所以非常蔑视他们。刚巧威尼斯人在克里特岛设有一座坚固的基地，这里位于希腊南部，扼爱琴海要冲。这时，土耳其人决定将威尼斯人赶出克里特岛，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威尼斯人失去这座基地，他们就将永远被赶出了爱琴海。1644年，一支舰队准备就绪，土军在克里特岛登陆。他们仅遇到微弱的抵抗，入秋后征服加尼亚，但此后因为某种原因，土军停止了前进。伊斯坦布尔的投机家们开始指责苏丹。他们说，苏丹沉迷于奢侈和个人享乐，致

使军队无视他的命令，政府缺乏长期稳定的政策。这类议论为宫廷阴谋家们废黜和杀害苏丹提供了足够的借口。结果宫廷阴谋进一步发展、闺房统治延续了三年之久，直到另一位称职的宰相出现于舞台，并接管了土耳其帝国政府。

**闺房统治** 这里我们不妨讨论一下称为闺房统治的政治现象。这种统治制度，从1578至1656年间在帝国几乎流行了七十年。其间，国家的最高权力操纵在闺房的某一妇人手中，通常是苏丹的宠妻或意志坚强的母后。唯一曾摆脱这一令人沮丧气氛的苏丹，是穆拉德四世。这种统治的最大的弊端，是拍卖官职，一种邪恶的恶习，它不仅使整个政府走向腐败，而且使人极其蔑视权威。官职成了任免官手中的玩物。官职越高，要价越大。一个职位也可以转手于另一个人的手里。难怪那些缺乏职位保障的人发现，他们在职期间首先必须填满自己的腰包。无论如何，总得捞回当初行贿的本钱。不幸，这也适用于军队里的任命。在许多情况下，军官们得到晋升，并非因为他们能力强，资历深，而是因为他们能够付更多的钱。毫不奇怪，军队的纪律开始松弛下来。童子军团尤其腐败。实际上，他们已成为一股邪恶的政治势力，开始废立苏丹。当政府采取措施免除军官或他们的部下时，这些人员——无论他们是因为正当理由或通过宫廷阴谋而被赶下了台——便非法结伙，落草为寇，因此法律和秩序也开始遭到破坏。

**穆罕默德四世（1648—1686年） 穆罕默德·库普鲁鲁** 年幼的苏丹穆罕默德四世这时被扶上了王位。阴谋仍在继续，这给威尼斯人以可乘之机。当然，他们在各处都布有密探，了解伊斯坦布尔所发生的一切。威尼斯人做了拚命的努力，并开始在亚得里亚海驱赶土耳其人。接着，他们在达达

尼尔海峡附近进攻并击败了土耳其舰队。这时，老练的政治家穆罕默德·库普鲁鲁被任命为宰相。他宣布，只有让他放开手脚地干，他才能接受这项任命，苏丹只好同意。权力在握后，穆罕默德·库普鲁鲁开始采取激烈的改革措施，一个时期内消除了朝廷里的一切腐败和阴谋。一旦发现童子军难以掌握或出现叛乱苗头，他就毫不留情地将这些人处决；宫廷里那个宠臣制造事端，他就将他杀头；发现公共金库空虚，他就慷慨地从苏丹的私人库存里借取。在他任职的五年间，他清洗了帝国政府。他铁面无情，但颇有效力。

**与威尼斯的战争** 应当记住，土耳其人这时占有一个强大的帝国。仅在欧洲，他们就占据着四分之三的匈牙利、整个现今罗马尼亚、东北部克里米亚以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南部爱琴海诸岛。所以，穆罕默德·库普鲁鲁是个强有力的人物。他同威尼斯人重开战火，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莱姆诺斯和特尼多斯岛。当特兰西瓦尼亚的乔治·拉科西（他的父亲曾是土耳其的盟友）起兵反对土耳其时，库普鲁鲁便派兵战败并废黜了他。穆罕默德·库普鲁鲁（他当政时就已经上了年纪）于五年强有力的统治之后，死于1661年。

**阿赫默德·库普鲁鲁（1661—1678年）** 他死后，他的短暂而杰出的管理宣告结束，他的儿子阿赫默德·库普鲁鲁被任命为宰相。由于穆罕默德已经恢复了帝国的秩序，阿赫默德无须采取严厉措施而得以实行仁政。他还使用他的智谋；他顺从苏丹的旨意，在智谋上胜过了他的政敌。常常是别人将要使用铁腕的地方，他却运用智谋。他的父亲和前任苏丹们往往诉诸武力，而他却尽力通过谈判解决。土耳其人在战争中已不象以往那样卓有成效，而且欧洲也在发生着变化。过去，基督教国家通常是单独同土耳其作战。现在，他

们开始结成政治同盟。凡神圣同盟失败之处，政治需要就获得了成功，而且显然土耳其人已不再是不可战胜的了。欧洲国家之间正在冷静地互相协商，周密地制定计划。他们开始运用智谋，而过去他们却惯于靠狂热、信仰或报复心。理性占了上风。土耳其的政治衰落已经开始。

**匈牙利的事态和另一次神圣同盟** 特兰西瓦尼亚君王乔治·拉科西被土耳其人废黜后，另一位民众领袖阿巴菲被推出来接替他的王位。但大多数匈牙利人根本不喜欢苏丹的这项选择，他们向哈普斯堡皇帝发出呼吁。皇帝自然欢迎他们的请求，并拒绝承认阿巴菲。回答是战争，土耳其人做了动员。教皇向各地发出了通常的召唤，许多君王和国家作出响应。甚至与苏丹有着良好关系的法王路易十四，亦请求他的日耳曼盟友向奥地利皇帝提供二万名士兵，以支持他对土耳其作战。这项提议使这位皇帝陷入窘境，因为他并不真正热心于这场战争。获悉欧洲国家的计划以后，土耳其人作出决断：最好的行动方针是采取进攻，在敌人的国土上作战。于是，苏丹派遣一支军队进攻奥匈帝国。当土耳其军队迅速推进到维也纳近郊时，奥地利皇帝于惊恐之下，接受了日耳曼提供的二万名军队；他甚至向瑞典国王请求援助。结果，当帝国将军蒙泰休里1663年8月1日在圣·哥达战役中与土耳其军队作战时，他手下已经有一支由大部分中欧国家组成的数目庞大的军队；这实际是一支新的十字军。土耳其人未意识到这是一次多国的战役。他们以极大的决心，长期坚持战斗，但由于众寡悬殊，终于战败。此后，双方签订了一项为期二十年的和平协定。土耳其仍保持着威望和力量，尚不致丧失领土，但苏丹同意允许特兰西瓦尼亚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统治者。苏丹不再能够废立东欧各国的国王了；土耳其的

命运开始走下坡路。

**克里特的征服（1669年）** 土耳其人这时转战于克里特。威尼斯人久已要求法国和奥匈皇帝向他提供援助，但这两个盟国一直犹豫不决。现在他们终于答应下来，一支载有七千名军队的法国舰队抵达了，但发现该岛已落入土耳其人手里。在长期进攻之下，克里特人放弃了首都。1669年土耳其人占领这一战略基地。根据随后签订的条约，仅允许威尼斯人保留岛上的三个要塞，作为同黑海国家海上贸易的转运站。

**与波兰的战争（1672—1676年）** 土耳其人这时在北部遇到了一个新敌手——波兰人。乌克兰当时是波兰王国的一部分，鞑靼人和哈萨克人多年来不断入侵乌克兰。1668年，哈萨克人首领杜洛森科（此前他是波兰国王的臣属）接受了苏丹的宗主权。波兰人——先前他们只是匈牙利人的远方同情者——这时积极与土耳其人作对，双方开始发生边界冲突。波军首先侵入土耳其领土；土耳其人以进攻乌克兰作为报复，一直深入到伦贝格。波兰国王米海尔准备把波多里亚和乌克兰割让给土耳其，就在这时他被约翰·苏比斯基元帅推翻，后者成为波兰国王（1674—1696年）。苏比斯基曾多次抗击土耳其人，被看作是波兰民族英雄。他是否是个常胜者，历史未予明确记载，但他的名声在波兰编年史中是显而易见的。最初，他获得两次小规模的胜利。但在1676年他冒险越过德涅斯特河时，于祖拉沃纳被围，被迫接受一项条约；据此条约，波多里亚和乌克兰再次被割让与土耳其。

**卡拉·穆斯塔法（1678年） 与俄国的战争（1677—1681年）** 这时，土耳其遭受一大损失——阿赫默德·库普鲁鲁病逝。他的表弟卡拉·穆斯塔法接任宰相。他是个雄心

勃勃的人，但他的能力和他的雄心很不相称。穆斯塔法与匈牙利国王埃米里·考托里结盟，反对里奥波德皇帝。这是一个极不明智的步骤，但卡拉·穆斯塔法是个颇为固执的人。与考托里的结盟导致同奥地利的战争，而这时哈萨克人已开始侵入土耳其的乌克兰领地。土耳其处境非常困难。哈萨克人是俄国属民，抵御他们的入侵，势必同俄国发生战争。莎士比亚说过，人世间的事好比后浪推前浪。土耳其人曾长期踏在浪尖上，从胜利走向胜利，但浪头正在改变。这次战争本身并不是一次重大事件。战争仅继续了四年（1677—1681年），双方势均力敌。在僵持之下，双方停止了战斗。但根据拉德辛条约，土耳其失去了乌克兰的大部，并给予哈萨克人以黑海贸易权。这是一项让步，也是衰弱的一个迹象，但土耳其没有其他选择。有如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俄国人证明自己是邪恶之星。土耳其的政治威望亦受到损害，因为迄至这时为止，黑海实际上是土耳其的内湖。

**与奥地利的战争（1682—1699年）　进攻维也纳**　此后，战争接连不断，终于把土耳其帝国拖得精疲力尽。强大的君主们尚能够挽救危局。但生气勃勃的奥斯曼时代差不多已经完结了。况且，敌人的力量已经增强。他们组织完好，装备精良，没有许久就成为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但在最初，卡拉·穆斯塔法于1683年率军进攻奥地利，并包围了维也纳，对这座城堡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土耳其人还在城墙要塞下埋设了地雷。维也纳危在旦夕，但守军中有一个英勇的指挥官，名叫路迪杰尔·范·斯塔林贝格，他英勇地组织反击。尽管如此，仅凭他自己的兵力仍无法守住该城。然而，洛林的查尔斯和约翰·苏比斯基终于率援军赶到，援军是由日耳曼和波兰联军组成的。他们全力挽救了这座城市。土军撤退，但他

们的威望仍未受到多少损失；他们曾发起强有力的攻击，维也纳一度处在危险之中。既然要使敌人怀有敬意莫过于使他感到恐惧，所以维也纳城得到了拯救，欧洲盟友们也就心满意足了。然而，这是土耳其军队最后一次深入维也纳城下。

**1684年的神圣同盟** 穆斯林的宿敌、残忍的教皇这时组织了另一次真正可怕的反土耳其神圣同盟。他说服威尼斯加入奥地利和波兰一起，共同对付可恶的土耳其人。但仍与苏丹保有外交关系的路易十四，希望在欧洲有一个对他自己有利的力量均衡，诱使波兰人退出了同盟。于是，奥地利人开始单枪匹马地干。奥军于1684年攻占克罗地亚，次年占领尼乌豪塞尔的坚固要塞；同时进军布达佩斯。其他盟军分路前进。威尼斯人侵入希腊南部，夺取了摩里亚的大部分要塞；俄国人进攻克里米亚的阿佐夫。两年以后，1687年 8 月，土耳其人在第二次莫哈奇战役中为洛林的查尔斯所败。这是一次巨大的灾难：土耳其失去匈牙利；匈牙利的王位授予了奥地利君主。消息传来，伊斯坦布尔一片惊慌。穆罕默德四世被推翻，他的弟弟苏赖曼二世继任苏丹。但仍无法阻挡奥地利人，奥军继续前进，先后占领多瑙河沿岸的两大重镇贝尔格莱德和维丁。土耳其人大为震惊，卡拉·穆斯塔法被解职，阿赫默德·库普鲁鲁的弟弟穆斯塔法被立为宰相。

**穆斯塔法·库普鲁鲁（1689年）** 穆斯塔法是个非常强干的人，他立即整顿了帝国的财政。他自己虽不是伟大的军事统帅，但却为土耳其军队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以巨大的努力，改编并加强了军队。这些措施重新振奋了军队的士气，战争开始朝着有利于土耳其人的方向发展。土军将奥地利人赶出了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穆斯塔法亲自收复了贝尔格莱德，并在塞里姆—克门战役中打败了巴登

的路易，虽然他自己也在战斗中丧生。但是土耳其人继续进行战争。所幸的是，奥地利人正忙于同法国作战，东部战线有所放松，土耳其人趁机恢复了在东欧的地位。这是他们早年力量的最后一现。

**苏丹穆斯塔法（1695—1703年）** 这时，一位精力充沛的苏丹登上了王位，尽管在位时间不长，但他至少是亲自统领军队。他一路北上，解救了匈牙利的迪米斯瓦尔城。但不幸的是，一位伟大的基督教将军，沙沃的尤金君王前来与他为敌。1697年两军相遇于赞塔战场，土耳其军队遭到毁灭。在东北边界克里米亚，俄皇彼得大帝趁土军陷于匈牙利之危，于1696年占领阿佐夫。土耳其人无力战胜这些可怕的敌手。

**卡洛维兹条约（1699年）** 土耳其这时面临着危机。它的敌人过于强大；由于连绵不断的战争，国家已经衰弱不堪，苏丹在赞塔一战中丧失了他的军队。他没有别的选择，只得签订一项屈辱的和约。苏丹被迫接受的卡洛维兹条约，使他丧失了欧洲的一半领土。这是土耳其人最悲伤的时刻。除迪米斯瓦尔的巴纳特外，土耳其还须割让北部的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西部的克罗地亚和斯拉夫尼亚，达尔马提亚的德鲁斯特以及南部的摩里亚和克里特；最后三块领土交给了威尼斯。波兰收回了乌克兰的波多里亚省。条约未写进阿佐夫归俄国所有，所以彼得大帝仍在继续他的战争，直到条约承认阿佐夫为俄国占有，方才罢休。由于占有阿佐夫，俄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在黑海找到了立足点。这是俄国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扩张的起点。

**与俄国的战争（1710—1711年）** 在欧洲的舞台上正在上演着另一出戏。瑞典的查尔斯十二世因不满于沙皇彼得

大帝的扩张野心，发动了对俄战争。几次初战告捷之后，于1709年兵败于波尔塔瓦战役，被迫离开他自己的国家。由于同土耳其有着友好关系，他向苏丹寻求避难。奥斯曼苏丹殷勤地接待了他，并把班德尔要塞让予他居住。查尔斯后来开始对苏丹施加影响。他说服苏丹就他失去的领土问题与俄国谈判，但沙皇不愿听取他的请求。因卡洛维兹条约而蒙受耻辱的土耳其人，再次开始备战。但是彼得大帝是个强大的敌人，充满着自信。他自命为东欧基督教的先锋，率领一支大军匆忙南下。但是这一次，土耳其人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于比萨拉比亚的普鲁士河畔包围了沙皇的军队。沙皇本人几乎就擒，只是通过贿赂叛变的宰相，才得以逃生。然而，考虑到他的不安全的处境，乃被迫于1711年7月21日接受一项条约，据此土耳其重新获得了阿佐夫。

**与威尼斯和奥地利的战争**　由于卡洛维兹条约，土耳其人在整个欧洲面前蒙受了屈辱。过去，他们对哈普斯堡皇帝发号施令，而今当欧洲领地受到瓜分时，他们连商量的余地也没有，这一切使他们大为感伤。但是，土耳其人也看到，他们几乎被强大的基督教国家所包围，这些国家之间可以随意交换将军，互相提供装备，一切为了打击共同之敌。这很可以使人望而生畏了，但他们仍有许多仗好打。不久，门的内哥罗的叛乱为他们提供了雪耻的机会。土军向占据那里的威尼斯人发起攻击，收复了他们在摩里亚和克里特的全部领地。这招致奥地利的参战，奥地利人仍以沙沃的尤金君王为统帅。这里，土耳其人显然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们找不出象尤金君王那样老练的将军。随后于1716年8月5日爆发了彼德瓦尔敦战役。土耳其军照例象往常一样英勇，但欧洲军队装备精良，尤金又是一位优秀的将军。土军遭到失败，尤金的军队

继续前进，征服迪米斯瓦尔——土耳其在匈牙利国土上的最后一块领地，接着于1717年占领贝尔格莱德。在尤金的面前，土耳其人再次陷入绝境，看来唯一的出路是签订一项条约。在二十年间，土耳其人两次遭到严重打击，而今当他们和基督教盟国于1718年7月21日签署巴沙洛维兹条约时，他们甚至不能提出抗议。根据这项条约，迪米斯瓦尔被最后从他们手里夺走了；土耳其还必须让出北部塞尔维亚和小瓦拉吉亚。欧洲盟国为土耳其留下的唯一新近征服的领地，是摩里亚或南部希腊。

**国内的不安和叛乱** 无穷无尽的忧伤还在等待着土耳其人。国外战败，国内亦受到削弱。我们已经谈及沙法维朝的衰落、阿富汗的米尔·瓦伊斯家族如何统治着波斯以及沙法维朝的末代亲王塔玛斯普如何孤注一掷地试图恢复他的父辈们的失地；塔玛斯普曾集结一支军队，并在俄国的帮助下进攻西北部波斯。他还出于需要和贪欲，对那里的土耳其领地发动进攻。土耳其苏丹阿赫默德三世正在准备一次战役以报复这次入侵，这时童子军团发动了另一次哗变。童子军团于1730年推翻了苏丹，扶他的侄子马茂德一世登上王位。但是，这并未使事态得到改善，首都出现了二年之久的混乱状态。只是在镇压和处决了近五万名叛乱者之后，秩序才得以恢复。显然，这次内乱使土耳其的军事力量受到损伤。

**与波斯的战争** 在这困难时期，彼得大帝趁机兼并了高加索的几个地区。这里的一个王族首领向苏丹寻求保护，做了他的臣属，但是彼得大帝已经深入到巴库。所以苏丹只得同意割让沙皇征服的地区。更加糟糕的是，末代沙法维朝的将军纳迪尔·库里·汗不容许土耳其人收容原波斯属民为其新的臣属。总而言之，看来人人都想从土耳其身上捞一

把，所以纳迪尔·沙没有理由犹豫不决而不利用这一形势。因此他为自己发动了一场战争，不久就把土耳其人逐出波斯。

**克里米亚的鞑靼人** 同波斯的战争导致一场更可怕的战争。在这次战争期间，土耳其和俄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争执。一个问题是克里米亚鞑靼人问题，他们处在土耳其的统治下已有一个时期。这些鞑靼人是个闲不住脚的民族，对他们来说，劫掠是一种传统的、甚至是世代相袭的消遣。俄国过去曾大受其害。鞑靼人，如我们所知，一度是南部俄国的一个大国，十四、十五世纪时，莫斯科大公实际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臣属。伏尔加河中游的白保加利亚人早在十世纪即接受了伊斯兰教，而金帐汗国的蒙古人则于十四世纪皈依伊斯兰教，他们在成吉思汗死后，定居于南俄和蒙古人在欧洲的其他征服地。只是在可怕的伊凡大公的统治下，莫斯科大公国才摆脱了鞑靼人的羁绊，也只是因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和伏尔加盆地的鞑靼人不和，伊凡大公才得以独立。在对立陶宛的战争中，伊凡大公曾与克里米亚的蒙哥利可汗结盟。这些鞑靼人的后裔仍居住在克里米亚，全都是土耳其属民。他们从未学会喜欢俄国人，袭击俄国领土或西部的波兰领土，是他们的极为正常的活动。

**与俄国的战争(1739年) 贝尔格莱德条约** 这就是俄国开始干涉波兰时的形势。土耳其与法国仍为盟友，因为土耳其在很久以前就让法国作为东方基督徒的保护人，所以法国诱使土耳其对俄国入侵波兰的计划提出强烈抗议。这个姿态是不大明智的。因为它触怒了沙皇，沙皇出于报复，撇开波兰，在阿佐夫与土耳其重开战火。奥地利皇帝是俄国的一个盟友，所以也同意参战。但对土耳其幸运的是，这次已没有沙沃的尤金在统领他的军队。所以土耳其人给奥军好几次重

创。俄国的莫尼奇将军取得几次初步的胜利，但是这次土耳其人胜过了基督教盟国，战争的荣誉归于他们。然而，奥地利为俄国的这些推进所震惊，于是说服法国从中调停。结果于1739年签订了贝尔格莱德条约，根据条约，土耳其收回北塞尔维亚和贝尔格莱德，俄国再次出让阿佐夫，并承诺不在黑海建立舰队。

**十八世纪土耳其的状况** 这时期土耳其的历史说起来令人沮丧，几乎谈不上有什么积极的东西。唯一值得称道的，是在每次灾难临头时的抵抗和战后的恢复，尽管恢复期是短暂的。欧洲各国正在强大起来；一个新俄国正在出现，优越的武器掌握在欧洲人手里。更加不幸的是，土耳其的许多敌手能够结成有效的联盟。基督教盟国中，总有一、两个伙伴拥有新式军队或新式武器。土耳其接受战争科学极为迟缓，贸易已经中断，即令他们拥有良好的装备，他们仍将处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下，随时会受到骚扰。在国内，叛乱和内讧交替向他们袭来：要么是军事贵族或近卫军团掀起动乱，要么是省督们举兵哗变。又增添了一个新因素，这就是高原上的封建领主们，他们在安纳托利亚的山谷建立起独立的酋长国。这也是所有穆斯林帝国共有的趋势：王朝强有力的创始者的个人统治一旦削弱，个人自决倾向立即呈现表面化。无怪乎所有穆斯林国家每隔一段时期就要走向衰亡。困难在于，没有一个统治者曾试图创立一个全民族忠于国家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在穆斯林意识形态里是明晰易见的，因为伊斯兰教超越国家观念。尽管如此，忠实于一个王室或朝廷，终究能够避免衰退或无政府倾向。事实上，部落忠诚一旦瓦解，人们就立即失去忠于国王（或沙、苏丹、哈里发）的全部意识，全国到处出现独立社团。个人主义和部

落主义是穆斯林社会的两大毒瘤。

**与波斯的战争** 土耳其也在发生着同样的事，但是与波斯的非决定性的战争使它防止了内部解体，直到十八世纪后四十年。实际上，两国都已打得精疲力竭，哪一方都难以鼓起更大的热情，打一场真正毁灭性的战争。有时，甚至固执也不能把两个有着许多基本共同点的民族分离开来。土耳其人和波斯人没有根本分歧，他们都是穆斯林民族，具有共同的传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社会制度和基本相同的文化。逊尼派与十叶派的区别不应当导致无休止的战争。但是冲突一经发生，要想保持理智，一个民族也象个人一样，实在是件难事。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分歧是种族和历史上的分歧；伊斯玛仪国王和色里姆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政策，只能是火上浇油。战争一旦成为惯例，到头来只能落得个两败俱伤。

**穆斯塔法三世（1757—1774年）** 十八世纪中期，发生了两件于土耳其有利的事。第一件事，欧洲卷入了争夺奥地利继承权的战争，继而卷入“七年战争”。俄皇彼得大帝已死，卡德琳尚未当政；所以土耳其得到了喘息机会。第二件事，是能干的苏丹穆斯塔法三世继承王位。他选择拉吉布·巴沙，一位确实能干的人出任宰相。拉吉布仅当政七年（1756—1763年），但在这短暂的时期内，他做了许多事情。他的首要任务是重建帝国的财政，由于连年战争，财政已陷入空前的危机。他还改组了军队，因为军队的战斗力已大不如前。苏丹和宰相两人都爱好和平，所以土耳其获得了一段和平时期。遗憾的是，正是这个因素导致安纳托利亚的大封建主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以为他们是软弱的统治者，遂举行反叛，并在安纳托利亚建立了独立的酋长国。

**与卡德琳的首次战争** 但是好景不长。新的麻烦最初出

现时，好象西部地平线上的一小块乌云。在那些年代，波兰人是一个坚强的民族，有一个强大的王国，其版图包括当今在俄国占领下的乌克兰。土耳其在其全盛时期曾征服波多里亚省，后来一度占领乌克兰本土。俄国人是一支正在兴起的力量，虽然彼得大帝已经死去，但是他们现在有一位精力充沛的、能干的女皇担任帝国元首。她对波兰怀有野心，这引起北日耳曼的强大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的忿怒。在“七年战争”期间，腓特烈就曾诱使土耳其人进攻奥地利，并在1761年3月29日与土耳其实际上签订了一项条约。可是，苏丹深知他的国家再也经不起一战，所以拒绝了腓特烈大帝的援助要求。这时俄国女皇侵入了波兰，虽遭到拚死抵抗，仍使波兰军队遭到失败。在沙俄军队的猛烈追击下，败军的残部逃入土耳其境内。法国国王也同样不满于俄国力量的日益增长，于是说服苏丹就侵犯土耳其领土一事对俄宣战。这是一个愚蠢、甚至是无可挽回的一步，因为尽管卡德琳这时并不真正想同土耳其开战，但是她是个有着非凡精力的女人，有着无穷的智谋。她接受了挑战，派兵进入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吉亚；她还派代理人到希腊策动叛乱。此外，她还把她的舰队从波罗的海调到爱琴海，雇用英国海军军官为俄国作战。形势非常危急，因为土耳其海军尚未做好战斗准备。随后在1770年7月6日的切斯米战斗中，土耳其舰队遭到惨败，俄军进而攻占了克里米亚。俄国一直梦想在南部找到一个出海口，并在克里米亚建立一座海军基地。这个梦想终于得到了实现。

**分割波兰**　普鲁士的腓特烈对他的邻国俄国的成功十分惊慌，于是出面调停。他是个狡诈的人，他希望能使局势转而有利于自己。他的打算是，俄国的原定目标是波兰，如能

牺牲波兰，便可以安抚俄国人。于是他提议瓜分波兰。俄国和奥地利都欢迎这项建议，不久便安排了对波兰的第一次瓜分。俄国占据白俄罗斯省；奥地利占据红俄罗斯、加里西亚和西波多里亚连同伦贝格和克拉科夫；腓特烈大帝占据波属普鲁士。就这样，波兰失去了三分之一的领土和一半人口。腓特烈企图转移俄国对土耳其的进一步进攻，但是俄国力量正处于上升时期，没有谁足以能够或甘愿阻止它。所以与土耳其的战争还在继续。只是因为1773年的普加乔夫大起义，卡德琳才下令停止前进，被迫从南部前线撤回她的军队。

**库楚克—凯纳尔吉条约（1774年）** 即便如此，库楚克—凯纳尔吉条约仍大大有利于俄国，这项条约是1774年6月缔结的。根据这项条约，土耳其失去了克里米亚的金班、耶尼卡莱和刻赤等地区，俄国还享有在土耳其水域自由航行的权利。条约还规定，鼓励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独立”，但须承认苏丹是他们的哈里发。土耳其苏丹试图利用他作为强大的穆斯林君主的地位以争得伊斯兰教宗教首领的地位，这还是第一次。

**条约的不利条件** 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吉亚被归还给土耳其，条件是土耳其必须在那里实行仁政；此外，俄国保留代表这两省的基督教属民进行干预的权利；俄国还获准在伊斯坦布尔的外侨居住区加拉塔建立一个希腊正教会。土耳其承诺保护基督教堂，但俄国人有权代表教会讲话。事实上，这是为分裂土耳其帝国打进的一个楔子。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大部分欧洲国家在征服别国之前，总是先把传教士或商人派到那里。他们总是指责穆斯林以军队为先导。究竟那一种征服方式更好，历史尚未有定论。

**奥俄条约（1781年）** 然而，这并不是俄国敌对行动的

结束。如我们所见，它仅仅是个开始而已。一些年以后，俄皇卡德琳与奥地利的约瑟二世缔结了一项条约，据此双方同意将竭尽全力把土耳其赶出欧洲，并在卡德琳孙子康斯坦丁（1779年生）占领下，恢复希腊帝国。奥地利将获得巴尔干西半部。但贪得无厌的卡德琳女皇并未以此为满足。她于1783年占领整个克里米亚，借口是鞑靼人无力自己维持秩序（这是帝国主义列强吞并别国时惯用的托辞）。英国和奥地利这时以和平缔造者的面目出现，向土耳其派出外交使团，劝告它接受俄国的条件，声称这将有利于有关各方，尤其是土耳其。

**与卡德琳的第二次战争（1787—1792年）** 但是，谁都不能指望卡德琳会有所满足。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她还想占领高加索的乔治亚。借口是土耳其正在策动克里米亚的穆斯林鞑靼人起义反对俄国。这也许是真实的，因为鞑靼人在俄国的占领下并不幸福，他们在那里受到虐待已有几个世纪了。俄国对土耳其宣战，土耳其的宿敌奥地利加入他们的新盟国俄国一起。战争初期，双方都缺乏良好的组织，俄国尚未为大规模进攻真正做好准备。在土耳其方面，省督和大封建领主们平素就对苏丹三心二意，拒绝提供必要的军队，因此苏丹难以招募一支大军。俄国在征集一支军队之后，它的鲍特金和苏沃洛夫将军席卷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吉亚，并在1789年一直挺进到多瑙河。内部叛乱和外部入侵终于结束了土耳其的一流强国的地位。

**色里姆三世（1789—1807年）** 另一位有才干的苏丹这时登上了王位。这位苏丹决心改革帝国，立志复兴，以恢复土耳其昔日的威望。他发觉俄国在同土耳其交往中，似乎把它看作是稻草人。色里姆的雄心非常可佳，他的努力也值得尊

敬，但是谁能使一个垂死的民族再度兴旺呢？！土耳其已丧失元气，不再具有对付巨大危机的热忱和战斗意志，或铤而走险的求胜心。1788年，苏沃洛夫将军粉碎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抵抗，一举攻下奥萨克夫城。土耳其舰队已于1787年在克里米亚水域遭到惨败。若不是普鲁士为阻止俄国变得过于强大而再次加以干预的话，土耳其还将遭到另一次惨败。没有哪一个西欧国家希望沙皇在东方过于强大。从这时起，唯有东欧的外交才能使土耳其免于更大的灾难。土耳其已不再被看作是一个大国；它的“帝国”只能任人宰割了。就这样，土耳其成了国际政治棋盘上的一个卒子，它的安全只能求助于当时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欧洲政治的均势原则。

**希斯托瓦条约（1791年）** 于是，普鲁士在1791年说服奥地利单方面与土耳其缔约。因此，奥土之间于1791年8月4日缔结了希斯托瓦条约，根据这项条件，贝尔格莱德被归还给土耳其，以换取土耳其归还波斯尼亚地带与奥地利。由于普鲁士在波兰活动的结果，俄国这时暂时停止了对土耳其的敌视，两国之间也在谈判一项条约。随后在1792年签订了雅西条约；俄国获得了奥萨克夫和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同时将摩尔达维亚和比萨拉比亚归还给土耳其，这两个地区曾为苏沃洛夫将军所征服。

**十八世纪末的土耳其** 十八世纪末叶，土耳其已退居守势。总的衰竭已显然可见；军威的丧失导致政治上的无足轻重，权力的旁落败坏了民族风尚。知识生活也受到影响。这个时期，没有一个苏丹或宰相有兴趣致力于艺术、诗歌、一般文学或其他知识活动。土耳其仍据有着辽阔的地区，但统治极为松弛。任何欧洲大国都能够结束土耳其这个政治实

体，倘若其他列强的利益允许它这样做的话。幸运的是，谁都不愿让俄国在东地中海获得立足点，这件事实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了土耳其。

**苏丹兼哈里发** 这里，我们须要停下来讨论一下土耳其帝国的行政结构和土耳其人的理想。原初，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奥斯曼人是肯亚苏丹的臣属。第一个采取艾米尔称号的是奥格汗，只是到了巴亚吉德一世时代，他才从开罗阿巴斯支系的哈里发正式讨取到苏丹封号。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后，征服者穆罕默德·法蒂赫采用了“大地和海洋的主宰者”这个更加醒目的尊号。征服亚得里诺普尔以后，穆拉德一世有时也自称为“真主的哈里发”。据说，只是到1517年色里姆一世把开罗的阿巴斯朝末代哈里发劫持到君士坦丁堡以后，他才接过了先知的斗篷和象征着哈里发的其他物件，为己所用。但事实上，只是到了十八世纪后半叶，苏丹们才开始利用他们的“哈里发地位”。自那以后，苏丹们应当称为苏丹—哈里发。他们就是以这种身份同欧洲人交往的，既然他们也是圣地的保护人和穆斯林的主宰者，所以其尊号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当然，印度和波斯不在此列。然而，这一双重身分，加强了大部分穆斯林属民对苏丹的忠诚，这是确实的。苏丹还获得了其他穆斯林国家一定的道义上的支持，自然不包括波斯，它是十叶派国家。

**帝国体制** 自然，苏丹或后来的苏丹—哈里发居于国家之首，但是由于帝国幅员极为广阔，还必须分权与苏丹的代表者“奈布”或“维齐尔”，如同莫卧儿统治下的印度那样。穆罕默德在他的《法典》中曾为维齐尔或后来的宰相规定了相当广泛的权力和职责。宰相实权极大，一切行政事务不分巨细，都操在他一人手里。他是苏丹的代表，代表苏丹接

见所有的代表团。宫廷中的所有官吏都对他负责。他居住在阿里门，后称为宰相府，相当于今天的唐宁街十号或白厅。许多宰相曾跃居高位，平步青云。例如，伊卜拉欣·巴沙、穆罕默德·索克里或后来的库普鲁鲁兄弟。当决定事关重大的国策时，宰相或苏丹须召集御前会议，即全体国家高级官员会议。后来这类会议改为大臣会议；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也可以说是内阁会议，当然效力不高，且只对宰相而不对公众负责。权威是自上而下的，从来不是自下而上的。如果苏丹当上了哈里发，他就成为“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也就不发生国家元首对人民负责的问题了。他被看作是时刻关心人民利益的仁慈君主。然而，他也是个道道地地的专制君主，甚至全然不知道大多数属民怎样生活或在想些什么。人民的领袖是人民的公仆，这种观念这时已经不见了。

**国家的支柱** 御前会议逐渐由这样一些人组成，他们被称为国家的支柱。他们是：（1）两名军事法官：一名来自鲁姆的欧洲军团，另一名来自安纳多鲁的小亚细亚军团；（2）两名贝伊勒贝，即鲁姆和安纳多鲁驻军总司令；（3）欧洲部分土耳其和亚洲部分土耳其的两名财政官长；（4）童子军团首领；（5）海军司令；（6）苏丹的掌玺官。宰相会议每周举行四天，从星期六至星期二；星期五为休假日，每周自星期六算起。起初，由苏丹主持这类会议，后来则由宰相代行这一职能。每周大事商议完毕，向苏丹呈交一份详尽的工作总结。当然，有些事情责成执行大臣处理，而无须提交御前会议讨论。贝伊勒贝兼任总督和总司令二职，在其辖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他之下是巴沙和贝伊，桑加克和次桑加克，他们都珍视自己的职位，因为这可以给他们带来权势。在土耳其的衰落时期，官职是用钱收买的，有些官职要

价极高。

**法律和秩序** 但是，如果以为土耳其统治完全是专制主义的，那也是不对的。土耳其人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加尊重法律，尽管在十八世纪期间已开始出现滥用法律的情形，但穆斯林的教法依然得到了严格遵守。要想研究一个穆斯林民族，首先必须了解他们的心理，他们的传统，他们珍视的价值，他们对统治者们的态度，乌里玛、法官或卡迪的作用。原初，由两大辖区（后来也包括非洲辖区）的军事法官负责民法，由他们任命各地区的卡迪或奈比；他们自己也是最高审判官。当然，在他们之上还有宰相，最后是至高无上的苏丹—哈里发。在他们之下，是大毛拉或京都的法官，其次是省都的法官。再往下是小市镇的穆夫提。所有法官都负责民法和刑事法两方面，自然，须根据穆斯林的法典裁决案件。后来在伊斯坦布尔的伊斯兰教长老领导下，对整个司法体制作了新的调整，这位长老成为最高审判官，甚至苏丹本人也接受他的裁决。不久，他就成了苏丹手下的一名重要官员，而当一个不廉洁的人把持这个要职时，他就会根据苏丹的旨意作出裁决。当着苏丹的命令同时也就是法律决定时，他也就不理会伊斯兰教长老的裁决了。

**培训法律官员** 培训穆夫提和卡迪，有一整套严密的制度。历任苏丹及其大臣们建立了一系列学校，由他们大力资助。这些学校通常附设在大清真寺，或小市镇的清真寺。学生数目总是很庞大的。早在穆拉德二世时代（1421—1451年）的一项统计数字表明，有二万名学生在这些学校里学习穆斯林法律。课程分级教授，七年结业。学生完成学业后被称为“有知识的人”，这个称号比今天文学士学位还要高。学生毕业后，有三种可供选择的职业：教师、讲道师和法

官。如果毕业生想成为初级毛拉或高级毛拉，他还必须专修七年穆斯林法典。在晋升为穆夫提之前安排一次口试，如能通过，考生就获得了这项资格。

**宗教教团** 如同各地的逊尼派人一样，土耳其人的宗教生活受到宗教教团的强烈影响。在土耳其帝国出现了三大教团，其中最出名者也许是纳希班迪教团，它严格遵从伊斯兰教法，强烈呼吁土耳其人热爱法律。然而，最古老的还是叶塞维教团。这个教团具有独特的特征，妇女可以不戴面纱举行宗教活动。另一教团是米沃勒维教团，为尊敬的神秘主义诗人加拉鲁丁·鲁米所创。这个教团的一个特征是，托钵僧在狂欢之下，团团起舞。第三个不同于土耳其的教团，是别克塔斯教团。它是古老的叶塞维教团的分支，与十叶派甚至基督教神秘主义教派有许多共同点。较之其他各教团晚出的纳希班迪教团，在这里也有相当的追随者。别克塔斯教团，较之卡德里教团更不注重伊斯兰教的表面仪式，特别得到童子军团的拥护。这些教团之间当然互有区别，但同其他苏菲派一样，他们中间都流行着同样的秘传等级。精神境界的高级阶段是靠精力集中、自我克制、自我净化和绝对无私达到的；当然，也依靠教团首领的内在启示、赞赏和特别的“关注”。初期，这些教团做过大量的好事，但渐渐地，他们的兴趣转到了世俗事务。大部分教团首领获得了巨额财产，发了大财，只是在表面上还过着圣洁的生活。这就是一切宗教教团的命运，无论是佛教的，基督教的，或伊斯兰教的教团，都是如此。这也许是因为我们接触世俗物太多、肉体反抗禁束太烈之故吧。

**土耳其的社会** 土耳其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是一项有争议的研究课题。奥斯曼人最初是游牧民族。他们确以作为土

耳其人而自豪，但是从一开始他们就接纳伊斯兰教新改宗者为充分的公民，无论他们是希腊人、塞尔维亚人或保加利亚人。构成土耳其贵族最早的家族之一，是吉尔曼吉亚城堡的领主、科斯·米海尔家族，此人早在1308年即接受了伊斯兰教，并成为一名虔敬的穆斯林，甚至被视为奥斯曼和他的儿子奥格汗最忠诚的将领。如我们所知，童子军团是由征招的基督徒儿童所组成，他们被培训和编入强大的军事机器。帝国的一些最高职位，如宰相，常常由希腊人或其他改宗者充任。在奥斯曼的极盛时期，大多数宰相是新改宗者。土耳其人总能够获得新鲜血液，录用新的人才，为帝国的利益服务。他们从不在纯土耳其血统的穆斯林和新改宗者之间作任何区别，后来则根本不在乎被征服民族是否皈依了伊斯兰教。当然，许多人寻求统治者的宗教，是因为它可以为他们带来威望，为他们打开广阔的领域。况且，如果一个部落归顺了伊斯兰教，其原有的土地就可以保持不变。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人和许多其他巴尔干民族都成为穆斯林，并保留了他们的财产，他们的语言和他们的文化。这就是他们未被土耳其人同化的原因所在。征服区的乡村居民仍保留着旧有的生活方式。难怪，即使在数世纪的土耳其统治之后，当独立之日到来时，他们仍能够顺利地回到原有的生活方式中去，而没有造成过大的社会的或感情上的混乱。

**宗教宽容**　土耳其对其他宗教是宽容的。它为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提供了现成的庇护所，这些难民是在西班牙人最终占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时被驱赶出西班牙或葡萄牙的。初时，犹太人未得到任何体面的职业。有些甚至被雇用来充当宫廷里捧场作戏的小丑。渐渐地，他们的知识才赋显露出来，开始步入学者行列。此外，尽管土耳其人是坚定的穆斯

林，并多次与波斯人开战，但是这并非仅仅因为波斯人属于十叶派。帝国之间的战争极少因为这样简单的念头而触发，只是在宗教偏见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才有过例外。一般说来，土耳其人是个宽容的民族，他们不干预属民的生活。土耳其统治者把属民们分为若干社团，允许各社团有自己的法律，不管他是保加利亚人、亚美尼亚人、德鲁兹部族人或十叶派人。各民族可以自由保留自己的文化，遵守自己的传统。对属民的这种关怀是前所未有的。它保护了各社团及其文化，使他们处于幸福之中，直到民族主义的新思想在他们当中引起激动为止。土耳其人信守自己的保证，很少强迫其他民族接受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土耳其人的文化** 土耳其文化向来是多种原素的混合物。这就是为什么土耳其人统治时期长于阿拉伯人，却从未能象阿拉伯人那样发展一种自己的独特的文化。早期奥斯曼人曾流浪于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伯—波斯国土和上叙利亚地区。他们还接受了波斯化的小亚细亚塞尔柱人的影响，所以他们的大部分思想已经受到波斯思维方式的影响。例如，很长一个时期，他们当中流行的唯一的一种文学原型就是波斯原型。苏丹是无可争议的、至高无上的国家首脑，这种思想就源出于波斯观念。然而，他们的大部分军事、政治制度则是从鲁姆的塞尔柱人那里借用过来的，塞尔柱人一度是他们的领主，后来是他们的邻邦，不久又成为他们的属民。但是他们受到的最大的影响，还是来自阿拉伯人，也许这是因为这两个民族在性格上有某些基本相象之处。二者都是游牧民族；都善战和喜爱征服；都几乎是从没有文化传统开始，又都热心于汲取外来影响。尤为重要的是，二者都是坦荡好客的民族。因此，既然阿拉伯人更亲近他们，土耳其人

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阿拉伯人的科学，他们的逊尼派信仰，他们的宗规法律，他们的社会、经济原则。他们还采用了阿拉伯字母，一直使用到凯末尔·阿塔图克时代。土耳其人在采用阿拉伯字母的同时，还接受了数千个词语、表达方式和习惯用法。可是，渐渐地，由于土耳其的复兴，他们产生了怀古幽情，试图清除他们语言中的所有阿拉伯词汇和表达方式，但是许多已深深融汇在他们的思维方式之中而难以消除，尽管因为采用拉丁字体有些辅音，甚至一些元音已作了改变。然而，在诗歌方面，如同后来在现代土耳其散文方面一样，土耳其人早已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文学传统** 尽管土耳其和波斯之间曾有过二个半世纪的互相残杀的战争，这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方式却没有很大差别。波斯古典文学仍然是土耳其诗歌构思中的主导因素。土耳其诗人以悲伤的情调来表达时代的不幸，并以同样的风格，辛酸地描写了社会和政治的弊端。散文方面也是这样，初期并未写出多少有独特风格的作品。唯一值得一提的名字是艾弗里亚·切勒比，著有《一个旅游家的编年史》（1679年）。艾弗里亚出身于富户大家，颇有资财，曾漫游土耳其帝国。他曾参加过对俄国、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战争，后来漫游于穆斯林国家各地。他在他的《编年史》中对十七世纪帝国的情形做了充分的、有趣的描述。在十八世纪，出现过一系列游记著作，其中以里斯米尔对他的驻腓特烈大帝朝廷使馆的记述最为有名。但是，这部著作在人物和景物描写上不及艾弗里亚·切勒比的巨著那样生动、逼真。

**衰落的原因** 关于土耳其衰落的原因，已经说了许多。其中最重要之点是土耳其国家本身的性质。土耳其人自征服初期，就保持着政府的军事性质。总督由军人担任，贝伊也

是这样；的确，稍有权力的人都要从军队获得权威。大部分征服土地，尤其在欧洲，是由军队接管过来的，并被置于军队的统治之下。衰落的另一原因，是构成土耳其帝国的人民缺乏统一。在欧洲，土耳其属民——除非他们成为穆斯林——仍基本上处于分离和半独立状态。在其他地方，阿拉伯人从未成为土耳其帝国的有机部分，而叙利亚人则总是好生事端的。由于缺乏同化，结果民族主义情绪在欧洲人的思想中有所滋长，土耳其帝国开始动摇。土耳其力量衰弱的另一原因来源于穆斯林的宽容，它往往是瓦解的根源。土耳其人不论是在巴尔干、小亚细亚或叙利亚，都在自治的基础上组织了各自独立的社会，称为米拉特制度。一个社团只要有一套不同的风俗或不同的社会法律要求遵守，土耳其人就允许它实行完全的地方自治。这给人民带来幸福。当土耳其处于兴旺时期，尚不致给它带来危害。可是当它的力量削弱时，这些小自治领便开始要求自我掌权。

还有一个弱点，就是权力完全集中在苏丹本人手里，苏丹后来又僭称哈里发。另外，自苏赖曼大帝时起，国家的主要任命多半是随意作出的。原初，只有担任过低级官职的人，才能逐级晋升到高级官职。苏赖曼本人是个知人善任的人，但他的继任者们却随意或通过闺房影响任用官员，这些官员中称职者极少。闺房统治和邪恶的卖官制度，导致腐败和玩忽职守。土耳其人还未能使自己适应西方的机械化方式。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尤其当欧洲国家成为他们的主要敌手时。时而也有过政治改革的尝试，但这些改革总是漫不经心的，从未形成全国规模；苏丹—哈里发在镇压改革上一向手脚利落，因为这些改革很可能会削弱他的权威。穆斯林久已忘却了他们的民主传统，只是在欧洲开始出现民主运

动以后，穆斯林民族才开始重新发现伊斯兰民主的观念。最后是，欧洲商船队截断了土耳其的国际贸易，造成帝国财源枯竭。

**土耳其治下的旧阿巴斯领地——非洲** 这里，让我们考察一下土耳其统治下的穆斯林属土。在这些领土中，最遥远的是非洲。阿尔及利亚当时称为加扎尔，是非洲的一部分。如前所述，它于1518年由土耳其舰队司令、红胡子凯鲁丁·巴巴罗沙并入苏丹版图。苏丹确认了凯鲁丁的功劳，提升他为总司令，这是一项非常高的军事荣誉。凯鲁丁收编了一批海盗，他们追随他纵横于地中海，在沿岸国家传布奥斯曼名字的恐怖。1534年，凯鲁丁吞并了突尼斯，但只是约在四十年以后，突尼斯才成为土耳其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两个著名的土耳其将领希南·巴沙和皮里·雷斯，参加了对地中海、红海和阿拉伯海沿岸其他国家的吞并。1547年占领亚丁。1551年占领马斯喀特。不久以后征服波斯湾。皮里·雷斯，如我们所知，是个很有才干的人。凡是他航行过的海域和到过的国家，他都绘制或下令由别人绘制地图。有一张这样的地图标出了大西洋和美洲的位置。正是希南·巴沙在他的两名土耳其将领协助下，于1551年攻占了的黎波里。这个地区逐渐以“柏柏尔国家”或“柏柏尔海岸”著称。柏柏尔这个名字，可能是源出于罗马人对这里的称呼。当时这里被称为蛮夷的国土，指的是这样的事实：这里的土著居民大部分是柏柏尔人。这里被划归总督辖下的一个行省，可是因为距离遥远，加之，穆斯林国家结构松散，它仍然或多或少地处于半独立的状态。这里也发生过起义和镇压，但是只要土耳其舰队仍然强大有力，苏丹就是至高无上的主宰和太上皇。一旦中央权力削弱，这些地区就将成为海盗们的乐园，

贝伊们便自立为王。所以，数百年间，这个地区一直处于半野蛮的状态下，这是不足为怪的。1705年，突尼斯的贝伊，侯赛因·伊本·阿里摆脱了土耳其的宗主权，获得独立，建立了突尼斯的侯赛因王朝。1714年，的黎波里总督阿赫默德·贝伊自立为王，建立卡拉曼王朝，存在到1835年，后又重新并入土耳其帝国。

**埃及、叙利亚和希贾兹** 希贾兹、叙利亚和埃及这几个最古老的伊斯兰国家，命运十分相似。它们被色里姆一世所征服，划归土耳其副王总督辖制。在埃及和叙利亚，最高首领一向是土耳其的巴沙。巴沙是军事总督，但实际统治者则是埃及马木路克的贝伊们，他们是一些较弱小的、半独立的总督——当时埃及被划分为许多小总督辖区。事实上，苏丹的控制极为松弛，致使总督阿里·伯格于1769年宣布独立，尽管他的继任者穆罕默德·伯格后来又承认了苏丹的宗主权。这些总督们自行征税，将一定份额上交巴沙，作为巴沙本人和政府的费用，余下部分上交伊斯坦布尔国库。为保证苏丹能够得到一部分税入，贝伊们不得不向贫苦农民征收更多的税收。由于巴沙们向来任期不长(平均不超过三年)，因而不得不在任期内拚命搜刮。在叙利亚，巴沙更迭的周期更短，每个总督的任期平均不到十八个月。显然，政府管理不可能有效，因为一位总督尚未安置好就得准备离职了。结果，这些地区逐渐陷于混乱。工业衰退，农业欠收，老百姓垂头丧气。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民族意识日益觉醒之时，这些人民才开始考虑自己的生活方式。实际上，自葡萄牙人发现绕好望角的新航线以后，埃及在商业上的重要地位就已经大不如前了。埃及的马木路克苏丹控制远东香料贸易期间，他们的货运额保持在低水平上，每年只进口二百吨胡椒。威尼

斯人和热那亚人要转卖胡椒，就不得不保持高价。到1503年，距发现好望角新航线仅十年，里斯本胡椒的价格已下跌到威尼斯国内价格的五分之一。为截断马木路克人的利润，如我们所知，在色里姆时代以后，奥斯曼人做了中间人，而葡萄牙人先是控制阿拉伯海，进而控制孟加拉湾，最后控制了马六甲海峡，从而破坏了埃及同威尼斯的贸易。正是苏赖曼大帝，试图重新打开近东航线，以便与十六世纪控制着东方水域的葡萄牙人抗争。

**西非** 现在需要谈一下中非和西非的穆斯林，这里早已接受了伊斯兰教的影响，并出现了时兴时衰的两个穆斯林帝国。这个地区划分为五个部分：撒哈拉、森林带北部的沙瓦纳、以塞内加尔盆地和冈比亚盆地为中心的大西部地区、乍得湖南岸森林地带和乍得湖东部地区。这里的沙漠南部地区，甚至早在公元前一千年，就以黑人为主要居民，而在北部沙漠，则混居着一向变化不定的闪米特人和柏柏尔人。所以，介于东部喀麦隆山脉和西部大西洋海岸之间的大块土地被阿拉伯人称之为黑人之滨。可是当十六世纪欧洲人来到时，他们选择了苏丹这个词语来称呼森林带以北的地区。

**苏丹的黑人** 这片广阔区域里的黑人有着悠久的历史。近来在位于阿尔及尔东南约九百英里、几乎就在撒哈拉沙漠中心地的塔西里—阿杰尔高原出土的一件新的发掘物表明，这个地区在冰河时代末期（约一万五千年前）是一片肥沃的河谷。在这里发现了许多石窟浮雕，说明了黑人的生活情况，其中包括他们猎取的动物、妇女穿的衣服。直到公元前七世纪，黑人似乎并未受到北部白人（柏柏尔人）的侵扰，虽然他们彼此间有过一些贸易往来。这些黑人划分为许许多多的部落，但大致说来，居住在塞内加尔盆地和冈比亚盆

地的黑人有别于桑海部族①黑人，后者以农业为主，居住在尼日尔河上游的广阔地区。桑海人居住区稍下，自西部上塞内加尔到东部尼日尔湖之间的更广阔的地区，居住着曼德语系的民族，包括北部的索宁克人②和南部的马林克人，他们又称为曼丁哥人③。公元前二百年前，索宁克人已在撒哈拉沙漠边缘建立起殖民地。曼丁哥人居住区的东部，居住着属于古尔语系的其他民族，他们说的语言有：莫西语、达哥姆巴语、古尔马语、塞奴佛语、波布语、康坎巴语和其他语言。这使我们对这个地区之广阔和民族的多样化有了一点了解。然而，他们是以小群方式生活的，每一群体由一些具有同一祖先的人们组成。最初，每一群体由部落里的长老领导，但后来总要出现一个超群出众的首领并接过部落领导权。每一个大的群体都有自己的祭司，崇拜本部落的神。人们相信来世生活，但大都忙于今生，虽则今生因为恶人和邪恶精灵变得复杂而艰难。他们大部分居住在自给自足的村落里，但首领居住的中心公社自然要更大些。这个地区出产黄金和铁，居民不种植棉花或亚麻，而以树皮织布为衣。由于他们大部分以农业为生，所以需要以农产品来换取其他日用品。这样，在柏柏尔人和黑人之间便出现了商业关系。这些黑人不能生产食盐。而在撒哈拉沙漠的塔加扎、道迪尼和道特克却有着

① 桑海人，西非尼日尔河中游的居民。主要分布在尼日尔、马里、上沃尔特、尼日利亚等地。讲独特的桑海语。——译注

② 索宁克人，西非尼日尔河和塞内加尔河上游的居民。分布在马里、上沃尔特、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冈比亚等地。语言属曼丁哥语系。多信奉伊斯兰教。——译注

③ 曼丁哥人，非洲西苏丹地区说曼丁哥语系各种语言的人的统称。——译注

相当丰富的盐矿，这些盐矿掌握在北部白人手里，他们愿意用食盐来换取黄金、奴隶和可拉果。这样便促进了北部柏柏尔人和黑人之间的贸易。黑人以黄金和奴隶换取铜、贝壳、布匹、无花果、椰枣、马匹、牛头和食盐。

**白人的入侵** 历史上有三个白人种族曾经闯入这里，即：柏柏尔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据说犹太人出埃及时，并非所有部落都跟随摩西到了西奈，有些向西迁移，定居于非洲。公元一、二世纪之交，这些犹太人与罗马统治者发生冲突，被迫迁移到撒哈拉沙漠，与沙漠边缘的索宁克人居住在一起。稍后，另一些犹太人自马格里布南下，加入早期移民一起，但索宁克人的压力迫使他们进一步西移。这使人联想到，四世纪时不是这些犹太人，就是北部柏柏尔人建立的加纳大帝国，它从大西洋沿岸附近几乎一直延伸到今天的廷布图。廷布图建立于十一世纪。加纳基本上是个黑人国家，但索宁克黑人和白人征服者之间也经常互相通婚。约于770年，王朝被索宁克黑人统治者瓦加杜所推翻，他的后继者们一直当政到1240年，为马里穆斯林帝国的创建者取代。十世纪时访问过加纳的伊本·哈克尔和马苏迪两人都谈到了这些民族的惊人发展的文化，这些民族穿过撒哈拉沙漠，积极与摩洛哥从事贸易。在这种贸易的吸引下，许多北非的穆斯林迁居到加纳，他们在北部索宁克城附近建立一座穆斯林石城。索宁克城是座土城。

**阿拉伯人** 当阿拉伯人于七世纪和八世纪之交征服马格里布时，许多柏柏尔人部落宁愿南迁而不肯接受伊斯兰教。他们落脚于阿德拉尔、塔甘特和霍德殖民地，夺取了塔加扎和道迪尼盐矿，并与黑奴一道工作。与黑人通婚增加了移民中的黑人成分，但柏柏尔人的莱姆图纳部落、格达拉部落与

他们南部的索宁克近邻的关系，却总是不大和睦。领土纠纷经常不断。约于990年，索宁克人从莱姆图纳部落手中夺取了繁荣的安多加斯特商业殖民地，这块殖民地原属索宁克人。这项挑战促使柏柏尔人走向团结。这时，莱姆图纳部落已在上塞内加尔的穆拉比清净教派运动的压力下转向伊斯兰教。不久穆拉比人，包括莱姆图纳人和格达拉人中间便迸发出新的热情，发起了反对苏丹人的一系列征战。约于1060年，穆拉比人发生分裂，大批人开始北上征服摩洛哥，以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而留在苏丹的一支则在艾卜·伯克尔率领下，深入加纳帝国，并于1076年攻占库姆比城。可是，这次胜利是短命的，因为索宁克人发生反叛，艾卜·伯克尔在平叛中死去。加纳于1087年取得独立，但是不久帝国便发生分裂，许多省分成为独立王国，如迪阿拉王国和卡尼阿加王国。

**苏索帝国**　八世纪时一度被逐出加纳的犹太人，后来定居于特克鲁尔和富塔。由于同当地人通婚，这时他们已融合为弗拉尼人①。弗拉尼人当中以苏索部落最为强大，他们建立的卡尼阿加帝国后来取名为苏索帝国。十二世纪，苏索帝国吞并邻近的迪阿拉王国，国势愈加强大。帝国的始祖是苏曼古鲁，他于1203年占领加纳，纳入帝国版图。这引起加纳穆斯林的不满，他们离开都城，在瓦拉塔建立了一座商业中心，该城位于苏曼古鲁的帝国之外。后来苏曼古鲁又侵入南部康加巴的曼丁哥人穆斯林国家，但遭到失败，死于1235年的一次大战中。结果，他的全部领土都归于吉里纳的得胜者苏迪

① 弗拉尼人，又名富尔贝人。分布在非洲尼日利亚、几内亚（比绍）几内亚、塞内加尔、马里、喀麦隆、尼日尔等地。语言属西班图伊特语族。部分信奉伊斯兰教。——译注

阿塔。没有几年，他就将他的康加巴王国建设成为强大的马里帝国。苏迪阿塔还在1240年毁掉了加纳所剩存的一切，库姆比城再度沦为一座小村镇。

**马里帝国** 苏迪阿塔将首都迁至他在东部建立的新城尼阿尼。这座城市渐渐以马里著称，逐步超过并取代了古老的加纳城，成为西非的大商业中心。苏迪阿塔当政的后十五年，继续进行征服，并一直延续到他的继任者曼沙·乌尔时代(1255—1270年)，后者征服了旺加拉、班布克、班都等黄金产区。这个朝代最知名的统治者是曼沙·穆沙(1307—1332年)，他的将军们攻占了瓦拉塔和廷布图，并吞并了马里东部的戈欧帝国的部分领土。曼沙·穆沙统治时期，帝国疆域空前之大。马里与菲兹、的黎波里和埃及之间都有定期的商队往返，甚至在摩洛哥的菲兹还驻有马里使节。按照惯例，马里的君主们都要到麦加朝圣，但曼沙·穆沙的麦加之行却是空前的。他带了五百名随行奴隶和五万盎司黄金作为费用，其中多用于沿途布施。他从希贾兹带回一批学者，他们分居于马里和廷布图，后来廷布图成为学术圣地。这些学者们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如砖的使用。不久，曼沙·穆沙就有了一座富丽堂皇的清真寺——西非建立的第一座这样的清真寺。这时廷布图已发展为文化、经济中心，吸引着许多旅游者。著名的阿拉伯大旅行家伊本·巴图塔于1352年访问了他所说的黑人之国。1352年2月18日，他从摩洛哥边境城市希吉尔马沙出发，漫游了马里帝国，于同年十二月返回摩洛哥。他访问了瓦拉塔和马里。当朝苏丹名叫曼沙·苏赖曼，曼沙在曼迪语里意思是苏丹。巴图塔在他的《游记》里以朴实的笔调描绘了这里的风土人情、经济、文化特点。可是没有许久，马里的国情就因为内乱而发生变化。加欧和阿拉旺再

度独立，廷布图和瓦拉塔落入图阿里格部族人手里。图阿里格人属于下撒哈拉沙漠强悍的柏柏尔人部落，他们头戴纱巾，善骑快马。大西部的沃洛夫部落和图库勒部落也开始袭击马里帝国，莫西人则从南部进攻。十五至十六世纪，马里苏丹曾绝望地向葡萄牙人求救，后者这时已在西南沿海建立起殖民地。葡萄牙人未予理睬，到十七世纪中叶，一度强大的马里帝国已退缩到原来的疆界，再度沦为康加巴的一个小国。

**戈欧的桑海帝国** 如我们所知，甚至早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柏柏尔人就已开始渗入北部苏丹草原。例如，莱姆塔部落在七世纪时就已经定居于尼日尔中部地区，并建立起迪阿王朝，统治着以农业为生的桑海黑人。其统治家族早在十一世纪就皈依了伊斯兰教，而大批黑人则仍然崇拜异教。这个王国里也有着大量的商业活动，并同西部的加纳、北部的突尼斯和西北部的埃及、塞林奈加建立了贸易关系。首都是戈欧。1325年，戈欧为马里苏丹所征服。有十年间，戈欧及其周围地区成为马里帝国的一部分，但在1335年，迪阿家族的苏丹们再次获得独立。

然而，只是到了下一个世纪，在苏丹索尼·阿里统治之下，戈欧才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阿里把他的非正规军锤炼为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并前往解救遭到图阿里格人①劫掠的穆斯林城镇廷布图。但是，阿里在掠夺上并不逊于图阿里格人，他在攻占杰尼重镇时，也曾大肆抢劫。严格说来，索尼·阿里更象黑人而不大象柏柏尔人，他很少尊重伊斯兰教习俗。在其统治时期，廷布图的穆斯林神学家和学者们纷纷逃往瓦拉塔。他死后，王权落入他手下的一个索宁克人将军

① 图阿里格人是柏柏尔人的一支。分布在西非尼日尔、马里、阿尔及利亚等地。语言属闪含语系柏柏尔语族。信仰伊斯兰教。——译注

阿斯吉亚·穆罕默德（1493—1529年）手里，他是一个善良的穆斯林。穆罕默德建立了有效的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为帝国带来了和平和繁荣。他曾到麦加朝觐（1495—1497年），他对圣地的访问被传为佳话。在他当政时期，廷布图再度成为伟大的穆斯林文化中心。1497年，穆罕默德开始进行征服战争，吞并了马里帝国的大部分国土、乃至大西部的弗拉尼。他赶走了图阿里格人，从他们手中夺取了下撒哈拉地区。南部的莫西人①和东部的豪萨人②也被迫割让给他部分领土。在他当政时期，桑海帝国达到极盛。他死后，帝国出现混乱和内战，但阿斯吉亚·伊斯哈格一世（1539—1546年）终于恢复了秩序。他战胜了所有敌手，做了皇帝。他和他的继任者达伍德属于能干的统治者，但在1582年达伍德死后，围绕着继承权问题再度发生战争，致使帝国遭到削弱，摩洛哥苏丹趁机入侵。阿斯吉亚人曾多年抗击摩洛哥人，但在1585年，摩洛哥人的一支小股军队占领了中部撒哈拉塔加扎村落的盐矿。

这一巨大损失，后来由于发现道迪尼盐矿而得到补偿，但是显然，摩洛哥人已经看出阿斯吉亚人军事上的虚弱。摩洛哥苏丹曼苏尔决定向南部扩大征服区并占领西非的金矿。1590年，他派遣四千名军队，由朱达尔·巴沙指挥。朱达尔是个西班牙人，供职于苏丹朝廷。这支军队备有火器，这是黑人从未见过的。虽然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六个月的行军消耗了他的半数军队，他的训练有素的军队仍给黑人军队以重创。阿斯吉亚·伊斯哈克二世于戈欧附近遭到大败，率残部越过

① 莫西人分布在上沃尔特、加纳、马里、多哥等地，讲古尔语。——译注

② 豪萨人主要分布在尼日利亚、尼日尔等地。讲豪萨语。多信奉伊斯兰教。——译注

尼日尔河逃走，从未返回首都。这次失败可以说是桑海帝国结束的标志。

**摩洛哥人在苏丹** 摩洛哥人虽给了桑海帝国以致命的一击，但他们自己并未在那里站住脚。野心勃勃的摩洛哥苏丹曼苏尔后来派遣了更多的军队，计有二万五千人，向苏丹进攻以控制西非的金矿。但是，苏丹和帮助他发起远征的商人们很快就发现，这里的真正财富在于有利可图的贸易，即加纳、马里和桑海帝国建立起来的、以旺加拉、班杜库、阿桑提等黄金产区为一方同北部各地之间的贸易。摩洛哥人对阿斯吉亚人的全力以赴的远征，渐渐削弱了他们自己的力量。由于摩洛哥人自己断绝了交通、破坏了这个地区的和平，他们发觉他们处在弗拉尼人、图阿里格人和班巴拉人①的包围之下。结果，他们的力量仅限于这个地区的戈欧、廷布图和杰尼三座主要城市，从这里征收贡品，送给苏丹。但苏丹自己也被迫放弃了在这个地区建立大帝国的美梦。军事首领们（巴沙）依然滞留在那里，他们同土著人通婚，把他们的混血儿送到军队里供职，但其统治区仅限于尼日尔河上游旧桑海帝国的一小部分地方。新种姓（半柏柏尔、半黑人）称为阿马种姓，不久即开始选择他们自己的领导人。他们在1660年以前继续向摩洛哥苏丹缴纳象征性的贡赋，但在这以后，军事首领们成为内部纷争和内部阴谋的牺牲品。这些军事首领们为争夺权力纷争不已。从1660至1750年，竟有过一百二十八个巴沙。1670年以后，在马里旧址发展起来的新王国塞古的异教统治者开始向巴沙索取贡品。渐渐地，东部戈欧、西部杰尼甚至廷布图西北部班巴塔的总督们都获得了独立。1780

① 班巴拉人是曼丁哥人的一支。——译注

年以后，廷布图的巴沙丧失了全部政权，巴沙本人也下降到总督的地位。

**豪萨国和波尔努国** 豪萨国位于尼日尔盆地东部，距戈欧相当远。当莱姆塔柏柏尔人在桑海国土上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时，另一支柏柏尔人部落扎加瓦已向东部迁移，并征服了乍得湖周围地区。在这个地区的周围兴起了两个强国——东部的瓦代柏柏尔国和西部的波尔努国。在瓦代，柏柏尔统治者仍然多少保持着血统的纯洁，但在波尔努，柏柏尔人已同黑人通婚。虽在十世纪时柏柏尔人已经在波尔努握有权力，但只是到了十四世纪，这里才接受了伊斯兰教。波尔努国同道拉、卡诺、阿兹奥、戈比尔、卡特辛纳、拉诺、比拉姆等七个豪萨国家发展了关系，这些国家位于波尔努的西部。这些豪萨小国是在十四世纪转向伊斯兰教的，当时马里帝国正处在全盛时期。豪萨人讲豪萨语，它是柏柏尔语和阿拉伯语的混合语。尽管受到东部波尔努的压力，豪萨国家依然保持了独立，直到弗拉尼人迁居到豪萨国土。他们同豪萨人通婚，接受了伊斯兰教，开始在豪萨人事务中发挥突出的影响。到十八世纪末，弗拉尼人中间产生了一位领袖奥斯曼，他开始鼓动人们反对豪萨人的异教习俗。豪萨人虽在名义上属于穆斯林，仍信奉异教。他聚拢了一批追随者，对豪萨人宣布圣战。1804至1810年间，弗拉尼人征服了所有豪萨国家，甚至冒险东进，并一度占领波尔努的大部地区。这时，奥斯曼取号为“忠诚者的统帅”，建都于索克托。他任命了自己的艾米尔，以取代豪萨诸国的统治者，但保留了原有的内政管理体制。到十九世纪末，各艾米尔获得独立，仅在精神领域对索克托的苏丹表示敬意。

**森林地带** 如我们所知，北方人对黑苏丹的兴趣主要是

商业性的，而且中世纪起在这个地区兴起的帝国也是商业帝国。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之所以被吸引到这里，是因为这里的黄金、象牙、奴隶、可拉果和其他出产。然而，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并未伸入遥远的南部。他们未及到达森林地带就停住了步，这片林带从喀麦隆一直延伸到冈比亚，距北部沿海一百到二百英里。阿拉伯人的主要军事力量是骑兵，而骑兵在阴湿的森林地带难以施展，易遭到步兵的伏击和弓箭手的劲射。所以，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未能渗入广阔的丛林地区，那里的人们仍然信奉异教，这是不难理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不受外界影响。森林地区的金矿吸引着北部商人。伴随着商业贸易，也带来其他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当欧洲人在沿海地区立住脚以后，新思想就成为所有人的共同财富，林区的人们开始学着北方的样子组织社会。他们以类似的方式建立起自己的王国，如阿桑提王国和达荷美王国。他们的商业和宫廷习俗也与流行于加纳、马里、桑海帝国的习俗极其相近。

**欧洲人在西非**　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曾先后获准在摩洛哥的穆瓦希德王国和马里尼德王国建立传教中心。马格里布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很早就加入了阿拉伯人在外撒哈拉的贸易。十三世纪，葡萄牙人开始开拓非洲西海岸。1340年，葡萄牙人莫洛塞罗发现了加那里群岛，但教皇后来把它分配给西班牙的卡斯提尔基督教王国。约于十四世纪末，葡萄牙航海家亨利亲王开始每年向非洲沿海派遣海上远征队。他的目的，首先是与几内亚建立直接联系，以便占有那里的黄金、象牙与奴隶贸易；其次是到达埃塞俄比亚——关于她的传奇式的国王普利斯特·约翰的奇妙的故事久已流传于地中海沿岸地区。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动机，就是发动反穆斯林的战

争，因为看来穆斯林要控制整个西非。从1425到1453年之间，亨利亲王为占领加那里群岛曾多次与葡萄牙开战。最后，根据1480年阿尔加克拉斯条约，群岛归于卡斯提尔，而西非和几内亚则划归葡萄牙。1433年，葡萄牙人绕波加多尔角。1444年，奴诺·特里斯坦进入塞内加尔河。次年，绕佛得角。但在亨利亲王死后，海上探险缓慢下来。1469年，葡萄牙国王阿尔芬斯欧五世把同几内亚的贸易权租让与菲尔南德·戈姆，租期五年。唯一条件是，必须以每年三百里格的速度继续海上探测。1471年，戈姆的一位船长到达“黄金海岸”，在米纳建立一座工厂，并开始从事黄金、象牙和奴隶的贸易。

一个世纪以后，荷兰人首次在几内亚海岸建立殖民地。1626年，法国人在塞内加尔河口的圣·路易立住了脚。欧洲殖民者之间发生了激烈竞争。1637年，荷兰从葡萄牙手里夺取了米纳，并在黄金海岸建立一系列要塞。英国人来得最晚，于1662年在冈比亚河口的詹姆士岛上建立一座城堡。接着，法国在路易十四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影响下，更加咄咄逼人，于1677年占领了荷兰在塞内加尔的据点。在二十年间，他们完成了对塞内加尔地区的征服，只是到了下一个世纪才被英国所驱逐（1778年）。根据1783年巴黎条约，英国获得了塞内加尔，一直到1790年。根据英西之间的阿辛托条约，英国获得了向新世界的西班牙殖民地输入非洲奴隶的权利。这时所有西欧国家都在西非贸易中获得了自己的利益，唯有普鲁士是个例外，它在1683年曾在几内亚海岸建立一座城堡，但在1720年又放弃了。

**在西非和中非的后期穆斯林**　两个新兴的王国是班巴拉王国和巴加米王国。班巴拉王国建立于1660年，以塞古和卡

尔塔为中心，后来推翻了曼丁哥帝国和西非的图库勒酋长国，并在弗拉尼部族人和塞内加尔到乍得湖一带许多图库勒苏丹的帮助下，征服了大部分内陆地区。巴加米王国早自十六世纪就已在乍得湖以东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个王国于十九世纪初为瓦代苏丹们所推翻，后者兴起于十七世纪。巴加米和瓦代位于现今法属赤道非洲。

再向东是达富尔苏丹的领土（今苏丹境内）。这些小王国是按照中世纪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每国有一个专权的苏丹。但是人民——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接受了伊斯兰教——却过着繁荣而满足的生活。关于伊斯兰教对苏丹异教居民的影响，这里可以援引1802年5月呈交众院的一份请愿书，请愿书要求解散塞拉利昂公司，因为它害多利少。请愿书高度评价了穆斯林的传教工作："约在七十年以前，一小批穆斯林在塞拉利昂北部约四十英里的乡间立下了脚，他们称这里为曼丁哥国土。如同那个宗教的信奉者通常所做的那样，他们设立学校，教授阿拉伯语和穆罕默德的教训，穆斯林的习俗，特别是不准将教内的人卖为奴隶的习俗得到遵守。他们引进了以《古兰经》为基础的法律，杜绝了导致沿海居民人口锐减的种种恶习，而且尽管国内曾多次发生动乱，还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文明、和谐和安定的局面。结果人口迅速增长，他们居住地区的一切权力逐渐落入他们手里。那些在他们的学校受过教育的人，正在他们的邻国取得财富和权力，并把他们的宗教和法律带到邻国。另一些部落酋长正在效法穆斯林取名字，因为这可以使他们受到尊敬。看来伊斯兰教很可能会和平地传遍整个殖民地区，它的优越性将永远胜过黑人的迷信"。伊斯兰教何以会在森林地带取得如此迅速的进展呢？下面的引文为我们作了说明："传教事业并不是由

任何专职传教团经营的，每一个教民都是一个积极的传教士。只要有六、七个人想在一座城里居住下来，他们就会聚一起，不久就建立一座清真寺并开始工作。他们首先接近镇长，以取得他的许可，甚至先争取他入教。他们向他传授如何用阿拉伯语祈祷，尽量教他记熟。他们还教他掌握礼拜的方式和礼仪，禁止他饮酒——一项经常性的禁戒。于是，这个人就成为一个穆斯林。”①穆斯林在沿海地区的影响主要是由豪萨商人传播开来的，他们遍布于沿海所有商业城镇。他们走到那里，就在那里建立清真寺，“以他们的虔行和优越的文化”，影响了异教信奉者。

**伊斯兰教在东非** 自古以来，阿拉伯人就同东非有过贸易往来，但定居于这里的首批穆斯林却是栽德的追随者们。栽德是侯赛因的遗子，其父在倭马亚朝哈里发希塞姆当朝时期曾策动一次起义，兵败后被杀。因惧怕内地的信奉异教的黑人，这些栽德派人主要定居在沿海地区。其后，又有一批流亡者到达，这次是来自阿拉伯东海岸巴林附近。他们以七兄弟为首，分乘三只船抵达。他们建立了摩加迪沙城，这座城邦后来发展得非常强大，在沿海所有阿拉伯殖民地中取得了宗主地位。由于这些后来的阿拉伯人属于逊尼派，而最先到达的栽德派人属于十叶派，所以栽德派人不愿接受他们的宗主权。他们宁愿进入内地，在那里他们与班图人通婚，渐渐失去了他们自己的特征。摩加迪沙城建于七世纪中叶。七十年以后，另一批阿拉伯人自波斯湾而来，领导者是设拉子苏丹的一个儿子阿里，他因为是黑人母亲所生，受到他的纯血统的弟兄们的蔑视。他建立了南部基洛亚城。穆斯林商人开始经常往返于这些港口，象牙与黑奴贸易极其活跃。但沿

① 阿纳尔德·汤因比：《伊斯兰教与传教》，第441页。——原注

海殖民地对内地班图人的宗教信仰或生活方式并未产生实际影响。十五世纪后期的葡萄牙航海家们，特别是达·加马在这里发现了优秀的阿拉伯领航员，这些领航员把他们引导到印度。

**阿拉伯人的征服** 十七世纪，阿曼苏丹决意要征服从德加杜角到莫桑比克整个东部沿海。他的代理人是一个称为赛义德的总督，此人起初居住在蒙巴萨，后来居住在桑给巴尔。这些阿拉伯人从事奴隶贩卖，从中渔利，为获取他们的“商品”，他们越来越深入内地，一直侵入到大湖地区。欧洲人于十六、十七世纪已经打破穆斯林在西非的黄金、象牙、可拉果和奴隶买卖上的垄断地位，这时又把注意力转向这一地区。他们首先希望压制阿拉伯人的奴隶贩卖，其次是扩大他们自己的影响，扩充他们自己的商业。他们必须同这个地区的阿拉伯统治者们较量，同葡萄牙人也将有一场恶战，因为他们假托这里属于他们的“势力范围”。既然这个地区的苏丹们在军事力量上远不及英国，所以征服沿海各地并不困难。1823年，舰队司令欧文首次在迪拉果阿湾南岸升起英国国旗，虽然在他走后葡萄牙人取下了国旗，但他复又返回，并以连续四年的战争，占领了东部沿海重镇蒙巴萨。蒙巴萨被强占后，阿曼苏丹的代理人赛义德转移到南部沿海，定都于桑给巴尔岛（1841年）。但是，自认为在这个地区拥有至上权力的英国，向桑给巴尔派了一名总领事，以关照迅速增长的英国商业利益。德国人于1860年派出一个布道团到内地探查，五年以后，他们也在那里获得势力范围。可是在1861年，迫于英国的压力，阿曼苏丹在东非的领地被瓜分，英国的保护人马吉德当上了桑给巴尔苏丹。五年以后，在约翰·吉尔克爵士出任桑给巴尔总领事期间，曾诱使苏丹

限制奴隶买卖。约翰爵士是个强有力的人物，在他任职期间，由他来决定苏丹的政策。1870年，苏丹马吉德下野，巴加斯·赛义德当政（1870—1888年）。1873年6月5日，苏丹被迫下令禁止在他的领地内从事奴隶买卖。之后，葡萄牙人、德国人和英国人竞相争夺领地和保护领。1886年，英、德、法混合委员会成立，各有关政府缔结了一项协定，据此协定，桑给巴尔苏丹被授予桑给巴尔岛、奔巴、拉姆以及吉斯马尤、布拉瓦、米尔卡、摩加迪萨、瓦尔谢克等北部城镇。内地由英国和德国瓜分为各自的势力范围，其中大部分归于英国。到十九世纪末，英国和德国已成为东非海岸的主宰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接管了整个这片地区。

**伊斯兰教在中亚** 对土耳其的故乡，还须略谈几句。关于乌兹别克人首领沙巴尼汗的兴起及其同沙法维朝的战争，我们已做过概述（参见第九章）。沙巴尼汗是成吉思汗世系中最后一个斗士。尽管乌兹别克人的推进曾为沙法维人所阻止，但在整个十六世纪，沙巴尼汗的后裔一直统治着马瓦拉—纳赫尔，留下花剌子模，由沙巴尼汗的另一支后裔统治，只把呼罗珊留归沙法维朝。早在十七世纪，位于伏尔加河谷的阿斯特拉罕蒙古王朝的杰恩亲王（因新近被俄国人征服），就已逃至布哈拉，并同沙巴尼朝伊斯坎达的女儿成婚。这项联姻使他得以成为沙巴尼王室的继承人。杰恩统治家族后来成为马瓦拉—纳赫尔的领主，领地包括撒马尔罕、布哈拉、法加纳、巴达赫尚、包尔克等地，统治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约于1700年，在法加纳又兴起了一个新的可汗国。这些新统治者属于曼吉特部落，他的族系称为曼吉特族或“扁鼻子人”。实际上，这些曼吉特人早在十六世纪就已跟随着沙巴尼汗从南西伯利亚来到这里。他们属于弱小家

族，但在阿斯特拉罕朝下首次获得影响。到十八世纪中叶，他们已成为布哈拉统治者手下的维齐尔，终于在1785年取代了他们的上司。不久，曼吉特人就从杰恩王朝末代君王手里接管了整个这个地区，可是由于同杜兰尼人的战争，他们的领土进一步缩小了。1688年，俄国吞并了整个这个地区。

1515年，另一支沙巴尼家族开始在花剌子模行使统治，虽经常同邻国开战，但仍保持了自己的独立，直到1740年被纳迪尔·沙征服。在波斯总督统治了一个多世纪以后，这里于1782年为俄国所吞并。这就是马瓦拉穆斯林政权逐渐衰落的始末。关于这个地区的发展状况，近代有过许多报告，因互有冲突，人们难以对其真实性做出估价。乌兹别克人的文化水平从来不很高，这个地区未曾有过象帖木儿的孙子乌鲁格汗时代那样的和平艺术。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沙法维朝的波斯割断了这些突厥人与奥斯曼人的亲缘关系，使后者蒙受了损失。

**莫卧儿斯坦**　还应当追述一下居住在锡尔河以北的穆斯林。这个地区被人们含混地称为莫卧儿斯坦，这是因为它仍然处于莫卧儿首领们的占领之下。到十四世纪，这些首领们大都接受了伊斯兰教。其中最强大者是普拉齐。他的小侯国渐渐被称为“边境省”，其版图从东土耳其斯坦的一部分延伸到伊塞克湖以南。普拉齐和他的被保护人图格鲁格—帖木儿亲王，在世时统治着很大一片地区，前者自称是察合台汗的后裔。他们的属民的确是蛮族，帖木儿在同他们发生冲突时，轻蔑地称他们为强盗。普拉齐死后，他的弟弟卡马尔丁继承王位，他首先推翻了普拉齐的儿子，后来又推翻了图格鲁格—帖木儿的儿子伊尔亚斯·霍加。得悉莫卧儿斯坦内部不稳的传报后，帖木儿在1375至1390年曾多次带领远征

军进入这里。卡马尔丁于多次挫败后逃离这里。于是，霍加成为莫卧儿斯坦的领主。他派遣他的长子沙马—加汗出使帖木儿朝廷，帖木儿将他的女儿许配与他，从此双方建立了友好关系。

帖木儿死后，沙马—加汗于1407年向中国的明朝请求援助，以侵占帖木儿帝国所属马瓦拉—纳赫尔。但他死于1408年。他的兄弟穆罕默德汗派使者向强大的帖木儿苏丹沙·鲁克表示臣服。穆罕默德汗是个虔敬的穆斯林，他以穆斯林的生活方式约束手下的蒙古人。他强迫他们披戴头巾，遵从伊斯兰教法。穆罕默德汗死于1416年，他的儿子舍尔·穆罕默德·奥格汗继任王位，但蒙古大汗是库达德汗。正是在舍尔·穆罕默德时代，沙·鲁克向中国派出他的著名使者。

**蒙古人与喀尔穆克人** 舍尔·穆罕默德死后，他的对手瓦伊斯汗执掌了权力。正是在瓦伊斯汗当政时期，东部异教的蒙古人（后称为喀尔穆克人）开始进犯莫卧儿斯坦。瓦伊斯汗曾与喀尔穆克人交战六十一次，仅胜一次。他曾两次被俘，最后不得不把他的妹妹许配给喀尔穆克人首领。这个地区的蒙古可汗们经常与南部马瓦拉—纳赫尔的统治者和东部喀尔穆克人作战。最后帖木儿苏丹艾卜·赛义德从马瓦拉—纳赫尔发动进攻并打败了他们。他授予尤纳斯王子，一位流亡的蒙古亲王以莫卧儿斯坦可汗称号。到1472年，他逐渐统一了这片地区。尤纳斯在青年时期曾流亡于波斯，在伊斯兰教旨方面受过良好的教育。他试图开导他的属民，要他们放弃游牧习惯，在城镇里定居。尤纳斯死于1487年，由他的儿子马茂德继承王位，后者曾多次试图扩充他的领地。但乌兹别克人这时已经崛起，无论是他的父亲还是他自己，都

未能战胜乌兹别克人首领沙巴尼汗。马茂德、他的弟弟卡里尔汗和他的侄子们几乎全都死在乌兹别克人的手下。唯一幸存者是赛义德，他一度逃到喀布尔。

**伊斯兰教在中国** 穆斯林与中国人之间的联系是通过陆路和海路两方面建立起来的；陆路——经呼罗珊；海路——经亚丁、波斯湾到广洲。651年，在哈里发奥斯曼当政时期，两国首次交换了使节，接着是713年和726年自大马士革来的使节。事实上，在八世纪上半叶，就有相当一些阿里族人为逃避倭马亚朝的迫害，迁居信德和广州。751年，阿拉伯人与中国人在土耳其斯坦（新疆）发生冲突，中国军队败于穆斯林的手下。六年以后，一支由当地穆斯林组成的阿巴斯军队被派去镇压塔塔尔人的叛乱。平息叛乱之后，士兵们在那里居住下来，并与中国妇女通婚。随后有更多的穆斯林来到，并开辟了一条正式商道。移民开始定居于少数内陆地区，伊斯兰教的和平传教随之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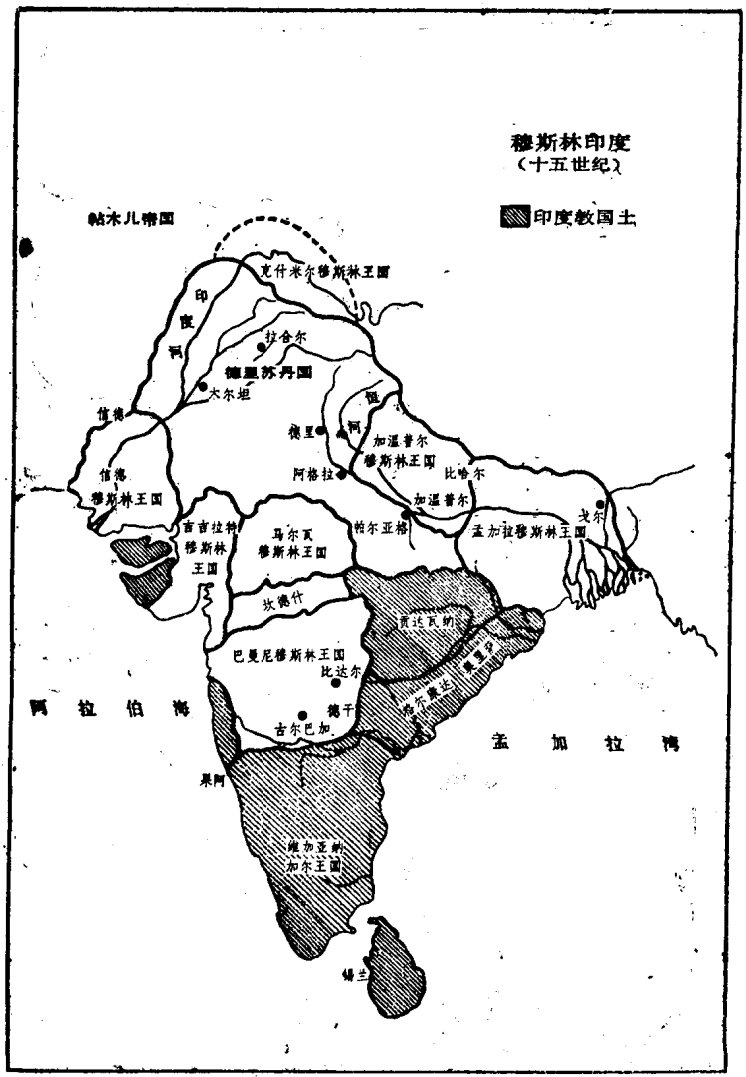
**元朝与伊斯兰教** 忽必烈当朝时期，正式鼓励外国穆斯林迁居中国，并开始起用波斯籍和中亚籍官员，尤其是在云南。迁居中国的穆斯林人数日增，开始与中国人通婚。他们的人口增长很快。据记载，一个穆斯林之家通常要比其他中国人之家多一口人。至今中国穆斯林仍有一千万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外籍穆斯林逐渐接受了中国的生活方式，妇女不戴面纱，清真寺不修尖塔，但他们不吃猪肉，不准拜偶象。他们的历史因多次举行叛乱而变幻不定，尤其是在西北地区。也可以说，他们在国内尚未取得重要地位，因此难以估价其在伊斯兰历史上有过什么积极的贡献。

# 第十二章

# 印度诸小王国

**印度——一个穆斯林国家** 在介绍伊斯兰历史上另一辉煌时期——印度莫卧儿时期之前，有必要描述一下莫卧儿王朝在这里建立新文明之前印度斯坦的文化状况。我们还应当力求用政治透视的观点，来看待莫卧儿皇帝们把它建成光辉灿烂的穆斯林国家之前，十五世纪时这片广阔的印巴次大陆的政治形势。意味深长的是，从这一历史观点出发，印度在巴贝尔来喀布尔定居时，就已经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了。除大南部的维加亚那加尔王国和中南部的拉吉普特小王国外，几乎整个印度都掌握在穆斯林的手里，穆斯林文化在印度生活方式中占统治地位。因此，印度是一个北自克什米尔、中至德干，东起孟加拉、西至古吉拉特的穆斯林国家。这种状况已有数百年之久，巴贝尔的《回忆录》记载着这一事实。

**穆斯林文化纽带** 应当了解，穆斯林的法律制度和统治秩序，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已成为当地的产物。印度是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这已为我们所谈到的大部分印度穆斯林君主所证实，从马茂德·加色尼到菲鲁兹·图格鲁格时代，他们都承认阿巴斯哈里发的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甚至在巴格达陷落后，德里的每一个穆斯林苏丹仍寻求哈里发的祝福。当时，开罗只有一个有名无实的哈里发，但哈里发意识在他


穆斯林印度
（十五世纪）
印度教国土
帖木儿帝国
克什米尔穆斯林王国
印度河
拉合尔
德里苏丹国
木尔坦
信德
信德穆斯林王国
德里
恒河
加温普尔穆斯林王国
阿格拉
比哈尔
加温普尔
戈尔
孟加拉穆斯林王国
吉吉拉特穆斯林王国
马尔瓦穆斯林王国
柏尔亚格
坎德什
贾达瓦纳
巴曼尼穆斯林王国
比达尔
德干
古尔巴加
阿拉伯海
孟加拉湾
果阿
维加亚纳加尔王国
锡兰

们心目中是那样根深蒂固，即令哈里发已被剥夺了一切权力——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但在印度，他仍被接受为精神领袖。象伊本·巴图塔这样的旅行家和瓦加·毛努丁·阿吉米里这样的圣者，都受到印度的欢迎。穆斯林作家或诗人，哲学家或苏菲主义者，法学家或神学家，都把印度看作自己的家园，就象他们过去在西班牙或撒马尔罕一样。无疑，印度受益于蒙古人和后来鞑靼人的入侵。每一个爱好和平和荣誉的人，每一个想无忧无虑地行善的人，纷纷离开了蛮族统治区，大都来到穆斯林的故乡信德。这里被视为真正的伊斯兰的国土，在这里，一个穆斯林可以随意寻找他的好运气，就象欧洲人在美国，或英国人在英属印度一样。穆斯林神学家或发迹的士兵，可以随意在这里安家落户。事实上，尽管穆斯林神学家们大都来自国外，却都毫无问题地被接纳下来。宫廷语言是波斯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是当时伊斯兰世界广泛流行的两种语言。

**改奉伊斯兰教**　事实上，到洛迪当政时期，伊斯兰教已为印度人熟悉了数世纪之久。虽然穆斯林君主们并不干预人民的宗教信仰，这里的清真寺却多于庙宇或教堂。一些有兴趣的人们所做的研究记录和报告，只向人们提供那些决意让当地人改奉伊斯兰教的统治者们的片断情况。实际上，除了象在克什米尔统治了二十四年（1390—1414年）的反偶象崇拜者希坎达尔或德里的希坎达尔·洛迪之外，穆斯林统治者很少热衷于改变印度教徒的信仰。相反，穆斯林却终于失去了欧洲的西班牙和巴尔干、亚洲的巴尔特等领土。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从未强迫异教徒改宗，如同罗马的君士坦丁和法兰克皇帝查理曼统治下的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君王们，或印度群岛的葡萄牙总督对待他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属民们那

样。德里的贵霜国王们强行灭绝佛教，佛教终于在孔雀王朝之后被驱逐出境。十二世纪，孟加拉军队在孟加拉是这样干的；十六世纪初，西班牙人在中南美洲也同样是这样干的。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尽管英国并未把基督教强加于任何人，但是基督教建有一个专门性的部门，而伊斯兰教却没有，那怕是伊斯兰宣教部门也罢。

**印度诸穆斯林国王** 依当时的标准判断，印度大多数穆斯林国王在对待宗教少数派问题上尚属慎重。大体说来，这对于北印度或德干的所有穆斯林国王都是属实的，甚至早在莫卧儿时代以前，就是如此。当然，莫卧儿王朝所产生的开明君主之多，在世界史上是数一数二的。除阿卡巴大帝之外——他的洞察力、政治敏锐和治国之道足以弥补他在教育上的缺陷——这个王朝的所有国王都是文人。王朝奠基人巴贝尔是个作家，他的《回忆录》至今犹在。这个支系的末代国王巴哈杜尔·沙二世，虽然只是个名义上的国王，却是个著名诗人和艺术的赞助者。然而，在我们讨论大莫卧儿皇帝们及其统治十六、十七世纪印度舞台的后裔们之前，我们应当首先了解十五世纪的印度。这将有助于我们恰如其分地考察历史事件和正确评价这时期印度穆斯林生活方式的意义。十六、十七世纪的印度属于莫卧儿人，犹如十八世纪属于马拉塔人、十九世纪属于英国人一样。一幅印度政治图画，衬之以人民的社会、知识和精神生活，将使我们清晰地看到这一重要世纪的特色和格调，因为就某种意义而言，它是印度中世纪伊斯兰教的顶峰。最后，我们将讨论印度人宗教生活中有着久远影响的一个运动，它是伊斯兰思想的直接结果。

**德里的末代苏丹国** 在第八章，我们谈到了德里苏丹国，他们执掌了约三百年的权力。最后一代是洛迪的苏丹

国，但在那一章里，对于在印巴次大陆其他部分发生的事件，仅仅做了一点提示。苏丹国的中央集权稍一削弱，边远省分最强大的总督们便立即脱离中央，自立为苏丹。这样，便出现了一些新王朝和无数小王国，他们变幻不定的命运构成了十五世纪次大陆的历史。

**克什米尔（1346—1540年）** 让我们从大北部克什米尔开始谈起吧。1315年，北部边境省贵族沙·米尔扎开始供职于克什米尔印度王朝下。他颇为能干，不久便晋升到国家高级官职。1331年印度王死后，沙·米尔扎当政。1346年自立为王，取号沙姆苏丁·沙。他的王朝统治克什米尔直到1540年德里莫卧儿皇帝胡马云的近亲米尔扎·海德尔征服那里时为止。

**希坎达尔·沙** 这个王朝出了两个著名的国王。一个是希坎达尔·沙，因为他的宗教狂热，素以“偶象破坏者”著称。当帖木儿征服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以后，中东各地的穆斯林学者们纷纷逃到希坎达尔朝廷避难。希坎达尔是个强有力的国王，一个严肃的穆斯林，他不能容忍印度教的偶象崇拜。他统治了二十三年，极大地增强了这个内陆国家的力量。希坎达尔是一位伊斯兰教学的爱好者，建立了许多学校。他为他的继任者留下了一个管理得井井有条的王国。

**赞·阿比丁** 他的儿子赞·阿比丁属于另一类型的君主。他是个仁慈的人，思想开明，对其他民族的信仰极为宽容。同他的父亲一样，他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施政者。他在农村建立了保安制度，打击了拦路抢劫的强人，保障了公路的安全，削减了税收，稳定了商品价格。这样，国家的货币得以稳定，而在他的前任时期，货币已经贬值。他通晓波斯语、印地语乃至藏语，热心保护文学、绘画和音乐。他重

新召回了婆罗门贵族，这些贵族在他父亲的严厉统治时期已经逃离。他废除了人头税，鼓励把《列王记》等著作译成波斯文。他还下令把许多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古典文学译成印地文。他对印度教徒十分开明，被赞誉为克什米尔的阿卡巴。他死于1470年，前后统治了五十年。他的后继者们多半十分无能，国家日益支离破碎。但是，因为这里过于闭塞，一个时期内尚不致遭到侵犯。只是到了1540年，这里才被莫卧儿人所征服。

**贾温普尔国** 在上印度有个有趣的贾温普尔小国。人们记得，菲鲁兹·图格鲁格在返回孟加拉的途中建立了这座城镇。在帖木儿入侵带来的混乱年月，这个地区的总督瓦加·加罕获得独立，在这里建立了沙尔吉王朝。1399年，经过一段过渡性的统治之后，伊卜拉欣·沙·沙尔吉继承王位，他是这个王朝最有名的苏丹。伊卜拉欣是个能干的统治者，为他的苏丹国做出了巨大的建树。在他当朝的三十四年间，他把贾温普尔建成为著名的穆斯林学问圣地。他是一位大建筑家，在这座城镇里兴建了各式各样的优美建筑。其中以阿塔拉清真寺最为著名，它落成于1408年。据信，这座清真寺是由一位信奉印度教的贵妇人阿塔拉·戴维兴建的，以此来纪念一个伊斯兰教托钵僧，因为后者在她患难之际，曾为她祷告。伊卜拉欣在一段长时期的、卓有成效的统治之后，于1456年去世。

**侯赛因·沙** 这个王朝另一有名的君主是侯赛因·沙，即位于1456年。侯赛因具有某种冒险精神。在与德里苏丹缔结了为期四年的停战协定之后，他开始侵入提尔胡特和奥里沙。为获得和平，奥里沙的拉加①不得不向他进奉大量珍

① 拉加是古代印度教贵族的尊称。——译注

宝。但侯赛因的求胜心并未得到满足，1466年他率军征服格瓦里尔的拉加曼·辛格，迫使这位拉加缴纳了一笔巨额赔款。侯赛因在其他功业上也很成功，但他终于落入巴鲁尔·洛迪苏丹布下的陷井，后者以重兵打败了他，吞并了贾温普尔王国。侯赛因逃往比哈尔，从此销声匿迹。

**马尔瓦王国** 再往南是中印度的马尔瓦王国。马尔瓦于1305年被阿劳丁·卡尔吉征服，受制于德里已有一个世纪之久。菲鲁兹·图格鲁格时代，马尔瓦总督是个名叫迪拉瓦汗·戈里的人。菲鲁兹死后，德里苏丹国走向衰落，迪拉瓦汗获得独立。1406年，他的抱负不凡的儿子阿尔普汗继承王位，取号胡桑·沙。阿尔普汗是个富有冒险思想的青年，颇具骑士风尚。1422年，他伪装成商人，带领一批精心挑选的随从，来到奥里沙王国。他向拉加发起突然袭击，俘获了这位拉加。胡桑·沙在索取到七十五头大象后，才满载而归。在返回的途中，他攻占了卡尔拉，把它的拉加虏为人质。胡桑·沙与所有邻国开战，包括德里苏丹国。他死于1435年，由他的儿子穆罕默德·沙继任，后者与他的勇敢的父亲适成对照。仅一年，他手下的大臣马茂德汗即篡夺了王位，建立马尔瓦的卡尔吉苏丹国，它存在到1531年，为邻国古吉拉特苏丹吞并。

**马茂德汗** 马茂德汗把他的王国疆界扩充到文底耶山脉，东部抵班达尔罕，西部与古吉拉特穆斯林王国相接。他不仅是个勇敢的斗士，而且是个精明的施政者，一位博学的人。他对待印度教属民相当宽容，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互相谅解，和睦相处。虽经常忙于战争，他仍抽出时间阅读英雄传记，经常听取宫廷侍读为他讲读国王们的史略，每每达数小时之久。经三十四年的统治之后，他于1469年去世。1531年，

他的王国终于被古吉拉特王国吞并。

**古吉拉特王国** 古吉拉特行省一直诱惑着德里的苏丹们，原因是这个地区非常富饶。它的财富主要来自商业，这里拥有坎贝、古吉拉特等良港。这个行省于1297年为阿劳丁·卡尔吉所征服，由中央委任的总督们行使统治。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图格鲁格王朝后期，其间扎法尔汗于1391年被任命为总督，他渐渐疏远德里，终于在1401年取得独立。然而，王国的实际奠基者却是扎法尔汗的孙子阿赫默德·沙，即位于1411年。

**阿赫默德·沙（1411—1441）** 阿赫默德·沙在位约三十年，其间征服战争经常不断。他在对马尔瓦苏丹和拉吉普塔纳君王的战争中取得了成功。然而，他还把精力用于王国的行政管理，并证明自己是一位公正的统治者和一位大建筑家。他建立了阿赫默德堡，至今它仍是一座繁荣的工商业中心。他是个坚定的穆斯林，遵从严格而一视同仁的伊斯兰教法。有人认为，象他那样铁面无私的统治者，当时是罕有的。自然，他未被品第、地位或裙带关系冲昏头脑。在其当政初期，他的女婿被发现犯有谋杀无辜罪，他便把他的女婿当众处决，以为惩戒。同时代的史学家们认为，他对属民们的教训具有永久的意义。然而，他的继任者们多半是些无能之辈，毫无建树。一直到1458年才出了一个最为能干的统治者马茂德·比加拉。

**与葡萄牙人的战争** 马茂德是个富有远见的人。他发现，葡萄牙人力量的日益增长是对西印度利益的一大威胁，遂与埃及马木路克苏丹结为盟友，后者在香料贸易上的垄断地位，因葡萄牙人发现到印度的新航线而受到挑战。埃及的布尔及苏丹派遣一支舰队，由吉达总督艾米尔·侯赛因率

领，前往援助马茂德。印度舰队由在马茂德朝下供职的土耳其人马立克·阿亚兹指挥。两支舰队联合一起，于1508年在孟买附近的海面上打败了葡萄牙舰队。但在次年，葡萄牙人又率领一支更强大的舰队返回，它的大帆船在甲板两侧装备有两排大炮。在随后发生的海战中，由轻型船舰组成的古吉拉特舰队英勇奋战，以其优越的机动性，给葡萄牙人造成许多损失。但在最后，葡萄牙人凭借其重型火炮，打败了穆斯林舰队。马茂德被迫与葡萄牙人媾和，割让古吉拉特附近的迪欧领地，葡萄牙人后来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军港。

**巴哈杜尔·沙（1527—1537年）** 古吉拉特的末代统治者是马茂德的孙子，勇敢而著名的巴哈杜尔·沙。关于他的果敢和见义勇为的故事，已传为中世纪印度的佳话。最初他以拒不允许葡萄牙人在迪欧地区开设工厂而崭露头角。后来，他又应坎德斯和比拉尔的请求，冒险挺进德干。这次远征后不久，齐托尔的拉加请求巴哈杜尔·沙把他从马尔瓦统治者的压迫下解救出来，巴哈杜尔·沙率军打败了马尔瓦国王，占领了他的首都。接着，他攻占贾兰纳德、比尔沙和钱德里要塞。他的一系列成功引起齐托尔的拉加的不安，但巴哈杜尔·沙不顾他的抗议，于1534年一举攻下了齐托尔要塞。

就在这时，巴哈杜尔·沙犯下了一个政治错误。一个来自莫卧儿皇帝胡马云朝廷的难民前来向他寻求保护。巴哈杜尔·沙为他提供了避难。胡马云要求送还这个难民，但巴哈杜尔·沙以严词拒绝引渡。胡马云于盛怒之下，率军前来与巴哈杜尔·沙决战，此时他正忙于进攻齐托尔。这位莫卧儿皇帝占领了曼都和查姆巴尼尔，直抵古吉拉特。巴哈杜尔·沙几乎丧失了全部领土。所幸的是，比哈尔的阿富汗贵族这

时举兵反叛胡马云，迫使他匆忙赶回国内。巴哈杜尔·沙趁机发动反攻，战败了莫卧儿人，收复了古吉拉特。

**巴哈杜尔·沙与葡萄牙人** 巴哈杜尔·沙这时遇到一个新敌手葡萄牙人，如我们所知，葡萄牙人已在迪欧地区立住了脚。苏丹试图把葡萄牙人赶出迪欧，但他发现他们已在那里构筑了堡垒，并以重兵把守。于是巴哈杜尔·沙写信给德干的统治者们，请求他们同他一起驱赶葡萄牙人。不幸，这些信件落入葡萄牙人手里，他们策划了一项阴谋，来对付毫无戒备的巴哈杜尔。葡萄牙总督请他到船上举行一次会商，这显然容易理解为一次外交会见。但当巴哈杜尔·沙和他的随员们登上船舰时，他们全都被背信弃义地杀害了。他死时年仅三十一岁。他的死是伊斯兰教的一大损失。

**坎德什王国** 古吉拉特王国和马尔瓦王国稍下是坎德什王国。这里原是塔普提河谷的一部分，穆罕默德·图格鲁格将它置为行省，取名为坎德什。菲鲁兹·图格鲁格曾任命德里贵族马立克·拉加为省督，但在他死后，马立克趁混乱之际，宣布独立。他在战争中屡次败于古吉拉特国王手下，说明他不是一个武士。但他却是个好的君主。他仁慈地对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属民。他还鼓励发展农业和地方工业。

**马立克·纳赛尔和阿希尔一加尔** 他的儿子马立克·纳赛尔于1399年即位。他发起一次军事远征，以其谋略和聪明的计划，设法占领了著名的阿希尔一加尔港，当时它被看作是德干的门户。一次突然袭击粉碎了印度教徒的抵抗，其首领阿沙被俘。据说他拒不接受任何妥协条件，终于被杀害。占领这个港口是穆斯林方面的一次伟大胜利。

这个王朝没有一个统治者在战争或其他方面有所作为，政府的组织日渐松散，派系纠纷已经出现。内部纷争几乎把

王国拖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时古吉拉特国王马茂德选择马立克的一个孙子纳赛尔当朝，取号阿迪尔汗。

**阿迪尔汗** 阿迪尔汗仅当政十年，但他是个能干的人，表现出坚定的目的性。他把王国治理得井井有序，甚至向东部扩充了领土。他受到邻国君主们的重视，在他统治时期，这个小国得以恢复和平和繁荣。坎德什王国虽在政治上不大重要，但战略地位却极其险要，它是北印度与德干之间的缓冲国，它的阿希尔—加尔港具有极大的战略价值。阿迪尔汗的后继者们大都很平庸，王国日见衰弱，终于被大莫卧儿王朝的阿卡巴所吞并。

**孟加拉** 孟加拉位于印度东部，是个历史悠久的行省，但从未长期处在德里苏丹国的统治之下。我们曾谈及包尔本与叛乱的孟加拉总督之间的战争。在图格鲁格时代，这里被划分为拉克纳提、沙贡和沙纳贡三个小省分，每省委任一个独立的总督。1339年，北孟加拉的阿劳丁·阿里和沙纳贡的法鲁丁·穆巴拉克各自宣布独立。1345年，阿劳丁·阿里的继弟伊尔亚斯·沙统一了全省。1352年，他率军进攻奥里沙和提尔胡特的印度教王国，甚至深入到比纳尔斯，致使德里苏丹感到震惊。苏丹菲鲁兹·图格鲁格曾两次率军反击，但未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伊尔亚斯死于1357年。

**伊尔亚斯·沙的后继者们** 伊尔亚斯身后，他的儿子希坎德尔·沙即位，他是个同他父亲一样强大的国王。自然，德里苏丹仍无法把他搞掉。另一个著名国王是吉亚苏丁·阿扎姆，他以其学识和情趣著称。他曾与著名诗人、设拉子的哈菲兹有过书信往来，并同当时中国互争王位的两个皇帝之一交换过使节。他的儿子被巴图里亚和迪纳普尔的印度教首领拉加·加尼斯所推翻。加尼斯以独裁者的地位行使统治，

但在名义上仍保持伊尔亚斯的政体。但是，到他的儿子加都当朝时期，他便抛开了穆斯林，自立为孟加拉国王，取号加拉鲁丁·穆罕默德·沙。加拉鲁丁王朝存在时间不长。其子沙姆苏丁·阿赫默德登位于1431年，因性情残暴，很快便失信于民。1442年，贵族们起而反对他，并将他处死。此后，一度出现混乱和派别纷争，次年贵族们把伊尔亚斯的一个孙子纳赛尔乌丁扶上王位。

**纳赛尔乌丁与阿比西尼亚人** 纳赛尔乌丁·马茂德约统治了十七年。他的继任者于1460年开始任用阿比西尼亚人奴隶为卫士，有些被委以高级官职，握有实权并干预国事。1480年，一名奴隶卫士篡夺了王权。阿比西尼亚人统治孟加拉达十三年之久，直到1493年，贵族们才把这些奴隶统治者们推翻，扶阿劳丁·侯赛因为王。

**侯赛因·沙(1493—1518年)** 侯赛因·沙自称是阿拉伯人后裔，他建立了自己支系的王朝，该王朝统治孟加拉达五十年。他是个开明君主，精明而果断。他解散了阿比西尼亚人卫队，使国家摆脱了这些狡诈的冒险家。

侯赛因·沙在解决了国内事务之后，便开始转向征服战争，把他的疆界扩充到南部的奥里沙和西部的比哈尔。他甚至侵入阿萨姆王国，俘获比哈尔的印度教国王。这样，他便巩固了孟加拉边界，然后将注意力转向国内事务。他使老百姓安居乐业，为他们提供了学校、清真寺、孤儿院和济贫院。他卒于1518年。

**努斯拉特·沙** 他的继承人努斯拉特·沙，证明是一位杰出的国王，一个仁慈而宽厚的人。征服提尔胡特以后，他任命他的堂兄弟们为各省总督。尤其令人惊异的是，他还把他们的俸禄增加一倍，对他们关怀备至。通常，国王们总是

对自己的兄弟存有戒心，不愿委以实权。努斯拉特·沙采取了他自己的独特的政策，收到了可喜的成果。他是一位强有力的君主，巴贝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把他列为印度强大的君主之列。努斯拉特·沙还赞助艺术。他在戈尔兴建了两座著名的清真寺。他并未忽视他的印度教属民。他曾把《摩诃婆罗多》译成孟加拉语，鼓励印度教徒在他们自己的学校里就学。他死于1533年的一次宫廷阴谋。

**大巴曼尼王国(1347—1687年①)** 现在让我们介绍一下位于德里苏丹国遥远之角的诸小王国。其中最大、最著名的，是德干的巴曼尼王国。如我们所知，所有其他王国或形成于穆罕默德·图格鲁格统治末期，或形成于菲鲁兹·图格鲁格时代。德里的贵族们也在同一时期、以同样的方式，选择了自己的统治者。当权者是一个称为哈桑的贵族，他宣称自己是波斯英雄巴曼的后代。他取号为阿布尔·穆扎法尔·阿劳丁·巴曼·沙，因之他于1347年建立的王朝逐渐被人们称为巴曼尼王朝。

**阿劳丁·巴曼·沙(1347—1359年)** 哈桑定都于古尔巴加。从一开始，他就采取了一项咄咄逼人的政策。不久，他就征服了南部和西部的果阿、达波尔、科尔哈浦尔和德陵加纳。他的王国扩充得如此之大，最后他竟把他的领地划分为古尔巴加、德拉塔巴德、比拉尔和比达尔四省。每省总督允许保留自己的军队，并负责该地区的内政管理。结果带来了一代人的和平与稳定，这使得穆斯林统治者们得以深深地打下基础。长此下去，致使二百年后从巴曼尼王国母体里分裂出来的诸小王国得以存在到大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当朝时

① 原文如此。应为1347—1526年。——译注

代。

**穆罕默德·沙(1357—1373年)** 穆罕默德·沙即位于1357年，从此开始了与南部维加亚那加尔王国持续二百余年的长期战争。这次战争在历史上很重要，应予详尽讨论。早在他当政初期，穆罕默德·沙就曾以边界冲突为由，出兵进攻德陵加纳的印度教国王，劫掠了他的首都。此后出现了十年左右的和平与繁荣，但这种局面又为穆罕默德·沙与维加亚那加尔国王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所打破。双方之间的火并只是个时间问题。表面上，他们是为了争夺通加巴德拉河谷，实则是为了争夺德干的霸主地位。战争的导火线是因为穆罕默德·沙的一位使者在维加亚那加尔朝廷受辱。这件事很快便引起穆罕默德·沙的忿怒。但是未及他对此作出反应，维加亚那加尔国王已采取主动，率领一支大军侵入巴曼尼国土。他拿下了穆德加尔要塞，屠杀了那里的穆斯林守军。穆罕默德·沙极为愤怒，发誓不杀死十万印度教徒决不罢休。力量的角逐就这样开始了。

**通加巴德拉战役** 未等集结一支大军，穆罕默德·沙就匆忙驱兵南下。这位火性子的穆斯林国王于通加巴德拉河畔与数目庞大的印军对阵时，身边仅有一万五千名骑兵、五万名步兵和一支炮队。在婆罗门首领们的煽动下，印军向穆斯林军发起猛烈进攻，突破了穆斯林军的两翼。但穆罕默德·沙毫无惧色，以其预备队组织反攻，在敌军中杀出一条血路。印军溃败，苏丹乘胜追击，杀死敌军甚众。

**围攻维加亚那加尔** 接着，穆罕默德·沙进兵维加亚那加尔，包围了这座城市，但该城设防坚固，难以突破。于是他佯装撤退，着令穆斯林军散乱于后。印军误以为穆斯林军士气低落，遂倾巢出城袭击穆斯林军后队。穆罕默德·沙趁

机回兵，敌军再次大败。国王只身逃脱，但他的大本营被占，大批官员和士兵遭到屠杀。国王被迫求和，双方宣布停战。

**争夺雷丘尔地区** 1373年，穆罕默德·沙之子穆加希德即位，再次与维加亚那加尔开战。这次双方争夺的焦点是位于通加巴德拉河与基斯特纳河之间的雷丘尔地区。这一狭长地带是两国间多次冲突的必争之地。穆加希德要求占有这个地区，维加亚那加尔国王拒绝出让，于是苏丹派兵进攻维加亚那加尔城。但是，这次印军抵抗异常顽强，穆加希德军队毫无进展。同时，许多印度教首领赶来援助。穆加希德被迫撤退，但印度教盟军穷追不放，一场激战随之而来。这次印军占了上风，穆斯林军战败。巴曼尼朝军队退回国内，混乱不堪。苏丹的聪明宰相赛福丁·戈里与敌方签订了和约，但这时公众舆论已一致反对穆加希德，结果他遭到谋杀。死亡往往是失败者的报偿。

**穆罕默德·沙二世(1378—1397年)** 穆加希德死后，穆罕默德·沙二世即位。巴曼尼王国在前三任苏丹统治时期已经疲于战争，所以新任苏丹转向和平艺术，开始修建清真寺和附属学校。他还开办世俗学校，并为穆斯林托钵僧设立道院。他对作家们的慷慨资助吸引了国外的许多著名学者。据说设拉子的著名学者哈菲兹曾接受苏丹穆罕默德的邀请，只是因旅途艰难而未能到达德干。为此，哈菲兹曾向苏丹致书，表示歉意。

**苏丹穆罕默德的行政管理** 这位苏丹在内心深处是个非常纯朴的人。他有着俭朴的习惯，但对国王职位却抱有崇高的责任感。他宣布，国王是真主恩典的托付人，国王如何使用国家税收，要对真主负责；也可以说，他的目标是建立一

个福利国家。一次，当饥荒在国内引起不幸时，他雇用了由一万头牛组成的驮队，从古吉拉特往回运粮。生前，他的名字已成为国王美德的同义语。

**菲鲁兹·沙(1397—1422年)** 下一任苏丹是菲鲁兹·沙，在同时代的记载中，他被描绘为一位虔诚的国王。他在余暇之时就书抄《古兰经》读本，用这笔收入来支付他的私人开销。据说他的女眷们以出售刺绣的收入作为个人费用。这一切恐怕只是野史传说，不足凭信。如其他记载所说，他是个有着正常志趣的人，好社交，坦率而愉快地结识友人。

**与维加亚那加尔的战争(1398年)** 即位仅一年，菲鲁兹·沙就被迫卷入同他的宿敌维加亚那加尔国王的战争。后者派兵侵入垂涎已久的战略要地雷丘尔地区，以攻占穆德加尔要塞。菲鲁兹·沙调集了军队，但是未及他下令出发，又传来了凯尔拉国王已侵入王国北部的消息。他被迫兵分两路。其间，维加亚那加尔军队已逼近克里希那河。形势非常危急，幸亏他手下有个聪明的大臣卡吉·希拉吉，他提出了一项计划，解救了王国之危。

**卡吉·希拉吉的大胆计划** 卡吉·希拉吉和一批勇敢的青年来到维加亚那加尔王子最宠爱的情人的室内。他们装扮成一伙流浪艺人，放声歌唱，并说服她把他们引领到王子的住所。这时，舞女们也加入他们一起，他们一同来到王子的营帐，应邀表演。卡吉·希拉吉是个著名歌手，他演唱了几支曲子，同伴们扮演合唱队，姑娘们和着曲子翩翩起舞。这场动人的表演结束后，他请求跳剑舞。因为这项建议无可非议，王子便点头同意了。但是，舞至中途，卡吉手下的人突然扑向王子及其跟班，把他们全部杀死。卡吉及其随从在混乱中逃走。

**战斗** 次日拂晓，菲鲁兹·沙挥军渡河，向敌军发起勇猛冲锋。国王因其儿子的不明之死，又遭到突然袭击，仅勉强予以抵抗，结果遭到惨败，苏丹获得大量战利品。这是一次完全的胜利，印度教军队士气极为低落。数以百计的尸体和奄奄一息的士兵横卧在路旁。这时，苏丹派遣他的弟弟阿赫默德，率一支强大的军队前往与敌军谈判一项有利的条约。维加亚那加尔国王同意缴纳一百万枚金币，相当于四十万英镑，作为被俘的婆罗门贵族和将军们的赎金。

**与维加亚那加尔王国的第二次战争（1406年）** 然而，国王不可能长期满足于这种局面。德干半岛的霸主之争仍未定局。八年以后，冲突骤然而起。菲鲁兹·沙再次对维加亚那加尔发动进攻，并包围了这座城市。攻城后不久，苏丹的弟弟阿赫默德亲王即率领另一支军队赶到。此前他攻下了班克普尔要塞，生俘印军六万余众。在大兵压城之下，国王只好求和。条件更加屈辱，但也只好接受。他同意将他的女儿许配苏丹，并割让班克普尔。此外，他还须缴付巨额赔款。

**菲鲁兹·沙的晚年** 苏丹菲鲁兹·沙的暮年是不幸的。争夺巴曼尼朝和维加亚那加尔王国双方都宣称拥有主权的孟加拉港的远征，为苏丹带来了灾难性的结局。穆斯林军中发生时疫，印度教徒军队轻而易举地战败了巴曼尼军队。为洗雪两年前的耻辱，维加亚那加尔国王杀掉了穆斯林战俘。接着，他劫掠了该国，扒倒了那里的清真寺，肆意加以侮辱。更加糟糕的是，苏丹本人卧病不起，阿比西尼亚人卫队与贵族之间，他的兄弟阿赫默德和他的儿子哈桑汗彼此之间纷争不休。此后不久，苏丹即于1422年死去。

**苏丹阿赫默德（1422—1435年）** 虽然许多人都劝说他除掉这个危险的王权争夺者，但阿赫默德却一直和善地对待

他的侄子哈桑亲王。他赐予他一大块领地，处处怂恿这个挥霍无度的亲王。阿赫默德这时重整了军队，把注意力转向了维加亚那加尔王国；他决心报复维加亚那加尔国王在菲鲁兹·沙晚年时犯下的暴行。获悉阿赫默德的计划后，维加亚那加尔国王请求德陵加纳国王派兵援助。援军虽已抵达，但在战斗前夕抛弃了他。两军相遇于通加巴德拉河畔，穆斯林军首战即突破了印度教徒军队的阵容。国王逃回维加亚那加尔，避身于坚固的城堡之中。阿赫默德·沙报了仇，雪了恨，把这里变成一片废墟。数千人被杀，许多神庙被夷为平地。所以，婆罗门贵族决心要杀害阿赫默德·沙。他们一直在监视着他的行迹。一次当他脱离他的猎队时，他们向他发动了突然袭击。因寡不敌众，他躲藏到一座土围子里，幸免遇难。他匆忙赶回营地，当即率军攻打维加亚那加尔城。兵临城下，攻击异常猛烈，国王只得再次乞和。这次条件更加苛刻。他答应进贡，派他的儿子送去三十只大象，满载着金、银、珍宝等贵重物品。

**征服瓦兰加尔（1424年）** 1424年，苏丹的阿扎姆汗将军率远征军进入瓦兰加尔王国，以惩罚它的国王，理由是他已多年拒不进贡。在随后的战斗中，印度教徒军队遭到失败，瓦兰加尔王国相当一部分领土被兼并。这样，它就成为巴曼尼王国的正式藩属国。苏丹阿赫默德内里是个武士。在他统治的晚期，他同北部的马尔瓦和古吉拉特两个穆斯林王国交战。他打败了马尔瓦，但当他进攻古吉拉特苏丹国的藩属国时，遭到古吉拉特苏丹国的强力打击，终于战败。在两国圣者们的呼吁下，这两个穆斯林王国宣布了和平。阿赫默德·沙的最后征服是指向德陵加纳的印度教首领，后者轻而易举地被战败了。这次战争以后，阿赫默德开始隐退，指定

他的儿子扎法尔汗为他的继承人。他新近建立的比达尔，成为新都，逐渐发展为著名的穆斯林文化中心。阿赫默德故于1435年。

**阿劳丁二世(1435—1457年)** 新任苏丹阿劳丁二世早年即立下了宏图大志。虽在后期沉迷于玩乐，但他仍不失为一个强大的君主。他当政时期的首次事件，是他弟弟穆罕默德的反叛。苏丹对弟弟是宽厚的，但是煽动他反叛的阴谋者，是不乏其人的。这些罪恶的谋士们向亲王许诺，他将得到维加亚那加尔国王的支持。叛乱开始之际，维加亚那加尔国王曾假意以这位亲王的名义征服雷丘尔、比加普尔等地区。苏丹被迫对他的弟弟采取反击，给联军以致命的打击。后来亲王请求得到宽恕，阿劳丁不仅宽恕了他，而且在雷丘尔地区赐予他一大片领地。亲王深受感动，在他的领地平静地度过了余年，始终不渝地忠于国家和他的兄长。

**维加亚那加尔王国的政策转变** 穆斯林的节节胜利使得维加亚那加尔国王迪瓦·拉亚深感不安。他征询手下谋士和婆罗门贵族们的看法。他们争辩说，穆斯林的力量在于他们的弓箭手、骑兵和将士们的耐久力。于是国王决定建立一支穆斯林式的军队。他邀请穆斯林到他的国家居住，分给他们领地，允许他们在他手下供职，征召他们从军，并在维加亚那加尔城为他们兴建一座清真寺。当他满意地感到，他已经能够以同等的地位与北部德干的穆斯林交锋时，便再次侵入巴曼尼国土。这次虽未进行过决定性的战役，但印度教徒却被慢慢地驱赶回去，而且苏丹又开始围攻维加亚那加尔城了。数月之后，印度教徒军队被拖得筋疲力尽，双方缔结了和约。

**胡马云和马茂德·加旺** 阿劳丁的继任者是他的长子胡

马云。事实证明，他不配为大巴曼尼朝苏丹的继承人。同时代的记载谈到了他的严酷和残忍，因为他不知道宽恕为何物，他对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样严厉。好在他有个杰出的宰相马茂德·加旺，他以罕有的忠诚和智谋为国家效力多年。

**德干的情况** 在我们试图对加旺的功绩作出估价之前，需要了解一下巴曼尼朝后期德干的内部分裂情况。当时已出现许许多多的敌对派别。有波斯、阿拉伯或土耳其血统的外国人，有非洲人和印度人母亲生的混血儿“新穆斯林”，也有蔑视这些新来者的德干本地贵族。这些紧张关系由于十叶派人和逊尼派人的敌对变得尤为复杂。所以，我们在评价加旺的功绩时，应当注意到他的处境完全不同于通常困扰着个人君主或个人独裁者们的那种处境。

**马茂德·加旺（1463—1481年）** 加旺于1463年出任宰相时，手中权力极大，但他从未滥用职权。他对巴曼尼王国的忠诚已传为佳话，他的才干、外交和军事技巧远近皆知。他曾在三代苏丹任期内掌权，即苏丹胡马云、他的继任者尼扎姆·沙和下任苏丹穆罕默德三世。在他任职期间，巴曼尼在德干的力量已达到顶峰。1469年，他挥军南下，到处夺城拔寨，所向无敌，威震所有邻国。例如，桑加米斯瓦尔国王未经一战，即献城投降。马茂德接着进军果阿，从维加亚那加尔王国手里夺取了这个港口。他在这些征战中缴获的战利品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包括金、银、珠宝、马匹、大象、男女奴隶等等。

**穆罕默德三世的进一步征服** 巴曼尼王朝的另一将军尼扎姆·巴里攻占了拉加蒙迪和康德威尔两座要塞。接着发生一次饥荒，致使德干开始衰落。两年的干旱造成谷物歉收，只是在连续两年的好收成之后，农村才开始出现转机。1478

年，巴曼尼国王穆罕默德·沙亲自督军进入奥里沙，逐城逐池地发起攻击。当奥里沙国王带着大批礼物前来请求他撤军时，他才收下礼品，率军返回。穆罕默德三世统治时期最著名的军事征服是围攻坎吉瓦拉姆，它是南部的一座古城，以其庙宇和财宝著称。守军曾顽强战斗，但未能抵挡住巴曼尼朝的军队。该城终告陷落，穆斯林军再次获得大量战利品。

**巴曼尼诸国王** 巴曼尼王朝的国王们大都是些尚武者，他们把主要精力用于战争，尤其是与南部强大的维加亚那加尔王国的战争，但他们并非战争狂人。德干大致分为南、北两部分，以克里希纳河为界。战争的起因是为了争夺克里希纳河与通加巴德拉之间的肥沃新月地带。南北之间的战争甚至一直延续到巴曼尼王国分裂为五个小国之时。实际上，这是一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政治战争。至于巴曼尼国王们，虽然时而犯有谋杀罪和阴谋罪，但他们并不缺乏国王应有的德性。他们筑路开渠，兴建要塞和城堡，建立学校和孤儿院，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文艺。他们并非全然不顾农民的福利，很少苛待属民。当然，我们不能说，穷苦人在他们的统治下要比在同时期其他国王们的统治下好得多。但是，巴曼尼国王们为国家带来荣誉和战利品，由于国家一百五十余年未受到外来侵略，因之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繁荣。工业得到发展，王国的声誉远近皆知。巴曼尼王国在国外被看作是个有名望的穆斯林国家，吸引着各地的有识之士。

**上德干的五个苏丹国** 巴曼尼王国崩溃之时，它的五个省各自成为独立的苏丹国，每省以其创建者的名字命名。伊马德·沙伊斯统治比拉尔（中部）；尼扎姆·沙伊斯统治阿赫默德纳加尔（西部）；阿迪尔·沙伊斯统治比加普尔（东南）；巴里德·沙伊斯统治格尔康达与比加普尔之间狭长地

带比达尔；库特布·沙伊斯统治格尔康达。这里应当提一下这些苏丹国在穆斯林印度史上的地位。

**比加普尔（1481年）** 比加普尔总督优素福·阿迪尔汗于1481年宣布独立。关于他的身世有两种说法。一说他原是乔治亚的一个奴隶，后被马茂德·加旺买来，逐步得到晋升；一说他是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二世的幼子，因为担心遭到王权竞争者的暗算，逃了出来。不论真实情形如何，优素福毕竟是个能干的人。他是个开明君主，喜欢结交文化人，曾邀请许多穆斯林国家的学者到他的朝廷中来。另一位有名的君主是伊卜拉欣·阿里·阿迪尔·沙，当政于1579至1626年间。他以人道、宽容以及他的能力和政治贤明著称。他是这个支系的苏丹中最伟大的一个。这个王朝一直延续到1686年被奥朗则布征服时为止。

**阿赫默德纳加尔（1490年）** 这个王国的奠基人是马立克·阿赫默德，他是马茂德·加旺手下的一个将军，曾任这个地区的总督，于1490年取得独立。他建立了一座新城，以他的名字命名为阿赫默德纳加尔。数年以后，他攻占了德拉塔巴德，王国更加强大。在他身后，其子布尔汗·沙继承王位，统治了四十五年，经常与其他穆斯林国家交战；为进攻比加普尔，他甚至与维加亚那加尔国王结盟。该国历史上，有一件事为众人所铭记。这就是摄政王钱德·比比对阿卡巴大帝的儿子穆拉德亲王入侵的英勇抵抗。这次入侵发生在1576年。这个国家终于在1633年为莫卧儿人所吞并。

**格尔康达（1512年）** 格尔康达原属古老的瓦兰加尔王国，1424年为巴曼尼王国所征服。库特布·沙伊斯王朝的奠基人是库里·沙。他被马茂德·加旺任命为这个省的总督并一直效忠于他，但在马茂德死后出现的混乱时期，库里·沙

获得独立。他统治时间相当长，死于1543年，时年九十高龄。他是位开明的君主，以才论人。他不重视信仰上的区别，只要称职，国内的印度教徒亦可身居高位。他死后，我们再未出现象他那样杰出的苏丹，但是王国仍很强大，足以自立。它存在到1687年，后为大莫卧儿王朝的奥朗则布所征服。

**塔里克特之战** 这些国家晚期历史中最突出的事件，是他们联合抗击维加亚那加尔王国强大的宰相拉姆拉加，后者于1540年对德干北部王国采取了一项咄咄逼人的政策。他挑动一个穆斯林国家反对另一穆斯林国家的策略一度取得成功，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若不是因为他的傲慢和疏忽，他原可以将穆斯林国家各个击破。1543年，拉姆·拉加与阿赫默德纳加尔和格尔康达结盟，以反对比加普尔，但是这一次他在运筹上输给了比加普尔王国聪明的外务大臣阿沙德汗，后者与阿赫默德纳加尔国王和维加亚那加尔国王单方面签订了条约。这时，穆斯林各国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于是举行了一次协商，决定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他们之间的结盟又以互相和亲而进一步得到加强。穆斯林盟国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准备迎击拉姆·拉加，后者正趾高气扬地率军来到塔里克特。象这样强大的两军对垒，为德干历史上前所未有，因之这次战斗具有深远的影响。起初，印度教徒军队攻势极为凌厉，一度突破穆斯林军的两翼。据说拉姆·拉加曾大把大把地向士兵抛撒钱币，以激励士气。战斗打得难分难解之时，穆斯林军将火药、枪砂和铜币掺在一起，射向敌军。这给予印度教徒军队以巨大的打击，他们军心大乱，四下溃逃。穆斯林军趁势向印度教徒军队发起猛攻，战斗很快就变为一场大屠杀，维加亚那加尔军队遭到全军覆没的下

场。

**伊斯兰教对印度文明的影响** 到十五世纪末，伊斯兰教在印度可以说已是一种有着五百年历史的积极力量。这是一段漫长时期。在一个象婆罗门印度这样的国家里，除伊斯兰文化外，恐怕任何其他文化都难免被印度教影响所屈服。在穆斯林光临之前，许多具有不同信仰和不同文化的民族，如塞卡人、西丝亚人、匈奴人和古加尔人，甚至安息人和巴克特里人，都曾来到印度，但都被印度教的习俗同化了。伊斯兰文化和印度教文化的互相排斥，有力地说明了每种文化的强大的生命力。但是，这两个民族之间的互相影响也还是相当深的，结果两种文化也都赋予了人性。穆斯林丢弃了傲慢，印度教徒克服了排外心理。在宗教方面，穆斯林得益于印度哲学的深度和广度，反之印度教徒也为穆斯林的率直、信仰和热忱所感动。其进一步结果是，在穆斯林中间建立起各式各样的德尔维希教团，在印度教徒中间产生了对灵魂的探索和对神圣人格的向往。穆斯林逐渐对印度文学和印度生活方式发生了兴趣。印度教经典逐渐被译成波斯语和古印地语，平民中间开始普遍热爱学问。新语言，如乌尔都语和印度语开始形成，以赞美诗和宗教短论为开端的地方文学开始缓慢出现。一种既是宗教的、又是本地的新的建筑风格开始形成，印度古典音乐——这种音乐自艾米尔·胡斯娄时代起即不断为穆斯林所丰富——为各地穆斯林所喜爱。诚然，内部紧张日见加剧，也许印度教徒在心底里正在疏远征服一切的穆斯林，但是看来矛盾的是，次大陆的共同文化已经度过了它的萌芽期。无疑，有一部分印度人，如古吉拉特人和南印度人直至两个世纪之后才接受了伊斯兰教的影响，他们一直顽强地同穆斯林战斗到最后。但到十七世纪末，在印度起主

导作用的是印度—穆斯林文化，它完全不同于伊斯兰教之前的印度文化，而且它尽管受到了波斯的强烈影响，却不同于波斯文化。它更为宽容，更富于影响力，更能适应新的环境，因之比波斯或奥斯曼的穆斯林文化更能够经久不衰。

**穆斯林神学家** 意味深长的是，穆斯林学者和穆斯林神学家们，或是随着首批穆斯林军队，或是在十一世纪初征服上印度后不久来这里的。对这个国家极为有益的是，由于蒙古人造成的混乱，有许多穆斯林苏菲派信徒越过友好的边界，来到这里。这样，印度斯坦的所得便弥补了中亚和呼罗珊的所失。而且，伊斯兰教仍很强大，即使在那些遭到摧残的地区，仍足以向野蛮的蒙古人显示真主的光明，这些蒙古人于旭烈兀汗死后不久转向了伊斯兰教。然而，我们不应当错误地认为，这些神学家们是以传教士的身分来印度的。他们不属于任何教会的成员，而是一些过着俭朴生活，不抛头露面，规避权势者或统治阶级的举止从容的人们。可是他们在印巴次大陆传播伊斯兰教准则和伊斯兰教思想方面，却比征服者或国王们的惯战的军队更卓有成效。

**旁遮普的神学家们** 据现存史料记载，最先到印度的神学家和学者是赛福丁·加兹尼长老（962—1007年）。他于979年来到印度，居住在巴哈瓦尔普尔国的乌奇，这里不久就成为伊斯兰教学和一般科学的繁荣中心。乌奇以北是古城木尔坦，甚至早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它就是一个强大王国的所在地。十一世纪后半叶来印度的沙·优素福·加德兹也居住在这里。他在身边聚集了许多热心好学的弟子，他以虔诚和学识渊博而远近闻名。他死于1152年，度过了漫长而有意义的一生。他的后裔在这个地区至今仍享有相当的威望。

**赛义德·阿里** 虽然布哈拉的圣族后裔谢赫·伊斯玛仪是第一个来到拉合尔的大学者和大神学家，但是当时拉合尔仍处在印度教徒的控制之下。真正使拉合尔以伊斯兰教学著称的，是赛义德·阿里·伊本·奥斯曼。他出生在1009年，于加色尼朝苏丹马苏德当朝时期来到印度。他免费向人们讲授，和善地对待所有向他求教或寻求安慰的人。他对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视同仁，许多印度教徒包括马苏德苏丹治下的印度教徒的拉合尔总督，都在他的手下改奉了伊斯兰教。他的名声传至国外，因为他在传授和平财富和精神满足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逐渐以“知识财富的伟大赋予者”为人们所知。作为一位大学者和著名的苏菲派圣徒，他著有一系列著作，其中最佳者是《神秘的启示》。作为一个坚定的一神论者，他厌恶其他神秘主义者的简单的泛神论。他的墓地是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的中心，至今仍有成千上万的信徒前往朝圣。

**赛义德·阿赫默德** 稍晚于这个时期，旁遮普的另一著名神学家是赛义德·阿赫默德。他出生在木尔坦附近的一座村庄，据说他在青年时代曾到过巴格达旅行，坐在穆斯林大神学家谢赫·阿布杜勒·卡迪尔·吉拉尼的脚下。返回印度后，他居住在旁遮普的瓦吉拉巴德附近的一座村庄里。无论谁来向他求教，他都给予劝告或安慰，引导或精神上的指导。不久就有成千的人向他寻求帮助。后来他回到故乡，居住在现称为沙克特的一座小村庄。甚至在这个偏僻的村庄，他的圣洁的声誉仍大放其彩。为表示对他的敬意，木尔坦的统治者把自己的女儿许配与他。无疑，他是个德高望众的圣徒，至今旁遮普仍流行着热情称颂他的名字的歌曲。他的陵墓成为朝觐中心，甚至一些景仰他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教徒

也前往朝觐。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成千上万的印度教徒改宗了伊斯兰教。

**中部印度的神学家莫努丁·阿吉米里** 然而，印度伊斯兰历史上最伟大的名字当称莫努丁·阿吉米里。莫努丁出生于希吉斯坦，但蒙古人的入侵迫使他卖掉他的全部家产，把变卖的钱分给穷人，并离开他的故乡，以探求学识和完美的生活。他求学于撒马尔罕，于无意之中找到了一位大师，此人名叫瓦加·奥斯曼。后来他来到巴格达，与阿布杜勒·卡迪尔长老生活在一起，这位长老又以“神学家的神学家”著称。他还结识了著名的沙哈布丁·苏拉瓦底长老；甚至结识了苏拉瓦底教团的创始人齐亚乌丁·苏拉瓦底。他还遇见过其他许多圣人，同他们朝夕相处。在伊斯法罕，他与库布丁·巴赫迪亚尔·卡吉结为挚友，后者成为他的门徒。后来他到东部旅行，经由赫拉特和加色尼回到拉合尔。莫努丁对印度伊斯兰教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他以言传身教传播了伊斯兰的福音，通过祈祷和讲道教化了成千上万的人。他被看作是穆斯林印度心智知识和智慧的源头。正是他创建立了苏菲派的查斯提教团。在他之后的大神学家大都是他的追随者。他故于1235年。他的陵墓是印度伊斯兰教最神圣的所在。

**瓦加·库布丁·巴赫迪亚尔·卡吉** 巴赫迪亚尔·卡吉跟随他的精神领袖莫努丁来到印度，在木尔坦居住一个时期后，迁居德里。苏丹伊尔图马斯成为这位圣人的虔敬的仰慕者，德里的库布丁大清真寺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巴赫迪亚尔·卡吉的住所很快就成为各式各样宗教活动的中心。他是那样的无私，又总是那样深沉地思索哲理，甚至认为现世及其生活方式都毫无意义。德里的老百姓都完全地献身于他。苏丹伊尔图马斯曾提出要他担任伊斯兰教长老，但他婉

言谢绝，甚至拒绝住在城里。虽然巴赫迪亚尔·卡吉深受世人尊敬，甚至苏丹本人也时常去拜访他，但他宁愿与乞丐无拘无束地交谈，并彬彬有礼地对待愚昧的村夫。

**巴巴·法里德** 巴巴·法里德是巴赫迪亚尔·卡吉的大弟子。他和他的父亲是在成吉思汗入侵期间，从喀布尔来这里的。他的父亲做了木尔坦附近一座小镇的法官，但是年轻的法里德于木尔坦度过了他的大部分时间，或学习，或祈祷。在那里，他遇见了巴赫迪亚尔·卡吉，后者请他在结业后到他那里去。法里德后来到坎达哈求学，几年以后返回德里。他与巴赫迪亚尔·卡吉一起生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后来成为他的查斯提教团的精神领袖，它的最高首领自然是阿吉米尔的莫努丁·查斯提。巴赫迪亚尔·卡吉死后，他移居旁遮普的圣地巴巴坦。他非常虔敬和敬畏真主，但又非常善良、仁慈，他厌倦都市生活和世俗界的尔虞我诈。他所以选择巴巴坦，是因为这里可以逃避愚昧的野蛮人的纠缠。可是，没有多久他的虔敬的声誉和令人喜爱的人格就传播开来，他的简陋的住所成为广聚人众的中心。一次，奴隶出身的苏丹纳赛尔乌丁·马茂德在去拉合尔的途中听说他的声誉，赐予他许多贵重礼物和占有四个村庄领地的铁券证书。法里德把赐金分给了他的教友和其他弟子们，退还了铁券证书。在诱导人们皈信伊斯兰教方面，他甚至比他的先师巴赫迪亚尔还要成功。他故于1265年。

**阿劳丁·阿赫默德** 巴巴·法里德任命他的侄子阿劳丁·阿里·阿赫默德为他的查斯提教团的继承人。阿劳丁·阿赫默德出生在1195年。他的姐姐把他托付于巴巴·法里德照管，但法里德忘记了这个年轻的阿赫默德就是他的侄子，所以阿赫默德象其他人那样居住在修道院里，完全凭藉他个人

在精神领域里的造诣来决定他的升迁。他是一个文静、谦逊而又极其热诚的人。他来到北部联合省，居住在鲁尔吉附近的一座小村，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一生。他也选择了一个远离伊斯兰政治中心的地区，那里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穆斯林。然而，他吸引了许多人，许多人在他的手下接受了伊斯兰教。直至今日，他的陵墓仍然是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礼拜的圣地。他故于1291年。

**瓦加·尼扎姆乌丁** 瓦加·尼扎姆乌丁是巴巴·法里德的另一个弟子。他于1238年出生在巴当，他的父母是从布哈拉迁居过来的。在受过通常的经院教育后，他也转向心智知识和神秘经验上来。他听说旁遮普有两个著名圣人，即木尔坦的巴哈乌丁·扎卡里和巴巴坦的巴巴·法里德。由于深深地尊敬法里德的人格，他于1257年来到巴巴坦，成为法里德的大弟子。四年以后，他被提升为哈里发（精神代表）。他一生中曾十次到过巴巴坦。结束他的哈里发任期后，他返回德里，开始讲授经学和神秘主义学科。由于他不收学费，所以初时非常贫困。没有房子住，他就迁居到附近的一座村庄。正是在这里，一些年以后，他的一个富裕的弟子为他盖了一所三层楼的道院。他的名声远扬四方，每天有数千人前来拜访他。贵族和朝臣，富人和穷人，全都是他的座上客。这位长老是个长寿者。他的道院中心建立于包尔本时代，但他真正成名是在卡里吉时代。苏丹阿劳丁——他是印度最专制、最强大的穆斯林国王之一——曾多次想亲自去向他表示敬意，但他总是婉言谢绝。他总是推说他是个托钵僧，与国王和王冠毫不相干。瓦加深受世人尊敬，被赞誉为“神学家之王”。他死于希苏丁·图格鲁格时代，是印度伊斯兰教界最受尊敬的人。

**巴哈乌丁·扎卡里** 关于其他著名的神学家，这里仅能提到几位。其中之一是木尔坦的巴哈乌丁·扎卡里长老，他的祖上也是在蒙古人入侵后由呼罗珊来印度的。巴哈乌丁于1182年出生在木尔坦。他求学于呼罗珊，后来到布哈拉，接着到麦地那。他在先知的墓地度过了五年时间，此后赴巴格达，成为沙哈布丁·苏拉瓦底长老的门徒。他受教育于他的精神领袖后不久，即被任命为哈里发，后来他请求赴木尔坦，以开始他的精神与宗教方面的工作。他的圣洁和精神智慧的声望从木尔坦传到信德和俾路支斯坦的尽头。他是一个雄辩的演说家，成千上万的人——不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都愿意前来听他讲道。听众当中有统治者和部落酋长，贵族和平民，商人和乞丐。他鼓励发展教育、商业和农业。他的一个好友就是巴巴坦的巴巴·法里德，诸如卡吉·哈米杜丁和著名的苏菲派圣人、加拉鲁丁·塔布里兹等天才人物都是他的常客。巴哈乌丁长老无疑是印度历史上空前杰出的伊斯兰教传播者。

**马哈敦·加哈尼** 马哈敦·加哈尼是乌奇的著名圣人，因为他曾漫游整个穆斯林世界，又以“世界旅行家”见称。例如，他曾三十六次朝觐圣地。他是木尔坦的伊斯兰教长老阿布尔·法塔赫的弟子，又是德里圣人、以“德里的明灯”著称的一位长老的高徒。加哈尼是个折衷主义者，曾向许多苏菲教团寻求精神上的指导。苏丹穆罕默德·图格鲁格极为敬重他，想让他担任伊斯兰教长老，但他拒绝了这项荣誉。菲鲁兹·图格鲁格也很敬重他，每次来旁遮普巡视，总希望看望他。加哈尼是一位伟大的布道者，一位无畏的伊斯兰的奴仆，一位反苏菲派陋俗的不倦的斗士。在真主的独一性问题上，他从不妥协，一旦发现谁违背严格的一神教教义，不

管其地位多高，威望多大，都要与他战斗到底。据记载，有八个印度教部落在他手下归信了伊斯兰教。他故于1384年。

**加拉鲁丁·塔布里兹** 每省都得益于这些游方圣人，他们通常选择居住在那些最便于传道的地方。他们来而无须他人推荐，留而无须他人资助，然而却能广聚信众。最早来孟加拉者之一，是加拉鲁丁·塔布里兹，他是沙哈布丁·苏拉瓦底长老的弟子，也是木尔坦的巴哈乌丁·扎卡里的同师教友。他于苏丹伊尔图马斯时代来到印度，与巴赫迪亚尔·卡吉相处一个时期。后来他出发到东部去，最后来到孟加拉并定居在那里。不久，他那深孚众望的人格，他那富于激发人心的信仰，他那教诲的感召力，就传遍四面八方。许多人，其中包括一些印度教首领自愿为他修建了一座道院。他是当时孟加拉最受尊敬的苏菲派圣徒之一。他故于1244年。

**努尔·哈格** 孟加拉的另一著名圣人是努尔·哈格。他虽然出身于望族，他的兄弟做了苏丹国的宰相，但他象一个普通的托钵僧那样服侍他的皮尔（精神领袖），以一个普通的奴仆的身分工作了多年。他终生谦卑、自持，是人民和真主的忠顺的奴仆。权威的大师们记载了数百件有关他的谦卑和竭诚的事例。他受过良好的教养，写有一系列小册子和诗歌。他是个隐修者，虽出身豪门贵族，又是当朝统治者、孟加拉的齐亚乌丁苏丹的同学，却一向不问世俗事务。可是，命运迫使他参预一次重大的国务。苏丹齐亚乌丁被他的印度教谋士加尼斯暗杀后，人们前来向努尔·哈格诉说加尼斯的残暴及其反伊斯兰教的种种措施。努尔·哈格向加温普尔的苏丹伊卜拉欣·沙尔吉写了一封信，请他给予帮助。由于他的声誉极高，苏丹派了一支军队前来解救。这使加尼斯十分

惊恐，他转向努尔·哈格求助。哈格回答说："我不能帮你的忙。你是个暴君，是个不信者。请你走开吧！我对你毫无用处"。加尼斯为形势所迫，不顾妻子的强烈反对，改宗了伊斯兰教。他同意让位与他的儿子加都，后者在这位圣人的手下接受了伊斯兰教。这样，这个穆斯林国家终于得救了。这位长老在国外也颇有名气，他的许多弟子成为名人。他故于1411年。

**赛义德·穆罕默德·侯赛因** 我们应当提及的最后一位伊斯兰教的伟大儿子是赛义德·穆罕默德·侯赛因。他于1321年出生在德里。他来到穆罕默德·图格鲁格短命的新都德拉塔巴德，并与他父亲一起在德干生活了多年。父亲去世后，他和母亲迁居到舅父家里。十五岁时，因母亲与舅父不和，他们迁居到德里，在那里他受到了教育。他成为德里的著名圣人哈兹拉特的门人，后来当上了他手下的哈里发。他在德里一直生活到七十岁，后因帖木儿的入侵，才不得不离开这座城市。他游历了中印度的许多城镇，最后落脚于古尔巴加，于1422年死在那里。穆罕默德·侯赛因是个博学者，写过许多论述伊斯兰教各方面的小册子。他经常与印度教的大师们讨论问题，关于他的辩论技巧和说服他人的能力有过种种传说。他以其广博的学识受到世人的高度尊敬，其中包括象穆罕默德·图格鲁格这样有教养的苏丹的尊敬。他属于苏菲派查斯提教团，该派允许唱歌和弹奏乐器。他本人非常爱好音乐，常常达到心醉神迷的程度。许多印度教徒的改宗应归功于他。在德干，他被尊誉为仅次于先知的人。

**穆斯林神学家们的教旨** 所有这些早年神学家们，都不是仰仗利剑或铁骑进入印度的。他们既不寻求资助，也不要求保护。他们大都择居于远离国王和宫廷之地。他们以朴实

的语言与平民交谈，但是他们的教旨极有效力，有成千上万的印度教徒转向了更加质朴的伊斯兰教义，获得了无须任何中介而直接祈祷真主的权利。这些新改宗者开始信仰全能、全智、普慈的主，它了解一切，洞察一切，能够听闻每个人的声音；它是造化我们，为我们尽职的主，它赋予我们力量，要求我们致力于建设性的目的；它要求我们行义，若我们宽恕，它会更加喜悦。在主的眼里，王子和贫民没有区别；在主的圣殿里，强大的君王和贫弱的乞丐并肩而立，齐声祈祷；主的箴言和圣典，每个人都可以诵读、引用或恭录；它是象征着朴实和恩典的主，它喜欢善行，赋予行善者荣耀，赞赏质朴的信仰。主说："决不要弃绝我的宽恕和慈悲"，它永远是平易近人的主。主宁愿称为至慈的主。这些思想都是穆斯林圣人传给印度人民的。

**新语言**　由于穆斯林士兵、穆斯林朝臣、穆斯林领主和穆斯林圣人们需要同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所以神圣的赞美诗和谚语文学以及他们营房里的官长的命令，逐渐以一种既不是穆斯林征服者的土耳其语或波斯语，又不是印地语、巴沙语等当地语言撰写和讲述，也就不足惊奇了。一种新的语言正在旁遮普、德干、恒河平原各地发展起来。人们发现，巴巴坦的巴巴·法里德的早期诗歌就是用这种新型语言谱写的，穆拉·瓦加希的叙事诗和库特布·库里汗的诗歌也是这样。包尔本的伙伴、诗人艾米尔·胡斯娄以印度语写作，这时的印地语已经掺杂了大量波斯词汇。渐渐地，这种新语言获得了独自的特征，开始以乌尔都语著称。"乌尔都"，是一个土耳其词语，意思是"营房"或"军队"。从此，这种语言就在营房里使用开来。

**新的建筑风格**　穆斯林的建筑风格是由穆斯林的建筑形

式和印度人的建筑形式混合而成的。来印度的穆斯林虽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但在背景上却是千差万别的，他们的艺术思想反映了各种不同的渊源。而且，他们自己的思想受到了他们在自己的统治地区所见所闻的影响。例如，在古吉拉特、孟加拉、中恒河平原、西恒河平原、德干或克什米尔等地，穆斯林的建筑风格都各不相同。著名的莫卧儿建筑风格是多种风格的混合物，若说它在设计和精巧上达到了完美，那是因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在世世代代的并存和互相影响中达到了和谐与融合。因此，它既是一种类似于其他国家的伊斯兰艺术形式，同时也包含着一系列印度的特征，为它增添了风雅和色彩。

**社会习俗** 在风俗方面，混合性尤为突出。每个人都看到了以某种具有独特地方色彩的方式举行的穆斯林节日庆典活动。然而，大部分新节日属于旧有的异教礼仪。所不同的是，它们都在各式各样的名目下得到了复活，并获得了不同的属性。所以，这样的节日为所有社团所喜爱，而且至今仍受到不同信仰者们的欢迎。穆斯林苏菲派信徒和印度教神秘主义信徒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互相了解，互通语言，其中有许多人同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所尊敬。结果，这些圣者们的诞辰纪念成为他们共同的节日。

**对印度教的影响——虔信运动** 然而，伊斯兰教对印度教的最大影响还在于宗教方面。这种影响应予稍详尽的讨论，因为在它影响下而产生的运动，导致具有广泛影响的印度教的复兴。看来有些费解的是，伊斯兰教在宗教方面的影响在于两个相反的方面。一方面，改宗的浪潮促使正统派印度教徒顽强抵制伊斯兰的方式，使他们变得更加保守；种姓制度变得更加僵固，在南部、东部乃至比纳尔斯，甚至形成

了新的更加严格的行为准则。但是另一方面，更加持久、更为深远的影响，还在于具有人道主义和民主倾向的伊斯兰教自由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最初是地方性的，但它适时地发展为运动。这些运动多半是人民运动，由人民的圣人们所传播。他们全都是巴克提虔信派的分支。该派的领导者们以朴实的语言对人民讲话，以虔敬、友善的质朴行为表现自己，恰似伊斯兰教传入这里以来，穆斯林圣人和苏菲派信徒们所言所行的。信息是传给那些不识字的劳苦大众的，他们被印度教的高级种姓剥夺了光明和精神慰藉。虔信运动的所有讲道者都宣讲各教的同一、平等和神的独一。他们说，一个人之所以称为善者，是因为他行善，并非因为他出身高贵或社会地位优越。这些讲道者们反对一切仪式或礼仪，废除了祭司。他们宣布，素朴的虔信是最好的祈祷形式，正因为这个缘故，它也是神所最愿意悦纳的。所以，所有虔信派都是一神教信奉者，不论至高无上的上帝是被崇拜为湿婆，还是黑天，它都被认作是唯一的永恒的存在。这完全归功于穆斯林神学家们的教诲。

**拉曼南德和卡比尔**　这些虔信派讲道师中，以生活在十五世纪的拉曼南德最为著名。他出生于阿拉哈巴德，曾漫游整个北印度。他以印地语讲道，为下层人带来希望和信心。织工卡比尔是他的十二弟子之一，他又是个人民诗人。卡比尔首创了他自己的教义，或至少可以说，他的追随者们在他死后创立了这种教义。他传讲一切人所共有的人性。他朴实而率直，他的信徒中有穆斯林，也有印度教徒。拉曼南德和卡比尔两人都是素朴的人道主义者。因为这个缘故，这也是印度教中出现的一个新的宗教现象。印度教一向是贵族的宗教。这也有助于了解，他们两人为什么极有名气。

**则多尼耶** 在孟加拉，虔信运动最著名的圣人是则多尼耶（1485—1533年）。则多尼耶自幼即闪现出才赋，是位博学的圣人。他虽出身于婆罗门贵族，却终生致力于向穷人讲道。他笃信仁爱和虔诚，与旁遮普的穆斯林神秘主义者如拉尔·侯赛因，或著名的布里·沙颇为相象，象他们那样，通过歌舞达到了销魂的境界。他相信，通过这些手段，他能够知晓主的显现，达到与主直接交融。则多尼耶拥有大批信徒，他的神秘主义歌曲为大家所喜爱。

**古鲁·纳那克** 在旁遮普，最杰出的虔信派圣人是古鲁·纳那克。他对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一样讲道，他的教训被恭录在印度教典籍中，这部经典收入了拉尔·侯赛因和其他穆斯林神秘主义者的诗歌。据说他去过麦加和哈德瓦尔，他的目标是结束各教之间的冲突。他和卡比尔两人都传授神的同一性，谴责礼仪和形式。古鲁·纳那克是个伟大的布道者，他的真挚的信仰和朴实的求实精神受到了旁遮普的印度教徒的热烈欢迎。

**达都和纳那德瓦** 在拉加斯坦，运动的领导者是达都，他的“达都道路”曾风行数百年，他的追随者包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马哈拉斯特拉，这个纯朴虔敬的新宗派是由纳那德瓦传播开来的。他的信徒中，也同样有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他也笃信独一的神，强烈反对外部崇拜形式。他宣布反对偶象崇拜，认为对于神的追求者，仅仁爱和信仰就足够了。此外，还有其他质朴的圣人，其中以图卡拉姆最为著名。他们全都出身卑贱，但对仁慈的主有着崇高的信仰，他们以其素朴的教诲鼓舞着数百万人。

**虔信运动的后期影响** 这些运动为印度教徒开创了一项宗教改革运动，后来为他们带来了文化复兴。这使印度教免

于为伊斯兰教所吞没。素朴、率直、统一，这些就是伊斯兰教对印度教思想的贡献。对和平、虔敬的这种追求，振奋了印度教徒的精神，为他们带来了信仰，增强了他们的同情心。它赋予被征服民族以生存的力量，这种力量后来在旁遮普和马哈拉斯特拉等地采取了好斗的形式。那些好战的锡克教徒就是神圣的古鲁·纳那克教训的产物，当时他们正在东旁遮普创建自己的新国家，并仍怀有不可战胜的思想。马拉塔运动是纳那德瓦的间接产物，他的信徒于十七世纪开始传布民族主义思想。因此，如果说作为伊斯兰教的一个产物的虔信运动曾使得印度教得以幸免于沉没的话，这并非言过其辞。它也是印度教文化复兴的原动力，为印度民族主义的产生播下了种子。因此，十五世纪是穆斯林印度时运的转折点。

**对印度文学的影响** 伊斯兰教教训和虔信运动的结果之一，是唤起了对印度本地语言的兴趣。虔信派圣人们的赞美歌曲——无论是以印地语、旁遮普语、孟加拉语谱写的歌曲，还是以拉加斯坦语谱写的歌曲——都使人们认识到这些语言的潜在素质。歌曲和赞美诗写得十分优美，这给予诗人和散文作家所需要的推动力，他们在新的激情的鼓舞下，开始把梵文经典译成当地语言。如同在克什米尔和孟加拉的情形一样，这些作家们有时也享受到穆斯林统治者们的保护。事实上，因伊斯兰教的到来而产生的紧张关系，使宗教和文学走出了少数学者的狭小圈子，而成为所有人的共同遗产。

**经济与社会状况** 在试图评价这时期印度的经济与社会状况时，我们应当始终记住，十五世纪是绝对君主制时代。人们原可以期待国王关照人民的福利，改善交通和灌溉系统，并在他的国度里建立和平，以使工商业走向繁荣，但

是，不可避免的战争，贵族之间的长期政争，加之可想而知的法律之残酷，这一切使得那些与后期开明君主联系在一起的自由、平等思想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然而大体说来，印巴次大陆人民较之西方同等地位的人，生活要满足得多。作为国家经济基础的村庄，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单位。各村都有自己的作坊工业，如同城镇有自己的行会，以保护自己的手工业，并促进生产水平的提高一样。由于村社的建立需要有门第高贵的贵族，也由于时代铸成的种姓和阶级的区分，需要在村社建立一种社会公义。无地的阶级和工人享有某种得到承认的社会地位，虽然他们在生活中的地位或许是卑贱的，但他们在其生活和工作的秩序社会里，享有安全保障。地主、军事将领、封建领主和平民，全都是传统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每一个小封建主都把自己视为小君主，其权威是神的恩赐的一种反映。穆斯林为国家带来了平等和兄弟情谊的思想，而在这个国家里，这样的思想被认为是具有颠覆性的，所以他们也只得接受分配给他们的社会等级；而作为统治阶级，他们自然要接受一种优越的角色——虽则是无益的角色，终于导致他们的堕落。在穆斯林社会制度下，商人总是享受一种受人尊敬的地位。印度中等阶级的穆斯林不久便开始经商，并在国内外贸易中建立起大批商业公司。古吉拉特的穆斯林在国际贸易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这恰好象孟加拉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一样。虽然居民仍以农业为主要职业，但也生产纺织品，包括棉、毛、丝织品。此外还有糖、金工、石器和纸张的生产和制造，这些产品在国外都很畅销。正是这些商人——如我们在第八章里所叙——把伊斯兰教的启示传到了东南亚。

**东南亚——马六甲王国**　我们已经描述过伊斯兰教在东

南亚的兴起。在十五世纪，穆斯林以马六甲为中心，控制了东南亚岛国。在马六甲（或马来亚）的穆扎法尔·沙苏丹及其继任者曼苏尔·沙的统治下，伊斯兰教沿着苏门答腊和爪哇各港口迅速传播开来。但除作为伊斯兰教在这个地区的思想源泉外，马六甲还是同中国、印度和西方贸易的最大进出港。在这片广阔的岛国世界中，唯一仅存的印度教国家是爪哇的马加巴希特，而且这个国家亦不象先前那样强盛。马六甲甚至通过北部的穆斯林港口淡目、加巴拉和图班，将它的影响扩展到西爪哇。最初，马六甲依靠爪哇供应大米，但到1478年，穆斯林沿海国淡目已强大得足以入侵马加巴希特本土，并吞并了它相当一部分领土。到十五世纪末，马加巴希特已衰落为东爪哇的一个小国。

**中国人的支配地位** 在中国，元朝于1368年被推翻，明朝开始当政。明朝系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所建，他原是个和尚。正是他领导了反蒙古人的起义，于1356年占领南京。到1388年，蒙古人已被驱逐出昆嵛山脉。随着民族力量的最后胜利，开始出现汉人孔夫子传统和汉民族统治方式的大复兴。1403至1433年间，中国海军在南部水域举行了一系列海上征服，其动机与其说是为了征服，不如说是为了商业和军事威望。1405至1407年间，中国将军郑和（一位穆斯林太监，原来姓马）俘虏了战败的南苏门答腊巴勒姆邦的穆斯林统治者，并把他押解回国。他还在一场历时三年的战争中俘虏了锡兰国王。郑和还被派往遥远的波斯，在那里，他袭击了波斯南部的霍木兹港（1412—1415年）。在这次远征中，他还向十六个国家索取了贡赋，其中包括马六甲和淡目两个穆斯林国家，它们被迫纳贡并派使者到北京朝廷。据信，郑和在1431至1433年间领导了最后一次远征，出

使二十个国家，希贾兹和另外十个穆斯林国家都向遥远的北京送去了贡品。但是这朵荣耀之花未能长久开放。三十年代游牧部落对西部中国的侵犯，迫使明朝皇帝把注意力转向内陆边界。他关闭了中国的沿海门户，老百姓未经许可不准出海，并把海上贸易仅限制在广州。结果，东南亚的穆斯林国家于四十年代恢复了独立。

**暹罗与马六甲** 对马六甲称雄于东南亚的另一威胁来自暹罗王国。马六甲苏丹甚至吁请中国皇帝派兵援助，以抗击暹罗人的水陆两路入侵。中国皇帝未予援助，但马六甲自己的资源终于证明，它完全有能力抵抗暹罗人的进攻。事实上，到1456年，它已强大得足以击退暹罗人的海上入侵，并在四年以后转入进攻，从马六甲北部侵入暹罗领土，占领吉打和北大年。吉打统治者于1474年接受了伊斯兰教。在南部，马六甲遇到了轻微抵抗，逐步吞并苏门答腊的罗干、硕坡、监篦等穆斯林国家。然而，马六甲所进行的是商业战争，目标是攻占战略要地和补给中心。另一目的是为了捣毁海盗们的海上基地，这些海盗经常出没于这片水域，骚扰马六甲及其属国的商业活动。不久马六甲就控制了苏门答腊的雪兰娥、霹雳、吉打等锡产地。苏门答腊内地出口黄金产品的甘普尔和因德拉吉利内河港口也在它的控制之下。马六甲的唯一的商业竞争者，是爪哇的淡目穆斯林王国，它已强大得足以控制远至井里文的爪哇各港，甚至对苏门答腊南端施以支配性的影响。但是到十六世纪末，马六甲穆斯林王国已经确立了它作为东南亚的商业大国的地位。

**欧洲人的到来** 马六甲的昌盛不久便遇到挑战。1492年，瓦斯哥·达·加马绕好望角。十年以后，葡萄牙人成为印度洋的主宰。十六世纪最初十年，葡萄牙人威胁着航行于

马六甲海峡的穆斯林船只。1511年，阿布奎克占领马六甲，完全控制了香料和锡的贸易。葡萄牙人沿海岸线修建了许多防御要塞，在北大年建立了一座工厂，并向岛上的其他穆斯林国家派驻使节。葡萄牙人的商业与军事影响剧增，他们垄断这里的香料贸易几乎达八十年之久。但是他们手脚伸得过长。1594年，他们对英国和荷兰商人关闭了里斯本的香料市场。这就迫使英国和荷兰直接向香料之岛谋取权益。于是在1600年，成立了英属东印度公司，并在北爪哇的班坦开设了一家工厂。荷兰人也效仿英国人，建立起自己的公司，并在南苏门答腊的巴邻旁开设了一家工厂。为保护他们自己的商业利益，这两家公司携手合作，成功地摧毁了葡萄牙人的要塞。荷兰人占领了摩鹿加群岛中的安波那岛，并向西帝汶殖民（1613年）。到1619年，他们已在巴达维亚立住了脚。一些年以后，荷兰人与英国人发生冲突。1623年荷兰人对安波那岛的英国居民进行大屠杀，英国人放弃了在这个地区的贸易。1641年，荷兰占领马六甲，获得对爪哇的直接统治权。这以后的一百五十年间，荷兰人一直统治着东南亚诸岛屿。发现荷兰加入反英中立武装后，英国于1781年夺取了荷兰在苏门答腊西海岸的殖民地，但根据1783年巴黎和约，这些殖民地又归还给荷兰。1786年，英属东印度公司通过谈判，迫使吉打苏丹同意槟榔屿脱离马来亚，并于1790年将其永久占领。英国人在法国革命时期（1795年）占领马六甲，作为英国托管区，当时荷兰在法国控制之下。五年以后，他们从吉打苏丹手中获取了威尔斯利省。1802年，在亚眠条约之后，欧洲出现了短暂的和平，英国人将马六甲归还给荷兰。但在九年之后，他们又重新占领这个国家，作为反对爪哇的基地。可是在拿破仑战败后，欧洲各国在维也纳聚会签署维也

纳和约时，荷兰要求并收回了马六甲（1818年）。英国人——他们正在这个地区寻找海军基地——获得了新加坡，后来斯坦福特·拉弗尔斯爵士在这里建立起英国殖民地。然而，英荷之间围绕着马六甲问题关系仍很紧张，谈判从未中断。最后在1824年，马六甲由荷兰转让给英国；178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业已解体。穆斯林国家在世界的这个部分已不复存在。

# 第十三章

# 印度莫卧儿王朝

**1500年的穆斯林世界** 上章介绍了十五世纪时穆斯林的印度。现在将概述一下穆斯林世界的其余部分。在印度西部，是新建的波斯沙法维帝国。波斯以西为奥斯曼帝国版图。波斯以北、喀布尔一带，现掌握在突厥人的一个新支派、乌兹别克人手里，他们也是穆斯林。马瓦拉—纳赫尔北部的土耳其斯坦为哈萨克人所据，他们正开始接受伊斯兰教。在埃及，孱弱的布尔及马木路克人仍在执政。在非洲的其余部分，又成立了一些穆斯林国家。1465至1510年间统治摩洛哥的瓦塔斯人，经过约四十年的纷乱和战争，为赛迪·夏里夫家族所推翻。阿尔及利亚由齐亚尼人统治，他们更迭了哈夫斯小王国。但是自十六世纪初，国家就陷入以齐亚尼人、西班牙人为一方，和以土耳其人为另一方的冲突。突尼斯原来也是哈夫斯王国的领地，但齐亚尼人、西班牙人和土耳其人正在争夺北非的这一战略要地。撒哈拉及其整个南部地区处于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非洲人混合血统的部族人毫无争议的占领之下已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但约在1580年，赛迪·夏里夫人控制了所有这片土地，这里也接受了伊斯兰教。夏里夫人及其巴沙们于1591年占领廷布图，并在那里立住了脚。这些已在十一章里讨论过了。

**莫卧儿印度** 因此，这时期的伊斯兰世界包括两个强

国——奥斯曼和波斯；一个蛮族——乌兹别克人；一个初信伊斯兰教的民族——哈萨克人；此外，还有从波斯湾到大西洋沿岸这一广阔的伊斯兰地带的诸小国家。然而，一个新的第一流的穆斯林王国的种子已酝育在一个天才者的头脑和躯体之中，此人正统治着他刚刚取得的喀布尔。这个人就是有着强有力的伟大个性，孜孜不倦的帖木儿王子。自幼就是一个战士，他的大半生是在马鞍上度过的。这位无畏的王子有着生动的想象力，用不完的精力和伟大的抱负。他一生中有两大目标。早年，他想从乌兹别克人手里夺取马瓦拉—纳赫尔，并以全中亚毫无争议的统治者的身分，统治他的祖先帖木儿的首都撒马尔罕。晚年，他决心为自己和他的子孙后代在印度赢得一个王国。这位具有远见和非凡才能的人，就是苏丹扎希鲁丁·巴贝尔。

**扎希鲁丁·巴贝尔** 在他开始登上印度历史舞台之前，巴贝尔曾做了二十余年的喀布尔国王。起初，他是中亚费尔干纳小王国人，他的父亲，帖木儿的后裔欧麦尔·谢赫·米尔扎为该国国王。欧麦尔·米尔扎是帖木儿的许多王子之一，他们继承了帖木儿大帝国的中亚大小公国。费尔干纳处在许多其他帖木儿小王国的包围之下，这些小王国的统治者们都想夺取以撒马尔罕为首都的中央王国——马瓦拉—纳赫尔。巴贝尔也怀有这一抱负，并为此奋斗了二十余年。

1504年，他征服了另一帖木儿国家喀布尔。作为费尔干纳和喀布尔的主宰，巴贝尔首先想到要征服印度，并在那里建立一个帝国。如能获得成功，他就将超过他的著名的始祖成吉思汗或帖木儿，他们都曾试图征服那片土地，但未能成功。他开始制定计划，可是许多年已经逝去，却未能付诸实施。

**巴贝尔的早期入侵** 1505年1月，他对印度做了首次尝

试。经凯伯尔山口，他南下到科哈特，从这里进入迪拉—加吉汗。他征服了木尔坦的塔比拉，经为时四个月的战斗后，返回喀布尔。1507年，他再次率领远征军进入印度。但从一开始，他的贵族中间就存有异议，因此巴贝尔认为，继续前进是不明智的，特别是当他的军队指挥官们发生争执的时候。于是他撤退了。未及他做出任何行动计划，这时在呼罗珊发生了一件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需要他立即做出处理。帖木儿诸王子与居住在中亚的乌兹别克突厥人长期不和，甚至怀有刻骨的敌意。这些万事如意的突厥人已逼近马瓦拉—纳赫尔，甚至将巴贝尔逐出了费尔干纳。他们中间出了一位伟大领导者沙巴尼汗，他经常率军骚扰波斯新君主的领地呼罗珊。但当他再次率大军侵入呼罗珊时，波斯沙法维国王伊斯玛仪前往迎战。在随后的战斗中，乌兹别克人战败，沙巴尼汗死于战场。巴贝尔十分高兴，致书伊斯玛仪，向他表示祝贺。沙巴尼汗既已死去，巴贝尔的堂兄弟米尔扎·海德尔遂将乌兹别克人逐出大宛。巴贝尔北上，在一些库吉巴斯酋长的帮助下，攻占布哈拉和撒马尔罕。1511年，巴贝尔终于在马瓦拉—纳赫尔称王。他终生的梦想之一曾短暂地得以实现。然而，乌兹别克人在沙巴尼汗的叔父欧伯杜拉汗的领导下再次崛起并打败了巴贝尔，这次他永久地失去了他的本土。他只得满足于统治巴达赫尚和喀布尔王国。可是，他是个百折不回的人，他没有失望，而是着手增强他在喀布尔的地位。

**与洛迪军队的首次交锋（1528年）** 数年以后，他着手实现征服印度斯坦的宏图大志，关于这次征战，他在回忆录里作了详尽的讨论。1519年，他侵入今巴基斯坦西北边境地区，占领巴加乌尔。为加强同当地的优素福·扎伊部族人的结盟，他与部族首领的一个女儿成婚。接着，他渡过印度

河，吞并比拉，即今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地区。

巴贝尔大举入侵之际，德里苏丹伊卜拉欣·洛迪正经受着贵族们造成的困难。阿富汗贵族们已变得非常强大，苏丹采取的相当严厉的镇压手段迫使他们走向叛乱。反叛者之一，苏丹的叔父阿拉姆汗逃到喀布尔，请求巴贝尔帮助他获得德里王位。强大的拉合尔总督达乌拉特也属于阿拉姆汗集团，他也向巴贝尔致书。米瓦尔统治者，一位勇敢的拉吉普特亲王也送去了书函。他们都打算从推翻伊卜拉欣·洛迪当中捞到好处。所以，1523年当洛迪首次派遣巴哈尔汗将军进攻巴贝尔及其印度盟军时，巴贝尔不仅在拉合尔附近击败了这支军队，而且进而征服迪巴尔普尔；他还把拉合尔并入他自己的王国。这使达乌拉特及其同党们感到震惊，所以当巴贝尔将贾朗达尔和苏丹堡分给他们时，他们拒不接受。

**巴贝尔援助阿拉姆汗**　可是，阿拉姆汗却想同巴贝尔做一场交易。他提出，巴贝尔如能帮他取得德里王位，他便承认巴贝尔在拉合尔拥有合法主权。这一建议对巴贝尔颇有诱惑力，于是他拨出一营军队交给阿拉姆，并派出一两名指挥官予以协助。巴贝尔率军返回喀布尔，因为乌兹别克人再次袭击了包尔科①。但是阿拉姆汗仅能说服巴贝尔留在拉合尔的少数将士加入他的部队。土耳其将士不愿接受印度人指挥，要求有保证人。阿拉姆汗勉强把他们撮合在一起，带着达乌拉特汗和他的儿子迪拉瓦尔汗向德里进军。伊卜拉欣·洛迪这时恰巧不在德里，因此阿拉姆汗一路节节胜利，并对这座城市发起进攻。伊卜拉欣·洛迪得悉这一暴行后，立即火速回兵，阿拉姆汗只得解除围攻。阿拉姆汗驱兵前往迎战

① 一译包尔赫，今阿富汗境内。——译注

伊卜拉欣·洛迪。他和他的谋士们商定，趁夜幕偷袭阿富汗军队。攻击于黎明前几小时发起，但在黑夜中，谁都不知道战况究竟如何。洛迪的阵容丝毫未乱，但在黎明时，阿拉姆的军队不是分散离队，就是忙于抢劫阿富汗军军营，洛迪轻而易举地击溃了这支混乱不堪的残军。突击部队的首领们逃离战场，阿拉姆汗返回向巴贝尔求助，巴贝尔对这一蠢举甚为不悦。

**第一次班尼伯特战役** 乌兹别克人撤退后，巴贝尔终于感到他可以毫无顾忌地举行他终生最大的一次征服了。他集结了他的全部军队，南下到生死攸关的凯伯尔山口。胡马云王子自巴达赫尚出兵，米尔扎·吉兰自加色尼[①]出兵，几路军队会师于旁遮普。接着，全军向德里进发，终于在东旁遮普的班尼伯特遭遇阿富汗军。1526年4月21日，第一次班尼伯特战役在这里揭开了序幕。巴贝尔拥有优越的火炮，这在印度几乎是无人知道的，但印军在数量上占优势。巴贝尔是位老练的军事家，一位有经验的将军。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巴贝尔终于获胜。敌军统帅伊卜拉欣死于战场。巴贝尔迅速南下，直逼德里，占领该城和阿格拉。

**德里国王巴贝尔（1526年）** 班尼伯特大捷并未使得巴贝尔成为印度的主人。东部的阿富汗贵族和西部的拉吉普特人都决意与他对抗到底。占领朱木拿河和恒河之间的多阿浦以后，他的首要任务就是使阿富汗人就范。巴贝尔打算先与阿富汗人和解，然后再与拉纳·桑加较量，但是这位无畏的拉吉普特人却先发制人，亲率大军北上。拉纳是个比伊卜拉欣更为强大的对手。站在他一起的，有米瓦尔、阿姆贝尔、

① 一译加兹尼，今阿富汗境内。——译注

格瓦里尔、阿吉米尔和钱德里的统治者，此外还有自称是伊卜拉欣·洛迪继承人的他的堂弟马茂德。难怪巴贝尔的军队感到恐惧。巴贝尔本人也深知此次交锋事关重大，但他却泰然自若，因为他平生经历过上百次象这样的风险。他以不屈不挠的精神面对这一严峻时刻，并通过他的举止言谈为部队增添了新的勇气。他甚至做出一番诚恳而富于戏剧性的姿态：把他的酒全部倒掉，摔碎了所有酒杯、酒碗，发誓不再饮酒。这一举动赢得普遍称赞——他的士兵们这时相信，真主将和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知道，巴贝尔是个酒不离口的人。1527年3月16日，战斗于阿格拉西部的考纳打响，拉吉普特人虽英勇奋战，甚至决死战斗，但终告失败。这确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巴贝尔这时成为德里苏丹，他乘胜渡过朱木拿河，占领了著名的钱德里要塞。这次失败结束了拉吉普特人在北印度的称霸要求，他们的事业出现了一段阴暗时期。拉吉普特人于希尔·沙当朝时期再度兴盛，在阿卡巴时代愈加强大，但已不再那么令人生畏了。巴贝尔的地位这时有了可靠的保障，无须经常为王位而战了。他终于赢得了他的王国，其中心已从喀布尔转移至德里。巴贝尔的余生是在巩固他在德里的政权中度过的。

**巴贝尔和阿富汗人** 然而，阿富汗人并未屈服，后来他们在巴贝尔的儿子胡马云统治时期再度崛起，并在东部联合反对巴贝尔。1529年，巴贝尔在古格拉附近的巴特纳与比哈尔的阿富汗人和孟加拉人的联军遭遇，给他们以沉重打击。但是这一次亦未能打垮阿富汗人，他们于数年后再度兴起。但到1529年6月，巴贝尔已成为一个从阿姆河到古格拉的王国的主宰者。这确实是一项伟大的成就。

**巴贝尔的性格和成就** 但是，巴贝尔这位无畏而幸运的

战士，富于想象的人，帝国的缔造者，大自然和生活的热爱者，却未能享受到他那胜利的硕果，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那突出的个性表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和蔼、英勇、宽厚、聪明而坦率，从任何标准看，他都是位伟人。他最后停止呼吸时，年仅四十八岁，但他在四十八年中所经历的战争、冒险、失败和胜利，却胜过了三个普通人的一生。比这位帖木儿王子更具备国王美德的人，真可谓寥寥无几。作为德里国王，他仅统治了四年。在这短暂时期，他难以修定或改革法律，或重建政府体制，但是他所留下来的对人物、动物、植物以及对印度人的职业和性格的观察，显示出他那精明、成熟的心智。他保留了古老的税收制度；世代相袭的一大邪恶——赐予有功将领的军事采邑制仍原封未动。但是他的人格是如此之伟大，即使是在这短暂时期，他亦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印记虽使他的儿子胡马云遭到不幸，却不能不在他的后代们的手下得到发扬光大。

**胡马云**　胡马云从他那伟大的父王手里承袭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同时也承袭了一大堆乱摊子。这些乱子的制造者包括玩弄权谋的弟兄，勾心斗角的贵族，战败而未屈服的拉吉普特人，叛逆的阿富汗人和一支只能靠一位具有非凡才干的军事首领才能将其锤炼为一架战争机器的杂牌军队。国家需要一位机敏的政治家，一位有胆识的谋划者，一位不屈不挠的斗士。胡马云是位能干的统治者，但还不是时势所要求的那种强有力的领袖。他并非没有才干，而是缺乏通变之才，缺乏力挽狂澜的气魄。他举止文雅，令人喜爱，有时也能闪现出他那充沛的精力，但在性格上缺乏巴贝尔那种铁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对弟兄们的仁慈**　他的头一个大错，就是对于那些叛逆

的弟兄们过于仁慈。他过于刻板地恪守先父的遗言："决不可反对你的弟兄，即令他们办错了事。"他任命他的弟弟卡姆兰为喀布尔总督，后来让他当上了旁遮普总督；另一兄弟阿斯卡里，被赐予阿瓦尔的沙姆巴尔领地。这两兄弟好象神话故事里的两个坏兄弟，专门同他作对，每逢紧要关头就背弃他，成为他最坏的敌人。他的一个战略性的错误，是把喀布尔和印度河以西的领土划归卡姆兰，因为莫卧儿军队的士兵全部来自这里。

**对马茂德的战争（1534年）** 当政初期，胡马云就不得不同德里苏丹国的觊觎者马茂德·洛迪开战，后者在拉纳·桑加死后来到比哈尔，试图从这里与巴贝尔争雄。1532年，马茂德·洛迪招募了一支阿富汗新军，侵入新生的莫卧儿王国的东部边界，占领了贾温普尔。胡马云起兵反攻，于勒克瑙附近的达德拉战役中战败马茂德及其阿富汗军队。比哈尔的阿富汗酋长希尔·汗是叛军首领之一，但他并不真心支持马茂德·洛迪，因为他并未真正把他看作一个统治者。胡马云对希尔·汗的堡垒发起了攻击。这个阿富汗酋长是个诡诈的人。他假意表示臣服，并把他的儿子库特布·汗连同五百名士兵敬献给莫卧儿朝下服役。胡马云需要他能弄到手的每一个士兵，所以很高兴。

**出征古吉拉特** 苏丹巴哈杜尔·沙正在庇护和帮助德里王位的另一些觊觎者，如伊卜拉欣·洛迪的诡诈的叔父阿拉姆汗·阿劳丁，巴哈杜尔·沙拒绝引渡给胡马云的巴贝尔的女婿穆罕默德·扎曼·米尔扎。胡马云此时已西进到千里之遥。当他到达古吉拉特时，巴哈杜尔·沙正在围攻一座著名的印度城堡。有着骑士风尚的胡马云，在格瓦里尔和乌杰思等候巴哈杜尔·沙完成他的征服。攻克齐托尔后，巴哈杜

尔·沙向曼达索要塞进军，攻占了该城。在这次行动中，他也许是错误地听取了他的炮兵首领鲁米汗的意见。鲁米汗来印度不久，后来加入胡马云一起，人们怀疑他是胡马云的代理人。胡马云包围了曼达索，该城因供应困难，很快便陷入绝境。所以，一个夜晚，巴哈杜尔·沙在少数忠实追随者的陪同下，逃离城外。他只带走了少量珠宝，其余珍宝连同他的马匹、火炮，全都给他毁掉了。这个要塞不攻自破。胡马云攻占曼达索和曼都，并从那里追击巴哈杜尔·沙至查姆潘尼尔、阿赫默德堡，后至坎贝。巴哈杜尔·沙身边没有军队，胡马云占领整个古吉拉特和马尔瓦这两个繁荣的小王国。这次战役结束后，胡马云发现自己已经占有了两个王国的巨大财富。他任命他的弟弟阿斯卡里为古吉拉特总督，省府设在阿赫默德堡，自己留在马尔瓦，以巩固他的胜利。但是，胡马云在这里进行的数月的休整，却断送了他的王国。它给予机智的希尔·汗以可乘之机，他在东部确立了他的强大的地位。胡马云得悉在比哈尔酝酿着的危机后，返回他的首都，但已为时过晚。

**对希尔·汗的征伐** 后于1535年，胡马云返回阿格拉，以准备对希尔·汗的一次新征服。他的离去给予巴哈杜尔·沙以求之不得的机会。阿斯卡里把时光消磨在寻欢作乐上，热衷于谋反他的哥哥，策划成为西印度的独立君主。但是巴哈杜尔·沙确实是个能干的统治者，当他结束隐居时，身边已聚集起许多忠实的首领和贵族。巴哈杜尔·沙率领他的忠实追随者，开始了一场旋风似的收复战争。不久，他就从阿斯卡里手中收复了古吉拉特和马尔瓦，阿斯卡里逃走。在东部，希尔·汗正在加强他的力量；在西部，两个新近征服的王国已经丧失。胡马云处在危急关头，他不能轻易决定，究

竟应该先做什么：收复古吉拉特，还是镇压希尔·汗。最后，他决定采取后一条路，遂于1537年6月向比哈尔进发。

**希尔·汗** 这时在莫卧儿史话中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这是由杰出冒险家希尔·汗引起的。希尔·汗的父亲，一位阿富汗贵族，曾供职于霍希阿普尔地区(旁遮普)哈里阿纳的军事领主马哈巴特·汗·苏尔手下。1472年，希尔·汗就出生在这个地区，出世后取名法里德。生后不久，他的父亲哈桑·汗迁至贾温普尔王国，在那里，他获得了塞沙拉姆军事封地。后来，哈桑·汗再次结婚。年轻的法里德是在一种紧张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曾两次被他忌妒的继母赶出家门。第一次，他来到贾温普尔，这是个著名的穆斯林学问中心。在这里他成为一名有希望的学者。他的父亲为他的进步而感到高兴，但他的继母迫使他再次离开家门。

**希尔·汗的早年生活** 父亲死后，法里德供职于比哈尔的统治者巴哈尔·汗朝下，在那里，他以其诚实和才干赢得巴哈尔·汗的宠爱。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取名为希尔·汗，以表示他在只身搏杀老虎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希尔·汗一度离开比哈尔，向巴贝尔谋求职务，并在巴贝尔手下服役二年。后来他返回比哈尔，被任命为副王总督和比哈尔幼主加拉尔·汗的保护人。四年之间，希尔·汗以其能力和令人折服的手段，争取了比哈尔军队中的大部分首领，成为比哈尔的实际统治者。他与朱纳尔领主的年轻的寡妇成婚，加强了朱纳尔要塞的防卫，成为那个地区的主宰者。1534年，胡马云首次围攻朱纳尔，但希尔·汗未积极参加阿富汗贵族的起义。作为一个聪明人，他在表面上向胡马云表示臣服，这些已如前所述。

**比哈尔的希尔·沙** 当胡马云正在对古吉拉特的巴哈杜

沙开战时，希尔·汗趁机在比哈尔巩固他的地位，当然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洛哈尼阿富汗人忿恨他在他们国家的出现，迫切希望与孟加拉国王马茂德·沙结盟，后者此时正在为这颗初升之星的出现而焦虑不安。但希尔·汗于1533年苏拉吉加尔战斗中打败了他们的联军。这次胜利是他一生中的转折点。他开始称王，取号希尔·沙·苏里。然而，他并未躺在荣誉的桂冠上，而是立即侵入孟加拉。他的快速进军使居于首都戈尔的马茂德·沙感到震惊。马茂德·沙以缴纳三十万枚金币并割让一块九十英里长、三十英里宽的领土，换取了安全保证。

**胡马云和希尔·汗** 胡马云闻讯后，将古吉拉特留给阿斯卡里，返回他的首都阿格拉，以计划一次新战役来对付这个强大的对手。胡马云已经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但他犯了一个错误，于前往孟加拉途中对朱纳尔发动了进攻。这耽误他六个月的时间。其间，希尔·沙正在围攻戈尔，当胡马云终于到达戈尔时，希尔·沙已回师比哈尔，避开了胡马云。他占领了贾温普尔，将他的家眷和财物留在比哈尔的著名要塞罗塔斯。当胡马云——他实在不是这位神速多谋的阿富汗将军的对手——于三个月后离开戈尔时，他的军队已被阴雨、热病和痢疾拖得毫无战斗力。1539年6月，两军相遇于乔沙，希尔·沙轻而易举地打败了这支士气低落、疲惫不堪的莫卧儿军队。胡马云死里逃生，幸免遇难。

**比尔格拉姆之战** 胡马云已陷入绝境，他乞求弟兄们的帮助，但遭到拒绝。于孤独无援之下，他再次聚集起一支军队，仅在1540年比尔格拉姆一战又被击败。胡马云的一位近亲记述了这次战斗的情况。据说，在战斗前夕，他的弟兄们尤其是米尔扎·卡姆兰纷纷背弃了他，卡姆兰率全军向拉合尔

撤退。甚至当两军扎营于恒河两岸之时，仍有一些部队继续在脱离胡马云。可见莫卧儿军士气之低落。随军老百姓和艾米尔的私人随从使得军队更加混乱不堪。经过短暂的交锋，莫卧儿军队彻底溃败。胡马云率领少数部队逃至阿格拉，即使在那里，他也无望得到支援，所以不得不撤退到拉合尔。与此同时，希尔·沙向阿格拉进军，占领了这座城市。接着，他派出一支小部队追击胡马云，企图将他赶出印度。就阿富汗人而言，莫卧儿人对印度的入侵是归于失败了。时钟向后拨转了十五年。

**流亡中的胡马云** 甚至在拉合尔，胡马云也未能得到弟兄们的帮助，他转向佐德普尔、马瓦尔和信德的首领们寻求帮助，同样遭到冷遇。卡姆兰甚至将旁遮普割让给希尔·沙。所以胡马云只得同他的日益减少的随从们流落于信德。在他流浪期间，他遇到了谢赫·阿里·阿卡巴·加米，后者曾任信德王的家庭教师。加米有个漂亮的女儿哈米达·班诺，胡马云对她产生了爱慕之心，可是哈米达是十叶派，胡马云属逊尼派，所以为谈判花了不少时间。最后，晚至1541年，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他的年轻的妻子同他一起消度流亡生活。后来，于1542年8月，在东信德的一座小镇阿马尔科特，哈米达·班诺生了一个儿子，他就是命中注定、举世皆知的阿卡巴大帝。胡马云从阿马尔科特来到坎达哈，这里当时受阿斯卡里统治。在这里，他那不近人情的兄弟袭击了胡马云的小驼队，胡马云和哈米达得以安全逃脱，但小阿卡巴却落入了阿斯卡里手里。阿斯卡里将阿卡巴王子带到坎达哈，在那里他受到了良好的待遇。胡马云来到赫拉特，传话给波斯国王塔马斯普，希望能在波斯首都卡兹文寻求避难。塔马斯普国王对他表示欢迎，并以厚礼相待。但在他接受十叶派信仰之

前，国王拒绝向他提供帮助。胡马云终于同意了。1544年，国王赐给他一万四千名军队，胡马云同这些士兵们一起返回坎达哈，以光复他的王国。两年以后，1545年中期，他重返坎达哈的城墙之下。

**胡马云收复他的王国** 胡马云率领他的波斯军队进攻坎达哈，该城于1545年9月投降。在他的俘虏中，有他的兄弟阿斯卡里，但胡马云宽宏大量，原谅了他。这时，波斯将领们背弃了他，占领了坎达哈。胡马云虽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但他还是迅速采取了反击。他对坎达哈发起突然袭击，亲自占领了这座城市。从那里，他向喀布尔进军，战败了卡姆兰，于1545年11月攻占喀布尔。这样，在比尔格拉姆败于希尔·沙手下后不到五年，胡马云又成为原属他父亲的王国——阿富汗斯坦的主宰者。这时，阿卡巴和哈米达与胡马云再度团聚。1546年3月，为小阿卡巴举行了割礼。他的原名叫巴德鲁丁，现改名为加拉乌丁。1546年3月，胡马云侵入印度属库什以外地区，吞并巴达赫尚。在巴达赫尚期间，他身染重病，卡姆兰亲王趁机从背后偷袭胡马云，重占喀布尔。这位亲王对那些曾友好地对待胡马云的人们极为残酷。胡马云康复后，迅即赶到喀布尔，再次向它发动进攻。就是在这次进攻中，卡姆兰将小阿卡巴暴露于城头上，迫使胡马云不能开炮。但是，这种诈术亦无法长久挽救喀布尔，该城终于投降，卡姆兰逃走，这次逃到巴达赫尚。胡马云再次被迫与他的弟兄们开战，但他终于在1550年彻底战胜了卡姆兰，抓获了投奔卡姆兰的阿斯卡里。他迫使阿斯卡里离开这里到麦加，后来他死于途中。卡姆兰逃到旁遮普，但被加卡尔部族首领阿达姆·汗抓获，引渡给胡马云。胡马云挖去了他的双目，遣送麦加，三年后死在那里。胡马云终于除掉了他那班叛逆的弟

兄；他用了十一年的时间，才割断了骨肉之情，而今他可以无忧无虑地为重新征服印度而做好准备了。

**希尔·沙·苏里（1540—1545年）** 在印度，希尔·沙·苏里成为主人和领主，帝国版图从孟加拉延伸到拉合尔，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接受他为自己的君主。他工作努力，在他非常短暂的统治时期，他的成就比许多君主在三倍于他的时间内取得的成就还要大。他从阿格拉到德里，又从德里北上，以平定西旁遮普加卡尔部族人的骚乱。他劫掠了杰卢姆河和印度河之间的土地，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但是未等他彻底制服他们，他就被召回了孟加拉，因为在那里他的代理人反叛了。他匆忙赶到那个遥远的行省，惩处了那个罪恶之徒。之后，他转向拉吉普特人。1542年，他征服穆斯林王国马尔瓦，接着劝降兰桑堡城防司令献出该城。此后，他向中印度莱辛的普兰·马尔发起攻击。

**希尔·沙和普兰·马尔** 这个普兰·马尔曾奴役钱德里的几户穆斯林，强迫他们的女儿当舞女，这在穆斯林印度是一件前所未闻的事。希尔·沙在前往比哈尔途中获悉这一暴行。不幸，他在旅行中病倒了。据他的编年史家阿巴斯·汗·沙瓦尼的记载，他曾发誓说："如蒙万能真主的祐助，我能够从这次热病中康复，我将全速返回；我将严厉惩罚普兰·马尔，以使他人从中得到教训，使不信者不再压迫和损害穆斯林。"他一康复，便赶忙进攻莱辛，但普兰·马尔手下有许多勇敢的士兵，又遇到了拉吉普特人的顽强抵抗。当这座要塞未攻下时，当地的印度教徒开始夸口说，阿富汗人惧怕他们。这些话只能激励阿富汗人。一日清晨，一千五百名阿富汗士兵离开希尔·沙的营地，向守军挑战。拉吉普特人挑选一千五百名士兵，出城应战。普兰·马尔在主门楼的瞭

望塔上观战。一场可怕的短兵相接的战斗开始了。这场规模不大的战斗整整进行了一天。傍晚，阿富汗人在经过一番谋议后，发动了一场决死的攻击，在这场强攻面前，拉吉普特人只好撤退。穆斯林军将他们逼至城下，经过一番厮杀后，终于赢得这一天的胜利。一小股拉吉普特残兵退回城内，阿富汗人凯旋而归。希尔·沙得知这次事件后，召见了这些勇士们，当众斥责他们不守军纪、擅自为战，但内心里却对整个这件事感到非常高兴，并重赏了这些得胜者。

**莱辛的陷落（1543年）** 普兰·马尔这时传话说，如能向他和他的家属颁发安全通行证，他就准备投降。条件被接受了。莱辛城四门大开，人们可以自由出入。但是，钱德里的许多妇女、寡妇和失去亲人的人纷纷跑来找希尔·沙，请他伸张正义。他们说，普兰·马尔玷污穆斯林的家室，霸占他们的女儿，甚至迫使她们当舞女。希尔·沙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先前已对普兰·马尔作过保证，他不能失信于人。他手下的艾米尔们劝他将此事提交给教法说明官们裁决。这件事就这样付诸裁决了。拉菲乌丁长老和其他随军的教法说明官以虐待穆斯林的罪名，宣判普兰·马尔死刑。普兰·马尔及其全家住在城外。听说这项判决后，他和他的将士们杀死了他们的妻女，准备决一死战。他们打得很顽强，但不大功夫就被砍杀了。仅一女三侄得以幸免。希尔·沙将此女交与一位民间艺人，培养为舞女，下令将三个侄子割除性腺。许多印度史学家对希尔·沙此举提出非难。

**对拉吉普特人的战争（1544年）** 此后不久，一批拉吉普特酋长向希尔·沙抱怨说，他们对马尔瓦统治者愈来愈不满，因为他竭力损害地方首领的利益，以扩大他的权势。希尔·沙业已觉察到拉吉普特人日益增长的力量，他们已从过

去的失败中恢复过来。拉吉普特人的首领名叫马尔迪夫，素以卓越的将军著称。希尔·沙冷静地分析了他的处境，集结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开进沙漠地带。为对付沙漠军队的游击战术，他采纳了一项颇为现代化的建议——趁夜幕降临，用沙袋保护好营房。他在阿吉米尔附近遭遇拉吉普特军队，发现这位首领手下确有一支强悍的军队。希尔·沙意识到将有一场恶战。他试图以某种计谋来削弱马尔迪夫的实力——这一计谋后来被奥朗则布用来对付拉吉普特联军。他伪造了一些信件，丢弃在马尔迪夫营房附近。这样便造成一种假象，似乎马尔迪夫盟军中有人投降变节。这使马尔迪夫心中产生怀疑，不知道是否可以信任他的所有将领。即便如此，当战斗开始后，拉吉普特人打得仍很出色，希尔·沙几乎输掉了这场战斗。然而，希尔·沙是个善于打消耗仗的将军，他集合起他的全部预备队，给予拉吉普特军队以毁灭性的打击，敌军溃败逃走，死伤甚众。希尔·沙自己方面也遭到重大损失，但他粉碎了拉吉普特人的力量，征服了直至阿布山脚的全部地区。这是拉吉普特人的第二次起事，第一次是拉纳·桑加领导的。第三次是起兵反对阿卡巴；第四次是反抗奥朗则布。所有这几次起事中，他们都以极大的勇敢投入战斗，但全都归于失败。

**希尔·沙之死**　其间，希尔·沙的将军们征服了木尔坦和信德。这时他已成为印度文底耶山以北无可争议的君主。仅有一座堡垒未能征服，这就是卡林加尔要塞；该城在经过长时期的进攻后，终于陷落。在这次进攻中，希尔·沙不幸因一火药库的意外爆炸而负伤。与此同时，该城投降，希尔·沙在临终前听到了这个消息。他含笑而死，得知北印度最后一座印度教堡垒终于落到了穆斯林的手里。

**希尔·沙的成就** 以上我们叙述了希尔·沙的征战。作为一个统治者，他的成就可能令人吃惊，但却大于他的军事胜利。他是一位好的将军，出色的战略家，又是一位杰出的施政者。他仅统治了五年，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所进行的行政改革却很突出。他把全国划分为四十七个“沙卡尔”，每一沙卡尔划分为七个“巴尔加纳”。巴尔加纳的所有小官吏均设有上一级的相应的沙卡尔官员。他定期调动他的官吏们，防止产生既得利益者，以提高效率。他还亲自检查上层工作。他的土地税制改革赢得了举世赞赏。经过仔细调查后，他直接与耕种者确定了土地税率。国税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以现金或实物交纳。在交通方面，他甚至更富有远见。他以公路将战略城镇与要地连接起来。例如，主干公路从东孟加拉延伸到印度河。公路两旁绿树成荫，间或设有驿站。治安制度做了改组，责令村社头人负责和维持社会秩序。作为一个统治者，他以公正著称。他不培植亲信，虽是个道地的穆斯林，却能宽容印度教徒。

**希尔·沙的性格** 希尔·沙确是一位杰出的君主。他的军事改革使他拥有一支由国家供养的强大的常备军。他一身兼有一位军事首领、贤明君主和卓越的富有远见的政治家的多种品质。许多史学家认为，难以找到一位同他相称的人。甚至有过这样的争论：假使他能够活得更长些，能否出现莫卧儿帝国，也还是个问题。没有哪一个行政部门他未做过改革。他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同时又创建了一种健全的官僚体制和地方自治政府。他改革了税制，制定了关税标准。虽在担任印度国王的短短五年期间始终忙于战争，他却以其公正和人道赢得了普遍的赞扬和爱戴。

**希尔·沙的继任者** 希尔·沙由他的儿子色里姆·沙继

任，他统治了九年。色里姆·沙遵循他父亲制定的路线，是个讲求实效的统治者。他原班未动地保留了他的军队，未改变他能干的父亲组建的政府的行政管理。可是他在位九年即去世，由穆罕默德·阿迪尔·沙继任，后者是个庸碌无为的人。他手下有个能干的大臣，名叫希姆，是个印度教徒。他把全部国务包括军队的指挥，都推给了这位大臣。

**胡马云的重返** 作为喀布尔和坎达哈的统治者，几年来胡马云一直在坐等时机。这时，他看到收复王国的机会终于来到。他跨过印度河，进军拉合尔，于1555年2月攻克该城。他战败叛军首领、旁遮普总督希坎达尔·苏尔，后者曾在希尔信德附近自立为王。四个月后，胡马云占领德里和阿格拉。一年以后，胡马云不慎从德里老城图书馆楼梯跌倒致死。

**胡马云的性格** 历史对胡马云不大友好。诚然，他不具备他父亲巴贝尔那样的英雄气概，但他是一位具有许多国王美德的君主。他慈善、宽厚，不乏决心。他还是位出色的将军，能够毫不动摇地追求他的军事目标。他登位时年仅二十三岁，面临着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加之，同他作对的，是一个有着非凡天才的人。要推测一个比胡马云更加强大的人在对付希尔·沙方面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那是徒劳无益的；不过，应当记住，在每一次转折，他的弟兄们都背弃了他。即便如此，当他手中有了一支军队时，他并未闲懒，而是毅然地起兵收复他的王国。他终于获得了成功，并得以将历史上的大莫卧儿王朝传给他的子孙后代。

**胡马云死时的印度** 胡马云已经没有时间收复或重新征服他的整个帝国。他仅仅是在德里确立自己的地位。他死后，国家分裂为一系列独立的王国和公国。阿卡巴的异母兄

弟米尔扎·穆罕默德·哈金独立统治于喀布尔；苏尔兄弟仍占据着希尔·沙的大部分领地：阿迪尔·沙·苏尔统治着马尔瓦与贾温普尔之间的领土；希坎达尔·沙·苏尔统治着旁遮普。信德和木尔坦已成为独立的国家。此外，还有上章谈到的其他诸小王国。

**柏拉姆·汗和希姆** 所以，如果说阿卡巴登位时，仅继承了几个中央地区，那是符合事实的。胡马云死时，他甚至不在这些地区。那时他在北旁遮普一个名叫卡兰诺尔的地方，今古尔达斯普尔地区的一个小村庄。在那里，由柏拉姆将军在一个临时搭起来的台子上为他举行了加冕仪式。然而，阿卡巴有柏拉姆·汗将军辅佐，而柏拉姆·汗是个充满着力量的人。不久便清楚了：要得到胡马云奋力夺回的遗产，他还必须挥戈再战。象通常那样，宝剑常常是决定性的因素。首战是对付阿迪尔·沙·苏尔和他的希姆将军。希姆有他自己的梦想和野心。他随同苏尔兄弟的军队一路前进，占领阿格拉，接着战败德里的莫卧儿总督塔尔迪·伯格，攻占德里。发觉他正处在登基坐殿的历史性时刻，勾起他对古印度帝王荣耀的回忆，于是他自立为王，取号拉加·维克拉姆吉特。之后，他率领他的包括一千五百只战象的大军，迎击自东旁遮普南下的柏拉姆和阿卡巴。两军相遇于班尼伯特，第二次班尼伯特战役遂于1556年11月5日揭开序幕。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希姆拥有一支数目更大的军队。虽然他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但在指挥艺术上不及柏拉姆·汗。希姆被打败，他本人丧生于战场。这次战斗决定着谁将成为印度的主宰者——莫卧儿人，还是阿富汗人。阿卡巴军队占领了德里和阿格拉。希坎达尔·苏尔于1557年5月投降，阿迪尔·苏尔不久后战死于比哈尔。

**阿卡巴（1556—1605年）** 只是在第二次班尼伯特战役之后，莫卧儿帝国才真正建立起来。最初几年是在军事清剿中度过的。到1560年，格瓦里尔、阿吉米尔和贾温普尔均已被吞并。那些年间，柏拉姆·汗非常出色地扮演了保护人的角色。阿卡巴与他的表兄弟信德尔亲王的女儿联姻，柏拉姆·汗与胡马云的妹妹沙里玛公主成婚，所以许多只眼睛都在注视着阿卡巴。他的教育也已做了安排。柏拉姆·汗任命一位波斯学者，米尔·阿布杜勒·拉提夫为他的家庭教师。可是阿卡巴是个倔强的少年，他拒绝学习。不过，他从他的家庭教师那里也学到了一些观念，特别是普世仁爱的观念。这似乎不是一颗危险的种子，但后来却长成一株毒草。阿卡巴爱好各种体育活动：骑马、射箭和狩猎。他虽然不愿学习，却很聪明，颇有观察力。他还具有素朴的审美感和良好的记忆力。他善于接受抽象的概念，与主灵交的愿望常常涌上他的心头。

**柏拉姆·汗（1556—1560年）** 早年，柏拉姆·汗全面控制着政府。他计划战争，决定任免，制定高级国策。这引起忌妒，结果他受到许多宫廷朝臣的厌恶。宫廷中不久就形成一个以个性倔强的阿卡巴的养母马哈姆·安加夫人为首的集团。但阿卡巴这时年已十八，而且从未驯服过。他本人对柏拉姆·汗相当严格的监护愈来愈不耐烦，所以阿卡巴想要亲自揽权，决心是很容易下的。何况柏拉姆·汗虽是个能干的人和国家的忠实奴仆，却变成一个独断专行的人。他还犯了一个错误，低估了后宫对年轻的阿卡巴的影响。阿卡巴的继母马哈姆·安加是个可怕的女人。她的儿子阿达姆·汗曾是阿卡巴童年时的好友，对阿卡巴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共同组成了强有力的联合。他们还争取了阿卡巴的母亲哈

米达·本尼公主，后来便轻而易举地说服阿卡巴支开了柏拉姆·汗。

**柏拉姆·汗的失宠** 阿卡巴在给柏拉姆·汗的一封信中建议他需要休息，并劝他去麦加。这实际上是一道流放令。接到命令后，柏拉姆·汗感到震惊，但还是服从了。后来，阿卡巴在这个新党派的说服下，做了一件恶意的事。他委派柏拉姆·汗的私敌皮尔·穆罕默德监护他出国。柏拉姆·汗一身清白，对于这个污辱自然是忿恨至极。他起而反抗，在旁遮普拉起一支队伍，但在贾朗达尔附近的一次战斗中战败。然而，阿卡巴宽大为怀，宽恕了他的反叛，尽管流放令仍未撤销。但柏拉姆·汗未能到达麦加，途中他被一个阿富汗人刺死，他的驼队遭到抢劫。柏拉姆·汗一家，包括他的儿子阿布杜勒·拉欣被带回首都，阿卡巴收柏拉姆·汗的遗孀沙里玛公主为妻，并把小阿布杜勒当作自己的儿子收养成人。阿布杜勒·拉欣后来成为第一个显贵，享受大汗称号。

**马哈姆·安加的结局** 阿卡巴虽摆脱了柏拉姆·汗，可是他自己的地位并未好转。所不同的，只是马哈姆·安加的纠缠和她的儿子、阿卡巴的异母兄弟阿达姆·汗的挑剔代替了柏拉姆·汗的父亲般的严厉管教。他们的党羽包括一些惯于看风驶舵的乌里玛，这些人过去在王室的参事当中是无足轻重的。阿卡巴的言行举止，一个未受过教育，聪明的，要求独立思索的年轻人的见解，全都在他们批评、反对之列。一天，阿卡巴穿着过生日用的黄色丝袍上朝，遭到主管司法的阿布杜勒·纳比长老的严厉训斥。阿卡巴对这位令人尊敬的长老没有说什么，转而向他的母亲诉苦。这位善良的老妇人对他说："我的儿，你应当为朝中有这样正直、完美的人而骄傲。他们为履行自己的职责而甘冒风险。我的儿，你能

忍受一位年迈的神圣法律大师对你如此的对待，历史将为你而感到骄傲。”阿卡巴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但是一场小小的风波有时也会酿成严重的后果。马哈姆·安加的影响继续了两年。当阿卡巴派遣阿达姆·汗和皮尔·穆罕默德出征时，他们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竟表现出那样贪婪和残忍，这使阿卡巴极为不满。他对阿达姆·汗的专横亦愈加反感。当阿达姆·汗从马尔瓦召回时，已成为一个不可一世的人。1562年5月的一天，他竟在朝上攻击并杀害了新宰相。然后，他奔向阿卡巴的卧室，显然不怀好意。阿卡巴正在休息，听说发生的一切，极为愤慨，他一拳把阿达姆·汗打倒在地，并下令当即处决了这个恶棍。这使马哈姆·安加肝肠欲裂，她卧床不起，仅一个月即死去。

**阿卡巴皇帝**　作为一位真正独立的君主，阿卡巴确定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国家的政令统一。他以十年的时间来实现这项目标。马尔瓦已为阿达姆·汗和皮尔·穆罕默德所征服，但当它的浪漫的统治者，著名的巴兹·巴哈杜尔王子所依恋的鲁普·马蒂王后死于非命时，他本人只是战败并被赶出了他的国土。巴兹·巴哈杜尔收复了部分领土，与莫卧儿王朝对抗了若干年。1564年，阿卡巴委派他的阿沙夫·汗将军就任卡拉和东方省总督；他还奉命征服贡德瓦纳的卡拉—卡坦加小王国。该国君主是个幼童，他的母亲杜加瓦蒂任摄政王。她是个有才干的妇人，勇敢而美丽。她奋起抵抗，但未能战胜帝国军队。莫卧儿军占领了一段时间，后来阿卡巴将旧王室的一个亲王扶上王位，仅吞并了王国的北部。其余部分留作朝贡国；这是阿卡巴外交的一个范例，一种使他扬名于世的品质。

**阿卡巴的政治方针**　事实上，阿卡巴在处理同所有拉吉

普特人的关系上，采用的是政治上的精明与真心实意的开明政策相结合的策略。他是个胸襟开阔的国王，这既是先天的，又不无后天的因素。早年时代，他历尽忧患，目睹过数不尽的时运兴衰，忠诚的变幻莫测，所以他宁愿化敌为友，而不愿树敌过多。况且，他熟知朝廷中突厥贵族和波斯贵族之间的唇枪舌战；他还亲眼看到过他叔父对他父亲的敌意。所以，他在待人接物方面力求谨慎。他极有远见和智慧，决心从一开始就把他的王朝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或许他曾认为，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融为一个民族，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当然这只是从他的行为中推断出来的。确定无疑的是，他决心以一种开明的态度来对待拉吉普特人，事实上，也是对待所有印度教徒，自然伊斯兰教法律仍是国家的大法。总之，他对乌里玛和他的家庭教师愈来愈厌倦。他亲眼看到逊尼派人与十叶派人的互不信任。在他面前讨论法典条文时两派的誓不两立，使他极为厌恶。虽为偏执者所包围，可是出乎他的朝臣们意外的是，阿卡巴竟摆脱了传统的束缚，在政治、宗教和社会习俗等方面，成为一个折衷主义者和开明派。在他身上，产生了一种对于一切极端的根深蒂固的厌恶心理。他开始独立思考，终于成了一位开明的政治家，那时代的所谓异端派。

**阿卡巴与拉吉普特人**　但是，当问题涉及他的帝国特权时，他从不退让，从不息事宁人。在他看来，莫卧儿皇帝就是大莫卧儿的化身。他还留心使人人懂得这一点。不过，他也与地方统治者们结盟。因此，当1562年阿姆伯尔王比哈里·马尔表示臣服时，阿卡巴同意与他的女儿结亲。穆斯林国王们经常以这种方式结盟。他将马尔王一家迁至阿格拉，授予他统领五千骑的品位。他的儿子和孙子也被

授予适当的荣誉。作为王国的贵族，他们忠实地服侍阿卡巴，在朝廷里享有最高的威望。后来，当阿卡巴征服比卡内尔和加伊萨梅尔后，他又接受这两个拉吉普特国王的女儿为妻。这样，他便通过和亲政策联合了半数拉吉普特的统治王室。

**齐托尔的陷落** 到1567年，全拉吉普塔纳已被征服，唯有米瓦尔坚持抵抗，于是阿卡巴开始围攻齐托尔城。国王欧代·辛格是个怯懦者，或许他相信"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哲学，看到他不是阿卡巴的对手，便逃进山里。他的副官加迈尔和巴塔面对着莫卧儿军队，曾长期英勇抗击，但他们无力战胜阿卡巴，死于战场。这使留下的守军士气大挫，但他们手持刀剑，出城厮杀，英勇就义。妇女们举行了献身仪式，集体自尽，齐托尔城陷落。齐托尔的陷落在拉吉普特首领当中引起一片恐怖，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国王的家族一向是拉吉普特人荣誉的象征。

**拉纳·巴尔塔普** 拉吉普特的其他统治者们一一表示归顺，全都受到了礼遇。兰桑堡、加林加尔、加伊萨梅尔和比卡内尔的首领们成为莫卧儿臣民。唯有米瓦尔的既定继承人、太子拉纳·巴尔塔伯仍在抵抗。这个失去盟国、失去王国大部分资源的豪门贵族之子，一直战斗到阿卡巴派来一支大军时为止；这支军队由阿沙夫·汗和曼·辛格统率，于霍尔迪加遭遇拉吉普特军。拉纳·巴尔塔普奋勇如虎，但终于失败。他逃入山区，他的城堡相继落入莫卧儿人手里。然而，拉纳·巴尔塔普仍不屈不挠地坚持着战斗，被帝国军队从一座山头追赶到另一座山头，直到这位拉吉普特荣誉的捍卫者于1597年1月19日死去，终年五十七岁。随着他的死，拉吉普特人的有效反抗停息了数代之久。

**古吉拉特** 阿卡巴的下一个目标是古吉拉特。它有多方面的重要性。它不仅是帝国的西部屏障，而且有许多港口，是同西方和远东贸易的转运站。阿卡巴亲自出征古吉拉特，于1573年2月占领苏拉特。但是直到稍后阿卡巴于阿赫默德堡打败古吉拉特军队之后，征服才告一段落。阿卡巴的税务大臣托达尔·马尔受命重建这个富饶省分的财政。后于1577年，由希哈布丁接替托达尔，他成为一位税制专家。不久该省又呈现繁荣昌盛的景象。

**孟加拉和喀布尔** 苏尔家族国王们的后裔继续统治孟加拉一直到1564年。同年，比哈尔总督苏赖曼·卡拉拉尼将孟加拉并入阿卡巴的宗主权之下。但是1572年苏赖曼死后，他的儿子达伍德宣布自立为王，于是阿卡巴于1574年前往讨伐，将他逐出比哈尔和孟加拉；从此孟加拉被永久吞并。另一方面，喀布尔在其总督米尔扎·穆罕默德·哈金的统治下，已成为一个半独立的国家。一个时期内阿卡巴未进行干预，但当米尔扎·哈金实际上侵入旁遮普并企图征服印度斯坦时，阿卡巴便出兵征讨了。米尔扎·哈金不战而逃，阿卡巴于1581年8月进入喀布尔。这时米尔扎·哈金保证今后要忠于职守，于是阿卡巴宽恕了他，并恢复了他的职位。但在1585年米尔扎·哈金死后，喀布尔终于被并入帝国版图。

**德干** 坎德什对阿卡巴极为重要，因为这里有印度最著名的要塞——坚固的阿希加尔堡垒。阿卡巴向德干的所有王国派出使者，请他们接受他的宗主国地位。这是一种政治手段。阿卡巴已经了解到葡萄牙人在西印度的利益，他想控制德干，以便把葡萄牙人逐出印度。象预想的那样，阿卡巴从德干穆斯林诸王国所得到的只是些托词，坎德什的统治者断然拒绝了他的建议。于是阿卡巴派遣阿布杜勒·拉欣（柏拉

姆之子）和他自己的儿子穆拉德王子前往征服阿赫默德纳加尔。摄政王布提·钱德·比比以罕有的勇气和决心，抗击莫卧儿军队。她的亲自指挥，她的不倦的努力，她的机智和她的军事技巧使守军深受鼓舞，他们在莫卧儿军队的猛烈进攻下毫不动摇。于是双方缔结一项和约，据此和约，阿卡巴获得比拉尔，阿赫默德纳加尔接受了他的宗主权。稍后，钱德·比比退出重要的政治活动，贵族们废除了与阿卡巴的和约，因此阿卡巴再次派兵进攻他们。1597年，阿赫默德纳加尔军队终于兵败于阿斯提附近的苏巴，阿赫默德纳加尔城于1600年被占领。这时钱德·比比已经去世。王国未被正式吞并，但已变成莫卧儿的附属国。坎德什也是这样，苏丹不愿接受莫卧儿的条件。所以当阿卡巴亲自率军到达时，坎德什苏丹继续抵抗。阿卡巴急欲获得著名的阿希加尔要塞，可是因为该城十分坚固，所以不得不先施计谋，后采取贿赂。金钱打开了阿希加尔的城门，这座防卫森严的堡垒终于被占领了。这是阿卡巴最后一次征战。

**阿卡巴对宗教的态度**　我们现在应当讨论一下阿卡巴当政期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就是他的宗教政策。同时代的阿布杜勒·法兹尔、巴道尼和尼扎姆乌丁的案卷中有大量证据说明，阿卡巴是个天才的真理追求者。他的宫中建有一座礼拜殿，为举行宗教讨论会之用。正是在这里，他听取穆斯林神学家、婆罗门教士、耆那教士和耶稣教教士们的观点和论辩。他对宗教思想真诚地抱有兴趣，但学者们中间那种教条似的武断或激烈的意见分歧使他极为苦恼。早年苏菲派教师们的影响依然徘徊于他的脑际，他的博爱思想——他的印度教徒妻子们的影响以及他的知识好友、两位杰出的学者朝臣使他胸怀宽阔。所以，他的宽容是真诚的；由于他的开

明观点符合他想把印度建成一个牢固的实体的政治抱负，因之他采取了一项使数代人感到迷惑不解并引起许多争论的宗教政策。

**阿卡巴的信仰** 同时代的史学家巴道尼在他的《巴道尼史》中，基督徒在他们的记载中，都称阿卡巴为叛教者，因为他提出了泛神教。这种论断是武断的。权威史学家和科学考察者们考察了这个问题，发现难以证实这种极端观点。可以肯定，阿卡巴从未失去信仰。他以身殉教，坚定不移。但是，他也起到了“安拉的阿卡巴”这个短语所包含的那种作用，允许人们在他面前跪拜，尽管他曾利用过一个驯服的伊斯兰教师为他寻找根据，以证明他这种非伊斯兰习俗的正确性。在国王面前吻地是一种旧习俗，它是后期奥斯曼王朝苏丹—哈里发宫廷礼仪的一部分。阿卡巴把它发展为前额触地。这可能是因为阿卡巴不愿穆斯林乌里玛干预国务，所以决心做他自己王国内的宗教首领。他象1778年奥斯曼苏丹阿布杜勒·哈米德那样，为自己僭取了同样的地位。许多穆斯林国王都曾宣布自己是哈里发，而且在各个时代也都有一批法律学家出来证实他们僭取的称号的合法性，如同我们在第十章里所讨论的。

阿卡巴尊重其他宗教的长处。他要求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其他宗教信徒赞赏他人宗教的长处，消除互相间的仇恨。他的泛神教不过是这一计划的外衣。虽然他确曾采用某些非伊斯兰的习俗，但是他从未否认真主或《古兰经》的圣洁和权威，这也是事实。许多作家，从巴道尼到V.A史密斯，都对阿卡巴扒倒废弃不用的清真寺、对印度教礼仪和太阳神崇拜津津乐道，议论甚多，但是他们忘记了阿卡巴禁止印度教的某些有害的习俗，从法律上规定寡妇可以改嫁，并制止童

婚。诚然，他也禁止宰牛，但这是政治措施而非宗教信条。他对先知的敬仰从未动摇过。接近他统治的末期，当艾卜·图拉布带着一块据称留有先知脚印的圣石到达时，尽管阿卡巴并不相信这件遗物的真实性，但他仍走出许多里程前往迎接。即使在巴道尼断言他已脱离伊斯兰教的那些日子里，他仍到瓦加·毛努丁的陵墓朝圣。他并未把他的泛神教强加于人。在这点上，也许他过于乐观了，认为他的所有属民一定会只相信这个最好的宗教。从最坏处说，所谓泛神教不过是一种短命的异端，它在阿卡巴生前就已死亡了。临终时，他在床榻上聆听了《古兰经》的诵读，死后按穆斯林的仪式，举行了葬礼。

**作为统治者的阿卡巴** 无人否认过，也不可能否认，阿卡巴作为一位统治者，一位政治家和一位文学艺术保护人的伟大。他具有一种非常诱人的魅力。他看上去是一位十足的国王，举止上也象个国王。在战场上或在狩猎中，他象帖木儿王室的所有君王一样，表现出非凡的勇敢，甚至达到孤注一掷的程度。虽然就一般意义说来，他未受过教育，但是他的文学情趣却非常典雅，他的第一性的悟力和智力，他对诗歌、文学、历史、哲学和宗教的兴趣既纯朴，又浓厚。他身边聚集了许多学者、诗人、哲学家和各色各样天资出众的人才。作为一个施政者，他的勤奋、精力和敏锐是不寻常的。阿布杜勒·法兹尔详细记述了他的兴趣，这使各级文职官员经常保持警惕。虽然他象那个时代的所有国王那样，是个专制主义者，但他相信，一个统治者对国家负有重大职责。在他看来，所有臣民——无论他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都一律平等，享有同等的权利。阿卡巴处事极为公平，甚至走向另一极端，有时实际上压制穆斯林的权利。他未曾鼓励印度

民族运动，如一些人所推断的那样，因为印度民族运动已经以一种羞答答的方式开始了。不过它只是涓涓细流，尚处在初生期，性质上仍然是宗教运动。无疑，有些印度教徒被授以高级职位，但王国的显贵们依然是穆斯林。作为社会和政治进化的一个结果，印度教徒正在崭露头角。他们确曾在阿卡巴的统治下获得推动力，但是一般印度教徒或英国人心目中的开明的阿卡巴与刻板的奥朗则布的鲜明对照，则是虚幻的，是基于传说而非以事实为根据。

**吉汗吉尔** 阿卡巴死于1605年，由他的儿子努鲁丁·吉汗吉尔继承王位。吉汗吉尔是个不肖之子，他在作为色里姆王子时，曾两次反叛他的父亲。他加入了顽固党的行列，他们认为，阿卡巴过多地受到了他的印度教亲属和他的自由派谋士们的影响。吉汗吉尔还卷入一次阴谋，这次阴谋导致阿卡巴的好友阿布杜勒·法兹尔之死。他甚至与贵族们闹得不可开交，其中一些人曾阴谋把色里姆的儿子胡斯娄王子扶上王位。胡斯娄是个英俊的青年，极孚人望。他是一位拉吉普特公主的儿子，曾得到他慈父般的叔父、大贵族曼·辛格的支持，但所有这些阴谋都以失败而告终。阿卡巴仍然控制着局势，因为他宽恕了色里姆王子的阴谋活动，所以当这位伟大的君主逝世后，色里姆才得以登位。

**吉汗吉尔的早年** 吉汗吉尔开端良好；他是个成熟的人，继承了他父亲的某些优良品质。他兴趣广泛，雄心勃勃，具有管理能力和主持公道的正义感。他爱好体育，热心于自然科学研究。他宣布，他的统治将以十二条法令为基础，他还下令将这些法令雕刻在石柱上。他建立了一整套司法制度，任何人都可以到他那里寻求公正。他还向正统派许诺，他将遵从穆斯林法律规定，维护伊斯兰教的习俗。他有

着良好的意图，但他生来懒惰、散漫。渐渐地，他的漂亮的原则被他遗忘了。接近他统治的末期，他只是他的野心勃勃的母后努尔·吉汗和她的弟弟、宰相阿沙夫·汗手中的傀儡。但是，吉汗吉尔的衰落是缓慢的，逐步的。

**胡斯娄的反叛：锡克教徒的敌意** 他遭受的第一次打击，是他的儿子胡斯娄的反叛。胡斯娄王子有着强大的支持者，阿卡巴的异母兄弟、强大的贵族阿萨姆亲王是他的岳父。但是，当胡斯娄来旁遮普宣布独立后，吉汗吉尔立即派兵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他。他的支持者们被杀，胡斯娄入狱，后来死在狱中。在印度，对伊斯兰教不幸的是，胡斯娄的支持者当中有个锡克教古鲁，名叫阿尔坚·迪夫，是锡克教的第五代师尊。他曾以金钱和军队帮助过胡斯娄，这或许是因为他的母亲是个印度教徒，他本人也是个半印度血统人之故吧。当追究他参与叛乱的责任时，他争辩说，他做这件事是出于仁慈和良知，也是出于他对阿卡巴恩典的感激。可是，对吉汗吉尔来说，这看来象是叛国，所以古鲁的参加被视为政治犯罪而受到惩罚。这件事引起锡克教徒的愤恨，从此他们开始公开敌视莫卧儿人。这种敌意，最初采取地下运动的形式，表现为起义和敌对行动。但是渐渐地，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开始与莫卧儿驻旁遮普的总督发生冲突，他们的活动增强了国内的反莫卧儿运动。锡克教徒尽可以把他们的运动看作宗教运动，但对统治者来说，他们的活动就只能被看成是政治动乱和叛乱。因此，双方之间的鸿沟加深了。为反抗莫卧儿人而战死的锡克教首领们被尊为殉教者，双方都采取了报复手段和残暴行为。锡克教徒对伊斯兰教的这种仇恨一直延续到今天。

**努尔·吉汗** 1611年，吉汗吉尔娶了一位名叫希尔·阿

富汗的波斯封建主的遗孀努尔·吉汗为妻。浪漫史作家们就吉汗吉尔对努尔·吉汗的热恋编写了一部离奇的故事，书中说他指使人谋杀了她的前夫。现代研究推翻了这些无稽之谈。关于这件事，根本找不到同时代的证据。实际情形是：希尔·阿富汗参加了1607年的叛乱，吉汗吉尔命令新任孟加拉总督库布丁调查这件事，在一次双方之间的小冲突中，库布丁被杀。库布丁的随从向希尔·阿富汗一方发起攻击，希尔·阿富汗在搏斗中死去。他的妻子和幼女被带到朝廷，努尔·吉汗在宫中生活了四年之后，才偶然间引起吉汗吉尔的注意。她是个有天赋的女性，聪明而有教养，吉汗吉尔愈加倾心于她。结果，努尔·吉汗的父亲和兄弟成了朝中的显贵。

**德干战争** 吉汗吉尔在位时，未发生过大的战争。德干驻军仍在阿赫默德纳加尔毫无目的地作战，但这时阿赫默德纳加尔有了一位颇为能干的施政者，此人即是阿比西尼亚人马立克·阿姆巴尔，他以游击战术，消耗帝国军队的实力。他甚至将土著马拉塔山区人编入他的部队，这些土著人极容易学会游击战术。这种政策必将产生可怕的后果。在沙·吉汗时代的领袖们如沙吉·彭舍尔及其儿子，奥朗则布时代著名的希瓦吉的领导下，这些经过训练的山区人逐渐成为莫卧儿王朝不共戴天的死敌。1614年，阿卡巴的朋友和伙伴，年迈的拉吉普特亲王曼·辛格死于德干。

**与拉吉普特人的战争** 正在德干指挥作战的胡拉姆王子，这时奉命负责对米瓦尔王国作战，米瓦尔人在缓慢地向前推进，已有一个时期了。胡拉姆以充沛的精力和饱满的热情投入这场战事，不久就使齐托尔的拉吉普特人守军陷入绝境。当政者阿姆尔·辛格请求投降条件，得到了满足。他请

求免予服侍朝廷，而由他的儿子拉纳卡兰·辛格顶替。他还同意不再在齐托尔设防。皇帝为他的儿子的成功感到欣慰，批准了这项条约。卡兰·辛格被授予统领五千骑的品位，封为王国的小贵族，这是一项崇高的荣誉。当时，因为忠诚而在朝廷上受封的贵族，都被授以五千骑的品位。以后再有值得表彰的业绩，则可晋升到七千骑的品位；只有同姓亲王才能得到统领万骑的最高品位。授与品位的同时，还有封地或供养这些军队的俸禄，此外还有相应的地位。因为战胜拉吉普特人，胡拉姆亲王被授予沙的称号和两万柴特、一万萨瓦尔的特殊地位。他还被任命为德干军队的总司令，时年仅二十四岁。

**胡拉姆亲王**　胡拉姆亲王这时正在加紧准备对阿赫默德纳加尔的战争。苏丹阿迪尔·沙和一向有权势的大臣马立克·阿姆巴尔认识到，胡拉姆是个不可小看的人，于是双方开始谈判。最后他们同意放弃他们占领已久的巴拉加特，割让阿赫默德纳加尔及其他一些城堡。1617年，当胡拉姆于这次新胜利之后返回首都时，立时成了举国的英雄。皇帝授予他沙·吉汗的称号，还破例授予他三万柴特和两万萨瓦尔的品位。努尔·吉汗以他的名义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尔后，他被派往康格拉，这是一个不满的中心。康格拉国王惯于迫害当地的穆斯林，举止非常傲慢。胡拉姆亲王征服了康格拉。1620年11月该城投降时，在集市广众之下宰杀了一头牛并下令兴建一座清真寺。这时，胡拉姆亲王需要返回德干，以解救阿布杜勒·拉欣大汗之危，后者正遭到可怕的马立克·阿姆巴尔的勒索。途中，他象他的曾祖父巴贝尔一样，发誓永不沾酒。他把酒全部倒入河里，摔碎了所有酒盏，还把金银酒杯分给穷人。到达德干后，他采取了大胆的措施：边收集

被马立克·阿姆尔剥夺了土地的德干封建军事领主的散兵游勇，边向布尔罕浦尔进攻。这一仗打得又顽强、又巧妙，那位阿比西尼亚人只好再次求和。他让出了被他侵占的全部莫卧儿领土，并缴纳五百万卢比，作为参加阿姆巴尔反帝国战争的阿赫默德纳加尔、格尔康达和比加普尔王国的集体赔款。莫卧儿人的这项帝国政策，在这位皇帝的孙子奥朗则布时代达到顶峰，最后他几乎征服了整个德干。

**沙·吉汗和努尔·吉汗** 沙·吉汗在布尔罕浦尔停留了一段时间，以重建在战争中遭到破坏的行政机构。直到这时，沙·吉汗仍是民众崇拜的英雄，但是，他的屡次成功在皇帝的近臣中非但没有激起热情，反倒引起了嫉妒。这一次他未得到奖偿，自然引起他的怀疑。当吉汗吉尔病倒时，沙·吉汗仍在德干。吉汗吉尔的健康和智力早已开始衰退，饮酒开始损害他的健康。努尔·吉汗已经把实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她对继承人的看法不同于沙·吉汗。她偏爱吉汗吉尔的幼子沙亚尔，并把她和她的前夫希尔·阿富汗的亲生女儿许配与他。据说，为确保他的地位，沙·吉汗于1622年除掉了吉汗吉尔随身带到德干的另一个儿子胡斯娄。据称，胡斯娄死于腹绞痛，但是，这种说法一般不为人们所信，因为对胡斯娄的死因产生怀疑，许多追随者背弃了沙·吉汗。吉汗吉尔本人在他的回忆录里未加评论地记述了他的宠儿胡斯娄之死。

在这关键时刻，沙法维国王沙·阿巴斯侵入阿富汗，占领了坎达哈。吉汗吉尔命令沙·吉汗立即去解救坎达哈之危，但沙·吉汗迟疑不决。因为不愿为其他权力要求者廓清道路，他从容不迫地从布尔罕浦尔转移到曼都。努尔·吉汗——自从她父亲死后，她就是权力中心——失去了耐性，命

令沙·吉汗将他的主要军事长官和精良部队交回首都。沙亚尔王子受命指挥这些部队，沙·吉汗在旁遮普的军事领地也被赐予沙亚尔。这是沙·吉汗所难以忍受的，他举兵反叛了。许多贵族加入他的行列，包括年迈的大汗，尽管努尔·吉汗的兄弟，沙·吉汗的岳父阿沙夫·汗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努尔·吉汗派遣一支军队，由马哈巴特·汗和巴维兹亲王指挥，前往迎击沙·吉汗。两军于德里南部遭遇，沙·吉汗因人数上处于劣势而战败。他转移到马尔瓦，后到德干；从德干取道德陵加纳向孟加拉进军，攻占比哈尔和孟加拉。马哈巴特·汗尾随于后，再次将他打败。这以后，沙·吉汗返回德干。1625年，他寻求与父亲和解，但是在实现和平之前，他必须交出罗塔斯、阿希尔加二城，并把他的儿子奥郎则布送到朝廷，作为人质。沙·吉汗在他父亲在世期间未再北上；他留在德干，最远不超过拉吉普塔纳。

**马哈巴特·汗** 马哈巴特·汗这时是帝国军队的统帅。努尔·吉汗和她的宰相、她的弟弟阿沙夫·汗不满于他的影响，他们不久就指控马哈巴特·汗在战败沙·吉汗时侵吞了从孟加拉获取的战利品。马哈巴特·汗甚至被宣召入朝，这是一个象马哈巴特·汗那样傲慢的人所无法忍受的，他采取了对抗行动。当时，皇帝正驻扎在旁遮普的吉鲁姆河畔，于是他向吉鲁姆发动一次强攻，俘虏了吉汗吉尔。努尔·吉汗的营地设在河的对岸，她竭力想营救皇帝，但未能成功，马哈巴特将他劫持到喀布尔。但是，努尔·吉汗是个非常忠实的妻子，她对吉汗吉尔皇帝的爱慕和忠诚从未动摇过。在白沙瓦，她自愿投向皇帝。这时她处在马哈巴特的控制之下，但他是个武夫，不是这位杰出的王后的对手。她圆滑而彬彬有礼地对待马哈巴特，使他产生好感。他们一起返回，当马

哈巴特的军队行至皇帝的忠实部队的集结地——罗塔斯时，她便劝说马哈巴特·汗释放吉汗吉尔。马哈巴特·汗是个现实主义者。他接受了不可避免的选择，释放了阿沙夫·汗和皇帝，答应效力于吉汗吉尔。沙·吉汗这时已开始北上，以加强他的地位。他多少仍依赖于德干当权者们的帮助，尽管他自己拥有一支小小的军队。他率军进攻信德的塔塔，包围了这座城镇。他原指望能够得到波斯国王的帮助，但援军未到，只收到了忠告。吉汗吉尔——更确切些，努尔·吉汗，派遣马哈巴特南下信德，攻打沙·吉汗，但马哈巴特·汗这时已经厌恶努尔·吉汗和她的兄弟，加入了沙·吉汗一伙，从而加强了他的地位。巴维兹王子已于1626年亡故，所以除努尔·吉汗所宠爱的女婿、年轻的沙亚尔之外，在沙·吉汗和王位之间已经没有其他竞争者了。

**吉汗吉尔之死**　吉汗吉尔患病已久，死于1627年10月。努尔·吉汗立刻通知了在拉合尔的沙亚尔。沙亚尔自称皇帝，接管了公共金库，以争取贵族和军队的支持。但他未把阿沙夫·汗计算在内，后者自然宠爱他的女婿沙·吉汗。阿沙夫·汗负责照管达拉·希克，他成功地控制了努尔·吉汗的活动，扶植胡斯娄亲王的儿子达瓦尔·布克斯登位。吉汗吉尔的遗体被运往拉合尔，安葬于拉维河畔，后来在那里修建了一座美丽壮观的陵堂，现称为沙达拉陵堂。沙亚尔战败后，被挖去了双目。沙·吉汗火速北上，行前下令处死了他的所有男性亲属。达瓦尔·布克斯是这道命令的牺牲品之一。沙·吉汗后来抱怨他的儿子奥朗则布粗暴地对待他和他的另几个儿子，但是应当记住，在沙·吉汗登位时，他自己也决不是清白无辜的。

**吉汗吉尔的性格**　吉汗吉尔是个得天独厚的人。身为伟

大的阿卡巴忠实有望的儿子，他父亲的宠儿，大帝国的既定继承人，一位美丽、有教养的王后的丈夫，吉汗吉尔真可谓万事如意。起初，他显示出机敏、宽厚和热诚；他有着高度的正义感，酷爱伊斯兰教，但在性格上有着根本性的弱点。他未能戒酒。当他看到有象伊特麦德—伍德—达拉和阿沙夫·汗这样的政治家，象马哈巴特·汗这样的军事统帅时，他对国务的兴趣淡薄了。在他的晚年，他或许已堕落为一个碌碌无为的人。但是，他以人道和体谅留下了美名。

**游方圣人瓦加·巴吉·比拉**　到吉汗吉尔登位时，阿卡巴的近乎异端的泛神教已不复存在，仅保留了在皇帝面前跪拜的恶习。接近阿卡巴统治的末期，另一位大神学家来到印度，建立了苏菲派纳斯班迪教团。这位游方圣人即是瓦加·巴吉·比拉。他极为质朴而谦卑，以平易近人的方式开始工作。他的教团相信，联络平民和官方，影响权势者，以便在社交中收到最大的益处。瓦加在来德里五年后去世，但他的教诣和他的人格影响极大。他为他的教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培养了一批能干的助手，增强了社会各阶级对教法的尊敬。在贵族中间，他的主要弟子是旁遮普总督纳瓦布·穆尔塔扎·汗。他一生虔敬，把他的全部财产分给穷人，开办学堂和清真寺附属学校，队商客栈和孤儿院，资助各种社会慈善机关，供养圣族后裔和学者。他深受世人爱戴，被尊为“长生不老”的长老。瓦加的另一弟子，是希尔信德的大长老阿赫默德，他在伊斯兰世界以“信仰的千年复兴者”著称。

**信仰的千年复兴者——阿赫默德**　谢赫·阿赫默德是一位天才的作家和一位雄辩的演说家。富有非凡的洞察力，优越的智力和高度的精神力量。谢赫·阿赫默德甚至受到他的

导师、神圣的瓦加·巴吉·比拉的尊敬。1603年瓦加去世后，谢赫·阿赫默德成为纳斯班迪教团的首领。他的著作中包含着令人心醉神迷的言论，它使平庸的读者们感到震惊。谢赫·阿赫默德自称是信仰的千年不遇的复兴者，他的弟子们相信他具有非凡的力量。消息传到吉汗吉尔及其朝廷。宫廷里的御用学者特别反对谢赫·阿赫默德的一项声明，声明宣称他实际上已经通过了精神上的升华阶段，其地位甚至超过了先知的伙伴。一份陈情书呈送到吉汗吉尔面前，皇帝宣召谢赫·阿赫默德入朝说明他的声明。吉汗吉尔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载了事件的全部经过，因为他的正统观点，他对这位复兴者使用了相当刻薄的字眼。谢赫·阿赫默德解释说，他所谈的只是瞬息间的启蒙，而他的真正的精神地位并未接近正统哈里发的崇高地位；神秘的闪现和亲密灵交的突然迸发是任何人都可能发生的，无须僭取任何精神上的地位。可是，御用学者和吉汗吉尔不能理解他的解释，皇上很不满意。就在这时，一位朝臣向皇上说明，谢赫·阿赫默德入朝时未下跪。谢赫·阿赫默德回答说，一个穆斯林只能在主的面前跪拜。这就更加触怒了皇帝，他以反国家的罪名将他流放到格瓦里尔。这位长老在格瓦里尔度过一年时间，但仍未停止写作或传道。一年以后，他和皇帝和解。吉汗吉尔体面地释放了他，答应将他留在身边或皇家军队里。长老欣然同意，因为这种地位将使他的讲道获得更大的活动范围。这位复兴者证明自己是一位具有高尚人格的人，他为神秘的真理和沙里亚教法辩护，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欧洲人的利益**　吉汗吉尔的朝廷来了几个英国来访者，他们带来了英国国王的信件，谋求贸易特权。最初，这些要求遭到葡萄牙人的反对，他们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可是

在1615年，由英王詹姆士一世正式任命的外交家路易·托马斯爵士来到了印度。他受到了良好的接待，在他逗留的三年期间，他为东印度公司谋取了一些特权。欧洲列强为在东方获取市场和贸易优惠的竞争由此而起，结果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在这里建立起大批企业。竞争首先使荷兰人得到好处，尤其是在当时仍以穆斯林居民为主的东印度群岛。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的渗入，已于第十二章里作过讨论。

**沙·吉汗（1628—1658年）** 由于激烈的政争，吉汗吉尔晚年时只是个名义上的君主。当沙·吉汗终于获得王位时，人们期待着和平和秩序的恢复。他以一位能干的施政者著称，行动果决，当机立断。他没有使老百姓失望。在能干的大臣们的辅佐下，他重整了国家的财政，他当政的大部分时期维持了和平局面。由于拉吉普特人刚刚战败，所以大多数人都拥护他。一些史学家谈到他的母亲和祖母都是拉吉普特公主，但这件事实不足以说明拉吉普特人的忠诚。吉汗吉尔同样是一位拉吉普特公主的儿子，可是拉吉普特人却在阿姆尔·辛格的率领下揭竿而起。沙·吉汗统治时期获得安宁的另一原因，是因为有象阿沙夫·汗这样富有经验的政治家和象马哈巴特·汗这样著名将军的辅佐。

**叛乱和起义** 然而，在一个象印度这样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幅员广阔的国家，一个部族首领总可以找到这样或那样理由同帝国开战，所以叛乱和起义在所难免。珠哈尔·辛格就曾煽起一次这样的起义。珠哈尔·辛格是比尔·辛格·班迪拉之子，盛传他曾为色里姆亲王杀害了阿布杜勒·法兹尔。他在班德勒山区发动叛乱，后来兵败投降。他甚至在莫卧儿军中服过役，并在德干打过五年仗。但当他返回领地时，他又开始谋反活动。这次，他进攻贡德瓦纳，夺取了它的首

都，处死了贡德瓦纳国王。1634年，奥朗则布王子奉命前往平叛。他征服了班德勒的所有要塞，将珠哈尔·辛格赶出国外，这里成为莫卧儿的一个保护国。

**与比加普尔和格尔康达的战争** 比加普尔和格尔康达是五个原巴曼尼王国中仅存的两个。其余几个已被莫卧儿帝国吞并。沙·吉汗的一支军队在莫卧儿的奥里萨总督的指挥下，于1629年侵入格尔康达，占领曼苏尔加；另一支军队占领了德陵加纳。这是轻而易举的。但是，与比加普尔的战争包含着有损于莫卧儿人的新的特点。1631年，比加普尔的统治苏丹阿迪尔·沙与阿赫默德纳加尔的末代统治者走向联合，沙·吉汗派遣他的岳父阿沙夫·汗率军进攻比加普尔本土。这片土地遭到两国军队的蹂躏，人烟荒芜，民不聊生。比加普尔的马拉塔人在沙吉·彭舍尔的领导下，参加了各种小规模的战斗。因为皇后突然病故，沙·吉汗被迫停止一个时期的敌对行动，但在1635年又返回南部。这时，沙吉·彭舍尔发动了一次新的政变。他找到尼扎姆夏希王朝的一个亲王，立为阿赫默德纳加尔的君主，自任他的统帅和参事。他还收复了原阿赫默德纳加尔的相当一部分领土。这正是沙·吉汗所担扰的。时局出现了一次总复苏：国与国之间互相愚弄，又都反对莫卧儿王朝；马拉塔人夹在中间，时而站在这一边，时而站在那一边，每一次都从中渔利。所以在1636年，沙·吉汗向格尔康达、比加普尔发出最后通牒，命令两国接受莫卧儿皇帝为其宗主，定期完纳贡赋，以重新确认他们的忠诚。格尔康达接受了条件，但比加普尔表示拒绝。于是，沙·吉汗派遣两支军队，一支对付比加普尔苏丹阿迪尔·沙，一支对付沙吉·彭舍尔。两支军队双双获得成功。阿迪尔·沙表示臣服。比加普尔同意缴纳二百万卢比作为战争赔

款，并尊重莫卧儿臣属国格尔康达的边界。沙吉也表示归顺。之后，沙·吉汗返回首都，留下奥朗则布担任德干总督。

**马拉塔人** 德干各国的政局，因为一个新觉醒的民族，马拉塔人的爆炸性的力量而进一步复杂化。马拉塔民众圣人们的讲道，因为有了象图卡兰这样的天才的圣人——诗人而极大地加强了。民众圣人们原来提倡的温顺的教义，这时已变为咄咄逼人的教义，或者说是一种好战的运动。吉汗吉尔时代的马立克·阿姆巴尔和沙·吉汗时代的沙吉·彭舍尔，为马拉塔人提供了良好的游击战训练。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位有才智的青年，他利用了上述因素。此人即是彭舍尔的天才的儿子希瓦吉。奥朗则布了解这种危险，他担任总督期间曾以多年的时间来铲除对莫卧儿帝国的这一威胁，但是这个运动太强大而难以控制。温和的虔信运动在旁遮普产生了类似的结果，那里的锡克教徒已经有了一项战斗使命。在班德尔罕，一个称为沙纳米的教派正在煽起类似的动乱。争夺王位的战斗开始之时，暴风雨的前奏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

**作为统治者的沙·吉汗** 沙·吉汗素以沙·吉汗大帝著称于世。经过最初几年因继承权问题而产生的不稳定之后，在莫卧儿印度本土——北印度再未发生战乱，到处是一派和平昌盛的景象。政府管理井井有条，国家税收源源而入。这位皇帝登位时即已名声在外。他以一位善良的穆斯林著称，但并非偏执的盲信者。作为皇帝，他维护印度教臣民的权益，而当问题涉及伊斯兰的荣誉时，他决不容忍任何人说三道四。听说在遥远的古吉拉特印度教徒娶穆斯林姑娘为妻，他立即下达极为严厉的命令，要求停止这种违反教规的伤风败俗行为。在接近阿卡巴统治末期，谢赫·阿赫默德长老的

抱怨是不无根据的。“印度教徒受到如此怂恿，竟扒倒清真寺，改建庙宇、池塘。他们可以随意礼拜，欢度自己的宗教节日，即使干预到穆斯林的信仰和习俗，穆斯林统治者亦无能为力。在印度教斋日，印度教徒举行斋戒，同时要求穆斯林守斋，穆斯林面包师和食品店不得营业。可是，在穆斯林的斋月，他们却大吃大喝，并出售糖果和其他食品。因为伊斯兰教为阴影所笼罩，尽管当政的苏丹是个穆斯林，我们也只能听之任之。”但是在沙·吉汗的统治下，在高洁的纳瓦布·穆尔塔扎·汗等人的言传身教下，穆斯林终于恢复了信心，阿卡巴统治时期因印度教徒的上升而产生的沮丧情绪渐渐消失了。沙·吉汗还废止了在朝上跪拜的旧习，甚至以征收人头税作为惩罚手段，来对付那些猖狂的印度教徒。

**作为建设者的沙·吉汗**　作为优美建筑物的建设者，沙·吉汗是无与伦比的。在他当朝时期，兴建了许多宏伟壮观的建筑物，如德里的红堡和主麻清真寺，阿格拉的栩栩如生的摩蒂清真寺，优美的伊特马德—伍德—道拉陵墓，拉合尔老城的秀丽的吉汗吉尔陵墓。此外，还有近百座较小的建筑。

**沙·吉汗的四个儿子**　沙·吉汗在六十六岁时身染重病。他的四个儿子在印度的四个地方担任副王总督。达拉·希克据有喀布尔、西旁遮普和信德；苏加据有奥里萨和孟加拉；穆拉德据有古吉拉特和马尔瓦；奥朗则布据有德干。宠儿达拉一度留在皇帝身边，由他的代理人掌管他的各行省。几个王子都很干练，不过达拉只是个名义上的穆斯林。他抱有极其自由的观念，甚至走到极端，宣布《奥义书》是先于《古兰经》的启示并同为神圣。这种开明思想使他赢得了印度教徒的支持；尽管他颇为傲慢，但在金钱上却非常慷慨。苏

加是个优秀的将军，但却沉迷于饮酒寻欢。再则，他是个十叶派信徒，招募基督徒雇佣军并与马瓦尔的拉吉普特人结为盟友。穆拉德是四子中最勇敢的一个，但他头脑简单，是个见酒不要命的人。奥朗则布是个逊尼派信徒，具有某种禁欲主义倾向；他严肃得象个法官，自我意识性强，非常刻苦。他厌恶轻浮，严肃、认真地对待穆斯林君主的责任，他的性格的基本特征是严肃、公正。穆拉德是个粗犷奔放的帖木儿王子。两个年长的兄弟达拉和苏加是阿卡巴影响下的产物。奥朗则布是个抗议者，他强烈反对阿卡巴和吉汗吉尔的姑息主义。

**弟兄们走上战争道路**　谣传夸大了沙·吉汗病情的严重性，弟兄之间的关系立刻变得紧张起来。首先采取行动的，是不大可能继位的苏加和穆拉德。两个真正的竞争者是达拉和奥朗则布，他们代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态度，要求建立两种不同类型的印度。达拉是个印度人，即令不是指血缘而言，也确是指所受的教养；奥朗则布是个中亚人，一个地地道道的帖木儿后代。从根本上说，他是个强者，更加精明。他寸步不离德干，没有理由相信，他是在坐等时机。敌对的批评家们指责他伪善，但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却寥寥无几。事实是，当着达拉在主持中央政务时，穆拉德和苏加两人也都在以自己的名义铸造金币，苏加甚至带领一支大军向德里进发。奥朗则布仍未采取任何行动。达拉派遣一支军队，打败了苏加。苏加退回孟加拉。作为一项防范措施，奥朗则布派出一支巡逻队，但他并未越过文底耶山脉。罗珊公主不断地将事态的发展通知他。只是通过罗珊公主，他才得知，他在朝廷的代表伊沙·伯格的财产遭到达拉的查封，并得知，如果他从德干起兵，佐德普尔王加斯旺·辛格将率兵

进攻奥朗则布。

**继承权的战争** 穆拉德这时谋求与奥朗则布结盟，这两兄弟同意全力集中他们的资源。两军会师于纳尔布达河的北岸。得悉这次会合后，加斯旺·辛格匆忙率军赶到，一场战斗于1658年4月拉开序幕，结果加斯旺·辛格战败，逃离战场。稍事得到恢复的沙·吉汗，这时想要离开阿格拉到德里，但达拉强迫他留在阿格拉，并率领六万军队前往迎击奥朗则布和穆拉德。沙·吉汗劝他取消这次行动，甚至提出由他自己亲往，但一贯傲慢的达拉不予理会。他于苏姆加尔遭遇奥朗则布的军队，一场大战于1658年5月在那里爆发了。穆拉德在战场上表现出非凡的勇气，达拉战败，被迫逃回阿格拉。他羞愧万分，无地自容，尽管沙·吉汗屡次召见他，他都不去晋见父亲。当夜，他带着全家离去拉合尔。奥朗则布率军进驻阿格拉。沙·吉汗这时传话给奥朗则布，表示完全宽恕他，并请他来面见他。柏尼尔和其他史学家认为，这是捉拿奥朗则布的一个阴谋，幕后人是达拉利益的保护人吉汗·阿拉公主。奥朗则布是个谨慎的人，未亲自去晋见父亲，而是派遣他的儿子阿扎姆·沙王子带着金银珠宝前往赔礼。可是，沙·吉汗仍然偏袒达拉。当他致书给喀布尔的马哈巴特·汗，要他袒护达拉时，奥朗则布得出结论：必须软禁他的父亲。于是，他把他的父亲安置在阿格拉城堡。甚至与奥朗则布不友好的柏尼尔也承认，他处处使沙·吉汗感到舒适，并同他商讨国务问题。他甚至把他尊为自己的宗教导师。但是，他对穆拉德却缺乏信任。同时代的史学家阿吉尔·汗说，穆拉德是个非常轻信的人，当他的谋士们提醒他说，沙姆加尔大捷归功于他，他应当当朝，他便离开奥朗则布，并开始以许诺和贿赂引诱宫廷贵族。不久，他就拥有一

支二万余人的军队。另一场内战看来已不可避免。于是奥朗则布召见并款待了他，趁他熟睡时逮捕了他。除掉穆拉德，在政治上或许是无可非议，但逮捕的方式却不大道德。穆拉德被解往格瓦里尔，于1661年12月被处死在那里，罪名是谋杀。达拉再次开战。他通过木尔坦、信德来到德干，用穆拉德存放在古吉拉特价值百万卢比的金币，建立起一支军队。加斯旺王曾表示与他结盟，后又转向奥朗则布。达拉率军抵达阿吉米尔，再次败北。他逃到信德，后转战于坎达哈。在博兰山口附近，他犯了一个错误，接受了塔塔尔部族首领马立克·汗的善意款待。马立克·汗效忠于奥朗则布，他把达拉引渡给他手下的一个将军。达拉被解往德里，奥朗则布朝廷的教法官指控他犯有叛国罪。后来他被宣判死刑，死后埋葬在胡马云墓。苏加兵败于比纳尔斯附近的巴哈杜尔浦尔，被俘后解往格瓦里尔，后来服鸦片自杀。

**世界征服者奥朗则布** 要想直截了当地对这位当政者作出评述，那是很困难的。他把帝国扩展到印度的顶角，战败了他的所有挑战者。同他作对的，不仅有印度教徒，而且有旁遮普的锡克教徒，中印度的沙坦米人，德干的马拉塔人和拉吉普塔纳的拉吉普特人。这是长期反叛的顶峰。或许他的正统派的声誉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了。人们已经忘记了象阿劳丁·哈里吉、穆罕默德、图格鲁格、希坎德尔·洛迪和希尔·沙·苏里这些早年苏丹们的风度。半个世纪以来，他们首先看到的是这样一位君主，他宁愿一连数小时聆听罗多尔福·阿奎维那神父或安东尼奥·蒙塞雷特神父充斥着辱骂伊斯兰教及其先知的讲道。印度熟知这样一位穆斯林君主，他不是法律和秩序的维护者，而是一个品酒行家。接着，人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位君主，他充满着激情和威严；虽身为穆斯

林并遵守每日的宗教功课，也只是作为橱窗摆设罢了。难怪人们难以理解：一个缺少朋友，没有好友、没有宠爱者的皇帝，即位不久就下令不准将清真言铸造在钱币上，理由是有损于圣言。这位君主还废止了阿卡巴创立的伊拉希历，恢复了穆斯林太阴历。他还任命了一位公共道德检查官。发现宫廷乐师悠闲自得，白白浪费大好时光，他便停止了宫廷娱乐，因为这不合于帝国朝廷的尊严。乐师们被解雇了，发以优厚的养老金，但保留了皇家乐队，以备举行礼仪时使用。莫卧儿人也曾采用过印度教的习俗，过生日时，以金银称量体重。奥朗则布认为这是偶象崇拜并予以禁止。另一项遭到废止的习俗是日课①。最后一项，也是最难以宽恕的，是这位皇帝没有个人嗜好。他终日努力工作，不饮酒，不闲谈，亲自照管和检查一切，爱惜王国的资源，不愿摆阔气，讲排场。公众产生了怀疑，因为从他身上看不到多少“印度人”的气质。不久，印度教徒开始对他产生恐惧，后来由恐惧变为憎恨。

**征服阿萨姆** 沙·吉汗当政时期，莫卧儿人就不得不与阿萨姆的阿霍姆国王们开战，因为这个半莫卧儿王朝已经热烈地接受了印度教，并开始侵扰莫卧儿边界。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阿霍姆人夺取了卡姆鲁普的部分领土，占据三年之久。1661年，米尔·珠姆拉被任命为东孟加拉总督，奉命前往收复被占领的莫卧儿领土。他率军进入阿萨姆，于1662年3月到达阿萨姆的首都。阿萨姆王逃走，米尔·珠姆拉占领这座城市，获取了全部财物。可是，他不能久留那里，因为那一年阿萨姆的可怕的雨季来得格外地早。珠德哈尔王误认

① 指穆斯林每日举行的例行礼拜。——译注

为帝国军队已经撤退，遂挥军袭击莫卧儿军后队。莫卧儿将军迪里尔·汗立即给他一顿教训，迫使他接受了一项屈辱条约，交出许多财宝、部分领土和许多只象。米尔·珠姆拉这时早已上了年纪，不久即死去，奥朗则布的叔父米尔扎·沙伊斯塔被任命为孟加拉总督。他肃清了出没于布拉马普德拉河航道及其三角洲地区的葡萄牙海盗。沙伊斯塔·汗以极其有效的方式统治孟加拉达三十年之久。

**奥朗则布和非穆斯林** 在阿卡巴的宽容时期，城乡的印度教徒实际上阻止了穆斯林兴建清真寺，而他们自己却兴建起无数的庙宇。奥朗则布不能容忍这种现象继续下去。早在他统治的初期，他就颁布过一道命令，宣布虽然无须扒倒现存的庙宇，但所有新庙宇的建设必须立即停止。这道法令原则上得到了遵守，但时而有些穆斯林官员确实执行过了头，扒倒了半落成的庙宇。他还听说印度教徒在他们的居住区建立学堂，鼓励穆斯林儿童到那里入学，向孩子们灌输反穆斯林的思想。一项调查表明，这种指责是符合事实的，于是奥朗则布禁止穆斯林入印度教徒学堂。印度教徒过去委身于他们在朝廷和军队里的高级官员，而今则愤恨奥朗则布的这些措施。奥朗则布视为是保护穆斯林文化的种种措施，在印度教徒看来，则是对他们宗教信仰的干涉。

**旁遮普的锡克教徒** 自第五代古鲁阿尔坚·迪夫在吉汗吉尔时代因支持胡斯娄反叛而受到惩罚以来，锡克教徒一直仇视莫卧儿人。同莫卧儿人开战，已成为他们信条的一部分。作为游击战的一种手段，他们诉诸于抢劫和掠夺。他们被打散成小股，驱赶至丛林之中，常常被宣布为不法分子，但他们仍然掠夺成性。1661年，直言不讳的好战者德格·巴哈杜尔成为锡克教的古鲁。他派出代理人，四处制造骚乱。

当这种活动危及公众和平时，奥朗则布便下令将古鲁的所有代理人赶到城外。对此，德格·巴哈杜尔发动了一场反莫卧儿人的圣战，但莫卧儿军队打败了锡克教徒，俘获了他们的古鲁，并将其解往德里。他以破坏治安、煽动暴乱的罪名受到审讯，于1675年被判处死刑。他的天才的继任者、末代古鲁戈宾·辛格成为伊斯兰教的一名公开的敌人。他重新组织起锡克教徒，建立了一支更加有效的军队。以这支新军，他开始发动一场反旁遮普穆斯林总督的公开的游击战。他获得了如此的成功，以致帝国军队不得不多次派来同他们作战。

**莫卧儿人的行政管理** 莫卧儿人建有一套非常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它经受了两个多世纪的考验。莫卧儿人组织政府时，穆斯林在次大陆已经生活了几个世纪。他们在人数上有所增长，许多人娶嫁到印度家庭。确实，他们之中的大部分这时已成为半印度人，并逐渐发展了一种新的语言——乌尔都语。他们了解印度人，喜欢他们，双方之间的隔阂已不象过去那样深。担任低级公职的穆斯林也比过去多了。另一方面，印度教徒开始与穆斯林共同担任高级官职。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下，印度教得到发展，更富有人情味了。虔信运动为普通印度教徒带来了他们迫切需要的精神力量，播下了新时代的种子。莫卧儿人幸运地有了一位象希尔·沙·苏里这样的天才者。他以五年的时间规划了经济，为建立一套行政管理体制打下了基础，这套体制后来又在阿卡巴大师手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莫卧儿政府** 政府自然是个人说了算，皇帝是独裁者。作为一个穆斯林，皇帝是“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他的话就是法律，当然仅限于法律范围以内，即作为平民的保护人。如果一个象阿卡巴那样的国王超越了教法的界限，势必

造成无穷的灾难。然而，这位莫卧儿皇帝不是闲散者；他每日工作数小时，首先听取诉状、报告，作出裁决，然后召集朝臣会议。甚至在九十高龄时，仍执掌朝政。当然，皇帝也任命大臣，以资辅佐。大臣中以宰相地位最高，其次是维齐尔，或财政大臣；之下是军需大臣，负责军队的给养；再往下是宗教事务与司法首脑，他还负责重新规划宗教基金——用于慈善目的土地。当然有时皇帝也签署这些赐令。

**公职** 行政职务由印度人以及为寻找工作来这里的能干的外籍人担任。当然，他们须首先晋见皇帝，自然需要有引见人。大部分外籍穆斯林是波斯人，也有阿富汗人和土耳其人。一位英国史学家估计，百分之七十的高级官职为外籍穆斯林所占据，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仅据有百分之三十。阿卡巴时代以后，雇用了更多的印度教徒，特别是拉吉普特人。因为这是一项帝国公职，显然贵族出身和具有贵族背景的人更适合担任这样的职务。构成莫卧儿政府特征的官吏制度，实质上起源于封建制，性质上是贵族的。一个人被引见皇帝以前，首先要对他的身世做一定的考察，然后皇帝才能对他发话，作出适当的录用。他的官位取决于他的品格。晋升的机会是不少的，但这取决于一个人的能力。官员们的俸禄或以现金或以实物支付。有些统治者不赞成赠赐军事封地，因为这易于使这些官吏们获得独立。

**军队** 官吏制度的确立使得保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已无必要。然而，形势需要时，皇帝也调集大批军队，其战斗力和素质取决于官吏制度的好坏。一般有四种军队。第一种是由印度首领和王子供养、指挥的军队；第二种是由官吏们供养的军队；第三种是国家供养的远征军，置于官吏们的控制之下；最后是士绅、冒险家们的队伍，他们是个别招募的，

当发生情况时，只给予他们少量指挥权。总之，莫卧儿军队被训练成一架有效的战争机器。军队由皇帝和皇族亲王们指挥，后来则由拉吉普特亲王或卓有战功的著名将领们指挥。但是渐渐地，莫卧儿军队的士气和战斗素质开始衰落下来。他们的炮兵从来不很有效，尤其是在对付欧洲人时。当马拉塔人起而反抗莫卧儿人时，莫卧儿军队已经变成一个笨重的机体，头重脚轻，行动迟缓，极其腐败。后期莫卧儿军队大大劣于随巴贝尔来印度的土耳其籍士兵。

**法律与秩序** 法律的源头是皇帝本人。皇帝的朝廷设有伊斯兰教师团，他们是皇帝的宗规法律顾问，当然在他们之上还有伊斯兰教长老和“沙德尔”。“沙德尔”是首席法官，各城镇均设有他的法官组织。一些皇帝还留有自己的法律附言，例如，保存至今的奥朗则布的案卷就附有不少法律附言。然而，奥朗则布的最大的贡献还在于编纂穆斯林法律。这部杰出的穆斯林法律文献是在尼扎姆毛拉指导下，由一个由权威的穆斯林法律博士们组成的庞大机构准备的。仅此就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的学识、高度的法律意识和致力于沙里亚教法的精神。

**税收制度** 税收有中央和地方两个来源。地方税收包括小宗税、生产税、消费税、商业和职业税、人头税和市场税。中央税收包括大宗商业税、礼品税、遗产税、矿业税、盐税、关税、土地税和人头税。礼品税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来源，因为按照宫廷礼节，在各种节期朝臣们要向皇帝进奉厚礼。当然皇帝也回赠一些礼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象征性的。海关税也不可忽视。阿卡巴当政时期，仅苏拉特一港年收入就达到五十万卢比。土地税是收入的主要来源。这项税制由希尔·沙·苏里开创，经图达尔·马尔及其能干的

助手希哈布丁进一步发展，后来当奥朗则布王子担任德干总督时又有所改进。它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益。

**教育和科学** 教育一向受到穆斯林统治者们的大力资助。德里、贾温普尔、马尔瓦和孟加拉的苏丹们都曾开办学校和研究机构，捐建道院，奖励学者，好象这种资助是一项神圣的义务。所以当莫卧儿人来到时，这里已经有了大批小学和中学。莫卧儿统治者们在自己身边聚拢了许多诗人和哲学家，教法官和艺术家。胡马云以热爱书籍著称。他复位后做的几件事中，有一件事就是修建图书馆。希尔·沙是个博学者，他尊重他人的学问，并在希沙尔和贾普尔之间的纳诺尔建立了一所学院，它是城里最大的建筑之一。接下是阿卡巴。他的资助举世皆知。他有着敏锐的判断力，熟知多种学科。他听读的长长的书目，是由阿布杜勒·法兹尔开列的。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兴趣之广泛。他还保护印度文学，曾下令把许多梵文典籍译成波斯文。

**城市生活** 莫卧儿时代，城市人口有了巨大的增长。拉合尔、德里、阿格拉、阿拉哈巴德等城市已发展为文化、社会、工业和商业生活的都市中心。阿吉米尔和比纳尔斯成为重要的宗教中心。欧洲旅行家们证实了如下事实：印度有拉合尔和阿格拉两座大城市。荷兰作家德拉艾特甚至宣称，拉合尔在莫卧儿时期是一座比伦敦或巴黎还要大的城市。直到沙·吉汗时代一直是帝国首都的阿格拉，以一些世界上最优美的建筑，许许多多的宫廷和花园使观光者们眼花缭乱。座落于两条重要河流汇合处的阿拉哈巴德，因中央地区与孟加拉之间的内河贸易，享有中心的地位。帝国的主要港口是西海岸的苏拉特、布鲁奇和坎贝以及孟加拉的吉大港和索纳贡。苏拉特被誉为印度港口中的王后。其重要性有三方面的

原因：它与远东之间有着建立已久的贸易；它是与西方贸易的主要集散地，朝觐者须从这里出发前往麦加朝觐；它拥有大仓库、优美的建筑、大商店和国内银行家组织机构，它的书面信誉驰名于大半个东部世界。正是在这座城市，葡萄牙人和英国人最先获准开办他们自己的工厂。结果，苏拉特发展为一座商埠，它的港口停泊着从中国到大不列颠的各国船只。

**印度的工业** 如我们所知，到十五世纪，印度已是个商业大国。十六世纪，在莫卧儿人的统治下，工业也有所发展，产品数量不断增加。棉、丝织品、木材、象牙、金属制品、披肩、锦缎，甚至香料、贵油，都增加了出口量。国家的主要出口物是棉织品。现代研究表明，造船业是莫卧儿时期的主要工业，在坎贝、巴森和库赤等西部港口，建造了相当大吨位的船只。东部诸省盛产优质棉，与远东保持着相当繁荣的贸易往来。从奥里沙到达卡，全国各地到处是手工纺织机，这里生产的棉、丝织品，数量之多，质量之好，使旅行家们惊叹不已。象牙匠、金工匠、金银匠、宝石匠、石器工人和石匠们的高超的技艺，受到象贝尼尔和塔维尼尔这样的西方旅行家们的称赞。印度工匠们虽有如此高超的技艺，可是却不能说，工人的生活比农民的生活来得容易。除在皇家或贵族特殊保护下工作的技术手工匠外，中产者和商人夺去了他们的大部分利润。

**交通** 随着帝国的扩大，需要有便利的交通，因之莫卧儿人极其重视国家的公路和江河运输。希尔·沙·苏里是大规模规划国家交通的第一个皇帝，他建筑了从白沙瓦到孟加拉的主干公路，沿途设有客栈、水井和其他方便设施。从中央地区到苏拉特港，建有一条专用公路线。它始于阿格拉，经

比亚纳、格瓦里尔，至阿赫默德巴德，从那里通往苏拉特。沿着这条公路运来国家的工业品以及到麦加和其他圣地的朝觐者。公路一般是安全的，但是有时也有结伙的强盗沿路抢劫，以致国家不得不进行惩罚性的征讨。通常队商都有自己的武装保护。从阿哈拉巴德到孟加拉的恒河航运非常繁忙，装载着大量货物的驳船南来北往，川流不息。因为莫卧儿人在德干的帝国政策，那里的战争连绵不断，通往德干的公路需要常年畅通无阻。国家组织了驿站网，沙·吉汗时期以及后来奥朗则布当朝的最后二十年间，莫卧儿人在德干从事长期的战争，公路保养得极好。

**社会生活** 从克什米尔到比加普尔的宏伟建筑和花园，可以衡量出莫卧儿时代的辉煌业绩。清真寺建筑随处可见，如阿格拉的珍珠寺、德里的朱米清真寺、拉合尔的巴德夏希清真寺，在穆塔拉和比纳尔斯矗立着富丽堂皇、庄严无比的庙宇。德干的穆斯林诸王国建有许多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清真寺。世界最大的拱北① ——比加普尔的古尔·古姆巴德拱北是建筑技巧上的奇迹，比加普尔的易卜拉欣和塔吉苏丹的陵园是南部穆斯林美学情趣的杰出典范。格尔康达的建筑也不比比加普尔逊色，其美丽、辉煌反映了穆斯林印度的文明和富足。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饮食和衣着非常考究。男人穿着丝绸锦缎，佩戴着宝石。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一样，穿着上流社会的服装。食物和消遣是多方面的。菜谱是波斯菜肴和印度菜肴的混合物，以波斯和土耳其菜肴为主。这种奢好遍及生活各个领域，甚至影响到军队。莱因·鲍尔怀着惊异的心情描绘了奥朗则布时期帝国军队出征时的装束，并将它的

① 阿拉伯语qubbah的音译，意为"圆顶建筑"，是盛行于阿拉伯的一种建筑形式。——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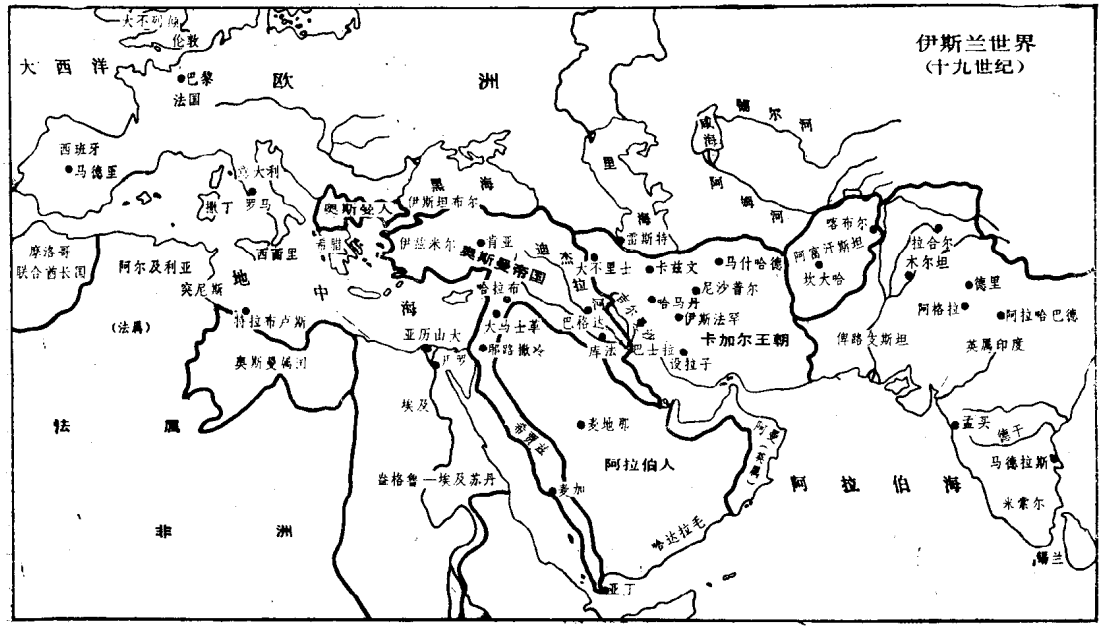
奢华与印度早期穆斯林征服者几乎是斯巴达克式的装束相对照。衣着和食物，社会风俗和上流社会的礼节，全都高度波斯化了。甚至象西瓦吉这样有着民族主义倾向的印度君王，其宫廷礼仪也反映出德里帝国的风尚。在思想领域也是这样，存在着相当的同一性。每一个受过教育、有文化的印度教徒，都以波斯语为交际工具。作为这种种族、文化、思想的混合物而出现的乌尔都语，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共同产物。朝臣和贵族们重视文化修养，普遍喜爱诗歌和音乐。教育以伦理学为基础，但它在修辞学、语言学、史学和哲学方面提供了一种开明的背景知识。结果，产生了高度的文化水准，莫卧儿社会达到了高度的文明。

# 第十四章

# 十九世纪的伊斯兰教

**穆斯林政权的解体** 十九世纪是伊斯兰教的昏暗时期。其间，所有伊斯兰国家都已开始崩溃。西方与伊斯兰教之间争夺霸权的长期斗争，似乎已经以前者的胜利而告终。解体的过程是令人沮丧的，它从摩洛哥一直绵延到印度这样一个广阔的天幕之下。但是，人们在想到一个世纪以后出现的复兴之前，必须面对现实，并试图了解衰落的原因。从这一观点出发，对十九世纪作一番研究，极为重要。十八世纪末，俄国和其他欧洲列强已经兴起；与此同时，土耳其帝国已被肢解。在北非、埃及和叙利亚，正处于政治上的停滞状态；在波斯，赞德王朝已经灭亡，由卡加尔王朝取而代之；在印度，莫卧儿王朝象马拉塔政权一样崩溃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正在向整个次大陆扩充其政治势力。只有在中阿拉伯，古老的伊斯兰精神在瓦哈比运动下得以复活。诚如汤因比所说，“欧洲列强正把一根套索投向伊斯兰世界，可是由于回想起伊斯兰教的战斗力，他们用了很长时间才开始拉紧这根套索”①。不过，伊斯兰教的这段喘息时间，更多地应归之于欧洲列强之间的争夺。本章探讨欧洲列强逐渐侵入穆斯林世界的过程，以1801年仍是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奥斯曼帝国为开端。

① A·J·汤因比：《世界与西方》第22页。——原注


伊斯兰世界
（十九世纪）
大西洋
欧洲
大不列颠
伦敦
巴黎
法国
西班牙
马德里
意大利
罗马
威尼斯
热那亚人
黑海
伊斯坦布尔
希腊
伊兹米尔
奥斯曼帝国
迈杰拉
大不里士
卡兹文
马什哈德
雷斯特
咸海
锡尔河
阿姆河
里海
喀布尔
阿富汗斯坦
坎大哈
拉合尔
木尔坦
德里
阿格拉
阿拉哈巴德
英属印度
摩洛哥
联合酋长国
阿尔及利亚
突尼斯
地中海
哈拉布
尼沙普尔
哈马丹
伊斯法罕
卡加尔王朝
德黑兰
俾路支斯坦
（法属）
特拉布卢斯
奥斯曼属地
大马士革
耶路撒冷
巴格达
库法
巴士拉
设拉子
亚历山大
开罗
埃及
麦地那
阿拉伯人
阿拉伯海
孟买
德干
马德拉斯
米索尔
锡兰
法属
非洲
苏伊士
麦加
益格鲁—埃及苏丹
哈达拉毛
亚丁

**奥斯曼帝国** 当政于1789—1807年的色里姆三世，是个奋发有为的苏丹。他意识到政府体制已经腐败，奥斯曼政权要想生存下去，必须立即着手某种变革。需要采取果断措施医治的主要弊端，是军事组织。一度为奥斯曼生力军的近卫军团①，已成为一种负担，妨碍着进步的每个步骤。因此，苏丹决定建立一支效仿法国式的新军团；法国驻土耳其新大使西巴斯丁试图予以协助。色里姆三世还发现，与外国政府的贸易是不正常的，因为它是建立在特许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他决定将对外贸易置于更健全的基础之上。帝国的古老而弊端重重的税制也需要改革。但他的努力毫无结果，因为近卫军团和宗教首领联合起来予以坚决抵制。苏丹的注意力又因埃及发生的事件而有所转移。

**拿破仑在埃及(1798年)** 同叙利亚一样，埃及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但当时的埃及总督加沙·巴沙只是个半独立的统治者。有权势的马木路克贵族把持着所有显要官职，叙利亚也在他们的统辖之下。但是象所有其他北非行省——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或的黎波里塔尼亚一样，埃及和叙利亚继续向奥斯曼苏丹缴纳年贡。它们被视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

拿破仑的计划是通过征服埃及，如果可能，就打通通向印度的中间地带，并在中东为自己和法国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以打击英国在印度日益增长的势力。他于1798年侵入埃及，在金字塔战役中轻而易举地战胜马木路克军队，成为埃及的主人。苏丹对法国宣战，但他无力立即阻止拿破仑的东进。由于拿破仑的舰队在尼罗河战役中被大不列颠著名海军

① 即前文提及的童子军团。——译注

统帅尼尔森勋爵所摧毁，拿破仑被封锁在埃及。于是，他于1799年2月长驱直入巴勒斯坦并袭击了加法。当他在那里遭到意外抵抗时，他便把扣作人质的一千二百名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俘虏统统杀掉，因为他们妨碍他的行动；这是一件不人道的行为，在他的生涯中永远是个污点。他包围了阿克里湾，仅发现英舰向驻军提供军需。奋不顾身的顽强抵抗，终于使拿破仑扫清通向东方道路的企图宣告失败。军队中发生瘟疫，供应不足和徒然的攻击，这一切尤使拿破仑感到沮丧；因此，他决定撤回埃及。这时，土耳其人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已在阿布基尔湾登陆，直接威胁着他在开罗的基地。

土耳其军队中无人能与拿破仑的军事技艺相匹敌，他和他的骑兵司令穆拉轻而易举地将他们击败。对穆斯林幸运的是，这时法国发生的事变，促使拿破仑返回。他于1799年8月下旬，避开英国海军的警戒，为法国和他个人的权力，做了一次成功的突围。

**拿破仑以后的埃及**　他留下克里伯尔将军担任法军统帅和驻埃及总督，但克里伯尔将军无力执行他的命令，因为他同法国已失去联系。不列颠海军巡视着埃及水域，当地的反抗日益高涨，因此他不得不与苏丹妥协。根据阿里希协定（1800年1月），他同意以土耳其军协助法军撤出为条件，撤离埃及。与法国交战的不列颠，拒绝承认这项安排。他们派军队在埃及登陆，向法军逼近，并在1801年3月21日交战中战败法军。一年以后，只是在亚眠欧洲条约规定的条件下，英国才同意遣返法军回国。根据同一条约，苏丹恢复了在埃及的主权，但他只是个名义上的君主；实权掌握在马木路克人手里，他们只按惯例纳贡。苏丹缺乏军事实力，难以实现自己的统治，加之色里姆三世在国内正处于困难时期，近卫

军团日益得势，苏丹的改革遭到强烈抵制。

**塞尔维亚人的起义（1804年）** 塞尔维亚人举行有组织起义时，形势就是如此。他们受到了两个爱国作家——拉基奇和奥伯拉多维奇著作的影响，而今他们又找到了乔奇·彼特罗维奇这位著名领袖，他以卡拉·乔治著称。叛乱与其说是针对苏丹的，不如说是直接反对虐待人民的驻贝尔格莱德的近卫军团。1806年，塞尔维亚人驱逐了近卫军团。两年以后，他们承认卡拉·乔治家族为他们的世袭统治者。塞尔维亚人以为，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领袖，他们也深知基督教诸国同情他们的事业；事实上，俄罗斯人给予他们以积极的支持。

**废黜色里姆三世** 当苏丹将注意力集中于北部时，首都的反动分子，以近卫军团为首，起而反对他并迫使他让位与穆斯塔法四世。这时罗斯丘克的伯拉克达·巴沙率领一支军队开进伊斯坦布尔，企图控制政局并帮助色里姆三世恢复王位。伯拉克达·巴沙于1808年占领该城，但前苏丹已被他的对手绞死，未能恢复王位。伯拉克达遂立色里姆三世的侄子、马茂德二世为新任苏丹。伯拉克达这时犯了一个错误，他把他的军队派往多瑙河，以抗击正威胁着北部边境的俄国军队。近卫军团趁机起兵反对伯拉克达，将其杀害。马茂德二世得以幸免，因为他是这个世系留下来的唯一亲王。

**马茂德二世（1808—1839年）** 马茂德二世是个傲慢和颇为固执的人。他把全部精力用于粉碎安纳托利亚的各反叛势力上，这些人几乎是半独立的，他们拒绝为苏丹提供兵源，即便是急需也罢。他当政的最初十年，就这样把精力花费在重建中央政府的权力上。在巴尔干，派去对付俄国人的军队，未能阻止俄军占领尼科波里、锡利斯特里亚和罗斯丘克。由于拿破仑对俄国的入侵迫在眉睫，俄国人对1812年5月签订

的布加勒斯特条约是求之不得的。根据该条约，俄国让出它新近的征服地，再次确认比萨拉比亚北部的普鲁士河为它的边界，这至少给予土耳其人以暂时的喘息。

**塞尔维亚人的第二次起义（1815—1817年）** 俄国人已经撤回，因为他们自己的领土正处于危急之中。但塞尔维亚人觉得，沙皇在布加勒斯特条约中无视他们的利益，出卖了塞尔维亚人反对穆斯林统治者的民族事业。他们的恐惧不无根据；土耳其人发现他们暂时未受到俄国威胁，遂于1813年进攻塞尔维亚人，轻易地镇压了卡拉·乔治领导的起义并将他流放。但当拿破仑败于滑铁卢战役后，俄国的胜利已显而易见，巴尔干的基督教各民族再次受到鼓舞，因为他们知道，现在他们可以指望俄国在道义上、甚至在行动上给予支持。塞尔维亚人召回了处于流放中的卡拉·乔治，只是使他能够在塞尔维亚人的两大党派，即奥伯里诺维奇派和卡拉·乔治派的纷争中，度过他的余生。塞尔维亚人当中不久又出现了另一新党首脑米罗希·奥伯里诺维奇。这时，近卫军团大势已去，无力镇压塞尔维亚人。于是苏丹在1817年被迫承认米罗希·奥伯里诺维奇为塞尔维亚人的世袭亲王。

**希腊的独立战争（1821—1830年）** 塞尔维亚人起义的成功鼓舞了其他巴尔干民族反土耳其统治者的起义。首先要求独立的是希腊人，他们在十八世纪时得益于黑海地区的谷物贸易，变得非常富裕。文艺复兴有助于他们的进一步觉醒。卡德琳①大帝治下的俄国，公开煽动巴尔干诸省独立。1814年，一个秘密组织，作为俄国的“希腊阴谋”的组成部分，于俄国的黑海敖德萨港成立。该组织受沙皇亚历山大一

① 一译叶卡德琳娜。——译注

世保护。首领是亚历山大·海希兰迪，出生于摩尔达维亚一个有权势的希腊纳里奥特家族，是一名俄国军官。这一广为传播的运动发端于1821年2月瓦拉吉亚的一次反土耳其起义。之后，亚历山大·海希兰迪于3月26日在摩尔达维亚举起义旗，并向沙皇公开求援。但是，沙皇鼓动革命的念头，为强有力的奥地利总理梅特涅所劝阻。因为尽管拿破仑已倒台，而且舆论仍在反对他，但革命思想并未销声匿迹，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德国。由于沙皇未予帮助，土耳其人顺利地挫败了海希兰迪领导下的失望的革命者。海希兰迪逃亡，为奥地利人俘获。

**摩里亚起义** 在土耳其驻军防不胜防的情况下，摩里亚爆发了一次重大起义。希腊人的阴谋取得成功，爱国者们起来反对并大肆屠杀土耳其人。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人对这次叛乱极其愤怒，作为报复，他们在城里屠杀了许多希腊人。希腊大主教是这次残酷暴行的牺牲者之一。俄国提出抗议，沙皇于9月27日向苏丹递交了最后通牒，要求恢复希腊教堂并确保基督徒的生命、财产安全。苏丹完全有理由为沙皇的这种侮辱性的腔调而恼怒，因此他拒绝了这一要求。外交关系终于破裂。只是由于奥地利的梅特涅和不列颠外交大臣卡塞尔雷提醒沙皇有发生革命的危险，才挽救了危局。但是，希腊人已经开战。10月，他们夺取了土耳其在摩里亚的的黎波里萨要塞并屠杀了一万名土耳其人；三个月以后，希腊人在埃比达摩斯组织了一次群众集会，宣布独立并起草了一部宪法，确认议会制政府。苏丹当即采取行动，由卡拉·阿里率领的一支土耳其舰队，占领了希俄斯岛并屠杀当地居民，作为对屠杀的黎波里萨驻军的报复。希腊人派遣舰队回击卡拉·阿里并击败了后者。于是土耳其人以一支三万人的军队

侵入希腊，希腊政府在土军到达前逃走。战争持续了整整一年，直到1822年1月土军进攻梅索朗吉昂要塞失败，被迫撤退。然而，希腊人未能从土军撤退中捞到任何好处，因为他们中间发生了内讧，新政府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争吵不休。民主对他们是件新事物，关于每个机关的各自职能，存在着激烈的意见分歧，终于导致1824年的内战。代表立法机关的康都里奥提派获胜，并在纳普利亚建立新政府。

**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1824年）** 苏丹当即向他的属下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求援。穆罕默德·阿里拥有一支强大的陆军和海军，这支军队在征服克里特岛时已显示了它的威力。1825年2月，穆罕默德·阿里答应了苏丹的请求，派其子伊卜拉欣统率一支军队到摩里亚。伊卜拉欣很快就征服整个摩里亚半岛，与此同时，土耳其的拉希德·巴沙将军率领一支军队从北部南下，再次进攻梅索朗吉昂，于1825年4月23日攻克该城。欧洲基督徒看到土耳其武力的胜利，感情上立即起了变化。此前，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一次大使会议（1824—1825年）上，奥地利和大不列颠曾劝告俄国反对外来干预，而今他们却讨论起将希腊作为由三个自治州组成的联邦问题来了。奥、英对积极干预仍有疑虑，尽管他们暗表同情。然而在梅索朗吉昂失陷后，希腊实际上投入了不列颠的怀抱，威灵顿公爵被派往圣彼得堡来结束谈判。英、俄双方签订了一项协定书，据此他们同意在土耳其人和希腊人之间进行调停，其基础是在苏丹统治下希腊的全面自治。于是，沙皇向土耳其递交了另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它恢复多瑙河沿岸各公国的原来地位，进而要求苏丹派遣使节与俄国讨论这个问题。欧洲其他列强劝告苏丹同意这项建议，但苏丹考虑到这将有损于他的个人尊严，未予接受。

**近卫军团的覆灭（1826年）** 与此同时，苏丹有他自身的麻烦；近卫军团已完全失去控制，阴谋和反叛活动有增无已。苏丹感到寸步难行，便决定解散整个近卫军团。他意识到，仅仅解散尚不能达到实际目的，遂开始做另一手准备：在埃及穆罕默德·阿里派来的教官的帮助下，组织了一支称为教练警卫团的新军团。新军团为近卫军成员的加入大开方便之门，但只有军官接受改编，其他人则举行暴动。苏丹对此早有准备，将他们一举包围，全部杀掉，甚至连暴民也未能幸免。仅1826年6月15日这一天，就约有六千到一万名近卫军团的士兵遭到杀害。这就使长期失去作用并成为一切改革的严重障碍的军事体制归于完结。

**与希腊的战争（1827年）** 当国内发生这一事变时，土军继续在希腊挺进，直到1827年6月5日雅典陷落。欧洲列强（英、法、俄）这时发出威胁，如果苏丹不接受所提的条件，就将采取积极干预；英国还向埃及派出一个使团，要求穆罕默德·阿里撤军。接着在8月，三大列强向苏丹提出一份备忘录，要求停战。列强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便把舰队派往爱琴海，三大盟国的舰队司令奉命阻止埃及向摩里亚和上希腊提供援军或给养。可是穆罕默德·阿里之子伊卜拉欣这时正在摩里亚作战，他不得不为其提供给养。为此，他准备了一艘由海军护卫的大型运输舰，送给养到爱琴海。另一方面，不列颠舰队司令又在诱劝伊卜拉欣停止军事行动，以等待他父亲的进一步指示，而对他的父亲，不列颠政府则在拚命施加压力。但是，就在这时埃及舰队到达了。同盟国的军舰先是若无其事地绕着它航行，后来则在近距离突然开炮，将其击沉。这次攻击是毫无信义的，而同盟国却称它为纳瓦里诺战役，并把它当作一次巨大的胜利向世界宣布。这一事

件至少使世人知道，欧洲列强正在与土耳其人积极作战。这件所谓胜利的消息传到欧洲时，每个人都沉浸在极大的欢乐之中。土耳其人感到被出卖了；他们未曾预见到这类令人发指的政治流氓行径。但是，苏丹孤单无援，而欧洲人在数目上处于多数。苏丹以对他的海军袭击是一次背信弃义行为为由要求赔偿，但无人理睬他。

**俄国对土耳其宣战（1828年）** 这时，同盟国的使节已经撤离伊斯坦布尔，虽然不列颠仍不赞成，但俄国已向土耳其宣战。俄军渡过多瑙河，据守南岸的土耳其军队曾一度顽强抵抗，但俄军终于在10月12日攻占瓦尔纳。欧洲列强的大使们随即在伦敦聚会，起草伦敦草约（1829年3月22日），根据该草约，希腊将宣布自治，但仍为苏丹的臣属国。可是俄国人仍不满足。俄军继续前进，于库里维奇战役（1829年6月）中击败土耳其人，8月攻克亚得里诺普尔。俄军这时威胁着伊斯坦布尔，高傲的苏丹垂头丧气。就在这时，俄军中发生时疫，沙皇又唯恐其他欧洲列强进行干预，于是同意签订亚得里诺普尔和约。在高加索，另一俄国将军攻占了卡尔斯和厄尔珠鲁姆。土耳其岌岌可危，法国总理波里格纳亲王甚至提议立即瓜分土耳其。但是，同盟国之间再次未能取得一致，尽管九十年后，他们在一个类似的场合和类似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亚得里诺普尔条约（1829年9月）** 根据亚得里诺普尔条约，俄国边界扩充到多瑙河，土耳其失去摩尔达维亚、瓦拉吉亚和现今罗马尼亚。条件非常宽大，但是土耳其人须从割让的领土内撤出全部穆斯林，并拆除全部要塞。这些条件使俄国感到高兴，但引起希腊人的不满，他们提出抗议。这一抗议被欣然接受，遂于伦敦举行了另一次会议。结果希腊取

得完全的独立，版图至少到科林斯湾，由卡普·德伊斯特里出任总统。

**穆罕默德·阿里的叛乱** 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这时向苏丹要求得到叙利亚，作为他在希腊战争中给予援助的报偿，苏丹自然非常烦乱。他在欧洲已经丧失一大部分版图，不想把另一个行省让给他的一个下属。但是，穆罕默德·阿里是个不可慢怠的人，他决定发动进攻。他派遣他的儿子伊卜拉欣率领一支军队进入叙利亚，于1832年5月27日攻克阿克里，6月15日占领大马士革，7月29日在亚历山大附近击败土军；接着，埃军侵入安纳托利亚。土耳其军队这时士气已极度低落，再也经不起一战，即便是为了祖国，反对穆斯林伙伴的战争也罢。苏丹本人是如此绝望，甚至向英国请求帮助，可是不列颠正忙于比利时问题，因此伊卜拉欣得以畅通无阻地推进。他于1832年12月12日的科尼亚战役中击败了另一支土军并深入到马尔马拉海沿岸的布鲁沙。布鲁沙曾是奥斯曼帝国奠基人奥斯曼五百年前攻克的第一座重镇。沙皇在发现埃及军队即将攻占达达尼尔海峡后，立即采取行动。他派出使团到伊斯坦布尔和亚历山大，匆忙派遣一支舰队援助苏丹，并警告穆罕默德·阿里停止前进。英法两国都不愿让俄国取得一个进入东地中海的入海口。因此，他们决心勿使伊斯坦布尔落入俄国人之手，尤其是在沙皇已经在向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派兵，以“援助”苏丹来对付埃及人的情况下。

**欧洲列强的干涉** 欧洲列强再次匆忙会晤。于1833年4月8日举行的库塔希亚会议上，法国竭力诱使苏丹将叙利亚和阿达纳让与穆罕默德·阿里。苏丹同意割让叙利亚，但拒绝割让阿达纳，俄国则支持苏丹，于是英法与俄土之间出现

了极度紧张。但在强大的压力下，苏丹同意将阿达纳也割让与穆罕默德·阿里。但是，各方都不满意，最不满意的是穆罕默德·阿里。

**温凯尔—斯凯里希条约（1833年）** 在这种压力下，土耳其决定与俄国签订一项共同防御条约。1833年7月8日，双方缔结温凯尔—斯凯里希条约。条约的有效期为八年，规定每一方在遭到攻击时，另一方有义务予以援助。可是，苏丹还被迫签署一项秘密条款，据此双方达成一项谅解，即苏丹将无条件地援助俄国，包括对外国船只关闭达达尼尔海峡。后来俄国人撤退了。但这项条约未能取悦于英国和法国，两国提出强烈抗议，因为他们意识到，条约虽未明确规定，但根据该条约，博斯普鲁斯海峡将对俄国舰队开放，而不对欧洲其他列强开放。其实，这项条约只是一个烟幕弹。两个月以后，俄国与奥地利秘密签订了慕凯格拉茨协定，据此俄国承诺将尽力维持奥斯曼帝国，但是如果土耳其的分治变得无法挽回时，它将同意与奥地利按本协定规定的条件予以分割。对其他欧洲列强的解释是，它只是神圣同盟的重申。欧洲终于满意了，因为十字终于代替了新月。

**阿布杜勒·瓦哈布和瓦哈比运动** 在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已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但是他同他的朋友大不列颠在后者提出的修筑一条横跨苏伊士地峡的铁路问题上发生了冲突。这是英国在东方的利益所必需的，但穆罕默德·阿里不喜欢这项主意，因为这时他应苏丹的请求正忙于铲除阿拉伯的瓦哈比势力。这一事件发生得有点古怪，因为它是发生于阿拉伯心脏地区的一次宗教革命的间接结果。这个清教徒运动发端于十八世纪纳季德人阿布杜勒·瓦哈布。他是个非常博学的人，是阿哈默德教长、伊本·罕百里和伊本·泰米亚的

忠实信徒。瓦哈比人相信纯正的信仰，极度的质朴和对安拉的直接礼拜。阿布杜勒·瓦哈布的反叛，起因于对先知的崇拜以及对先知的外孙和早期穆斯林圣者的近于崇拜。事实上，他领导的运动是伊斯兰教自身对全世界穆斯林的堕落行为和非伊斯兰的思想方式所作的反应。他是一个强有力的布道师，不久就聚集了大批信徒。他的教义在纳季德找到了坚实的立脚点，为阿纳耶扎部族的酋长，达里亚人穆罕默德·伊本·沙特所接受。因此，约于十八世纪末叶，穆罕默德之子阿布杜勒·阿齐兹就职时，曾得到瓦哈布儿子的亲自祝福。随着时间的推移，纳季德的沙特家族开始与麦加圣族发生冲突，后者在苏丹宗主权下曾长期管辖那块圣地。瓦哈比人为一种新的热情所鼓舞，他们厌恶对希贾兹的穆斯林始祖陵墓的半偶象式的崇拜。在改宗热情的驱使下，他们向北部和西部进军。1801年，瓦哈比人向卡尔巴拉①发动进攻，扒倒了伊玛目侯赛因墓的宏伟拱顶，运走大量战利品。两年以后，纳季德的许多部落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向麦加进军，希贾兹半独立的统治者谢里夫·阿里逃到吉达。瓦哈比人节节胜利，所向无敌。但在1803年3月4日，统治者阿布杜勒·阿齐兹王子在达里亚清真寺被一个十叶派狂信徒暗杀，他们的进军遂告一段落。

**纳季德王子沙特·伊本·阿布杜勒·阿齐兹（1803—1814年）** 他的儿子沙特这时向麦加圣族首领提出条件。他将允许谢里夫·阿里返回麦加，但他须接受沙特的宗主权并废除吉达的关税，因为瓦哈比人认为，这种税收违反伊斯兰教法。谢里夫拒绝了这项条件，于是瓦哈比人于次年占领麦

① 卡尔巴拉位于伊拉克境内，十叶派的圣地之一。——译注

地那。他们驱逐了居住在麦地那的土耳其人，并拉倒了先知和诸圣人陵墓上的华丽拱顶；瓦哈比人还禁止人们崇拜死者。希贾兹这时已落在他们手里，作为穆斯林的哈里发，苏丹不得不采取行动；因此，他要求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镇压这些狂热者。与此同时，瓦哈比人袭击了伊拉克的纳杰夫①和叙利亚的大马士革。虽然大马士革未落入他们之手，但瓦哈比派的势力范围已扩展到阿勒颇。1811年10月，当穆罕默德·阿里之子图森率领一支大军来到麦地那时，瓦哈比人的力量已极为强大，他们在历史上的巴德尔战场上击溃了埃及军队。11月，图森于塔拉巴再次战败。只是在1814年沙特·伊本·阿布杜勒·阿齐兹亲王死后，埃及人才开始取得一些成功。

**沙特亲王的性格和成就** 沙特亲王是一个令人钦佩的人，他有着典型的阿拉伯统治者的素质。他以平等的身份会见贝杜因部落酋长们，他的文雅和优秀品格给他们留下了印象。他是个雄辩的演说家和无畏的斗士。他生活俭朴，以铁面无私为人们所尊敬。象所有阿拉伯人一样，他也酷爱骏马，他的唯一的奢好，就是驯养大量马匹。他在阿拉伯恢复了公共安全并委任正式的法官来审理法律案件。血亲复仇遭到制止，人民被说服接受以血还血的准则，象《古兰经》所容许的那样。刑法根据《古兰经》的律例制定，履行宗教职责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在斋月里违反斋戒将受到严厉惩罚，课税和军事义务是强制性的，如同早期哈里发时代那样。他给阿拉伯人的土地再次带来和平和幸福，他的早折确实是阿拉伯的一大损失。他给世人恢复了纯正的伊斯兰教。

① 纳杰夫是十叶派的圣地。——译注

**穆罕默德·阿里和沙特家族** 沙特由其子阿布杜拉继任。阿布杜拉虽是个勇敢的人和出色的武士，但他究竟不是穆罕默德·阿里的正规军的对手，后者这时已经亲自登场了。埃及人步步逼近，于1814年4月攻占瓦哈比政权的中心达里亚。阿布杜拉被俘，被解往伊斯坦布尔，后被判处死刑。然而，埃及人未能长久享受他们征服阿拉伯的胜利果实。

**阿拉伯半岛的统治家族** 沙特家族仍须挥戈战斗，阿布杜拉的堂兄弟土耳其尔又在达里亚附近的利雅得建立了一个新国家。虽然阿布杜拉·土耳其尔于1832年为一个篡政者暗杀，但他的儿子费萨尔在一位能干的军官阿布杜拉·伊本·拉希德的帮助下，成功地恢复了他的王位。费萨尔活了六十岁，死后，他的儿子们之间发生冲突，萨玛尔臣属国的君王开始得势。萨玛尔亲王塔拉，是一度帮助过费萨尔国王的阿布杜拉·伊本·拉希德之子。当时，作为对他的酬报，他得到了位于达里亚西北部的萨玛尔属国。1876年，塔拉由其子穆罕默德继位，他证明自己象父亲一样能干。在南部也门称为伊玛目的统治者，未受到穆罕默德·阿里及其继承者的军队的骚扰。显然，阿拉伯人的复兴已经开始。

**阿布杜勒·马吉德（1839—1861年）和穆罕默德·阿里** 现在我们应当回到奥斯曼的始末。马茂德二世统治的晚年，是非常不幸的。虽然土耳其和俄国之间的战争已经停息一个时期，但又发生了对穆罕默德·阿里的战争，后者以埃及将独立于苏丹相威胁。因此，苏丹派他的首相拉希德·巴沙赴伦敦谈判，企图与不列颠订立一项反埃及的攻守同盟。可是，英国人自己也对埃及发生兴趣，因为它对他们有着战略价值，英国首相包尔麦斯顿只同意与土耳其人缔结防御同盟。这时，土耳其军队已从美索不达米亚越过叙利亚边界，

于1839年6月尼西布战役中为穆罕默德·阿里之子伊卜拉欣击溃。七天之后，奉命前往亚历山大与穆罕默德·阿里作战的土耳其舰队，非但未攻击埃及海军，反而向穆罕默德·阿里投降了。这究竟是出于背叛，还是出于恐惧，人们不大清楚。但毋庸置疑的是，人们普遍认为这无关大局，因为土耳其迟早总要为俄国人所吞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还只是个顽童的阿布杜勒·马吉德被扶上了王位，而他根本不能作任何决定。于是由欧洲列强代管土耳其事务。他们在二十世纪以前一直包揽着这种权力。

**伦敦条约（1840年）** 这时，五大列强向伊斯坦布尔递交了一份联合备忘录，告诉苏丹不必忧虑，他们将与穆罕默德·阿里达成一项解决办法。最初，英法之间曾有分歧，但根据伦敦协约，列强提出将埃及作为穆罕默德·阿里的世袭领地，南叙利亚只作为他的终身领地。穆罕默德·阿里被迫让出克里特、北叙利亚、麦加和麦地那给苏丹—哈里发；他还必须归还土耳其舰队。最初，穆罕默德·阿里曾予拒绝，但几个月后，在英国武力的胁迫下，他接受了亚历山大协约。于是，他成为埃及的世袭统治者，而苏丹则收回他的舰队和其他所有物。但是，奥斯曼帝国的丧钟显然已经敲响了。

**穆罕默德·阿里的成就** 然而，穆罕默德·阿里并没有闲懒。在征服阿拉伯、镇压马木路克·巴沙之后，他又转向了其他领域。1820年，他曾派遣一支军队，在他的儿子侯赛因的统率下，侵入苏丹。努比亚、森纳尔、科尔多范已被征服，并于1823年建立了喀土穆城。既然根据伦敦条约他这时已成为埃及的世袭统治者，他便把注意力转向国家的经济发展。他在亚历山大修建了一座新港并由一条运河把它同尼罗

河的西部支流连接起来。他还鼓励在国内种植棉花。他开办了新学，并把许多有价值的西方观念引入他的国家。国家的财政不久就恢复了，金钱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国库；穆罕默德·阿里本人的收入决不是微不足道的。

**穆罕默德·阿里的继任者** 穆罕默德·阿里的继承人阿巴斯一世（1848—1854年）由苏丹授以海蒂浮的称号；较之他的父亲，他对哈里发更为卑恭，对西方的影响颇为仇视。他为反对派所暗杀。1854年，他的叔父穆罕默德·赛义德登位。海蒂浮赛义德对西方影响大开方便之门；他试图废除奴隶制，取消土地国有制，谴责垄断制度，在较为开明的基础上重建了他的行政管理体制。在他统治期间，他的私人朋友、法国外交家斐迪南·德·里西获得开凿苏伊士运河的许可，苏伊士运河公司得以建立。埃及的真正现代化始于下一任总督伊斯玛仪当政时期（1863—1879年），他从欧洲各国借贷了巨额资金，用来兴建巨大的公共事业，如铁路、苏伊士运河、灌溉渠道、电信事业、港湾工程和桥梁。在他统治时期，小学的数目已从一百八十五所增加到四千六百八十五所。苏伊士运河于1869年11月17日通航，1870年完成了上埃及部分，苏丹部分的其余工程于1874年竣工。鉴于英国在这些冒险事业中曾向埃及提供帮助，戈登将军做了苏丹的第一任总督。可是到这时，国家已经债台高筑，海蒂浮不得不把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埃及股份转卖给英国。这时埃及开始了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经过初期的挫折后，于1876年2月击败埃塞俄比亚军队，从而将其权力和威望进一步扩展到中非。

**埃及的新运动** 但是，埃及的荣耀是短命的。由于财政极为困难，债权国要求提出一份情况报告。结果，任命了两

个财政监督人，一是英国人，一是法国人。后来，由欧洲人担任监督人形成制度。形势在每况愈下，人民对海蒂浮所做的关于国家发展道路的保证开始不满。部队军官的舆论中，出现了一种民族主义的新论调，在一个新近登上历史舞台的杰出人物的影响下，阿赫默德·阿拉比发起了一个运动。这个著名人物就是赛义德·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他自我规定的终生使命是，遍访各穆斯林国家，以唤醒穆斯林。在开罗，他宣讲抵制西方，提倡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以便同欧洲列强的推进浪头搏斗。他建议实现军事学校现代化，实行普遍教育和民族自决。因此，阿赫默德·阿拉比及其同党要求建立立宪制政府，但海蒂浮在英国和法国都有一些有权势的朋友，他们反对民族主义运动。但是，当这位埃及总督试图镇压民族主义者时，他发现无论英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愿意给他以任何帮助。于是他不得不成立一个以马茂德·赛米为首的民族主义内阁。但是，由于西加辛的军官们策划的一项阴谋，促使埃及总督请求英法援助。当英法的舰队出现在亚历山大时，人民骚动了。英军在炮击亚历山大后，在加涅特·沃尔斯利勋爵率领下登陆。埃军败于泰尔-尔-卡比尔，英军于1882年9月15日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开罗。

**苏丹的马赫迪** 1883年1月3日，英国政府向其他列强发出格兰维尔照会，概括了大不列颠对埃及的政策。照会说，“一俟国家秩序恢复正常，海蒂浮朝廷的权威确有保障”，大不列颠就将从埃及撤出它的武装力量。此后不久，颁布了政府组织法，根据这项法案，埃及将设有两个立法机关——立法会议和国民大会；国民大会将包括内阁部长、立法会议成员以及从各省、镇挑选的附加成员。但议会和参议会两者都毫无立法权力。驻节公使兼总领事埃佛林·巴林爵士即

后来的强有力的克罗默勋爵（1883—1907年）的统治，引起埃及人的愤怒，尽管他们推行了许多改革，整顿了财政并发展了国家的工业。苏丹的形势尤为严重。也许在苏丹充任高级官职的埃及人，是一伙冷酷无情、令人难以忍受的腐败官吏，但不管原因如何，在苏丹确实存在着对埃及人统治的普遍的忿恨。苏丹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努比亚人穆罕默德·阿赫默德，他宣称自己是马赫迪①。他聚集了一支力量，打败了赫克将军，后者奉命率领一支埃及军队前来镇压这一运动。1883年，马赫迪又在奥贝德战胜赫克的军队。这样，马赫迪便控制了位于喀土穆西南的科尔多范省。在它的西部和南部，分别为达福尔省和加扎尔省，但这两省的总督萨拉丁·巴沙和鲁顿·贝伊不久就投降了。仍在顽强抵抗的唯一总督，是最南端的赤道省总督阿明·巴沙，尽管他后来逃出那里。这时马赫迪已极其强大，英国人被迫撤出苏丹，乔治·戈登将军被派到喀土穆组织英军撤退。但戈登以为，他可以同苏丹达成谅解，于是向马赫迪提出一些条件。他宣布：他将免除一切课税，不干预奴隶买卖，并承认马赫迪为科尔多范苏丹。他还谈到，他将不再履行关于奴隶解放的1877年英埃协议。他的想法是要赢得地方首领的支持，以便在埃及宗主权下允许他们重新回到自己的统治区，重建埃及或英国在苏丹的统治。马赫迪拒绝了他的建议。战争仍在继续。起义者包围了喀土穆，于1885年1月26日攻克该城。戈登将军一直坚持到最后以待援军，与大部分守军一起被击毙。这时，马赫迪已成为苏丹的主宰。但在此后不久，他就在1885年6月去世，由他的副手、哈里发阿布杜拉继任。阿

① 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穆斯林期望的救世主。——译注

布杜拉于7月攻占卡萨拉，成为全苏丹的主人，尽管在红海地区和北部瓦迪—哈尔法附近战斗又延续了十余年。马赫迪派控制苏丹一直到1896年凯奇尼将军被派来镇压马赫迪运动并确保埃及的用水供应时为止。凯奇尼做了精心准备，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边前进边修筑铁路，以保障运输线。在获得一些据点之后，他于1898年9月2日在恩图曼与马赫迪主力遭遇。他打败了阿布杜拉。阿布杜拉与一部分军队逃走，但终于在科尔多范为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所败，于1899年11月29日遇难。根据英埃协约，在苏丹建立了“英埃共管”，这里逐渐以盎格鲁—埃及苏丹为人们所熟知。然而，海蒂浮阿巴斯·希尔米二世的权力并未因此而增强。他不满于自己的地位，企图借助法国人的帮助，以摆脱克罗默勋爵的强有力的控制。为粉碎上述阴谋，克罗默勋爵于1893年1月全面控制了埃及的统治权力。因此，到二十世纪初，埃及已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了。

**“欧洲病夫”——苏丹** 1841年，五大列强签署了海峡协约，据此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在和平时期将向一切外国舰只关闭。1844年，沙皇尼古拉访问英国，与英国签订了一项君子协定，规定一旦土耳其帝国崩溃，英俄双方应举行磋商。之后，事变正是朝着引起崩溃的方向发展的。作为第一步，获得解放的巴尔干诸国的穆斯林居民，被强行驱逐出匈牙利和瓦拉吉亚；与此同时，列强要求苏丹收容这些难民，虽然同盟国深知，土耳其的财政状况无力在国内妥善安置这些穆斯林难民。而在1849年，当俄国和奥地利压土耳其收容匈牙利的穆斯林移民、土耳其向英国求援时，英国并未予以援助。1853年，沙皇尼古拉会晤英国驻俄大使西摩尔勋爵，讨论“欧洲病夫”的死亡和土耳其帝国解体问题。

虽然俄国并不特别垂涎伊斯坦布尔，但不愿看到它落入其他大国之手。然而，双方还是达成默契：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将获得自由；英国将获得克里特和埃及。这个游戏的第一步是，由俄国出面表示它欲成为“伊斯坦布尔的希腊正教会”和“其他地区的正教会”的保护人的愿望。苏丹予以拒绝。于是，俄国派遣它的常备军越过边界，占领多瑙河沿岸诸小公国。最初，土耳其只是提出抗议，但终于被迫对俄宣战，虽然它极不愿意想到这一步，因为它对战争并未真正有所准备。可是令人惊异的是，英法这时却站到了土耳其一边，并于1853年3月对俄宣战，两者都不愿俄国占领伊斯坦布尔。据信，这个同盟的起因之一，是同盟国的如下愿望：如果可能，就要摧毁俄国在塞伯斯托波尔新建的海军基地。

**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 土耳其人的第一步行动，是派一支军队在欧麦尔·巴沙将军率领下越过多瑙河。1853年11月4日，在奥尔特尼查与俄国打了一个小仗，土军略占上风，但土耳其舰队护送的一支运输船队在黑海海面被俄国舰队击毁。英法两国立即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并把舰队派往达达尼尔海峡。数月以后，奥地利和普鲁士也结成同盟，双方各自保障对方的领土安全，并一致反对俄国。奥地利还与土耳其商谈一项条约，据此双方一致同意，战时将由奥地利占领诸小公国。看到西欧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已联合一致，俄军撤出了诸小公国。

**维也纳四条件** 土耳其的盟国——英国、法国和奥地利后来在1854年8月举行的维也纳会议上达成四项基本协议：（1）切实尊重关于维护多瑙河沿岸诸小公国和仍处于土耳其宗主权下的塞尔维亚现存政治地位的集体保证；（2）多瑙

河各出海口向一切船舶自由开放；（3）一切外国军用船只和平时期不得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4）必须迫使俄国放弃其作为苏丹治下基督徒居民监护人的要求。这些条件在提交俄国后，遭到愤怒拒绝，战争成了唯一的选择。

**战争** 在这次战争的多次交战中，以阿尔玛、巴拉克拉瓦和英克尔曼几次战役较为著名。在这三次战役中，同盟国可以说是取得了全胜或大胜。轻装旅在巴拉克拉瓦战役中发动了惊人的突击。在严寒的冬季，盟军处境极为艰难，为解除他们的痛苦，弗劳伦斯·纳丁格尔和她的护士们开始在克里米亚工作。可是，战争一直拖延到1856年而没有结果。经过多次袭击之后，俄军放弃了塞伯斯托伯尔港，他们的舰队遭到毁灭，要塞被摧毁。

**哈蒂·胡马云（1856年）** 1856年2月，苏丹在英国、法国、奥地利等盟国的胁迫下，做了某些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改革。以哈蒂·胡马云名义颁发的敕令宣布：将保障基督徒的生命、财产、信仰、荣誉和平等的公民地位；废除刑讯，改革监狱，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外国侨民占有财产。这些改革是强加于苏丹的，因此他感到不快。盟国对土耳其的进步改革感到满意，他们于伦敦会晤，起草了伦敦条约（1857年3月）。条约规定：尊重土耳其的民族和睦、帝国独立和领土完整；俄国有义务将多瑙河各出海口和比萨拉比亚的一部分让与土耳其；在高加索，俄国必须放弃卡尔斯，并放弃其作为土耳其境内希腊正教会保护人的无理要求；多瑙河沿岸诸小国家将由同盟国共同予以保障，黑海为中立海。土耳其人觉得，现在已无人干预他们，又可以自由呼吸了。

**阿布杜勒·阿齐兹（1861—1876年）** 1861年登位的阿布杜勒·阿齐兹，是个开明苏丹。在他当政时期，西方影

响日增。这也是克里米亚战争和土耳其在四年战争期间与英、法密切合作的一个结果。美国传教士在伊斯坦布尔开办了罗伯特学院，后来又在那里建立了一所女子学院。国家发行了公债，兴建了第一条铁路。自由思想得到传播，政论作家兼剧作家纳米·卡玛尔开始了他的著作活动。他把卢梭、孟德斯鸠和其他法国作家的著作译为土耳其文，还编写了《奥斯曼帝国史》。出现了诸如阿里·巴沙和福特·巴沙这样的开明政治家。1863年建立了奥斯曼帝国银行。教育受到鼓励，1868年建立加拉塔·斯里亚研究院；1869年，建立君士坦丁堡大学；1870年建立法学院。1864年，通过了维拉耶特法，其中规定大省划归总督管辖，小的州郡划归参议会和司法部门共同管辖。为使自己进一步得到启蒙，并考察欧洲人如何工作，苏丹于1867年访问了巴黎。他是出国访问的第一个苏丹。回国后，他精心制定了土耳其的民法法典，并授予一家德国公司以修筑一条连接伊斯坦布尔和匈牙利的铁路的特许。

**米达特·巴沙（1876年）** 1867年，苏伊士运河开放，奥斯曼帝国再次处在通往中东和远东的主要商道上，从而促进了帝国的繁荣。1872年，阿里·巴沙制定了一项重整帝国的方案，其中巴尔干各民族将被给予某种自治地位，但未能取得巴尔干国家的合作，而俄国却开始提出抗议。俄国对于苏丹的任何方案——无论它是如何开明，只要它使巴尔干诸小公国永久地归于奥斯曼帝国，它就不会默认。这种状况为杰出的政治家米达特·巴沙部分地有所改善。他是在阿里和福特·巴沙之后就任的。他在保加利亚和巴格达施政的优秀记录，早已使他深孚众望。他计划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但却出乎意料地遭到苏丹的反对，因为苏丹在这些问题上有他自

己的考虑。他认为，身为苏丹—哈里发，他自己拥有绝对的权力。因此米达特及其同僚废黜了阿布杜勒·阿齐兹，并于1876年5月将穆拉德五世扶上王位。然而，西加辛的一名军官策划了一项阴谋，谋杀了新政府的一批官员。米达特恢复了党内的秩序，于1876年6月15日被接受为改革党的首领。穆拉德五世终于遭到废黜，因为人们怀疑他不够廉洁公正。于是苏丹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即位，其不可避免的厄运，就是眼睁睁地看着残存的土耳其帝国解体。

**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 （1876—1909年）1876年12月23日，公布了由米达特·巴沙拟订的新宪法。宪法宣布了土耳其帝国的领土完整、个人自由、信仰自由、出版和教育的自由、赋税平等和一个议会制的政府。但米达特和他的自由派的同事们发现新苏丹是反动分子中最坏的典型。由于不愿意使他的权力受到限制，苏丹嘲弄了自由派的改革方案。1877年2月5日，他解除了米达特的职务，虽然第一次土耳其议会已经召开，苏丹却又宣布闭会。实际上，阿布杜勒·哈米德苏丹给土耳其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他的政策使国家的重建向后推迟了许多年。他的中世纪的陈腐思想极有可能使土耳其人断送掉他们的帝国。他希望成为一个专制君主，他的确成了这样的君主；米达特和他的同事因为苏丹阿布杜勒·阿齐兹之死而受到审判并被治罪。若不是因为英国的干预，苏丹一定会把他们绞死。从此，国家又恢复了它的古老的法律和它那中世纪的统治方式。

**起义** 阿布杜勒·哈米德不久就尝到了他的极端政策所引起的后果。克里特人于1878年起义。法国于1881年占领突尼斯，英国于1882年接管埃及。东部的鲁米里亚也发生了起义。亚美尼亚人于1890年起义。这些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但

它所带来的，却是残酷的镇压手段和无数人的流血。这就给予欧洲列强以再次干涉的借口。保加利亚人利用帝国内的严重不满和由此而引起的混乱，开始入侵马其顿。在巴尔干出现了秘密的地下革命党，克里特人在希腊人的鼓舞下再次起义。

**青年土耳其运动（1896—1906年）** 苏丹的独裁政策激起了欧洲的愤怒，列强已作出最后决断：土耳其帝国与其这样下去，倒不如使其早日解体。就在这紧要关头，许多流亡在外的土耳其人开始携起手来，发起青年土耳其运动。这些流亡者原本是米达特·巴沙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因其自由主义观点，被苏丹放逐国外，散居于法国、瑞士和英国。这个运动的目的是，防止帝国走向解体并在自由民族主义的基础上重建国家。青年土耳其派甚至同亚美尼亚和马其顿的革命组织以及国内的自由土耳其派建立了联系。但是，苏丹对他们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措施，致使这个运动无力挽救土耳其的衰亡。哈米德二世的唯一成就，就是修建了一条由伊斯坦布尔到匈牙利的铁路（1888年）和一条到巴格达的铁路。而在其他方面，他的统治对土耳其简直是灾难性的。帝国终于在二十世纪初期走向解体。

**北非——从摩洛哥到的黎波里** 至十九世纪初期，北非——从摩洛哥到的黎波里，仍在奥斯曼的统治之下，当然地方统治者多少是独立的。全地区仍和古时一样，以部落为基础，各自为政。沿海居民从事海上掠夺，因此落得个柏柏尔海盗的丑名。那里多半没有什么社会组织，更不知道政治意识、民主观念为何物。老百姓极其愚昧落后；昔日穆斯林帝国的辉煌，这里建立的赫赫有名的王国，早已被他们忘得一干二净。整个沿海是一座贩卖基督徒奴隶和其他奴隶的大市

他被拿破仑三世释放出狱，后被放逐，1883年死于大马士革。

**阿尔及利亚——法国的领地** 法国当时把这个国家分成三个部分，每一部分在法国议会中均有各自的代表。但在拿破仑三世当上法国皇帝之后，又恢复了军事统治。内地的部落拒不接受这些新主人，继续起来反对法国人，于是法国扩大了他们的军事行动。到1870年，法国人已征服整个阿尔及利亚。1879年，军事统治由文官政府代替。1881年，出现了伊本·阿玛玛领导的另一次起义，可是法国人过于强大，他们的军队和武器又非常现代化，因之任何部族人都难以长期同他们对抗。到1883年，伊本·阿玛玛也被征服。1898年，阿尔及利亚政府被解散，建立了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这时，阿尔及利亚已成为公认的法国领地。

**突尼斯（1881年）** 为改善国家的经济状况，突尼斯的统治者已经在欧洲借了一笔贷款。结果，象波斯和埃及一样，国家欠下了沉重的债务，债权国强迫突尼斯政府接受国际财政监督。这点已于1869年得到实现，而在1878年柏林会议上，英国又在突尼斯问题上主动帮助法国人，作为他们获得塞浦路斯岛的酬报。此后数年间，法国和意大利为夺取突尼斯各地的战略要地和租借地展开了激烈的竞争。1881年，突尼斯部族人袭击了阿尔及利亚边界，法国人迫使突尼斯统治者接受了巴尔多条约（1881年3月），据此突尼斯沦为法国的保护领。土耳其提出强烈抗议；意大利和英国也表示抗议。但是，法国人得到“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支持，因此安然无事。稍后，突尼斯人在阿里·本·哈里发的领导下举行起义，但这时法国人已正式开战并征服了突尼斯南部。根据1883年6月玛萨会议，法国人有效地接管了突尼斯事务。1896

年，法国和意大利商定，居住在突尼斯的意大利人及其后裔应受意大利法律约束。就这样，突尼斯也成为法国的一块领地。

**摩洛哥** 1894年，阿布杜勒·阿齐兹出任摩洛哥苏丹。当时，他只是个十三岁的孩子，虽然他表现出极有希望，且聪明伶俐，但他的大臣们已失去控制，他们之间的政争已使国家管理陷于混乱。由于大臣们彼此间的分裂和竞争，欧洲列强轻而易举地在那里找到了立脚点。从1900年到1903年间，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西南部原属摩洛哥苏丹的统治区，占领了伊格里、果拉拉、蒂米姆等绿洲。苏丹感到自己无力对付法国势力。1900年12月，法国和意大利达成一项秘密谅解，根据这项谅解，法国可以在摩洛哥自由行动，作为意大利在的黎波里自由行动的交换条件。法国加强了在摩洛哥的活动，到1901年，苏丹不得不签订一项协定，允许法国对边境警察享有一定的控制权。摩洛哥的形势进一步恶化，欧麦尔·扎胡尼酋长要求得到苏丹的王位，这就把国家投入内战之中（1902—1903）。这时，法国向英国靠拢，以寻求它对法国吞并摩洛哥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根据1904年4月签订的英法协约，法国同意将摩洛哥北部沿海地区划归西班牙势力范围。1908年3月，一个法国使团被派到摩洛哥首都菲兹，迫使苏丹接受一项在法国人指导下的改革计划。这以后，苏丹只是摩洛哥的名义上的统治者。

**西非** 如十一章所述，到十八世纪末，在弗拉尼部落的帮助下，这里从塞内加尔到乍得湖的内地，已为穆斯林的托科罗酋长所征服，虽然有相当一部分居民仍然是异教徒。乍得湖的东部是巴基米王国和瓦代王国，在这以外，属于达富尔苏丹辖区。在东苏丹，以库夫拉为中心的赛努西清净教派的

力量在增强，他们反对基督教渗入这些地区。1800至1850年间，欧洲国家在西部海岸建立了传教团，英国教会传教团始于1799年，巴塞尔布道会（瑞士）于1828年在黄金海岸开始积极传教活动，而英国长老会派传教士则于1846年开始在尼日尔海岸活动。其他传教会也在本世纪中叶开始活动，但他们在穆斯林居民中间收效甚微。1854年，法国的弗德尔将军被任命为驻塞内加尔总督。他采取一种咄咄逼人的政策，开始征服土库罗部族强大的酋长哈吉·欧麦尔，终于将其击败，并把他驱逐到东部上尼日尔。1864年欧麦尔死后，他的儿子们卷入了整整一代人的战争，一直延续到1890年法国征服他们的疆域时为止。弗德尔已经扩充了塞内加尔殖民地，而在他之后，法国人采取了一项更富于侵略性的政策，开始征服上尼日尔地区并在巴玛库建立战略要地（1883—1888年）。四年以后，法国人在阿金纳德上校率领下夺取了塞古，推翻了弗拉尼部落的统治。次年，他们攻占了基尼，并于1893年12月战败图阿里格人，占领廷布图。1898至1899年间，艾米里·金泰尔组划了整个地区，统一了自塞内加尔到乍得湖，自阿尔及利亚到南部的整个西非，将他们在西非的全部领地连成一片，纳入帝国版图。根据法、英之间的一项协议，杜尔吉尔和巴赫尔—阿扎尔地区被划归英国，构成盎格鲁—埃及苏丹的一部分，而法国则得到在瓦代、波尔努和第比斯蒂随意行动的权利。这里，我们未提及阿森提战争，或逐步征服曼丁哥王国和达荷美王国的始末，因为他们原本是异教徒，历来不属于穆斯林非洲的一部分。

**东非** 1887年，英国东非公司从桑给巴尔苏丹手里获得自乌姆巴河到塔纳河之间的沿海地带的租借权，为期五十年。德国获得原属苏丹土地的五十年租借权，这块租借地位

于英国势力范围以南、欧鲁玛河和乌姆巴河之间。两大列强都想开发这一地区。这里的阿拉伯人，在其首领布斯里领导下，于德国租界区举行起义（1888—1890年）。英国人前来援助德国人并封锁了海岸，起义终于为德国开发者和行政长官希尔曼·范·魏斯曼所镇压。其间，穆斯林—阿拉伯人在乌干达掌握了政权（1888年），推翻了当地统治者旺加的统治，旺加逃往外地。但在次年，旺加在基督教势力的援助下，返回乌干达，并击败了穆斯林。随着旺加的重返，天主教小宗派执掌了权力。1890年3月，英国东非公司从桑给巴尔苏丹手里获得了比纳迪尔沿海的租借权，从此苏丹失去了租借地以内的全部领土，英国建立了桑给巴尔保护领。

**东南亚** 由于荷兰已成为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领地，英国便派了一支远征军，于1811年进入荷属爪哇岛，占领了巴达维亚，接着征服了全岛。由新加坡的创建者斯丹福特·拉弗尔爵士担任最高行政长官（1811—1816年）。他改变了旧有的统治方式，加强了欧洲人的控制，虽然基本行政机构仍由爪哇人组成。根据拿破仑战争结束时签订的和平条约，英国将苏门答腊和爪哇归还荷兰，以换取马六甲，它现在成了英国的领地。爪哇人不满于自己的处境，在迪波·尼哥罗的领导下，组织了一次强有力的起义。荷兰人在镇压这次起义方面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是他们有着优越的武器和强大的军队，终于获得了全胜。荷兰人还征服了迄至那时一直未能征服的半岛内地。爪哇人于1849年和1888年又举行了两次起义，但都遭到了镇压。1830年，荷兰人推行强制耕作制度，根据这项制度，土著人必须种植特殊作物并按规定价格售予荷兰政府。这种耕作制度，对于统治者是非常有利可图的。1841年，北部婆罗洲的布鲁尼的苏丹寻求英国探险家詹

姆士·布鲁克爵士的帮助，作为酬报，将这个地区转让与他。于是，布鲁克成为这一地区的统治者，一直统治到1868年。1847年，英国从苏丹手里得到了与婆罗洲西北沿岸隔绝的拉布恩岛。原来的意图是想把它变成一座海军基地，但这项计划未能实现。十二年以后。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瓜分了提摩岛。1865年，美国政府为开发这一地区，成立了婆罗洲美国商业公司，但这项计划被放弃了。荷兰人于1870年颁布新蔗糖法和新土地法，放宽了耕作制度的严厉条件，允许爪哇人在私人耕作方面有一定的主动权。英国这时决定扩大他们的利益。1881年，英政府向北婆罗洲公司（由奥地利股份和英国股份联合组成）颁发了特许执照，这家公司接管了经营失利的美国公司的资产，并从布鲁尼的苏丹和苏拉的苏丹手里获得了新的租借地。1888年3月，英国在沙捞越建立保护领，数月后，又在北婆罗洲建立保护领。三年以后，英国和荷兰划定各自在婆罗洲的势力范围，这个大岛的大部分地区划归荷兰。在苏门答腊，麻烦较少，尽管北苏门答腊的阿齐人（阿齐苏丹国）从未真正屈服。可是，经过多年的战争，到1907年，这里的穆斯林也遭到失败。荷兰人遂为整个半岛的实际统治者。位于爪哇东部的小岛——巴厘，曾是印度教在东南亚这一地区的最后一个庇护所，它的土著首领于1839年也接受了荷兰人的统治，不过这里常常发生骚乱。巴厘人经常以叛乱来反对荷兰人和他们的首领，但在一系列起义之后，终于在1908年确立了荷兰人的直接统治，这个岛也成为荷兰帝国的一部分。

**波斯——卡加尔王朝（1796—1925年）** 在第九章里，我们曾谈及卡加尔王朝统治时期的波斯。这个王朝是阿迦·穆罕默德所建，他于1796年称帝。阿迦不是一个杰出的

国王，尽管他为波斯征服了呼罗珊，他的残暴的统治方式早已使他声名狼藉。仅一年，他就被暗杀了。他的侄子法斯·阿里·沙登上王位。法斯是王朝的实际奠基者，然而他也不曾为波斯带来繁荣。他爱好奢华，为尽快获得利润，他把大量土地租借给欧洲人，逐渐丧失了政治上的自主权。1798年，英国人诱劝他进攻阿富汗斯坦的阿布达里斯。因为削弱一个自由、独立的阿富汗王国的力量正合乎英国人的利益，于是他们便告诉他，他应当收复他的东部行省——坎达哈与喀布尔省。这样，在波斯与阿富汗之间便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劳民伤财的战争。在北部，俄国人开始向南推进到阿姆河下游并进入乔治亚，波斯人无力进行有力的反击，因此到1800年，俄国已吞并乔治亚。四年以后，俄军又逼进吉兰。法国和英国都热切希望利用这一危机，都在为改组波斯军队而竞相提供援助。两国都向波斯派来了军事使团，但未及作出任何决定，俄国已推进到波斯腹地，以至不得不与俄国达成一项和约。于是双方于1813年10月15日签订古里斯坦条约。根据这项条约，波斯丧失了高加索的迪尔本、巴库、希尔旺、沙吉和卡拉巴，并放弃对乔治亚、达吉斯坦、明里亚及其毗邻地区的权利要求。这是一项令人震惊的条约。穆斯林国家从未在一次单一的冲突中蒙受如此巨大的损失。波斯无可奈何，极需外部予以援助。它选择英国作为盟国。1814年11月25日，两国之间谈判了一项条约，根据这项条约，波斯废除了与其他欧洲列强签订的所有敌视英国的条约。条约规定：任何一方在受到攻击时，另一方将予以援助；英国同意向波斯提供价值十五万英镑的援助。这样便撕毁了波斯与俄国之间的古里斯坦条约，因为条约并未规定将无条件地延长下去，何况俄国已经决定全力向穆斯林国土进军。因此，同俄国之间又

发生了一次战争（1825—1828年）。在这次战争中，波斯人败于坎加战役，俄国人又夺去了埃里范和大不里士。但俄国人仍不满足。在土库曼恰依条约中，波斯不仅丧失埃里范省和纳齐范省，而且被迫偿付一大笔赔款。政治衰弱的报酬不是别的，只能是屈辱。

**穆罕默德·沙（1835—1848年）** 1835年，法斯·阿里·沙为穆罕默德·沙所取代，虽然事实表明，他不如他的前任那样精明强干。由于穆罕默德·沙是借助于他的盟友——英国和俄国夺得王位的，因此他对两者都感恩戴德。他更加倾向于俄国，当然他也不做任何有损于英国的事，但大不列颠不喜欢他的总的政策。因此，派来协助改编波斯军队的英国军事使团，在四年（1834—1838年）之后即被召回。波斯于1837年侵入阿富汗并进攻赫拉特，但这时英国人的政策已经改变。因此，他们向波斯施加压力，要它撤回自己的军队。在前任国王当朝期间（1821—1823年）就曾对土耳其宣战，两国就边界分界线举行的谈判仍未取得进展。1823年两国签订厄尔珠鲁姆条约，1847年又予以确认。然而，边界仍如以往一样，两国的实际分界线直至1914年在英国和俄国的仲裁下确定永久边界以前，一直未能划定。伊斯兰教确实走进了一个陌生的关口。

**纳希鲁丁（1848—1896年）** 穆罕默德·沙的儿子纳希鲁丁·沙，是这个王朝的最杰出的统治者。在其统治的最初几年中，他任用了一个非常能干的大臣米尔扎·塔吉汗。他在财政和军事上作了许多改革，但这些改革如同米达特·巴沙领导的土耳其的改革一样，终于毫无所获。由于国王的缘故，米尔扎·塔吉汗被他的对手们弄得威信扫地。国王作了一项可悲的决定——解除了塔吉汗的职务，他的全部进步

方案也被束之高阁。这一切又都是在不顾长期存在的俄国威胁面前做出的。沙皇这时已经征服锡尔河谷，俄军开始从北部向波斯边境逼进。于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已经看到法斯·阿里·沙如何在英国的诱使下去攻打阿富汗，以及1837年波斯进攻赫拉特时，英国又如何向波斯施加压力，迫使它撤退。同样的事情在1858年又发生了。当纳希鲁丁围攻并占领赫拉特之后，英国人积极出面反对这一行动，完全不顾他们同波斯订有条约，竟对波斯宣战。英国的一支军队攻占了波斯湾的哈尔格岛，并占领布沙尔和穆哈姆拉。因此，波斯不得不同大不列颠签订另一项条约。这就是1857年巴黎条约，根据这项条约，波斯国王被迫承认阿富汗的独立。1872年，两国之间划定了边界线。这样，阿富汗便处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印度则成为英国的领地。

**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巴布"**　纳希鲁丁当政时期，由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组织的所谓巴布教派运动达到了顶峰。"巴布"，意思是门。巴布本人是个神秘主义者，他宣称人类只有通过他这座门，才能达到"伊玛目"即"伊玛目马赫迪"，它将把全人类统一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之下。赛义德（即巴布）渐渐开始宣称他自己具有巨大的精神力量，最后竟宣布，他自己就是期望的救主马赫迪。后来，他的信徒甚至把他当作神灵的化身，一种为十叶极端派——十二伊玛目派所坚信的教义。在他的一本名叫《默示录》（《The Bayan》）的著作中，赛义德宣称他曾得到启示。

**巴布教派和巴哈教派**　巴布派遣他的信徒到各个城市，不久便发生了动乱。由于漂亮而又有才干的女诗人、卡兹文的古拉·爱恩的加入，这一运动的力量得到加强。她成为东方第一个女使徒，她那激励人心的歌曲和诗篇为每个人所歌

诵。国王惊恐万状，下令逮捕巴布。巴布被逮捕下狱。他的信徒们即那些反叛国王的人们，也都受到追捕和杀害。巴布在大不里士监狱里处境极为悲惨，1850年竟然被他的一个追随者所杀害。他的信徒们把他的死看作是一种殉道，并以此为名举行纪念活动。于是，这个运动又获得一种新的激情，正如一切宗教运动在其领袖殉教后所获得的激情一样。巴布教派再次兴起，并燃起了新的热情。国王下令对他们采取强力措施，结果连古拉·爱恩也遭到逮捕并被处死。巴布的继承者巴哈乌拉，是一位富有说服力的领袖和著名的思想家，他为运动确定了新的方向。这一运动逐渐被其信徒称为巴哈教派运动。巴哈乌拉被逐出波斯，但他领导的运动又在国外传播开来。这是一种折衷主义的教义，它的更为普遍的号召力，吸引着许多国家的信徒。这一运动一直延续至今。

**进步措施**　纳希鲁丁这时制定了一项改善经济的计划。他首先专心致力于交通事业，决心要建立起自己的电信系统和铁路，其经费主要依靠英国提供的贷款。为发展波斯的经济，英政府授予英国属民鲁特尔勋爵以鲁特尔特许权。鲁特尔公司的投资由波斯海关税收中支付。1889年，鲁特尔公司又获得了另一项特许，这就是开办波斯帝国银行，以开发这个国家的矿物资源。这样，国家日益成为大不列颠的典押物。国王还把生产和销售烟草的特许权让与英国人，结果在国内引起一场风暴，致使国王遭到暗杀。波斯人认为国王把国家出卖给英国了。1878年，出现了另一有意义的发展，这就是哥萨克骑兵旅的建立：它是波斯的一支军队，由俄国人训练，最初由俄国人担任教官。它也是俄国人在波斯扩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工具。

**穆扎法鲁丁（1880—1907年）**　纳希鲁丁死后，由他

的儿子穆扎法鲁丁继任，他是个无能的统治者，只热衷于借债和筹款。在他统治时期，俄国和大不列颠之间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1895年，英国向国王提供了一笔贷款，以波斯湾海关为抵押。于是，俄国在1900年给予波斯一笔数目更大的贷款，以波斯的其余海关为保证。1902年，俄国为修建一条从珠尔法到大不里士和德黑兰的公路，向波斯预付了另一笔贷款。1901年，新西兰人德·阿西获得了开发石油资源六十年的特许权。波斯政府将得到五万英镑的第一批贷款，以后再得到两万英镑的另一笔贷款，股分随意选定，每年提取百分之十的利润。俄国也不甘示弱，遂在1905年，劝使国王颁布一项新的关税法，根据新关税法，俄国货要比英国货付较少的关税。于是一场经济战在波斯这个奄奄一息的国家里展开了，一直到波斯完全抵押与俄、英两国为止。十九世纪结束时，波斯这块古老的土地，这个一度为伟大高尚的国家，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卡加尔诗人** 伊朗经常有一批群星般的诗人和作家，卡加尔朝时期亦不例外。虽缺乏第一流的诗人，但他们在波斯文学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使诗歌保持活力。他们的贡献在于用词之巧妙和语言之优美，这种语言已成为世界最优美的语言之一。两位最著名的诗人是法斯·阿里汗和米尔扎·哈比卜·加尼；前者是法斯·阿里国王宫廷里的桂冠诗人。他不仅留下了大量抒情诗，而且写过许多叙事诗，其中以《纳玛国王》较为著名。这首诗受到许多评论家的称赞。他还写了《库达旺·纳玛》（《Khudawand Nama》）、《伊卜拉·纳玛》（《Ibrat Nama》）和《古尔申·沙巴》（《Gulshan-i-Saba》）等诗篇；他死于1822年。另一著名的名字是米尔扎·哈比卜·加尼，他是这时期波斯的最后

一位大作家。他的诗歌和创造的形象，并不是以深刻的想象力为特色，但他富有表现力，语言流畅，善于使用优美的语句，这是他的见称之处。他的一些诗歌取材新颖，富有感染力。他取材于人们熟悉的事例，或波斯人的风俗与见闻，这使他的诗歌富有人情味和亲切之感。然而，他的特长还在于开场白，它常常是极为自然而明快的。仅就他精通波斯语的韵律来说，就足以堪称为一位著名诗人。

**印度——米索尔** 有关印度的第十三章，是以苏丹提普的始末为终结的，我们谈到了他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孤军奋战。在由当时印度总督威尔斯利侯爵发动的第四次米索尔战争中，提普苏丹死于1799年的塞林阿巴丹战役。英国人收买了他手下的沙迪克将军，削弱了他的实力，从而战胜了这位勇敢的斗士。他英勇不屈地战斗到最后，死时象一名英雄，手中握着剑。他的死，宣告了穆斯林的米索尔王国的完结，这个国家是由他的著名的父亲海德尔·阿里创建的；至此，伊斯兰教便丧失了印度的这个地区。

**沙·阿拉姆（1760—1806年）与马拉塔人** 这时，英国正在全面推进。无论是对付西部的马拉塔人、西北部的锡克人、北部的古尔卡人，或东部的缅甸人，英国人极少战败。印度君主们——穆斯林的君主和印度教徒的君主——之间的互相倾轧，他们军队的组织不良，英国人的优秀的指挥才能，东印度公司军队的严明纪律和精良武器，这一切保证了他们的胜利。当总督觉得他能够左右形势时，他便开始注意年迈而暴虐的莫卧儿皇帝沙·阿拉姆的问题，后者这时正处于统治德里的马拉塔人首领马哈吉·辛迪亚的庇护之下。皇帝此刻已渐渐厌恶这种安排，因为他发觉自己实际是马拉塔人手中的囚犯。于是他开始与英国总督秘密谈判，说

明他的孤立无援的困境，并请求能在体面的条件下得到保护。正如斯皮尔教授所说，他的方针是，“竭力取悦于政权的实际占有者，以保持印度的名义上的主权，但在这表面屈辱的背后，也隐藏着一线希望，即命运的车轮或许能够倒转，使他能够由名义上的掌权者，变成实际掌权者。”①马拉塔人早已采取了这种政策。当他们在形式上屈从于皇帝时，他们自己实际上已在德里行使统治。他们对于年迈的沙·阿拉姆表面上的尊敬，自有它的用场。他们不想回避会使皇帝感到羞耻的那种境遇，但是他们理所当然地重视保护人的作用，因为他们可以借用高贵者名字的荣耀。然而英国人无意答应沙·阿拉姆提出的安排。他们甚至不愿把沙·阿拉姆那光荣的名字还给他，因为他们自己需要这名字和权力。总督威尔斯利侯爵想要作太上皇。既然他手中有权，他就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把沙·阿拉姆作为名义上的皇帝。因此，他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明确的。诚如斯皮尔教授所说，他的方针是“把沙·阿拉姆从马拉塔人的无礼待遇中解救出来，而不是使他摆脱压迫；他要用英国人的强夺，来取代马拉塔人的压迫；沙·阿拉姆将不再是个傀儡，而是一位养老金的领取者。”②

**与英国人的谈判** 沙·阿拉姆和他的谋士们了解这一点，所以斗智之战仍在继续。双方都有一些东西可以兜售：英国人有权势，莫卧儿人有威望。威尔斯利需要莫卧儿王朝光荣的名字，沙·阿拉姆需要帝国的名字，即使它徒具名义上的价值也罢。英国人以炫耀武力而取胜。1803年9月10日，总司令莱克勋爵接受沙·阿拉姆的召见，沙·阿拉姆从此摆

① P.斯皮尔：《莫卧儿王朝的黎明》，第34页。——原注

② 同上，第35页

脱了马哈吉·辛迪亚的保护。威尔斯利宣布，这是在“不列颠王冠权力下”皇位的恢复，而沙·阿拉姆也在致总督的信中同样明确宣布．他从英国人那里得到了这一帮助，因此将来‘无须服从”他本人。尽管沙·阿拉姆恢复了皇帝称号，实际上，他已成为英国养老金领取者。他的统治权力仅限于德里红堡围墙以内，而在别处，英国人则是至高无上的。此后，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历史不过是不列颠帝国的历史而已。

**骚动和兵变（1857年）** 英国未受挑战地统治了五十余年，但印度终于提出了自由要求。许多事件导致印度1857年的起义，英国史学家称之为“印度兵变”。主要起因是合并伍德省，理由是“管理不善”。这发生于1856年，而兵变爆发于1857年。许多王公贵族参加了这次民族斗争，但是他们的起义已为时过晚。当提普要求马拉塔人和社会贤达与他通力合作反对英国时，他们也许能够推翻英国人的政权。可是，这些社会贤达是英国人的盟友，他们在德干袖手旁观，而北部的锡克人则对起义者友好。印度士兵的兵变虽然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动的，全国各地的起义者们也蜂拥到他那里，可是皇帝却没有军队，没有官员，没有将领，没有金钱，没有给养，没有组织，以至无法控制起事者。更何况，他已年迈，不可能成为有效的领导者。当他对他们的过激言行提出无力的抗议时，根本无人理会他。利用他的名字的起义者们，在红堡内胁迫他。当德里最后被包围时，这些自愿者的队伍出城与英国人决一死战，可是这些出击既缺乏组织，又没有一定的计划和方向。其间，东印度公司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已经完成了对抵抗者的扫荡，哈夫洛克将军已从西海岸赶来援救勒克瑙、米鲁特和坎普尔，这些地方的印度士兵也已哗变。德里于1857年6月被围，虽坚持三个月，终于

1857年9月20日落入尼切尔森将军之手。起义是分散的和地方性的，在联合省中，穆斯林贵族起到了主要作用，但他们各自为战，因此分别被镇压下去。在这些起义领袖中，贾赛的拉尼和纳那·沙哈布发挥了卓越的作用，但他们既不是起义的发起者，也不是初期的领导者。

**穆斯林反抗的原因** 1857年的斗争，在印度穆斯林历史上是一个有意义的事件，如同对运动的详尽分析将会证明的那样。许多人以穆斯林愤恨英国人统治来解释这次起义。这个动机当然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原因。赛义德·古拉姆·侯赛因·汗，这位以稳健著称的著名文化人在他的著名的《近代人的生活》中，回顾了当时的情况，试图对日益增长的反英情绪作出冷静的分析。他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在社交方面对印度人表现出如此的厌恶，致使骄傲的穆斯林对他们的这种态度感到愤慨。而英国人对印度人，包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典制、举止、风俗、文化、艺术的放肆的言谈和粗暴的批评，又加深了这种愤慨。古拉姆·侯赛因把他对英国人的批评总结为下述十二点：

（1） 新统治者对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风俗习惯及其典制的精神实质一无所知，以致在选择担任重要的、得到信任的职位人选方面，总是作出错误的决定。

（2） 职位是契约性质的，或相当于契约性质的。例如，莫卧儿朝就有一种特殊官吏，其职责是保护穷人，或以某种方式将穷人的处境每周向皇帝或大臣报告两次。这类官员后来由公司任命，多半是腐化的和极不称职的。因此，当废除这一官职而由英国人接管时，人民反而感到宽慰。

（3） 重要官职经常易人，官员们因不安全感和缺乏训练，常常不能安心尽职。

（4） 总督会议的程序极为繁琐，政策也不得当。

（5） 新统治者从不鼓励人们到他们那里去。与莫卧儿人相反，他们同人民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从不过问人民的疾苦。

（6） 英国人垄断了全国的商业，印度人难以找到生计。

（7） 新地主被授以种种特权，这或许是政策所默认的，但它产生了不公正。

（8） 向总督起诉，须经很长的时间才能予以受理，因为总督自己过于繁忙，很少关心这类事务。

（9） 按资历晋升的原则导致管理不善和缺乏效率。

（10） 英国统治者对本国人极为偏袒，授予他们最平庸的仆从以超越高贵者的特权，即便在法律事务上亦不例外。

（11） 加尔各答高等法院诉讼程序的有关规定，歧视穷人和无知者。

（12） 凡应由印度藩王公开听取民意才能决定的事，都首先由英国人私下作出决定。

**英国人对印度穆斯林的歧视** 上述批评大都确有根据，但我们还须了解一下英国人的看法。当英国人初到印度时，他们发现穆斯林握有权柄，为了确保他们的商业特权，多年来他们不得不朝拜他们。穆斯林对他们并不抱有特别的敬意。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这些商人必须被视为“特权种族”，他们对这些英国人，通常只是以礼相待，除非是因为触犯法律才对他们施以惩罚。即使当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稳步发展时，仍然遭到海德尔·阿里及其儿子提普苏丹的抵制，他们曾多次粉碎公司的军队。英军在布拉西战役的胜利，并非因为他

们拥有优越的火炮，而是因为米尔·扎法尔的背叛。英军在布索尔战役（1764年）的胜利，暂时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但英国人无法消除人们对大莫卧儿时代的留恋，对那个时代的国王们的热烈景仰。十九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两个事件便是明证。1813年，英国人吃惊而忿怒地发现，同他们的劝告和说服完全相反，特拉范克尔的公主坦布里蒂从当时德里的莫卧儿皇帝那里，为她的未成年的儿子拉加（王）领取了一套皇服，而那位皇帝不过是英国养老金的领取者。这发生在一个从未归服莫卧儿王朝的印度教国家，尤使英国人蒙受耻辱。第二件事发生于四十年以后。威廉·斯理曼将军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述他通过上印度到伍德王国执行一项任务时写道，他在旅途中遇到了许多情趣高尚，令人尊敬的穆斯林，这些人虽未进过大学，却在清真寺学校学到了修辞学、古典文学、哲学、伦理学、诗歌、乃至医学；这些人毫无卑微之感，他们恰如其份地评论英国人的成就，但总是留恋莫卧儿时代，常常赞不绝口地谈论莫卧儿时代的情趣、荣耀、个人品质和建筑上的成就。总督威廉·本廷克勋爵听到对莫卧儿朝的这些赞许及其同英国人之间的令人不快的对比后，下令在阿格拉拆毁了一座莫卧儿建筑，并取下大理石的门窗、窗帘、帘饰和镶嵌图案，拍卖出售。他企图通过拆毁莫卧儿时代的建筑物，甚至用拆毁塔杰—玛哈尔神庙的方式，来毁灭印度黄金时代的一切痕迹和纪念物。然而，第一座建筑拆除物的拍卖极不如意，以致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威廉·斯理曼爵士记载道，他从各方面听到的对莫卧儿时代经久不断的赞扬使他十分烦恼，甚至希望威廉·本廷克勋爵不要改变他的念头，把塔杰—玛哈尔神庙统统拆除拍卖。

**怀念莫卧儿朝的原因**　读者会感到惊奇，为什么威廉勋

爵碰到的印度人——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印度教徒，都对莫卧儿人赞不绝口。也许较之于外族人，莫卧儿人留下的印象更好些，因为他们至少还是印度人。但也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印度民族主义产生了两个承袭穆斯林的民族。这就是马拉塔人和锡克人，但二者很快就表现出地道的蛮族本性。它们都无力克服他们所固有的抢劫、掠夺、焚毁与破坏的本性。加都纳斯·沙卡尔爵士引证一位同时代作家在论述处于权力极盛时期的马拉塔人时，谈到了这一点："他们是杀人不眨眼的凶手，孕妇和婴儿，婆罗门贵族和穷人，都无一幸免；他们是抢劫他人财物的老手，犯有一切罪行的恶魔。他们屠杀手无寸铁的人——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抢劫一切财物，诱拐忠贞的妻室。"①这个悲惨的故事并没有讲完。穆尔兰德继续说道："其他的记事，谈到了砍耳朵、挖眼睛和断手，一批又一批的暴徒轮奸妇女，肆意烧毁房屋和庙宇。"② 如果说这就是野蛮的马拉塔人对他们的印度教教友的所作所为，他们如何对待穆斯林，也就可想而知了。关于他们是如何对待穆斯林的，从许多穆斯林的记载中，可以大致有个了解。德里国王阿布杜勒·阿齐兹·穆哈迪的书信中充满了关于这些蛮族的令人发指的记述，这些人逐渐以可怕的蛮族著称。旁遮普的锡克人也同样残忍。他们极其仇恨穆斯林，穆斯林的生命、财产和荣誉经常受到威胁。锡克人甚至禁止他们念诵呼拜经，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经文对他们的发财和妇女生育是一种诅咒。他们对待印度教徒也同样野蛮残暴，因此，一种亲莫卧儿人的感情开始席卷整个印度。锡克人统治旁遮普时代，

① 加都纳斯·沙卡尔：《莫卧儿帝国陷落时期的比哈尔和奥里沙》，第33页。——原注

② 穆尔兰德和恰德基：《印度简史》，第269页。——原注

到处是冒无章法，不顾起码的公共道德，这已传为童谣。那个时代还以“锡克人统治”著称，其特征就是强人当道，暴力至上。“锡克人统治”已成为一个典故。这一切都说明为什么当印度人在所谓印度兵变起而反对东印度公司统治时，他们选择了有名无实的末代莫卧儿皇帝、年迈可怜的巴哈杜尔·沙作为他们昔日光荣的象征并集结在他的身边。

**兵变的原因** 所以，兵变或起义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如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宗教的和军事的原因等等。多尔霍斯勋爵的“权力转移说”也是一大因素，因为根据这种学说，如果一个君王或贵族死后无继承人，他的领地就要转归东印度公司。这项措施遭到全体印度人的愤恨。于是，他便轻率地决定，莫卧儿皇帝及其王室应迁出红堡，居住在米罗里附近的库特，因为英国人这时已找到为他们卖命的、领取优厚薪金的印度官员，但这些印度官员也是巴哈杜尔皇帝的雇员。巴哈杜尔皇帝也许每月只付给他们五个卢比的名义上的薪俸，然而这点令人啼笑皆非的薪俸，在领取者看来，却比公司支付的成百卢比的薪水要珍贵得多。之后，伍德穆斯林王国也毫无明显理由地被吞并了，这一行动，即便是在凯伊和马尔森合著的官方的《兵变史》中，也被描绘为突然的、背信弃义的行为。东印度公司拒绝前白沙瓦王巴吉·勒奥二世提出的为他的过继儿子纳那·沙希布发放年金的请求，是对印度人自尊心的又一次沉重打击。还有贾恩希的拉尼遭到无耻的抢劫。亲英的政治家赛义德·阿赫默德爵士在他的小册子《印度起义的原因》中写道：“人们的思想中之所以会产生起义的念头，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发生了同起义者的本性和气质，愿望和思想，风俗和习惯格格不入的事件。”吞并伍德王国，不仅使穆斯林，而且使印度教徒极为

愤怒，因为在他们看来，它是“莫卧儿帝国昔日光荣的象征。”伍德的纳瓦布的维齐尔们是以效忠英国人著称的，并被东印度公司视为合法的国王，但这并未使他们免于覆灭。伍德的末代国王纳瓦布·瓦吉德·阿里·沙的臣下，虽为印度教徒，却也极其英勇地捍卫国王。凯伊和马尔森记载说，当塔鲁达尔·本尼·马都无力从英军手中挽救他的城堡时，他便献出了城堡，但他本人拒不投降，他说，“他属于国王”，并为他的穆斯林国王战斗到最后一息。作者还援引了达尔豪希爵士1853年8月18日的电报，内称：“伍德国王似乎有点唐突可笑，但愿如此。我在离开之前吞掉他，将使我感到快慰。老德里王已奄奄一息。若不是因为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愚笨无能，我早已把他的帖木儿帝国送入坟墓了”。难怪印度人对英国人的态度感到忿怒。实际上，起义早已为思想敏锐的人所预见到了。希伯主教于1824年9月7日旅经印度时写的一段游记中说道，“土著人并非真心喜欢我们，一旦时机成熟，穆斯林民众就会兴高采烈地起来反对我们。近年来这种感情日益强烈。这是哈斯丁爵士对德里老皇帝的行为引起的，这种行为又为后来的行政长官们所仿效，但它全然不同于自克莱浮爵士以来公司官员们所公开允诺的那种表面的尊敬和效忠”①。或许这将有助于人们了解印度人何以会举行起义。而一连印度士兵拒绝使用一种新型的弹药筒，因为他们疑心这种新型的李-恩菲尔德来复枪是用猪油或牛油擦拭过的，这件事只不过是起义的导火线。

**巴雷利的赛义德·阿赫默德** 另一个运动，尤使印度穆斯林远离西方的新方式、新思想和新科学，使他们更加敌视这些东西。这就是巴雷利的赛义德·阿赫默德发起的运

① 希伯：《通尔荷西的私人信件》，巴尔德版，第262页。——原注

动。这位瓦哈比派领导人早已在不满的穆斯林心灵深处播下了仇视西方的种子。早在本世纪初期，他就在巴特纳到西北边境省一带组织了一个反对非穆斯林的地下运动。他同他的副手、伟大的穆斯林认主学家、出身于德里著名家族阿布杜勒·阿齐兹的沙·伊斯马仪·沙希德，在兵变前就曾同锡克人死战，而赛义德·阿赫默德的思想已经扎下了根。1857年兵变失败后，这种思想再次萌发、生长，终于表现为对外族人的仇视。穆斯林把对西方方式的厌恶情绪传给他们的子女，直至穆斯林逐渐开始仇视西方的一切。穆斯林非但未能适应新环境，反倒越加墨守旧有的方式。这是一种消极的反应。穆斯林争辩说，西方文明既然毁坏了他们自己的文明，因此它便是坏的。他们的学者们说，西方文明是一种邪恶的东西，它将使穆斯林脱离伊斯兰教而陷入卑俗，因此他们极力规避它。

**赛义德·阿赫默德爵士** 对穆斯林幸运的是，当时有一位伟大的穆斯林正生活在德里，他曾目睹这次兵变并尝到了它的后果，他也是穆斯林文化的仰慕者。他的处女作《德里的古迹》，内有一个附录，其中收集了令人敬仰的德里的认主学家、教师、诗人和杰出的穆斯林的小传。他在政府里供职，但他依然保持着其他兴趣。他到英国去，亲自考察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他接触过英国官员，了解他们的态度。他认识到穆斯林所犯的错误，并决心说服穆斯林打开他们的眼界，了解西方为世界带来的新方式，汲取其中有益的东西。实际上，他提倡东西方结盟，鼓励采取现实主义和科学的态度。他开始著述各种著作并创办了一个周刊，在这家周刊上，他撰写了许多小品文，论述文学、社会、道德和宗教等题目。他也鼓励其他人这样做。起初，他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处处为人

们所蔑视。他所得到的，只是侮辱和中伤。但他坚持不懈，毫不灰心，慢慢地开辟了一条路。他还争取了许多令人尊敬的作家，他们开始以自己的著作来帮助他。

**阿里迦运动** 最后，他决定在阿里迦办一所英国国语学校。为筹集资金，他向众人乞讨、借用和呼吁，开始得到一笔款子。政府也支持他的事业。英国人自己也为穆斯林的持续不断的仇恨情绪而不安，想以此来安抚社会的不满。无论如何，穆斯林的“狂热”总是不该受到鼓励的。因此，他们便支持这个新运动，于是穆斯林盎格鲁东方学校开始繁荣，后来发展为一所学院，终于成为阿里迦穆斯林大学。到本世纪末，它吸引了国内最有才华的人。阿里迦学派的乌尔都语作家们在各个领域都别开生面，其中包括诗歌、散文、历史、小品文、传记、修辞学和新闻学等。阿里迦运动为穆斯林提供了新观念——关于民族主义、穆斯林文化和印度穆斯林遗产的新观念。它也开始使他们认识到，他们因为闭眼不看新世界和新时代而失去的一切。它坚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穆斯林开始把他们的儿子们送往印度穆斯林民族大学——阿里迦大学，“阿里迦”这个词成为这所大学毕业生的荣誉称号的一部分。

**十九世纪的伊斯兰教** 本章概述了大多数穆斯林民族在一个命运衰败的世纪里的遭遇。穆斯林曾在许多领域里出类拔萃：当欧洲尚处于黑暗时代时，他们却高举着知识和学术的火炬。他们在西班牙、西西里、埃及、叙利亚、巴格达、撒马尔罕、德里和伊斯坦布尔的大学，是伊斯兰教和那时世界的一大骄傲。他们在哲学、历史、地理、逻辑、数学、天文学和医学方面对世界思想作出了贡献。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到孟加拉的戈尔，他们建筑了一些世界最优美的建筑物。

他们在世界政治家的史册上曾写下一系列光辉的名字。这些人由于政治专制主义、内部纷争、部落和阶级战争、十叶与逊尼派的冲突、个人权力欲、保守主义与缺乏适应性等原因，已成为腐朽衰败的社会现象。伟大的穆斯林哈里发国家、帝国和王国的衰落，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继承制度上的缺陷也是一大原因。这种制度虽在理论上保证了最合适的统治者的人选，而实际上却削弱了对国王的尽忠并鼓励了阴谋政争。此外，还有贪图安逸和奢侈。许许多多的国王和苏丹沉溺于此，看不到伊斯兰民主的真正思想，不愿抛弃僵死不化的专制主义。还有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即在巴格达沦陷后，穆斯林中等阶级完全沉没了。既然民主是中等阶级对世界的一大贡献，因此也就谈不上任何明确的穆斯林政治哲学了。然而，主要原因还在于穆斯林不善于采取科学的态度。他们未经学习就摒弃新事物。当西方人已经反到他们的头上，他们仍不认识自己的危险处境。主要的思想家们仅仅把新文明看作是对其宗教的完美性的一种威胁，而看不到它同时也是对其文化、文明，因之也是对其根本生存的一种威胁。他们的文化毕竟受其政治上的屈从地位的影响，而且对西方的膜拜已经使他们蔑视他们自己的思想，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自己的宗教。而在最后，当有思想的穆斯林注意到西方对其文化造成的危害时，已经为时太晚了。到十九世纪中叶，穆斯林发现他们自己缺乏自强精神，智力上已经停滞。只是到了这时，才出现一批穆斯林思想家和作家，他们开始警告他们的穆斯林伙伴认识自己的危险处境，并指导他们的思想。这些人播下了穆斯林复兴的种子。

**十九世纪穆斯林的思想——哲马鲁丁·阿富汗尼** 因此，十九世纪对穆斯林是极其重要的。它使穆斯林极度丧失

权力和威望，也使他们之中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他们所缺乏的东西。不幸，他们虽有所认识，却未付诸行动。他们生存的意志似乎被人夺去了。不过，新思想的影响这时毕竟开始表现出来了。正如在宗教方面最强有力的影响来自瓦哈比教派一样，在文化、政治领域，最富有生气的人物则是哲马鲁丁·阿富汗尼①。他的杰出的思想传播到土耳其、伊朗、埃及和印度。他生于波斯哈马丹，成长在阿富汗，故称阿富汗尼（阿富汗人）②。正是他，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即认识到日见增长的西方文明的影响。他看到西方文明正在吞没东方，穆斯林越来越意志消沉。他预见到，穆斯林要拯救自己，就必须首先了解西方及其价值，汲取那些同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东西。他认识到，对穆斯林至关重要的是，他们不应当仅以消极的态度来对待现代知识、政治和社会现象，不应当使自己被分割为分离的“国家”和分离的“民族”。一个穆斯林国家同另一个穆斯林国家之间，不应有妨碍思想交流或资本流通的壁垒。伊斯兰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在经济和政治上要互相支援。这就是他在每一块穆斯林国土上所传播的学说。他说服并鼓舞了成千上万的民众，各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的活动**　赛义德·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于1870年离开阿富汗，其时他的好友和当政者艾米尔·

① 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8—1897年）曾任阿富汗首相，是泛伊斯兰主义的创始人。泛伊斯兰主义企图把所有伊斯兰教国家的居民联合成一个单一宗教国家，号召穆斯林团结起来进行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泛伊斯兰主义后来被封建主、伊斯兰教上层和帝国主义所利用，作为巩固反动统治和扩大侵略的工具。——译注

② 一说生于阿富汗。——译注

杜斯特·穆罕默德刚刚去世。他首先到伊斯坦布尔，他在大学的讲课为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思想上是开明的，他劝告他的听众保持坦荡的胸怀。他要求他的听众在伊斯兰思想的基础上铸造自己的生活方式，但他也要求他们运用智慧，而不要把基本要素与新需要和新方式混同起来，因为后者是改造制作的结果。他说："时代并不是停滞不前的，穆斯林必须把这点看作是他们教义中富有生机的原则。政治体制、社会理想和智力的表现形式，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穆斯林必须鉴别、接受一切有益的东西，摒弃他们所厌恶的东西"。这一切，被正统派视为离经叛道的言论，他们起而攻击他，使他无法继续留在伊斯坦布尔。他来到开罗，再次讲演关于时代的需要问题。在这里，他同样受到了青年们的热情欢迎。他说，"摆脱欧洲辖制的唯一希望，在于学习西方的方法，获得科学的观点，掌握西方技术从而增强力量，以捍卫伊斯兰世界。"可是，当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后，哲马鲁丁被要求离开。

**哲马鲁丁在巴黎** 这次，他动身到印度，在那里，他的思想引起了同样的思想上的激动。次年（1883年），他来到巴黎，在他的大弟子、埃及人穆罕默德·阿布杜① 协助下，出版了《团结报》，它在阅历丰富的读者和青年人中间极有影响。在欧洲，他遇到了波斯国王纳希鲁丁，后者劝他同他一起回伊朗。在德黑兰，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的知识威望，他的诚挚，他的炽热的情感和他那巨大的魅力，吸引了如此众多的追随者，甚至制定了建立一个改革党的计划。这根本不

① 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年），埃及民族主义者，伊斯兰教现代主义运动的著名领导人。——译注

可能取悦于国王。国王惶恐地发现，他在养虎为患。哲马鲁丁的物力论可能引起的后果，使他极为惊慌不安，于是他便把他送往伊拉克。哲马鲁丁从巴格达到了伦敦，在那里继续他的宣传活动。他的口号是："全世界穆斯林，团结起来！环视你的周围，向你的世界学习，与时代同呼吸。像你们的先辈那样征服知识；寻求权力并恰如其分地使用权力；联合起来并寻求统一；联合一起，你们就会强大起来。只有采取这种方式，你们才能在一个即将到来的艰难时代生存下去"。他的信徒日增。他从伦敦回到土耳其，在那里继续演讲和写作，直至1897年去世。他的人格和他的思想，留存在他的信徒的心中。穆斯林复兴的种子已经播下。

**十九世纪的新作家——土耳其** 我们尚须谈谈一些有作为的作家，他们表现了新的觉醒，或解释了人民的生活及其面临的问题。在土耳其，马茂德二世当政时期（1808—1838年），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过渡时期。旧法律、旧风俗、旧的社会与政治体制都在受到审查和修定。即令是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与法国和英国尤其是与法国之间的四年密切关系的影响尚未显现之前，土耳其作家们即已表现出一种时代精神的意识。将至十八世纪末叶，居于统治地位的文学影响依然是波斯文学、波斯的形式和波斯的创作原则。然而自十九世纪初，就开始从事欧洲作家、主要是法国作家著作的翻译，法国文学模式逐渐地影响了土耳其的文学。作家们开始采用法国的创作风格、法国式的小说主题和诗歌创作的态度。其中，最有影响者当首推西纳赛，他出生于1802年。他创办了一份报纸，名为《塔希尔-伊-阿富卡尔》(Tasir-e-Afkar)。他曾到国外旅行，会见过诸如拉玛廷、厄恩斯特·勒南、德赛吉等法国作家。他根据那个时代早期的民族主义，最早发

展了一种未受阿拉伯语或波斯语词汇和表现方式影响的、纯粹的土耳其文。他的论文《塔加曼-伊-阿瓦尔》(Tarjamani-Abwal)就是用这种新土耳其文著述的。如同赛义德·阿赫默德·汗爵士在印度所作的，他也提倡适度的采取西方文学的格式，介绍西方文学。他写过一个名为《诗人的婚礼》的剧本，在剧本中他抨击了愚昧、繁杂、仪式冗长的土耳其式的婚礼。十九世纪上半叶，他的影响居于统治地位。另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是土耳其宰相拉希德·巴沙，他极力想推行欧洲的教育制度，这种制度以人性论为基础，而不是象迄止那时的伊斯兰国家那样，以伦理为基础。正统派激烈地反对他的主张。他甚至成立了一个宣传现代学识的人文学社。这一运动和这个学社的成果主要表现在阿克夫·巴沙和巴塔夫·巴沙身上。后者翻译了卢梭和雨果的著作。另一作家是齐亚·巴沙，他基本上是一位政论家而不是一位诗人，他也翻译过许多法国作家的著作，并力主宪制。

**纳米克·凯末尔** 然而，现代土耳其文最伟大的散文作家应首推纳米克·凯末尔(生于1840年)。他在阿布杜勒·阿齐兹和阿布杜勒·哈米德当政时期，成为极有名气的作家。他懂得多种语言，包括阿拉伯语和法语。他在结识西纳赛之后，成为欧洲文学和欧洲思想的仰慕者。他联合了一批富有爱国心的、要求在国内实行政治、社会改革的进步作家。西纳赛赴法国后，纳米克·凯末尔成为他的报纸的主编，可是他的大胆的观点，使他遭到政府的怀疑，而不得不在1866年离开土耳其。他前往伦敦，与他一起去的，还有他的文学界的好友齐亚、拉菲、努里和阿里·苏瓦伊。在伦敦，纳米克·凯末尔创办了《消息报》。后来他到了巴黎，又创办了《独立报》。在巴黎时期，他又翻译了一些法国著作，

并研究法律和经济。回到伊斯坦布尔之后，他创建了一家新报纸，名为《警告》，接着他写了一个极为流行的剧本——《祖国》。政府终于把他流放到塞浦路斯岛。1888年他死在那里。他写过剧本、小说、伟人传记、一部历史和一部关于伊斯兰教的答辩书。他是一位众所公认的、伟大的爱国者和土耳其最有影响的大散文家。

**其他作家** 或许还可以提及另外一、二位作家。被称为土耳其新诗之父的作家是阿克兰·贝伊，生于1852年。他是土耳其文学教授，曾作为土耳其的领事在许多国家里供职。他热爱印度，写过一系列关于印度人生活的书籍。他写过小说、剧本和大量诗歌。另一位作家沙赛·贝伊，著有著名的小说《小事》。现代史学家阿赫默德·乔德和阿赫默德·米达是这一时期另两位重要的著作家。

**波斯的作家们** 波斯卡加尔王朝的国王们颇有文学修养，其中有许多是诗人，他们给予诗歌以许多鼓励。民间诗再度出现繁荣。但是由于这时期波斯的民族意识正在为英国和俄国所利用，因此，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虽然仍处于长期的冬眠状态，却是如此的骄矜和富有生命力，而不可能轻易接受西方思想及其表现方式。实际上，这种怀疑和随之而来的对西方的拒绝，在印度穆斯林当中也曾出现过。平民文学在波斯较之在埃及和土耳其产生更晚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波斯的文学传统，这种传统使得文学一向是贵族的特权和产物。波斯人热爱自己的过去，十分推崇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表现形式。诚然，某些思想确曾渗入波斯，甚至也曾有人试图予以采纳和接受，但是因为波斯人思想中的冲突，这种灵感被压制下去了。结果，一些善于思想的波斯人，无论如何热心于以其他方式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在诗歌技巧方

面，却不敢开创一种新的格调，而这种格调恰恰是他们心爱的遗产。即使在散文方面，新奇的表现手法或题材处理，也同样受到怀疑。但也有一些作家曾经尝试过西方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并翻译出版了一些法国的原著。莫里哀的《伪君子》的译本于1869年问世，随后出版了其他译著。甚至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巴布教派、尤其是巴哈教派的文学著作，尽管它被视为“缺乏光彩、令人闷郁的破烂货”。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期，新作家才开始登上文坛。

**阿拉伯文作家——埃及** 以亚齐吉著称的黎巴嫩人纳赛夫·伊本·阿布杜拉，是十九世纪前半叶最著名的阿拉伯文诗人，但他是一位穆塔纳比式的古典诗人。虽是个多产诗人，亚齐吉却全然未受到现代的技巧和创作态度的影响。其他诗人如伊斯玛仪·萨布里、阿赫默德·沙沃吉、哈菲兹·伊卜拉欣以及哈里尔和马特兰等，都更易于接受新的影响，不过也都未作出任何引人注目的创新。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晚期，才开始出现接受外来影响的倾向，并开始尝试韵诗、韵律和自由诗；但也象波斯文学一样，阿拉伯文学也因为它的光荣的文学传统，在接受新影响方面极为迟缓。尽管如此，也出现过一系列散文作家，特别是象色里姆这样的小说家，他创作了启蒙性的题材；或者像加米尔·穆达瓦这样的作家，他描述了哈伦·拉希德时期的始末；或者象珠尔吉·宰丹这样的作家，他写了民间历史小说。即便如此，在许多人看来，《马木路克的女儿》的作者穆罕默德·法里德是比珠尔吉·宰丹更为优秀的小说家。阿拉伯现代戏剧始于叙利亚人伊里斯·伊本·马伦（1817—1885年）。他从意大利归国后，写了《吝啬鬼》。他还在1875年写了《阿布杜勒·哈申·莫菲尔》，并在贝鲁特建立了一座永久性的剧院。1875年，

艾地—伊斯哈格在亚历山大成立了一个剧院公司。新剧作家中最多产的是纳吉布·哈达（1867—1899年），他写了十六部剧本，但大都是模仿莎士比亚、雨果或小仲马的剧本。尽管如此，它们仍为埃及观众所喜爱。乌斯曼·加拉尔（1829—1892年）翻译了拉辛和考尼尔的悲剧。在女作家中，值得一提的是女诗人瓦尔达·亚齐吉和阿伊莎·帖木儿以及新闻学者马雅娜·马拉希和阿芙丽达·卡拉姆。阿拉伯现代文学一经建立，便对新思想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乌尔都文作家**　直至十九世纪，波斯诗歌和散文的影响仍长期统治着乌尔都文学，显然这个时代的大诗人阿沙杜沙·汗·格里布就是这个传统的产物。他的创作富有洞察力、激情、真挚和深刻性，充满着想象和智慧，这就使他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确实是永垂千古的人物。然而，在英国人的赞助和指导下，乌尔都散文的发展和一种更为朴实的诗歌表现方法，首先在加尔各答的威廉堡，后来在德里和拉合尔，都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不久便出现了一种较少修饰、更为朴实的散文。得益于这种影响最大的作家，是加尔各答的约翰·吉尔克里斯特博士。在他的影响下，在十八世纪晚期和十九世纪初期，诸如赛义德·海德尔·巴科希、米尔·阿曼、巴哈杜尔·阿里·侯赛尼、哈菲兹丁·阿赫默德、尼哈尔·钱德等作家全都活跃起来。在拉合尔，在霍尔罗伊德上校的影响下，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在它的鼓舞下，产生了三位以新风格写作的乌尔都文大作家——穆罕默德·侯赛因·阿萨德、阿尔塔·侯赛因·哈里和蒙西·皮亚尔·拉尔。阿希布；其中，蒙西著有长短篇小说，如《曼苏吉和逊德尔·辛格的故事》和乌尔都散文的珍品——《第三个乌尔都宰相》。不过，乌尔都散文中影响最大者，

当推格里布的《书信集》。它是乌尔都文作品中自然、热诚的最完美的体现，热情洋溢而又亲切感人。后来，阿里迦学派的作家们——赛义德·阿赫默德爵士及其周围的人们，如哈里、纳齐尔·阿赫默德、扎卡乌拉以及小说家拉坦·纳斯·沙夏尔、米尔扎·鲁斯瓦、孟希·沙加德·侯赛因等全都登上文坛。他们都受到英国文学的强烈影响；哈里为他的《诗歌集》（Diwan）所写的序言，是批评文学的珍品，它是西方影响的直接结果。他主张朴实、诚挚和明快的诗歌表现方法。他的传记和纳齐尔·阿赫默德的小说，是新的创作方法和新人生观的胜利。阿布杜勒·哈里姆·沙拉尔以他的历史小说开创了一种新体裁。在他之后，出现了强有力的论辩家、令人敬慕的批评家和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家希布里。到十九世纪末，乌尔都文学翻开了新的一页。

**本世纪的结束** 到本世纪末，伊斯兰世界可以说是江河日下，但复兴的种子业已播下。数十年来，这件工作是在未予注意的情况下展开的，不过穆斯林思想的再教育已经开始。要改变一个民族的政治意识或社会意识，需要思想家和作家们付出两三代人的努力。第一代这样的思想家——在土耳其则是第二代，已经在工作。穆斯林民族要唤起新的觉醒，恢复自己的家园并在国际大家庭占据自己应有的地位，这一切现在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 第十五章

# 二十世纪的伊斯兰教

**穆斯林世界的形势** 二十世纪初，土耳其是唯一尚有一息生气的穆斯林国家。在北非，法国军队在内地诸部落多次起义和激烈骚乱的形势下取得了短暂成功，征服了全境。埃及和苏丹沦入了英国人之手，而波斯或是立誓效忠于俄国，或是效忠于大不列颠。印度穆斯林在奋起，但他们尚未获得政治意识。在远东，马来亚和东印度群岛的穆斯林屈服于英国或荷兰的统治已有二百年之久。他们在教育上和政治上都很落后。在马来亚，土著苏丹在英属马来亚联邦的控制下，享有某种程度的自治，可是新加坡因其战略上的重要地位，被单独分割为英国的一个殖民地。在马来亚人口中，华人几乎占一半，商业完全掌握在这些勤劳的人民手里。中亚的穆斯林，在他们被共产主义同化之后，已丧失了思想自由。中国穆斯林从未构成独立的实体。因此，伊斯兰教命定要向其余世界表明，它的时代已告结束。穆斯林政权被弄得支离破碎，而穆斯林自己则垂头丧气，一筹莫展。可是，正如我们在回顾昔日伊斯兰教时所看到的，它在过去也曾有过许多黑暗时期。以往伊斯兰世界只是为蛮夷的突袭而震惊，但这些蛮族终于安定下来，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注入伊斯兰教的古老躯体以新的活力。而今推翻穆斯林的民族，则是强有力的；他们具有新观念和新技术，曾与伊斯兰教较量了一千多年，因

之他们拒绝伊斯兰的召唤。另一方面，伊斯兰世界在受到一种新文明的经济和思想的压制时，未能找到与之斗争的武器，因为它自身的观念是陈腐的，并且已经丧失了复兴的要素。

**穆斯林对新观念的反动** 如前章所述，埃及、波斯和突尼斯三国，因为急于实现国家经济的现代化，很快就负下了债。结果，丧失了行动的自由。他们无视本国人民的保守性，试图在十年间做欧洲人一百多年中所做的一切。观念的东西需要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萌发；没有一个国家能获得现成的观念，并原封不动地予以采纳。一个人必须与观念一起出生，一起成长，真正了解它，并在它的鼓舞下产生出正确的行动。那种有可能改变我们整个生活态度，我们的社会意识或我们的政治觉悟的观念，更是如此。一段时间内，穆斯林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中，一度有足够的活力促进这些观念。他们曾建立过一种全世界为之羡慕的文明。甚至他们的敌人也为他们的成就而赞叹不已，并以他们为师。渐渐地，专制主义和政治僵化，经济落后和精神呆滞，一起向他们袭来，把他们拉向后退。他们的前统治者和现当权者之间的天渊之别，使他们垂头丧气，尤其是因为现统治者，一度或是臣服于他们，或是敬畏他们。穆斯林停滞的最主要原因还在于，他们不能摈弃陈腐不堪的政治社会思想体系。他们忘记了加拉鲁丁·鲁米① 在其著名的《马斯纳维》(Masnavi)一书中曾以令人信服的语句阐释和说明的一切，或忘记了伊本·赫尔东② 在其著名的《历史绪论》(Muqadam-

① 加拉鲁丁·鲁米(1207—1273年)是波斯的著名诗人和神秘主义者。参见第9章。——译注

② 伊本·赫尔东(1332—1406年)是著名历史学家，著有《西班牙征服史》等著作。参见11章。——译注

ah）中曾如此明确争辩和阐述的一切，即民族的进步和衰落有其不可避免的规律，人不仅以社会方式，也以道德方式卷入其中。而今穆斯林归咎于欧洲的一切，其实正是他们自己的思想家们最早领悟的，也是他们出于无知所丢弃的那些东西。结果是一种最耗费精力的精神上的奴役。他们越是热心于基于技术进步和竞争的社会价值的欧洲文明，就越少想到自己的精神遗产。渐渐地，他们开始不屑于谈起自己的过去。对自己的价值漠不关心，与自己的精神和哲学原型失去了联系，对自己的神话和民间传说的嘲笑有所滋长，并开始以一种盲目崇拜的方式效仿西方。

**工业革命和民主** 穆斯林的政治衰落和这种爱莫能助的感情，又与另一种因素相吻合，或者说，是它的导因。在中世纪，穆斯林骑马或徒步战斗。士气高昂或兵力强大，决定着那时战争的胜负；后来，欧洲人开始使用滑膛枪和步枪，穆斯林仍然一如既往，在整个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他们坚守阵地，以寡敌众，与强大的同盟国对峙。但是，十七世纪，欧洲发生了东方未曾有过的思想革命，而到十八世纪末工业革命开始时，西方获得了优越于世界其余地区的东西。自那时起，他们一直据有这种优越地位。生物学、物理学和其他科学中的发现，进一步影响了新思想。一度凭借自己双手的普通人，发现他能够让机器执行他的指令，就像他的主子们直到最近才能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他一样。印刷机和机制纸的发明，便利了书籍和报纸的印行，推动了教育事业。随着教育的发展，观念得到了普及，普通人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们开始要求自身的权利，一旦遭到剥夺，就要起而反抗。美国革命和后来的法国革命，为《人的权利》和《理性时代》这样的著作以及象《民权宪章》这样的权利要求铺平

了道路。绝对权力和国王们的神圣权利受到威胁或被推翻。人不仅渐渐学会了独立思考，而且学会了决定自己的未来。民主理想虽遭到特权阶级的强烈反对，但毕竟获得了胜利。然而这一切并非发生在伊斯兰国土上，最民主的宗教变成了最不民主的宗教。

**对伊斯兰民族的冲击** 新观念在渗透到穆斯林国土时，遭到传统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他们把西方的侵略，帝国主义的图谋与西方观念混为一谈。西方观念被玷污为唯物论的观念。对正在兴起的西方的恐惧和由此而产生的厌恶，转变为对西方思想和西方科学才智的恐惧和厌恶。厌恶转化为仇恨，尤其是因为欧洲人几乎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都胜过了穆斯林。结果，东方民族，特别是穆斯林轻蔑地拒绝西方思想、西方科学、西方民主和西方的社会理想。但是这种态度是注定要改变的。各民族中间都出现了具有远见和勇气的人，他们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力主改革。一个人若想生存下去，他就必须使他自身和他的思想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和环境。

**穆斯林的复古运动** 在穆斯林国土上，这样的人物在十九世纪就已经出现了，他就是我们在上章里提到的赛义德·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在他的学说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些伟大的人物，如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布杜长老，印度的赛义德·阿赫默德爵士及其在印度的学派。它造就了一批进步的政治家，如土耳其的米德哈特·巴沙、突尼斯的海鲁丁·巴沙、埃及的萨德·查格鲁·巴沙和印度的阿迦汗。它还引起了另一种反应，即所谓“回到伊斯兰教去”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是一个世纪前由阿布杜·瓦哈布开始的，不过他的清教徒运动如今因为有了“伊斯兰教处在危险中”的政治呼唤

而得到加强。因此，穆斯林的反应是双重的。一方面是进步的、亲西方的集团；另一方面，则是这样一部分人——他们相信，如果接受、甚至热烈欢迎西方观念，伊斯兰的生活方式势必被扫地出门；穆斯林将神性解释为意志，就会为西方宗教把神性解释为心灵所代替；穆斯林对神的意志和仁慈的主的信仰就会逐渐地为相信人力能控制自然力的信念所取代，伊斯兰教就会屈服于唯物主义。两个集团既是正确的，又都是错误的。西方的“威胁”是现实的威胁，但是潜在于西方极端自由主义里的西方思想，较之作为西方象征的帝国主义，要更加危险得多。它是一种新文化，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虽然它被断定为是以基督教伦理学为基础的，却仍不失为一种新文化，一种无孔不入的非伊斯兰文化。它一方面源出于古希腊；另一方面又源出于古犹太，并把它自身看作是二者的产物；但是它蔑视伊斯兰教，除了在一些学者和学生眼里，一千余年的伊斯兰文明是不算数的，那呆滞古板的伊斯兰文化的承袭者，自然更是不屑一顾。然而，一些进步的穆斯林民族认为，通过部分地采纳西方方式，他们完全能够回击西方的新挑战。这种不完全的采纳，在埃及和土耳其已经试验过了。可是，在土耳其完全割断与过去的联系并彻底转向西方之前，并未取得显著的结果。最终结果如何，尚有待于分晓，虽然自1950年民主党人掌权以来业已出现了伊斯兰复兴的苗头。“回到伊斯兰教去”运动自有它的伟大的先驱者。在宗教方面，即是阿拉伯非洲世界的赛努西长老；在思想方面，则有印度—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伊克巴尔。二者都相信伊斯兰教的基本活力，又都为现代青年人盲目地崇拜西方而婉惜，他们把西方的浮华比喻为闪闪放光的假宝石。二者都期望穆斯林自珍自爱，即在本民族的文化中探寻复兴的

源泉。

**穆罕默德·伊克巴尔** 穆罕默德·伊克巴尔是位伟大的哲学家兼诗人。二十世纪初期，他就开始要求穆斯林探查自己。“探寻自我”是他的口号。最初用乌尔都文，为使更多的公众能够了解，后改用古波斯文，他一次又一次地敦促迷恋于西方的穆斯林，切勿被西方方式、西方逻辑、西方的理想主义和务实态度弄得眼花缭乱。人是真主在大地上的代理者。因此，“真正的人”应当是展示我们面前的理想；“真正的人”凭借自身的力量，发展自己的视野和自我创造才能，从而获得美德和专长；“真正的人”是创造者，同时也是批评者，其目标是继续完成神圣创造的过程——他面临着一项长远的任务，并不仅限于今生或本星球上。因此，一个人不能靠借用他人混日子——真正有抱负者都不愿这样做。所以，但愿人们不要被西方的光彩所迷乱；反之，应当施展自身的才智，创造自己的世界。伊克巴尔以他自己的许多言论，在神秘启示方面达到了顶峰。他以非凡的辩才来阐释自我发展悟性、创造力、人性、勇于正视人生、一种全宇宙的道德秩序以及个人完全有可能发展到任何程度的一种完满的民主。在本世纪伊斯兰世界，或许在当今整个世界，不曾有一个人有着象他那样广阔的视野和崇高的使命。他的伟大可以由如下事实得到印证：他虽然选择诗歌作为他的表达手段，但他在用词的精炼和感染力上达到了常人难以达到的造诣。他逝世于1938年。他提出了在印度建立一个穆斯林国家的思想。他的呼声表达了这样一个原则：它赋予穆斯林世界一个新国家——巴基斯坦，一个今天在政治、社会和知识领域有着巨大潜力的国家。

**穆斯林的复兴** 十九世纪是人民的世纪，世界大多数国

家的政府也都是人民的政府。一个国家属于人民，大地也属于人民的制度一旦被采纳，统治者则必须代表人民并向人民负责。伊斯兰教历来主张平等的社会权利和高尚的社会价值。新的政治理论中没有与伊斯兰教法不协调的东西。因此，在一些伊斯兰国家中，青年一代开始大声疾呼要求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这种要求早已酝酿了几十年。现在它以实际建议的方式得到了表现。因此类似的运动，几乎同时在各地开展起来，尤其是像土耳其人、埃及人、波斯人和印度的穆斯林，成百地到西方去，以获得关于那个世界及其生活方式的第一手材料，这是不足为奇的。作家们开始反映新观念。既然政治意识和社会觉悟是同时产生的，而人的权利不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所特有的，因此若没有妇女的解放，新世界也便不可能建立起来。在西方，妇女为她们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已经奋斗了一个世纪；在东方，男子和妇女也同样是同呼吸、共命运，要求自身的权利。报纸上出现了宣传这些主张的政纲，伊斯兰教的新世纪诞生了。

**土耳其——现代土耳其的新作家** 现在，我们需要浏览一下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形势图。土耳其正经历着许多事件。阿布杜勒·哈米德苏丹当朝时期，《伊克旦报》（《进步报》）问世，主编是个进步人士。报上发表了许多推崇土耳其语的文章，试图引进纯粹土耳其语词根的词汇，并避免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根的词汇，这些词汇在土耳其语言中是能够找到替换词的。诸如马茂德·埃克里这样的作家把本国的民谣写进了文学作品；侯赛因·费哈米以乡巴佬为创作题材；赛米·费拉西里简化了语言；哈里德·齐亚写了关于当代社会问题的小说。所有这些作家给较年轻的一代以一种新的意识。

**马其顿的动乱（1900年）** 但在政治领域，土耳其并非尽如人意。1902年和1903年，马其顿人举行了反抗苏丹的起义。苏丹用镇压手段平息了这次起义，但这不合于欧洲列强的政策需要。他们曾决定，巴尔干半岛应予自由，于是进行了干预。俄国和奥地利为马其顿制订了摩斯提格改革方案。据此方案，将由一名外籍将领担任马其顿宪兵司令，马其顿的财政由国际共管。总之，欧洲列强决定允许马其顿多少享有一些自由。当然，苏丹并不同意。于是同盟国派海军进入爱琴海，占领爱琴海的利姆诺斯岛。

**青年土耳其派** 意识到土耳其每天都在丧失尊严，青年土耳其派决定采取某种行动。他们早已组织了一个运动，并在欧洲各国首都建立了核心小组，在国内设立了一些秘密中心。1907年12月，他们在巴黎举行了一次历史性会议，制定了新的行动计划。青年土耳其派决定与土耳其军官接触，他们得知这些军官已于1905—1906年建立了自由委员会；青年土耳其派还在萨罗尼卡和帝国的其他一些城镇组织了共济会分会。1908年6月，沙皇尼古拉和英王爱德华举行里维会议，会上决定俄国将支持英国的马其顿改革计划。这使青年土耳其派担心，如果他们无所作为，帝国不久就会丧失马其顿三省。因此，他们于1908年6月组成统一与进步委员会。革命党的主要组织者尼亚齐·贝伊于7月8日在马其顿的里斯纳举起了义旗；阿尔巴尼亚人支持这次起义。当苏丹派兵前往镇压青年土耳其派这次起义时，土耳其士兵投向了革命者。苏丹惊恐万状，意识到他和他的父辈们长期以来坐于其上的火药库即将爆炸。于是，他和他的大臣们在长时间磋商后，宣布恢复1876年宪法。这一宣布受到举国的欢迎。

**波斯——十二月革命（1905年）** 但是，土耳其的罪恶

之日并未过去。它在复兴之前，命定要进一步蒙受屈辱。在人民能够把任何东西受之无愧地称为自己的财产而不只是苏丹—哈里发的私有物之前，它还须丧失近乎一切。土耳其不再感到孤立，巴尔干问题已酿成国际争端。波斯、埃及、土耳其和印度也发生了类似的运动，这是欧洲列强需要牢牢记住的，因为它们在亚洲和非洲都有利害关系。它们不愿看到伊斯兰民族的普遍觉醒——没有哪个帝国主义者愿意看到；穆斯林一旦形成实际的运动，势必要答复公众的种种要求，他们请人写文章，继续从事“穆斯林在觉醒”、“泛伊斯兰主义”等宣传活动，或提出类似的口号。这些都告诉公众：如果穆斯林切实加入有意义的运动中去，就会对西方的威信构成威胁，虽则尚不致威胁到它们的安全。然而，在波斯，作为哲马鲁丁·阿富汗尼遗训的一个结果的自由运动，曾经出现过一个高峰，因为外国利益的扩张以及有权势而又腐败的大臣阿英·伍—德达拉（1903—1906年）的所作所为，早就在酝酿着一场危机。人民于1906年12月举行起义，并向国王提出要求，但是国王以严厉的镇压手段来对付起义者，致使数千人逃入英国公使馆要求避难。偏巧，国王的高压手段亦无法阻挡时代的前进。于1906年7月大菩提节，国王不得不答应人民的要求，解除阿英·伍—德达拉的大臣职务。10月7日召开了国民议会，起草了一部民众宪法。但是战斗并未结束。国王于民众宪法签字后不久即去世，其子穆罕默德·阿里即位(1907—1909年)。他和他的首相阿塔伯格·阿扎姆都反对这项改革。他们竭力剥夺国民议会的立法权，但是革命者刺杀了阿塔伯格·阿扎姆，在纳赛尔·穆尔克首相领导下组成自由内阁。

**英俄协约（1907年8月）** 波斯和巴尔干发生的事件促

使英、俄两国达成一项谅解，即所谓1907年8月英俄协约。据此双方同意下列各款：波斯划分为三个势力范围，北部大片地区为俄国势力范围；中部为中立区；南部较小地区包括波斯湾，为英国势力范围。俄国还同意，阿富汗继续在英国控制之下。作为交换条件，英国同意更为同情地关照俄国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利益。对土耳其和波斯的瓜分已经开始。

**奥地利和保加利亚** 不久以后，奥地利吞并土耳其已允许自治的两个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此鼓舞下，保加利亚宣布独立。波斯尼亚人和黑塞哥维那人对于践踏他们新近赢得的独立极其愤慨，苏丹本人也惶惑不安。他们开始就成立反奥地利的土（土耳其）—塞（塞尔维亚）—门（门的内哥罗）—希（希腊）联盟事宜举行谈判。俄国也对奥地利侵占两地不满，尤因为对穆斯林中东的任何瓜分，它都想捞到最大的一份。可是，德皇表示他将站在奥方。法、英支持土耳其，英国这时急于表明要讨好穆斯林，因为它占有许多穆斯林的国土，想使它的穆斯林臣民们保持"满意"。促使形势恶化的是克里特岛，它在宣布归并希腊之前，一向是土耳其的领地。所以，在法、英、俄的建议下，1908年10月在伦敦召集了一次国际会议。俄国答应支持土耳其，条件是允许俄国在平时和战时使用达达尼尔海峡。英国赞成这项要求，如果土耳其予以认可的话。但是，土耳其不想丧失它在海峡地区的战略地位，所以未予接受。会上未做出任何决定，谈判一直继续到1909年2月。其间，土耳其与奥地利达成一项协议。在奥方缴付赔偿金的条件下，土耳其承认了奥地利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吞并，一项使塞尔维亚人异常愤慨的安排。

**土耳其和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人拒绝承认这次吞并，双

方都开始备战。列强劝告塞尔维亚人让步，但是为民族理想激励的塞尔维亚人不予理会。与此同时，俄国在催逼土耳其解决自1870年代以来一直悬而未决的俄国债务要求。土耳其则要求保加利亚这个前土耳其行省，为它丧失宗主权赔偿损失。为此，俄国同意在土耳其承认保加利亚独立的条件下，考虑勾销这些相互要求，土耳其赞同。于是德国向俄国施加压力，要求它承认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吞并，俄国这时毫无战争准备，只得同意。英国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因为它和俄国迄至那时为止一直在支持塞尔维亚人的事业，但是爱莫能助。塞尔维亚人只好听天由命了。塞尔维亚人接受了不可避免的命运，屈服于奥地利。但是，闷郁在他们胸中的痛苦感情不久就带来了悲惨的结局。

**统一和进步委员会（1909年）** 在土耳其，议会改革进展得很不顺利。在1908年12月议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青年土耳其派占大多数，但是不久附属国代表和土耳其代表之间便产生分歧。前者要求地方分权，而后者则要求统一。这场冲突导致凯米尔·巴沙的辞职，希尔米·巴沙被任命为首相，接替他的职务。希尔米·巴沙是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代表，他的任命引起部分军队的哗变，包括主要由阿尔巴尼亚人组成的第一军团。叛军占领了议会大厦和中央电报局，切断了交通，迫使希尔米·巴沙辞职。两周后，马茂德·肖凯特·巴沙率领一支二万五千人的解放军开进伊斯坦布尔，镇压了起义。兵变首领受到了惩罚，统一和进步委员会的统治得以恢复。

**穆罕默德五世（1909—1915年）** 这时，议会废黜了阿布杜勒·哈米德，并将他放逐。阿布杜勒·哈米德完全失去了有着现代观念的政府的同情，他当政时期是一段倒退时

期。他曾压制为建立代议制政府而采取的一切措施，从不同情进步委员会。废黜他，是期待已久的事。穆罕默德五世被议会扶上王位。新任苏丹—哈里发是个孱弱无能的统治者。因此，他是青年土耳其派想要建立的那种君主立宪制最合适的人选。但是，青年土耳其派未能得到喘息机会。久已不安定的亚美尼亚人这时起来反对当局。他们属于团结、倔强和决心坚强的基督教民族。政府不得不使用强暴手段镇压起义。大批亚美尼亚人在阿达纳和小亚美尼亚丧生，西方世界反土耳其的呼声甚嚣尘上。这时期的全部历史充斥着无数耸人听闻的大屠杀，正如锡克人起来反对莫卧儿王朝遭到镇压后，锡克人的历史充满着类似的记载一样。尽管青年土耳其派受到欧美各国的严辞批评，但他们继续推行其立宪改革纲领，并建立了对议会负责的内阁。在帝国仍处于崩溃边缘之时，这是向前跨进的一大步。

**阿尔巴尼亚和阿拉伯半岛（1910年）** 1910年4月，阿尔巴尼亚举行反土耳其的起义。由于阿尔巴尼亚的居民大都是穆斯林，土耳其人认为这次起义是一场国内叛乱，遂派遣一支强大的军队，前往镇压起义者。在阿拉伯半岛，也出现不稳，有迹象表明，阿拉伯人想要摆脱苏丹的太上皇统治。因此，对阿拉伯人也采取了镇压措施。青年土耳其派的不幸就在于，他们的民主化尝试与土耳其的许多被征服民族的自身解放的要求刚好吻合，而这些图谋不得不予以镇压，有时则要严厉镇压。

**意大利和的黎波里（1911年） 保加利亚和马其顿** 然而，等待他们的是更大的不幸。自法国占领西北非的其余地方以来，意大利早已垂涎于的黎波里。欧洲其他列强不希望发生另一次战争，因此，他们试图向意大利施加影响。这

种努力毫无成效，意大利军队开进了的黎波里。土耳其派了一支军队，但无力与意大利人对抗，因为后者在数量上更多，离基地更近。到1910年9月，的黎波里已落入意大利之手，土耳其人无能为力。在巴尔干，保加利亚人也开始闹事。1912年4月，意大利派舰队到达达尼尔海峡并开炮射击。土耳其关闭了海峡，但慑于俄国的抗议，又重新开放，意大利占领了罗得岛和多德卡尼群岛的其他岛屿。8月，保加利亚照会土耳其，要求它允许马其顿成立自治国。事实上，保加利亚人早就在马其顿策动起义和叛乱。奥地利试图说服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维护和平，并建议土耳其在马其顿实施改革。但是，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不愿等待，遂向土耳其宣战。奥俄再次向保加利亚递交照会，要求它尊重现实情况，但保加利亚以策动门的内哥罗向土耳其宣战作为答复。这时，希腊也加入它们一起。土耳其处境极为险恶；它已在的黎波里参战，而今另一次战争又迫在眉睫。土耳其作了损失较少的选择，根据洛桑条约，放弃了对的黎波里的主权要求，并同意撤军，交换条件是意大利军队撤出爱琴海。意大利人同意接受这项条件，土耳其失去了另一行省。显然，古老的土耳其帝国正在一步步走向坟墓。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1912年）** 在巴尔干盟军集结的色雷斯，土耳其人也难以取胜。他们犯了仓促冒进的错误，三次交锋，均告失败。11月3日，保加利亚人获得大胜，巴尔干军队逼进伊斯坦布尔郊区。后来盟军为自己所误，因为俄国向盟国发出一份措词强硬的照会，劝告他们不要夺取伊斯坦布尔——俄国人自己早就在盘算这座城市和它的港口，不希望它们落入他人之手。在西部战线，塞尔维亚军队突破阿尔巴尼亚防线，到达亚得里亚海。巴尔干问题再次成为国际

争端，列强之间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希腊人不顾这些新的事态发展，加紧进攻亚得里诺普尔。在这时举行的伦敦会议上，列强要求土耳其放弃亚得里诺普尔，遭到拒绝。土耳其处于危险之中。正是为了对付这场危机，恩维尔·巴沙和塔拉·巴沙领导的极端民族党接管了权力。可是，民族党尚未来得及巩固它的地位，敌军已经压境，不久保加利亚人就占领了亚得里诺普尔。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就此结束。伦敦条约终于生效，据此土耳其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它丧失了克里特岛和在马其顿的全部领土。至于阿尔巴尼亚和多德卡人的命运，只得听任欧洲列强的摆布了。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1918年）** 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未能就新征服地马其顿的划分取得一致。保加利亚司令沙沃夫将军，在感情冲动之下，未与本国政府磋商就袭击了塞尔维亚—希腊军的阵地。这一轻率的错误未及纠正，塞尔维亚—希腊军队已经进行回击。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参加了对保加利亚的战争。这样，在交战各方的全面推进下，保加利亚终于崩溃，土耳其收复了亚得里诺普尔。

**里曼危机（1913年11月—1914年1月）** 民族主义政党的三位领袖——恩维尔、基玛尔和塔拉这时掌握了政权，以铁腕维持统治。1913年11月，他们邀请以里曼·冯·桑德斯将军为首的德国军事使团，协助改编土耳其军队。这位将军被授予极大的权力，包括指挥第一军团。惯于把土耳其视为自己势力范围的俄皇，不愿看到德国的这种影响，要求被授予指挥权的里曼将军离开首都。法国也提出了抗议，英国未参与其事。土耳其过于软弱，无力拒绝。最后达成协议：里曼被解除指挥权，任命为军队总监。土耳其人被迫接受以俄国为首的其他列强提出的另一些建议，例如，允许亚美尼亚诸省实

行特别改革。难怪土耳其在需要盟国之际，与德国缔结了秘密同盟。德国是没有利用土耳其之危自肥的唯一国家。1914年5月28日，奥地利皇太子弗兰西斯·斐迪南于萨拉热窝被一个塞尔维亚革命者暗杀，该盟约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订立的。如前所述，塞尔维亚人对奥地利极其愤恨。由于这次暗杀，奥地利于6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8月1日，它的盟国德国对东部俄国宣战；两天以后又对西部法国宣战。8月4日，德国进攻比利时，英国对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与德国并肩作战。土耳其在欧洲的损失以及其他欧洲列强在肢解它时所扮演的角色，决定了它的抉择。俄国一向是它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英国从它那里夺走了埃及，并支持它的臣属国所进行的独立战争。1914年11月，英国派遣一支盎格鲁—印度军队到巴士拉开辟美索不达米亚战线，英军逐渐向北部推进。1915年9月的库特—乌尔—阿马拉战役中，土耳其人遭到第一次失败，尽管他们后来夺回了阵地，向前推进并包围了库特—乌尔—阿马拉。就土耳其欧洲部分而言，唯一辉煌的战例要算是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的加里波里英勇保卫战，土军以巨大损失击退了英国远征军。

**英法俄协约（1916年）** 1916年4月，英、俄、法三国就土耳其的未来瓜分达成协议：伊斯坦布尔和达达尼尔海峡地区划归俄国势力范围；英国势力范围将包括美索不达米亚、海法港和巴勒斯坦的阿克里；阿拉伯半岛将获得独立；法国的势力范围将包括叙利亚、阿达纳、西里西亚和南库尔德斯坦；巴勒斯坦将置于国际托管之下；俄国将获得亚美尼亚和北安纳托利亚。关于土耳其的处理问题，同盟国之间还

有其他一些协议。麦加的大谢里夫①侯赛因——如果他反叛土耳其人，马上就可以获得独立。但是关于协议的具体条件，英法之间曾发生一些分歧。英国人同意授与侯赛因疆土，在其疆界内“大不列颠将在不损害它的盟国法国利益的情况下自由行动”；麦加的侯赛因表示同意，于是阿拉伯人举行了起义。在英军的协助下，阿拉伯人于1916年6月攻占麦地那和麦加。10月29日，侯赛因宣布自己为阿拉伯国王。同年12月15日，英国承认他为希贾兹国王。这样，土耳其人又丧失了阿拉伯半岛。

**劳伦斯和阿拉伯人** 这时，英国政府派遣T·E·劳伦斯上校到阿拉伯半岛，担任大不列颠与阿拉伯人之间的首席联络官。劳伦斯是个有天赋的人。他把自己装扮成阿拉伯人，像他们一样生活，替他们说话，很快便取得了他们的信任。阿拉伯人在他的行动的激励下，由阿兰巴将军统率，继续向叙利亚挺进。在另一条战线，阿拉伯军队于1916年3月占领巴格达，1917年土耳其开始放弃叙利亚战线。耶路撒冷于1917年12月陷落。1918年9月18日，英国于米济杜战役给予土耳其军队以沉重打击。在劳伦斯上校率领下的英国和阿拉伯的联军，随后于1918年10月占领大马士革。1918年10月13日，穆罕默德五世免去青年土耳其派塔拉和恩维尔的大臣职务，任命伊齐·巴沙为首相。10月14日，他向美国总统威尔逊呼吁停战，1918年10月30日结束战争。土耳其人在他们的最大的一次战争中战败了。11月，同盟国舰队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到达伊斯坦布尔。不久，盟国军政当局就接管了这座城市。这就是奥斯曼人的结局。奥斯曼帝国终于寿终正寝。

---

① 谢里夫意为圣族后裔，即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裔。——译注

**战后土耳其和穆斯塔法·凯末尔** 1919年11月，达马德·费立德·巴沙内阁宣誓就职，他保证执行一项与列强战胜国合作的政策。1920年4月，意大利军队于亚得里亚登陆，接管西南部安纳托利亚。5月，希腊军队在同盟国的赞同下，于斯姆纳登陆。几天以后，加里波里战役和早年土耳其进攻叙利亚的战斗英雄——穆斯塔法·凯末尔作为第三军的监察官抵达萨姆森。他是个热烈的民族主义者，不久即开始组织抵抗，以阻止进一步肢解土耳其。苏丹解除了他的职务，但这并不能阻止穆斯塔法·凯末尔继续斗争。他在厄尔珠鲁姆建立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大会”，并在其他地区设立分支机构。1919年9月，他起草了“民族公约”，宣布了著名的六点原则，包括民族自决，伊斯坦布尔的安全，开放海峡，少数民族权利和废除投降条约。民族公约在交付议会表决时，获得通过，但是引起了同盟国的不安，米尔尼将军奉命占领伊斯坦布尔。议会被解散，民族主义者遭到攻击，许多人被放逐，穆斯塔法·凯末尔本人被宣布为不法分子。民族主义者组织反击，于1920年4月25日在安哥拉（今安卡拉）建立以穆斯塔法·凯末尔为总统的临时政府。新土耳其就此宣告诞生。

**塞弗尔条约和新土耳其** 4月，民族主义政府与俄国单独缔约，根据该条约，民族主义者政府接受了一些必要的援助。但在6月，在英国首相劳伊德·乔治的鼓励下，希腊人开始向大陆推进。希腊军队在阿拉希赫打败了土耳其人，并在亚洲一侧攻克布鲁沙，在欧洲一侧夺取亚得里诺普尔。1920年8月，同盟国要求虚弱的苏丹政府签订塞弗尔条约。根据该条约，土耳其人将放弃对非土耳其领土的一切主权要求；希贾兹王国将宣布独立；叙利亚将成为法国托管区；美

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将成为英国托管区；斯姆纳和内地将置于希腊行政统制下五年；罗得岛和多德卡尼群岛将归属希腊；亚美尼亚将获得独立；海峡将对国际开放。就恰塔吉线而言，只有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仍归土耳其管辖。民族主义政府拒绝承认这项条约。

**穆斯塔法·凯末尔——土耳其的救星** 这时，穆斯塔法·凯末尔向亚美尼亚开战，夺取了卡尔斯。他与亚美尼亚商定了一项条约，据此，土耳其获得了卡尔斯和阿达罕，亚美尼亚的版图仅限于埃里温省。同盟国在伦敦举行一次会议，但未能解决任何问题。因此，穆斯塔法·凯末尔与意大利单方面签订一项条约，根据该条约，意军将在1921年6月以前撤离土耳其，以此来换取一定的商业特权。1922年3月，土耳其又与俄国签订一项条约，以割让巴顿换取俄国承认土耳其对卡尔斯和阿达罕的占领。但是，希腊人仗着同盟国的支持，决心诉诸战争。他们在库塔希尔战役中击败土耳其人，进而推进到安纳托利亚的腹地。但在1921年7月萨卡里亚战役中，土耳其人动员了全部国民后备军并在随后的孤注一掷的战斗中，成功地阻止了希腊人的前进。土耳其军队立即转向西里西亚，与法军交战。这是土耳其历史上最危急的时期，甚至比年轻的奥斯曼帝国遭受帖木儿入侵时还要危急。土耳其人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但是决心和崇高的目的，敢于牺牲的精神和真正的爱国主义，能够创造出奇迹来。正因为如此，土耳其人才能够以一些特许为交换条件，迫使法国撤军。各同盟国政府试图调停土希争端，但是由于英国毫不掩饰地偏袒希腊人，土耳其拒绝接受对塞弗尔条约作任何修正。

**洛桑条约（1923年1月）** 与此同时，穆斯塔法·凯末

尔在稍稍地准备反击希腊人。1921年8月，他开始击退希腊人。1922年9月，土耳其人占领了斯姆纳，尽管希腊人放火焚烧这座城市，致使这座古城大部分被焚。劳伊德·乔治呼吁同盟国协助防御达达尼尔海峡，以反击土耳其人，一支英军在哈灵顿将军统率下于恰纳克登陆。但是，穆斯塔法·凯末尔不怕威胁，于10月的穆达尼亚会议上，终于达成协议。同盟国同意将亚得里诺普尔和东色雷斯归还土耳其，而土耳其则接受达达尼尔海峡国际化。1922年11月1日，穆斯塔法·凯末尔废除苏丹体制，穆罕默德六世离开伊斯坦布尔；穆罕默德六世的堂弟阿布杜勒·马吉德被立为哈里发。根据洛桑条约（1923年7月），土耳其的地位得到确认。土耳其放弃了对一切非土耳其领土的主权要求，但保留了东色雷斯，一直到马里查河；爱琴海的伊姆布鲁斯和提尼多斯岛归还土耳其；意大利占有多德卡尼群岛；英国占有塞浦路斯岛。土耳其同意保护它的少数民族，但不偿还战争赔款；海峡为非武装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同意按照新疆界交换飞地的人口。土耳其得以幸存。

**土耳其共和国与凯末尔·阿塔图克**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正式宣布为共和国，穆斯塔法·凯末尔出任总统，伊斯米特·巴沙任总理。六个月后，土耳其废除哈里发制度并驱逐了奥斯曼家族。无论如何，哈里发王位已徒具其名，奥斯曼家族也久已失去任何意义，土耳其人开始了新生活。不久，生气勃勃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就着手改变土耳其的生活结构。他使人民的社会、政治、道德和知识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的全部计划之所以获得成功，主要是凭借他那非凡的人格的力量。当然也曾出现过反复，如库尔德人的叛乱，但被他平息了。他顽强地、专心致志地继续实现他的计

划。他废除了一夫多妻制，颁布世俗婚姻法，取缔宗教会社，废除土耳其便帽，并分别以瑞士、意大利和德国的法制为基础，推行了新的民法、刑法和贸易法。他甚至改革了民族语文的书写字体，采用了拉丁字母，废止使用阿拉伯文字和波斯文字。他还与英国、波斯、意大利、比利时、俄国和希腊订立了一系列新条约，欧洲再次承认土耳其为主权国家。1932年7月，土耳其被接纳入国际联盟。

**伊斯米特·伊诺奴（1938—1950年）** 新土耳其的奠基者凯末尔·阿塔图克，是本世纪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他兼有伟大的将军和富于远见的政治家的双重品质。自1920年以来，他一直担任土耳其总统，逝世于1938年11月10日。他的早逝是穆斯林世界的一大损失。由伊斯米特·伊诺奴继任总统。他的伟大成就在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维护了土耳其的中立，巩固了他的改革成果。1946年，为满足不断的要求，成立了反对党。1946年7月普选中，新成立的民主党赢得了六十六个议席。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一项对土耳其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计划。1948年全年，在民主化方面继续取得进展：制定了新的选举制度，警察权力受到限制，公民权利得到恢复。与英、法、意重新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在1950年的普选中，民主党赢得绝大多数席位，党的领袖杰拉尔·巴亚尔出任总统，艾德南·门德里斯担任总理。1950年9月，土耳其派出土耳其旅加入在朝鲜的联合国军①，与民主世界的军队共同反对共产党人。民主党人的出现，标志着伊斯兰教的复兴。一个修缮旧清真寺、兴建新清真寺的

① 这里所说的联合国军，即是美国在侵朝战争中打着联合国旗号纠集的侵略军。——译注

计划开始实施。哈吉①再度流行，五年中，土耳其的朝觐人数超过一万一千人。世俗论者并未被打败，但是温和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变得更有影响。在本书写作时（1959年），温和主义者大约占人口的百分之六十。艾德南·门德里斯先生的政府正在采取强有力的重建计划，并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工业化的目标迈进，人们有时竟被前进的步伐弄得惊慌失措。

**波斯** 如前所述，正是根据1907年8月31日英俄条约，波斯被划分为势力范围。仅四个月之后，国王就决定要取消改革。于是，他策动一次政变，监禁了自由派首相纳赛尔·乌尔-穆尔克。这导致国内各地人民的暴动，国王不得不作出让步。但在1908年6月，在俄国的秘密支持和哥萨克旅的帮助下，国王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解散了议会，屠杀了许多自由派领袖，并在首都宣布了军法统治。这时，大不里士人民举行起义，控制了该城，尽管国王派出军队进攻大不里士，人民继续坚持斗争。

**开发阿巴丹油田** 国王这时已愚不可及，竟向俄国求援，一支俄国军队越过波斯边界，占领大不里士。饱受俄国士兵残酷虐待的人民，对于靠外国刺刀来维护王权的国王极其厌恶。显然，这种状况难以持久；国王变得如此不得人心，一场革命已不可避免。于是巴赫塔里部族的一位酋长阿里·库里·汗向德黑兰进军，以推翻立宪政体。他于1908年7月12日攻克德黑兰，四天后废黜国王。1909年，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成立，商定铺设一条从西南波斯油田到沙特—乌尔—阿拉伯出海口的阿巴丹岛的输油管。随着这些油田的开采，波斯成为亚洲主要产油国之一。

① 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朝觐者”，伊斯兰教徒朝拜过麦加“克尔白”者的尊称。——译注

**阿赫默德·沙（1909—1929年）** 这时，自由派把穆罕默德·阿里十二岁的儿子阿赫默德·沙扶上王位，由于他只是个未成年的孩子，自由派开始以议会为基础统治国家。1911年，他们邀请美国金融家W·摩根·舒斯特，前来整顿国家财政。舒斯特被授予极大的财政权力，并获准组织一支特别宪兵队，保卫财政部。可是，当他要求英国军官斯托克斯少校协助指挥这支宪兵队时，却遭到俄国大使的反对。此后，俄国人继续反对舒斯特为改革伊朗财政提出的建设性计划。他们甚至帮助在俄国避难的前国王，并向他提供军队。然而，当国王带领一支军队在阿斯特拉巴德登陆时，被波斯军队轻易地打败了。接着俄国向伊朗议会递交了两份最后通牒，要求解除舒斯特的职务，但政府拒绝了俄国的要求。于是，俄国向波斯宣战，并侵入它的北部省份，这使俄英关系极其紧张。在这种形势下，新建的民众政府难以行使职能。于是伊朗议会被解散，组成执政内阁，在俄国的控制下统治国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波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波斯旧政体。虽然波斯于1914年11月宣布中立，但它太弱小而无法实施；它仅有的一点军队，或属于由俄国人指挥的哥萨克旅，或属于由同情德国人的瑞典军官统辖的宪兵队。因此，俄国人占领了北部大部分重要城镇，英国则控制了南部沿海。在高加索与俄国作战的土耳其人，一度控制大不里士，但又被俄国人夺回。随着战事的发展，英国又把中央中立区置于其势力范围之下。波斯政府这时只是在名义上行使它的职能。

**国王和德国人** 这时，国王被迫向德国人求援。他邀请德国驻布沙尔前领事希尔·瓦斯姆斯以建立后备军，并允许

另一些德国代理人在各城镇组织抵抗。俄国对此当然极为不满，遂于1915年11月再次侵犯波斯。土耳其人在战争初期于美索不达米亚击溃英国人之后，曾两次侵入波斯，并取得了一些小的胜利，但是英国随即派出珀西·赛克斯爵士到波斯。他很快就建立了南波斯长枪队并率军北上伊斯法罕。1917年俄国革命后，俄军撤出波斯，英国成为波斯最重要的势力。战后，波斯签订了盎格鲁—波斯协定，根据该协定，英国承认波斯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并答应向波提供贷款。然而，为适应英国的利益，关税率作了调整。英国继续支配着波斯的政治，尽管国民议会拒绝批准这项协定。

**礼萨·汗起义（1921年2月）** 在哥萨克旅中，一位极有才智，精力充沛的爱国波斯军官，名叫礼萨·汗，这时登上了政治舞台。他很快就意识到布尔什维克政权无意允许波斯自由。当一支布尔什维克舰队被派到波斯，夺取了里海海岸的埃泽里和里斯特并占领了吉兰时，礼萨·汗发动了一次军事政变，驱逐了哥萨克旅中的俄国指挥官。他与杰出的改革家和作家赛义德·齐亚乌丁取得联系，动员哥萨克旅向德黑兰进军。礼萨·汗率军占领了德黑兰，建立了以齐亚乌丁为总理的新政府，自任作战部长兼总司令。礼萨·汗立即中断盎格鲁—波斯协定并与俄国签订了一项条约。俄国人撤出波斯，废除了一切债务、特权和投降条约。看到俄国影响日增，英国也与波斯签订了一项新条约。礼萨·汗这时又邀请美国金融家使团来整顿国家的财政。他改善并扩充了军队，镇压了吉兰和阿塞拜疆的共产党叛乱。1923年10月23日，礼萨·汗就任总理，不满于礼萨·汗专制的国王，动身去欧洲。一年以后，礼萨·汗征服了东南波斯的巴赫塔拉部族，因为该部族在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的支持下，变得过于强

大并威胁到国家安全。一年以后，国民议会废黜了在国外的国王。三个月后，礼萨·汗宣布就任国王，取号礼萨·巴列维国王。

**礼萨·巴列维国王（1925—1941年）** 在礼萨国王的现代进步观念统治下，国家出现了繁荣。他首先恢复秩序，尔后建设军队，发展交通运输，开辟从里海到波斯湾的铁路。1928年，建立波斯国民银行，颁布新的司法制度，并把电信事业收归国有。1932年建立了波斯舰队。可是，在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问题上仍存在着瓜葛，政府想要接管它，这件事被提交国际联盟。结果，出现了1933年5月的新特许权。根据这项特许，公司同意在前十五年期间每年交付二十二万五千英镑税金，后十五年期间每年交付三十万英镑，最低限度专利费为每年七万五千英镑。1935年，礼萨国王改波斯国名为伊朗。1937年，阿富汗、土耳其、伊拉克与伊朗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一项总的穆斯林协定亦在拟定之中。

**波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俄国发现与礼萨国王难以合作，遂于1941年8月出兵侵入伊朗，建立了一个与之合作的政权。礼萨国王被迫退位，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被宣布为国王。伊朗在战争期间从这幅图画中被抹掉了，至少就民族生命而言，是这样。

于1944年1月12日结束的德黑兰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大英帝国首相邱吉尔和苏联斯大林元帅决定，伊朗将被视为一个战略要地，因此，在战争期间应继续在盟国的控制之下。盟国保证在战时和战后向伊朗提供经济援助。俄军保卫北伊朗，英军占领南部地区。1945年9月13日，盟国在欧洲取得胜利四个月之后，伊朗政府要求俄、英、美撤军，盟国向伊朗保证，撤军将于1946年3月完成。

**战后伊朗** 战后，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图德党在阿塞拜疆省策动叛乱，而苏联阻止国王干预。国王将此事提交联合国组织。不久，阿塞拜疆归还伊朗。1949年，图德党企图暗杀礼萨国王，遭到取缔。近年来，在首相摩萨台任职期间，取消了对图德党的禁令。在与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的激烈斗争中，摩萨台首相关闭了阿巴丹油田，并将石油公司收归国有。英国在这次冲突中断绝了同伊朗的外交关系。美国的调停亦遭到失败。伊朗坚持，它可以在它愿意的任何地方出售石油，但英国不同意。摩萨台博士在海牙国际法庭裁决中获胜。1953年，他握有越来越大的权力，成为实际的独裁者 因此，保皇党策动政变，摩萨台被捕。于是，国王任命查希迪将军出任伊朗首相。摩萨台博士被提交军事法庭审判，以图谋叛国罪被监禁三年。国王证明自己是个开明君主，他把王室的许多土地分给农民。无疑，他这样做是想为大土地所有者树立一个榜样。他明显地倾向于民主集团①，是巴格达条约的强有力的倡导者。该条约的经济委员会建议以公路、铁路和电信联络将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联系一起。联合王国于1957年建议，在五年内把它的技术援助赠款增加到一百万英镑，此外另增予一百万英镑的贷款以改进交通运输。美国方面答应援助二千五百万美元用以发展首都。

**埃及（1900—1914年）** 二十世纪前十年，英国完全控制了埃及。1906年5月，英国向土耳其发出最后通牒：土耳其今后应放弃对西奈半岛的全部主权要求，半岛遂为埃及领土。同年6月13日，发生了一些事件，呈现出反英民族情绪的征兆。一群英国军官在尼罗河三角洲猎鸽子，但在射击时

① 作者这里所说的民主集团，指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译注

误射了丁肖纳村的一名妇女。愤怒的埃及农民痛打了他们并杀死一名军官。经追捕罪犯遭逮捕，英国人以惩罚作为儆戒。这引起全国性的反响。民族情绪高涨有着多种正当理由。英国人给予外国人以特别治外法权和种种经济特权，只以少许经费发展人民的教育事业，而全然不顾他们的民主原则。据说从1882到1902年的二十年间，他们用于人民教育事业的经费或许只及阿斯旺水坝建设经费的一半。诚然，埃及统治阶级本身对教育事业是不够开明的，但是，受教育的埃及人却有理由认为，以伟大民主理想自夸的英国人在国家民主化方面毫无建树。

**反英情绪** 自由情绪在埃及早已为具有开明思想的伊斯兰教著名宣传家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及其弟子爱资哈尔清真寺的穆罕默德·阿布杜长老所培育，后者已成为这座古老大学的一位长老，他试图对年深日久的穆斯林问题作自由主义的解释。1894年，穆斯塔法·凯末尔发起称为“祖国党”的自由运动。凯末尔曾留学法国。1900年，他还创办一份报纸，称作《旗帜报》。丁肖纳事件后，穆斯塔法·凯末尔向开明的英国首相坎贝尔·班纳曼爵士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他撤回保守的驻埃及高级专员克罗莫勋爵。结果克罗莫被撤职，由恩斯特·戈斯特爵士继任。但是，戈斯特为争取海蒂浮——在民族主义者眼里他并不比英国人好——却失去了穆斯塔法·凯末尔的支持。1907年，穆斯塔法·凯末尔召集了一次国民大会，会前他做了一次激烈的演说，提出“埃及人的埃及”这样响亮有力的口号，因此当选为国民大会主席。然而，他任职时间不长。戈斯特这时试行一项新方针，他在基督教科普特人和祖国党的穆斯林之间制造分裂，后来当基切尼尔勋爵继任时，他甚至把海蒂浮作为他的傀儡。因此，

学生们起来反对海蒂浮和基切尼尔两人。虽然基切尼尔勋爵极其严厉地镇压了起义，但是人民在政治上已经觉醒，并继续大声疾呼地要求议会改革。

**宪法** 1919年7月，埃及宪法终于诞生。宪法规定，埃及议会由八十名议员组成，其中十五名指定，其余六十五名通过间接选举产生；议会可以批准税制，但无权否决政府提出的立法议案。改革刚刚处于萌芽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几个月以后，埃及被宣布为英国的保护领。

**萨德·扎格鲁尔·巴沙** 战争期间，民族主义运动日益强烈。这主要是因为大不列颠对待人民和国家的态度使埃及人感到愤慨。人民被招募服劳役，生活资料被征收，各种自由权利受到压制。幸运的是，这些年间，有一位伟大的人物正在为国家从事一项运动，他就是萨德·扎格鲁尔·巴沙，一位伟大的政治家、高尚的爱国者、富有鼓动力的演说家和优秀的组织者。他和他的同事们被称为华夫脱党（代表团派），因为他们想作为人民的代表，出席战后召开的巴黎和平会议。但是，事与愿违，他们遭到逮捕并被遣送到马耳他岛。这就导致全国性的起义。英军总司令艾伦比元帅不得不以武力镇压。但是，在政治斗争的一定阶段，暴力的结果往往同使用者的愿望恰恰相反。

**米尔纳委员会（1920年3月）** 对暴动的镇压，激起公众的强烈抗议，迫使英国政府任命米尔纳委员会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并向议会作出报告。萨德·扎格鲁尔·巴沙和他的同事们在马耳他岛获释，并被派到伦敦与米尔纳谈判有关埃及的政治问题。立法会议已经通过决议，赞同埃及完全独立。1921年2月，米尔纳报告发表了。它建议在保证英国利益的前提下，允许埃及独立；但不允许萨德·扎格鲁尔·巴

沙回国。不久，又发生了许多起暴动，反对享有特权的外国人。于是，华夫脱党的其他领袖也遭到逮捕和放逐。该党被迫转入消极反抗。但是，一旦人民真正决心为自己的权利而战时，任何力量都难以阻挡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运动发展得如此强大，以致英国不得不宣布埃及在内部事务上自主，英国只保留在外交、防务、交通和保护侨民方面的权力。于是在1922年3月15日，福阿德一世取得国王称号。

**萨德·扎格鲁尔任首相（1924年1月）** 一年以后，萨德·扎格鲁尔·巴沙获释。1923年4月，颁布了宪法，规定实行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制；前者的五分之三议员和后者的全体议员将由普选产生；内阁只对众议院负责。这是民族主义者的一次伟大胜利。九月举行普选，华夫脱党绝大多数候选人当选为议员。1924年1月28日，萨德·扎格鲁尔被任命为首相。

数年来，华夫脱党与仍然统治着这个国家的英国人不断进行斗争。反英暴动经常不断。在一次暴动中，埃及军队总司令李·斯塔克爵士被暗杀。在从苏丹撤出埃及军队的问题上，也曾出现过极度紧张，但是扎格鲁尔爵士极其坚定。当他发现他不能同意英国关于惩罚大批政治示威者的最后通牒时，便愤然辞职，虽然在随后的选举中，他的党再次获胜。后来，萨德·扎格鲁尔成为众议院的议长，他否决了政府的所有议案。1927年，终于拟定了一项新条约，根据该条约，英国宣布军事占领将于1937年结束，但是埃及议会否决了这项草约。不久扎格鲁尔去世，由他的副手纳哈斯·巴沙继任华夫脱党领袖。

**法鲁克（1936年—1952年）** 其间，森纳水坝开工，它在埃及老百姓当中引起新的不满，人们开始担心，如果尼罗

河水被苏丹利用，埃及的用水将所剩无几。尼罗河水是埃及的生命，这件事确实涉及到埃及人的根本利益。1929年5月，终于达成协议：苏丹将使用青尼罗河河水，白尼罗河河水将继续流入埃及。民族主义者曾有过一段黑暗时期，其间国王颁布了一部新宪法，议会的权限受到限制。结果发生了暴动和激烈的政治活动。英国站在国王方面，国王任命了自己的内阁。显然，这种事态难以持久。1935年12月，国王被迫恢复1923年宪法。1936年5月普选时，民族主义者再次取得巨大胜利。福阿德一世死后，由其子法鲁克继位，纳哈斯·巴沙再次组阁。同年8月，英埃之间签订一项条约，据此英国同意除留下一万名军队守卫运河区外，撤出其余军队。英国将保留亚历山大海军基地，为期八年；允许埃及人向苏丹移民，埃及军队可以重返苏丹。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7年4至5月间，在埃及享有治外法权的欧洲各列强于蒙特罗伊斯举行会议，会议同意治外法权应予废除，但混合法庭至少将继续存在十二年，其权限应扩大到刑事案件；此前，这类案件由领事法庭审理。其不后久，埃及于5月26日加入国际联盟。但是，法鲁克和华夫脱党人未能长期取得一致。法鲁克解散了华夫脱党内阁，甚至解散了议会。华夫脱党开始分裂，在下届选举中，政府党赢得绝大多数议席。政府党刚刚执政，就承担了一项广泛的重整军备的计划。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及处于军事占领之下，开罗成为中东战区司令部。1945年1月，举行了一次普选，但华夫脱党抵制了这次选举，由少数党组成政府，统治了几年。然而，在1950年选举中，华夫脱党以压倒多数重返议会，穆斯塔法·纳哈斯·巴沙再次出任首相。其间，反英运动有所发展。1946年5月，英国通知埃及，它将逐步从埃

及撤军。1947年，英国政府宣布准备在苏丹成立自治政府。此后一再重复这类保证，直到1951年埃及提议，苏丹的未来地位将在联合国的监督下由公民投票决定。

**纳吉布将军（1952年）** 1952年1月，英军和埃及游击队在塞德港发生公开冲突，英军占领伊斯梅利亚。结果引起强烈的反英和反对在开罗的外国人的暴动，大量外国财产遭到破坏。国王要求纳哈斯·巴沙辞职，但国王这时已越来越不得人心，他的穷奢极欲、反复无常和独裁专制，激起了极大的愤慨。军队也受到影响，后来于1952年，纳吉布少将成功地发动了一次政变。法鲁克国王被迫出逃，纳吉布将军成为政府首脑。首先，他建立了一个革命政府，宣布废黜法鲁克国王，他接受的未成年的儿子为国王。1953年，埃及宣布成立共和国，纳吉布将军担任第一任总统。新政府得到各国承认，埃及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此后，纳吉布和他的副手贾马尔·阿布杜勒·纳赛尔上校之间发生分歧，经过政治磋商，纳吉布担任总统，纳赛尔上校出任总理。起草了一部宪法，革命政府继续存在。1954年初，埃及和英国达成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英国同意撤出运河区。设在那里的基地，仅留下维修设备的技术专家。这被认为是新政府的巨大胜利和国家未来的好征兆。同年稍晚，纳赛尔上校与纳吉布将军再次发生纠纷，纳赛尔从后者手里接管了政府，纳吉布将军被软禁。

**苏伊士——西奈冲突** 1956年7月，美英撤销其在尼罗河的阿斯旺援建一座巨大新水坝的建议。纳独赛尔总统以回苏伊士运河公司进行报复。他保证一切船只可以自由通航，但列强各国（苏联除外）拒绝接受他的建议。列强于伦敦聚会，建议对运河实行国际控制，但埃及拒绝了这项计

划。这项提案于1956年10月提交安理会讨论时，苏联使用了否决权。10月29日，以色列侵略埃及，英、法进行干预。英国空军轰炸并几乎炸毁了塞德港，侵略军击溃了埃及军队，向西奈半岛逼进，但纳赛尔以四十余艘船舶沉入河道，封锁了运河。于是联合国大会作出立即停火的安排，要求撤出一切侵略军。一支约六千人的联合国部队被派来监督撤军，截至1957年1月，所有外国军队都已离开西奈半岛。然而，以色列仍占据着加沙地带和亚喀巴湾。3月，以色列也从这些地区撤军，4月运河疏浚通航。英法仍不愿缴纳运河过境税，但这种紧张关系也渐趋缓和。这时，事态发展极其迅速。1958年2月21日，根据埃及和叙利亚的共同协议，两国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联）。在一次公民投票中，纳赛尔总统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多数票当选为阿联总统。1958年3月，也门也加入了阿联。纳赛尔总统这时被公认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先锋，阿拉伯世界的实际领袖。

**苏丹** 1956年1月1日，苏丹获得独立。国家的三个政党—乌玛党、人民民主党和南方自由党携手组成以赛义德·阿布杜拉·哈里尔为总理的联合政府。联合政府工作卓有成效，哈里尔总理主要致力于保持中立，避免使国家卷入埃及或非洲其他地方的动乱中去。乌玛党有着强烈的亲埃及倾向，但是曾在二次大战时期担任旅长的哈里尔总理，牢固地控制着国家事务。代表各种政见的国家宪法起草委员会着手起草一部宪法。宪法建议采取一种军事形式的议会政府，尽管答应考虑南方提出的建立联邦形式的议会政府的要求。国家的主要产品是棉花，尽管1957年棉花价格在暴跌，但仍决定把国家精心积累的储备用于发展计划，如工业布局、交通运输、公共事业、社会事业和科学研究等。1958年，政治气候

不很如意，阿拉伯世界发生的一些事件在苏丹事务中投下了阴影，直到同年10月17日武装部队总司令伊卜拉欣·阿布德将军在一次政变中推翻政府。次日，苏丹宣布成立共和国，组成无党派政府。

**印度（1858—1952年）** 在印度，到1850年，穆斯林政权已不复存在，穆斯林的反应，前已叙及。1858年英国政府从东印度公司手里接管了印度政府并宣布："在印度人与欧洲人发生冲突时，应优先考虑印度人的利益"。女王也发表如下宣言："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对我们印度领土的国民负有义务，正如根据同样的义务，我们对我们所有其他的臣民负有义务一样。"这些开明观点赋予印度人以新的抱负，但在实际上，这些观点和1833年宪章法案中的那些观点，即"在公司下任何人都不会因为他的宗教、籍贯、身世、肤色或职业而受到损害"一样，都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晚至1877年，当时的利顿总督曾如实地写道："一切能够用来损害心灵、破坏他们许下的漂亮的诺言的手段，全都使用过了。"至于对待穆斯林，巴苏少校在他的《基督教政权在印度的巩固》一书中，引证了诸如劳伦斯、坎贝尔、蒙哥马利、埃伦巴勒等人的电报，列举了许多令人厌恶的反穆斯林的事例。看来，英国人的政策似乎是镇压那些愤恨英国占领，坚守自己的垂危文化并拒绝"合作"的穆斯林团体。

**印度国民大会** 印度教徒日益学会了民主原则。印度教徒，不同于穆斯林，已经迅速接受了西方教育和西方思想。他们富有伸缩性的社会意识形态更易于接受新观念。印度教虽在本质上是以其古老的概念为基础，但在表面上却经常表现为折衷主义。无疑，印度教徒是欢迎穆斯林政权崩溃的。因为十八世纪的马拉塔人起义和1857年大起义均告失败，印

度教徒感到，他们再没有理由忽视这时出现的大好时机。既有工作可做，又有职位可以填补，所以印度人欣然接受了西方教育，并在穆斯林面前保持了两代人时间的领先地位。他们还认识到，需要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于是在1886年建立了印度国民大会，一个由苏兰德拉纳斯·班纳吉、戈哈尔和巴尔·甘加德尔·提拉克领导的运动。在成立大会上，他们以决议的形式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并向政府提出了改革要求。这些要求是温和的。最初，英国自由党政府倾向于支持这一运动。但这种态度时间不长。当总督意识到这个运动可能导致的后果之后，他便撤销了他的保护与赞助，尽管到这时为止，大会所提出的主要要求仅限于群众教育问题。巴尔·甘加德尔·提拉克是个有声望的作家，戈哈尔是个善于鼓动的演说家，他们试图激起公众舆论。但是政府不理睬他们的要求，尤因穆斯林仍然置身于这个运动之外，并墨守他们的保守方式。

**穆斯林联盟** 赛义德·阿赫默德爵士早就试图组织能够反映穆斯林的意见和要求的协会。1887年，他发起“穆斯林教育会议”；1888年组织“爱国协会”；1893年发起“上印度穆斯林保卫协会”。但所有这些努力均告失败，因为穆斯林尚未认清政治形势。只是在穆斯林的新的一代——其中，大多数人在阿里迦的穆斯林—盎格鲁东方学院受过教育——成长起来之后，穆斯林的知识分子中坚才于1906年组织起穆斯林联盟。最初，它是一个穆斯林上层的团体，虽然它有像阿迦汗这样卓识远见的领袖为它勤奋工作，但中等阶级和知识分子长期未能参加，这是它的弱点。然而，穆斯林不久就发现印度教徒在竭力争取印地语为政府承认的一种官方语言。这些人认为，印地语是他们的真正语言。这项要求立

即启发了穆斯林，因为他们意识到，连他们引为骄傲的乌尔都语也处于危险之中。

**语言问题** 印地语和乌尔都语之间并没有实际区别。印度民族的真正民族语言是乌尔都语。经过长时期的语言交融，乌尔都语已演化为土耳其语、波斯语、巴沙语(Bhasha)和印度其他地区的普拉克里特语（Prakrits）① 的混合语。这种语言几乎同时出现在旁遮普、德干高原和恒河平原，经过数世纪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一种运用自如的口语了。区别在于：印度教徒希望以天成体书写并称它为印地语，靠梵文构成复合词；穆斯林则以波斯字体书写并以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为其直喻、隐喻、暗示和成语，还作为他们的神话和民间传说的表现形式，这些在乌尔都语里大都来源于穆斯林的传统。答案在于两个民族的不同的文化。既然文学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生活的表达方式，因此印度教徒拒绝以穆斯林传统为背景并反映穆斯林的思维方式。这确实是印度教徒民族感情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但它使穆斯林感到惊讶。穆斯林和许多印度教徒都曾试图证明乌尔都语是两个民族的共同遗产，但是极端印度教徒持有异议。在联合省里，这种争端很快便发展为一场民族冲突，英国人鼓励在那里占多数地位的印度教徒的所谓合法要求。于是，印地语开始发展，印度教徒的事业也随之发展。

**政治上的反响** 渐渐地，乌尔都语和印地语的区别，在政治上也日益明显。穆斯林不久就意识到，在民主制政府下，他们将永远处于少数派地位，被印度教徒所吞没，因为印度教徒中一部分极端派早就在叫嚷诸如“力量的统治”、“独立印度教的统治”这样的口号。于是，穆斯林开始要求

① 一种起源于梵语的方言，使用于印度中部和北部，——译注。

单独划分选区。英国政府早已察觉到这个问题，因为印度教徒在教育和政治上的优越地位，促使形势更加恶化。因此，1909年的印度议会法案允许穆斯林单独选举，以保护穆斯林的权益。

**民族运动** 印度国民大会后来获得发展，在总督哈丁爵士的统治（1906—1916年）下，它的一派甚至成为革命者。穆斯林这时也发出了呼声，开始全力以赴地支持全世界的穆斯林。不久，他们就抗议英国政府对肢解土耳其的默认，而当土耳其决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德、奥一边时，印度的穆斯林则赞成这一决定。可是，当穆斯林的天才作家和早期的伟大领袖、大毛拉穆罕默德·阿里为土耳其的这项选择辩护时，他却被交付审讯并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遭到囚禁。1916年，印度国民大会和全印穆斯林联盟开始在平等的条件下作为两个独立的代表团举行谈判。双方于勒克瑙会晤，并于1916年12月29日签订勒克瑙协定，根据这项协定，这两个团体同意今后共同采取行动。双方就每一团体的候选人名额比例达成协议，并一致要求建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制宪会议。只有印度教的激进派退出联合行动并在巴·甘·提拉克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民众的不安有所增长，慑于当时的战争危险和对印度军源的需要，英政府不得不在1917年应允印度逐步实行自治制度。国民大会和穆斯林联盟仍不满意，政治活动剧增。愚蠢的1919年3月罗拉特法案——它使政府可以未经审讯就逮捕和监禁政治工作人员——激起了人民的愤怒。所有党派都加入了剧烈的反抗运动。旁遮普发生了公开暴动，许多城镇宣布了军事法，政府犯下了累累暴行。在阿姆利萨，戴尔将军用炮火轰击一次大规模的和平政治集会；在许多城镇里，男性公民被迫在烈日下在地上爬

行。这类事件在各地激起强烈义愤。

**蒙塔古—切尔姆斯福特改革（1919年）** 英国政府终于被迫宣布新的改革，即蒙塔古—切尔姆斯福特改革。随后颁布的1919年印度法案，引进了两端政治制度。诸如财政、防务、外交和交通运输等重要部门仍被“保留”，但各省的立法会议则在百分之七十选举、百分之三十指定的基础上组成；中央议会将拥有一百四十名议员，其中一百名由选举产生。但这些让步未能使当时已是印度国民大会首领的M.K.甘地先生满意，于是他开始了他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甘地先生在各方面都被认为是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和伟人，拥有大批追随者。穆斯林在“哈里发运动”下加入国民大会，因为他们对战胜国盟国在第一次大战后给予土耳其的待遇感到愤怒。这些运动未能长期保持非暴力的性质，在一些地方感情开始占了上风。锡克人在“阿卡里运动”下于旁遮普举行起义，而马拉巴尔的穆斯林社团的莫拉赫斯部族人也在南印度起义。更糟糕的是，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开始互相冲突，因为他们在政治目标上开始出现分歧。印度教徒希望将他们的全部要求披上“民族的”外衣，由于他们在印度居于三比一的多数，这在穆斯林看来似乎是印度教徒的统治。可是，印度教徒未采取任何补救办法以解除穆斯林的思想顾虑。

**穆斯林在印度政治中的分离** 因此，穆斯林力主成立自己的政治实体，因为它是基于一种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文化和独立的传统。在穆罕默德·伊克巴尔博士的说服下，在象著名的穆斯林兄弟穆罕默德·阿里和肖凯特·阿里等民众领袖的领导下，穆斯林联盟终于和印度教徒分手了。此后，两党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直到其后的十多年间，分歧发展成为“两个民族理论”。政府曾召集多次“圆桌会议”以解决

印度教徒—穆斯林问题，但是双方都不愿妥协。这时，穆斯林中间涌现出一位伟大的领导者——穆罕默德·阿里·真纳。他严肃，认真，敏锐，具有政治远见。不久，他即以他的雄辩、无法辩驳的逻辑和廉洁奉公的精神在穆斯林政治中赢得这样一种统治地位，致使他的名字成为穆斯林联盟的同义语。在最初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穆斯林曾得到自由派政治家和富有远见的外交家阿迦汗的巨大帮助和鼓舞，而今则需要一位更富有技巧的先锋，一位更出色的政治二元论者，一位更为敏锐的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就是这样的人。不久，他就被称作“奎德-伊-阿查姆”（伟大的领袖）或“奎德”。在印度教徒方面，甘地早已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威信是如此之高，印度教徒甚至开始尊他为“圣雄”。穆斯林感到幸运的是，在举行圆桌会议时，真纳先生得到穆罕默德·伊克巴尔爵士的大力支持，后者在其捍卫全体穆斯林利益的“十四点”要求中，明确提出穆斯林独立国家的坚定立场。他向统治者们明确说明了穆斯林的忧虑，他们在印度穆斯林独立实体的问题上是不会妥协的。

**1935年印度政府法案** 1935年，英国议会通过印度政府组织法，这项法案完全改变了印度未来政府的统治范围。缅甸和亚丁脱离印度，印度获准成立一个联邦制政府。各省将实行自治，但总督仍掌握防务、外交、交通和基督教会事务。这项法案实施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印度因为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所以也参加了战争。但是，获得政治意识的人们不予以合作。在战争期间，国民大会的领袖们，如甘地、尼赫鲁、拉吉德拉·普拉沙德等人大部分时间仍被关在狱中。国民大会激进派领袖苏布哈斯·钱德拉·普赛离开印度，投奔日本，并在日本人的援助下，招募了一

支由印度战俘组成的印度国民军。战后，英国政府答应允许印度完全自治，甘地和他的同事们不予相信，他们要求立即得到这件“礼物”。结果，他们再次被关进监狱。

**拉合尔决议（1940年）** 穆斯林联盟在“奎德-伊-阿查姆”的领导下——这时他已被印度各地的穆斯林公认为伟大的领袖——完全割断了与国民大会的联系。1940年3月于拉合尔举行的穆斯林联盟年会上，他正式宣布穆斯林的目标将是建立巴基斯坦。这项决议是印度穆斯林的历史分界线，它激起了印度教徒的抗议的吼声。这项决议非但没有给予应有的考虑和分析，反而受到嘲弄和蔑视，甚至遭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冷遇，这就使得穆斯林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而毫无回旋的余地。所以，印度教徒视为儿戏的“两个民族理论”，穆斯林却奉为自己的政治信条。作为回敬，他们开始制订独立的政治实体的方案，而很少理会印度教徒的目标。印度教徒—穆斯林的骚乱变得极为普遍，双方之间的感情也愈加恶化。英国正忙于世界大战，除把大吵大嚷和有影响的政治领袖投入监狱并镇压其他政治工作者而外，他们再未做什么事。他们知道，只要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互相争斗下去，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就会平安无事。

**战后的印度** 英国联合政府于1942年派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到印度，以讨论英政府提出的战后允许印度完全自治的计划。克里普斯和他的同事们工作非常努力，制订了著名的内阁使团建议，提出印度将划分为甲、乙、丙三个区域：甲区和丙区由穆斯林占多数的西北和东北地区组成；印度教徒占绝大多数的乙区，划归中央大区。穆斯林联盟不顾它公开宣布的穆斯林独立家园的理想，接受了这一建议，以挽救业已陷入僵持状态的印度政局。但是，印度教徒不愿同

意，因为他们想在各地都居于多数地位。这就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他们的真正目的在于“印度教的统治”，对印度教徒的恐惧，决非穆斯林想象中的虚构。当“奎德”看清了印度教徒的不妥协态度后，他开始坚持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的主张，并决定以“直接行动”作为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此后，他从未在这点上发生动摇。因此，当制宪会议在战后开始审议印度的前途时，穆斯林联盟拒绝参加讨论。

**自治领地位** 战后不久，国际形势日趋紧张，英国终于决定放弃印度。这时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穆斯林联盟在经过一番踌躇之后，正式入阁。1947年 2月20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布，准备于1948年1月将权力移交给印度人。正是在这个时期，蒙巴顿子爵被派到这块不幸的土地来担任总督。这对穆斯林是个最不幸的选择。前任总督韦维尔勋爵，不仅是个陆军元帅，也是一位有教养的人和一位优秀的政治家；而蒙巴顿子爵，不过是国防军的一名军官，一个性情暴躁的人。他喜欢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解决疑难问题，而不愿纠缠于是非曲直。拟议并准备强加给穆斯林联盟的解决方案，只能在“同意或者反对”之间进行选择。1 月18日，新的印度独立法案在议会通过，它以人口分布为基础，将印度划分为两个自治领，而不问土地的地质特征，因此不利条件势必要落在弱者方面。西巴基斯坦① 以其不利的条件被划归穆斯林，灌溉它的土地的大部分河流流经印度领土。分治过程极其仓促，伴之以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骇人听闻的暴力行为。交换人口，也是在罕见的毫无法治的条件下进行的，结果导致互相屠杀。穆斯林方面，因为在各地都居于少数，得

① 巴基斯坦原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巴已于1971年宣布成立为孟加拉国。这里指的是西半部，即今巴基斯坦。—— 译注

到了最不利的交换条件，丢失了数十万的男子、妇女和儿童。这是历史上最血腥的政治交易之一，也是最拙劣的交易之一。此外，边界委员会的拉特克利夫裁决书是又一次打击。自那时起，巴基斯坦长期遭受其害。

**巴基斯坦自治领** 巴基斯坦于1947年 8月14日诞生。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它有一位伟大的领袖，手下有一批能干的助手。“奎德”接受了国家总督职务，他的副手、机敏而能干的里阿克·阿里汗做了总理；而在其他方面，新自治领是缺乏各种资源的。国家诞生后不久，就面临着三个主要问题：东旁遮普和德里屠杀穆斯林移民问题；邻接巴基斯坦和印度联邦穆斯林居多数的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以及一百多万难民流入（巴基斯坦）问题。克什米尔争端成为极其尖锐的问题，因为边界各部族积极抗议君王选择印度。根据1947年8月15日独立法案的有关条款，这项选择是不合理的，因为条款规定，穆斯林人口居优势多数的邦可以加入邻近的自治领。所以，克什米尔君王不应该不与他的属民商议而选择了印度，而那里的绝大多数居民是穆斯林。印军源源不断地开进克什米尔，而当部族民前往援助穆斯林时，战争就爆发了。巴基斯坦不得不派军队保卫自己的边境。巴基斯坦和印度后来把这一事件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任命一个专门委员会，于1949年1月1日安排停火。自那时起，这一争端曾在联合国组织主持下举行过多次讨论。曾经提出过各式各样的解决方案，来过许多观察员和调停人，为解决这个问题动了不少脑筋。但是，当巴基斯坦已经同意所提的建议并在各种场合下提出解决办法时，印度却始终无动于衷。结果，克什米尔问题成了一座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库。

**奎德之死** 1948年9月11日，真纳逝世。巴基斯坦沉浸

在一片悲痛之中；伊斯兰教在这一天失去了它的最伟大的儿子之一。次年，巴基斯坦总理里阿克·阿里汗遇刺，国家又失去了另一位伟大的领袖。洪水和饥荒又接踵而来，但是由于朝鲜战争引起出口价格上涨，巴基斯坦的财政出现了一个时期的稳定。可是，原料出口的突然景气未能持久，国家的财政极度紧张。运河河水由印度政府配给，流量极少，致使旁遮普的农作物开始枯萎，国家经历了严重的危机。由于国民经济正处于从原始农业转变为工业—农业体制的过程中，国家出现了货币短缺。由于对民族工业实行保护政策，引起关税上涨，而提高关税又使进口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卢比开始贬值，尽管币面价值未变。然而，财政形势及时得到了控制，新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先生的政府使形势多少稳定下来。国家还幸运地有一位能干而富有经验的政治家古拉姆·穆罕默德先生做总督。由于旧制宪议会软弱无能，总督解散了议会并在中央设立了联合政府，以正直著称的乔德里·穆罕默德·阿里担任总理。新制宪议会举行了会议，通过了巴基斯坦宪法。1956年3月23日，巴基斯坦成为英联邦内的伊斯兰共和国，以伊斯坎德·米尔扎少将为总统。巴基斯坦西翼各省和各专区被合并为一个单元，国家被划分为在中央享有同等代表地位的两个省。巴基斯坦着手一项工业化计划，努力维护民主理想。为保卫民主，巴基斯坦还与邻国签订了条约。一个新政党——共和党在西巴基斯坦诞生，直到1956年初一直是西翼统治党的穆斯林联盟，开始失去基础，共和党赢得了完全的多数。在东巴，联合阵线被各党派的联合党击败，后者由人民联盟领导。结果，共和党在西巴组成政府，而人民联盟则在东巴组成政府。在中央，以乔德里·穆罕默德·阿里为首的联合政府，是借助于西巴的穆斯林联盟和东巴的联

合阵线组成的。到1956年8月底，由于这两个党都已成为在野党，乔德里·穆罕默德·阿里的联合政府只得辞职，由共和党和人民联盟的新联合政府继任。新的中央联合政府以H.S.苏拉瓦底先生为领袖。1956年9月13日，他宣誓就任巴基斯坦总理。

在人民联盟的领袖和老资格的行政官苏拉瓦底先生的领导下，国家的政治形势出现不稳，受到地下政治活动的危害。苏拉瓦底极力拥护巴格达条约——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和联合王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与美国关系极好，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许多急需的军援。然而，他的政府威信扫地。一年以后，他首先让位于短命的穆斯林联盟政府，随后让位于共和党人，他们在马立克·费罗兹·汗·努恩的领导下于1957年12月执政。努恩当政时期以公共事务迅速恶化为其特征，国内动荡不安。腐败与无能使人民丧失信心，价格指数急剧上升。因此，伊斯坎德·米尔扎总统于1958年10月7日宣布实行军事法，取消宪法，解散中央和省政府，并解散了立法会议。他与巴基斯坦军队总司令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将军采取了这次联合行动，后者被任命为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兼军法首席执行长官。国内对这一措施感到极大的宽慰，人民开始期望或许解救他们的时刻已经来临。一周之内，总统还任命阿尤布将军为总理，并指定了一个由十一人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可是，最高层的二元统治使事情更加难办。10月27日，米尔扎总统被说服辞职，阿尤布汗将军作为巴基斯坦总统接管了政权，同时保留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兼军法首席执行长官的职位。政治投机和走私活动受到取缔，健康之风吹遍全国。人民对新政权的信仰竟如此强烈，以致当军事法放宽、军事法庭撤销时，公众当中甚

至出现了抗议活动。新政权开始制订许多新计划和新规划，其中包括土地改革，国家事务开始改善。

**印度尼西亚** 如上章所述，到二十世纪初，荷兰人在东南亚已经完全占有一个极其繁荣的帝国。但是，与西方的接触，新的教育，以及国家的经济发展，使这个岛国的人民在政治上开始觉醒，要求改革的呼声日高。哈里森所著《东南亚》一书提供的一些数字，向我们揭示出这些岛屿在工业方面迅速发展的盛况："本世纪最初十四年内，爪哇的蔗糖工业达到它繁荣的顶点；产量从1900年的七十万吨上升到1914年的一百四十万吨。在同一时期，茶的产量增长了五倍，烟草产量增长了半倍；与此同时，石油产量也从三十六万吨增长到一百五十四万吨。橡胶生产（1883年首次引进，主要种植在苏门答腊、南婆罗洲和西婆罗洲）从1900年的几乎是零，上升到1914年的一万五千吨。到1925年，印尼生产的橡胶已占世界供应量的三分之一；而到1927年，几乎占世界供应量的一半。"①生产的发展给这些岛屿带来繁荣和安适，人们开始鼓动改革，出现了许多政治活动。到1916年，荷兰允许这些岛屿成立一个立法议会。该议会有二十四名选举议员和二十四名指定议员，但是这些议员大多是荷兰居民。尽管如此，这个机构在讨论诸如预算、防务和类似的重要事务上仅拥有咨询权。但到1922年，议会成为名副其实的立法机关。1929年，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在未来的立法议会的六十名议员中，应有三十名东印度的成员。荷兰人是讲求实效的统治者，但是民族意识已经觉醒，人们是不会安于现状的。印度尼西亚民族党逐渐发展为一个强大的政党。1937

① G.B.哈里森：《东南亚》，第215页。——原注

年，议会一致要求在十年内享有自治领地位。其间，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群岛被日本人占领。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1945年8月17日，即日本投降两天之后，印度尼西亚民族党领袖阿赫默德·苏加诺和穆罕默德·哈达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荷兰人拒不承认。9月，英国军队和荷兰军队到巴达维亚接受日本人的投降，与印尼人民军发生冲突。荷兰人是个讲求实际的民族。看到民族主义者的力量，他们与前者签订了彻里本协定，根据该协定，将建立印度尼西亚合众国，包括爪哇、苏门答腊、马都拉、婆罗洲诸岛、苏拉威西、摩鹿加和巽他群岛。1945年11月12日，索丹·斯加里尔成为印尼合众国第一任总理。

**印尼和联合国组织** 然而，民族主义者和荷兰人对彻里本协定存有许多分歧。1947年7月，荷兰人开始进攻民族主义者。民族政府将这一事件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组织呼吁停火。但是敌对行动再次爆发。1948年12月，荷兰人推翻了苏加诺政府。联合国安理会这时开始介入，下令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于是在海牙安排了一次圆桌会议，到1949年11月，荷兰人和民族主义者达成协议。1949年12月27日，印尼合众国恢复了主权，一个新的伊斯兰国家诞生了。国家定都于雅加达（前巴达维亚）。1950年8月17日，起草了一部临时宪法，印尼合众国改名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共和国于1950年9月28日被接纳加入联合国。像所有新生国家一样，印尼独立后在国内遇到了困难，无论是政治家还是行政官员，都缺乏经验。加之，苏加诺总统执行明显左倾的政策。他于1956年宣布，他相信国家的“有指导的民主”。1957年，他召开了代表各政党的国民会议，成立了短期的联合政府。接着，他宣布了紧急状态，接管了最高权力。4月9日，苏加诺总统任

命无党派人士朱安达博士为总理，组成新内阁。其间，其余各岛的人民开始不满于爪哇在国家事务中的垄断地位；苏门答腊的军事司令阿赫默德·侯赛因上校（中苏门答腊）、西姆博朗上校（北苏门答腊）和巴塔安上校（南苏门答腊），婆罗洲的军事司令哈桑·巴里上校，以及苏拉威西的军事司令苏姆尔上校夺取了政权。印尼政府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才平定了叛乱。在中央，苏加诺总统和前副总统哈达博士之间的分歧日趋缓和，国内逐渐恢复了和平。

**北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的黎波里** 在上一章里，我们谈到了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占领突尼斯并渗入摩洛哥。1905年，德皇威廉二世意识到德国被排除在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诸国关于在北非的“扩张”的所有谅解和协议之外，于是亲自来到唐吉尔，拜访了摩洛哥苏丹。这次访问预示着一次国际危机。在唐吉尔，德皇宣布，德国愿意维护一切小国的独立和完整，赞成在所有外国土地上一切机会均等的经济政策。法国试图谋求德国对其北非政策的谅解，但是德皇不会被争取过去。相反，他接受摩洛哥苏丹的邀请，参加了一次国际会议。法国甚至将摩洛哥的一个港口转让与德国，并准备做其他一些调整，但德国人拒不接受。在1906年1月至4月间举行的阿尔及尔会议上，法国和西班牙实际取得了操纵“摩洛哥改革”的权利，但在名义上仍保留了摩洛哥的独立和完整。然而，在摩洛哥的所有欧洲国家将获得经济上的机会均等。但是部族人仍然憎恨法国人。他们制造混乱，谋杀了一名法国人莫钱德博士。这给法国人提供了借口，法军于1907年占领北摩洛哥。法军还轰炸了卡萨布兰卡，占领了大西洋一侧的整个沙维亚地区。苏丹的兄弟、穆拉伊·哈菲这时起而反对苏丹，于1908年1月在菲兹

宣布就任苏丹。合法苏丹阿布杜勒·阿齐兹战败，而当德国宣布支持穆拉伊·哈菲时，其他列强只得随声附和。1909年，法德协定签订，据此德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殊的政治地位，以换取德国在那里的经济特权。这项协定显然难以持久。

**里夫人和柏柏尔人的起义(1910年)** 里夫部族人①在其领袖泰苏里的领导下，这时举行了反对西班牙人的起义，柏柏尔人则向菲兹发动了进攻。接着，在的黎波里爆发了土耳其同意大利之间的战争。所有这些动乱帮了法国人的大忙，因为这时它的主要竞争者是德国。1911年11月，两国间又达成一项协议。法国以出让法属刚果领土作为对德国的补偿，反之，德国则同意允许法国在摩洛哥自由行动。1912年3月30日，摩洛哥也成为法国的保护领。法国任命莱奥泰为常驻将军，但是穆拉伊·哈菲拒绝作为法国的被保护人行使统治，从而让位。法国人把穆拉伊·优素福扶上王位。这样，当1912年10月18日根据洛桑条约将的黎波里划归意大利之后，伊斯兰教便丧失了从大西洋到红海的整个北非。近一千三百年的大业前功尽弃，沙漠培育的伊斯兰的儿子们的遗产丧失殆尽。

**战后时期——里夫部族人起义** 1919年2月，法国向所有在战争中服过役的、占有土地的、或受过教育的阿尔及利亚人授予法国公民权。这不能取悦于人，老百姓依然不满，但无能为力，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尚未组织起来。不过，在摩洛哥出现了两位起义领袖。雷苏里继续在骚扰西班牙的基地。同时又出现了一个更强大的民族主义者，此人即是阿布

① 里夫人，北非的古老居民，柏柏尔人的一支。——译注

杜勒·卡里姆。他于1921年7月消灭了大批西班牙军队，虽然雷苏里于1922年9月投降，但阿布杜勒·卡里姆仍继续战斗。到1924年12月，西班牙人被迫撤出内地。1925年4月，阿布杜勒·卡里姆开始进攻法国人，于是法国与西班牙联合起来，以对付阿布杜勒·卡里姆。法国人集结了一支十五万人的军队来围剿这位里夫部族人的领袖，但他们对惯常于山地作战的里夫部族人束手无策；甚至法国人与阿布杜勒·卡里姆之间的谈判也未能成功。于是法西联军加强了他们的军事围剿，里夫部族人曾经英勇顽强地战斗，但终不能胜过现代化武器和空袭。他们的水井被填平，谷物被焚毁，房屋和茅舍遭到轰炸，然而他们仍坚持战斗。最后，当他们看到继续抵抗只能是白白送死，阿布杜勒·卡里姆才被迫投降（1926年5月）。后来他被放逐到马达加斯加岛。

**穆斯林的复兴——乌里玛联盟（1931年）** 生命终于开始在这些民族微弱的血管中跳动。1931年，乌里玛在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建立了一个联盟，它的目标是在这些国家里推行改革。这在穆斯林复兴方面是个新步骤，而这种复兴在其他国家则早已开始了。1934年11月，一批摩洛哥青年——他们象在欧洲受过教育的青年土耳其派一样——拟订了一项摩洛哥改革计划；它标志着全然不同于部族人反对外国统治的摩洛哥民族主义的诞生。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民族主义者们实际上是从土耳其、埃及和伊朗类似的运动中得到了鼓舞。这时，摩洛哥被划分为两个地区：西班牙辖区和法国辖区。西班牙内战爆发时，佛朗哥将军曾向里夫部族人和其他摩洛哥人允诺过广泛的改革，以换取他们的忠诚支持，西班牙属摩洛哥人尽管始终帮助佛朗哥将军，但在他胜利之后并未实行改革。这就在摩洛哥引起了一次民族起义，但它立即

遭到了镇压。随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北非成为广阔的战场。德国的罗米尔元帅占领了整个北非地区，甚至到达了开罗郊区，但是，蒙哥马利将军在一次英勇的反击战中，击退了德国人。艾森豪威尔将军统率下的美军随后在摩洛哥登陆，盟军于1943年夏迫使德国非洲军团投降。北非复归西班牙和法国；然而，战后意大利失去了的黎波里，一个新的利比亚国家诞生了，塞努西家族的伊德里斯长老做了利比亚国王。战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曾多次发生反对外国统治的暴动。事实上，民族主义者的独立要求，甚至在二次大战之前就表现得十分清楚，而在1945年以后，这种要求变得更加强烈，政治运动因开展游击战而有所加强。1954年，法国开始与突尼斯的贝伊谈判，还与哈比卜·布尔吉巴领导的新宪政党举行谈判。后来终于导致一项解决办法，突尼斯于1956年获得独立。但是，贝伊和新宪政党领袖未能长期合作，三个月以后，贝伊被迫让位。布尔吉巴先生成为突尼斯政府的首脑。在摩洛哥，转折点发生于1955年，当时，民众骚动迫使法国政府召回1953年放逐的穆罕默德·本·优素福苏丹。1956年，摩洛哥也获得独立。然而，自那时起，在阿尔及利亚一直存在着大规模的反叛活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那里组织了全国性的抵抗运动，迫使法国人截止1957年共投入了四十万军队。法军在镇压叛乱方面的损失和失败，促使巴黎政府不断更选，直到1958年戴高乐将军执政。可是，戴高乐将军也无力平息阿尔及利亚的反抗，民族主义者在开罗成立了以费哈特·阿巴斯为总理的临时政府。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但这些国家的穆斯林仍未取得自由。阿尔及利亚人继续（1959年）为自由而战斗。如果他们能够不屈不挠地抗战到底，必将能够赢得无愧于民族尊严的

独立。①

**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和外约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外约旦建立了托管国。伊拉克和外约旦由麦加圣族侯赛因家族统治，他的儿子费萨尔被任命为伊拉克国王；阿布杜拉为外约旦国王。根据贝尔福宣言，巴勒斯坦被宣布为犹太移民开放区，以便为犹太人提供一个民族家园。从一开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就存在着矛盾。犹太移民是个高度健全的团体，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并拥有国际资金援助。他们定居下来以着手筹建自己的国家。他们开始获得土地、开拓荒地并开办工厂。犹太人中间拥有许多才智超群的人物，大科学家和工业家，还有全世界的强大的犹太知识分子阶层为其后盾。相形之下，阿拉伯人非常落后，既无资金，又未受过教育，更缺少技术知识。何况，犹太人有盟国的支持，特别是美国的犹太人。因此，他们享有种种优越感，而阿拉伯人则感到他们被出卖了。阿拉伯人最强烈地抗议，并以反犹太人骚乱来表示他们为自己的家园而战的坚定目标。虽然对犹太移民施加了一定的限制，但这些限制并未得到严格遵守，因此，双方都不愉快。

**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对抗** 阿拉伯人这时组织了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并陈述了他们的要求。1936年，英国终于任命一个委员会，称为皮尔委员会，以制定一项解决方案。委员会建议“将巴勒斯坦划分为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后者将与外约旦合并”；犹太人接受了这项建议。阿拉伯人提出抗议，并于1937年9月，在布鲁丹（叙利亚）举行

① 阿尔及利亚已于1962年获得独立。——译注

一次泛阿拉伯会议，要求结束托管，建立一个与英国结盟的巴勒斯坦独立国，放弃犹太民族国家观念。但是英国行政当局无动于衷，未予同意。于是，阿拉伯人组织了抵抗运动，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因是该运动的杰出领袖。英国人逮捕了阿拉伯高级委员会成员，大穆夫提逃往叙利亚。双方都出现了恐怖主义者，结果发生了大动乱。英国随即在1939年2月召集巴勒斯坦会议，但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未能达成任何协议。5月，英国公布了它的方案，宣布巴勒斯坦国家将在十年内获得独立，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将共同参与政府事务，以保证每一方的根本利益都能得到保护；移民将于五年以后中止，在此期间将只准许七万五千名犹太人入境。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拒绝英国的这一方案。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巴勒斯坦的地位。战后，英国托管结束，这一事端被提交给联合国组织，联合国决定将巴勒斯坦划分为犹太国（以色列）和“其余地区”。巴勒斯坦的其余地区将被并入外约旦王国，外约旦已于1946年被准予独立。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而外约旦的阿布杜拉国王则为巴勒斯坦国王；巴勒斯坦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已不复存在。这样，穆斯林就丧失了他们远自公元637年即已征服的第一个国家。当然，弱者和不值得注意的人是得不到救助的。

**伊拉克** 伊拉克于1930年获得独立。同年11月，伊拉克议会批准了它与英国的友好条约。伊拉克这时在英国的帮助下，成为国联的成员国。1936年，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签订互不侵犯和阿拉伯兄弟关系条约。次年，伊拉克政府与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是一个东方集团的开端。伊拉克十分富裕，拥有摩苏尔油田的石油，并在着手制定一项发展规划；它有一个议会形式的政府并加入了联合

国组织的阿拉伯—亚洲集团。

1955年2月，伊拉克和土耳其加入一项防御同盟，后来称为巴格达条约。数月以后，又有三个国家成为该条约的成员国。这三个国家是伊朗、巴基斯坦和英国。这个条约的目的是在发生共产主义侵略或进攻等不测事件时，互相提供援助和帮助。1956年苏伊士—西奈半岛冲突和“艾森豪威尔主义”公布之后，这一联盟变得非常紧密。伊拉克这时有一个以老练的政治家努里·萨德为首的亲西方政府。在最高层，是年轻的费萨尔国王及其叔父阿布杜拉。伊拉克有它自己的发展计划，国家拥有石油资源。但是人民，特别是国王并不满意。埃及和叙利亚发生的事件，苏伊士运河危机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建立，这一切使人民比以往更积极倾向于阿拉伯国家，他们不能容忍统治者的长期的亲西方倾向。所以，1958年7月14日，武装部队发动了起义，起义者在阿布达尔·卡塞姆少将及其助手阿里夫上校领导下夺取了政权。费萨尔国王、阿布杜拉亲王和努里·萨德在革命中被处以极刑。新政府决心奉行独立政策，虽未参加阿联，但证明是亲阿拉伯的。

**叙利亚** 叙利亚于1920年被划归法国托管。法国把它划分为三个国家：黎巴嫩和贾比尔—德鲁兹被准予自治；1923年亚历山大里亚也被准许自治；两年以后，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联合为现在的叙利亚。同年，人民党宣布成立，开始要求叙利亚独立。接着，德鲁兹人举行起义，法国人用了两年时间才把起义镇压下去。次年，黎巴嫩成立独立的共和国。1930年，叙利亚人起草了一部宪法，其中规定叙利亚将是一个共和国，有一个为期四年的普选议会。但是，法国人与叙利亚人之间的关系仍然很紧张。在一连串的暴乱之后，

民族党被解散，并宣布了军法统治。1936年2月，当全国继续举行总罢工时，法国决定满足修改宪法的请求。1936年9月，法—叙条约签署，根据该条约，托管将于三年内结束，届时叙利亚将获准加入国联。在1936年11月举行的普选中，民族党获得胜利，一个民族党的总理和内阁开始执政。战后，叙利亚获得完全独立并加入了联合国组织。这时，叙利亚的公众舆论发生分裂，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阿拉伯联盟内部出现了竞争。与以色列的冲突导致1949年的政变，扎伊姆上校在政变中夺取了政权。同年3月，胡斯尼·扎伊姆上校建立新政权，但是他的靠拢法国的计划导致他的垮台，1949年8月为萨米·西纳维上校领导的另一次政变所推翻。然而，后者亦未能长期执政，不久，就在1949年12月由夏沙卡利中校发动的第三次政变中被赶下了台。长期的动乱，内部的倾轧和对以色列的战争的失利，导致另一次政变，结果共和国总统于1951年12月2日辞职，议会解散，但实权仍掌握在夏沙卡利将军手里。1953年7月新宪法通过，夏沙卡利将军当选为新总统。然而在1954年初，夏沙卡利总统逃亡到法国。在他之后，先后由萨布里·阿萨里和赛义德·哈吉掌握内阁。1954年10月31日，法里斯·霍里接管政权。1955年8月，苏克里·库瓦特里再次出任总统。巴格达条约的宗旨以及与以色列的敌对，最终导致1958年2月1日叙利亚和埃及的合并，于是两国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沙特阿拉伯**　1916年11月，麦加的侯赛因如何被英国宣布为阿拉伯国王，前文已经谈及。这使纳季德的阿布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国王感到不快。他于本世纪初登位，并于1913年征服了东阿拉伯半岛。纳季德的瓦哈比诸国王早就是麦加圣族的死对头，伊本·沙特苏丹亦不例外。1920年，

伊本·沙特苏丹占领了阿西尔，1921年夺取里伊尔，灭了沙姆梅的拉希德王朝。次年，他攻占加乌夫，推翻了沙拉姆王朝。两年以后，他的军队进入希贾兹，占领塔伊夫和麦加。侯赛因国王被迫让位给他的儿子阿里，但当麦地那和吉达也被征服后，连阿里也出逃了。到1926年1月，伊本·沙特苏丹成为纳季德和希贾兹的国王。他是个机敏的统治者，不久就与也门的伊玛目及英国订立条约，并与土耳其、波斯和伊拉克订立了条约。1932年，希贾兹和纳季德王国改名为沙特阿拉伯。这以后的四年中，沙特阿拉伯与所有穆斯林国家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在纳季德发现了石油，美国一家公司获得开采石油的专利。伊本·沙特国王的财政收入逐渐使他得以废除许多税收。他制订了一项发展计划，建筑公路并开始改善国家。他于1953年去世，其子沙特亲王继位。沙特阿拉伯业已有了一项进取计划，国家在积极努力，以便在穆斯林国家和世界范围内取得它的合法地位。

1953年11月9日，沙特国王登基。他的谨慎的现代化政策以及沙特阿拉伯在中东与世界事务中的威信和影响的增加，促使沙特阿拉伯从美国争取外援，而不顾它在布奈米绿洲问题上与英国的冲突。1955年10月，沙特阿拉伯与埃及和叙利亚共同缔结了互助防御同盟。其后，中东特别是阿拉伯联盟内部的政治变化，在王室内阁中引起意见分歧，费萨尔亲王当上了首相兼国防和外交大臣。国家倾向于阿联，并承诺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保持步调一致。

**阿富汗** 阿富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保持中立，其统治者艾米尔哈比布拉继续接受印度政府的津贴，因此执行亲英政策。到1919年，考虑到欧洲国家在土耳其、伊朗和北非的所作所为，阿富汗人转向反英立场。国内存在着直接反抗艾

米尔的动乱，因为他是亲英的。由于他有着亲英背景而遭到暗杀。1919年，其子阿曼努拉汗继任阿富汗的艾米尔。可是，反英情绪是如此的强烈，以致阿曼努拉在民意的要求下侵犯了印度。但除了最初取得一些成功外，未能取得更大的进展，实际上他已面临着反遭入侵的威胁。由于双方都不需要一场长期的战争，所以迅速达成了谅解，根据拉瓦尔品第条约（1919年8月），英国首次承认了阿富汗的完全独立。1921年，阿曼努拉与俄国、波斯和土耳其缔结友好条约。阿曼努拉想使国家走向现代化，于1923年颁布了根本大法，它赋予国家一部宪法并引进了许多改革。1926年，他取得阿富汗国王的称号。两年后，他与皇后一起访问英国。可是，当他返回时，发生了旨在反对他的大刀阔斧改革方案的叛乱。叛乱由一个称作巴恰·萨加的歹徒首领领导，他与一小批亡命的追随者夺取了喀布尔。但他未能长期掌权。出访欧洲归来的著名的阿富汗军事统帅纳迪尔·汗将军召集了一支军队，收复了喀布尔。1929年10月，他被宣布为纳迪尔·沙国王。他镇压了叛乱部族，恢复了国内秩序。

**纳迪尔·沙（1929—1933年）和查希尔·沙** 1933年纳迪尔·沙继续推行他的现代化政策，但放慢了步伐。1932年，他颁布了新宪法，准备实行两院议会制，由指定的贵族院和普选的立法院组成。1933年11月8日，他遭到晚期叛乱者的一个仆从的暗杀而未能实现他的政策。其子穆罕默德·查希尔·沙这时登上王位。1936年，阿富汗给予一家美国公司以长达七十五年的石油开采专利；1937年，阿富汗与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一起，成为正式的东方协约国。

1946年，国王查希尔·沙的叔父、萨德·穆罕默德·哈希姆·汗在担任十七年的首相后辞职。由他的兄弟马茂德·

沙·汗继任，他开始从事一项改革计划。巴基斯坦建立后，阿富汗对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的部族居住区提出领土要求，并发起“巴克同尼斯坦运动”——大帕坦国运动。据信，运动的背后存在着敌视巴基斯坦势力，否则是毫无意义的。

阿富汗开始从事一项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并决定接受来自任何国家可能向它提供的援助。美国和苏联双方都给它以援助，但是俄国影响更加强烈，它还向阿富汗武装部队提供军备和飞机。国家的外交政策仍保持中立，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开始有所改善。

**今日穆斯林世界** 古老的穆斯林世界现今只有一个部分仍处在外国的控制之下，这就是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种种迹象表明，即使是这块土地，这块深为穆斯林所喜爱，曾经建有许多荣耀的大帝国的土地，不久也必将获得自由。全世界的穆斯林，从印度尼西亚到摩洛哥，将要建立起文化上的联系，重新发现那条兄弟关系的纽带，这纽带曾经把他们紧紧地维系在一起。他们甚至可以在穆斯林民族之间铸造起一条更加坚实的联系纽带，逐步形成一个第三世界集团。然而，将会有这样一种区别：彼此之间寻求亲族关系和文化上的亲缘关系的，将是伊斯兰国家的各族人民，而决非热衷于结成政治同盟的他们的统治者。全世界的穆斯林，全然不同于他们的国王或哈里发们，将在明媚阳光的普照下寻求自己的命运。

# 第十六章

# 穆斯林世界——评论

**新世界与伊斯兰教** 当今伊斯兰世界与新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十九世纪为它带来的，是在一个充满科学自信的世界上政治解体，声望丧失，智力窘困。结果，穆斯林开始蒙受某种失败感。西方统治，与此同时流行的西方观念，加之不完全地汲取西方价值，这一切使得穆斯林似乎成为一个被剥夺的阶级。其中大部分人觉得，他们在决定事物性质方面早已无足轻重；受教育阶层中的许多人则把这些归咎于伊斯兰教的思想体系。他们担心，随着穆斯林人口的增长，将要导致某些基本信仰的丧失。另有少数人认为，他们的宗教扼杀了积极的思想。于是，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诸如印度的赛义德·艾米尔·阿里和赛义德·阿赫默德爵士以及伊斯兰国家其他具有类似思想的现代主义者们，都试图使宗教观念理性化。这一度使部分青年穆斯林昂起了头。但是，理性主义思想的冲击虽解放了一代人的思想，却未能恢复知识分子阶层的信仰。

**世界大战的后果** 科学唯物主义世纪以后，由于它以机械唯物论来解释宇宙，对仁慈的主的信仰逐渐淡漠，不久就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毁灭了哥白尼所开创的一切、达尔文虽小心谨慎却不自觉地所取得的一切，也夺去了弗洛伊

德① 对人类思想所增添的一切。人作为最精美的创造物的地位被推翻了；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那些否认超越力量、信仰曾幸免于先前知识和神学失败的、人皆有善性的思想家们，也都茫然不知所措。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一个凄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普通有理性的人们不愿相信宗教教条、社会法则或人的人性。二十世纪通常水准的人无法相信现象世界，因为他懂得，过于注重人的能力就无法积极干预日常世界的千变万化；过于注重权力的增长就无法控制它的变迁。因绝望和犬儒主义，许多人开始相信霍布斯②的名言："人生是厌恶的，残忍的和短暂的"。

**对伊斯兰教的冲击** 这些世界灾难的冲击波也曾掠过穆斯林的海岸。政治上，它曾有某种益处，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交战国双方之间出现的厌战时期，在这期间一些穆斯林民族，如土耳其人、波斯人、沙特阿拉伯人和阿富汗人恢复了他们的政治自由。随着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变动，诞生了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埃及和利比亚，穆斯林似乎已开始恢复他们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现在他们尽可以昂首而立了，然而他们所得远不能补偿其所失，因为他们所丧失的乃是一大美德，而那是他们过去未曾丧失过的。他们显然不再相信他们是真主的选民，如同他们不再相信自己的事业一样，而这些却是以主的最终胜利的意志为应许的。

**时代的挑战——穆尔太齐赖派** 顺着时代回首，人们看到伊斯兰教曾经遇到许多次挑战。首次打击是智力性的，自

① 弗洛伊德（1856—1939）是奥地利神经病理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人。著有《精神分析》等著作。——译注

② 霍布斯（1588—1679年）是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主要著作有《论物体》、《利维坦》等。——译注

发的。它产生于穆斯林第二世纪思想的激动，是伟大的哈桑·巴士里身边的人们强烈精神活动的一种产物。它甚至够不上一次打击，而是一次时间上缺乏准备的理性的奋发。这些早年的理性主义者们——穆尔太齐赖派，以希腊辩证法为武器，探索与激发理性。交锋是在那些相信理性的人和那些相信启示的人之间展开的。在一切宗教中，自由派和正统派总是取不同的立场。穆尔太齐赖派的出现，标志着一场长期纷争的开端。争论的一方是卡达利亚派，认为人的能力决定其行为；另一方是塔巴里亚派，认为人的行为是在强制下产生的。即是说，争论是在那些相信自由意志和那些相信前定的人之间展开的。到马蒙时代①，争端达到顶峰。论战的一派赞同穆尔太齐赖的观点，认为《古兰经》是被造的，是主的创造物和神赐物，但这不是说在起源上，而是说它是由获得灵感的人说出来的；另一派是以伊玛目伊本·罕百里为首的正统派，认为《古兰经》是非属被造的，它与主恒久地存在一起。马蒙站在唯理论者一边，禁止《古兰经》与主同为永恒的信仰。他甚至强迫他的神学家和法官赞同这种教义。实际上，就他所取的方式而言，他和正统派一样容不得异端。若能容许有适度的自由，理性主义者们在思想解放上或许会有所助益。而在穆塔瓦基尔②的专制统治下，他们却遭到了压制和取缔。在神学领域，伊玛目艾什耳里③以他自己的辩证法来反对穆尔太齐赖派，在同唯理派倒退势力的斗争中取得一次胜

① 马蒙是阿巴斯朝的哈里发之一，当政于813—833年。参见第4章。——译注

② 穆塔瓦基尔，阿巴斯朝哈里发之一，当政于857—861年。参见第4章。——译注

③ 艾什耳里是九世纪正统派伊斯兰神学家。——译注

利。他的工作由集大成者安萨里① 完成，他把无以伦比的学识与热烈诚挚的信仰结合在一起，依赖直觉作为认识的源泉，成功地维护了伊斯兰教信仰。然而，所得为思想活力的丧失所抵销。思想上的长期僵化统治，使得他的适机而起的开端，与正统派的获胜殊途同归。

**清净兄弟会和卡尔马特派** 穆尔太齐赖派为清净兄弟会铺平了道路，这些伊斯兰哲学家们力图调和宗教教条与理性。他们认为，“宗教法则为愚昧所亵渎”，保持其纯洁的唯一方式是把“信仰的智慧与研究的裨益统一起来”。他们进一步相信，如能使伊斯兰教教义与希腊哲学的新发现相一致，则可获得最好的结果。这些学者们原可以做些有益的工作，可是他们的思想却为伊斯玛仪派所独占，该派自称为半神半人的权威，并把严酷的教条统治强加给它的信徒。这个异端的有影响的一翼卡尔马特派，② 是它的最坏的典型，几乎毁灭了伊斯兰教。他们企图以其特有的秘密的教规，将伊斯兰教的素朴教义引入迷宫。假使他们能够存在更久的话，他们就会窒息信仰的民主和自由的原则。他们企图制造的精神上的混乱，为那些超脱俗世的具有火一般的洞察力和真正直觉的人们所制止，而神秘主义者和苏菲派信仰却把实在性和信仰还给了穆斯林。真主的这些信仰者们虽然只是对专制者提出了消极的反抗，但他们丰富了思想，从根本上拯救了那

① 安萨里（1059—1111）是中世纪著名哲学家和神学家，正统派神学集大成者。——译注

② 卡尔马特派为十叶派的一个支派。领导者哈姆丹·卡尔马特出身于伊拉克农民，在所组成的秘密教派中提倡人人平等，凡参加者献出收入的一部分，归教派成员共同使用。公元891年，在巴格达与巴士拉之间的瓦西特曾爆发卡尔马特教派大起义。——译注

些事关重大的东西。

**蒙古人** 继卡尔马特派和伊斯玛仪派的威胁之后，是毁灭灿烂文明的蒙古人，他们扼杀和毁灭了伊斯兰教的精华。东自印度河、西至南巴勒斯坦，北自锡尔河、南至波斯湾，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已经支离破碎。人的信仰是变幻不定的，一次象蒙古人入侵这样的大灾难就足以震撼伊斯兰世界。可是，伊斯兰教教团——印度的卡德里、苏拉瓦底、麦夫里维和契斯提等教团却维护了伊斯兰的信仰和思想体系。从孟加拉的戈尔到大西洋西海岸，这些德尔维希托钵僧和认主学家们为坚信主的仁慈、人类的兄弟情谊和善良的人生奠定了基础。他们同内部的异端斗，同外部的非难和迫害斗，而他们自己则以其独特的生活方式，保持着穆斯林的信仰。事实上，他们是在孤独无援的情况下传播伊斯兰教的，这是伊斯兰教的其他代理人不曾经历过的。在蒙古人的骚乱之后，一个伊斯兰新世界伴随着奥斯曼土耳其人、沙法维波斯人和印度莫卧儿人同时诞生，伊斯兰的价值得到了恢复。人道、宽容、对知识的热爱、美的创造和对一种道德秩序的信仰，逐渐获得了几分古老的意义。数百年间，伊斯兰世界保持了从莫卧儿时代以前所承袭的一切。但是，随着十七世纪的到来，欧洲开始觉醒，西方国家开始向整个世界全力推进。

**西方帝国主义** 这时，穆斯林世界所面对的，不再是十字军时代那种好战的单刀直入式的基督教——那时该做的一切都做了：围过城，打过仗，发动过袭击；而今所面对的，是助人为乐的传教士、教育家和圆滑的商人，后来则是西方列强的炮舰和军队。善于争夺的欧洲改进了它的军备，好奇的欧洲发展了它的科学，最年轻的大陆胜过了它的姊妹。穆

斯林这时在一个具有新的文明、新的生活秩序的新民族手下遭到了失败和屈辱。欧洲人也许有，也许没有更好的道德价值或社会价值，但是他们具有更稳固的政治机构和更丰富的技术知识。他们信仰力量和进步，开始与更为古老的文明争夺人的灵魂。欧洲工业革命开始和新思想猛烈激动之时，恰值伊斯兰世界处于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停滞时期。当时，印度莫卧儿王朝正走向没落，伊朗的阿富沙尔王朝已不复存在，土耳其人正在走下坡路，北非处在易受入侵的分裂状态。伊斯兰教确实处于危险时期，不过它的内在的生命力仍使平民们保持着信仰。

**伊斯兰教迎接挑战——沙·瓦利乌拉** 伊斯兰教以诱发它的内在潜力来迎接这场挑战。在印度，在阿拉伯半岛，在遥远的摩洛哥，在偏僻的也门，穆斯林学者和神学家们为振兴人民中间日益衰退的信仰而汇集在一起。约于十八世纪同一时期，印度的沙·瓦利乌拉，阿拉伯半岛的阿布杜勒·瓦哈布，北非的阿赫默德·提加尼和也门的穆罕默德·穆泰扎，都着手于复兴信仰。当然，瓦利乌拉无力阻止莫卧儿王朝的政治解体，甚至无法重整印度穆斯林的道德，或给予那些仍有一点权力或世界影响的人士以道德上的规范；但是，他和他的家族与得势的印度教的上涨浪头相抗争，搏击日益增长的传教宣传。他以重新确认人与超越世界的关系来重整印度穆斯林的思想。他鼓励和劝勉每一个起来为信仰和信念而战的首领或领袖。他教诲和讲道，并将《古兰经》译成波斯文——它是当时的宫廷语言，教育的媒介和知识阶层的语言。他不得不面对着来自乌里玛的骇人听闻的反对，但他坚信，《古兰经》是主的信息；发奋学习《古兰经》的人离主最近；《古兰经》不是供人崇拜，而是供人诵读和研究、理

解并解决日常问题的。自然，他和他的家族相信伊斯兰教是包容一切的。

**阿拉伯人的觉醒** 在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的僵持状态为阿布杜勒·瓦哈布①所打破。他给阿拉伯人带来了力量和信心，后者曾产生了政治和思想上的主动精神，先是给了波斯人，后是给了土耳其人。经过长期的昏睡，阿拉伯人再次觉醒。在幽暗的也门，穆罕默德·穆泰扎已经崛起，他使安萨里的著作再度流行。他以他的学识和他那富于说服力的笔，为阿拉伯人的思想启蒙作出了贡献。在北非，阿赫默德·提加尼创立了一个新教团——提加尼教团——它迅速传遍了撒哈拉、西非和中非，给予他的信徒以热情和信心，他们以此为武器，在那个黑暗的大陆内地进行自发的传道。

**波斯和土耳其——反叛的迹象** 如前所述，在波斯，觉醒采取了近乎异端的形式，表现为巴布教派和巴哈教派的教义。然而，这毕竟是一种觉醒，而且它对宗教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土耳其以不同的方式受到影响。他们败于欧洲人的手下，这使他们对欧洲的军事技术及稍后西方的新的社会政治观念感到新奇。于是，在十八世纪上半叶，在土耳其产生了两种思潮：保守派和改良派。前者墨守中世纪观念，认为宗教与国家互相依存，密不可分，其象征则是苏丹—哈里发；后者要求实现帝国的许多社会、政治和立法机构的世俗化。但是，现代主义遇到了顽强抵抗，以至大量精力都消耗在论战当中。结果是部分地汲取西方方式，既未给人民带来新生，也未能给社会体制带来新的活力。世俗主义与保守主义曾经长期对抗，在人民中间留下了一种莫衷一是的感情。

① 阿布杜勒·瓦哈布（1703—1787年），瓦哈比教派的创始人。——译注

事实上，改良派探索穆斯林社会的新基础的失败，导致更加愚昧和厌倦，而保守派却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了。

**复古的性质** 这种反动看来是不合时宜的，具有明显的保守性质。可以说，它所带来的决非自由主义，而是僵固不化。但是应当引为注意的是，世世代代以来，伊斯兰思想一向表现出整齐划一的特征。在危难时刻，它退避保守，于纯粹自我保护中取僵固形式，可是就其实质而言，这种僵固不化却保护和拯救了伊斯兰思想。例如，伊本·泰米亚就曾以笔和剑来搏击卡尔马特派，在危难时刻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尽管他在非本质方面甚为自由，但其内里却是保守的。迄至这时，沙里亚教法在伊斯兰思想体系中一直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自八世纪四大教法学家的时代以来几乎未曾发生改变。虽然间或有些违背之处，但是沙里亚教法既然源出于《古兰经》和"逊奈"，它所确认的伊斯兰的方式多少也便是明确的。其他一切尽可以丧失，穆斯林思想的核心却从未丢弃。它总能够生存下来，并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了伊斯兰教。问题在于，不管是否从伊斯兰教的公议或归纳原则得到推动力，它仍能够对付内部滋生的陈腐观念的挑战，或外部自由思想的诱惑。在真正的求知者看来，人的理性并非达到目的手段，而是揭示奥秘的钥匙和探索真理的源泉，而真理则是神授的——扩大的心灵的一部分。因之将心灵用于形而上学，是个宗教过程，而归纳原则则为运用人的这种能力树立了典范。它能够从任何地方取其精华，从而使我们的宗教信仰适应新的可能性。政治理论、政治概念和社会准则，各个时代可以千差万别，而伊斯兰思想家们则能够应付变化着的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如在哈里发观念上所证明的，这点我们已在第十章里讨论过了。那末，他们现在何以不这样做

呢？今天的民主理想和技术进步，本世纪的现代教育观念和心理学的洞察力，这一切使我们时代的生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无疑，我们应当重新确定我们的政治观点，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必须走出来面对新事物，而不是逃避现实，仿佛它是某种污秽之物。只有在研究和分析之后，我们才能了解新世界的含义。若不去拨动精神世界内在信仰的琴弦，那是无助于事的。处在这个阶段，需要严肃思索，而绝望、奴颜卑膝的模仿、谦卑的屈服或盲目的拒绝，都是徒然无益的。

**伊斯兰思想的力量** 伊斯兰教遇到的最后的、真正强有力的挑战，是从近代开始的。伊斯兰教至今仍未找到一种方式，与之抗争。西方文明围绕我们旋转已有数世纪之久，逐步瓦解我们对于自己生活方式的信仰。伴随它的政治统治而来的，不仅有它自己的社会价值，而且有它的政治观念。过去，人们维护了伊斯兰世界的统一，那是因为尽管卡尔马特派、法蒂玛人、蒙古人和后来的波斯人为伊斯兰教留下了斑斑伤痕，但伊斯兰思想仍然是大家的共同财富。学者们到处讲同一种语言。当蒙古人和后来的鞑靼人蹂躏中亚和中东的伊斯兰文明时，学者和认主学家们或者去印度，或者去小亚细亚鲁姆的塞尔柱人小天地；当沙法尔人一度变为好战的宗教派别时，逊尼派的认主学家、诗人和学者们便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一个穆斯林可以在伊斯兰世界随处找到自己的家园，他可以在一个偏远的社会如中国和撒哈拉，受到尊重和悦纳。伊本·阿拉比生于西班牙，死在大马士革；比鲁尼生于希瓦绿洲，葬于拉合尔；伊本·巴图塔是摩洛哥人，却在德里居住了七年之久；瓦加·莫努顿·阿吉米里的故乡在西吉斯坦，却长眠于阿吉米尔。伊斯兰思想的生命力就在于

它的广泛的适应力。

**穆斯林的兄弟情谊** 然而，西方意识形态带来了离心离德的民族主义政治哲学。这种哲学曾一度作为同欧洲人竞争的一种鼓舞力量，可是当穆斯林急需共同思索、共同策划以发掘其精神资源和物质资源并采纳这种哲学时，它却使他们互相隔绝。在同一个世界上，当欧洲国家的联合在政治上被认作可取时，而穆斯林直到最近在政治上却愈加疏远。尤为危险的是，穆斯林皆兄弟的观念——伊斯兰教所特有的风土病——已经衰竭了一个时期——很可能要死于萎缩症。许多敏锐的思想家曾经预见到民族主义的弊端。哲马鲁丁·阿富汗尼是最早起来大声疾呼地抗议的一个，我们同时代的伊克巴尔也常常高声谴责它，并为现代政治中的分裂倾向而痛惜。但是，“穆斯林团结起来！”的老的口号已失去它的号召力，许多穆斯林民族都在独自盘算着自己的未来。

**对信仰的冲击** 诚然，政治落后，经济原始，技术愚昧，财政拮据，这一切确实动摇了穆斯林的个人信心，扼杀了他们的理想，但是人们不禁会想到：西方唯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哲学，一方面在共产主义辩证法里得出了它的逻辑的结论；另一方面，又通过财富，在追逐权力上达到了它的逻辑的结论。受过教育的人们争辩道：“主若不在天国，那末一切伦理的源泉和核准又在何处呢？若道德价值不能决定我们的社会生活并制约着我们这个世界，那末或许确实是由经济力量执行这个职能的罢，而这些经济力量又是非道德的。可是，难道它们能够超脱于善与恶之外吗？难道因为宗教植根于信仰，而它的确证存在于道德力量之中和超越世界的接受，因此就可以说宗教在这个世界上已没有立足之地了吗？”但是，伊斯兰教一贯坚守它的神圣秩序的信仰，一种道德价

值的信仰，一种人类皆兄弟、人人皆平等的实际信仰。这就是穆斯林信仰的核心，其余则是附带的。不过，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在政治上的无足轻重和经济上的落后状况，当他面对着他人的惊人进步时，他就很可能会失去自信力或自我信念。忠于一个人的出身的任何观念，关于一个人的传统的任何言谈，都可以被他认作是某种背叛，而不是一种重新确认。善于思想的穆斯林寻求一种信仰和一种共同的理想。至于中等阶级，只要他们还存在，便依旧是保守的，他们循蹈老式的社会、道德行为，但也时常流露出怀疑和不满。

上等阶级多半不大倾向于宗教，不认为自己要对道德信念承担义务。今天各地穆斯林社会里的上等阶级几乎都是如此。贫民或工人阶级陷入贫困、愚昧和冷漠，他们转而盲目信仰时而仁慈、但通常却是令人惊惧的不可知者。他们的信仰往往掺杂有迷信和对来世的恐惧。所以，伊斯兰世界迫切需要宗教与道德的复兴。

**穆斯林思想中的冲突**　大部分穆斯林的思想中都在进行着盲目信仰与理性信仰的斗争，但在所有穆斯林国家的知识分子阶层中间则表现为理性信仰与理性的冲突。也许这正是启示与理性之间数世纪以来的二难推理和千百年来争论的一个新的方面，它一向是宗教思想史的一大特征。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及其他有关科学里的新发现为我们描绘出今日宇宙的一幅图画，它全然不同于宗教所描绘的以神为中心的图画。伊斯兰学者们请求穆斯林回答：从信仰和所受的教育来看，究竟谁是拘泥于《古兰经》字面意义的保守派？当然，字面解释难以同现代人在他的日常阅读中所发现的一切相一致。因此，受教育的穆斯林都不理会宗教，拒绝研究宗教。诚然，伊斯兰教一向认为，人通过善行和正道来接近真

主，而不是通过知识理解来认识终极的真理；然而，另一公认的事实则是：十世纪对穆尔太齐赖派的拒绝，实际上也是对理性思辨的拒绝。但是，这一时刻终于来到，善于思想的穆斯林通过探索知识的方法来讨论哲学问题，终于成为可能；而当高居于一切真理探索之上的，是对超越世界的信仰；当智力不过是信仰的婢女而非它的源泉时，这种拒绝就更显得乏力。这里应当提及另一个争端。这涉及世世代代以来的传统看法，即伊斯兰教是包容一切的，似乎制约着生活的各个方面，并非局限于精神方面。实际上，宗教与政治之间的裂痕是个公认的事实。但教法学家们否认它的实在性，而正统派则仍在为支持它的包容一切的论点进行着保卫战。现代伊斯兰教要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它就必须对这个问题找到一个答案。

**社会价值** 在文化和社会方面，穆斯林社会是以两性隔离和对妇女的一定的约束为基础的。就其最坏方面说来，这种社会典型变成了一种枷锁，使人在智育和体育两方面都得不到健全的发展；当然，就其最好的方面说来，它可以使男人无忧无虑地肩负起社会、政治责任，不受干预和有害的影响。当今世界信仰两性在各个领域里的平等，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模式已经为全世界所接受，至少已为统治阶级和富有阶级所确认。而穆斯林世界的中等阶级——土耳其除外，仍然恪守旧有的行为方式，并在伊斯兰思想体系中寻求其伦理的和社会的证明。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分歧已构成一个重大课题；穆斯林世界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伊斯兰教保守派和自由派所提出和接受的新的调整方式。社会的统一，对任何民族都是至关重要的。伊本·赫尔东甚至提出过这样的结论："没有任何法律或制度——无论它是政治的，还是宗教

的——能够具有效力，除非有一个富有聚合力的团体来制定和强行颁布法律，而缺乏团结统一，法律或制度便不可能确立。”

**答案** 诸如此类的问题要求我们作出回答。对穆斯林说来，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伊斯兰结构内部提供的答案。如果答案是“回到伊斯兰教里去”，那末这种新伊斯兰教就应当是一种活生生的信条，一种生机勃勃的生活准则，一种创造性的目的，一种以理性为后盾、堪为楷模的力量。它应当是教法（沙里亚），一种能够赋予生活活力的生活方式。显然，适应力是维持生命的基本条件。伊斯兰教也是如此。在伊斯兰教里，除基本概念而外，我们有象公议和类比这样生机勃勃和富于平衡的因素。如能运用当得，尤其是当我们能够采纳在一切伦理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机体中自我增生的原则时，这些原则就能使任何形态的观念富于生命力。因此，一种教义绝对离不开适应性原则，因为唯有那自身能适应之物，才能自我更新；一个能够自我更新之物，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作出新的解释。借助于它的进取的原则，伊斯兰教还能够应付一切挑战，满足各种新的需要。伊斯兰教已经开始恢复生机。现在所需要的，是奋发努力，以深思熟虑的目的性给它以指导。伊斯兰教的复兴，一个时候以前即已开始了，它的开花、结果，或许只是个时间问题。如果穆斯林勇于尝试，定能重新获得古老的能力，并对人类进步和人类思想做出贡献，从而使自己光荣地跃居于世界进步民族之林。

# 译名对照表

## 表1 人名

| | |
|---|---|
| **A** | |
| Abbas I | 阿巴斯一世 |
| Abdali Ahmad khan | 阿布达里·阿赫默德汗 |
| Abdul Abbas | 阿布杜勒·阿巴斯 |
| Abdul Ali ibn Marwan | 阿布杜勒·阿里·伊本·麦尔旺 |
| Abdul Aziz | 阿布杜勒·阿齐兹 |
| Abdul Hamid I | 阿布杜勒·哈米德一世 |
| Abdul Hamid II | 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 |
| Abdul kalim | 阿布杜勒·卡里姆 |
| Abdul Malik | 阿布杜勒·马立克 |
| Abdul Muttalib | 阿布杜勒·穆塔里布 |
| Abdul Nabi | 阿布杜勒·纳比 |
| Abdul Qadir | 阿布杜勒·卡迪尔 |
| Abdul Qadir Jilani | 阿布杜勒·卡迪尔·吉拉尼 |
| Abdul Rahman I | 阿布杜勒·拉赫曼一世 |
| Abdul Rahman II | 阿布杜勒·拉赫曼二世 |
| Abdul Rahman III | 阿布杜勒·拉赫曼三世 |
| Abdul Wahhab | 阿布杜勒·瓦哈布 |
| Abdullah ibn Abbas | 阿布杜拉·伊本·阿巴斯 |
| Abdullah ibn Masuʿd | 阿布杜拉·伊本·马斯欧德 |
| Abdullah ibn Maymun | 阿布杜拉·伊本·马蒙 |
| Abdullah ibn Omar | 阿布杜拉·伊本·欧麦尔 |
| Abdullah ibn Yasin | 阿布杜拉·伊本·亚辛 |

| | |
|---|---|
| Abu Bakr | 艾卜·伯克尔 |
| Abu Hanifa | 艾卜·哈尼法 |
| Abu Jafar | 艾卜·加法尔 |
| Abu Muslim | 艾卜·穆斯林 |
| Abu Said Abu Sufya: | 艾卜·赛义德·艾卜·苏福扬 |
| Adham khan | 阿达姆汗 |
| Adil khan | 阿迪尔汗 |
| Adil Shah | 阿迪尔·沙 |
| Adil Shah Sur | 阿迪尔·沙·苏尔 |
| Adnan Menderes | 艾德南·门德里斯 |
| Agha Khan | 阿迦汗 |
| Agha Muhmmud | 阿迦·马茂德 |
| Ahmad III | 阿赫默德三世 |
| Ahmad Arabi | 阿赫默德·阿拉比 |
| Ahmad Khan | 阿赫默德汗 |
| Ahmad ibn Buwah | 阿赫默德·伊本·布维赫 |
| Ahmad ibn Hanbal | 阿赫默德·伊本·罕百里 |
| Ahmad ibn Muhammad | 阿赫默德·伊本·穆罕默德 |
| Ahmad ibn Taiyima | 阿赫默德·伊本·泰伊玛 |
| Ahmad Shah Bahmani | 阿赫默德·沙·巴曼尼 |
| Ahmad al-Tijani | 阿赫默德·提加尼 |
| Akbar | 阿卡巴 |
| Alam Khan Lodhi | 阿拉姆汗·洛迪 |
| Alauddin | 阿劳丁 |
| Alauddin Muhammad | 阿劳丁·马茂德 |
| Ali ibn Akbar | 阿里·伊本·阿卡巴 |
| Ali ibn al-As | 阿里·伊本·阿斯 |
| Ali ibn Muhammad | 阿里·伊本·穆罕默德 |
| Ali ibn al-Nafiz | 阿里·伊本·纳菲兹 |
| Ali ibn Yunus | 阿里·伊本·优纳斯 |

| | |
|---|---|
| Ali ibn Yusuf | 阿里·伊本·优素福 |
| Ali Murad Shah | 阿里·穆拉德·沙 |
| Amir Khusro | 艾米尔·胡斯娄 |
| Aristotle | 亚里士多德 |
| Asad Khan | 阿沙德汗 |
| Ashraf Shah | 阿斯拉夫·沙 |
| Ashari | 艾什耳里 |
| Augustus Caesar | 奥古斯都·凯撒 |
| Aurangzab | 奥朗则布 |
| Avicenna | 阿维森纳 |
| Ayub Khan | 阿尤布汗 |

## B

| | |
|---|---|
| Baba Farid | 巴巴·法里德 |
| Babak | 巴贝克 |
| Babar | 巴贝尔 |
| Bahdur Shah | 巴哈杜尔·沙 |
| Bahdur Shah I | 巴哈杜尔·沙一世 |
| Bahdur Shah II | 巴哈杜尔·沙二世 |
| Bahuddin Zakaria | 巴哈乌丁·扎卡里 |
| Bairam Khan | 柏拉姆汗 |
| Balban | 包尔本 |
| Baldwin I | 包德温一世 |
| Baldwin II | 包德温二世 |
| Balfour | 贝尔福 |
| al-Battani | 巴塔尼 |
| Bayazid | 巴亚吉德 |
| Bayazid II | 巴亚吉德二世 |
| al-Biruni | 比鲁尼 |
| al-Bokhari | 布哈里 |

## C

| | |
|---|---|
| Charlemagne | 查理曼 |
| Charels | 查尔斯 |
| Chaudhrey Muhammad | 乔德里·穆罕默德 |
| Catherine | 卡德琳 |
| Chaghatai Khan | 察合台汗 |
| Cheng Ho | 郑和 |
| Clemont v | 克莱芒五世 |
| Constantine | 康斯坦丁 |
| Constantus | 康斯坦图斯 |
| Copernicus | 哥白尼 |
| Cuyler Young | 克雷尔·扬 |

## D

| | |
|---|---|
| Dahhak ibn Qais | 达哈克·伊本·卡伊斯 |
| Dahir | 达希尔 |
| Dante | 但丁 |
| Darwin | 达尔文 |
| Daud | 达伍德 |

## E

| | |
|---|---|
| Edward I | 爱德华一世 |
| Edward II | 爱德华二世 |
| Eisenhower | 艾森豪威尔 |
| Enver Pasha | 恩维尔·巴沙 |
| Eudo | 尤多 |
| Eugene | 尤金 |
| Eugenius III | 尤金尼乌斯三世 |
| Eugenius V | 尤金尼乌斯五世 |

## F

| | |
|---|---|
| Faisal | 费萨尔 |
| al-Farabi | 法拉比 |
| Farouk | 法鲁克 |
| Fath Ali khan | 法斯·阿里汗 |
| Fath Ali Shah | 法斯·阿里·沙 |
| Fazali | 法扎里 |
| Firuz Shah | 菲鲁兹·沙 |
| Firuz Tughlug | 菲鲁兹·图格鲁格 |
| Frederick II | 弗里德里克二世 |
| Frederick Barbarossa | 弗里德里克·巴巴罗沙 |
| Freud | 弗洛伊德 |

## G

| | |
|---|---|
| Gabriel | 伽波列 |
| Galileo | 加里略 |
| Ghazan | 加赞 |
| al-Ghazzali | 安萨里 |
| Ghulam Qadir | 古拉姆·卡迪尔 |
| Ghur Khan | 戈尔汗 |
| Gregory VII | 戈利戈里七世 |
| Gregory X | 戈利戈里十世 |

## H

| | |
|---|---|
| Hafiz | 哈菲兹 |
| Haider Ali | 海德尔·阿里 |
| Haji al-Amin al Hussani | 哈吉·阿明·侯赛因 |
| Hajjaj ibn Yusuf | 哈加及·伊本·优素福 |
| Hakam I | 哈康一世 |
| Hakam II | 哈康二世 |

| | |
|---|---|
| Khalid ibn Walid | 哈里德·伊本·瓦里德 |
| al-Hamadani | 哈马丹尼 |
| Harun al-Rashid | 哈伦·拉希德 |
| al-Hasan | 哈桑 |
| Hasan al-Basri | 哈桑·巴士里 |
| Hasan ibn Ali | 哈桑·伊本·阿里 |
| Hasan Khan | 哈桑汗 |
| Hasan al-Tusi | 哈桑·图西 |
| Hazrat Aisha | 哈兹拉特·阿伊莎 |
| Hazrat Ali | 哈兹拉特·阿里 |
| Hazrat Omar | 哈兹拉特·欧麦尔 |
| Henry VI | 亨利六世 |
| Heraclius | 海勒科刘斯 |
| Hisham I | 希塞姆一世 |
| Hisham II | 希塞姆二世 |
| Hisham III | 希塞姆三世 |
| Hitti | 希提 |
| Hulagu Khan | 旭烈兀汗 |
| Humayun | 胡马云 |
| Hobbes | 霍布斯 |
| al-Husain | 侯赛因 |
| Husain ibn Ali | 侯赛因·伊本·阿里 |

## I

| | |
|---|---|
| ibn Arabi | 伊本·阿拉比 |
| ibn Bajjah | 伊本·巴加 |
| ibn Battutah | 伊本·巴图塔 |
| ibn Hisham | 伊本·希塞姆 |
| ibn Khaldun | 伊本·赫尔东 |
| ibn Khalikan | 伊本·哈里肯 |

| | |
|---|---|
| ibn Maimun | 伊本·马蒙 |
| ibn Rushd | 伊本·拉希德 |
| ibn Saud | 伊本·沙特 |
| ibn Sina | 伊本·西那 |
| ibn Tufail | 伊本·图菲尔 |
| ibn Taimiyya | 伊本·泰米亚 |
| Ibrahim I | 伊卜拉欣一世 |
| Ibrahim al-Abbassi | 伊卜拉欣·阿巴西 |
| Ibrahim Ali Adil Shah | 伊卜拉欣·阿里·阿迪尔·沙 |
| Ibrahim Lohdi | 伊卜拉欣·洛迪 |
| Ibrahim Pasha | 伊卜拉欣·巴沙 |
| Ibrahim ibn Muhammad | 伊卜拉欣·伊本·穆罕默德 |
| Ibrahim Shah | 伊卜拉欣·沙 |
| Idris | 伊德里斯 |
| Idris ibn Abdullah | 伊德里斯·伊本·阿布杜拉 |
| Il Khan | 伊尔汗 |
| Iltumash | 伊尔图马斯 |
| Innocent III | 英诺森三世 |
| Iskandar | 伊斯坎达 |
| Ismail I | 伊斯玛仪一世 |

J

| | |
|---|---|
| Jabir ibn Hayyan | 加比尔·伊本·哈扬 |
| Jafar al-Mutawakkil | 加法尔·穆塔瓦基尔 |
| Jafar Shah | 加法尔·沙 |
| Jalal khan | 加拉尔汗 |
| Jalaluddin | 加拉鲁丁 |
| Jalaluddin Muhammad Shah | 加拉鲁丁·穆罕默德·沙 |
| Jalaluddin Rumi | 加拉鲁丁·鲁米 |
| Jalaluddin Shah | 加拉鲁丁·沙 |

| | |
|---|---|
| Jalaluddin Afghani | 加拉鲁丁·阿富汗尼 |
| Jalaluddin Tabriz | 加拉鲁丁·大不里士 |
| Jehan Lodhi | 吉汗·洛迪 |

## K

| | |
|---|---|
| Kafar Malik | 卡菲尔·马立克 |
| Kaidu | 凯都 |
| Kamil Pasha | 卡米尔·巴沙 |
| Kara Ali | 卡拉·阿里 |
| Kara George | 卡拉·乔治 |
| Kara Mustafa | 卡拉·穆斯塔法 |
| Kara Yusuf | 卡拉·优素福 |
| Karan Singh | 卡兰·辛格 |
| Karim Khan | 卡里姆汗 |
| Khalid ibn Barmak | 哈里德·伊本·巴尔马克 |
| Khalid ibn Walid | 哈里德·伊本·瓦里德 |
| Khalid Zia | 哈里德·齐亚 |
| Khusro Shah | 胡斯娄·沙 |
| Khwarizm Shah | 花剌子模·沙 |
| al-Khwarizmi | 花剌子密 |
| al-Kindi | 鉴迪 |
| Kublai | 忽必烈 |

## L

| | |
|---|---|
| Lamartine | 拉马廷 |
| Leo | 里欧 |
| Liaqat Ali Khan | 里阿克·阿里汗 |
| Louis VII. | 路易七世 |
| Lutf Ali Khan | 鲁提夫·阿里汗 |
| Luther, Martin | 马丁·路德 |

## M

| | |
|---|---|
| Mahdi | 马赫迪 |
| Mahmud I | 马茂德一世 |
| Mahmud II | 马茂德二世 |
| Mahmud Ghazni | 马茂德·加兹尼 |
| Mahmud Gawan | 马茂德·加旺 |
| Mahmud Khan | 马茂德汗 |
| Mahmud Lohdi | 马茂德·洛迪 |
| Mahmud Shah | 马茂德·沙 |
| Malik Ahmad | 马立克·阿赫默德 |
| Malik Kafur | 马立克·卡夫尔 |
| Malik Anas | 马立克·阿纳斯 |
| Malik Jehan | 马立克·吉汗 |
| Malik Nasir | 马立克·纳赛尔 |
| Malik Sarwar | 马立克·沙瓦尔 |
| Man Singh | 曼·辛格 |
| Mansa Musa | 曼沙·穆沙 |
| Mansa Sulaiman | 曼沙·苏赖曼 |
| Mansur | 曼苏尔 |
| Mansur Shah | 曼苏尔·沙 |
| Marco Polo | 马可·孛罗 |
| Marwan II | 麦尔旺二世 |
| Marwan ibn al-Hakam | 麦尔旺·伊本·哈康 |
| Metternich | 梅特涅 |
| Minhaj Siraj | 敏哈吉·希拉吉 |
| Mir Abdul Latif | 米尔·阿布杜勒·拉提夫 |
| Mir Mahmud | 米尔·马茂德 |
| Mirza Askari | 米尔扎·阿斯卡里 |
| Mirza Haider | 米尔扎·海德尔 |

| | |
|---|---|
| Mohammad Ali | 穆罕默德·阿里 |
| Mohammad Ayub Khan | 穆罕默德·阿尤布汗 |
| Mohammad Beg | 穆罕默德·伯格 |
| Mohammad Shah | 穆罕默德·沙 |
| Montgomery | 蒙哥马利 |
| Mossadeg | 摩萨台 |
| Muawiyah | 穆阿维叶 |
| Muawiyah II | 穆阿维叶二世 |
| Mubarak | 穆巴拉克 |
| Mubarak Shah | 穆巴拉克·沙 |
| Muhammad | 穆罕默德 |
| Muhammad I | 穆罕默德一世 |
| Muhammad II | 穆罕默德二世 |
| Muhammad III | 穆罕默德三世 |
| Muhammad IV | 穆罕默德四世 |
| Muhammad V | 穆罕默德五世 |
| Muhammad VI | 穆罕默德六世 |
| Muhammad Abduh | 穆罕默德·阿布杜 |
| Muhammad Adil Shah | 穆罕默德·阿迪尔·沙 |
| Muhammad Ahmad | 穆罕默德·阿赫默德 |
| Muhammad Ali | 穆罕默德·阿里 |
| Muhammad Ali Jinnah | 穆罕默德·阿里·真纳 |
| Muhammad Amin | 穆罕默德·阿明 |
| Muhammad Farid | 穆罕默德·法里德 |
| Muhammad Ghauri Shahabuddin | 穆罕默德·戈里·沙哈布丁 |
| Muhammad Hadda | 穆罕默德·哈达 |
| Muhammad Iqbal | 穆罕默德·伊克巴尔 |
| Muhammad ibn Abi Amr | 穆罕默德·伊本·阿比·阿慕尔 |
| Muhammad ibn Ahmad | 穆罕默德·伊本·阿赫默德· |

| | |
|---|---|
| Idris | 伊德里斯 |
| Muhammad ibn Hasan | 穆罕默德·伊本·哈桑 |
| Muhammad ibn Ibrahim | 穆罕默德·伊本·伊卜拉欣 |
| Muhammad ibn Ishag | 穆罕默德·伊本·伊斯哈格 |
| Muhammad ibn Saud | 穆罕默德·伊本·沙特 |
| Muhammad ibn Yaqub | 穆罕默德·伊本·叶库布 |
| Muhammad Khan | 穆罕默德汗 |
| Muhammad Shah I | 穆罕默德·沙一世 |
| Muhammad Shah II | 穆罕默德·沙二世 |
| Muhammad Shah III | 穆罕默德·沙三世 |
| Muhammad Tughlug | 穆罕默德·图格鲁格 |
| Muhammad Ufi | 穆罕默德·乌菲 |
| Murad I | 穆拉德一世 |
| Murad II | 穆拉德二世 |
| Murad III | 穆拉德三世 |
| Murad Ⅳ | 穆拉德四世 |
| Murad Ⅴ | 穆拉德五世 |
| Musa ibn buwayhi | 穆沙·伊本·布维希 |
| Musa ibn Nusayr | 穆沙·伊本·努舍尔 |
| Musa ibn Uqbah | 穆沙·伊本·乌卡巴 |
| Musa ibn Zubair | 穆沙·伊本·珠伯尔 |
| Musailamah | 穆赛拉玛 |
| Muslim ibn Uqbah | 穆斯林·伊本·乌卡巴 |
| Muslim khorasani | 穆斯林·呼罗珊尼 |
| Mustafa III | 穆斯塔法三世 |
| Mustafa Kamel | 穆斯塔法·凯末尔 |
| Mutamid | 穆塔米德 |

## N

| | |
|---|---|
| Nadir Khan | 纳迪尔汗 |

| | |
|---|---|
| Nadir Kuli | 纳迪尔·库里 |
| Nadir Shah | 纳迪尔·沙 |
| Najib Haddad | 纳吉布·哈达 |
| Napoleon | 拿破仑 |
| Nasir I | 纳赛尔一世 |
| Nasir II | 纳赛尔二世 |
| Nasir Khusro | 纳赛尔·胡斯娄 |
| Nasir Muhammad Nasir | 纳赛尔·穆罕默德·纳赛尔 |
| Nasir Mulk | 纳赛尔·穆尔克 |
| Nasiruddin Mahmud | 纳希鲁丁·马茂德 |
| Nasiruddin Shah | 纳希鲁丁·沙 |
| Nasiruddin Tusi | 纳希鲁丁·图西 |
| Nizam Shah | 尼扎姆·沙 |
| Nizam Shahi | 尼扎姆·夏希 |
| Nur Jehan | 努尔·吉汗 |
| Nuruddin Ali | 努鲁丁·阿里 |
| Nurruddin Ali Abdul Ali | 努鲁丁·阿里·阿布杜勒·阿里 |

## O

| | |
|---|---|
| Obaidullah | 欧伯杜拉 |
| Omar ibn Hafsun | 欧麦尔·伊本·哈夫欣 |
| Omar ibn Saad | 欧麦尔·伊本·赛德 |
| Omar Pasha | 欧麦尔·巴沙 |
| Osman | 奥斯曼 |

## P

| | |
|---|---|
| Peter the great | 彼得大帝 |
| Philip II | 腓力二世 |
| Pir Muhammad | 皮尔·穆罕默德 |

| | |
|---|---|
| Plato | 柏拉图 |
| Ptolemy | 托勒密 |

## Q

| | |
|---|---|
| Qadir | 卡迪尔 |
| Quli Shah | 库里·沙 |
| Qutaybah ibn Muslim | 库塔巴·伊本·穆斯林 |
| Qutb Khan | 库布汗 |
| Qutbuddin Aybak | 库布丁·阿尤伯克 |
| Qutbuddin Bakhtiyar | 库布丁·巴赫蒂亚尔 |
| Qutlugh Khan | 库鲁格汗 |

## R

| | |
|---|---|
| Rahman Jami | 拉赫曼·加米 |
| Rashid Pasha | 拉希德·巴沙 |
| al-Razi | 拉齐 |
| Reza Pahlavi | 礼萨·巴列维 |
| Reza Khan | 礼萨汗 |
| al-Rida | 里达 |
| Roger I | 罗杰一世 |
| Roland | 罗兰 |
| Rousseau | 卢梭 |
| Rumi Khan | 鲁米汗 |

## S

| | |
|---|---|
| Said ibn Husayn | 赛义德·伊本·侯赛因 |
| Sajah | 沙迦 |
| Salahuddin Ayyubi | 沙拉乌丁·阿尤比 |
| Salahuddin ibn Yusuf | 沙拉乌丁·伊本·优素福 |
| Sadar Muhammad | 沙达尔·穆罕默德 |
| Saud ibn Abdul Aziz | 沙特·伊本·阿布杜勒·阿齐兹 |

| | |
|---|---|
| Sayyid Ahmad | 赛义德·阿赫默德 |
| Sayyid Husain | 赛义德·侯赛因 |
| Sayyid Jamaluddin Afghani | 赛义德·哲马鲁丁·阿富汗尼 |
| Sayyid Nuruddin | 赛义德·努鲁丁 |
| Selim I | 色里姆一世 |
| Shah Alam | 沙·阿拉姆 |
| Shah Husain | 沙·侯赛因 |
| Shah Ismail | 沙·伊斯玛仪 |
| Shah Jehan | 沙·吉汗 |
| Shah Masur | 沙·曼苏尔 |
| Shah Rukh | 沙·鲁克 |
| Shah Tahmasp | 沙·塔马斯普 |
| Shah Waliullah | 沙·瓦里乌拉 |
| Shakespeare | 莎士比亚 |
| Sher Abbas | 希尔·阿巴斯 |
| Sher Afghan | 希尔·阿富汗 |
| Sher Shah | 希尔·沙 |
| Sher Shah Suri | 希尔·沙·苏里 |
| Sikander Lodhi | 希坎达尔·洛迪 |
| Soekarno | 苏加诺 |
| Sufyan bin Omayyah | 苏福扬·本·倭马亚 |
| Suhrawardy | 苏拉瓦底 |
| Sulaiman | 苏赖曼 |
| Suvarov | 苏沃洛夫 |

## T

| | |
|---|---|
| al-Tabari | 塔巴里 |
| Tahir ibn Husain | 塔希尔·伊本·侯赛因 |
| Tahmasp | 塔马斯普 |

| | |
|---|---|
| Talha | 塔拉 |
| Timur | 帖木儿 |
| Timur Shah | 帖木儿·沙 |
| Titus | 提多 |
| Tounbee, A.J. | 汤因比 |
| Trajan | 图拉真 |
| Truman | 杜鲁门 |
| Tughril Beg | 图格里尔·伯格 |
| Tulun | 图伦 |

## U

| | |
|---|---|
| Ubaidullah Khan | 欧伯杜拉汗 |
| Ubaidullah al-Mahdi | 欧伯杜拉·马赫迪 |
| Ulugh Beg | 乌鲁格·伯格 |
| Ulugh Khan | 乌鲁格汗 |
| Urban II | 乌尔班二世 |
| Urban V | 乌尔班五世 |

## V

| | |
|---|---|
| Vascoda Gama | 瓦斯哥·达·加马 |
| Victo Hugo | 维克托·雨果 |

## W

| | |
|---|---|
| Walid I | 瓦里德一世 |
| Walid II | 瓦里德二世 |
| Wahir ibn Ata | 瓦希尔·伊本·阿塔 |
| William II | 威廉二世 |
| Wison | 威尔逊 |

## Y

| | |
|---|---|
| Yahya | 叶海亚 |
| Yaqub Kulaini | 叶库布·库拉尼 |
| Yaqub Shah | 叶库布·沙 |
| Yaqub ibn Abdullah | 叶库布·伊本·阿布杜拉 |
| Yazdgird I | 亚兹德吉尔德一世 |
| Yazdgird III | 亚兹德吉尔德三世 |
| Yezid I | 叶基德一世 |
| Yezid II | 叶基德二世 |
| Yezid III | 叶基德三世 |
| Yezid ibn Abu Şufyan | 叶基德·伊本·阿布·苏福扬 |
| Yusuf Adil Khan | 优素福·阿迪尔汗 |
| Yusuf Gardezi | 优素福·加德吉 |
| Yusuf ibn Omar | 优素福·伊本·欧麦尔 |

## Z

| | |
|---|---|
| Zafar Khan | 扎法尔汗 |
| Zahir Shah | 扎希尔·沙 |
| Zenobia | 赞诺比亚 |
| Zia Pasha | 齐亚·巴沙 |
| Ziauddin Suhrawardy | 齐亚乌丁·苏拉瓦底 |
| Zubair ibn Awwam | 珠伯尔·伊本·阿瓦姆 |

# 表2 地名及其他

## A

| | |
|---|---|
| Abbasids | 阿巴斯族人（阿巴斯朝） |
| Abyssinians | 阿比西尼亚人 |

| | |
|---|---|
| Acre | 阿克里 |
| Adana | 阿达纳 |
| Aden | 亚丁 |
| Adrianople | 亚得里诺普尔（亚得里亚堡） |
| Aegean Sea | 爱琴海 |
| Afghanistan | 阿富汗斯坦 |
| Aghlabids | 阿格拉布人（阿格拉布朝） |
| Agra | 阿格拉（亚格拉） |
| Ahmadnagar | 阿赫默德纳加尔（艾哈默德纳加尔） |
| Ajmer | 阿吉米尔（阿杰米尔） |
| Akka | 阿卡 |
| Akkadians | 阿卡德人 |
| Albania | 阿尔巴尼亚 |
| Aleppo | 阿勒颇 |
| Alexandria | 亚历山大 |
| Algeria | 阿尔及利亚 |
| Aligarh | 阿里迦 |
| Alma | 阿尔玛 |
| Allah | 安拉（真主） |
| Allahbbad | 阿拉哈巴德 |
| Alps | 阿尔卑斯山 |
| Amiens | 亚眠（阿眠） |
| Amir | 艾米尔 |
| Amirate | 艾米尔酋长国 |
| Amu Darya | 阿姆河 |
| Anatolia | 安纳托利亚 |
| Andalusia | 安达卢西亚 |
| Ankara | 安卡拉 |
| Antioch | 安条克（安提阿） |
| Arabia | 阿拉伯 |

| | |
|---|---|
| Arabs | 阿拉伯人 |
| Arabian sea | 阿拉伯海 |
| Aragon | 阿拉贡 |
| Aral Sea | 咸海 |
| Armenia | 亚美尼亚 |
| Asia Minor | 小亚细亚 |
| Asir | 阿西尔 |
| Assam | 阿萨姆 |
| Assassins | 暗杀派（艾萨辛派） |
| Assiento | 阿辛托 |
| Assyrians | 亚述人 |
| Astrabad | 阿斯特拉巴德 |
| Athens | 雅典 |
| Atlantic Ocean | 大西洋 |
| Austria | 奥地利 |
| Aws | 奥斯部族人 |
| Ayybids | 阿尤布人（阿尤布朝） |
| Azerbaijan | 阿塞拜疆 |
| Azov | 阿佐夫（阿速夫） |

## B

| | |
|---|---|
| Babism | 巴布教派 |
| Babiliyun | 巴比伦要塞（旧开罗） |
| Babylon | 巴比伦 |
| Babylonia | 巴比伦尼亚 |
| Badr | 巴德尔 |
| Badakhshan | 巴达赫尚 |
| Baghdad | 巴格达 |
| Bahaism | 巴哈教派 |
| Bahawalpur | 巴哈瓦尔普尔 |

| | |
|---|---|
| Bahrein | 巴林 |
| Bahri Mamluks | 巴里马木路克人 |
| Baku | 巴库 |
| Bali | 巴厘 |
| Balkh | 包尔科（巴尔赫） |
| Balkan | 巴尔干 |
| Baluchistan | 俾路支斯坦 |
| Bantus | 班图人 |
| Bardo | 巴尔多 |
| Bareilly | 巴雷利 |
| Basra | 巴士拉 |
| Batavia | 巴达维亚 |
| Bedouin | 贝杜因人（贝都英人） |
| Beg | 伯格（酋长） |
| Beirut | 贝鲁特 |
| Belgium | 比利时 |
| Belgrade | 贝尔格莱德 |
| Benares | 比纳尔斯 |
| Bengal | 孟加拉 |
| Berbers | 柏柏尔人 |
| Berlin | 柏林 |
| Bey | 贝伊（酋长） |
| Bhakti Movement | 虔信运动 |
| Bible | 圣经 |
| Bihar | 比哈尔 |
| Bidar | 比达尔 |
| Bijaipur | 比加普尔（比贾伊普尔） |
| Black Sea | 黑海 |
| Black Stone | 黑石（悬石） |
| Bludan | 布鲁丹（布卢丹） |

| | |
|---|---|
| Bombay | 孟买 |
| Bornu | 波尔努 |
| Bosnia | 波斯尼亚 |
| Bosporus | 博斯普鲁斯海峡 |
| Brahmins | 婆罗门 |
| Brusa | 布鲁沙 |
| Buchares† | 布加勒斯特 |
| Buddihism | 佛教 |
| Bukhara | 布哈拉 |
| Bulgaria | 保加利亚 |
| Burji Mamluks | 布尔及马木路克人 |
| Burma | 缅甸 |
| Buwayhids | 布瓦希德王朝（白益王朝） |
| Byzantines | 拜占廷人 |

## C

| | |
|---|---|
| Caesarea | 凯撒里亚 |
| Cairo | 开罗 |
| Calcutta | 加尔各答 |
| Caliph | 哈里发 |
| Caliphate | 哈里发制 |
| Cameroon | 喀麦隆 |
| Carthage | 迦太基 |
| Caspian Sea | 里海 |
| Castile | 卡斯提尔 |
| Catholics | 天主教徒 |
| Caucasia | 高加索 |
| Celebes | 苏拉威西 |
| Central Asia | 中亚 |
| Ceylon | 锡兰 |

| | |
|---|---|
| Chad | 乍得 |
| Chaldaeans | 迦勒底人 |
| Chittor | 齐托尔 |
| Chosroes | 乔斯罗斯人 |
| Christianity | 基督教 |
| Christians | 基督徒 |
| Cilicia | 西里西亚 |
| Clemont | 克莱芒 |
| Congo | 刚果 |
| Constantinople | 君士坦丁堡 |
| Copts | 科普特人 |
| Cordova | 科尔多瓦 |
| Corsica | 科西嘉 |
| Crete | 克里特 |
| Crimea | 克里米亚 |
| Croatia | 克罗地亚 |
| Crusades | 十字军 |
| Ctesiphon | 泰西封 |
| Cyprus | 塞浦路斯 |
| Cyrus | 赛鲁斯（居鲁士） |

## D

| | |
|---|---|
| Dacca | 达卡 |
| Dahomey | 达荷美 |
| Dalmatia | 达尔马提亚 |
| Damascus | 大马士革 |
| Danube | 多瑙河 |
| Darband | 达尔班德 |
| Dardanelles | 达达尼尔海峡 |
| Darfur | 达富尔 |

| | |
|---|---|
| Dariyah | 达里亚 |
| Deccan | 德干 |
| Delhi | 德里 |
| Demak | 淡目 |
| Dervish | 德尔维斯教团 |
| Dhimmis | 顺民 |
| Diarbekr | 迪阿伯克尔 |
| Dimyat | 提摩亚 |
| Dinar | 第纳尔 |
| Dominicans | 多明我会 |
| Dongola | 通格拉 |
| Druses | 德鲁兹人 |
| Dutch | 荷兰人 |

## E

| | |
|---|---|
| Egyptians | 埃及人 |
| England | 英格兰 |
| Erivan | 埃里温 |
| Erzinjan | 厄尔赞坚 |
| Erzurum | 厄尔珠鲁姆（埃尔祖鲁姆） |
| Eudaemon | 尤德门 |
| Euphrates | 幼发拉底河 |
| Ethiopia | 埃塞俄比亚 |

## F

| | |
|---|---|
| Far East | 远东 |
| Farghana | 法加纳 |
| Fatalism | 宿命论 |
| Fatimids | 法蒂玛人（法蒂玛朝） |
| Fertile Cresent | 肥沃新月 |

| | |
|---|---|
| Fez | 菲兹（菲斯） |
| France | 法国 |
| Franciscans | 方济各会 |
| Franks | 法兰克人 |
| Fustat | 福斯塔特 |

## G

| | |
|---|---|
| Gallipoli | 加利波里 |
| Gambia | 冈加亚 |
| Garonne Valley | 加龙河谷 |
| Genoa | 热那亚 |
| Georgia | 乔治亚（格鲁吉亚） |
| Germans | 日耳曼人 |
| Ghana | 加纳 |
| Ghassanids | 加萨尼人 |
| Ghazhi | 加色尼（加兹尼） |
| Ghazwah | 加兹瓦（远征） |
| Gibralter | 直布罗陀 |
| Gilan | 吉兰 |
| Goa | 果阿 |
| Golconda | 格尔康达（戈尔康达） |
| Goths | 哥特人 |
| Granada | 格兰纳达（格拉纳达） |
| Greece | 希腊 |
| Greeks | 希腊人 |
| Gujarat | 古吉拉特 |
| Guinea | 几内亚 |
| Gulbarga | 古尔巴加 |
| Gulu | 古鲁（果鲁） |
| Gwalior | 格瓦里尔（瓜利奥尔） |

## H

| | |
|---|---|
| Hadith | 哈迪斯（圣训） |
| Hague | 海牙 |
| Hajj | 哈吉 |
| Hadramaut | 哈达拉毛 |
| Halab | 哈拉布 |
| Hamadan | 哈马丹 |
| Hashim | 哈申族人（哈西木族人） |
| Hebrews | 希伯莱人 |
| Herat | 赫拉特 |
| Hercegovina | 黑塞哥维那 |
| Hijaz | 希贾兹（汉志） |
| Hijrah | 希吉勒（希吉来） |
| Hims | 希姆斯 |
| Himyars | 希木叶人（也门人） |
| Hinduism | 印度教 |
| Hindus | 印度教徒 |
| Hindustan | 信德 |
| Hira | 希拉 |
| Holy Land | 圣地 |
| Hormuz | 霍木兹海峡 |
| Hudaibiya | 胡代比亚 |
| Hungary | 匈牙利 |
| Hyderabad | 海德拉巴 |

## I

| | |
|---|---|
| Iconium | 伊克纽姆（肯亚） |
| Idrisids | 伊德里斯人（伊德里斯王朝） |
| Ijima | 公议 |

| | |
|---|---|
| Ijtihad | 类比 |
| Il khans | 伊尔汗人（伊尔汗国） |
| Imam | 伊玛目 |
| Imamate | 伊玛目教义 |
| India | 印度 |
| Indonesia | 印度尼西亚 |
| Indus River | 印度河 |
| Inkerman | 英克曼 |
| Irag | 伊拉克 |
| Iran | 伊朗 |
| Isfahan | 伊斯法罕 |
| Islam | 伊斯兰教 |
| Ismailis | 伊斯玛仪派（伊斯玛仪勒派） |
| Israel | 以色列 |
| Istanbul | 伊斯坦布尔 |
| Italy | 意大利 |

J

| | |
|---|---|
| Jakarta | 雅加达 |
| Jalinjar | 加林加尔 |
| Japan | 日本 |
| Jaunpur | 贾温普尔（江普尔） |
| Java | 爪哇 |
| Jeddah | 吉达 |
| Jerusalam | 耶路撒冷 |
| Jews | 犹太人 |
| Jihad | 吉哈德（圣战） |
| Jilan | 吉兰 |
| Jizya | 人头税 |
| Jordan | 约旦 |

| | |
|---|---|
| Jordan River | 约旦河 |
| Jumah | 主麻（聚礼） |
| Jumna | 朱木拿河 |
| Jurjan | 珠尔坚 |

## K

| | |
|---|---|
| Kaaba | 克尔白 |
| Kabul | 喀布尔 |
| Kalimah | 凯里玛（清真言） |
| Kangaba | 康加巴 |
| Kangra | 康格拉 |
| Karat | 卡拉特 |
| Karbala | 卡尔巴拉（卡巴拉） |
| Kars | 卡尔斯 |
| Kashmir | 克什米尔 |
| Kazaks | 哈萨克人 |
| Kazvin | 卡兹文 |
| Kedah | 吉打 |
| Khandesh | 坎德什 |
| Khartoum | 喀土穆 |
| Khawarij | 哈瓦立及派（赫瓦利吉派） |
| Khilafat Movement | 哈里发运动 |
| Khorasan | 呼罗珊 |
| Khutbath | 呼图白 |
| Khwarizm | 花剌子模 |
| Kirman | 克尔曼 |
| Konya | 肯亚 |
| Kordofan | 科尔多范（科尔多凡） |
| Kufa | 库法 |
| Kurdistan | 库尔德斯坦 |

| | |
|---|---|
| Kurds | 库尔德人 |
| Kuwait | 科威特 |

## L

| | |
|---|---|
| Lahore | 拉合尔（拉哈尔） |
| Lakhmids | 拉赫米德人 |
| Lat | 拉特 |
| Lausanne | 劳桑尼（洛桑） |
| Leon | 莱昂 |
| Lemnos | 利姆诺斯 |
| Libya | 利比亚 |
| Lisbon | 里斯本 |
| London | 伦敦 |
| Lorraine | 洛林 |
| Lucknow | 勒克瑙 |
| Lyons | 里昂 |

## M

| | |
|---|---|
| Macedonia | 马其顿 |
| Madagascar | 马达加斯加 |
| Madras | 马德拉斯 |
| Madrasa | 清真寺学校 |
| Madrid | 马德里 |
| Madura | 马都拉 |
| Maghrib | 马格里布 |
| Mahdi | 玛赫迪 |
| Mahdiya | 玛赫迪城 |
| Mahrattas | 马拉塔人 |
| Malacca | 马六甲 |
| Malaga | 马拉加 |

| | |
|---|---|
| Malaya | 马来亚 |
| Malta | 马耳他岛 |
| Malwa | 马尔瓦 |
| Mamluks | 马木路克人 |
| Mandingo | 曼丁哥人 |
| Manat | 玛纳特 |
| Marv | 麦尔夫 |
| Marseilles | 马赛 |
| Masjid | 清真寺 |
| Mazandaran | 马赞达兰 |
| Mawali | 玛瓦利（新改宗者） |
| Ma-Wara-al-Nahr | 马瓦拉—纳赫尔 |
| Mecca | 麦加 |
| Meccans | 麦加人 |
| Medina | 麦地那 |
| Medinites | 麦地那人 |
| Mediterranean Sea | 地中海 |
| Meshed | 马什哈德（迈谢德） |
| Mesopotamia | 美索不达米亚 |
| Messenger | 使者 |
| Messina | 米西纳 |
| Mewar | 米瓦尔 |
| Milan | 米兰 |
| Mingrelia | 明里亚 |
| Minaeans | 米奈人 |
| Mocha | 摩哈 |
| Moghuls | 莫卧儿人 |
| Moldavia | 摩尔达维亚 |
| Molucca | 摩鹿加 |

| | |
|---|---|
| Mombasa | 蒙巴萨 |
| Mongols | 蒙古人 |
| Montinegro | 门的内哥罗 |
| Moor | 摩尔人 |
| Morea | 摩里亚 |
| Morocco | 摩洛哥 |
| Moscow | 莫斯科 |
| Mosul | 摩苏尔 |
| Mozarabs | 摩扎拉人 |
| Muezzin | 宣礼员 |
| Mufti | 穆夫提 |
| Mukran | 木卡兰 |
| Mullah | 毛拉 |
| Multan | 木尔坦 |
| Murabits | 穆拉比人 |
| Muslim | 穆斯林 |
| Muslim League | 穆斯林联盟 |
| Mu'tazilites | 穆尔太齐赖派 |
| Muwahhids | 穆瓦希德人 |
| Mysore | 摩苏里（迈苏尔） |

## N

| | |
|---|---|
| Nabataeans | 纳巴塔人 |
| Nabi | 纳比（先知） |
| Najaf | 纳杰夫 |
| Naples | 那不勒斯 |
| Naqshbandiya | 纳斯班迪教团 |
| Near East | 近东 |
| Nejd | 纳季德（内志） |
| Niani | 尼阿尼 |

| | |
|---|---|
| Nicaea | 尼西亚 |
| Nicopolis | 尼科波里斯 |
| Niger | 尼日尔 |
| Nihavand | 尼哈范德（尼哈温） |
| Nishapur | 尼沙普尔 |
| Nile | 尼罗河 |
| Nirun | 尼伦 |
| Noah | 诺亚 |
| Normans | 诺尔曼人 |
| Nubia | 努比亚 |

## O

| | |
|---|---|
| Oman | 阿曼 |
| Omayyads | 倭马亚人（倭马亚朝） |
| Omduman | 恩图曼 |
| Orissa | 奥里萨 |
| Orthodox Caliphate | 正统哈里发时期 |
| Ottman Turks | 奥托曼土耳其人 |
| Oudh | 伍德 |
| Oxus River | 乌浒水（奥克苏斯河） |

## P

| | |
|---|---|
| Pakistan | 巴基斯坦 |
| Pakpattan | 巴巴坦 |
| Palestine | 巴勒斯坦 |
| Palermo | 巴勒莫 |
| Palmyra | 巴尔米拉（帕尔密拉） |
| Pandura | 潘都拉（潘杜拉） |
| Pan-Islamism | 泛伊斯兰教（泛伊斯兰主义） |
| Pantheism | 泛神论 |

| | |
|---|---|
| Pantillaria | 潘提拉里亚 |
| Paris | 巴黎 |
| Parthians | 帕西人 |
| Patani | 北大年 |
| Pathans | 巴坦人（帕坦人） |
| Pemba | 奔巴岛 |
| Pergamos | 普加茅斯 |
| Persia | 波斯 |
| Persians | 波斯人 |
| Persian Gulf | 波斯湾 |
| Petra | 彼特拉 |
| Phoenicians | 腓尼基人 |
| Pisa | 比萨 |
| Poland | 波兰 |
| Pope | 教皇 |
| Portugeuse | 葡萄牙人 |
| Potolia | 波多里亚 |
| Prophet | 先知 |
| Prussia | 普鲁士 |
| Punjab | 旁遮普 |
| Pyrenees | 比利牛斯山脉 |

## Q

| | |
|---|---|
| Qadis | 卡迪（法官） |
| Qadisiya | 卡迪西亚 |
| Qairawan | 凯尔万（凯鲁万） |
| Qalawun | 卡拉温 |
| Qandahar | 坎达哈（坎大哈） |
| Qarmatians | 卡尔马特派 |
| Qibla | 朝向 |

| | |
|---|---|
| Qum | 库姆 |
| Quraish | 古莱氏人（古莱什人） |
| Quran | 《古兰经》 |
| Qazwin | 卡兹文 |

## R

| | |
|---|---|
| Raja | 拉加 |
| Rajastan | 拉加斯坦（拉贾斯坦） |
| Rajputs | 拉吉普特人 |
| Rawalpindi | 拉瓦尔品第 |
| Ramadan | 赖麦丹（斋月） |
| Ramthambor | 兰桑堡 |
| Red Sea | 红海 |
| Revelation | 启示（默示） |
| Rhodes | 罗得岛 |
| Riyadh | 里雅得 |
| Rome | 罗马 |
| Rum | 鲁姆 |
| Rumelia | 鲁姆里亚 |
| Rustchuk | 罗斯丘克 |
| Russia | 俄国 |

## S

| | |
|---|---|
| Sabaeans | 萨巴人 |
| Safavids | 沙法维人（沙法维王朝） |
| Saint | 圣徒 |
| Salonika | 萨罗尼卡 |
| Samarqand | 撒马尔罕 |
| Samanids | 萨曼人（萨曼王朝） |
| Sana | 萨那 |

| | |
|---|---|
| Saragossa | 沙拉戈沙 |
| Sarajevo | 萨拉热窝 |
| Sardis | 沙迪斯 |
| Sassanids | 萨珊帝国 |
| Saudi Arabia | 沙特阿拉伯 |
| Sayyids | 赛义德（圣族后裔） |
| Sebastopolis | 塞巴斯托波里 |
| Segu | 塞古 |
| Seljuks | 塞尔柱人 |
| Semites | 闪米特人 |
| Senegal | 塞内加尔 |
| Serbs | 塞尔维亚人 |
| Seville | 塞维利亚 |
| Seuta | 修塔（休达） |
| Shah | 沙（国王） |
| Shariah | 沙里亚（伊斯兰教法） |
| Shia | 十叶派（什叶派） |
| Shiraz | 设拉子 |
| Shirwan | 希尔旺 |
| Shiites | 十叶派人 |
| Sicily | 西西里 |
| Sidon | 西顿 |
| Siffin | 希芬 |
| Sijistan | 西吉斯坦（锡斯坦） |
| Sikhs | 锡克人 |
| Sinai | 西奈 |
| Sind | 信德 |
| Siraf | 希拉夫 |
| Sivas | 希瓦斯（瑟瓦斯） |
| Smyrna | 斯米尔纳 |

| | |
|---|---|
| Sofia | 索菲亚 |
| Sokoto | 索克托 |
| Somnath | 索纳斯（索纳特） |
| Soninkes | 索宁克人 |
| Spain | 西班牙 |
| Sues | 苏伊士 |
| Sufis | 苏菲派信徒 |
| Sufism | 苏菲派 |
| Sultan | 苏丹 |
| Sultaniya | 苏丹城 |
| Sumatra | 苏门答腊 |
| Sumerians | 苏米里人 |
| Sunnah | 逊奈（逊那） |
| Sunnis | 逊尼派人 |
| Surat | 苏拉特 |
| Switzerland | 瑞士 |
| Syr Darya | 锡尔河 |
| Syria | 叙利亚 |

## T

| | |
|---|---|
| Tabris | 大不里士 |
| Tahirids | 塔希尔朝 |
| Taif | 塔伊夫 |
| Tangier | 唐吉尔（丹吉尔） |
| Tarsus | 塔修斯 |
| Tartars | 鞑靼人（塔塔尔人） |
| Tashkent | 塔什干 |
| Teheran | 德黑兰 |
| Telingana | 德陵加纳（特仑甘纳） |
| Thrace | 色雷斯 |

| | |
|---|---|
| Tigris | 底格里斯河 |
| Timbuktu | 廷布图（廷布克图） |
| Timurids | 帖木儿帝国 |
| Toledo | 托莱多 |
| Toulouse | 图鲁斯 |
| Tour | 图尔 |
| Transjordan | 外约旦 |
| Trinity | 三位一体 |
| Tripoli | 的黎波里 |
| Tsar | 沙皇 |
| Tuban | 图班 |
| Tughlugs | 图格鲁格人 |
| Tulunids | 图伦王朝 |
| Tunis | 突尼斯 |
| Turkomans | 土库曼人 |
| Turks | 突厥人（土耳其人） |
| Tus | 图斯 |
| Tyana | 特亚那 |
| Tyre | 泰尔（蒂尔） |

## U

| | |
|---|---|
| Uganda | 乌干达 |
| Uhud | 伍德（伍侯德） |
| Ujjain | 乌杰因 |
| Ukraine | 乌克兰 |
| Ulema | 乌里玛 |
| Urdu | 乌尔都文 |
| Urdun | 乌尔顿 |
| Uswan | 阿斯旺 |
| Uzbeks | 乌兹别克人 |

| | |
|---|---|
| Uzza | 乌扎 |

## V

| | |
|---|---|
| Vandals | 凡达尔人 |
| Venice | 威尼斯 |
| Vidin | 维丁 |
| Vienna | 维也纳 |
| Vigayanagar | 维加亚那加尔 |
| Vizier | 维齐尔 |

## W

| | |
|---|---|
| Wadai | 瓦代 |
| Wahhabis | 瓦哈比人 |
| Wahhabism | 瓦哈比派 |
| Wallachia | 瓦拉吉亚 |
| Warangal | 瓦兰加尔 |
| Waterloo | 滑铁卢 |

## Y

| | |
|---|---|
| Yamamah | 亚玛玛 |
| Yarmuk | 亚姆科河（雅克穆河） |
| Yathrib | 雅特里布（叶斯里卜） |
| Yemen | 也门 |
| Yemenites | 也门人 |
| Yezd | 叶兹德 |
| Yugoslavia | 南斯拉夫 |

## Z

| | |
|---|---|
| Zaidites | 栽德派人 |
| Zakat | 札克特（天课） |
| Zamora | 扎摩拉 |

| | |
|---|---|
| Zands | 赞德王朝 |
| Zanzibar | 桑给巴尔 |
| Zoroastrians | 祆教徒 |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伊斯兰教简史
作者=[巴基斯坦]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
页数=711
SS号=10156902
出版日期=